

集部第六九冊目次

楊文弱先生集五十七卷(一)

〔明〕楊嗣昌撰
舊鈔本

.....一

楊文弱先生集五十七卷(一)

〔明〕楊嗣昌撰

舊鈔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楊文弱先生遺像



楊文弱先生集目錄

卷之一 疏

駁承天備蓋奏提佃戶稿

覆留金花等銀充邊餉稿

催數換接稿

算調募邊兵請借拖欠金花稿

陳言兵餉疏

請立兵冊清查邊餉確數稿

處置南京鑄錢稿

卷之二 疏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二

請帑稿

南直催餉疏

再陳兵餉疏

覆戰馬乏料兼請帑第一稿

覆袁經略戰守次第疏請會議邊餉稿

卷之三 疏

斟酌九邊餉資請帑第二稿

請帑第三稿

請帑第四稿

請帑第五稿



覆袁經略戰不主調車支稿

酌免京東加派稿

覆楚撫議查盤各處司庫稿

覆中外條陳述加派難免稿

駁宣府補兵請用新餉稿

覆議薊門督撫增用餉稿

覆議山東河北增兵用餉稿

覆邊兵加餉併查新舊各兵稿

卷之四 疏

駁通州運撫稿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四

帑全發完請款各處奏撥稿

覆議通州募兵額餉稿

覆戶科條議考成併立冊庫稿

述邊餉支用全數併乞罷第一疏

聞廣寧變料理關門種餉稿

再計開餉併撫邊人稿

覆登萊巡撫請帑稿

乞罷第二疏

覆袁山海新餉青期奏撤稿

乞罷第三疏

微臣自審非才疏

敬陳閩門防禦事宜疏

情急呼天身代父罪疏

臣父蒙譴泣謝天恩再請代罪疏

卷之五 疏

微臣承恩獨異疏

撫鎮事同一體疏

請正名實以便責成疏

請定鼓勵行伍卑官之法疏

請銷永屬災荒錢糧疏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

登城指日可赴官兵家屬宜全疏

敵款已訖廟勝宜先疏

工部摘參未完疏

戰骨久寒疏

地震屢傾疏

禾異疏

覆審利軍之將疏

奉旨查問商都哨斬是何部落疏

請留驛站銀兩等事疏

道臣標兵闕像疏

秋防屆通備容休致疏

請將回馬改徵折色疏

卷之六 疏

罪臣萬里赴謫疏

科臣持論甚正疏

恭報遵旨建城疏

控辭服俸疏

官兵出哨疏

巡邊海濱周詰氏隱疏

密奏軍機疏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

探得潰丁隱情疏

請旌城守疏

馳奏撫輯潰丁情形疏

封疆共事疏

微臣執法懲惡性嚴疏

卷之七 疏

微臣守關四載疏

請留姦王建廟作忠疏

陽和受事謝恩疏

請改關防疏

請陳宣大的實情形疏

請定練營疏

鎮道庄惡疏

產正職掌疏

請定制描主裁疏

酌議會題事理疏

請定監臣處分以充掣肘疏

請定市馬茶市米麴疏

驚聞賊犯鳳陽疏

賊患甚深再刻惡忠疏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八

邊情疏

卷之八 疏

略陳西閩大同情形第四事疏

西閩大同情形第七事疏

西閩大同情形第八事疏

軍中有不忍詰之書疏

回奏四鎮禦敵情形疏

微臣罪重罰輕疏

督屬遠近不同侵劣奏散註考疏

臣父棄臣甚慘疏

恭謝天恩疏

微臣移爵再病疏

力疾報陳三鎮要務疏

遵旨候代再具實情苦情疏

卷之九 疏

驚聞召命非常滬血控辭疏

再奉明諭彌深戰慄疏

微臣星馳在道疏

微臣已入畿內疏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九

遵旨趙朝面乞天恩疏

犬馬十年遇主疏

敬陳安內第一要務疏

嚴實邊備偵整防援疏

覆登監塘報疏

覆登撫廣國之報甚危疏

覆閩寧撫並酌議恢復義州疏

覆前督特留能將疏

卷之十 疏

覆登朱撫並啟人圖解用解疏

遵旨確議水兵疏

直州剿賊大將疏

選將首領邦政疏

陳愚見請聖裁疏

覆順撫遵旨查議疏

敬陳安內第一要務疏

覆關監解藩力屈外降疏

覆理撫直陳有功監紀疏

兵餉遵旨熟商疏

覆秦督官兵深入血戰疏

楊文燭先生集卷之十一

微臣受事雖淺疏

卷之十一 疏

覆昌宣太監密奏疏

驚聞皮島潰失疏

直隸薊鎮軍有可發疏

覆陳孝廉封疆殘傷已極疏

恭謝天恩疏

微臣趨走朔月疏

覆遼撫遵旨確議疏

覆監科東事決裂已甚疏

直糾援剿大帥疏

覆宣督撫並奏報邊情疏

恭承召問疏

謹因會推之始疏

訛言易煽疏

仰稽祖制釐正官階疏

卷之十二 疏

覆黔按楚撫兵科黔楚苗賊蠢動疏

恭承召問疏

卷之十三 疏

楊文燭先生集卷之十二

特請破格優卹疏

覆黃孝廉書生激念財難疏

酌議遼左世官疏

緊要軍機疏

覆工部查覈城工疏

遵旨查明據實具奏疏

覆兵科汝克益窟志平疏

薊宣二事關切軍機疏

覆銜御史均糧原非聖主之心疏

覆宣督再陳卜哈情形疏

酌採水西善後疏

卷之十四 疏

酌議世職武科疏

犬馬荷主恩深疏

覆孔羽時事沾危疏

覆總河督能將領疏

覆關監查確詳兵情疏

會題卿賞可據疏

道府首關邦政疏

覆登監塘報接渡難兵疏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

覆山永巡撫海島情形疏

覆遠撫祇遵明旨會商情形疏

附陳永盡軍機疏

微臣叨預會推疏

覆鳳鎮敬陳效死守榮疏

卷之十五 疏

紫雲軍機疏

覆鳳監欽求湯平疏

覆宣撫循例補贖疏

覆應按官兵求寡不敵疏

覆楚撫楚冠盜狂疏

覆延鎮邊情塘報疏

秋防屆期疏

覆登監仰仗天成疏

覆趙賊方安內須固全局疏

覆延撫剿賊部咨方到疏

臣心日苦疏

覆秦撫馳報流寇情形疏

覆登監兵坦道府激變易眾疏

卷之十六 疏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

遵旨確職武科疏

覆兵科叛兵聽撫疏

覆蜀按塘報熱中曲情疏

遵旨奏明酌議世職疏

欽奉勅諭垂注邊疆疏

奏明職掌疏

覆東撫驛遞倒逃疏

遵接諸臣奏揭疏

覆登監鄉勇有實練之法疏

立請決機疏

覆登監島機詐疏

進將首領邦政疏

卷之十七 疏

覆應按急報賊情疏

覆登監會報撫經島衆疏

遵旨資奏疏

滇兵萬里應調疏

覆吏科重先知之謀疏

覆黔督按蜀撫稟報軍情疏

御前發下紅本疏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

島衆原有忠心疏

御前發下紅本疏

哈馬東西俱到疏

遵旨確議武科疏

覆吏部咨仰遵典例疏

卷之十八 疏

請明軍法疏

覆豫按賊謀合夥逞毒疏

覆秦撫臣罪議處已脫疏

狡賊東下疏

直隸臣罪疏

東賊數日無報疏

覆豫省宗紳流寇三路犯豫疏

島事久無一音疏

覆登監謹陳目前關切軍機疏

孤臣泣謝聖恩疏

覆遼撫密奏軍機疏

套目大舉入犯疏

覆蜀按弄情叛服無常疏

覆通鎮明白回奏疏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

再懇天恩疏

覆登監塘報擒解首叛疏

覆秦撫恭報甘兵抵鳳疏

覆副督選補衛州守備疏

酌議武團未盡事宜疏

覆兵部太監秋防孔棘疏

覆登監兩帥關東土安危疏

卷之十九 疏

遵旨另議疏

覆晉按閱視冊進未竣疏

覆嗣字撫監訪兵備中軍疏

再奏推舉衛勇疏

湖湘賊勢轉熾疏

密籌剿賊急著疏

覆奏按確查具奏疏

覆真監秋防孔棘疏

借職謀奪不還疏

錯營積習難斷疏

覆應撫贖報陣亡諸將疏

覆宣督遵旨確酌會奏疏

楊文鼎先生集卷乙

覆真監遵例請設官丁疏

再陳席董待罪疏

覆漕督佩藍直參玩寇疏

奉旨不敢不出疏

覆奏撫遵旨查奏疏

覆吏部查勘剿賊功罪疏

儒將臨陣脫逃疏

請旨責成剿賊第一事疏

請旨責成剿賊第二事疏

請旨責成剿賊第三事疏

請旨責成剿賊第四事疏

卷之二十一 疏

覆前督新獲血功疊著疏

奉報邊兵發完疏

覆運撫酌補銜邊將領疏

覆桂藩流寇焚殺甚慘疏

孤臣盡職甚難疏

覆登撫防旰官丁武利疏

甄別原有往例疏

覆登監反側之心未安疏

楊文鼎先生集卷乙

請明旨送歷案疏

請留司官疏

覆宣督收弄需求運略疏

覆黔按遵旨查明具奏疏

剿賊期迫疏

覆楚撫徵臣巡歷已遍疏

請明武科人地之宜疏

覆宣督邊事整頓有職疏

卷之二十一 疏

微臣越日而兩聞旨疏

邊賊難破疏

兵機介在毫髮疏

覆豫按察報賊情疏

兵機介在毫髮疏

剿賊正急合圍疏

比例請設總庫疏

責備邊臣疏

覆東撫魏將直入萊城疏

覆登撫島事萬難再延疏

覆蜀紳流賊笑蜀疏

楊文賜先生集卷乙

覆宣督恭題明倫疏

臣愚懼不稱任疏

選校世職疏

表之二十二疏

欽承聖問再滙愚心疏

請明勅書關防疏

遵旨確查開採疏

六曹之溺職疏

聖諭綱紀凌弄疏

西事周徧日久疏

南方盜賊漸起疏

賊限已踰疏

覆保撫保舉督能疏

據報近日賊情疏

剿賊雖有欽限疏

卷之二十三疏

實剖愚忠疏

覆黔督桂夜方張疏

覆登撫島眾既定疏

庸材實負任使疏

楊文賜先生集卷乙

覆登撫海外塘報未明疏

忠節賢能四事疏

覆宣督塘報邊情疏

烽退校謀益深疏

覆閩守撫監密奏邊情疏

覆兵科關市之議疏

臣寓不戒於火疏

遵旨再議剿餉疏

欽承面命疏

遵旨議卹道將疏

星變疏

覆曹鴻盛流冠化頑疏

奏聞犬馬下情疏

卷二十四 疏

覆登撫島事初定疏

覆兵科招撫之功罪疏

直請臣罪疏

微言伏請諭旨疏

再請臣罪疏

趨叩聖恩疏

楊文弼先生集卷乙

覆登撫島事初定疏

今歲秋防疏

覆遠撫密奏邊情疏

再議遠撫密奏邊情疏

確查會典疏

直述微臣具奏始末疏

覆嚴監歸復疏

會推木索飲燕疏

孤臣積罪疏

昌罪五愆天恩疏

司官條奏可採疏

卷二十五 疏

再辭入閣疏

恭承召問邊腹情形疏

請明王官龔替疏

覆應天撫按大盜聚眾疏

探得軍情疏

修練屢奉勅旨疏

覆陝按飛報捷音疏

災異疊見疏

楊文弼先生集卷乙

乞於臣前後疏疏

請祈聖鑒再申節制疏

再探軍前運餉疏

請飭將備以嚴軍紀疏

覆應按兵壯處有其名疏

西事因循日久疏

覆保鎮申明下手實戰之著等事疏

火災疊見疏

仰承聖諭憂勤疏

再奏賊情疏

覆延撫套目求款疏

覆甘按委弁通番招請疏

卷之二十六 疏

剿撫已飭行同疏

奏撫出剿甚奇疏

唐觀前門塘報疏

塘報可駭疏

臣谷寶是難塞疏

遵旨密議疏

員罪負恩疏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

臣罪家恩苦不得請疏

若臣大義疏

覆豫紳孫民危在旦夕疏

覆南拒撫賊未可輕信疏

降既進口疏

審機酌調疏

再審機宜疏

三審機宜疏

五審機宜疏

七審機宜疏

八審機宜疏

九審機宜疏

十二審機宜疏

十四審機宜疏

十五審機宜疏

卷之二十七 疏

左請臣罪疏

十八審機宜疏

遵旨密議疏

十九審機宜疏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

緊急軍機疏

二十審機宜疏

覆甘按懦將臨陣脫逃疏

恭請面命疏

恭報援師疏

二十二審機宜疏

二十三審機宜疏

比例請給關防疏

會同詳酌軍機疏

二十四審機宜疏

邊省再奏神冠疏

二十五審機宜疏

覆盧總督飛請喫緊機宜疏

乞恩寬議未任諸臣疏

二十六審機宜疏

二十七審機宜疏

覆陝撫道吉看議募練官員疏

看詳章奏密請聖裁疏

二十八審機宜疏

覆盧總督飛請密切軍機疏

楊文瑞先生集卷之

卷之二十八 疏

二十九審機宜疏

督監遵旨面商疏

再祈聖鑒疏

軍務方殷流言可駭疏

直破軍中積憤疏

覆宣協領探邊烽疏

特申城守疏

邊烽塘報雖至已真疏

緊急邊情疏

降既南下疏

烽謀日詭疏

三懇請裁留兵待敵疏

感謝天恩疏

摘集廷議疏

再酌度議疏

面奏疏

面奏指鉤疏

緊急邊情疏

考覈肇安軍機疏

楊文瑞先生集卷之

面奏募兵疏

面奏用間疏

覆南監西賊復潰疏

卷之二十九 疏

塘報疏

覆廷撫套部東拔疏

降勢南逞疏

罪病日深疏

遵旨確議疏

覆津撫偵探邊情疏

南峰一版報過疏

恭謝天恩疏

微臣等邊無能疏

驚聞特遣首臣疏

再陳內備實者疏

再申愚請疏

密陳受代軍機疏

微臣欽承天語疏

荷臣奉命過征疏

覆真拉塘報緊急降情疏

楊文瑞先生集卷之

覆盧督塘報軍情疏

密請軍機疏

奏開下情疏

增請部標疏

覆真拉再報失陷城池疏

塘報疏

卷之三十 疏

再議增整部標疏

緊急軍機疏

鉅鹿失利疏

遵旨奏明疏

臣罪甚深錫服猶薄疏

摘覆司官條議疏

鉅鹿屢報未詳疏

摘覆司官條奏第三款疏

覆閱撫臺東協堵禦之功疏

節序將新疏

再議司官條議第三款疏

冒罪祈恩疏

申明濟南之失疏

楊文瑞先生集卷之

藩封失陷疏

再申濟南之失不敢與議疏

會議濟南之失疏

緊急軍機疏

謹據申報驗票錄請聖裁疏

天恩准賜勅書謹再酌陳二義疏

哨探敵情疏

塘報賊情疏

飛報官兵大戰奇捷疏

卷之三十一 疏

官兵乘程追剿疏

附請聖裁疏

覆陳撫用苦情急疏

軍前一日無程疏

請旨著落提解疏

奏聞下情疏

乞查紅本發給科抄疏

敬陳賞罰等事疏

謹因驗功直奉罪弁疏

彙報難婦難女疏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

防敵當防之於邊疏

遵旨摘議司屬儲材之法疏

馳報邊情疏

申明二帥罪狀疏

遵旨摘議裁練事宜疏

欽奉聖諭疏

烽遞將盡未盡疏

申明罪案仰候聖裁疏

覆違撫塘柱松山拒退邊烽疏

覆違撫塘報寧遠拒退邊烽疏

遵降報通臣罪當誅疏

卷之三十二 疏

痛感天言泣領臣罪疏

請召薊保督臣面商兵將大計疏

天恩未正臣罪疏

恭謝天恩並陳違旨暫出疏

遵旨酌議裁練疏

恭承召問補陳剿撫情形疏

欽奉上傳疏

功罪關封疆之重疏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

乞恩暫假疏

塘報松山解圍疏

遵旨選補司官疏

恭謝天恩疏

密奏疏

密奏疏

功罪關封疆之重疏

卷之三十三 疏

酌議裁練興屯疏

告卹民表疏

密奏疏

再奏疏

起獲謀定微臣罪當結正疏

請罪微臣以謝革撫疏

國用諸司並拙疏

臣罪顛陳未已疏

密奏疏

感戴天恩再申微悃疏

肅叙甘肅捷功疏

訪據疏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

羣叛謀危疏

清輝原以裕國疏

覆鄧撫塘報賊情疏

申明節制疏

楚報不一疏

遵旨酌議裁練疏

塘報賊情疏

卷之三十四 疏

楚報不一疏

微臣憂憤日甚疏

西南已定經畫宜周疏

恭逢召問邊腹情形疏

塘報賊情疏

遵旨摘議裁練疏

土寇焚殺慘橫疏

欽承聖諭謹據所報奏聞

覆瑞王營兵鼓譟疏

遵旨查明逐奏疏

折衷點督諸疏請祈聖明鑒裁疏

恭報部臣將微臣席養務程疏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

職方勞劇請信新給疏

部務有託臣罪難延疏

覆偏撫苗寇肆毒無已疏

卷之三十五 疏

君恩曠世難逢臣罪沒齒無怨疏

微臣引罪蒙恩屢荷督師重委疏

申明剿餉請旨遵行疏

軍前需餉甚急乞飭督臣就近料理疏

微臣受命遠行敬陳愚悃疏

恭謝天恩殊常寵錫疏

軍情疏

軍務疏

軍務疏

審查賊情酌定兵計疏

交代兵馬疏

交代錢糧疏

大帥才能可用疏

軍前必資羣策疏

確探賊情實陳天聽疏

卷之三十六 疏

楊文瑞先生集卷之三十六

急飭鳳安軍務疏

天心示儆臣當幸疏

乞辭恩養俯察愚心疏

恭報調到兵馬犒養日期仰祈聖鑒疏

申明交代錢糧直陳短少玩誤之實疏

賊勢南趨斷宜急疏

凜承上策失剋明旨直陳迂緩誤事實情疏

慶賀疏

新撫誓不附逆疏

軍中用問多方疏

卷之三十七 疏

剋明臣愚原未阻疏仰祈聖鑒疏

確探賊情再陳天聽疏

申明暫駐襄陽之說疏

欽遵敕諭殲渠救青疏

飛報獻賊西奔疏

慶賀疏

慶賀疏

再報獻賊西奔情形疏

備述獻賊孤窮亟宜懸賞購誘疏

楊文瑞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急飭鳳安軍務疏

天心示儆臣當幸疏

乞辭恩養俯察愚心疏

恭報調到兵馬犒養日期仰祈聖鑒疏

申明交代錢糧直陳短少玩誤之實疏

賊勢南趨斷宜急疏

凜承上策失剋明旨直陳迂緩誤事實情疏

慶賀疏

新撫誓不附逆疏

軍中用問多方疏

以下原缺

特請褒卹文武四臣疏

復遣吉按月奏報疏

邸裏府佐缺員疏

慶賀朝日疏

特新通賊陷城世弁疏

卷之三十九 疏

鄧兵離伍疊見疏

目擊有司缺官治民無本疏

飛報瑪瑙山大捷疏

欽奉勅諭疏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

文武議論可採疏

查明解運本折開復降革各官疏

生獲逆賊軍師疏

孖獲欽犯正法疏

恭謝天恩代父領賞解嚴疏

徵臣馳至彝陵直接低首降敵宣疏

乞恩引咎以塞風災疏

卷之四十 疏

飛報官兵連獲異常大捷疏

略陳駐紮調度疏

恭謝天恩疏

再謝天恩疏

三謝天恩疏

四謝天恩疏

請易鄧撫疏

察奏捷功疏

卷之四十一 疏

備陳調度機宜疏

恭謝天恩賜扇疏

奏賊零服竊發疏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

恭報微臣進駐梁山疏

再報微臣進蜀回顧楚豫疏

直述奏督回文疏

奏獲大計疏

獨請臣罪疏

再請聖命疏

卷之四十二 疏

賊奔舊路臣浙東移疏

直述餉臣咨報乞賜接濟疏

賊遁向楚臣亟東回疏

恭謝天恩泣陳罪愆疏

密奏軍機疏

再奏軍機疏

三奏軍機疏

再報蜀疆失守州縣疏

驚聞襄陽異變疏

再接治臣告報補陳調度疏

倭賊渡漢東奔疏

卷之四十三

召對紀事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四十三

丁丑四月二十七日召對

丁丑十二月初九日召對

丁丑十二月二十一日召對

戊寅二月十六日召對

戊寅三月初十日召對

戊寅四月十二日召對

戊寅六月十八日召對

卷之四十四

召對紀事

戊寅七月初四日召對

戊寅十月初四日召對

戊寅十一月初七日召對

戊寅十一月十八日召對

戊寅十二月初五日召對

己卯四月初二日召對

己卯四月初四日召對

己卯四月十八日召對

己卯五月二十日召對

己卯九月初一日至初六日奉命督師數次召對

卷之四十五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四十五

書

與錢塘龔邑侯之伊

家書

與湘潭包邑侯鴻達

答錢太史謙益

家書

上熊司馬明遇

上某執事

上秦中大老

上某執事

上熊司馬明遇

與袁學院鯨

上熊司馬明遇

上巡閱王指道直

諭參將祖寬

諭駐防青山箭桿兩營都司陳驊芳劉京

與金少司空某

上宰相書

答楊左司馬一鵬

家書

楊文瑞先生集卷之六

答張司馬鳳翼

又

與洪泰督承疇

答濠州柏知州之浹

與永平王參議凝祚

與樂亭令

與楊清院一鵬

答少司寇朱房師世守

又

與李果司天經

與山海尤鎮世威

與方蓮樵一藻

與胡司寇某

與傅副督宗龍

與楊清院一鵬

與張司馬鳳翼

答大同王鎮樸

答袁通政鯨

與大同聶副使明楷

與吳晉撫姓

楊文瑞先生集卷之六

與楊藩司某

卷之四十六

書

家書

又

與同里楊茂才可公

與陳宣撫新甲

與張司馬鳳翼

與內閣

與袁通政鯨

與陳宣撫新甲葉雲撫民桂

答朱少司寇世守

又

與同里諸鄉紳

與李工部純元

與馮開撫任

與黃大參公輔

答羅太史喻義

答羅太史喻義

與余楚撫應桂

楊文瑞先生集卷之

與余楚撫應桂

又

又

與從叔侍御鶴

又

與戶兵兩科

與蕭大參鳴甲

與楊登撫文岳

與陳鎮洪範

與吳劉督阿衡

與孫秦撫傳庭

與陳鎮洪範

與楊登撫文岳

與張直指任學

與熊總理文燦

與常豫撫道立

答謝直指東謙

與鄭司寇三俊

又

答史晚撫可法

楊文瑞先生集卷之

與熊總理文燦

與休寧汪洪明汝謙

與常豫撫道立

與常豫撫道立

與徐偏撫詹模

又

與常德師太守雨助

家書

與宋給諫學顯

與馮開撫任

卷之四十七

書

與方寧撫一藻

與周大參鼎

與熊總理文燦

與盧宣督象昇

與高監起潛

與宣大督輅

與宣督盧象昇

與熊總理文燦

楊文選集卷之

與盧宣督象昇

又

又

又

又

與方寧撫一藻

與盧宣督象昇

又

又

與方寧撫一藻

又

與楊登撫文岳

又

與盧宣督象昇

與熊總理文燦

與宣大參可進

與熊總理文燦

與周家宰周祚

與從叔鴻臚

與方楚撫孔昭

楊文選集卷之

與林直指銘球

與盧拔督象昇

又

與高監起潛

與盧拔督象昇

又

與坐門司官

與盧拔督象昇

與高監起潛

與孫秦撫傅庭

與中堂諸公

與高監起潛

又

與盧援督象昇

與孫泰撫傅庭

與劉中堂宇亮

與熊總理文燦

與洪泰督承疇

與孫侍郎傅庭

與洪蒞督承疇

楊文瑞先生集卷之

97

與劉中堂宇亮

與孫侍郎傅庭陳宣督新甲高監起潛

與高監起潛

與洪蒞督承疇

與劉中堂宇亮

又

與沐偏撫唐謨

與黃大參公輔

與侍郎從叔鵠

與袁都憲鯨

與洪蒞督承疇

與洪蒞督承疇

卷之四十八

書

與王鄧撫黃永

與熊總理文燦

與兵曹各司

與熊總理文燦

與洪蒞督承疇

與方楚撫孔昭

楊文瑞先生集卷之

98

與洪蒞督承疇

與傅司馬宗龍

諭左鎮良玉

與閩監思印

與傅司馬宗龍

上朱少司寇房師世守

又

與兵垣職方

答方楚撫孔昭

答王鄧撫黃永

與閩部兵垣職方

答宋副使一鶴

答方楚撫孔炤

答高直指名將

與傅司馬宗龍

答李工部純元

又

與丁泰撫啟唐

與宋參議一鶴

與中堂諸公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

與兵垣職方

與同里李劍初嗣先諸茂才

與高直指名衡

答方楚撫孔炤

答王鄭撫鰲永

與宋參議一鶴

與平賊左鎮良玉

與宋參議一鶴

與泰中督撫

與方楚撫孔炤

諭流賊曾操羅汝材等

諭姚道人宗中

與永州府晏太守曰曙

答荊州鄧卿官希提

與河南高直指名衡

與永州曹副使樓

又

又

與萬司李元吉

與方楚撫孔炤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

與高太僕倬

諭諸賊

與監紀邵同知起

與鄭秦督崇倫丁泰撫啟唐左鎮良玉

卷之四十九

書

與方楚撫孔炤

諭帖

諭帖

家書

與里中劉廣文用寬

與方楚撫孔昭

又

與孫職方嘉績

與方楚撫孔昭

與內閣部科

與邵蜀撫捷春

諭帖

與靳水鶴令鼎亨

與楊主事卓然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

與湖北陳副使瑾

又

與方楚撫孔昭

與陳大司馬新甲

與四川陳直指良謨

與李揀撫仙風

與雲南徐方伯紹珍

與宋楚撫一鶴

上朱玉樞房師世守

與鄧陽袁副使繼成

與督理劉盛元斌

與陳偏撫唐謨

與督理劉盛元斌

與監軍孔僉事貞會

諭令水道人姚宗中

與鄭秦督崇儉

與孫職方嘉績

與督理劉盛元斌

又

又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

與湖北陳巡道瑾

與南京仇司農承禎

與王鄧撫鰲永

與督理劉盛元斌

與監軍孔僉事貞會

與督理劉盛元斌

與王鄧撫鰲永

與監軍湯副使開遠

與監軍孔僉事貞會

家書

與監軍孔僉事貞會

又

又

又

與涑大司馬新甲

與督理劉監元斌

與平賊左鎮良玉

與王鄭撫鰲永

諭宋鎮紀

與平賊左鎮良玉

又

與陳司馬新甲

又

與洪司督承疇

與澧州白副使鼎

卷之五十

吉

與邵蜀撫捷春

與監軍孔僉事貞會

與張監軍克儉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

七

與邵陽表大參繼成

與平賊左鎮良玉

又

與邵蜀撫捷春

與許監紀明佐

與荊州守道王副使永祚

與邵蜀撫捷春萬許事元吉

與許監紀明佐萬監紀年策

與邵蜀撫捷春萬許事元吉

與許監紀明佐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

七

與萬許事元吉

與邵蜀撫捷春萬許事元吉

與鄭秦督崇儉

與許監紀明佐

與陳司馬新甲孫職方嘉績

與督理盧監九德

諭提塘陳萬鼎

與鄭秦督崇儉

與平賊左鎮良玉

與中堂兵部兵科職方

與楊主事卓然

與宋楚撫一鶴

諭陳中軍可立

與邵蜀撫捷春萬評事元吉

與宋楚撫一鶴

與陳司馬新中

與平賊左鎮良玉

與孫監紀明孝

與王鄭撫黃永

與楊主事卓然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

與袁鄧撫繼成

與宋楚撫一鶴

與平賊左鎮良玉

與周大參夢尹

諭陳中軍可立

與袁鄧撫繼成

與潯江劉鄧仲若全

與陳司馬新甲

又

與宋楚撫一鶴

與袁鄧撫繼成

與宋楚撫一鶴

與平賊左鎮良玉

與袁鄧撫繼成

與丁泰撫啟睿

與許監紀明佐

與萬評事元吉

與鄭秦督崇儉丁泰撫啟睿

與中軍撫鎮道監紀等官

與邵蜀撫捷春萬評事元吉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

與萬評事元吉

與袁鄧撫繼成

與平賊左鎮良玉

與王已縣相公應熊

與萬評事元吉張運副令聞

諭陳中軍可立

卷之五十一

書

與袁鄧撫繼成

與袁鄧撫繼成

與平賊左鎮良玉
與袁鄭撫繼威
與邵蜀撫拔春
與平賊左鎮良玉
與兵部科
與平賊左鎮良玉
與蒲圻鄉紳魏肖生說
答陳司馬新甲
諭提塘陳萬鼎
與鄭秦督崇儉
與陳司馬新甲
與袁鄭撫繼威
與平賊左鎮良玉
與李司空邦華
與萬詳事元吉
與閩副使引之
與袁鄭撫繼威
與陳司馬新甲
與宋楚撫一鶴
與邵蜀撫拔春萬詳事元吉

與孔監軍貞會
與萬詳事元吉
與袁鄭撫繼威
與宋楚撫一鶴
與孔監軍貞會
與孔監軍貞會
與胡子灝汝淳
與袁鄭撫繼威
與陳司馬新甲
與兵垣
與藏方
與萬詳事元吉
諭陳中軍可立
與萬監軍年策
與楚省司道
與萬詳事元吉
與鄭秦督崇儉
與袁鄭撫繼威
與陳司馬新甲
答兵垣

與曾給諫應通

與萬評事元吉

與袁鄧撫羅威

與過通判周屏

與宋楚撫一鶴

與袁鄧撫羅威

與陳中軍可立

與陳司馬新甲

又

與萬評事元吉

楊文賜先生集卷之

與鄭秦督崇儉

與萬評事元吉司主事化祥

與平賊左鎮良玉

與袁鄧撫羅威

與邵蜀撫捷春

諭陳中軍可立

與陳司馬新甲

與邵蜀撫捷春

與萬監軍年衆

與邵蜀撫捷春

卷之五十二

書

與平賊左鎮良玉

又

與楚鄧撫治按

與萬評事元吉

與萬監軍年衆

與萬評事元吉

與邵蜀撫捷春

又

楊文賜先生集卷之

與萬評事元吉

與秦中撫按

與萬評事元吉

與陳司馬新甲

又

與四川陳直指良謨

與平賊左鎮良玉

與邵蜀撫捷春

與宋楚撫一鶴

與邵蜀撫捷春

與萬許事元吉
與袁鄭撫羅威
與楊知州元澧
與宋楚撫一鶴
與李豫撫仙鳳
與高晉學世泰
與萬許事元吉
與宋楚撫一鶴
與督理劉益元斌
與陳司馬新甲
與邵蜀撫捷春
與許監紀明佐
與刁郎中化神
與蜀撫按司道
答永州晏太守日曙
與萬許事元吉
上瑞殿下
與馬同知尉
與萬許事元吉

楊文府先生集卷之

四

與陳司馬新甲
家書
諭方署鎮固安
與邵蜀撫為曹廖訪監軍
與邵蜀撫捷春
與平賊左鎮良玉
與四川陳直指良模
與周監軍士奇
諭副將張應元游擊白一龍正紀陳明德
與邵蜀撫捷春
又
與孔監軍自會萬監軍年策
與刁郎中化神
諭副將郭起柱
卷之五十三
書
與邵蜀撫捷春
與曹監軍心明
與常德道府龐縣
與曹監軍心明

楊文府先生集卷之

五

與邵蜀撫捷春

與張少參京

與南克朱令文鼎

與內閣部科

與陳司馬新甲

與高評事元吉

與袁鄧撫張襄道萬運同余主事

與高評事元吉

與平賊左鎮良玉

與同里楊廣文可柱

楊文賜先生集卷之

與袁鄧撫羅咸

與高評事元吉

與四川陳直指良謨

與高評事元吉

又

與四川陳直指良謨

又

與周司理有翼

與廖監軍大才

與魏監軍公輝

與平賊左鎮良玉

與曾道心明刁道化神賀趙李諸將

與平賊左鎮良玉

與周司理有翼

與廖蜀撫文亨

又

與從叔侍御錫

與陳監軍之龍

與同里楊廣文可柱

與宋楚撫一鶴

楊文賜先生集卷之

與高評事元吉

與內閣部科職方

與陳司馬新甲

與兵垣

家書

與周司理有翼

與平賊左鎮良玉

與宋楚撫一鶴

與余主事

與宋楚撫一鶴

與陳司馬新甲

與宋楚撫一鶴

與劉部科

與宋楚撫一鶴

與袁鄧撫一鶴

與萬監軍年策

與陳司馬新甲

與宋楚撫一鶴

與袁鄧撫一鶴

與萬監軍年策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

與楊主事卓然

與廖蜀撫大牙

與平賊左鎮良玉

卷之五十四

詩

五言近體

七言近體

卷之五十五

詩

五言

七言近體

五言排律

七言排律

五言絕句

卷之五十六

記

太華山記

義眉山記

桃源游總記

萊蘿山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

白馬渡

桃花源

兒子峰至漁仙寺

穿石

青湘溪至水心巖

漁網溪

呂真渡至蘇溪

靈巖洞

夷望山考誤記

河狀山記

神鼎記	梁山游記	卷之五十七	記	觀岳陽樓記	遊洪山寺記	高吾橋記	武山西雙石記	德山香林禪院重建殿堂兼置山田記	揭	楊文易先生集卷之二	投敵殊卷揭	論	詩以制雅為始論	寄命論	解	事賢解	說	楚侯說	碑銘	盧崑石先生神道碑銘
-----	------	-------	---	-------	-------	------	--------	-----------------	---	-----------	-------	---	---------	-----	---	-----	---	-----	----	-----------

序	送鄧別駕序	楚游草序	墓疏	墓誦華嚴經疏	墓修文殊寺疏	墓修永安門外臨江玉皇閣疏	歐溪墓建文昌閣疏	題跋	南雅課跋	楊文易先生集卷之三	居士傳宗譜跋	銘	圓通寺鐘銘並序								
---	-------	------	----	--------	--------	--------------	----------	----	------	-----------	--------	---	---------	--	--	--	--	--	--	--	--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一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碑

孤兒山松同輯

山碑

農者 同校

農者

取承天備監恭提佃戶稿時為戶部福建司主事代

看得承天為我國家陵寢重地而六莊兩湖以內官一員

碩其課者古天子所謂湯沐邑以其賦稅供洗沐之具耳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一

一

蓋懷恩輸餉而輕賦其歲入之課不欲有司以齊民待之
非謂其質卑可以多取俗悍不可以馴伏而有司治之不
如中官之能也今據張文元所奏產源漸近在潛江景陵
益利之界乃妄以為聲教不通鄰國等次尋官校搶奪
甲佃錮禁慘酷是謂青天白日之下而有魑魅魍魎之形
又云雜任未久正當立法之初若不應請重加懲治日後
奸雄得志相效成風是謂雄秦與仲之民而必刀鋸鼎鑊
之用臣誠不得其解乃皇上即賜俞旨就著守備衙門提
問若謂尋常細故即許之亦無妨者不知皇上予以提問
之二字而凡有身家皆可為株連錮繫之人矣予以嚴究

之二字而凡有性命皆可供正刻磨粉之具矣彼豈真為
佃課之不完風力莫能制哉時假北名日以微皇上赦旨
之下無提為所欲為略無顧忌耳夫堂堂天朝富有四海
山陬水澨皆祖宗付與皇上萬年不拔之基而文元乃謂
六莊兩湖是祖宗之卹業區區租課未完謂之卹業動搖
蓋其藝者聖聰使小漢制秦悉賂妄不知天體如此宜皇
上加之詰責究其措置生事之人下所奏之章於彼處撫
按曾問明白覆奏斯於事體惟當不致小臣益作威福驚
嚇細民今乃充其所請朝上夕報臣恐無章淹繫非刑考
探生元竟整室家驚散承天何地而今有此愁慘非所以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一

二

安紳宦而固根本矣又無徵收一節理宜廣之有司國家
數百萬錢糧惟是撫按行之監司監司責之郡縣無有不
辦佃租幾許何獨不可並征而令數莊之民偏罹荼毒三
尺之法浸假刑餘尤屬非據既經該監具題相應具疏駁
正伏乞敕下臣部院行湖廣撫按衙門查佃租果否通欠
鄰國等項有無侵欺搶奪一並勘問具奏回復仍諭該嚴
靜聽有司督徵解納勿擅生事貽害地方庶法守一而人
情安與都到郡數十萬生靈歡詠聖德於世世矣

萬曆四十五年八月初四日具稿上疏
先人子孫傳後萬曆四十五年八月初四日具稿上疏
獨之以亦天下後世以見嚴首所請之難也

度留金花等銀充邊餉稿 四

看得國家稅糧起運折色入銀庫者歲額三百六十萬兩零本色入京倉者歲額二百六十三萬石零耳沿邊一十三都年例取之折色量入為出尚少二十萬兩之多在京五十二衛月糧取之本色計口糧費非有三年五年之蓄總之所謂惟正之供不足以待非常之變者也今邊廠愈壞邊勢愈危臣部加添折色不過二百萬而該庫前運發已踰四百萬鉅計載本色不過十餘萬而該鎮一歲所需又踰六十萬人數瞭然懸絕如此搜括屬處為萬難支必不得已惟有官府通融權宜改折之請鉅臣嘔心

湯文淵先生集卷之一

五

極矣舉朝大小諸臣亦敢言久矣臣等詳查大明會典內府金花原係國初所置舉國俱解南京供武臣俸祿各邊緩急亦取足其中正統元年始自南京改解內庫嘉靖二十二年題准三宮子粒及各處京運錢糧不拘金花折糧等項應解內府者一並催解太倉銀庫應備各邊應用不許別項挪借可見祖宗朝金花一項原非內府之物即改解之後亦當不專貯濟邊而米糧沿折放武俸之外皆以御用為名無可究詰夫一歲金花額銀一百一萬二千七百二十九兩零折放武俸歲約不過十四萬兩若准留借一年可備邊餉十分之二呈上仰體祖宗之意俯念危遠

湯文淵先生集卷之一

四

萬分緊急則鉅臣之議金花當充者一也又查會典浙江等布政司直隸蘇松等府解到本色黃白蠟俱送供用庫收折色黃白蠟解太倉銀庫清遠嘉靖十年題准今校各處起解京庫物料果係本地無產者許於社文內明開某物折銀價銀到京召商上納如有餘銀送太倉庫交收以備支用隆慶元年令內府各衙門供應錢糧查照弘治嘉靖初年舊額酌量添徵其以後年分加添者盡行革除如各衙門假以缺少為緣行文加派及該部阿奉准行科道即時奏奏治以重罪可見祖宗朝內府供應諸項稍有贏餘即發太倉清遠充呈初政至將盡數革除嚴治加派阿承之罪遠矣庫貯多年充溢無用一番外解皮骨銷磨如湖廣等處應解福建浙江等處蠟茶物料亦宜差官買展轉侵漁上納既多不堪比較何時足了傾產長命無益公家不若折價解京官民兩利見今准折一年催解太倉以備新餉以後分別奉折仍赴內庫交納皇上仰體祖宗之意濟念危遠萬分緊急則鉅臣之議錢糧應足蠟茶餉料當允者二也又查會典洪武二十三年罷天下錢糧紙足凡有實倉皆給納帛如或於是在京放運嘉靖七年題准江西湖廣河南山東地方不善織造令各折價弘治十七年革回蘇杭等府織造內官令鎮巡等官管理隆慶元

年詔罷蘇杭南京織造原差內官取回一切不經織造盡
行停止可見祖宗朝織造一項有罷免有折限有軍回停
立原非歲不可缺之經必不得已之役近來傳造紛紛蘇
松兩府借支臣部五十餘萬兩浙江借支三十餘萬兩陝
西年賦每年借支二萬二千五百兩遺解已不可數度水
斷不能收今陝西軍餉停止江兩湖廣山東河南四省一
向折徵合無比例將浙江福建山西四川等布政司直隸
蘇松常鎮蕪寧池太揚等府廣西等州查照見徵事例有
無其項若干盡與折價催解太倉以備新餉稍供一二年
復還舊額皇上仰體祖宗之意俯念危遠為分繁急則飭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十一

五

臣之職職違當允者三也以至弓箭弦條等項查據會典
洪武二十三年以天下歲造弓箭授民令工匠輪班赴京
造成成化十六年以在庫弓箭弦足用准折徵一年止恩
十年免本年造解軍器料銀限收中工價徵收嘉靖元年
奏准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布政司並南直隸蘇州等府歲
項民弓箭弦數價解部於軍器局雇匠圖造二十年題准
弓箭弦定價外不許濫徵工匠班匠及解扣腳價三十年
奏准南方民弓箭弦通行折價解京分發附近各省府委
官如式造成其有不堪追賠究治可免此項軍器折價解
價祖宗朝疊見施行雖緣南北風土異宜外造多不如式

近日調募搶攘一切兵仗內庫闕給多不堪用兵部之疏
欲將盔甲三副改造一副其明證也竊謂外解成器復須
改作一物而造所費愈多不如餉臣所言盡改折色擬解
到京如今在臣國造誠可壯神器而裨實用此雖工部職
掌不屬臣部充餉之需然在今日斷斷當允行者以上於
款餉臣則度中外日擊心奉利病然指陳洞悉除弓箭
弦條一狀應屬工部折價仍造軍器軍裝外金花綠綿絹
尺蠟茶顏料織造等留借折徵則皆臣部借餉那借搜括
之大者當此時呼吸危亡數萬金錢到手輒盡不得不迫切
呼天仰祈立允以預圖接濟並請補救速事為一節聽教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十一

六

日本見報可憂心如焚臣等只得據揭題請萬懇皇上誠
需之斷即飭臣部咨行有處而假旬時方得實用誠或天
監彌高轉國無日臣等豈敢束手無為坐待邊烽之至必
不得已事誠倉卒苟利社稷何愛髮膚臣當一面待罪一
面題知不能引領空望於九關外矣

萬曆四十七年七月十八日具稿上疏有言不允

陸熙撫按稿 同前

臣惟本部錢糧在石且有無事不資撫按而新餉為急即
加派搜括屬新餉者無項不資撫按而查覈循環為尤急
臣前疏於循環一節尤切望接臣蓋接臣所至巡歷親到

即轉處有查盤委官清江風行雷厲緩急可得實濟即如
清蘇屯積銀兩臣部久擬入賑及賑上時該縣賑納已完
則按臣當面查勘展值起解之明驗也今事急矣不將催
解責望按臣凡省直有司一切府縣區處事宜指名需索
等弊廉訪彈治必須按臣連鎮文武將吏一切用餉虛占
兵馬形勢糧草等弊閱視糾舉必須按臣乃按籍計之真
順廣大慶鳳淮揚蘇松常鎮浙江湖廣福建山西陝西宣
府大同延按撫人以至順永保河四府江西四川廣東廣
西雲南五省直隸京通等倉印馬屯田陝西四川茶馬等
差又皆報滿候代已久內如江西延按張銓近復改差連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一

七

東噫危甚矣天下之大幸無延按祖宗根本之地神京祿
帶之邪西北長遠兵馬屯聚連新縣縣之所東西近海財
賦所生倭寇出沒之處皆無延按馬以彈壓之當此民窮
財盡之時思有連五非常之役募兵四出磨餉多端臣恐
革澤益人未蒙而起揭竿斬木魚爛土崩門庭之寇外連
腹心之疾內消倉卒急變皇上還何人折衝有何方解散
彼時即急應按臣從何處下手此拾遺事去矣不可救矣
皇上今日盡下直臣臣廷廷朝不及夕矣況可連延頃
刻乎至於應天雲南貴州兩輔等處延按或缺員或候代
屢催不下不思此等重地豈可一日無換換延連予告俱

經奉旨何以不照新推臣職不得其解竊念土地人民皆
臣職掌少有反側動費猜持為此特疏懇請伏望皇上即
到沛然簡降吏部會推都察院題差本章勿少遲留挂漏
仍較諸臣受命星馳受任不必寬限還家天下事十萬可
執四五不然臣不知所終矣

萬曆四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具疏上疏留中

算綱募連兵請措花欠金花稿同前

臣於本月初八日具疏仰懇聖明自為社稷封疆大計內
言連餉歲費五百萬金蓋以前此一年運過三百五十萬
較之近日撫臣議加舊餉過加新餉約非五百萬不勾支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一

八

鎮而末細計綱募新兵之數也連日邸報中見兵部有募
兵近畿一疏內稱該部先款具題於五省各州縣及各連
鎮展合之則六萬矣疏內又云徵求臣張浚之法擬括
百人以上至五百人以上者緩官有差徵求靖甘涼之例
擬括百人生二百五十人者陞級各有差是六萬外有不
可算之募兵也又有水陸精兵一疏內稱新廣水順保增
四川西陽石柱諸上司貴州永新浙江南直水兵合之則
四萬五千矣別疏又云已報起程軍夏國原入衛之兵甘
肅劉鎮山東河南後連之兵祁營二家並起陞將官麻承
宣提連之兵是四萬五千外久有不可算之調兵也見在

遼東主客兵三月失事以來李如柏一路暨靖到川兵湖
廣土兵撫臣召募贛軍疏中遼陽海蓋等道召募開原通
揚召募合之則八萬二千兵而兩路遼回與馬林先後所
餘兵部陸續調出及舊兵八萬五千見在若干臣部無數
可考是八萬二千外有不可算之主客兵也遼計以上調
募及見在兵丁然可算者一十八萬七千而不可算者不
與馬大約不減二十萬臣算至此叩心天地五體俱寒不
知遼東他日本色科草須幾十萬折色銀兩須幾十萬若
使天但雨金而不雨粟持金無處買粟天即雨粟而不雨
粟有粟無處得草何況止濟入涸之太倉而恃多虞之海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二

九

運而令遼軍二十萬待此舉大探機不暇大變將起何言
滅賊哉若曰今日募者不應調者未行紙上空名未是實
數不知紙上之名兵部但一責實即實數也臣部今日紙
上亦無可寫他日將何所責先臣趙世卿有曰撫臣奉旨
之日即是臣部抱餉之日今兵部諸事家先趙知該部題
如之日即是臣部抱餉之日該部迫切有不容不即請區
處者省直解到金花銀兩呈上聖不肖備亮不可請臣前
疏已詳茲不再贅恭禱一十三日接出諭札有云爾部累
年所進金花銀兩拖欠至一百餘萬臣等思之此項銀兩
蓋緣省直窮民徧遭水旱輸納不前節經臣部行抄撫按

惟督有司微比完解竟無到者此在皇上矜念窮民合當
寬假但今遼餉迫切刻無處法募朝則望諸發仍是金花
合無將此拖欠未進銀兩湊發德音俯賜臣部轉行撫按
催解太倉以濟遼餉萬分之一則舉朝臣子歡欣鼓舞知
前日觸天威而罪臣部者此金花也今日沛德音而賜臣
部者亦金花也大聖人之無我薄海內外瞻仰同情臣歡
宣布皇仁風示百姓苟能節縮衣食輸納消埃共助遼東
餉軍封賊上報如天之聖主下為終事之義民則此拖欠
累年未解解到銀兩或得一二接濟未可知也臣千思萬
慮到此都窮皇上少加垂察於拖欠未進者慨然允賜臣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二

十

部則零星解到者臣姑徐緩請留不決遼東二十萬軍餉
募奏報各疏俱在御前皇上試一看覽應算便知臣部餉
盡呼吸萬難接濟臣愚不敢欺因迫切難領天誥命無
任懇禱之至

萬曆四十七年八月十二日具稿上疏留中

陳言兵餉疏 時為戶部江西司員外自陳

臣庸懦書生備員戶部竊見遼東震軍殺將已事堪憐
敬於中久矣近接郵報新敗客臣凱還獨業已交代行事
臣伏思之此先躬登壇檄檄情未皆為一變之時也軍機
進止臣雖未敢與聞然而有一兵必資一餉兵一日不止

餉一日不停臣餉部之屬竊願一言俯救愚心臣聞召客
者卜日肆筵設席必問中厨餼飯之資數大者滿座燭頭
焦頭必計主人牛酒之費若中厨毫無有辦客到何以應
之牛酒費至傾家則主人之火救與不救等耳而者曰里
細民不為況社稷封疆之大付之公忠才識之臣顧宵為
之乎然而今日之兵微調召募乃至二十餘萬餉幾何出
未嘗通而問焉蓋諸臣漫為之或蓋皆有所不得已耳夫
遼東者皇上之遼東非經撫二臣之遼東也遼陽發難後
馬勝雖非令經撫二臣在事之日也皇上以權錢狼狽一
懷再懷之遼東罕而再之二臣試觀今日身在事中獨肩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十一

三

重擔萬若千難無二臣若也而二臣之請兵為皇上保此
遼東寧得已乎二臣請兵舉朝大小臣工皆言請兵且勞
心借著某兵當調某兵當募不謀同詞皆為皇上保此遼
東非得已也而皆責望於兵部亦無非為皇上保此遼東
又得已乎凡此不得已者戶部雖殊苦之實心亮之然至
兵已調募矣戶部之苦乃有叶天搶地之聲所不能告訴
學水移山之力所不能維持者難使臣撫臣舉朝大小
諸臣盡亮戶部奇窮照見戶部心膽亦何益於勝負之數
即使皇上長派戶部之官養粉戶部之費亦何補於社稷
封疆之大計哉臣愚若不安言便忘國之無及然非以臣

之德敢望諸臣萬一也願與諸臣平心和氣付細料重斯
事關重大瞻眼安危臣若言之遼東料想諸臣亦不參商
臣所欲言者何也經臣中府會議開口說兵必須一十二
萬及上河東諸城清臨一疏內止議增新兵七萬先調一
萬隨之入遼比其到關調兵至者不過數千與俱度遼只
八百耳是蓋經臣不欲足數而該部掣之肘乎微發期會
事勢良難難欲如取如揭而不得也今已出關度遼交代
受事觀其奏報疏中除李賀二帥所統外賊中見兵及川
兵止有赤身徒步二三萬人勢固不容不調且募而調且
募亦應以經臣之言度之乃前則求一萬而不足今則至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十一

三

二十萬而有餘臣滋感焉夫經臣於遼事先危有年使其
必須二三十萬諸臣會議之時何憚不說而顧損益於十
二萬與七萬間必有故矣臣思其故有衆二三十萬不惟
戶部無如許新餉遼東亦難容如許客兵且看餉都是金
錢養士必須米穀遼東城墻天陷既多則有圍聚附屬之
人有荒蕪不耕之地使盡力所生或難自給而況兼兵四
集殺倍居民本色上恃海運海遠止恃登萊寄命風濤之
中出入盜盜之數危事也絕地也至於糧買徵收又值東
方大旱則出人事意料之外督餉大臣惟心畫策請帑裁
漕賑賑諸行動淹歲月臣恐遼東地日強寇在外錢軍在

內居民苦其騷擾客子憤其貽藉惠有不可測者此猶以兵到邊東言也若夫募兵就道併命辭所過之處民間豫愁搶掠罷耕開門此輩市賣無從餉成搶掠小民泣訴令長只得隱忍容之一處兵卒如是別處又然今日兵過如是明日又然臣愿所在農商不得安然作業輸納租稅然猶州縣民兵結隊不滿千百為害有涯至於土兵四萬取足六司計程凡數月之遙安家無一錢之例此則數千為隊到處山幾向無紀律民間言語不通難資與之交易即不他有搶掠但求遂其饑食渴飲之常而後不可勝言然之州縣民兵何嘗什伯焉者使此兵雖有搶掠盡數到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一

上

連猶或得其一臂之用當忍小痛以來之若永順前調三千到關止有八百逃回斯首足者又止一十四人其續補二十則抵進兵之數而此進兵二十餘人追既不能到連連復不能歸穴將安之乎惟有化為蓋賊出沒於彝漢兩界之間而兩處俱不得聞耳今之四萬保無前日之事為地方憂者乎猶曰害止逃兵而已土司忠順固多禁驚亦復不少當觀因多貧等亦自不少今連調沙場非其本願設有抗令起趨請糧發者朝廷運糧以給之手抑舉兵而加誅也兩者不可不算猶曰罪在承調者耳川湖貴三省除土司外別有無主苗民如所稱紅苗花苗仲家者

頻出圍城近歲雖除官兵數少大半調用土兵今各處土兵俱調赴連此苗仲得意之秋橫出攻圍之日必報怨貴州以被寨雲南而南從此多事設有臨城逼印如阿克者朝廷忍而不問乎是又生一連東也猶曰連在千里外也土司仇殺自古及今日以為常數之猶虞其動動之安望其數數開穴中毋論已今之調發俱往連東合之川兵幾五六萬雖為大將諸苗素所懾服者而統之可使兵知將意將識士情有事奮勇無事調和豫附者乎將難其人狼心鳥合有萬不可知者且如播之役安彭二氏至殺寬莫解也今以安之一萬彭之前後一萬八千同調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一

下

可乎水蘭之役黔蜀二省相爭訟未平也今以水之一萬蘭之五千同調可乎以要解之寬與不平之訟使之居同地出同塗勝同功敵同罪臣雖至愚知其不可夫使土司無故而窺左足於我內地必且藉而拒之按而討之今以連降之故盡引而入中國之中熟我山川道里窺我版籍人民遇我五雲雙關之下此何等大事豈可當試為之哉古人之用此輩者皆在中國之外牛羊之力水草之性一以皆同而又有利可爭有交可攜有誓可結我則行旅我則執轡激怒使之追奔流血小兒大傷乃卡蘇刺虎之喻耳今土司之與連降何利可爭何交可攜何誓可結而能

激其怒心執其困關我所以用之者不通朝廷之名分足以維持中國之威力足以跟連耳嗟呼名分何物土司何人可與恃以維持若我之威力業已無邊降何而用彼兵彼亦何所復憚而招之必來驅之必死為我戮力同心必如子弟手足之捍衛乎今復林大盛之積願有覆名引萬里非願之兵一一經過堂與毋論就今言朱批之變哭起雷防即今班鳩胡跪殿角借首坐索一食獨資金錢不知雷用何項錢糧臨時作何懸遣此須有備而無患不可有患而無備也臣自聞調兵剿思募算從大至細從細至大利害亦各分明心肝亦幾嘔出然不敢斷斷曰一切不當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一

五

調兵也但思兵部調兵除州縣二萬安撫通津昌平等處可衛陝東外其餘必皆遠募應用者耳遠募應用之兵必先期之遠東用兵之人攻守剿平應出何募裁月日時須得幾年兵數若干見有若干應增若干某處應調若干某處應募若干用餉若干本色若干折色若干衣甲器械若干馬騾駝牛若干一年之費若干三年五年之費若干以至軍中一切事宜經撫二臣與其文武將吏悉心咨度定局如何變局如何急著如何緩著如何奇著穩著切著如何未獲之著如何以至咨議劉中所不能了所不可准所不得通者戶兵兩部遠達司官路驛往來虛心面議求妥

求確求為可繼之道期於血脈貫通指臂靈應外行一事內者洞見肺腑內行一事外者快著痛癢而後速降後備可算遠未經撫可為戶兵緩急可應在兵部則知募兵果屬有用果不可緩而已調募者急催之募兵未必有用而屬可已而方調募者亟止之在戶部則知本色一年應用多少數年應備多少而不足者設法運之折色一年應用多少數年應備多少而不足者設法請之如此決不須兵二三十萬之多決不須餉五百餘萬之外所有海內徵調騷擾加派催科亦決不至如此之忙亂而為社稷消隱憂為封疆弭災患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在此一著在此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一

六

一時著為不可差也時為不可失也臣之愚慮以為遠募一年之內患在兵少一年之外患在兵多今日兵部當調有用之兵不當調無用之兵當調禦暴之兵不當調為暴之兵當於近兵增調以求速當於遠兵裁調以求精當以各處召募新補增調之缺不當以各處安插永堅不動之根此臣日夜私憂終難隱忍者敢昧死為皇上忠言伏望少垂省覽未擇狂愚以圖滅賊之大計以嚴用兵之大防至於是非可否事理雖無兩得議論不妨並存如臣罪臣一切聽之矣

萬曆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題閣中

靖立兵結清查連餉確數稿

時為戶部江蘇司員外郎部堂具稿以下同

竊惟連東一年之間費餉三百餘萬無復遺存秋毫而加
擬提括過於海內臣部疾首痛心極矣除前指旨行查外
臣朝夕考求其冒破之故亦有灼然大數而容乃疏聲明
以資經界閱視諸臣履歷然亦不通道并之僅存隨觀之
使領未必使盡之金提運故吾也惟是前事不忘後事
之師則於經界交代之始臣不能無厚望焉所望於經臣
者何也前日連東之兵臨敵則不勝其少喫餉則不勝其
多前日連東之餉一案則急如星火而使人不敢違一發
則周如泥沙而使人不敢問此無他兵分於各道而所取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一

二

者餉司之銀各道不問其有無餉總於餉司而所養者各
道之兵餉司不知其虛實譬如兵共一帳餉分兩項新餉
給新兵何以知非舊兵之易名而冒也舊餉給舊兵何以
知非新兵之即名而乘也又如新兵原食一兩二錢今遞
加至一兩八錢則以舊而潤新者有之舊兵原食四錢今
遞加至一兩二錢則以舊而潤舊者有之又如新兵道加
往開原者一兩八錢截嶺者一兩六錢而此兵以何日到
開原何日到截嶺未嘗問也舊兵遞加其上者一兩二
錢中等者八錢而此兵之原食雙糧原食單糧未嘗問也
以故年終之奏報李劉之備環對卷茫然了不可問而不

問已耳即大地盡作金錢雖填此無底漏海必致問之不
惟掣肘之嫌于人口實抑且脫中之獨立取身殃此其通
將安出哉臣以為有問之之人有問之之法有問之之時
人者何餉司各道皆有錢糧之責初無至囊之權其惟經
界乎蓋餉司所據於各道者紙上花名耳而各道蓋印據
花名乎蓋地駐防者以紙上防相機策應者以紙上應乎
彼多索餉則不得少戢兵彼多戢兵則不敢頻失事此可
以功罪按者也彼須調募則不敢譁逃亡彼見逃亡則不
能昧存者此可以情形揣者也以此問各道能不吐實乎
即不吐實於他人能不吐實於經界乎而前此所應經界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一

十八

先不負責耳覆車伊遞接局方新有實心做事之人則自
有開口告人之事臣謂今日問餉之人不得不屬然思一
也法者何連兵雖東惟有新舊兩端連地雖寬惟有河東
河西兩界河東分連防海蓋開原三通河西分廣寧寧前
兩道而道盡矣某道之屬分城堡若干而地盡矣某城某
堡之內分舊兵新兵若干而兵盡矣某兵之內分食幾錢
餉銀若干若干幾兩餉銀若干若干而餉盡矣如是種種之數
斷自經界交代一日為止責令各道盡將所屬城堡堡見在
之兵見食之餉編造總數數冊報經各其冊務要直截
簡明先開一通所屬幾城幾堡幾兵幾餉合為一通之總

則總數也外分城堡某城幾兵幾餉為一城之總某堡幾兵幾餉為一堡之總即據數也其城堡內不許又開某縣下某門下某將官下某南京某浙江某四川等營以致紛紛名色猶如說老捕風捉影難稽考所當者此冊造記備中經畧實掛號印發餉司餉司照填底冊一本存案仍將通冊轉申到部即將冊內各道分營城堡兵餉總說另具一揭發抄具交代後兵馬或有更置錢糧或有增損定為各道每月二次冊移餉司餉司每月二次冊揭報部發抄之制一如前式使朔野內外曉然皆知邇來幾道幾城幾堡幾兵幾餉一一燭照數計如在目前而後吁吸可以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一

九

細聞緩急可以相赴從前關隔不遇之病至此都除若道冊不經經畧仍是前此花名轉抄不過長安又與舊案猶環無異臣謂今日閱餉之法不得不闢經畧二也時者何見在通兵前法已備新舊月糧可算無遺兵援軍在邇又有行糧比其到邇必須著位因而問之於山海關曰某月某日某處援兵若干通河關之於遼陽餉司曰某月某日某處援兵若干到遼分撥某道屬下某城某堡營內應食某項餉銀問之於各道曰某月某日某處援兵分撥若干已到某城某堡營內開食某項餉銀除餉司各道收連入冊一

月二次案報外其山海三岔二處守將隨到零星具揭詳報抄傳不遇出片紙附使郵而行糧可算者伍有期亦不至如前此沈沈夫出關遼河到邇著位國皆有時不及經臣受事之初創立此法日復一日恐又因循臣謂今日閱餉之時不得不兼經畧三也行此三者朝廷不煩動色當事不嫌掣肘將卒不勞脫巾而餉自可歸兵自可清但責經畧而已辦臣所望於經畧者不泰厚乎然臣非漫言之也經臣昔按遼時正有召兵添餉之事讀其奏繳新餉疏內有云營不成營與無將同將不成將與無兵同其何救於寡弱而新餉又不專為新兵支用是使新兵有增之名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一

十

無增之實新餉有為新兵而增之名無為新兵而食之實恐虛糜此餉者不在老弱之充數遼兵之影射而在營幕之不成分散之不合也嗟乎此十年前因病下藥之言不意今日青苗之病殆復速之又讀其屯田修通一疏有之內地千零萬畝北盡南空餉室皇只欠一反漢以出塞千里轉餉而天下困唐以藩鎮耗竭國用而人心離宋以西北用兵括盡民財而社稷屋古今敗亡之禍未有不始於遼鄙而終於援募者嗟乎此十年前剝肉醫瘡之喻豈料他日救蕩之憂究竟不能外是嘆夫經臣於十年前籌遼是固盡見及此今日之事兵須實兵餉須實餉一切剝

盡廢在直臣詞之事而臣所長嘆者今日之內地又非
十年以前之內地也今日之新餉新兵又非十年以前之新
餉新兵雖臣前日言之則盡今日國之則著矣宋儒有言
必用體國之人而後可以獲治共之效臣望經臣今日治
兵之中不忘前日體國之慮此社稷生靈之福豈臣一人
之私幸哉臣言至此惟有欽泣除臣一面剴行餉司外事
關經署者伏乞天語叮嚀同心共濟依臣此法設議行之
遑事尚遠可為臣部尚書可應不無臣力竭矣臣罪亦甘
之矣其如國家何其如遑事何

萬曆四十七年九月初二日具稿上訖得旨先行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一

處置南京鑄錢稿

然得科臣官應宸留都鑄錢條議度奉欽依相應摘出的
議施行等因查呈到部看得國家錢幣利源所在弊孔叢
生始處不精後致難必臣等周諮博訪參伍折衷通於科
臣之疏其言可行者徑行其言未詳與未妥者酌議詳妥
之意而後其梗概有六議為一曰遣官之議科臣疏照永
樂九年事例謂宜遣差部臣另給關防是矣查得陪京重
地鼓鑄多門差一節司冗繁無濟事當謀始地方或相混
格錢糧或不接濟奸偽或多竄穴區畫或不精詳有一於
此使敗公事考祖宗朝有事往往特遣科員亦有兼遣部

科者今議南京鑄錢關局伊始非特遣才望科臣一員前
往創置不可蓋其於地方可以消沮格而得同舟之助於
錢糧可以催接濟而無仰屋之嘆於奸偽可以清竄穴而
不虞於借竄於區畫可以盡精詳而不惑於膠柱此部臣
之所難科臣之所易也至於南京關局買銅原在蕪湖蕪
湖之銅又富買之荊州等處則須本部司官一員與科臣
相輔而行事體方見有濟今應請給初書二道鑄造管理
錢法門防一顆一應買銅召工鑄錢委官搭船裝運等項
並就近地方府州縣官俱屬提調以行使事如有便宜仍
聽科臣到後奏請施行俟一年內外規則已定綜理有方
錢通無滯然後責令部臣為量其事遣去科臣酌令復命
其駐劄公署在京則上江兩縣在外則蕪湖縣議建何所
或有見設空關衙門務與鑄錢處所相近其衙門年壯等
役就於該縣撥給仍應悉書其以上又務承差以備奏請
差遣所有官吏俸廉各役工食咨南戶部及該地方層處
至於部臣間往荊州所過湖廣江西處付康糧衙役一照
先年監兌事例施行此遣官之大畧也一日關局之議科
臣疏願京師錢式俾赴留都特立寶源局且與南之寶源
局各不相家是矣查得南京見開四局並行不悖相沿有
年今議遣官關局應度寬濶地面可容鑄座數百工匠數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一

三

千之處建立房舍以蔽風雨高峻牆垣以防奸弊內設南
官外設巡軍以資稽察而又必與督理衙門相近以便朝
夕訓度考之會典嘉靖四十五年題准南京府軍衛倉府
軍右衛東倉府軍提衛倉金吾提衛東西南三倉神策衛
驍二衛等倉若有空閒廩分於內選一二大倉鼓鑄可省
開局之煩又考會典景泰三年令南京各倉築立高厚牆
垣牆外仍立冷鋪倉撥軍夫巡守成化十二年奏准府軍
左衛東倉牆外官地重起公館令監收等官往來安歇若
今就倉鼓鑄則備巡軍守汛有故事可因牆外官地或有
公館可以修理廓充為督理官駐之所最便計也倘諸倉

楊文瑞先生集卷之一

已非空閒或年久傾頽然後別議設局可耳說者多言集
湖銅商輻輳多不願往南京雜料集來之價又賤後倍今
應即地買銅即銅鑄錢官商觀面易買銀出銅入料辦錢
咸更不轉落局正商賈之手尤省別弊則在一時建署開
局未免勞煩而積久成錢利息自倍是在遠去料臣熟計
長使此開局之大畧也一日銅料之議料臣疏稱京師銅
少而四大黃銅更少少南京銅買自無湖等處價值甚賤是
兵盡得南京鑄錢所用者紅銅也每斤約價八分京師則
用四大黃銅每斤價過一錢運來商銅甚低每鑄銅百斤
便有一十三斤三兩正耗是價銀十兩內已折一兩三錢

三分也若止用紅銅錢質既高後合易見且折耗較少約
每錢萬文用銅九十斤省正價一兩八錢又省正耗十斤
上下為利頗多但恐鑄成實色與京師見錢微有參差致
礙行使則又有可商者真正紅銅於每九十斤用錫五斤
十一兩之數酌量少增或入爐甘石少許點化銅色與京
師見錢合式不尤愈於純用後船攪和依假之黃銅乎至
於水錫炸愧木炭松香砂礮此皆北貴而南賤者今應首
議工本科臣前疏請者為今於南直即邑泊福浙江湖四
省應解京運銀兩各以半解太倉半解南京戶部轉發差
官鑄造者誠可次第施行今四省應解京運再為清查如

楊文瑞先生集卷之一

南京附近五鈔關折色一年約近十萬兩一十三府三州
單折一年約過十萬兩堪借一年用作工本合此二十萬
兩之數可且開爐一百鑄一年又恐初到地方部借僅
鑄等時須時遠難應手合無先借漕折銀五萬兩給部料
二臣願由一面呂商買銅一面撥借前銀補解如是則銅
料大畧已具若鑄解一二季錢銀果通行不妨廣開爐生
二百三百所議四省應解太倉銀兩分半南解後當漸次
行之其省直京運買銅折銀各處鈔關收銅折稅折料及
連年官刑州買銅等議查臣部鈔關獨九江獨據上游為
銅船必經之地但折船料所得無多過此以往皆在蕪湖

之下銅價轉增折收似無大利至於荊州買銅俟料臣到
南京後度蕪湖有無缺乏差去部臣問一擬往不必專官
久駐此銅料之大畧也一日工作之議料臣派辦即鑄而
錢須通北式又云工價未償亦北費而南錢是矣查得南
錢款式既異工作亦且不同如用南工未必盡合北式當
令工部選差實源局官一員帶錢匠正匠作二十名赴該
省聽用轉相傳教其匠作則臣部移咨工部揀選同局官
前去可也又查南京工部實源局見開一百二十五爐戶
部府軍倉見開二百五十爐後為一部支放俸糧等項錢
耳今鑄解京師用錢路廣理宜開三百爐但事當創始工

文淵先生集卷之一

金

本未多且以開一百爐為制而細算之京師每一爐合用
匠役有紅爐磨洗錢樣等項名色而人數無定爐頭有力
者人多無力者人少其工食則以錢錢為准每萬文給銀
三兩二錢五分零計諸役各備則一爐一日可鑄萬文是
一爐一日使給銀三兩二錢五分零也南京每一爐合用
匠役有細沙煅風省眼錢磨等項名色而數止七人其工
食則以人數為準一爐一日止給銀三錢八分二釐也除
伏臘二月不鑄依京師工價開一百爐鑄十箇月該給工
食銀九萬七千五百六十兩依南京工價開一百爐鑄十
箇月該工食銀一萬一千五百兩此其貴賤懸絕何嘗倍

從今量帶北匠廣召南三萬萬無用北價之理而法有當
通融者往時南都鑄錢匠役有各帶私銅附鑄之弊有將
俸船和錫塊換官銅之弊有穿窬穴地盜出官錢之弊有
乘領工食失帶錢之弊而今查鼓鑄盡是北錢一出局
門所鑄非其所用諸弊可免此輩工食之外別無餘利應
酌減倘使以鼓鑄其樂從每爐一日給銀四錢三分二釐
合一百爐十箇月共銀一萬三千兩五拾與工食應一色
支銀勿折一錢以滋濫雜北錢既不許出局南錢亦不許
入局嚴如搜簡並以銅斤定准處斤切合餘炭以資別鑄
其工食銀兩查南京每年應解北都銅料工食等銀二萬

文淵先生集卷之一

金

二千四百餘兩此項原備工部鑄錢李解太倉之用今南
京鑄錢亦解太倉宜令工部暫行停止却將此項銀兩留
發差官准作工食支放除一萬三千兩外尚餘九千四百
餘兩可備銅料之用至於錢法大通每年開爐三百則除
此項銀兩外尚須議處一萬七千餘兩或照先年事例於
船料蘆課兩項之內設處如數仍聽二臣到彼議妥施行
此工作之大畧也一日轉輸之議料臣疏稱留都七十二
貢船每年數次漕艘每年一次各將錢順帶赴京此則車
價脚力全無所費是矣查得貢船一項近據南京兵部疏
載每年二百四十隻所貢之物原不照船費差並水夫

悉行曉諭商貨若將鑄錢寄運處屬通便但恐是日夫吾
應咨會南京兵部會成軍甲水夫人等取具領批至沿途
不致差失甘結列部交卸仍取庫收據報該部以防別弊
可也漕船一項大約可得五千隻每船量寄鑄錢比之貢
銀尤便臣部即當仰批總辦南京者於南京就使搭錢
歸夔州者差船載錢到夔州附搭仍咨會總辦漕運撫
按衙門查取該總領批甘結與文部庫收一如前例可也
計今鼓鑄伊始止開爐百座一日成錢數止百萬文一年
十月止三萬萬文以每十文重八斤算之共重二百四十
萬斤分作二萬包每包錢一萬五千文重一百二十斤貢

藝文屬先生集卷之一

主

增二船五千二百餘隻每船寄運五包總批貨六百斤食
米六石而已有餘裕矣若錢法既通工本日益新開三百
爐一年鑄十箇月成錢九萬萬箇分六萬包每船寄運
十二包亦止批貨一千四百餘斤米十四石衆學易舉故
此非難而臣等願有慮焉分寄零星無人押解難取領結
倘知新錢有利則同舟其心能保作奸犯科之必無乎且
漕船到必秋冬而貢船雖有春夏附搭數少所鑄之錢必
至秋冬一到則支放或不相乎時行時止自關阻滯之門
亦非計之得也查得雲南鑄錢會計錄載本部度准雲南
解至四川永寧四川解至湖廣湖廣解至南京戶部南京

戶部轉解本部專備凡通年制及商價京營料車折色文
武官俸寄項支用今南京鑄錢作何扛運處有故事可據
却而兵部黃馬快平船六百七十五隻並無可議差委者
近該部派於長差船內載減可有八十餘隻與其以不急
之需滋差蓋之擾局若移助錢運入伍太倉之為得也今
議開一百爐鑄十箇月成錢三萬萬箇共重二百四十萬
斤約用五百石船五十隻便可裝盡而馬快等船所載不
止五百石則用船更少差遣不難南京本色積貯數多差
船五十隻支撥行月二糧所費無幾若長途使用難以盡
支本色則將別項折色按此元支亦無不可而沿途押運

藝文屬先生集卷之一

主

不可無官倉由直各府每歲俱有通表府佐一員大都帶
解錢糧先期而至若移會與按查取數員即於春夏月鑄
至船押解到京但俟入賀事畢然後解解期復任亦於事理
無礙應聽科部二臣到彼計錢將長使移會施行此轉
輸之大畧也一日出餉之議科臣張孫文武官吏之俸新
珠寶雖折之商價即用供用寄庫之職者即為錢新各衙
之庫新三倉七場各處之米豆皆可一色給領水衡大工
之料銀先議行戶之貢解皆可將銀充數以至前案永昌
等鎮皆可存銀運錢是矣查今上初年國營軍士四月十
月准支折色領出銀兩多換錢以便貿易而實錢舖戶銀

則多稱錢則少給軍士領銀五錢止得四錢有餘之用錢
後該故折色之時偏商軍士和願支錢行太倉照例折算
又如太倉給放商價已照銀錢二八兼支惟河南山東等
糧而道因該省解銀故以銀給商議將太倉收貯制錢發
而道各一萬而過給商價亦以錢銀兼放仍各還太倉銀
一萬而如錢支將盡呈部預行給發歲以為常大通橋運
糧車戶脚價比照隆慶三年事例借給太倉庫錢即於各
役本年應得脚銀照數扣解還庫歸此推之除俸薪商價
料車等項見例銀錢兼支外京通前密等處舊例支錢事
非久遠今由轉方始釐座不多或銀有限難以驟議偏行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一

七

但查本部一向支錢如俸薪商價料車自三七而四六而
中車以新密抄其京糧兩月折色已照錢度舊規每糧一
石照依故糧勘合規則唱名支給則一事之錢比之糧不
用斗斛比之銀不用權衡於故者便甚新辦金背英得而
攬雜照數實事英得而短少於支者便甚只此一項便可
存銀二十萬兩而錢是通橋之脚銀前密之商價以及永
昌易事體相同應係錢多之日次第派布其工部光祿等
衙門對支聽其會議長使而錢已結矣解矣必有庫以貯
之官以主之應議建立太倉錢庫請給關防一切書算人
役文移事體比照銀庫施行仍委積明勳慎主事一員題

差或一年或半年專管錢庫或即用陪庫主事為之而去
其舊名與更其創差之例亦可矣但太倉既已支錢而米
事例納銀俸俸售偽之使復思將錢據塞難以口舌與爭
惟若令兌走凡納錢者即查應領錢者如數撥給聽其收
受明白取具領狀即准庫收並不許將一錢入庫則米害
不准納錢而偽錢亦不得行僥倖之路自塞至於鑄解日
廣支放日多錢必稍耗要在設法低昂以時散散如科臣
石應岳昔年所議據其利權使不旁落重則布之使輕輕
則收之使重最為通變宜民確論此出納之大畧也以上
六議臣等平日未經明習臨期得之訪求事在彼中終多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一

七

揣合內如銅價料價工匠之價恐有參差未必如今所算
恃有科臣與司廣同往臣等所言可行者徑行未詳與未
妥者酌議詳妥可也應道某科某臣臣部未敢定擬但當
時事然局太倉束手之際不敢首鼠遲延臣即移文吏科
會議一員疏名上請至一年內外規制已定瞭解理有方錢
通無滯然後復命俾部臣專量其事而所與共者即臣等
臣選擇得人之後另疏具題一面先具請發大畧持疏懇
請伏祈立賜俞允下臣衙門餘令臣等作速施行

萬曆四十七年九月十二日具稿上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一終

曾孫 謹校梓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二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震破

孤先山松同輯

孫震介同校

山梅

震序

疏

請帑稿時為戶部江西司員外代部宣其稿以下同

日聞東邊消息北關已陷瀋陽一空遼陽軍民箇箇安走無一關心國忘臣等腐心頓足嗚呼危矣成大事以人心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二

二

為奉人心一難大事去兵經畧一人雖責各將將不能責軍雖責各道達不能責民欲戰而戰無人欲守而守無人且又無甲無馬無弓矢器械被將唾手取遼陽無些子糧富之具無數箇糧富之軍此豈經畧道將諸臣能以兩手兩足數守遼陽乎而非獨遼陽人心然也使遼陽失則廣寧人心亦然廣寧失則山海永平薊鎮人心亦然京師失則所在各省直人心亦然皇上深居大內不知近年遼腹地方人人惶惶處處偷安假如敵國強戰放火殺人雖有千萬軍民人等不敢拚命上前與他敵敵何況敵騎數萬壓山崩壓城破聞風喪膽不等刻來箇箇要走誰敢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二

二

上前抵敵北海內太平日久積安積弛積畏之勢不走遼陽一鎮人心單怕遼陽到極處也今日到此極處則無一法可以鼓舞惟有多將金錢買其死命兵法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實士不往又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今日軍民窮到極處若使多得幾文見報到眼到手可以養活父母妻子則伊必然出力捨命報効朝廷萬死不解若無見錢只以軍法斬之亦斷不肯出力捨命且恐激成他變此其道理洞然明白皇上自然肯信肯從者也但今日見錢戶部無有工部無有太僕寺無有各處省直地方無有自有遼寧以來戶部一談那措而即借盡矣一談加派而加派盡矣一談搜括而搜括盡矣與有法不設有路不尋則走戶部之罪至於法已設盡路已尋盡再無銀兩則是戶部無可奈何千難萬苦臣等只得相率懇請皇上將內帑多年蓄積銀兩即日發出儘為存貯太倉聽戶部差官星夜發發處來急救遼陽如遼陽已失急救廣寧廣寧有失急救山海等處除此見錢急著再無別項處法今日臣等不請是臣等負皇上皇上不聽臣等是皇上負祖宗皇上今日不能遼陽明日危亡京師後日禍亂臣等惟有相率焚香拜謝九廟之靈以皇上養養七人之軀盡死鎮下而已而有何策可戰旦夕之急也哉伏乞皇上千思萬想轉意回

心即日先發帑金千百萬番赴遼陽軍前聽候各諸臣鼓
舞軍士然後陸續盡發億萬聽臣等陸續發去先軍馬糧
料等項之用則今日轉禍為福在此一舉皇上即在大內
與聖子神孫日饒萬年之鎮臣等不敢再來激貼若請帑
不發發之不多臣等前言已畢惟誓一死謝下兵

萬曆四十七年九月十三日具稿上疏留中

南直催餉疏時為戶部郎中自陳

臣接部報戶部一本為患病不能供職等事奉聖旨是轉
嗣昌著陞郎中專理新餉吏部知道欽此臣小臣也伏蒙
聖恩陞將本部開生職名批九下部顯是英數揣合不敢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三

上

承當伏念新餉事大臣蒙本部誤題於義不容規避除一
面呈駁詣閣謝恩外竊思臣於萬曆四十七年九月內蒙
本部題奉欽依管解客雲鎮年餉銀三萬五千兩事竣回
籍於本年十一月內接得本部到付度奉欽依差臣南直
等處催餉臣時在協助臣父鶴巢臣祖父昇事隨於四十
八年二月起程前往南直地方臣惟聖諭差官一則曰奉
有明旨著各該撫按等官設法徵解如何不行盡心料理
以致部庫遺乏再則曰顯是各該撫按等官坐視不理漫
不關心而終之日其各省直拖欠民欠違餉等項銀兩使
差官立限守催解部應用欽此仰見聖心於臣部遺乏故

致鑒慎請斷四顧若將謂差官一出當有勝於撫按等官
者不知有直此方法今素行吏民素習其實不如撫按等
官各省府州縣幾種有布政司統會差官到彼稍使守催
然非撫按彈壓其間時之未必能應況在南直一十四府
四州幾種各自為政原無統會藩司不得撫按將有寸步
難行者臣入境初擬定催餉三事移會撫按衙門新餉款
目為一事舊入京邊為一事內庫奉折為一事詳其冗欠
名數第其緩急重輕而統撫按自行所屬地方一時撫按
諸臣幸同心力撥下催餉刻期完解蓋有不壞臣詞之事
者臣幸荷手報命不敢別生一事旁援一民兵然江南江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三

四

北地撫分二地按分二臣水陸往來撫按之間而各府之
地幾偏總北親見守令觀面行催此出蘇松境後仍還本
部隨差兩吏分投二撫院處守候完解回文臣以身軀此
方所恃止於輪告且無滋擾之嫌復於吳山驛陸續分發
各府州催催文書七十餘件最後單行查取新舊已完數
目順換年月日時另建簡明揭帖以備回部之日進呈御
覽前行未報驚聞本部坐題理餉不敢淹留所有前件已
完臣即親詣各處到部其餘未完仍聽撫按嚴督施行蓋
臣始事終事大約如此不道奉宣一紙王言稍醒聞聞耳
目使知朝廷之上有此不得已之催料地方之官有此不

故後之功令耳慈慈行路碌碌國人臣誠仰負簡書無所
逃罪賴自三月至八月為時已久江南則歷應天蕞池蘇
松常鎮等府江北則歷安慶淮揚等府為地已周數臣嘗
總攬觀後憂滿腹有非職所當言而不敢不言者臣在應
天聞淮北居民食草根樹皮至盡甚至數家村舍閭門婦
子併命於豆羹麥稗一束之間北幾江後窺戶之搶倉編
飢民之搶溝糧所在紛然猶曰去年荒歉數爾也至於江
南本未嘗有赤地之災稽天之浸不知何故洵洵嗷嗷一
入鎮江斗米百錢新至蘇松增長百三四十而猶未已商
船巧不到則木肆幾於罷市小民垂索往還偶語徘徊人
都妄意某家某家共圖一逞為快甚至明朝議事榜貼路
衢暗約惟禁封燒第宅幸賴當事齊之以法一時撲滅無
餘不然連左山殘近在腹心矣臣為催餉之官敢代地方
僑苦致緩輸將但念東南素稱財賦之區國家緩急所恃
只謂蓋藏頗厚催取如舊真可算作朝廷外府豈意公私
蓄積大耗蕭條習情無改於奇淫物力實趨於凋薄臣見
三衢九市非不滿目豪華接之飢食寒多如許多用不著
所以男子疾疇女子紡績不足了官稅而實私家益東南
一大病癰而海內新崇餘波轉相倣效其不化而為東南
者幾希矣臣謂今日不獨有事遑求師行糧食富恩結局

抑且顧瞻閭左民窮財盡當講開源物極必反閭閻有歎
本而實之思而不能以匹夫之微不張風氣道窮則變臣
部有提綱繫領之務而不能以一切之法餉合時宜是在
省直撫按諸臣隨地講求當身幹辦以足食者足兵裕民
者裕國或庶乎其有濟也不然連降一日未減折餉一日
難得遑東索之臣部臣部索之地方倉之百姓百姓
索之何處豈可不為料理但恃催科日今百姓尚知計販
尚可催科將來只恐百姓已自作賊誰為用我催科者今
日理財二字臣部不能獨任海內不宜諱言君相決當猛
轉而後民生可厚國祚可除祖宗福祚可永所關不細
事臣謹因催餉及其大端蓋非小臣所得言故亦職案內
事也伏乞聖明俯察愚忠少賜裁擇

泰昌元年八月二十三日題

再陳兵餉疏 同前

臣於其曆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具疏條陳遑東兵餉
先皇祖朝未家簡發會兵部以為趙餉該兵旁掣其肘隨
值臣先祖之變乞差解銀事竣回籍不獲竟其說而止今
臣受命專理餉餉已經謝恩到任累疏遑餉一二稿未盡
有惕然大懼深憂必不容不仰告皇上者臣本理餉非理
兵而言餉則必言兵譬言飲食則必言飲食之人非有越

也言飲食之人則必思為之飲食非有學也明於此而臣乃敢深言蓋向者撫臣周永春以征播三十萬人為例經臣擬廷餉以用兵十八萬人為諸臣私計之要破邊境國非多兵不可但在今日腹裏邊方實無如許好兵就令調募恐必不能如數若但取其充數則又不肯選戰之兵而選戰與不選戰雖殊用餉則一而已其用折色之餉否或不一用本色之餉又一而已故臣始憂邊地不耕而今則以亦地千里告憂海運多虞而今則以屢次遭風告以生請兵十八萬人至今成數難充見在十二三萬就中選戰良少兵之樂大畧難充將必充之而是乎抑不必充之而是乎鉤之樂大畧難繼將必繼之而是乎抑不必繼之而是乎以封疆之臣言之則必先之必繼之而是矣而其所以先所以繼不問也以廟堂之臣言之則不必先之不必繼之而是矣而其所以不必先之不必繼不問也本一家之事而操之以百家之言本同體之心而問之以異體之病以故 日相角中外日相攜此其病安在哉蓋如此軍國大事本非一士之畧一將之功擇一人而界之使可一丁百當者也其大本根所在在吾君吾相有毅然討賊之志有毅然破賊之謀有新然滅賊之斷而又集思廣益和之於朝推轂制閫專之於外然後有濟若本根之地

楊文淵先生集卷之三

上

初無定志成謀破敵但擇一人界之而曰軍機戰守不從中制已也不知古者何以謂之戰勝廟堂何以謂之運籌帷幄豈皆中制之謂乎且古有中制而非者漢討先零是趙充國計不欲戰宣帝以書勅讓非也有中制而是者魏聖諸葛亮司馬懿欲戰年晁秋節立軍門是也有本根之地志在討賊而謀斷胥得之者唐河北用兵憲宗之與裴度是也有本根之地志不在討賊而謀斷胥失之者宋而後以提高宗之與秦檜是也惟憲宗有志於討賊故裴度敢自請行而盜賊軍相反足資其決惟高宗無志於討賊故岳飛不免於死而書生叩馬妄已識其微嗟乎此非千古得失之鑒哉夫區區邊境皇祖遺之皇考皇考遺之聖躬數百年全盛之天下遺此一點陽殘數十世安堵之心然此一番擾亂則亦不可不深念矣以嚴然討賊為志皇上必有此志以毅然破賊為謀皇上必有此謀以斷然破賊為斷皇上必有此斷而需勿大臣所以贊廟議導主斷雪國恥靖邊氛者必有明見以決之定力以襄之故在今日則始事之宜乘也乘皇上之始事可以盡宰相之忠計乘宰相之始事可以盡兵部之忠計乘兵部之始事可以盡經募選撫之忠計乘經募選撫之始事可以盡戶部之忠計精神方始則未倦意見方始則未爭形跡方始則

楊文淵先生集卷之三

八

本據職責方始則未可而後可以致同心之望可以致同心之言可以收同心之得可以救同心之失而所願同心者何憂餉之不繼而已矣憂餉之不繼在皇上則自有決發之弘恩在軍臣則自有轉移之靈用而在部則無務以無實之名數省之在經筵則無條以無已之增加耗之而未也憤然致兵之一決以了局局未了而一決之潰不可復收然引兵之一支以救一勢勢未救而一支之流乃橫裂是皆若無與於餉而不知彼其時兵之禍乃愈奇餉之禍乃彌烈夫以兵之禍禍餉不可言也以兵餉之禍禍國家尤不可言也蓋臣之愚慮以為理餉非理兵而言餉則必言兵者如此且言兵則必言兵本根所在夫策於廟堂提衡於君相者如此而提以其始事同心先憂後患之意條為五屬伏惟聖明俯鑒微忠如堪未擇乞初雷事裁奪施行其一曰審全局以定軍計審之伊何亦曰彼已而已違事之起經今二年有餘不必臨局審之而彼已之間大畧可見蓋方其初作而我撫清二城先陷乃會局也不量而違而我杜剴三路繼陷以欺局濟魯局其不戒於守而我開鐵二城又陷以亂局隨魯局兵於是虛瀋陽以避之因違陽以當之彼果不後至瀋陽又自不敢窺遼陽而於是復瀋陽以守之營奉集以牽之彼時出將兵

以據我之郭也侵我之本春而終不通瀋陽一步者何哉彼之局因愈久而愈明我之局亦屢更而屢定其然以言乎克復遼東取瀋陽未也我之局復一試不難守一試不易彼之不難原不取之賊手守之不易懼反送之賊手彼之局我復之則必爭之不能爭之則亦必擾之彼兵合而我兵不能合彼向我專而我局彼不得專彼去我暇而我兵去彼不敢暇擾我亦彼我不復亦彼我故克復未易言也我無所不復則無所不守彼無所不爭則無所不擾彼無所不合無所不專無所不暇以擾我而我無所不擾故克復尤未易言也而況可言遼東乎不能克復而克復則轉為欺局不能克復而違反則轉為亂局以提局亂局續會局不可言也以欺局亂局終定局尤不可言也故今日之局可得而審矣審之於彼已之間則且為守局守之於瀋奉之間則且為持局相持必有賊相戰必能持則固提賊手違局其然而未可也守之愈耐持之愈堅小利勿趨小饒勿卸彼來無復彼去勿違其勢二年戰將自困困而國之事平功倍臣竊全局當不外此故今日之軍計可得而定也以若干戰以若干守以若干吏番游戰賊守之間臣料少則十二萬多則十四萬而足其原精十八萬人數必不能充充亦不堪戰不如遂斷之於十二萬十四萬之間而充

簡其見在者原有堪戰堪守若干為應存之數其不堪者若干為應汰之數次簡其續到者又有堪戰堪守若干為續存之數其不堪者若干為續汰之數而數實串而存者不及十二三萬則尚有調募未到者趨之可也存者原有十二三萬則雖有調募未到者罷之可也如是而堪戰堪守之兵可屈指數計戰者守者之餉可計口授養其應汰者不容濫籍於新兵之內即不容濫食於新餉之內而新餉減去一冗兵即可長養一精兵非獨減兵以就餉也亦將減餉以就兵而減兵減餉以就今日之民生國命其實討賊之全局固不外此此在經畧登壇之始所當首下明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二

七

詔詢壯敵前定而不感困守而不提以圖國賊之計終收滅賊之功者也伏乞聖裁其二曰分信地以明餉道臣惟連東用餉有新兵馬有舊兵馬其所當之數不同故所食之餉尤異原不可混而一也然非特新舊不可互混即新與新舊與舊亦不可自混非分信地無以明之以人言之經畧有經畧之信地延撫有延撫之信地司道有司道之信地大將有大將之信地偏裨有偏裨之信地士卒有士卒之信地以事言之駐防有駐防之信地策應有策應之信地功有功之信地罪有罪之信地糧有糧之信地料有料之信地召買有召買之信地轉運有轉運之信地人分

信地則餉不分則偷事分信地則明不分則暗是故十二三萬之兵當屬某地某道之信地著之次屬某將某將之信地著之次屬某營某營之信地著之兵之使著之馬兵馬之使著之糧料糧料之使著之本折本折之使著之運里而餉道明矣從某至某幾十百里而水船幾若干斛斗若干擔駕之人若干驢騾之事若干督之者為某官某官之信地著之以若干日月運若干轉數船隻無損滾斛斗無折耗者為龍又著之從某至某幾十百里而陸車牛若干斛斗若干趕運之人若干驢騾之事若干督之者為某官某官之信地著之以若干日月運若干轉運車牛無倒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二

七

壞斛斗無折耗者為龍又著之果龍者不次旋之果不能者非時照之而餉事舉矣此經臣之能事決當於登壇之始條奏分明嗣有吏移再行冊報必不可因人情之不樂覆事實之滋彰而知成者以登燭紙張惜小費而忘大計也伏乞聖裁其三曰立統軍以稽弊實臣惟餉司之數餉也有出納之責而無存廢之權容或有存廢之心而決不有確黃之口臣去年六月請即中軍營冊道報一一可考豈非有存廢之心者乎而無存無其權何也其在今日又當何所以稽之臣是以有統軍之議也置統簿二扇一曰內統一曰外統一樣預編一千字號每號仍置統軍一紙

上寫合同外號而上下俱以戶部正堂給印督餉御史油印合縫給之外號則給遼東餉司內號則存督餉衙門作案而餉司之放餉也每收領狀一紙該給銀若干兩照數實填一號之下仍照實填一號之單以給之其單則定款項一某年月日遼東新餉給委官某為第一行一實放銀兩為第二行其下照填實數與前年月並用餉司關防蓋之一該營將領為第三行一信地某處為第四行一實與實授為第五行一實馬實料為第六行一免除本折為第七行一營否出征為第八行一逃故損失為第九行一扣騰運官為第十行以上俱照實填各隨主將印記蓋之

楊文瀾先生集卷之二

五

一某年月報到對同為第十一行俟其到日對訖仍用督餉之印合縫給之而後移付戶部清查銷算如給銀不給單與領銀不報單者俱不准銷算每軍不得過銀十兩上下以嚴實填委官領單隨銀交付主將單本填完即與主將印記俱藏案所自非該營主將失事不得妄告遺亡以濫影射如或故違在外聽聽按御史拿問在內聽督餉御史參題仍定限每月終繳單餉司亦將填過外號每月終報本部以憑磨算此可以稽弊實矣或曰軍旅之事文武將吏之聞顧可豁則如此乎臣以為不然此軍專為放餉而設軍旅之事文武將吏之聞固宜別有以處之決不當

勾致於餉之中使餉無實兵尤不當窟穴於兵之中使兵無實餉也誠設此單折之可以覈一營之兵馬糧料合之可以覈一將之兵馬糧料又合之可以覈一道之兵馬糧料又合之可以覈全邊之兵馬糧料而人以信地分之甚處聞學某某曾否應提某某處應裁某某曾否失事某某失事曾報損兵若干某某處損兵曾和還官若干舉目瞭然千里無遺蓋又可以稽弊實矣而如是功罪之案責罰之章不得不為覈一分也我一騎一兵實不能當彼一騎一兵我一刀一箭實不能當彼一刀一箭與其苛求之而愈甚其欺隱不如寬議之而實按其失傷且我以守為局兵職

楊文瀾先生集卷之二

五

而守非戰而戰來則禦去不必追如是二年其勢自變兵猶餉裕士飽馬騰將成一鼓之擒更用一切之法固未晚也伏乞聖裁其四曰酌經費以裕軍機臣惟與師十萬日費千金自古記之古之一金今一斤也日費千金為數一萬六千兩積之至於一歲為數五百七十六萬兩可謂侈矣然非區區十萬人馬馬車之用也馳車千如軍車千未帶甲十萬十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盡在此中故金數倍而分用薄一費舉而百務咸未有益論給然職責當然如今日者文臣不愛錢我臣不愛死自是千古流誠大義然雖有清白之文臣止於不愛機

已耳不能出私錢以佐在公之費雖有忠勇之武臣止於不愛死已耳不能拚徒死以成妾內之貽軍旅之事有不齊之虞則必有不次之思有不測之問則必有不測之實此經撫大將事也今經募本無額設之錢糧而但有非常之揭資難以預設其錢糧巡撫雖有額設之錢糧而或是有定之主名難以別施其運用至於道府創置若而員而餉司約計每歲公費工食不過一萬餘兩此必有不給之用兵提將領兵何等事而各處藩發每員路費衣糧不過一二十兩此絕無養原之理矣為今之計行臣之說兵止於或十二萬或十四萬則兵部四方之調養可漸罷也然

潘文瀾先生集卷之二

後以經募巡撫各道大將之經費各議若干自府佐而下偏裨而下亦各議之務恤其私而勿浮其重大都總用若干而足經募巡撫議之足按督餉各之明明告之天子定之聞部取之餉司而勿勾竄於餉之內勿窟穴於兵之內豈非青天白日之舉動也哉夫臣計費若甚寬而計餉若甚刻者何刻於兵所應無之買餉非刻於兵所應用之正餉也兵所應無而買者兵不能買將吏買之雖刻庸何傷而刻去其所應無正款還其所應有所以愛兵也至經費之不設寬將吏以不得不買之故故處費之從寬示將吏以無敢再買之限人情之所必至原是天理之所當然情

理既已無虧然後可按國法從事故處費正所以愛餉愛兵也或者曰戶部磨餉且難無故而增然費之說出何所乎不知臣部向來無賠費之名而有其實臣思此後即經費之實而正其名無其名而有其實臣部無接費之方所失於餉內者不細矣即其實而正其名諸臣無浸淫之路所收於餉外者不細矣唐劉宴造船歲破朝廷四萬貫而致四十萬之累以給京師英克卿造船歲破朝廷四萬貫而餉運不繼以貽天下之禍宋蘇軾以為天下之大計成於大處而敗於小處者如此臣之計餉傷於寒陋者實多國經費一節不敢以寒陋而處之也蓋正餉此清則餘費

潘文瀾先生集卷之二

自裕必餘費既裕斯正餉可清且古所謂內外之費實客之用勝募之材車甲之奉固在日費千金之中較之今日為數不甚相遠也伏乞聖裁其五曰理議為以彈禍本臣惟連降之禍既發不得不不用兵以兵之故不得不餉今日之餉如加派之害民而不能不出於害民之一路如暫出於害民之不忍而且不能不久行於害民之一路除却此路錢無別路之可行假行別路未能即與此路同利而且先與此路同害此大可憂者昔蘇軾言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以三十年之通餘九年之蓄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裔遠賦不能使之困我洪永之初似之也墮

民運餉給九達矣內正供餘積不動是也有一時之計一歲之入境足為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供天下之用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達而不可替哉正嘉以來似之九達失屯壘之額京運創無名之增常賦太倉滌發幾盡是也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二

七

有不終月之計量出為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患則將何以加之嗚呼我萬曆以來似之矣京運益增浮於歲入之額礦稅橫擾不在邦計之中仰需爵之餘資顧詔祿之常典良足羞矣而至於今日所謂急則將何以加之者也世道推遷乃至於此其來非一代之積其勢豈一日能迴而乃獨責臣部之司計者何哉是惟中興之聖主使時之賢相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二

八

存若亡不問舊兵之可用惟議新兵之是惜也哉惟此軍不足用而後數之逮至達兵不足用而又徵之陟至履兵不足用而又數之葬凡可徵之地無漏兵所以出出如達者固亦念中國之費將國決援之期也然至達與達與履與葬無所不用而數賊之兵而少決戰之期而達者援駁官用虎數矣嗚呼痛哉夫虎數何物按弦數十萬連地所在為解無名山大川之限無長城列陣之嚴無材官鐵騎之雄無紅粟朽錢之富達時數年舉事幸而數在驢步之中不立人為我患何苦而吁嗟明其眼芳者引其鼻尾

操養其情也哉一動辱隨一驚辱變虎執而外實繁有徒所謂此皆甘人者也王孫虎言豈有虎厨不修而欲延大賓今茲欲延大賓請預修虎厨之具竊恐竭天下之力不足拒前門之虎而或者復又退後門之狼臣所謂脈然引兵之一支以救一勢勢未救而一支之流乃橫裂此大禍本二也宋元吳之役韓范經理數年僅得補臣而止而解丹藏幣迄無了期新到河北中原以至於盡堂堂天朝臣不敢為此料然遠降之局頗似元吳母令虎執之局妄意契丹則在諸臣謀為之者踵之而已謹之則先定局定局而後定兵定兵而後定餉定餉而後定費臣言可用則節節可用臣言不可用則節節不可用臣本畜生職當理餉言餉則不得不言兵言兵則不得不言其本不利害所在非敢有沾於上非敢有爭於下也

楊文淵先生集卷之二

元

本西元年十月三十日本有錄郵船議題度

度戰馬之料兼請第一稿

時為戶部新餉同卿中代即聖具稿以下同

為戰馬與糧料相需不可一日斷絕此人人所知也軍缺糧馬缺料則非人人能知而管軍管馬者知之遠且不支一月不富言於一月之前以一月內買亦不能及運亦不能到運馬不給本色者三月願可言於三月之後乎况三月之後亦非自言經臣詢輸運將富查其故而後言蓋

為無本色而有馬者反利其折色為此違人膏肓之病經臣不查或終不言不止三月而已嗟呼為倒折銀違人國有其利賦來無馬違人亦富其官身受利富者驕驕歲月藉口不言而欲速在千里之外一一懸計其虛實有無刻處其時辰日子不致倉卒斷絕而引臨厥缺之律不亦難乎臣等所以惓惓於經臣簡戎行清虛買欲得計兵解糧計馬料料正煩懸於此久矣事已至此速買速運更不容遲而買運之銀件不能解臣等造望省直新餉紛如滿日實解解到庫銀無一措手餉臣等則屢催大約自願以西小車解持以無償散去徐克之且俱至河干以無值款

楊文淵先生集卷之二

元

運而津船數少應速與今年運通應修非得六十萬金不可此外各邊分投召買撥兵支放行糧民兵需用布花海道別加船隻又非得四十萬金不可總計見缺百萬窮急艱危不得不請於皇上兵臣惟皇祖神宗皇帝憑几之言懔懔於東事要緊皇考先宗皇帝諒闇之始汲汲於沛發帑金然則東事者皇祖在天不忘之事也發帑者皇考御極未竟之志也皇上聰明天縱仁孝性成事皇祖為慈孫對先皇為孝子繼述兩朝之志事顯承二帝之烈謀必當以殄滅逆賊為心以渙發帑金為用豈臣等之言哉願臣等今日止為目前召買車運船隻行糧布花之費五者

頃發時立應分道急圖而後有濟且未敢計及於百萬之外想望聖慈速惟皇祖之言仰成皇考之志必為欣然沛
符者也

奉旨元年十二月初五日上諭

覆袁經畧奏守次第疏請會議通餉稿

照得邊陲發難我從兵轉餉頗費雖然海內同苦久兵皇上御宇維新數中興於社稷然臣伏錢伊始變精米於封疆親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此其時乎臣壽觀其所上方畧以重兵屯撫順道達降四出之衝戎我軍孤往之勢所損扼吭而奪之食居重以取夫輕者也而又南備清畿西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二

三

聯藩河藩奉之聞不惟達陽重興暇整無憂且自撫清以內屯營皆提喇營倫與克圖平寇之計何以易此臣等胸漸武庫典在儲需無款不供乃其常職惟是用兵則以原議十八萬為提舉事則以二月為期糧料取齊則以正月為限且曰兵馬不足也而征調不應乎則戰陣難錢糧缺乏也而轉輸不及時則餉餉難此二難者廟堂任之又曰錢糧缺乏則臣不敢以三軍為言試國事為徵倖也又曰通此而敵不可復制雖極力支吾不過仍一今年之局而國家之憂之役之費亦何時而止乎噫蹟至此而經臣之體國治兵心故唯兵念國家之憂使費無時而止則富合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二

三

國家之厚策以謀之併國家之全力以舉之必則經臣之籌畫之費用之期會而後可而所以應副經臣錢糧一事重大艱難過於兵馬後調數十百倍臣請先言達東放餉之例次言經臣需餉之費終言臣部辦餉之計明白昭揭於天下則悉於廟堂諸皇上首出聖裁是臣各聽勝算而無失達東之會無滋達東之患以長為國家憂使費社生靈安危利害在此一舉臣言似違臣心實慮請言達東放餉之例也兵有本有折焉有本無折此中外聞知者也若夫本色支給據前餉司冊報不用斛斗而用市斗每一市斗此斛斗外多五升訪問其實每一市斗此斛斗外多八升此中外不盡聞知矣折色支給按前餉司冊聞有支給內又坐米者有支給不坐米者有支給又支給內顧者有支給以及坐糧者皆新兵之屬有支給餉我新餉仍坐米者有同一支給餉我新餉而分為八等者有支給糧又支給車者皆舊兵之屬此中外不盡聞知其有提達馬支給銀者有新兵馬支給銀者有家丁馬支給銀者有新餉者有額軍馬支給銀者有新餉者有運糧銀者有馬牛支給銀馬駛支給銀者有驛站馬支給銀者有馬支車折銀者此中外不盡聞知矣此外如鐵匠作頭關西散匠軍運匠民匠軍匠大藥局匠匠民匠箭匠軍匠匠修城泥水匠

軍士駕車夫人牛等項支銀者此中外不盡聞知矣以至將領之屬有應兵副總兵參將游擊旗威備禦加銜守備加銜都司中軍千總總運官把總紅旗各應官驛官等項此中外不盡聞知矣諸如此類頭緒紛紜臣且不知該鎮一歲應用若干臣部一歲應備若干有一歲應出若干而況廟堂之上間閣之下得知新餉應用幾何而足半請言經臣需餉之費也按兵之數據今疏撫順六萬清河三萬寬義二萬遼陽二萬蒲河一萬瀋陽一萬奉集七千外備二萬調撥共一十七萬七千而正作夫役之屬不與焉按馬之數據今疏撫順四萬清河二萬寬義四千蒲河瀋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三

三

陽奉集及外備調撥未言若干大約步騎相半應用三萬八千合之前數約共十萬而駝騾牛驢之屬不與焉以折色言之總計兵十七萬七千每月應支折色二十八萬九千五百兩明年連開該支三百七十二萬四千五百兩此一色支銀之數也如每名月支本色三斗減銀四錢十七萬七千每月共該減銀七萬八千五百兩明年連開共該減銀九十二萬四百兩仍支二百八十萬四千一百兩此四錢支未之數也以本色言之每兵一名一月支米三斗七升七萬七千名明年連開不過支米六十九萬三百石然以市斗加五升算則該支米一百三萬五千四百五十石兵又

以市斗加八升算則該支米一百二十四萬二千五百四十石兵每馬一匹月支且六斗十萬匹明年連開不過支七十八萬石然以市斗加五升算則該支且一百一十七萬石兵又以市斗加八升算則該支且一百四十萬四百石兵此實支本色糧料之數也夫此折色之銀通支即該三百七十二萬四千五百兩減支即該二百八十萬四千一百兩豈不明白易見乎然以十七萬七千兵計之耳此外臣作夫役之屬工食口糧若干駝騾牛驢之屬料草乾銀若干臣等不能計也舊兵舊馬之屬已食舊餉又找新餉若干提遼新馬之屬或支本色或支折色若干臣等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三

三

不能計也將領之屬某成堡分布若干某營伍額設若干司道之屬某衙門公費若干某人役工食若干臣等不能計也此皆需折色之銀在前數之外不知應費幾十百萬方欲一一問之經臣而經臣後疏適至照見共十三萬六千有奇馬六萬匹并舊兵加添月糧牛驢夫工食每月餉銀大約以三十萬為率然則兵馬止此數舊兵添月糧牛驢夫領工食亦止見在之數明年連開該折色銀三百九十萬兩兵使滿十七萬七千之兵十萬之馬益以月糧工食之數明年連開該折色銀四五百萬兩又豈非明白易見者乎至於本色米豆減見放之餉而以斗抵斗萬不可

得兵加五升算共該二百二十萬五千四百五十石加八
升算共該二百六十四萬二千九百四十石此則糧本若
千脚費若干臣等不能計也應海運者若干應陸運者若
千海運則須船隻水手若干陸運則須車輶人夫若干臣
等不能計也雖海運者自蓋套以至遼陽蘇陸運者自山
海以至遼陽亮有次第皆可責成雖遼陽以至撫清遼里
遼近若何車驢牛隻若何雇擔人夫若何責成防獲若何
臣等不能計也關以內則須問之餉臣關以外則須問之
經臣然而所運雖本色也所費皆折色也二百六十餘萬
之本豆糧本脚費即須二百六十餘萬之金錢而船隻車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

奏

輿其在外者也此可約而推也以折色運以折色支者約
在四百萬之外五百萬之內以本色運以折色費者約在
三百萬之外四百萬之內此可推而見也請言臣部辦餉
之計矣新餉莫大於加派加派三次共得五百二十餘萬
以九十餘萬付兵部以二十餘萬付工部臣部有四百萬
之名而今年未完尚有二百八十餘萬此外可暫而不可
久者搜括也新例也可一而不可再者捐助也優免也可
為常而不能多者抽扣也能為多而又已罷者權稅也數
者已盡新餉矣自有違事以來臣部發過一千九十餘萬
皆是南北各衙門那借及該地方扣除之數夫首尾三年

人見新餉千頭萬緒而不知省直所解數亦止此無怪臣
部今日之窮遷延遲至此極也然以窮匱之故而坐失事
機則門庭之冠通以迂遲之故而少誤軍實則策數之患
生微經臣等固當請之仰藉廟議旁求廷議迫三空
四盡之勢為一勞永逸之圖而今經臣先之矣日月幾何
瞬眼舉事百無一備實可寒心皇上下經臣之疏命該部
酌議臣謹就寡昧所與一二書生措局終日安敢專決大計
為此齋沐懇請伏乞皇上念此軍國重務關係海內安危
勅下廷臣集議期限次第并計臣部額派錢糧應付運來
折色外尚有召買本色海運陸運諸餘重大艱難之費果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

奏

否有餘不足作何厝慮微末容臣請乞聖裁再為遵守臣
等無任款切待命之至

奉旨元年十二月十二日上訖奉旨會議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二終

曹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孤兒山松同輯

山樵

農師

孫 農基 同校

疏

對酌九邊餉實請帑第二稿 時為戶部新餉司明中

照得近因新餉缺乏天津等處召買等費束手無措臣等

具疏請帑帑金百萬俾候會吉已經多日正切懸望間昨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

親即報禮兵二部接出聖諭朕即位之初重念守邊官軍

勤勞宜加賞資禮部便會同兵部查遼東至甘肅緣邊一

帶官軍實數來看欽此臣等仰見皇仁不以深宮內庭之

近而忘紫塞黃沙之遠不以錦衣玉食之安而忘鐵衣金

析之勞不以瓊林大盃之充而忘林馬椎牛之誼高三皇

而過五帝功德茂以加矣靜言思之皇上之所頒者賞九

邊之所缺者餉資出於天恩乃無前之特典餉收之年創

實難緩之正供而今海內民窮新舊冰稜十分未完四五

太倉掃盡新舊請餉萬分不給二三此一時也遼東經略

撫按則以戰馬三月無料告窮遼總督則以新兵缺餉難

支告順天巡撫則以餉邊缺乏至極告宣大總督撫按則

以士馬饑餓堪憐告山西巡撫則以三晉民困已極告蓋

皆兩餉缺乏見在候給官軍而臣等所請帑金百萬專為

召買車脚船隻行糧布花五者之費不與馬延頭萬日正

無處法開恩實費總此官軍查今半年之內先帝登極以

前奉皇祖之遺意頒賞二百萬皇上登極以後補先帝之

隆施頒賞一百七十餘萬先次已頒者奉諭清查未報後

次方頒者達鎮差官未回則此無前特典三加半歲之中

在官軍誠大喜遇聖而後難報正供已斷數月之外在官

軍必羣起疾呼此人情事勢所必至者臣等不勝杞憂請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

命皇上或將今次賞資銀兩發與九邊准作新舊餉銀臣

部照數扣抵則一轉移之間同飽官軍之腹尤為實惠之

需堪憐部庫之窮暫補正供之缺此為萬分之幸也或者

天恩優厚必欲量數則以十分之二三作賞以十分之七

入作餉乞於詔旨裁酌分明免如前此遼東與臣部交承

德意至相爭執此亦萬萬分之幸也然又不止遼東一事

臣等前奉清查各邊實資銀兩聖諭有云餘賸的留抵戶

部年例欽此竊思既賞之後難以復聖多餘莫若未賞之

先便與酌充實餉蓋名為實資則人思市恩最多冒濫名

為餉銀則月有定額稍易清查而總之賞者此官軍餉者

亦此官軍均戴皇恩非有異人非有二狀也其臣等前請
百萬以為召買車脚船隻行糧布花五項之用與此原不
相蒙未敢補請別請伏乞天恩一體均給倘念事急時窮
先行獎發尤為高天厚地之賜異風解雨之施臣等無任
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奉昌元年十二月十三日上訖不允

請帑第三稿

照得本月十三日該臣等起為懇乞天恩斟酌餉實二字
以普官軍之實惠以濟部庫之急缺事奉聖旨這登極恩
賞累朝舊制豈得那為別用其額派餉銀著該部嚴行催

書文編先生集卷之七

解以佐急需欽此伏思朝廷實費豈惟運祖制兼且昭聖
恩原非臣等所敢擅請惟是本月初五日臣等具有戰馬
三月乏料部庫百費無處一疏請發帑金百其急濟日前
召買車脚船隻行糧布花五項之費疏在脚前未蒙簡發
通聞恩齊不得已而有斟酌之請蓋無可奈何之極恩也
今奉明旨寧敢再覲那移至於額派餉銀臣等何日不催
何催不展而省直最近如北直山東業已留充披處海陸
二運次近如山西陝西又已分與兵部召買馬其餘地
方稍遠者起解一月之內不能到京更遠者起解半年之
內不能到京查其一向偷玩政誤急需者臣等將行奏處

若欲一朝催解便佐急需歲已數日而除地難千里而縮
臣等空懸國門之眼迎聖外解何方何日之忽然而來以
此抹應迫切其有萬一幾倖之理乎嗟乎危矣時不待人
事不待時天津召買車遠船修船等費須銀六十萬各
鎮召買行糧料布花等費須銀四十萬前疏所請百萬
之數如此而今又加遼陽餉司請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之
餉九十萬又加廣寧餉司請補民運十二萬在前百萬之
外今十二月已過十八日矣未發分文之餉前赴遼陽天
津等處設防守凍官兵有糧無食無衣親赴臣部請討行
糧者無銀可給致裏天津等處必有急變過歲遼東大兵
必有大變臣等心知必然眼見立至而敢安坐發步不為
爾爾奔救一日危亂之至能倉卒定策心乎能頃刻集百
事乎能倣倖免罪乎臣等思至此真如在燒屋之下滿船
之上繞說將焚將溺其實已焚已溺矣為此不避煩聒時
疏懇請天恩立刻頒發臣等前次兩疏仍即沛發帑金以
濟急需以弭異變庶幾江山鞏固社稷靈長臣等不勝激
切待命之至

奉昌元年十二月十八日上訖留中

請帑第四稿

該臣等於衙門辦事忽見遼陽餉司差官周一德飛騎到

部手遞一紙呈文呈稱急救遼軍性命拆開看之內請立發餉銀九十萬兩救餉司之性命救數十萬軍衆性命兼救中外上下各官性命等因臣等不暇詳覽隨同差官先帝發帑分有六十萬兩作餉何不支領差官答云自八月以來支餉全是帑金今已罄盡餉司以著空庫叶安官進去自看有銀便取委官看訖空手痛哭而歸軍士都要親來討餉危矣危矣臣等又問頗去銀實撫按方纔奏謝如何各軍使爾告急差官又云實是實餉是餉各軍心裏分明譬如人家奴僕日食三餐久已斷決今遇主人生辰喜事賞他杯酒雖有得酒之數怎能當得飯食救他不安理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三

然還有知道理的曉得銀兩難辦一樣不知道理的口出不遜之語不敢盡舉等情臣等聞之魂飛膽顫各處思想更無計策救得眼前惟有皇上天恩沛發帑金救得遼陽數十萬軍性命救得餉司及中外上下各官性命臣謹率見在衙門辦事各官叩頭願皇上且發帑金百萬先救遼東急變然後治臣等不能籌餉之罪又治遼東不能清餉之罪臣等謹無所逃至於遼軍數十萬發帑則安不發帑則危速發則速定不速發則速亂懸絲性命只在今日皇上英明速見萬里臣等不敢盡言惟有頃願天無任迫切待命之至

奉旨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訖留中

請帑第五稿

照得本月二十四日該臣李某某等題為遼陽飛騎告變老臣率屬呼天主懇天恩借發帑金急救異常危亂事臣等以為聖明省覽職目驚心即刻沖發帑金不容再計而不虞候旨又過二日消息尚自茫然嗟呼此乾坤何等時宗社何等事也皇祖神宗皇帝皇帝光宗皇帝相繼上賓豈上英年御柱即使海晏河清方隅寧謐臣等猶懷意外之憂而況遼烽驟近近在神京肘腋之間海內騷然方深腹心根本之患可堪大兵一清逆賊乘之金茂生靈腥膻內地憂危轉瞬何止萬位於今而皇上受數百萬金錢不為蚤計豫救必待禍至而後圖之哉借曰發餉是戶部事何至動輒請帑不知自有遼事以來戶部發過餉銀數千百萬不為不多矣皆是取之額外厝之多方而後能滿此一旦外解脫絕無堅不來窮蹙至此不得已而仰請內帑勢固無可奈何從此以往講求籌畫自不容緩然豈有今日斷絕今日講求可以立濟者皇祖先年積此帑金分毫不動或者大聖人前知遼寇謀計皇上必有今日而以此相貽為討賊之具意未可知即不然古來財聚必散瓊林大盛之散福亂難堪皇祖如彼積之皇上如此散之是天地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三

祖宗之福子孫臣庶之休易前代必然之覆車為本朝獨享之洪庇皇上亦何愛而久不為此臣等所以合詞懇請為皇上宗社大計為遠東數十萬大兵計而非獨為戶部計也伏乞皇上念此安危間不容髮即刻便發帑發數百萬命戶部率同管理新餉銀庫等官作速分投發達以救異常危亂勿更俟明日臣等立候俞旨便歸各衙門封印少遲一刻便是明年大兵潰裂萬不能待臣等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奏為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諭有旨知道○山西○此後又有請帑第六稿其發帑得者發帑五十萬又得者九萬計道會題請帑銀合戶兵工三部需餉四百萬得者九萬計道會題請帑銀合戶兵工三部需餉四百萬

楊文瑞先生集卷之五

覆袁經畧疏不主調車大稿

頃接部報有邊氛正熾往援甚緩一疏內稱臣部錢糧應援太緩緣去冬十一二月外解忽然斷絕臣時迫切呼天請帑提濟聖心業蒙鑒原至於今春先解兵部青庫子萬次解帑金五十萬計七十萬矣見今又允給委官王裕昆等四十萬俱往遼陽木散緩也各處海陸召買舟車行糧料之費又萬五十餘萬未敢緩也惟是經臣咨取小車一萬八千餘輛人夫三萬七千餘名臣等往迓各款以

楊文瑞先生集卷之五

為慮之太緩則利害甚明關係重大臣等不得不言夫調發小車使遠人能達則於臣部取車價不可不應即遠人不能達而能用與內地買車與之亦不可不應乃今與之車價而遠人不任達即買見車與之而遠人不任用必致內地派發車夫車軸一齊俱到而援可車姑勿論三萬七千餘夫缺一不得此於何地派發也近則畿輔遠則河北山東遼寧以來姑勿論加派艱難通兵輸援水輪陸挽見在原來息肩只以前派牛騾一節言之官有買牛買騾買車之苦士民有輸牛輸騾輸車之苦不肖有司作奸衙役暗地加竊生端詐索無所不至此數處者皮毛已盡骨髓俱乾至今談虎色變尚可調車否乎且名為調用小車實則派長夫耳前歲募兵河南陝西等處每州每縣派四十名止駐通州昌平人不願起一番刑驅勢迫一番責富差貧父母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掉臂一呼幾至大亂此數處者驚魂未復殘喘未寧至今傷兵聞弦又可派夫否乎況三萬七千之夫比民兵又加一倍計其援亦倍之臣等敢開大難為腹心報本憂乎而此外則無車矣雖欲派委不可得矣亦無術矣雖欲應援不可得矣臣計牛騾一役費至百萬發錢被中管狀運者有官求留牧者有人一切立視其死而以水草不服四字了却如許金錢可惜中原

千難萬難之物力臣等千苦萬苦之血心謂為遼左長運之需而不意止供片刻制死片語支吾也不一痛懲何以斷後而今又取車夫臣一咨再咨謂彼中進車役中汰軍自可濟運而經臣皆言不可臣今計慮已窮惟有設處錢糧應付經臣聽其講求運法若必要人夫則臣部與生殺之權無調遣之將而此車夫原は無辜百姓非充遼過之軍發口外之民可以文移驅迫從事者經臣或遣一將或遣一官於臣部領取錢糧自為雇募雖費數十萬金臣等只得區區惟萬萬不敢下派夫之令致激內地大變非臣等推諉也陸運出關海運抵秦不惟餉臣心力盡中原氣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三

九

力亦盡矣到此止矣此外遼人自當任勞遼官自當設法臣等不能遠為區處亦不敢含糊答應以誤經臣之事如曰臣等恩援大疑臣於會議之日過質廷臣皆言斷斷不可且不待臣辭之畢豈廷臣皆欲變於應遼乎經臣可以亮矣臣等此心原為求濟經臣之事可則急行不可則急止據理直言是不敢有違就伏乞聖明俯鑒錢糧解發自不敢違車夫調發萬不能應仍命經臣專制關外設法講求毋得微派內地可也

天啟元年閏二月十八日上北奉命旨

酌免京東加派稿

照得遼左用兵省直加派新餉皆非得已至於北直山東一關一水之外即與遼鄰一切轉餉徵兵紛紛騷擾與遼受禍無異而亦與凡者不同其加派尤有大不得已焉者今遼藩漸破河東盡亡河西孤注關門震恐天下事大岌岌矣門庭之寇轉逼室異肢體之衛環歸腹心竭天下民力存河西以衛山海固山海以奠京師加派勢不能免而根本近地必先自固徵發久虛防禦驟收拾宜早順承兩府且與北直諸府不同登東兩府且與山東諸府不同勿論其餘省直矣近日舉朝大小臣工為三輔二東請命章數十上未盡下部臣等亦未能依擬盡從謹酌定分數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三

十

行撫按均傳減免務及寬政於民其餘省直不許比例妄請則望皇上嚴旨申飭斷不允行是為軍餉大命計不可以虛名貽實禍者所有酌定各府分數具款開列以聞

天啟元年四月二十六日上訖得旨行

覆楚撫議查盤各處司庫稿

看得加派一節臣等近覆督餉御史疏中備列臺省建議責成地方撫按等官調停均制於照糧照畝之間務求土俗人情各從長使為稍稍可久之計業經奉旨施行今楚撫熊尚文據漢川京山等縣士民呈告該省山多湖多田少議行司府清查各州縣實田若干照畝加徵九釐其山

地湖蕩果不可耕者若干畝量加釐毫仍會按臣設廢湊補此與臣部新題事理相合該省近年刻有賦役全書各府州縣田地山場湖泊頃畝成數無不備載就中加意清釐均停派額之後仍造冊報部以備照查可也其設廢湊補撫按既有同心亮能多方撙節為民進命即如重盤布政司庫一事淺言之不過於覈該吏侵欺深恩之則是裕國課謹官箴惜民脂助軍乏之第一義考之會典錢糧倉廩地方之事俱聽巡撫處置御史出巡巡視倉庫查并錢糧有無虧欠中間但有欺弊即使究問如律至撫按官動用錢糧互相覺察如用銀二百兩以上及派用軍需例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三

二

應查數萬月初年查盤奏報立法尤嚴以故海內積貯稍充臣部備知其數其後雲南朝鮮用兵取之四川廣東數十百萬如探諸囊不知此法何時始廢司庫有無不復聞之臣部中如藩祿賓與採木等項重大錢糧入無統紀出無照證既易伏姦任藩司者往往商賈俱尊陞運代署日月無幾致難綜覈而督撫項下軍餉一宗尤其隱身歲月閃爍難知之所督撫意不欲問巡按置不深求體面相拘法意斯盡斯固從上徹之非獨府官奉委重盤不能查核司辦也今該撫臣毅然請旨兜底查盤史惟制盡釐盡直可廉頑立懦應如所請勅同巡按御史簡委廉能任事推

官數員刻日盡將該庫多年積貯錢數簡查各官交代老冊徹底通盤逐廂進封賬同科究如有短少抵換色數就查經手該吏勒限賠償仍追項首併充進餉事完進冊數報撫按就將委官職名盤進錢糧實數發還吏書好弊違完項旨賦私一併奏聞清冊報部查考其見監庫吏陳策羊維禮等既稱家貲累萬先行解併贓完然後一律正罪可也至省直事例原為將違而開今當盡數解部各官往往借名公費視作私囊非發庫吏之姦豈肯言斯廂之積累累如許乎是不惟低假者應追賠抑且積存者應起解撫按錄此撫之夫亦愈知從來官吏俱有不可言者矣再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三

二

照戶科參看錄一省推之各省錄藩司推之運司積蓄大抵皆然信當通行釐費內除兩淮兩浙長蘆河東福建五運司臣等會題疏內已經奉旨查盤合應嚴催照限奏報外如兩直隸各府庫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庫山東鹽運司陝西廣成四川雲南鹽課提舉司庫合勒督撫按鹽衙門俱照湖廣巡撫題請事例會進推官查數查廉究廉森府其應追出贓私及查係積餘無礙者俱照會題進餉內外諸司積存一款酌定分數解部仍限進省六月以裏違省八月以裏其實奏聞清冊報部查考如進限不到及仍前虛應查盤故事應匿錢糧的數不以上聞者臣部會同部

科先將換按官參勅其餘分別處治施行夫一盤庫且巡
按地方重臣應得徑自從事乃必請旨下部設科抄出特
為告賊叮嚀良緣法令廢弛其來已久今欲振舉世界蓬
碑氣習洗滌官司因濁肺腸非奉朝廷新然功令不可是
聖天語嚴重勅令臣部一科責成依限糾參勿令地方觀
望又作虛文了事庶幾仰惕天威不敢稍有失墜矣

天啟元年五月初二日上訖得旨行

覆中外條陳送加派難免稿

看得加派一節臣等近題順永登萊業行全免保青二府
量減有差其餘省府欲請嚴旨中飭斷不允行業奉欽依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三

三

確守無異惟是中外諸臣前請蠲減之疏下部尚多若不
聲明恐藉地方口實一切催徵起解日月遲延必誤軍興
大事及查諸臣疏中有言催完歲額暫免加派者夫使歲
額果完不過沿邊八十萬粟舊餉無欠未能那舊作新也
有言平糶稅契等項量減加派者夫使加派果足臣部今
年會議何為且議節省清查權宜一十四事仍舉平糶稅
契者何為未能以此易彼也必如諸臣言大減王居盡充
餉費庶民等無數未簡髮之苦而民間無新數易于之悲
斯為上願然在今日調募紛紛百用俱絀屢蒙皇上發布
尚皆分都濟急不能獨作養兵之資則抵免加派且未敢

言也大抵臣部新餉聽命新兵其出之也無源而不能已
於出者兵少與少兵多與多臣部無沮兵之理其用之也
無底而不能節其用者兵實與實兵虛與虛臣部無裁兵
之權乃臣部前不敢沮兵後不敢裁兵而惟欲以無源之
餉實無底之需也雖矣身在局中者方日憂其不足身在
局外者或誤謂其有餘朝廷之上屢旨催之而不足即報
之內片言緩之而有餘嗚呼抑又難矣臣等諍司國計隨
值時艱不得已而如派行一行之而遽難止身如負薪者
竊不安諸臣念切民勞憂先邦本所欲為之請命者實皆
臣等所同然所不能盡如言者或亦諸臣所自諫至於裁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三

三四

輔近地差役艱繁有司自當虛已調停務合人情土俗當
此等時倘猶有徇衙憲恣會風者撫按不時勅點自是地
方之責無容多贅既經臣部條奏及戶科抄參前來相應
覆請恭候命下臣部移咨省直撫按務將養兵衛民萬不
得已至意開示小民速完加派毋得希圖蠲免及將別項
新餉搪塞抵補仍乞天語叮嚀綜覈吏治倘有藉名重斂
苛削民生者勿拘入境復命備察舊例不時奏勅重處如
此則軍需可繼民害亦可避矣

天啟元年五月十四日上訖得旨行

取宣府補兵請用新餉稿

該本司查得宣鎮額兵額餉隸山西司管管今請給金十數萬以濟出兵之急新餉二十萬以補徵調之缺則隸本司承行除出兵一節先告總督差官來領給金十萬見在給發仍應奏聞外如額兵補伍取用新餉則有未敢言者據稱該鎮額兵八萬四百餘名八次援遼見在應補止該七千餘名此兵皆有額餉未補之先以額餉養贍家口既補之日以額餉改給新軍而贍家則需新餉以給之此各邊成例見在通行未有補伍需新餉之理且一宣兵也移鎮昌平則在昌平買本色預備行糧用新餉矣督發山海關自起脚在遼直至山海行糧應兼用新餉矣若一出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

十一

關身食月餉家食養贍皆新餉矣只在贍費已自難支又安得有多餘新餉為生家補伍之資乎嗚呼額兵八萬有奇見在營伍不過三萬有奇乃其額餉京運民運歲計該銀一百一十八萬有奇而本色屯糧十三萬餘不與焉以兵若彼以餉若此兵員餉乎餉負兵乎即日京運欠四十萬然自萬曆三十九年算起今年分計每年約欠四萬不足十分之二此兵每年虛冒實止十分之二否乎撫疏具在昨夜難流塘撥走遼三萬一千八百有奇以八萬計之明明十分之四不可為兵則以額餉亦折一百三十餘萬計之明明十分之四有六十萬不可為餉矣隸一鎮

推之九邊額兵八十餘萬明明有三十萬不可為兵額餉一千餘萬明明有四百萬不可為餉矣嗚呼今天下大勢壞於舊兵不可為兵舊餉不可為餉地方一有事則召新兵一召兵則增新餉祖宗以來世守此土地世守此人民獨不世守此財用動輒加餉加餉難減將此土地皮毛剝之至盡人民骨髓敲之至盡而不知恤其故皆緣舊兵徒設舊餉徒糜一毫無用而已況乎舊兵補伍取用新餉此端一開就此數十萬徒設之兵又當外增數百萬徒糜之餉如此土地人民何能代部謀乎部能代邊謀乎萬萬不敢承當惟有作違題明以塞其元而已案呈到部該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

十二

臣看得宣大督撫先有遼陽存亡未卜一疏請勅臣部分發給金二十萬到鎮以濟調軍又勅臣部多備昌鎮糧以便移鎮奉旨下部臣劉昌鎮委官領新餉銀十萬預買糧料矣又咨該鎮差官赴領帑金十萬正見給開徵索聖諭事關緊要方准支用帑銀仍一面奏請定案臣不敢妄動然思宣大調兵最為緊要原請二十萬該給十萬斷不容遲相應仰請聖裁仍一面免發者也至於該鎮之兵先題六萬鎮昌平援題一萬五千發山海而實計見在兵不滿一萬一千誰為鎮昌平誰為發山海者臣既充其分釐之半又預為成移鎮之糧而該鎮日催餉愈急發餉彌

緩節次疾呼僅題紙上之餉五萬毋亦稍過矣乎若夫頭兵補位從宋只以頭餉給之則無安家等費而前此頭餉多為援兵家口占養贍今河東失陷援兵不繼則逃廣寧收拾敗殘合諸邊鎮數不滿萬度其為宣兵者兵幾兵既減且逃無復久占贍家之理即一二見在查明的實別取新餉給之頭餉分毫如故任補頭兵無他說矣若用新餉二十萬為補位之需今日將不用遠乎援邊將不用餉乎兵部前後調募計數已過二十六萬臣部除却新餉又有何物以待之乎督撫兩臣不加詳察仰煩天語嚴勅臣部竭臣子之真心急國家之實難嗚呼臣安有不真之心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三

一七

不實之餉但聖皇上並勅諸臣兵是真兵則餉自是真餉耳今云移鎮真移鎮者若干臣備餉於移鎮之所又云調發真調發者若干臣備餉於調發之所而至於補位則惟有用頭餉餉即難一日盡完任亦難一日盡補伏乞皇上鑒裁帑金應否准發十萬兼給宣大二鎮或且先給宣府除調兵行糧支贍外應否准作該鎮月糧俱賜定奪至於頭兵補位原與新餉無干無從辨給伏祈嚴諭禁止以杜妄請之端以儲撥還正項之用此萬難假借權宜者也

天啟元年五月十六日上疏得旨行

覆議前門督與增用餉稿

該臣看得河東失陷寧廣孤危山海內地增兵勢不容已但兵增則餉增而兵之增也驅市人簡良家子皆可應募餉之增也非敲骨取髓則創餉則金年累厝虞之艱追呼之急名雖為五百萬實不能完此數請帑無虛歲告急不絕聲中外實共聞之非臣部能飾說矣今督撫增兵議餉使至八十萬臣等再三哀減尚約六十萬嗚呼查前五百萬之外又能天降地出即不得已而就中分之此處多一分則被處少一分此處占一項則被處缺一項臣部餉即無餘敢言兵可不備毋亦曰養一兵求一兵之用用一兵定一兵之畧今日之設謹備內地伺察非常他日之用策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三

一八

應河西進復河東有事則可先驅事寧則可罷還不致坐食為冗久留為害而已若增兵之數果否三萬七千四百應聽兵部主裁上等一兩二錢次等九錢內地戶合如此與與出援同厚之理山海馬步二萬應否盡食上等馬料八錢七分一年放青幾月應否減支或難盡照十萬四千四百之說酌西各兵上等若干次等若干亦須剖晰明白某地屬某餉司應分若干之餉作為四季關領每季各得若干另立循環稽考毋與頭餉互混是在督撫稽為計算以便臣部定擬施行其通昌民兵既分三協地方自是新增數內東協增兵二萬難以再設九千通津各有撫臣又

當另議此軍理之決然無疑者臣等計餉不得不從計兵始若督撫臣能於額兵額餉精求實用不致專靠新餉取快小分尤臣等之至願也

天啟元年五月十八日上訖得旨行

覆議山東河北增兵用餉稿

該本司看得增兵本一時之權養兵非一日之計得則教時有用失則階禍無窮方今所以患貧者邊無故而養兵多也所以患弱者兵無故而得養厚也邊既失矣內仍踵之可乎往難追矣來又不諒可乎故謂今日增兵惟山東為急真保則次之河南則又緩今日留餉惟山東宜多真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三

十九

保則減焉河南則又減所以然者何也南衛折入於敵登萊海與敵共非謂彼可以來舍長用短爭勝於舟楫之間正謂我可以往厚集水師從此赴南衛會遼陽不可失也留防守之餉止於坐食者不必量留恢復之餉以備行從者不敢畜民運一十三萬原供遼鎮舊兵今舊兵失亡大半此項之留可無再計加派五十四萬近題議免止得四十四萬有奇原用召買海運今留餉兵亦無不可但提督餉應疏海運尚不可停停則無處可補此一端殊費商量而其留則不可斯也乃若真定河南兵固不可不募餉固不可不留而有急則治標緩則治本二說治標則如巡按

之說不拘新舊錢糧見在倉庫銀錢使宜支用簡拔猛將蒐羅謀士招募精兵者見以然果如此旬日可得勝兵數萬人必即乘其銳氣而用之我不愛散財於棄彼不愛新將寧旗自是指顧功成咄嗟散遣之事若使蜂屯蟻聚宿留近近彼之意氣日衰吾之錢穀且盡而後量新數未計口後養按日算直此豈能得猛士精兵謀士之用哉一番銀米又為虛費一番號召亦為徒勞故曰緩則治本一治衛所額軍盡抽壯丁以次老弱二治州縣民兵洗空衙臺以補健兒三治保甲鄉兵編團義勇以消盜賊只須撫撫大破文法選守令以重責成不須朝廷大破錢糧竭脂膏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三

三

而養癰疽縱不可無應賑救官之費亦不遠佐鼓舞磨勵之餘豈曰人人給廩日日添餉突於內地加數十萬養兵之資括盡地皮亦將安所出哉至於要留錢糧姑不全新則於新餉數內替換應節軍餉項下每歲贖缺兵銀十分解一者州縣應汰民兵項下按籍沙汰裁減十分解五者疏裏衛所屯糧項下比照征播事創每石加銀八分者皆可留也此三者原用地方兵餉之有餘解補遼東兵餉之不足而今仍運地方以濟實用但使額軍人人皆壯丁民兵一一皆健兒保甲處處多義勇安見兵不足用而必別募之為得也若夫京邊舊餉固不可留加派新餉尤不可

留亮在地方撫按亦無欲備援建之兵先斷援建之餉者也等因案呈到部該臣看得我祖宗立國文經武緯內脩外戚可謂備矣承平日久法令廢弛日趨貧弱一遇緩急相顧無可奈何惟有輟增浮費之一法即如全道舊鎮不知幾經戰守相傳至今夫豈無兵無餉哉乃自違忤發難售兵無一矢之遺舊餉無一錢之濟增兵增餉海內騷然數歲矣而今邊且愈陷敵且益張我竭天下之力饑遼之口苦不飽醫遼之瘡苦不完何故忽於內地陡增數十百萬養兵之費也哉況乎內地有衛所之軍有州縣之兵使吳實實簡汰訓練即此是兵即此兵自有餉何必別募兵

楊文淵先生集卷之三

三

餉而其他間井之粟又盡收之保甲款以團操平居弭盜安民有急親上死長先臣王守仁定變成功率用此道此守令之能事今日撫按之先圖真定保河治內之法當以此為本就中賞賚鼓舞不無需用錢糧或量留新餉諸餘款目如督撫軍餉州縣民兵等而勿動加派正項與舊餉京邊可也至於登萊內地已失著錄大海通波援來我往別與真定河南迥異原請留餉六十萬有奇戶科疏稱酌從三分之二允為至當今應坐淮民運十三萬加派二十七萬留為增兵月餉之資此外尚有加派一十七萬八千六百餘兩俟海運酌安之日另文支解不可輕動分毫者

也大都諸臣請餉原為定有畫一之兵臣等議留亦不使作畫一之算惟是地有中遺事有標本理不可易謹陳大槩以俟皇上裁擇仍勅臣部移咨兵部都察院會同合於撫按衙門先定兵馬招募者果否招募若干移鎮者應否移鎮若干次定錢糧不足者應作何量增有餘者應立限起解毋得不分新舊正項雜項一際藉口題留致誤軍國大計此非一家私議臣等未敢吃曉總在皇上主斷耳

天啟元年五月二十七日言

覆遼兵加餉併查新舊各兵稿

看得遼陽失陷以來兵部調募邊腹之兵數至二十四萬

楊文淵先生集卷之三

三

不為少矣然皆遠汲西江難濟近涸以故撫臣王化貞有急募土兵之議誠使父兄子弟分之各衛身家合之兵保疆土固方今之急者也而其所以用之苦無別法惟有優議月糧馬乾之屬雖比前此過厚不得不准從之蓋河西片地物產無多今日加之師旅因之餽糧一切尤為艱苦朝廷之上只當大捐微直庶此土人據此土地要亦無可奈何矣新兵糧料既增舊兵豈無厭望亦自不得不量准遞增而臣等頗有說焉前此全遼兵馬主客濶清錢糧新舊交雜餉司各道手下相傳僅一不可究詰之花名至監軍御史親散皇賞而猶不能分拆清楚良可慨矣今河東

失陷河西草創規模正此兵此餉一大更端之會新兵之
自十二萬而減者逃者不可勝數見在若干裁調兵未集
決當裁一實數也舊兵之自八萬五千而減者逃者不可
勝數見在若干裁新兵未調決當裁一清數也此數既得
就合與臣所定新舊兵例分為五等一等月給銀二兩二
等月給銀一兩八錢三等月給銀一兩五錢四等月給銀
一兩二錢五等月給銀八錢使新兵舊兵各以其技能受
等而不分新舊餉名色在外則以一新司掌之在京則從
一新庫發之而全違舊餉如也鹽本折在河東者已棄於
賊不可問矣在河西者隱餉司查覈歲入實數俟京運者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

三

與新餉作一體幫支如此違兵違餉再有不齊不明者否
乎為膠柱之就者曰新舊各分方得清楚不知一地而有
新有舊一人而忽新忽舊一餉而我新我舊惟有各分所
以互困也又曰他日違平難復舊額嗚呼即使今日近平
豈有留兵留餉一切止如舊額不增不減者乎此事此理
極其明白正大撫臣留意速為之臣等從此好厯違餉好
算違餉廟堂之上亦從此洞然於違事而撫臣近咨臣部
擇一精明強幹之人兼理新舊餉務蓋已計及此矣馬就
亦分二等上第一兩次等八錢如撫臣言新兵月支本色
斛斗五斗准作折色內銀五錢如撫臣言幸早為區分早

為冊報臣等望此以日為歲其違陽陷後新餉貯放河西
餉司府佐管收除在各道冊報到日繳部施行

天啟元年六月二十日上此得旨行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終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

三

曹孫 納授梓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四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料

東秀

孤兒山松同輯

農畝 同校

山樵

農秀

疏

駁通州巡撫疏 時為戶部新餉司印中自陳

蓋臣職內專理遼東新餉而不意遼東之兵一敗全地也兵雖敗勢必再登地雖亡勢必亟復餉雖暫若不用勢必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四

一

倍用而不可支連月以來處處增兵般般索餉皆割連餉應之其勢遼兵遼餉必至斷絕潰裂臣憂不知所為一切案呈告賊若苦爭持內而部司外而撫按臣皆不敢遲忌不意通州新撫王國禎一揭屢疏直參部堂也臣堂官尚書李某封印有日侍郎戚某著印未幾此微臣職分敢無一言况從古來惟有亂臣賊子謂之悖逆今指臣部一告曰悖逆之萌情見乎亂也是直以亂賊斥人誣奏君父之前關係不小臣請盡言無諱矣原撫臣之意以通州招練為顧皇費保宸居未嘗不是乃臣部之告顧得遼軍不致脫巾保得遼餉不致脫節則是長有遼東在而皇費宸居

不啻泰山四維之固謂其餘可緩也以此為悖逆將必撤

遼兵新遼餉縱賊入關與撫臣搏戰而後為忠孝乎撫臣

開府通州只論通州一處臣部告與兵部商量兵馬錢糧

統論今日大數調募幾三十萬通州就置萬人亦三十分

之一耳曰姑准曰量置亦有何害而遂發憤以為狂肆乎

謂部院顧顧計部屢否專決徑行非持大體鳴乎是為知

大體也祖宗不設丞相事歸六曹除請命皇上者不敢專

決外移咨督撫自是專決徑行且有責成參處方成大體

通撫新設衙門一向未見部文耳豈欲計部受命於通撫

而後為體乎謂兵部當計兵索餉計部無因餉減矣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四

二

之理是亦知至兵主餉各有司存而一商量問為不可失

通撫新設之兵不許兵部朦朧調遣是主兵者不得問兵

遼兵創起之餉不許戶部嚴查減削是主餉者不得問餉

有通撫與不用戶兵二部可乎前此遼東新兵月支本折

不遼一兩五錢河西舊兵或止銀六錢今遼兵上等銀九

錢米六斗中等銀七錢米六斗下等銀五錢米五斗有何

所負而必各爭一錢乎可已可撤如山東募兵宣府移鎮

之屬戶部繞與商量兵部則已行之矣原非通州一處通

撫何必認定已身而欲臣部據承賊不犯廣寧窺山海乎

今依通撫之說招練萬人厚與糧餉可以謝臣部已撤之

非矣不知通撫遂敢據承賊不犯廣寧窺山海否乎臣部
 曰顧得邊兵其餘勢不能顧保得遼餉其餘勢不能保謂
 用二十七萬兵歲費一千二百萬餉則除各款新餉五
 百萬外尚少八百萬無處尋討耳今日勉其所不能以圖
 其能是則臣部勉八百萬而國一十二百其也嗚呼此語
 何其全不思量而妄發耶祖宗以來土地人民財用實在
 止在此數前日為遼餉加派使增五百萬民不堪命矣今
 於此外再尋八百萬天不能降地不能出而戶部不能之
 局如此通撫傍觀何以破其迷而拯其處境臣於是而重
 有惕也通州開府幾時募兵幾時今日為兵部明日為戶
 部今日分司明日奉部堂將令臣部堂司空署而避之
 且動引騷軍遂致主計以不得不從之勢有唐藩鎮跋扈
 五季禁旅恣橫之兆今已見矣從此二三十萬之兵不敢
 折衷議餉要用千百餘萬之餉不敢移咨問兵臣恐誤國
 之罪又此不敢議不敢問使始基之海內忠臣義士便當
 執問臣而臣例設專官所司何事不為明主剖白其詳畢
 即當死臣不敢以臣司職司仰虧部體也至云朝廷以四
 海九州之轉輸數千百萬之膏血付諸若曹臣愚實不稱
 任乞賜罷斥不敢復談軍國大事若夫悖逆二字非可口
 舌爭言亦望皇上教下法司將臣部原移兵部咨文取勘

明白果有悖逆之罪臣司其稿自甘不救之誅如無悖逆
 則有風憲官挾私彈事有不實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及奏
 事上書詐不以實杖一百徒三年之律在王國頑必居一
 於此矣巡撫雖尊不在議貴之例計部雖冷非該究枉之
 人也

天啟元年七月初一日奉旨兵部不姑商賈何至便
 萬相如撫臣故呼遼餉不姑商賈何至便
 該部知道

給全發完請款各處奏繳稿代部會具稿

照得近日請帑一事自三月二十六日開遼陽之變始兵
 部會題請帑四百萬內開臣部一百五十萬分註極明九

卿科道重題在案其後臣部一再會題請至六百萬徒索
 聖恩節發四百萬而止乃在臣部分領一百二十萬未滿
 初請一百五十萬之數也節題奉旨發過九十萬尚有三十
 十其存庫以備不時之需不敢妄動今因工部告匱移咨
 聽其題知取去而臣部連一百二十萬亦不得用止有九
 十萬久經奉旨分發已完在廣寧四十其應屬撫臣王化
 貞山海二十其應屬督臣文球天津二十其應屬餉臣李
 長庚宣大十其應屬督臣董漢儒不得不仰請明旨責令
 明白支銷刻期奏報倘有冒破含糊應啟戶科參看抑臣
 因是而重有慨也明旨有云軍需浩繁則莫臣部為甚尚

須調度則其臣部為難請帑四百萬臣部取數一百五十萬原不敢不酌其中而及其餉也止得一百二十萬及其發也止得九十萬嗚呼此九十萬者在督撫諸臣用法不知何如而實實抵得臣部九十萬之數亦猶未敢必故臣部之難真不可為算數譬喻者也然而每一請發明旨切責則必於臣部中外吁則必於臣部至於追觀遼聽不知帑之為何而發於何而用而誤皆以為餉也催徵者不值徵起解者不起解必至忽然斷絕洗然罄空如去秋因有二百萬之發而入冬至無錢而之來禍通脫巾較於米瓦併裂不可縫合臣部眼枯見血天地真情將終何以弭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四

五

此舉而謹因責成奏職而及之仰告君父俯告臣民支銷者庶乎不敢泥沙催科者庶乎不敢驚擾而在廷之臣極力請帑與留心用帑者庶知臣部出入之數奉旨明白起程明白異日奏報開銷亦要明白執棄而待之可矣惟皇上少加詳覽於鑒臣部浩費艱難嚴教督撫諸臣務求實用省直不得因而悞餉上策催徵起解施行

天啟元年七月初六日上牋得旨行

覆議通州募兵額餉稿

該本司查得通撫疏內所稱募兵餉額臣疏久明又云疏下多時咨催數四該部全不照管者或指舊陳兵營之制

一疏而言此疏或下兵科水下游料以故無抄到部無憑具覆而所謂咨催則五月接得一紙內止概云民兵已有成例募兵所當踵行本部若回謂民兵例止六錢就具咨語復之而非概從下等也至六月十七日再接一咨始有兵分三等之說本部咨回上等銀九錢米六斗中等銀七錢米六斗下等銀五錢米五斗亦就咨語復之而非顛倒操縱也至云非以浮額嘗試聖明之前而徐俟該部之裁酌如此則必通撫原疏題知徑行而後可若非題知徑行未免下部酌議前此遼瀋之兵月支本折不過一兩五錢海蓋之兵則有止於八錢六錢者以遼瀋之餉例通州之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四

六

兵彷彿相等止見其多不意更裁其減也一錢之爭名曰甚少合萬人則以千計積十月則以萬計從此調募三十萬兵皆與部爭一二錢間為數至不可算計且無詞難之而天下事不知所終矣等因案呈到部看得今日兵餉計者募者各有其難而募者主招徠千人萬人可以呼集計者主推轡一人兩人不能半故飽其難有百倍焉者臣未署部以前通撫募兵原疏實未下部署部三日始接兵分三等之咨即為酌量咨回有何成心掣肘而敢如此紛爭乎臣今亦不必辯但其募兵月餉必以通減為非而有洶洶之說則查前此遼兵本折多者一兩五錢少者五六錢

而止通兵今與之同實不為薄且也招徠方始速稱掉臂
洵假今有求必得將來何所不至而今內地招兵又不
止於通州一處巨部少加劑量亦不獨於通州為然此似
難因爭執遽廢斟酌者必不得已虛此一錢之數稍俟撫
臣簡練時日已成就兵然後移咨巨部請命皇上從優給
之此為恩出於上不為威脅於下是則可行耳

天啟元年七月十七日上訖得旨行

廢科條議考成併立冊庫稿

該臣若得考成之法始於隆慶二年輔臣奏行將省直積
道清理催督至萬曆七年間無復舊欠可追而太倉有九

溫文瀾先生集卷之四

七

年之積者何哉其時法立明備在巨部固奉行唯謹在戶
科尤未義相維而內閣又有考成簿以綜覈部科之所不
及甚嚴也自後法意浸微數十年來海內遽賦視為固然
而不可問頃臣奉任該部事務即臧某查奏新餉議廢
布政知府等官任俸降調有差舊欠京邊亦嚴中飭庶幾
舉先朝之法令矣顧臣猶恐錢穀之司事推未要稍加附
掣旋格難行及先吏科特疏不准推陞降罰官又先戶科
此疏再與申明畫一法於是深幸諸臣同心體國巨部猶
可據持所有疏內幹要領三款如先奉落部後即有司毋
舍大吏而苛下僚如歲額錢糧歲徵查覈毋置見在而成

往事如司庫查催用為殿最毋棄職掌而徇面情此與臣
部節題事理相同宜更宣布以示振飭又學事權三款如
歲終查奏該科關會巨部同舉任副俸級巨部移會該科
互稽此節題所未及自今題請永著為例可也今歲大計
屆期該科欲按省直所屬文冊與諸司庫對完欠分別開
除擇其近欠最多者指名糾之盡法處治仍祈皇上施行
賞罰以為諸吏勸懲其所感勵更速若各巡撫通查未完
題請定奪之例查載會典凡內外一應章奏該部院題履
行各該撫按官立限奏報仍具考成簿二扇每月赴科創
換並開已未完手本註銷每上下半年各科將過限未完

溫文瀾先生集卷之四

八

事並與按職名先行該部查明題送應題科分查覈欠數
多寡具本題奏此固六垣職掌而與六曹喫緊相關戶科
既有條陳巨部亦得請旨申飭者抑尤有說焉臣部在國
初止四子部而款分為十三司不勝其繁十三司奏有歲
入歲出不相統一文移龐雜絲緒紛紜莫可究詰而舉因
之莫如總立冊庫一差為要總十三司歲額錢糧考求數
十年增損之故彙為一冊擇一司官主之而有分文之入
分文之出皆於冊庫掛號銷號十三司分主永行冊庫合
主稽覈每月與銀庫磨對出餉歲終與戶科會計完欠一
切考覈諸務盡以屬之而省直司府州縣徵解之達達京

邊解支俸俸月糧料草商價之贏縮無通情焉於圖計豈
小補哉臣衙門原有本科皆選司屬之賢者充之於內特
差一員勾當其事請繕管理冊庫關防一顆量置書算人
役應用而以一年為滿優與鄉會考試違即等差仍還本
科諳練者代之絕無不肅從此再無不可問之錢糧而貪
吏奸解猾胥或當少知敬戢矣

天啟元年十一月初九日上詔得旨行

述邊餉支用全數併乞罷第一疏時為戶部新編司
竊惟今日遼餉取盡錙銖用若泥沙廟堂之上聞之之下
大抵專罪遼東需餉何若走之多至求其故而不得又罪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四

九

臣部取餉何若是之多是皆未有以支用全數告之者而
從來支用本無全數難以告人臣自泰昌元年十月十八
日管餉至今歷過十六箇月乃能累指其地其事其數約
其大全請仰告皇上俯告臣民看此徵求何時可已經費
何時可足而臣狗馬心力困憊無餘萬萬不勝此任亟宜
顯斥以謝海內別簡能吏以重軍儲又不待臣言之畢也
臣惟遼餉是一總名而指其事言之則有原給公費工食
月糧料草行糧草料鹽菜賠家米豆糧本車船工科水陸
腳價一十五項經費遼東是一頭領而指其地言之則有
遼陽廣寧寧前山海永平薊鎮密雲昌平通州天津易州

登萊宣府大同延綏等鎮又有浙江江西湖廣河南山東
山西陝西四川等省南直淮陽蘇松常鎮應安徽寧池太
北直順永保河真順廣太等府四十四處又銷計臣管餉
自泰昌元年十月十八日起至天啟元年十二月終止截
數通算京發外兌本折糧價買運等項臣一部獨用新餉
之事共計七百八十九萬四千七百七十九兩九錢零又
自大啟元年四月起至十二月終止截數再算調募扣留
安家器甲行糧等項合兵工及臣部分用新餉之事又計
一百三十五萬六千三百六十六兩零蓋臣管餉十六箇
月實算臣部用銀九百二十五萬一千一百四十六兩零
而省直地方尚有已經留用未報開銷者不與焉兵工二
部又有自分給金自用馬價料價者不與焉或此十六月
中臣部分請幣金不過二百一十萬應徵加派不過四百
八十萬今用九百二十五萬有奇則有二百三十五萬不
知來處是豈天降地出哉毋亦臣部檄催如火索聚如山
委身殉職窮力任怨之所得而臣狗馬愚戆殷憂日夜精
神心血亦既耗竭無餘時常嘔血下血一發數升又或過
夕無眠眩暈卒倒然猶不言疲病勉強支持藉棲廟署永
行不輟乃今清算踰年全數用至九百二十五萬有奇臣
不自覺駭汗如雨噤其殆矣從來太倉歲入不過三百八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四

十

十萬臣部設十三司分理之而十三司各有定額成案完則送納欠則查催猶不甚費心力乃今新餉九百二十五萬視太倉不止加倍臣子然一身理之又無定額成案事從頭創起字字從心唯出銖銖而兩從手磨算無遺即今十五省直奉臣部新餉催徵往往應接不暇沿途各鎮餉司奉臣部新餉查取皇登答不來總是機臣一司業呈之事而臣精神心血果否耗竭無餘於此亦可窺見噫臣殆將死矣若不自揣難勝猶復冒任此事匪朝伊夕不罪死亦憂死而後死罪死何益國家何救疆圉臣敢以死塞責不早自言請命呈呈臣部為軍國大計斥愚臣以謝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四

五

海內簡能吏以佐邊儲庶臣雖家嚴謹猶不敢操國事此臣所以叩心天地頓顙闕前迫切哀鳴於我皇上者也伏乞皇上鑒臣管餉踰年全數九百二十五萬委比太倉常額三百八十萬不止加倍即臣隻身專理委比十三司分理勞逸少殊臣今歷俸五年五箇月不報比諸司例循資連轉惟望聖明垂賜顯斥以為不稱任使之戒軍國計重臣狗馬力盡報主無能殺身無益萬萬不敢冒任蓋恐誤軍國非愛身也

天啟二年正月十七日具奏奉旨該部知道

聞廣寧軍餉料理關門糧餉稿

照得連日廣寧警報頻疊臣部心切憂懼蓋為在運兵將平日貪冒折色不肯運糧以致右屯衛見積糧料八十餘萬石覺華島見積糧料二十餘萬石臣部發過車牛銀十萬兩餉臣又雇小車三千餘輛出關將積糧搬運可支今年七月有餘而今逢烽過河我兵不利百萬糧料誠恐委棄於敵則此中原百萬膏髓盡地餉臣百萬心血東流而臣部所以廢處錢糧為百萬之積本與百萬之腳價百萬之車船工料料養運兵邊馬半年有餘者一旦盡廢盡糧即使臣部有熟鐵或金之術餉臣有神術鬼道之方亦安能再竭中原百萬膏髓也關門之計勢不容緩去秋未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四

十三

督海運餉臣疏部關門見今陸運之糧亦宜及關暫止移督目相機進發其在天津見貯召買米一十三萬餘石臨清倉支運米一十五萬石淮津道截漕米二十二萬餘石計每兵月給五斗可支十萬兵十箇月又天津見貯召買及各處解運藟豆共有四十餘萬計每馬月支九斗可支七萬馬六箇月有奇臣今即日告發銀十萬行餉臣速雇小車陸運到關俟冰開海運連幫繼進關門暫不憂米豆而東兌淮徐去專七月題派買米之數陸續催運到津前需密永餉臣另派買豆之數陸續區處發銀亦可接濟臣部凡關餉務隨到即行多不能待奏報但如此緊急事

體不一上聞恐貽君父之憂也

天啟二年二月初一日上疏得旨行

再計開餉併撫遼人稿

照得河西營教頻聞山海防守宜急臣等素經處備糧料具疏入告矣昨據戶科抄出戶科都給事中周希令一疏內言薈華等島糧食宜勦兵截民令其自取無算餘者盡付水火未出關小車與天津海運不可不日夜預料速備等因奉聖旨該部作速議行欽此禮科給事中周朝瑞一疏內言搜括薈一帶州縣倉庾不拘米豆雜糧驢駝車載船裝運速催離以次而東等因奉聖旨糧餉著該部作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四

十三

速議處其廣寧遼民也著地方官設法安插欽此又准兵部左侍郎王在晉一咨內言安撫流民分散各郡沿途設廠煮粥療饑或為傭作或墾耕織或工藝業俱聽隨地營生多方安插等因奉聖旨遼民避難入關情有可憫依議處置安插仍酌量動支銀兩給賑其潰兵招撫俱如議行爾部還出榜曉諭以示寬恤欽此除屬別衙門不議外其有關臣部如關外搜糧最為要務若兵民未至遼盡地方未至棄盡必不可不設法取見在之糧以自資燒不盡之糧以勿為敵資是在當關諸臣審查情形急為調度不宜一列賊者若見雇小車未經出關者急催赴津帶米至關

見裝糧船泊津未運者急催開進至開永平一月四十八年買完未運米豆一十三萬餘石急催備雇驢車脚星夜馳運至關與該府屬附近倉穀碾運至關務濟海運未到以前俟海運到即止此則臣部餉自勉力為之而水關密昌通津一帶餉司署布一體責成幹辦不必別議差官至於避難遼民入關裝糧船是必不可無將循之實使之汰落無歸不必有發賑之名使之集聚生靈頃奉酌量動支銀兩之旨兵部告取在關布餉一萬就彼給之臣恐此聲一倡未入關者求入已入關者不散已散去者復返斗大之域不能容一全之惠不能服將有不可知者合無仍照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四

十四

兵部初議行令順天保定撫臣亟飭道府州縣用隨地安插之法或開田可闢與為受廬之或或傳技隨身勿失資生之策臣部原行八府平糶倉穀今宜免難以供饋則起解春夏贖銀今暫停解以給牛種事完之日仍將安插人口動用銀數具實報部查考大都人數眾多就中恐懷叵測各地方有司須費一番心力若實調劑得宜寧最勿數戮則不生邪心寧遠勿近遠則無憂意外此兩撫臣及各道府之責也兵部疏內又有清兵內顧銀兩於正月終悉令開除不得重支冒領一段必須該部通行各邊知會與臣部互照相成庶邊塞不生異議耳

天啟二年二月初六日上疏得旨行

覆登萊延誤請帑稿

看得登萊地方有限兵民招集數多物價踴騰流俗騷亂勢所必至撫臣臺臣備述情形殆哉岌岌而思所以安戢之非發帑金二十萬不可皇上念此新設重鎮命查原議兵餉並扣留錢糧果否及用該臣查得登萊設鎮始於天啟元年七月間臣部總計前後解留一百二萬兩不為不多矣若論餉兵一節每兵一名月餉一兩五錢千兵月該一千五百兩萬兵月該一萬五千兩而去年九月初七日撫臣陶朗先三方兵力未具一疏內稱東省添兵五萬登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四

十五

萊坐數實止一萬四千除一萬應准撥招來三千餘福楚調到外本鎮應招一千今已招得七八百人云是去年九月前且無一千兵不用一十五百兩而今始自七八月各以整千兵算用餉三千兩不啻及以十一月二十日兵科蔡思克登萊兵數猶虛一疏內稱撫部應添五萬計部酌定三萬奉有明旨額裁撥既不能應而江淮招募難登僅滿萬閩兵三千明春方可到即亦不過一萬三千人以三萬論尚少一萬七千近臣楊述程基於楚蜀必屬風影云是去年十一月前且無一萬兵不用一萬五千餉而今始自九月至十一月各以整萬兵算用餉四萬五千兩不

啻足矣御克李時榮疏內稱今登兵三萬准兵七千邊兵二三千約有四萬不知何時募滿何日開糧始自十二月至今四月各以整四萬兵算用餉三十萬兩又不啻足矣總計去年留餉四十萬如此滿除滿算止該用過三十四萬有奇尚存五萬有奇與夫今年再留四十萬陸續解支似堪接濟諸臣疏言餉缺或未實查兵數如此之詳又或設撫紛紛借之通船置器遣官募兵等項不行請補致令正餉反缺是未可知至於渡海遼民御史疏內止載團聚萊州一萬查前解撥賑銀十萬若以首給散遣似乎有餘或者通省派移不止此數又或前發銀兩一時止與餉口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四

十六

未嘗齎發起程亦未可知是則撫臣袁可立受命方新請發帑金二十萬安兵散民似非得已惟在聖明裁定賜予若干於以宣布皇仁永綏東土非臣所敢必也若欲從長另議臣部兩年之間解留一百二萬心力物力實已無餘不能驟處此格外之費矣

天啟二年五月初二日上疏有旨不允發帑

乞罷第二疏時為戶部新餉司郎中自陳

臣於本年正月內具奏營餉踰年備述各處支用全數九百二十五萬明臣狗馬愚拙股憂日夜精神心血耗竭無餘時常嘔血下血一發數升又或通夕無眠眼重卒倒不

能復任管餉懇乞聖明亟賜顯斥以重軍國大計蒙恩批
發該部知道正候覆題故斥間適值廣寧清陷一時餉務
倥傯巨隱忍持持未敢再請延至三月二十二日接得家
書臣父偶患脾泄等症卧起不寧思臣不置臣倉惶懼
呈乞堂官代題放歸不蒙俞允自念孤親獨子久隔天涯
日夜憂思前病增劇伏枕一月百事廢弛強起料理未及
十日再提家書臣僅存弱子又復夭亡家世軍傳一幾血
脈斬焉告絕門門慘痛祖母父母俱無人色病妻一日九
死惟餘幼女爾墜無依臣不覺一慟迷悶氣絕定人肩救
醒醒後嘔血經數日夜不止而病不可為矣日食一盂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四

一七

仍苦嘔逆夜視連旦不成睡眠或偶一交睫骨肉死喪夢
魘惡纏綿不了雖是精神恍惚心志健忘手足麻痺頭
目眩掉諸症畢作而愈不可為矣延醫診視咸為真元耗
散臟腑損傷必待屏人事調理數年庶望苟全性命臣拊
膺流涕念臣前歲赴京辭別父母妻子隻身就道自謂年
方壯盛將此全副精神盡供職業或可少報國恩不意彈
心戮力拮据半年而遼陽城被焚挫溺經營再或而廣寧
亡臣如精衛即日夜填海如何紀極緣此憂危成病根蒂
已深豈期骨肉至情生死異故又復相隨而至一病再病
奄至於此狗馬微軀死何足惜惟是一日未死一日不離

此官一日占官一日就誤此事臣司一事之誤能致鼓錄
脫中能致臨敵缺乏內憂宗社外據封疆為禍不小而臣
病懣如彼能擔此事不致蹉跌否既知不能故占此官不
求退避否告病給假明崇方嚴臣不敢請臣所請者仰乞
聖明賜臣顯斥以為不稱任使之戒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周任之言孔子以為明訓臣今自知不能不敢不力求止
臣既求止不敢復引告病給假之條惟願即日蒙恩斥革
為民永不敘用庶臣病懣餘生不致占官誤事終身廢棄
所甘心矣

天啟二年五月十五日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四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四

一八

覆叢山海新餉奏報稿
看得遼東自餉全錄監軍等道不知實在之無各營冊領
隨到隨支餉司無憑再取廢濫甚多然猶在冊領之內也
至於餉司偶缺收放一屬廢官無論將吏百計乾沒抑且
各道票取借名罷支除却冊領外更生如許弊竇蓋自戊
午五月至己未二月遼東五道用銀又自辛酉四月至九
月廣寧糧廳用銀與今年二三四月山海關廳用銀皆在
餉司未受事前耗盡不可勝紀臣部或題或咨反覆查
迄無一應甚則反借臨敵脫中等語以與臣部為難必廢
格而後已此則違餉難清之故罪不止於道將廢官已也

今督餉御史江日彩摘發關門封弊甚詳張文追者經略
等問追賊其錢糧著餉司用心查覈併中餉監軍等道以
後務稽官兵之數方與掛號開支既奉聖旨深於斧鉞恩
臣以下自當著實遵行但事關重大猶恐餉司獨行查覈
奸貪將吏不無挑激生端借以文罪政學又從來查覈因
無奏報限期所以遲耳或風積習莫破合無仰請聖裁將
查覈一事仍就總署簡委新任廉能道臣會同餉司釐剔
定限六月以裏具奏上聞如或愆期一體治罪各管兵官
尤為約束將士不許挑激生端此則臣等不容不補請以
請者也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四

十九

天啟二年五月十五日上疏得旨行

乞罷第三疏 為戶部新餉司郎中自陳

頃臣創心澀血備述憂病苦情不能供職懇恩願斥伏蒙
明旨批臣管餉任事著照舊供職狗馬有心感激欲死投
臣果能任事敢不勉強供職然臣伏思之凡人必有性命
而後可以服官有心神而後可以作事未有性命傷殘心
神憔悴憂愁疾病旦暮欲死而能服官作事者也頃臣伏
枕兩月印封私寓事廢公庭每一念至心如焚灼亟請堂
官委署印委協理皆以臣身尚在未肯決然走臣一日苟
延不知誤多少事比誤事後罪當萬死誰肯謂是性命傷

殘心神憔悴憂愁疾病旦暮欲死之病臣而貸之者人誰
肯謂是請署印不得請協理不得併請罷斥亦不得俯仰
無告之窮民而原之者嗚呼臣不知死所矣人窮迫本惟
有呼天臣無枕說不能者止自是千古明訓臣既不能不
敢一刻苟延致誤軍國大事如是而已憶臣受事以來兵
部職方司郎中某工部虞衡司郎中某等後先告病皆家
放歸臣今不敢比例惟願天恩賜臣願斥狗馬疾病不死
得偷田里餘生皆敬詠太平之日矣

天啟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具奏奉旨吏部知道

微臣自審非才疏拙為聖朝山海關內監軍兵備道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四

二十

臣嗣昌待罪河南汝州分司二載該撫按臣題請加銜太
任吏部覆奉欽依臣統統職業罔數越思去冬忽蒙恩命
調臣霸州兵備臣念軍數之下益多事繁廉廢憂不克稱
擬拜疏願辭適值大計靜聽幽燕不敢有言過期已迫謹
星馳到任不意甫半月餘又聞有闕內選之調臣甚駭之
夫以加銜久任之官一調再調已非常理況闕內地方營
山石等路扼遼左咽喉當今第一重地也宜妙選天下第
一選才熟諳封疆長於軍旅者而用之何堪舉及臣臣往
長而楚江湖數澤之鄉不便鞍馬並仕服官自浙江杭州
府儒學教授轉南京國子監博士以依戶部福建等司主

楊文瑞先生集卷之四

三

事等官皇上試查履歷曹開一日邊疆否祇錄任在戶部
 怪陳一二兵餉事宜或者誤謂知兵而不知臣實贊純日
 中未暗行陣中與一將材紙上之談誰則不能一旦事
 以重任鮮不倚封疆事至於情事而後養給微臣則何益
 矣前此屢誤封疆不止一人不但用人違才人亦自知非
 才而不肯言以自誤而誤封疆為禍不小孔子曰陳力就
 列不能者止尋常職分莫不宜然況封疆重地自知不能
 而隱忍言試將欲使作何安萬萬非臣所敢出也周是濂
 血披心仰告聖明以明不能者止之義臣既難試封疆何
 敢苟謀職補惟祈聖裁處分或謂前辭或賜叱斥臣之愚

分所自安也有如不問能否必責微臣効力當衝則臣又
 有請焉決而決誠招徠臣父鶴見任總督三邊兩奉恩旨
 策勵戴罪即今不知移鎮何所奏報未列者問不通臣係
 獨子望眼將穿方寸盡亂蓋身在霸州而心馳於彼久矣
 皇上如不棄臣乞賜削臣官職俾以自依隨任助父討賊
 倘臣果有寸長効力戡定皇上用臣不晚如其不効臣請
 身先士卒奮臂大呼求死賊手以代臣父贖罪萬一此臣
 死忠子死孝之至願也

聖祖皇帝九月十六日奉旨此人心誠懇切一經批出
 命而盡瘁以死忠孝死節死志也

收陳關門防禦事宜疏

頃蒙兵部劄付到臣為援用已久收援因循等事內開欽
 奉聖旨關門防禦著楊嗣昌用心料理欽此臣狗馬微賤
 捧讀天言不勝慙慙惶惶惟竊臣自抵關門止請更定經制
 立戰兵車騎四營屬總鎮標下應援分水陸信地九營列
 山石沿邊振守蓋早知有今日防禦實者不敢不先圖之
 一聞大凌被圍戰兵次第束出時即督勵各營照信防守
 就統晝夜稽查且也修邊城坍塌補樓堞高堅添備城品
 坑置箭簾木架與夫打強釘甲成砲滾鎗九鉛製藥種種
 星火造辦皆臣本手職責敢不用心料理臣力所能為

楊文瑞先生集卷之四

三

止此耳經制初定款額尚懸見在沿途各兵有步無馬有
 守無戰鎮城以裏止有握奇飛騎中權與留紀鯨團練合
 之二千餘人並築而守空弱單虛一目可見臣股憂無可
 奈何且計此一時之防非萬世之防烽在外之禦非在內
 之禦也臣觀關門形勢遼山遼海中間平地一十八里為
 遼永往來之衝先臣徐達特建鎮城一座而翼之以南北
 建牆壁之人身鎮城扼要有若咽喉南北建牆壁撐兩臂
 可謂雄矣左掖遼山山外即諸敵之巢右腋遼海島興汪
 洋奸盜出沒之藪皆可關入腹心深中要害者豈咽喉兩
 臂一線之防可當周身捍衛乎危矣向者烽在永樂南北

兩邊之兵縮入鎮城而達已置之若葉危甚矣臣之愚慮以為南北水關各建磚城一座與鎮城鼎足而居內實之以土若外宿之以重兵則虎豹重重當關渠不可犯而關始為萬世不拔之關也轉天津之粟入南海倉口而又次第輸入鎮城及水關之域糧始不為盜藉也以磚封鎮城及各城之樓即可為倉貯粟而不必別建廩房也練戰須馬關內水鹹草瘠良馬飲嗽生病關外芝蔴麥李家堡諸處皆可大養馬專擇良將任習牧之事而多市北馬資其蕃息馬可漸充也關門倚集五方土著資募實甚自今文武連功應得世職者請皆籍山海衛而諸路允戎罪人

楊文瑞先生集卷之四 十三

亦亟配馬官歲皇十人則世有素傑十家戊卒歲百人則世有健兒百家土著可漸強盛也臣所言非倉閭大難之事明歲若得萬四千工比修大渠之數即兩城可用幾而餘事可次第舉也城成而鼎足相維皇上養五萬兵三萬馬於此外可以建連內可以寧前且前連水陸轉餉俱難酌其道里之中舟航之便無過關門且日夜計此至熱而無因胃陳皇上有料理防禦之明旨方敢畧盡其愚然而臣身在關門臣父職在陝西派賊剿撫木寧臣愚久憂城死近得父書自謂起處如常家人密稟當食中氣嚴謹類噎臣慮危驚飛方寸亂矣稍俟城圍解撤輔關臣入關

臣乃敢言狗馬至情茲未敢噴奏也

崇禎四年九月十五日題奉聖旨這徐休關門防禦事宜有韓晉升韓都確議具奏

情急呼天身代父罪疏

臣因奉旨防禦關門具疏請命間值臣父奏使到京寄臣家書奏稿內稱身負不白之冤義難隱默但願速繫關下親赴御前一言而死臣一讀之心膽墮地泣涕霑衣知西賊剿撫無成臣父禍且不測臣愚惟有一死仰乞聖恩代贖父罪耳夫西方之賊原係皇上守邊健兒輸糧赤子以邊郡窮荒數年乏餉漸積化為寇讎臣父未任以前業已憂延猖獗然沿邊四撫五鎮未有他故猶可彈壓撐持不

楊文瑞先生集卷之四 十四

幸臣父受事延甘陝撫連換八人勳王五帥並發精銳盡付東行緩急無一可恃而賊黨始萌慶陽之圍社文煥賀虎臣方清保安雄典剿賊臣父提卒三百撫定神一魁鼓萬衆而敵遠之非得已也迨王承恩歸與張福臻提兵大剿臣父身在行間鼓舞盡力何嘗為主撫而不主剿乎但蒙皇上委任責成毋論剿撫一賊未寧臣父自當引罪而心力殫竭結局難難問舟猶未備悉始末臣父冤苦至極自請近繫臣係獨子方寸盡亂冤冤飛騰無一刻苟安視息之理請乞皇上特恩將臣父罷斥選賢任事如有不盡之罪立近殺臣或幽囚困圉或効死封繕凡可代父贖罪

萬一者臣愚視死如歸也

崇禎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奉旨楊嗣昌著通旨殛刑仍備以安靈柩不必處殛

臣父蒙誅泣謝天恩再請代罪疏

臣前得臣父鶴奏稿自請遠赴御前隨具微臣情急呼天請以身死代父萬罪一疏時猶未知聖明果否允違也今接即報吏部一本遵旨查明速奏事奉聖旨楊鶴總制全陝何等事權乃聽流寇披猖不行撲滅塗炭生靈大負委任者羊了賊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京究問員缺推堪任的來用練國事始著降三級戴罪剿賊自贖如仍前玩愒定行重治不宥欽此臣聞伏地望闕叩頭流血仰謝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四

五

天恩責臣父以流寇披猖不能撲滅臣知罪矣差官扭解來京究問幸如臣父所請天鑒自明臣愚不敢置辯惟是臣父已為罪人臣則罪人之子也臣父蒙恩草賊臣豈敢居官臣父袒賊在身臣敢冠帶視事以臣狗馬至情即當泥首跪足頃刻十里奔走臣父之難而臣不敢也以新奉關門防禦著臣用心料理之明旨此時何時臣敢擅離跬步也臣欲謝事杜門端候罪又恐人心疑將吏懈弛且來援兵馬絡繹一騎一粟一豆一結一大一車無不時刻問臣而臣不能杜門也臣欲自困於獄獄中料理文書敢印在身不敢將入不祥之地欲封敕印於官舍苦無

妻子看守臣又不敢入獄也臣一念之間仰戴天恩恨不

為嚴關守禦固萬世金湯倘思臣父平昔素困則又不禁

頓足椎心號呼欲死臣今竟免罪報神已不守舍矣聞命

一日不食行立欲倒然猶勉強登南城林登大砲鎗子火

樂夜查北城與將士危生三吏歸而大哭主勉良久復甦

皇上敕臣料理臣當仰報特恩今心神憤亂不可為矣通

許各衙門請離任代罪恐展轉時日臣一但憂死而罪累

愈深故敢哀鳴於我皇上之前伏乞皇上深念關門重地

時值艱虞十數萬兵民商旅不可以罪人之子彈壓其間

賜臣離任赴關代受臣父萬千之罪如關臣數月關門料

理稍稍有緒更定經制分信列營兵之戰者戰守者守迄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四

五

今新國臣等奮發前鋒步砲各營効力稍有微功能輔關

臣出國之後復臣防禦俞然且特疏建南北關城為皇上

萬世計亦見狗馬愚忠不敢仰負如遇宏開天網薄臣父

之罪放歸田里使臣嘔盡心血卒成關門不拔之業則臣

父子雖賊性命死而後生臣何敢復受其死也

崇禎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奉旨楊嗣昌著通旨殛刑仍備以安靈柩

臣父已為罪人臣則罪人之子也臣父蒙恩草賊臣豈敢居官臣父袒賊在身臣敢冠帶視事以臣狗馬至情即當泥首跪足頃刻十里奔走臣父之難而臣不敢也以新奉關門防禦著臣用心料理之明旨此時何時臣敢擅離跬步也臣欲謝事杜門端候罪又恐人心疑將吏懈弛且來援兵馬絡繹一騎一粟一豆一結一大一車無不時刻問臣而臣不能杜門也臣欲自困於獄獄中料理文書敢印在身不敢將入不祥之地欲封敕印於官舍苦無

臣父已為罪人臣則罪人之子也臣父蒙恩草賊臣豈敢居官臣父袒賊在身臣敢冠帶視事以臣狗馬至情即當泥首跪足頃刻十里奔走臣父之難而臣不敢也以新奉關門防禦著臣用心料理之明旨此時何時臣敢擅離跬步也臣欲謝事杜門端候罪又恐人心疑將吏懈弛且來援兵馬絡繹一騎一粟一豆一結一大一車無不時刻問臣而臣不能杜門也臣欲自困於獄獄中料理文書敢印在身不敢將入不祥之地欲封敕印於官舍苦無

臣父已為罪人臣則罪人之子也臣父蒙恩草賊臣豈敢居官臣父袒賊在身臣敢冠帶視事以臣狗馬至情即當泥首跪足頃刻十里奔走臣父之難而臣不敢也以新奉關門防禦著臣用心料理之明旨此時何時臣敢擅離跬步也臣欲謝事杜門端候罪又恐人心疑將吏懈弛且來援兵馬絡繹一騎一粟一豆一結一大一車無不時刻問臣而臣不能杜門也臣欲自困於獄獄中料理文書敢印在身不敢將入不祥之地欲封敕印於官舍苦無

臣父已為罪人臣則罪人之子也臣父蒙恩草賊臣豈敢居官臣父袒賊在身臣敢冠帶視事以臣狗馬至情即當泥首跪足頃刻十里奔走臣父之難而臣不敢也以新奉關門防禦著臣用心料理之明旨此時何時臣敢擅離跬步也臣欲謝事杜門端候罪又恐人心疑將吏懈弛且來援兵馬絡繹一騎一粟一豆一結一大一車無不時刻問臣而臣不能杜門也臣欲自困於獄獄中料理文書敢印在身不敢將入不祥之地欲封敕印於官舍苦無

臣父已為罪人臣則罪人之子也臣父蒙恩草賊臣豈敢居官臣父袒賊在身臣敢冠帶視事以臣狗馬至情即當泥首跪足頃刻十里奔走臣父之難而臣不敢也以新奉關門防禦著臣用心料理之明旨此時何時臣敢擅離跬步也臣欲謝事杜門端候罪又恐人心疑將吏懈弛且來援兵馬絡繹一騎一粟一豆一結一大一車無不時刻問臣而臣不能杜門也臣欲自困於獄獄中料理文書敢印在身不敢將入不祥之地欲封敕印於官舍苦無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四終

曾孫約受梓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

明 武陟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孫光山松同輯

山梓

農者

農者

同校

疏

微臣承恩獨異

時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

竊惟人臣事主遭逢恩數今古多同微臣身荷聖恩則出

古今常分之外緣臣父鶴頃蒙恩誥侯罪袁州臣以獨子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

一

依親顧求雖任聖恩未允容臣而臻至今此臣荷恩一

也宋臣范仲淹總署西事使賊心寒其子純仁封宋神宗

之問曰臣儒父子未嘗知兵今臣父四事無故臣獨何敢

知兵皇上命臣提督軍務此臣荷恩二也臣頃疏辭蒙

恩勅臣以才望簡用再疏謝恩又蒙勅臣以展關重寄如

意料理臣有何才望堪當重寄敢蒙天語褒嘉此臣荷恩

恩三也臣所此其恩朝夕思惟仰報高厚實無他奇去秋

九月靖遠南北關城與鎮城鼎足內實上著外宿重兵牧

馬聚糧為軍前鞭連之勢實是扼國要害於茲陵京主理

中間也五馬兵養三馬為時且未能而先建兩城實是治

邊修守常事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迫憂臣欲為天下之

大常以備非常之異變極之至於變起而終不失吾常此

非今日創言也臣萬曆丁巳奉使閩門瞻察形勢有慨於

中戊午而遼事作已未庚申辛酉壬戌先後值戶部本科後

則專理新餉於時藩失備遼失備廣失備閩皆臣身

經眼見手畫心雖臣愚因餉思兵轉失求得審圖一著堪

莫為年實無踰此榮榮方寸十稔於茲不期重被恩遇典

在嚴關反獲國難終無以易前策今言內有三協外有九

城關門設寨似非急務此皆追其大常未預不虞之變也

臣為關內道三詳此事再奉明諭俟並視按關諸臣另議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

二

臣復何言第恐繁關著敝展轉踰蛇他口追悔無及其餘

操練兵馬修繕牆壕追甲儲糧巨惡可竭之心力焉敢有

受毫髮若空拳獨拍未盡悲狀臣亦難盡四體竊感樞部

精常之議兼值大農匱乏之時擬將關內之兵二分修築

關外之兵二分七種稍佐班軍海運之所不及毋徒歲歲

生食縣官而視牆敵不理任烽來往壤無不耕擁兵呼癸

為也此其說甚長臣今未敢輒盡以臣力小任重焉知僅

什不在眼前敢希百年必世之業且又焉知內外諸臣果

一一與臣見相同而臣遂能行其志也但臣身荷恩恩借

此仰報萬一乃臣微共之誼則然而同聲相應將伯助予

所望內外諸臣不啻為分深切耳臣平生聞廣而有一二見聞關係邊情要務皇上許臣盡言乃敢次第條奏伏惟聖鑒施行

臣惟連海關門新定三撫統於一督統中連前二撫駐止如舊信地有減於前者任未嘗加重一切可以相安惟臣撫山永乃創設衙門則山海於連則永平於前信地永非

撫鎮事同一體疏

臣惟連海關門新定三撫統於一督統中連前二撫駐止如舊信地有減於前者任未嘗加重一切可以相安惟臣撫山永乃創設衙門則山海於連則永平於前信地永非

楊文淵先生集卷之五

三

舊練威令亦無素行有吃驚關係軍機難致國猶舍默而不可得者則臣與鎮臣節制未一是也以關內言之如山石建無四路皆屬臣轄而鎮臣則分山海石統於山海鎮營路新舊防兵無所不得統也且與臣及山海石道臣駐止同城無所不得商也無建統於三之鎮則止統防路而不及新營新營之駐二路與駐永平府城者無總兵統轄也而且與臣及永平道臣駐止連連即防路有事亦不得商毋論新營安項臣以建令軍虛移會該鎮調兵防守則關中協之兵不能應東協而且以為關內營舍已駐八款則三之鎮將實實不能威管兵建兵而其節制二路果何為

乎明旨責成疆事則必曰撫鎮疆部一應軍機則同行撫鎮而臣轄止四路一半有撫無鎮平時商確有難緩急策應者難此節制之不明不容備默者一也以關外言之九城皆非臣轄而鎮臣則否山海鎮臣初書管前此一衛而轄至於中石所轄練鎮臣初書無統轄地方而兵馬見駐前七中前中後三城夫前七之應轄於山海也以關門東去非前七無出口路遼無哨探眼目不轄之尤不可也而因前七以至於中石中後則連矣招練之無統轄也以內外策應無一定地方而因無統轄致同城將領不受約束事事掣肘難行則孤矣兩鎮臣有轄有不轄皆非臣之所

楊文淵先生集卷之五

四

轄臣何敢越思但山海鎮之連取臣既不能盡轄招練練之孤鳴臣尤不能協助無事如此恭繕有警何練責成此節制之不明不容備默者二也以臣之愚計山海鎮在天啟七年以前原管山海石建四路舊制似乎可備而其轄關外如中前一所兵馬既得皆歸山海道司則應全轄如故至前七衛兵馬既得皆歸練軍連道司則止半轄領兵哨探飛報軍情之一事而其餘一切不問可也計招練駐前七也兵馬分駐中前中後則此三城協將似應半轄以便安插營兵七駐糧料哨探軍情免致事事掣肘而其轄亦不必問至關外無兵可招奉旨設法招足則量分立一二

營於關以內石門撫等處招之此今鎮臣往來訓陳如
有不及臣得專行照管可也此皆關係軍機之大者臣今
不言恐使雖有急呼應不實調度無所即臣一身萬死豈
足贖誤封疆之罪哉此臣轉瞬數四不容一刻姑待不言
者也

崇禎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奉旨這各內撫鎮節制管轄
併分營招撫事宜即與撫鎮共處共知通

請正名實以便責成疏

臣惟治世之道不外名實二者先定名以責實此舉作興
事之通也徐霽實以別名此舉有乃成之道也臣頃查永
平府屬管轄理刑等官具疏以請一日接部行文恐有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五

五

同知陳慶龍東路管轄通判魯元國註前已管轄而莫知
誰是永平主府管轄者也不單惟是同時餘補推官有韓
國植蔣維芬馮應龍等亦莫知誰是永平主府推官而查
任籍除關外通判關或他為數國推官黃師夔外又有同
知張慎行通判韓上桂推官元之偉等咸掛永平府銜詢
之或在縣鎮或在連西或在宣府實與永平無干而名則
混諸英縣臣為關內通見寧遠推官陳志茂考滿通轉據
臣亦行查覈轉行至府而以宣又因報本官原不於永平
到任從來無事蹟細干即按臣亦不相統攝則宣名無當
徒多轉折文移一不便也頃駐永城訪問民間疾苦食言

澤州之民奸險好訟本管不勝則走赴前鎮餉廳控詞廣
受前鎮推官張榮滋准處拘隔屬林連魚肉不可勝數永
平道禁之而反以新街府屬為詞微然不據是則宣名不
惟無益而大有害二不便也又有大於此者燕建二路節
制未明臣請歸併山海鎮臣兵部覆奉欽依有專屬吳通
按三屯鎮臣王維城哨法奏獨仍稱鎮守永平仍行東臨
制將路提獨報不又紛紜無已乎該鎮欽降關防明篆鎮
守前鎮中西二路總兵字樣而何以曰鎮守永平也意者
舊例相沿非奉天官中飭不敢擅改而臣於此非敢吮吮
爭一虛名也誠恐隔路官軍兩處承應必且疲於奔命而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五

六

不敢言大小哨法兩處備行究竟虛套相蒙而不可詰生
州縣小民有何知識徒見一紙票一差人則魂不附體命
不值錢焉妻賣子溺水投繯無所不至而不知在連在制
此亦一永平使亦一永平原非永平之官當治永平之事
者也此臣為將領軍民曲體其隱深歎其災不敢不激切
言之者也竊謂備名責實則新街各官明白命之曰連鎮
理刑推官制鎮管轄推官不用永平府字似無不可如必
帶之各府則寧遠邊近如金通舊官俱帶山東濟南府地
連則文案不至星夜不行愈於附近疑似之間為害無窮
者也至前鎮鎮兵通關既降關防中西二路為年一應東

協事體不宜更有紛紜而臣今接管止後巡撫山永地方
關防軍餉撫臣仍有山海等處提督軍務字樣臣恐東西
華惠倉庫兵將吏偶或滋疑係千軍馬錢糧亦有永甚
便者應否改正謹請撫臣方一落上請臣未敢專也

崇禎五年七月十四日奉旨該部知道具奏

請定鼓勵行伍軍官之法疏

治兵之法分營立將總其大綱然糧糈萬苦牛草應應成
年累月不辭危險盡瘁封疆者則中千把總實居其責而
代其勞乃陞除不錄於朝字姓名不達於部司徒往空勞
空苦一旦故使報功將領任其子弟親戚幕客私人動遭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五

五

頂替在辱沉埋不可勝數請將所有中千把總確查見任
職銜真正復原籍貫或雖世職行伍或雖庫序科目或經
題敘知銜有無就紙刷付堪憑是否弓馬火器熟練通曉
考定其疏題知每季咨部以為彙推遇有陞遷事故下季
開除如或微調應提果有戰守實功者查取平日咨冊而
向來頂替不得履行其弊矣

崇禎五年八月初四日題

永鎮兵餉運務疏

一議運法通共車船等項歲費新餉若干算明立定不易
之案題定而行一議委官水次運倉相距遠近海陸陸

收卸同時餉司與管糧同知為能分身偏赴舊例倉委等
官承情納賄種種弊端取價折耗益實難挽之不止今議
改用判官主簿與夫同知縣丞帶管此輩身家性命比之
倉委不同間有或運正遠難知自愛者一議盤量取原米

一石官曬一次驗折若干再曬一次又折若干以致三次
四次驗准立案而後賣或營運各官照此曬法折法無溢
於數外者是自然之折免賠有溢於數外者則非自然之
折如數追賠彼將無忌而搗法一照此例一議守吏如某
官祇定管糧若干未運完以前皆本官事也升合出納本
官經手無辭脫運完以後不在是倉則在城倉即有註運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五

八

倉官宜今伍貳交納與之收掌而在邊者與同城將領在
城者責掌即有司三面盤量如少升合則原管伍貳官賠
償盤量不少則取將領與伍貳倉官合同甘結通中各衙
門存案而以後短少則倉官之責該將領有司時加防閑
稽考倉官作弊登時發覺可也至收貯之久亦必酌定折
耗以一月為率一石約耗耗若干則經年經月十石為石
以漸遞減而倉官亦不憂自然之折有賠累之責如其折
在該推數外追賠亦自無怨矣

崇禎五年八月十五日題

請頒永屬災荒錢糧疏

自降隔四城而永居其三。雖處遠之傷。慘不忍言。安撫品
澤城雖在而城以外皆蹂躪之場。降退以後。倉蕞漸起。而
不意甯西連綿水毒。淹沒一至於此。臣計乞恩。軫恤則金
度本無宿儲。則免存留。則庫餉勢難停給。萬不得已。或將
見年錢糧量從緩徵。或將上供諸需。已前豁免三年。仍望
聖慈特九。豁免派解可也。

崇禎五年九月二十三日題

登城指日可尅。官兵家屬宜全疏。

臣因援軍官兵久無信息。於八月十九日。差守備王永祖
前詣軍前。哨探真確情形。去後。隨接卹抄塘報。已解來國。

楊文嗣先生集卷之五

九

旋復黃無直。壽登城臣不勝喜懼交甚。喜者。喜天威震疊
大兵連戰。賊竟不能一天。知連懼者。懼登城而國賊計尤
狡。恐誘我兵深入。而為國歟之闕也。至九月二十三日。永
祖哨探回。謂接監獲賊書。揭及參將祖寬都司陳可立
稟報。備盡收剿之詳。賊勢真窮。而非徒登城。雖圍而可固。
承祖親見。東南三門外。挑壕八尺。坎深一丈二尺。我兵
約有三萬。分佈二十餘營。圍固水泄不通。海門沙灘舟船
無通。去之路。諸臣方遣雲梯。仰攻福山等縣。連獲軍先至
如此。賊將安之。臣以是知登城指日可尅。不足憂矣。惟是
東鎮黃龍。統領官兵。見在蘇順。招練副將王扶臣。都司白

登庸王洪基等官兵。見在錦州。參將黃聖中。軍薛同等。等
官兵。見在中後。而其家屬。雖半皆在登州。設使尅城之後。
良賊不辨。玉石俱焚。致令各處官兵。求之不得。或誤以為
我兵。而掠之。設官之。也能無刺痛其心。潛伏之。警乎。臣用
是懼。敢請聖慈。亟下兵部。預飭行間。尅城之後。凡係婦女
戎勿。妄殺。有為兵丁所得。訪傳某官某兵家口。許其首報。
撫按衙門。計其名口。給之以賞。則家屬獲全。而兵心樂首。
矣。然後責有司。分頭收養。查造名氏。知會該營。許令告給。
官引。陸續取還。完聚。如此行之。而海外。錦州中後。官兵有
不感。激天恩。要常圖報者乎。然此消息。又不可預露。賊中
余其情。殺之。盡也。臣既哨探。有得。稟。念招練官兵。發遣未
遠。不容不為。早圖。伏惟聖明。采擇。勅部施行。

崇禎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奉諭旨

欽此。已。詔。廟。勝。宜。先。疏。

臣接兵部咨。文。密。奏。遺情。一事。已經。焚。書。逃。使。連。臣。惟有
結。勵。戰。守。大。復。何。言。然。臣。竊。惟。連。惠。十。五。年。非。不。戰。不。守
之。罪。也。戰。而。不。勝。守。而。不。支。直。於。連。死。敵。連。死。法。而。終。不
能。有。加。於。彼。者。何。哉。無。謀。而。戰。守。連。連。軍。智。勇。俱。困。總
之。無。算。焉。故。也。臣。聞。上。兵。伐。謀。其。次。伐。交。令。連。使。乞。款。不
聽。則。以。兵。伐。旋。謀。已。著。矣。連。驅。押。部。盡。收。束。北。西。北。諸。種

以為之黨文已固矣若何而伐之以臣之愚度彼心輕我謂我兵屢挫自守不戰必不能謀攻且恃其眾遠我則欲攻之步伍輻輳必不能乘尾闕援以救款空巢穴盡糾諸部前既聞到今復萬室趨國絕境而師不一而足我病伊何馬不足耳今伐其謀必大賈山使我實有四五萬馬常出關門軍錦之閒馳逐射獵彼必屏息而不敢動何則彼國寧則力散遠驚關前密宣等處則憚我以輕騎襲其巢如此可使軍錦貼席關前安枕宣雲自無復事此臣所謂伐謀之策一也屈指使之所以糾強全恃西人之衆為之羽翼今大軍與會既衆不耕連番秋成半遭水潦連降大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

上

舉而面擒擒無所得窺查未敢入其勢暮冬鐵壁必甚即今防馬役降軍錦時不乏人收即置之軍錦猶慮後心巨測若以新編伍押運入關分遣山陝沿邊充營撫道標之用且可漸分腹裏會撫鎮道查空糧養之為之另蓋營房無事收其弓刀貯庫有警質其妻子隨征時下清池草賦易敢萌心易世而後仰又化為漢族臣聞先朝降人迄今湖廣兩省尚有違官即是此輩無足怪者此臣所謂伐交之策二也臣此二策藏之於心已久竊念廟堂之止於此乞款大事必下公卿博議今靜聽通司未有所聞臣謹披陳愚悃以為屏言之倡伏乞聖明下廷議定廟謀圖為全

長策傳達臣奉以從事若先事定然後其臨境無謀而賊守雖死不足塞責此臣之所大懼也臣又念播都西移將馬番禁遏不許賣馬中國此中國大害今彼搶播捕連遊不敢近邊撫實其絕望矣皇上該下明詔問播所居連離中國無恙否播不敢當彼中國禦却之播能復來否即不來勿禁馬番令賣馬與我我中國得馬播實如故初撫奏將王世忠誅致播所成量煩常賞報布之一二以昭示聖恩如此播雖憚不來而卿感天恩異時不吃嗾作態且或因此致馬仍復十數全一匹則為中國利大矣

崇禎五年十月十五日題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

上

工部摘參未完疏

工部科銀奉罰州縣住俸臣查崇禎四年戶部題准滿免工部並無不免之文民間原未冰徹有司從何究解臣前酌議帶徵復因水災請免均屬萬不得已再應天恩念此降錢遺黎不堪敲朴重國一切少從寬政以維邦本

崇禎五年十月十二日題

戰骨久寒疏

看得去秋捷後戰清關門蓋節職官二十三員兵丁五千餘人內有父母妻子八百四十九名口應請優卹至今未沾職官中有子死妻嫁者兵丁老幼每遇四時節序慘

發兵尋聚環注善難繼連臣不得不為再請部度毋輸多
寡乞令早需天恩以便散去其職官除給祿外應得賸餘
係千鈞動人心統市部度施行

崇禎五年十月十八日題奉諭旨

地震屢錄

崇禎五年十二月初七日據關內道右參議陳璉且永平
府呈據昌黎縣中稱十一月二十四日酉時分地震震從
西北來往東南去旋旋有聲不知所止等情呈報到臣臣
惟永廣州縣六而一歲間震者凡四際慮連降臨之邑也
昌黎拒敵僅存之邑至是而亦震焉占曰地動民不安夫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

五

是難民也又嗟不安乎一日冬動其邑大水十二月動來
年五月災今年已大水矣來年又水乎噫此非民之災臣
之咎也臣自惟罪孽深重厚災應撫瘡痍之餘之極救之
策愈歎貽民以安而民未獲安其何以自解抑又非特民
不安臣身不安也臣身所望恩簡卑嚴憲而心念臣又係
罪行間竭拘馬懸驚欲抱樹尺寸以仰報洪恩祈消洗父
罪者臣本懷也素志力不逮歲月如流恐父罪未前臣罪
已積者臣苦衷也所以惶惶日天憂虞孔多瞻顧後先舉
措無適易曰君子安其月而後動危以動則民不與也臣
之謂也且地動主土臣實守土之官如蒙惠特斥則天譴

可塞民哭可弭臣從父所成禍項窮境有餘榮矣

崇禎五年十二月初七日題奉諭旨此震亦係偶發臣等
宜加意修德實屬無辜以具奏候不日奉旨該部知道

家異錄

崇禎六年二月十二日據永平道左參政王嚴昨呈家臣
批據建昌路中軍劉芳聲揭報本月初一日軍人沈學之
家有豕生子十二內有一子一頭二身八蹄二尾隨

出隨阮等因據此隨批該道行永平府轉行遵安縣查覈
相同仍因軍將建昌查閱兵馬親取前子驗明無異等因
回覆到臣謹臣竊聞凡物反常皆謂之妖豕者民間凡畜
一畜二身體近分裂四耳幾多足不任雙尾並蹄皆怪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

五

微也臣不測事應不敢遠引惟在臣屬方幅之地冷口而
電非常還安地震屢錄今茲豕異復見建昌皆臣不職召
災除禍躬屏息靜俟聖明肅獻以塞尺誼外理合具實奏
聞

崇禎六年二月初一日奉旨該部知道欽此

震害利軍之將疏

看得凌國潰陷前撫臣劉宇烈請調統無之兵行次顧義
業已發錄矣無何振聞敵自顧都獲前鋒刺隨兵而按部
文則以參將降敵也兵額二千五百餘人降逃者沿途募
補而相隨如許則皆山西討債之客也宇烈回部後撫臣

丘水嘉入關時此兵此將留之懼生多事去之又苦無
兵已思改客為主安插義院以安兵心餘議易將以善其
後較焉而得爾擬具題而數遲次募兵多割盜即夜刺歟
寓臣一日拿獲十九人撫臣丘水嘉立新十三人姑恕歟
不問也行催赴信而數預借各兵正月末放領出折託臣
審賊入金文化黃文秀等擬斬及成仍請免論及歟也聞
臣傳永淳西退冷口與臣論諸將推當奈處臣曰饒歟當
處無冰心未與之純由將竟取其人輕處之不使蓋至是
一日之間扣各兵一月之餉至七百餘兩而兵心始與之
純歟可以處矣審實賊入歟手者三百四十九兩八錢

楊文瀾先生集卷之五

即金柱之五十兩亦數債宿債割恩榮之一百兩亦數還
甲債惟趙奎壁九十八兩二錢自入其案而將不偏鼠焉
致瓜分歟竟可以死矣奈照饒歟饒如虎如賊貪婪如
虎如狼在蜀本一游卒在漢則為戍卒不知何徑而走京
師何功而職都護而逐公然而兵附於而討東征之列也
歷數河曲之難婦林羅之鐵鞭順義之鼓涿關門之盜剽
金文化等之折未皆可奉拿正法何得苟容至今大赦貪
將易激驕兵然一激則離未有如歟巧濟其貪及借驕兵
自固者也使歟惡不應立死兵心未與盡純則一指額間
歟能權使驕兵連成異變而又苦無而將可以代之封疆

何地此時何時可令一天發難開宋兵觀望之端始地方
踞踐之罪哉所以前後參劾俱未伏辜比至關門改客為
主臣等屈之又忍祇俟兵心少安不覺歟惡不熟也告發
之日臣提到關集兩道臣陳璘王凝詐與關門劉泰游都
王東忠等二十餘員立堂左右面審無詞即欲請旗牌臺
斬示與宋素之義唯念天威咫尺未敢擅專特行馳奏
今奉旨問明達奏臣不敢給延覆審情真罪當兵伏乞聖
裁立斷行臣即加軍法以慰軍心臣侍罪無年於將領小
過時加教誨未敢苛求如饒歟者本不待教而誅之人臣
仍教之不改而後請誅之也

楊文瀾先生集卷之五

奉旨查問商都哨新是何部落疏
西人投敵撫市斷絕關門內外即無生門之通事亦無客
竊之屬矣我兵出口連哨八九百里達著即殺連聞離家
部落而其部落亦自凋殘離新種姓主名了不可辨久矣
商都之後臣查地係遼水之源又名商東湯見客處西滿
廣奏會報連降聚兵於此此則東西聯絡往來必經之地
臣會鎮道確查則似無閑東西而皆足以絕其嚮導之謀
矣

崇禎六年二月十一日題

請留驛站銀兩等事疏

六屬小民慘遭邊患仍被凶災兼時有髮飢生化作恨心
爲限此日永離離負依然滿目逃亡家懸危無呂樂錢
糧一年漸虛連錢糧二年併上供特餉一年戶部業已送
行工部又嚴催解臣有上供缺解錢部水災來罰酌議三
疏呼天工部久之方覆分別免徵帶徵緩徵遵旨大張榜
諭昭示聖恩哀此免才免一分將受一分之賜矣有司憚
於查罰先借別項解部臣請改徵六年卹報部覆未允今
則又將派徵是帶徵緩徵而不免而免徵者究竟亦未嘗
免也然而明旨在前特諭已布有司以承徵請臣斷不敢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五

上

執行則此工部銀兩在懸又一難結之局前年搜括版產
變價充餉一時估價過浮降錢之地已無餘降富民防護
將領次第罷歸原籍今存版圖一所估價五百九十六兩
三錢過招無人承買有司將若之何戶部嚴催款餉至今
未已即此戶部銀兩在懸又一難結之局降距京東臣時
亦領提兵在部城之外增報水泄不通人心皇皇無措偶
聞昌黎縣令殺錢全城一時義聲鼓動兵氣奮揚人人始
知賦之可殺誠之可守區區小邑猶報傳播海內不知鎮
定危疑若干恢復四城聲端於此降退而查算錢糧守城
士民周過二年起解銀兩計抵三年存留而二年缺解誠

追議貽至今未了太僕寺催提馬價七百五十兩該縣若
無以應則此太僕錢糧虛懸又一難結之局其他太常光
祿武庫樂直等銀或以改解或應例免紛紛咨催臣向不
知虛懸難結之局有幾而民力竭矣有司課畏來罰惟欲
派徵臣不敢任派徵却難措處必不得已請自今崇禎五
年始至九年止允留驛站節載五年臣與道府州縣酌
量某項最急宜先抵解某項稍緩次之每完一案則具疏
奏如一次以明此項錢糧臣等不敢妄用原數上不負皇
上顧免之洪恩中不缺內外諸需之正項下不虧六屬災
傷之追民矣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五

崇禎六年二月二十五日題

道臣陳兵餉條陳疏

銜邊戰守無時道臣區區軍費重聞警或躬馳口外臨陣必
親履行間與搜義難容坐轎者不同駭將悍兵所在而是
平時簡練調戰有事發連驅量皆遵臣也使無一旅親信
之兵少資彈壓則脫巾倒戈種種可虞非道臣之患而封
疆之患有兵無兵利害甚明邊臣萬苦竊思廟堂容有未
悉耳

崇禎八年五月初六日題口山松曰馮鑑先昇與王通
馮鑑先昇與王通
崇禎八年五月初六日題口山松曰馮鑑先昇與王通
崇禎八年五月初六日題口山松曰馮鑑先昇與王通

一、一事之起，上經明多，故先入抗疏中，與諸侯俱，亦先
本經疏，其言先入，又為中，則先王公於，雖疏，亦先
一時，俱此，惟其多，不存，其大，亦先。

秋防是通衙客休致疏

崇禎六年七月初四日准吏部咨山海關內監軍兵備道
山東布政司太恭淑奏會事降一級管事今住休陳理奏
前事等因奉聖旨遵行方殷陳理何得無以病請者該撫
監按確查具奏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該臣查得
關內通降既住休參議臣陳理起家務令考校刑曹隨調
兵部管關以崇禎四年開四月內到關受事實歷三十八
個月五年四月內陞授今官實歷一十六個月方其抱關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

也負嚴自守強毅當機值東西羽檄之交馳則登陣義甲
拳騎將悍兵之機探則砍案拔刀殲雖約不勝衣有辟易
萬夫之守此臣後至關門兒童走卒能尸說而塗謠者數
臣海叻非分敬藉同心副應通年勞能獨茂臣歲前揭為
如水之清如山之執至是始終表裏秋毫不渝年終秉獻
貞心百鍊彌精敏手千頭立解茲事半年之內實為遠器
煥然一新頃以重閱燒荒出塞二百餘里過臨山川之險
要才力膽氣可知臣實隻字無欺非敢何私所好也如此
危關做事真正幫手即請加銜久任理亦宜之惟是該道
賦性太寒歷官罕潤積勞既久舉體成癯五年一按家書

乃有棺斂無資之命婦數載苦憑藥裏今或血肉俱消之
骨人足疾抗章祈恩解組此危懼之危臣數之窮也臣亦
何忍言哉但察明旨查奏不敢不以實聞該道雖度實岷
岷且夕猶堪強起亟展值遠報孔棘水陸俱切或嚴爪代
驟難其人委去擅何敢恕必不得已勉完秋防乞恩俯從
所請一面祈初吏部預備邊材題擬代任庶幾獲事病身
兩無悞矣明旨該撫按查奏臣愚初擬會同陳理羽書
略釋災變預仍臣不敢久為一面徑具陳請至其降級住
休總為張珍一事臣等勸勉勉完亦當為之請復今姑未
擬及也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

崇禎六年七月初八日奉旨陳理已有旨了通著處心
料理務須防備毋得此後該部知道 山松日陳公清
批其言不長雖數十言心切如之先人所以不食其
特題也
請將回馬改擬折色疏
永廣應解回馬民間原無上知每遇依解先往京西山東
諸處買回此一往返已不勝其費矣到京恐驗不中又將
駁回一馬常備數馬毛高尺寸俱要合式而其費更不可
言以故依馬一匹官價上三十兩民間額外賠累有七八
十兩者究之馬後不堪騎任且既訪知此情請令改解折
色於正價外量出尋買路費十兩以此免給違方自買駁
馬為便 崇禎六年八
月十九日題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終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六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弼著

山梓

袁秀

孟兒山松同輯

孫 震 同輯

山橋

袁秀

詠

罪臣萬里赴摘疏

臣於去年四月西巡至連安縣士民跪伏荒寺古松數株下流涕橫陳臣側然問之對曰遭降之後官無解舍可栖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六

一

民無室家可保是以哀耳臣因問遭降事情對曰縣令荆楚投降鄉官郭軍總城諸教亦仗天威恢復城邑運令懸首臺衙惟軍令而警獻未故也古不畢袖出呈票者紛紛臣時未請警軍之總揮之且去則聚聲而號環跪弗起臣不得已收呈查據永平道府詳覆始末臣疑軍罪未定當候聖明鑒裁未敢上聞也今年八月臣在建昌連民復據門閭有何事對曰郭軍已蒙聖恩免死連成廣西秦州雖死惟知威天高地厚矣民等不幸遭縣令投降使非軍總城諸關上疏請兵民等數千萬人生不免腥羶死不洗汚辱今全城蒙恩幸保身名獨令軍成庫卿是為吾民

得罪民不忍也且民等生長連安早聞忠義前後降陷四城如軍棄家赴關上疏者有幾乃以奸細索情軍不足惜與時倘有緩急誰敢救軍之所為是使赴京路斷精兵望絕非民等所敢言也臣慰之曰軍今已有天恩不宜再責對曰軍罪不敢辭幸聞新例軍罪許贖民等咸願捐贖言訖相對歎歎臣問汝等何名復袖出一紙票狀人張四瑞高應乾等連名一百六十有五票為懇恩俯憐孤臣連成姻婭事內編連安縣鄉官郭軍平生忠梗為國為民方遭降一入之初軍以為民鄉官偶幸兵民百計守城助餉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六

二

製器期於必守既至永平城破官兵潰散四面皆降勢不能支決計西向隨兵軍去未幾軍妻子家屬被擄此時連民號天呼地望軍情兵求救一方不料塘報訛傳被繫賊肆事蒙聖恩寬赦原情未威配戍康州軍心民心感戴固已無窮但叩關請兵原為救民水火之中廣南連成惟軍獨罹烟瘴之苦愚夫愚婦誰不傷心泣血伏叩本院俯憐與情代訴奏聞或改衛內徙或准援例納贖等情臣躊躇再四論連之曰臣為國仰達天聽不敢有隱爾民靜候天恩鑒裁臣不敢必也乃叩頭趨出臣自八月回關即值連營偵防孔棘旋遣犬馬憂病家恩暫調今強起絕事又幾

一月乃敢具實聞奏伏乞天恩俯恤達邑殘黎納懷一錢
忠義量將郭軍改充近衛底幾萬里餘生堪繫一隅民望
臣有逆撫專責管內州縣僅六烽殘其三所以誘掖提斯
非常可比非敢市恩於軍已

崇禎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奉旨郭軍已從從遣送不必
陳請該部知道

科臣持論甚正疏

頃臣有罪臣萬里赴謁一疏其於郭軍一身罪案已定達
衛近衛總屬長流未有增損總固士民呼籲再三與情不
宜鑒嚴該道府縣俱有通詳到臣督臣聞臣亦擬會疏入
告臣念衛雖重地倘可借此鼓動人心以為後來之勸則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六

五

所關於臣守土之責者臣小賈非區區為一郭軍起見即
未彈射亦所不計耳今聞科臣姚思孝果以為言其云達
關立法宜展朝廷還郭軍密侃侃正論臣甚聽之謂臣曠
昧肺腑浮詞巧歸臣不敢居若臣無以鎮軍容鼓士氣則
不待科臣言之臣自知甚明屢疏請斥不自今日始矣且
三載危關才身盡瘁何為心血有盡封疆尺寸無裨臣負
咎焉端實實不堪任使科臣僅摘其一亦已弘矣伏乞天
恩亟斥嚴臣以明國法立選材傑以任衛關臣遂斬斷敢
歌詠太平有頌章矣

崇禎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奉旨楊文弱著重責力展職著五
年俸該部知道

此疏實非為郭軍以動機來也姚公云誠謂郭軍會與名
臣下共見之 廷人言云此二疏可謂忠義先人服以
此得請原奉不存將不亦遺改置以汚先人

恭報遺有建城疏

看得山海一關為神京脊背鎖鑰全治向者南北連長一
十八里內外空虛臣漂漂私憂積建異城兩座與鎮城鼎
足相維索恩勅部幾經駁議而後允俞蓋處姑秦難矣臣
擬軍夫七千七百三十名兩年共修二百日則兩城可完
若止五千一百五十三名兩年共修三百日則兩城亦可完
今用六千三百二十五名修一百四十八日已完而連一
城預計采炭再用軍夫四千九百六十四名修一百五十
日可完此連一城是三百完工成該國可通也南城原計
三百四十丈今修成三百七十四丈四尺四寸較多三十
四丈有奇以由內北添建敵臺三座每丈軍夫二十五名
在原計之外連城萬不可無敵臺非浪增也城關則北二
門南望大海為實皮服之邦臣題其門曰敵範北望鎮城
中山關國之烈臣題其門曰襄仇而城名則未敢為仰祈
皇上鑒錫佳名昭示萬禩此臣因報工完敬先請命者也
至於內外諸臣同心經始文武將吏彈力董成或俟兩城
通完索散勞績或一面勸教以鼓厚心乞勅部覆酌擬俾
臣遵奉施行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六

四

崇禎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題

控辭嚴傳疏

崇禎七年正月初三日准兵部咨據本部題為仰仗天威三渠停職等事節奉聖旨方一澤楊嗣昌陳應元各加服俸一級欽此欽遵修查到臣該臣聞命自天汗僅無地除恭設香案望闕叩頭外竊念臣才質庸下起家教授濫廁今官仕籍從前罕有然臣不自揣量妄自二年誠以天恩隆重於臣父鶴蒙建之機忽被微臣此非常用舍古今希選之事臣本不敢祇承重念臣父鶴蒙建遠戍俱降江潭日夜幾幾亦惟願臣稍有樹立以報高厚庶幾少塞平生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六

五

仰事明主未能自了之寸心此臣父子孤獨私結自今以往毋敢再微榮進惟日儲省罪愆期勿誤端而已然臣雖懷此心實未能劃分陰微寸樹無聞不惟仰負天恩亦無以俯慰臣父居恒自念罪積彌深頃方諸斥未俞正思補贖豈意登萊捷報列臣名蒙恩加臣服俸致臣惶恐戰慄顛倒無所臣本志圖報不敢求榮臣父罪未滿思思職級伏乞初部收還威命容臣苟安片時另請疏作若夫因人成事縱有微叨露布之職臣尚未知所指今始喻意然德非臣本懷抑且未暇深辨也

崇禎七年正月初五日奉旨欽此嗣後應與楊嗣昌等不准解部知道 山松口道加察布乃着中史

公丁曉之疏達機密誠恐長沙可驚竟說領而為國官授編元通撫士屬可門手

官兵出哨疏

看得口外地方臣等不能親履諸番都落臣亦不能周知唯是崇禎三年邊烽驟烈而後諸部無不遠致其巢中東二隅無有邊邊駐牧轉為表之屬日者前年邊烽窺窺去歲明目數雲其來驟率皆迂遠關門哨騎云出六七百里之外不能見之臣等恐其僻欺責令活擒男婦譯審情形果皆不知彼之形徑按經據報吳題臣既留所擒活口未受旋奉旨泉新是也如此東西往來竟無知覺更有犯逞其何以支虞蒙展首責成臣等確遵臺哨始於振振城危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六

六

墩實都等處驟見營盤跡跡往來絡繹不絕夫此明暗阿軍騎拜等目復往投敵之跡也臣等既經哨報敢不發兵禦防臣報部料監臣具奏奉有嚴密確偵預圖剿禦明旨欽遵在案官兵出口八九百里跟尋往來踪跡忽然相遇而相撲砍為知誰家部落哉幸仗皇上天威我兵深入演營奮勇死關斬殺七十八顆餘者奔山敗逃不傷一卒而運萬一鐵勢強我兵不獲致有死傷亦聞誰家部落否也今據曹家路游勢轉報督臣云係內附之塞本不知誰路內附加塞本者凡有幾家每家部落各若干家果否生門守口不致遠離該路窺探各邊且各邊兵馬不時連哨

有無禁約明文預先知會甚係某家部落不許割殺前此
西滿捕報我兵出哨遼河一千八百餘名遇見七十騎新
獲四頭不知所遇何夷是否內附者未見查問中滿塘報
孟四兒等合二十一各出哨流河見賊奔遁不知所見
何目是否屬夷未見查問此皆督撫發報兵部具題行知
臣等在案者如云屬夷之外無賊則西滿之剿賊中滿之
哨見亦必皆屬夷也倘屬夷之外有賊安見西滿可斬東
滿不可殺哉此其理甚明皇上但初兵部查出案獲六
年二月初三日原題官單出哨等事四月十五日又題哨
探違情事紅本首意一印證聞而可見也至於新獲首級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六

七

臣因曹路有旨同監視鎮臣細加詳驗七十八額內強壯
二十八額次壯二十六額老幼婦女二十四額臣擬分作
三等止等每額賞銀五十兩次等每額二十兩又次每額
一十兩各給印信功票俟題奉欽依照後照票給與今既
蒙部查理合一且聞奏母款隱飾抑臣更有說焉尋常出
哨遇者概殺原不查問部落之中東二滿久無屬夷惟西
滿有之而不知其數多少邊內各省信地遠外原無界址
誰解東西況賞銀甚厚屢次哨斬正當東滿之衝祇今明
日數塞不得志而歸並將滿的力子毛乞夷問拜子小官
帶去殺賊矣豈其父子之間能保心腸各別一投敵一與

實判然不相為或殺或屠蓋部落彼此往來哨丁遇見單
客不殺殺之則成信口屬夷也向來三十六家雖非屬夷
雖不導誘入邊而今明日又來索賞則滿元兒則云不犯
而滿問問拜亦云違違違事然則除却西滿違違事可知
矣臣等能不寒心哉據奉明旨查奏臣不敢不盡言伏惟
聖明裁鑒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六

八

臣因曹路有旨同監視鎮臣細加詳驗七十八額內強壯
二十八額次壯二十六額老幼婦女二十四額臣擬分作
三等止等每額賞銀五十兩次等每額二十兩又次每額
一十兩各給印信功票俟題奉欽依照後照票給與今既
蒙部查理合一且聞奏母款隱飾抑臣更有說焉尋常出
哨遇者概殺原不查問部落之中東二滿久無屬夷惟西
滿有之而不知其數多少邊內各省信地遠外原無界址
誰解東西況賞銀甚厚屢次哨斬正當東滿之衝祇今明
日數塞不得志而歸並將滿的力子毛乞夷問拜子小官
帶去殺賊矣豈其父子之間能保心腸各別一投敵一與

失類者量行驅除如東海兩縣有土可耕則認荒補熟相兼行之一日海濱之惡潮海地多斥鹵民年煎鹽捕魚以爲生活乃有原係社屯征糧熟地連去年六月風雨異常海潮漲岸十數里鹹水浸淫化爲鹹地寸草不生如樂亭之胡林口羊欄屯等處社民屯民則日計就食絕命丁往盡逃錢糧無指僅存歲納日食稅銀賤賣室女以爲兵婦合無仰請聖恩亦從蠲豁一日縣處之害應設馬募往例歲一吏番民間食報給通完竟有力營免貧弱獨當遭炸之餘有刀亦退化爲貧弱矣軍糧更繁另設紅馬以侍星差一馬常費數十金而走死俄頃則一家之產盡盡以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六

九

此凡遇倉報聞風無逃空縣停差誤事不小索積三年撫軍樂亭士紳公嚴嚴地年額每歲每月量出銅錢一二文協助富差免於食報脫逃應當苦死呂黎士紳亦以爲便比制諸行而慶慶連安三州縣則未也然或用老人私收幫貼民間苦累不均或憑市棍承攬代當通差逃解不出臣觀永平府志刻於萬曆壬辰亦言鋪平之善不但始於今日合無仰請明旨行令有司查照鋪平之行而善者爲永久之制鋪平未行而苦者審調停均節之規其銀兩稅從官給不許私收其應當召募從實先行食報至於原設驛遞工食兵部近有節或請於念永平後即獨當寧錦

首衝免其裁解而所議鋪平決免裁者通融計算不許過滋一日鹽場之獲漸海廣鹽之地置有濟民石碑惠民歸化四場在濰縣縣邑境內延亘數百里每場大使一員廣長運司管轄其寬戶丁口歲納錢糧一大使未必能勝其任而州縣有司例不得問且場去運司八百里大使之行事運司不能知運司之行令寬戶不盡曉指稱是役因緣爲奸少不如意即申請拘提亦費資丁遠走滄州往返一千六百里無廉施累生運者少荒弱因此逃徙強使或至抗提一人而生死難明一事而數年不結間有赴臣衙門控訴行道府有司查審而亦格於運司咫尺千里無可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六

十

如何之稱謂巡鹽御史咸迎舉勅永平道府有司亦在其內乃境內鹽場不得與開列名舉勅亦大實矣合無仰請明旨行令濟民等四場大使兼廣永平道府節制其運司應嚴額課與列項差徭通行有司知會就近稽查如寬戶有犯即行州縣審實詳運司發落免解滄州其州縣食鹽例行小案臣查舊創疎闊清版戶口的量加增咨准戶部充臣新設衙門據實不敷之用隨將撫署二縣撥分巡閱御史據實協路新兵免即庫藏正項錢糧統令州縣有司每將行過一切事宜嚴報鹽臣查核以爲舉刺之案一日京差之據永廣距京遠近五七百里乃有刁徒指稱告狀

越本管而赴他鎮臣請改正名實將劉連等處應官不帶
永平府銜免其轉行拘捕奉旨施行矣刁徒愈出愈奇控
藉究大或獨京軍告發在京准理批發原告事同差役假
攝麻街衙門先行拷掠劫掠然後指名捉拿勒償賣放此
至飽欲而去雖案雖差已不可問方赴臣等聲冤追趕亦
無及也即有真正差票領拿到京隱蔽不得見官問理終
無結局所以鄉愚恐懼非破家買命則盡室逃亡竊謂狀
詞借籍止是原告一人其被害犯證坐落州縣地方難以
假捏如承問有司審其本管即將原詞繳報詳請改批何
又隔越關提至於麻街衙門近日凡有犯事犯題奉明旨俱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六

五

行臣等緝拿其非麻街奉旨赴越曉訪拿如中府經歷
偽官通番一案至今未結起內人犯有監故永平不敢擅
放者矣合無仰請明旨通行在京衙門凡在外府批詞免
批究大兩縣其有控屬難辦者審實徑據原詞改批本管
地方責令逮審結案其麻街法司應拿人犯請旨密行臣
等緝拿如有重大事情特行差役亦令臣等知會協同追
緝可也

乾隆七年六月十七日題

密奉軍機處

臣頃遵旨選稅援宣七晝夜不寐督發馬步為給出境仰

惟聖主焦勞不肖先將士而竊不勝守土之懼也伏念
此兵費幾年訓練盛甲砲火費如許幾糧馬騾七千更是
從前出兵希有必如督臣傅霖龍麟全屬鎮臣尤世威統
領庶可獨當一面若分之二處則氣力單薄轉付他人恐
調取非宜反滋多事此臣之所深慮也師行糧從理勢難
遠近准郵臣僕伺手書重門之外邊騎充斥隨行糧重不
可不備臣已先會餉臣劉宗孔多方搜募畧有齊糧委管
調通判鄭材押去若兵分兩處則一官兼濟為難偏有偏
無則幾士心懷缺望又臣之所深慮也臣正發兵而有軍
錦降丁中途潰散奉旨著臣迎撫先後情形臣已塘報三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六

五

次然猶未敢盡言細察其間殆有邊烽奸人陰謀鼓煽每
窺撫慰言語轉換支吾中有不入其彀或將刀背砍打奪
其弓箭撒袋止欲空人回者口口聲聲要到寧錦與妻子
同死一處不意病狂喪心至此時值關門兵行尚能制其
死命未敢大肆咆哮然關門降丁亦當調發之始能無觀
者稽顙又臣之所深慮也因練兵吳裏務有謂開關發放
免致他虞自是正理臣引入塘報奏聞其時東止數百大
開水門顧出者出顧留者留使知朝廷果無欺心聽令妻
子團聚未必不可收拾軍錦諸將苦心必欲調回至於開
刀與土並成將體畢竟不能調回正續調帶去其雲倉東

其罪愈深即恐關外諸臣收拾倍為賣力又臣之所深慮也皇上命臣守關臣屬關以內一片乾淨地方敢容作亂且此時何時兩關相望居庸已多事矣山海款更多事平臣愚故出遣丁理勢萬不得已猶恐關外諸城驍騎尚繁別有鼓煽驚疑借口各臣故出又臣之所深慮已歸關至永直街一百七十里咽喉腹心兩地並重而邊山邊海水陸橫街五百餘里憂慮更不可言臣前與監臣約一駐永則一駐關一在邊則一在腹互相彈壓而今監臣自請臨戎臣顧關則難顧永憂腹而更憂邊拘馬寸心但恐萬力不副又臣之所深慮也臣抱此諸慮不敢不言言之仍不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六

主

敢盡所仰祈於聖斷者關門已發之兵全屬鎮臣當一路見在之兵留屬微臣備不虞向者回師口供先犯宣大後關關門料索聖鑒臣敢不為之備乎而況降丁潰攬鼓煽又在目前之外乎此臣憂危迫切不容不懇請特裁者也

探得潰丁隱情疏

本月二十二日臣因擬師而發潰丁東行滿腹殷憂不敢不密陳奏時謂關放出暫可消弭免致內地再生多事頃我皇上焦勞至二十三日且時分探得前運結陣遲遲

不肯出關情形臣測臣不皇再奏一面塘報內閣部科一面擬回關門親自調停故放開本日午未時分據理鎮內丁中軍羅偉大撥千總龔佐職騎右營中軍喻元前監視差官程克古王三德等呈報臣云昨夜三更時分我兵駐宿豐潤地方忽聞沿門大呼查驗難辨以致各丁驚惶上馬東走隨目隨行跟趕盡被皮鞭刀背砍打一齊裹來殆至前運混入關外降丁隊內約兵四百疾馳將通源河等情臣差通官迎問是何情各丁回稱將我妻子監禁願回同死一處如果妻子未死情願再來臣知已中魔魅未可聽省傳令是關外者即聽出關是關內者各歸本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六

主

營看爾妻子果否監禁天朝為萬兵馬將軍汝等降丁就願再來亦不汝用仍令羅偉等伴押回營一面覓得鎮人知看給者永鎮中營通事陶慶詳臣令頭戴草帽扮作鄉地鄉民雜入諸丁放馬之處聽其私語或稱我們回營看者老妻孩子或稱不要回營齊到關門上去或稱關裏不好動手關外者要孩子找到一處揀個好城喂馬等語一個月慈也來了八察其中有短毛者似是宣大前逃出關之丁等情口票到臣據此該臣看得回鄉于長汗口報邊烽燧集先犯宣大後關關門臣初未肯憑信以為如此大言何敢輕中國如是今見降丁屢潰密探其中隱情故知

中國銜鋒破陣金侍此曹特選新人多方鼓煽既潛潰其
心志又欲因而用之自恃狡謀不難任 乘虛闖關刻期
瞬息不持關內可虞而關外亦定度矣

崇禎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奉旨 事清必有偏私
結核雖屬奸細上達諭正法其餘賊匪有逃的一面
臣等應加意緝捕不得少有疎虞其大帥以上差人等
犯案此係軍機不得少有疎虞其大帥以上差人等

積旌城守疏

臣前巡歷昌黎追詢城守功罪具疏上聞蒙恩下部未復
今逢峰內寇紛論南趨雲馬東向薊關駭駭有必運之勢
矣內地兵馬幾何幾種幾何能堪處處養兵侍戰乎所恃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六

七

者地方人心各自固守使賊不能得志則自不敢長驅此
大勝策也臣請優旌城守之功似足風動海內今事急矣
部度不及皇上查臣原疏如有可採即煩聖諭行之自昌
黎始昭示遐邇僻壤將見願願向風況在畿輔之近乎

崇禎七年八月初一日奉旨 諭旨已又
如何尚未具覆著兵部作速議奏 城守功原奉旨已又

馳奏撫戡潰丁情形疏

崇禎七年八月初二日准兵部咨據東陽監視太監張開
元題為潰丁被感思歸關門事奉聖旨據奏二撫提兵已
抵豐潤知道了潰丁亦有被感回關的著該撫加意撫戡
仍密察倡亂有無別隨確查馳奏兵部知道欽此初三日

又准兵部咨該臣題為探得降丁隱情據實密奉聖
旨奏內事情必有倡亂煽結根株著該撫嚴密察有亂
違捕正法其餘被誘脅迷的一面宣布恩威加惠撫戡仍
將回營情形及處置機宜先行馳奏此係緊要軍機不得
少有疎泄兵部差人馬上密飭欽此欽遵備查到臣該臣
嗣於前月二十七日回關即查在關清實係內丁大撥
共有八十四人已經遣臣楊于國親詣營房撫戡未見別
樣情形微聞倡亂不寧者不知臣因作何處置耳臣伏念
曉諭雖少將為內外諸要觀望將樣若違繩以法恐風聞
連通轉滋訾端根固不絕以法而第投以餌是實也提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六

七

不知懼而且益驕不可再思一策被獲託言機其家口不
有家口在乎其西援而不回者不又有家口在乎二十八
日臣同道將諸臣偕詣武場備牛羊酒餅先啖各營不問
之家口每十人一排親至臣前入賞牛酒各一斤燒餅四
個就座月臺面面飲啖之自晨至午賞訖乃約二三十人
再賞活羊一隻令手牽回營有沙吉之婦能仗大義責潰
丁實於大紅袖一足俱全鼓樂導送之去而潰丁之妻男
婦立月臺之東視之已無人色矣徐喚諸婦諭云他家男
子而後我們看待如此你家男子為何回來諸婦羞憤詬
譁其夫諸妻跪地請即刻西征賊賊臣再三不許已又語

其婦非汝等罪也姑用牛酒餅實之如前不給活羊不鳴鼓吹以分亂辱其賸餘牛酒然後量給諸妻示不屑實云日暮臣偕看坍塌城角就近入內丁營房則聞西提奧婦曉羊取酒醉舞歡呼而清奧之婦無不憤恨有奉殿其夫者又呼出教實之次早諸妻牽馬詣臣前道諸臣甲點驗而行臣察其至誠還稍壯五十九人令中軍羅傑領去留二十五人印烙馬匹下場放牧臣之微意以諸妻同回復欲同去將黨結終不可解散獨馬壯弱分之使行者道為我用而居者安然不疑此處置在關隘棄之事也其賊騎石營潰回一百七十八人乃前歲招練降丁曹往登萊報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六

十五

賊有功者見居石門路長谷駐據營臣欲詣撫之而先過其道於本月初三日往平山堡賞職騎左營西後家口三百餘人此營通無一丁潰回者也是日仍詣花場谷看新建橋工喜宿長院口次早先至城子谷看河口新工運過駐據營諸妻龍馬跪地臣亦查出西提未回家口男婦近二百人令排東面坐地給實臣與行獎諭之有老婦云三子在提與一人回痛恨因者負天朝大恩亦賞大紅袖一疋其潰丁諸婦立而拜語譯之亦各罵其夫也臣諭之云汝婦人知是男子那些回來漢子不如老妻汝能土為關弓者有賞於是兩婦盤馬疾馳數回臣各賞銀牌令懸懷

諸妻諸妻愧悔咸請西行殺賊自效臣查驗馬匹驢壯者百餘堪以督餉然將領中軍俱不在營未可併也一旅不許令飽喂馬能另文調遣而關內諸妻撫我鄰畢止調外中前所職場堡有步妻四十餘名乃隨火攻車軸後發被馬妻鞭撻回者臣未暇出關各委署入營撫戢今惟日日裏請西行臣不能也臣查關門頭運驢騎中營副將王應輝驍騎左營參將王成驍騎右營副將祖寬驍騎前營都司李建功驍騎後營都司柏永欽俱領馬兵驍騎中營火攻都司趙程雲驍騎右營火攻游擊王承祖俱領步兵以上共合五千兵數內查止柏永欽下潛回馬妻三名餘無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六

十六

一人回者二道賊騎中營副將東國柱左營都司劉榮基右營參騎馬友功內丁營游擊兜應春大營千總葉伍永平道標騎營中軍李友竹俱領馬兵賊騎中營火攻都司楊芳驍騎左營火攻都司劉一瑞俱領步兵以上連監視標下各約六千之數內查馬友功下潰回馬妻一百七十八名葉伍下潰回五十一名兜應春下潰回三十三名朱國柱劉榮基李友竹馬兵俱無一人回者外隨火攻都司楊芳劉一瑞潰回賊騎中營步兵三十二名前營步兵十名後營步兵八名內小擺寨伯官免裹至中後所得空老回投營通計馬步潰丁三百一十五名此臣嗣為不職之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六

七

款押者也如有刑項情形容臣再密馳奏

案歲七年八月初六日奉旨是日事情已有旨了瑞麟
西番彈力備實國則要不必引修詳知通

封疆共事疏

竊惟臣等才疏識淺原不知兵荷蒙聖恩委任責成銜達
數載兢業講求亦盡涉其大概矣今年歸入宮大軍歸前
鋒偵探最確軍援最先既入關門與山水將士前後承調
百兩星馳千有餘里車不停軌馬不停蹄所為披髮纓冠
登不再計者軍第 兩旗不能應戰守之憂或誠恐
彼合來四十餘萬眾東震陵京南侵索馬西薄太原其勢
雷鼓已已庚午蹂躪畿東為更甚而我廷寧甘固荒警預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六

七

仍楚蜀中原流寇奔逃入皆喘急未定所至踴躍無種計
將再合天下之兵以與彼爭一日之勝其難有十倍於
已庚間者惟我國軍士馬猶成一旅聞調即行隨手應急
可資一臂之用猶恐長山大渡之援元氣未復彼有輕我
之心或逞強根之力直前搏戰厄關或以偏師暇我分兵
深入長驅則勝負大 殊未可知而關寧調後雖為難者
臣等思及於此身雖未到軍前而心則搖搖懸懸不知所
終薄矣蓋意違時云然此番仰憐天威在宣雲兩鎮憑城
戰守固自有却敵之功而我援師奮擊於大同後勁援武
於宣府中權控扼於西城彼不敢逞強根之力直前搏戰
死關也不敢以偏師暇我分兵深入長驅也茨溝之分據
者迫而龍岡安枕矣呼縣之警破者運而太原解嚴安何
以擇應朔澤源之圖而旋集大同進大同之圖復出口也
何以撤陽和天城之援而再向宣府進宣府之圖復出口
也援師以前月初九日抵宣而邊烽以此月初七日出口
夫何敢謂堂堂正正擊而走之哉然而形格勢禁則自為
解所困屈人之力而非戰也能自 全勝也以全爭於
天下兵不煩而利全也抑我國軍將士勇克舉此九廟神
靈實武憑之一人威福實武臨之川兵不覺偶合機宜而
邊烽有陰說其竟者故今宣雲兩鎮屹然東顧提京而顧

警馬西顧太原清軍安堵延軍甘國楚蜀中原續調之師止回是其被已度倘得失真雪什百而謂賊軍之兵畏敵如虎康餉多此一行是果宜雲而鎮惡賊守使能連制連降以保紫馬龍固無虞繁時太原不聲哉抑將令我獲師無蘇浪戰辱國長師而後謂之不長敵再綱天下之兵相持半年之久一如已度四城故事而後謂之不廢餉也臣等以為天下大計倘見則誤不小者如此抑宜雲於提師不見德則已矣焉為而見疾若仇不加功則已矣焉為而欲加罪此其中有說焉方降之始入也宜雲水火望倒懸之解而提師之始出也饑渴切臨拯之時客主已不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六

主

相投矣明古初亮宜東從破糧草難責懷來舉情猶覺相安既而張裕居來賓連治則不勝其怨咨矣惟擬雲雲正正一鼓蕺之庶幾足以洩其氣而平其情豈知形格勢禁條自通解而遂以為不戰了局多此一行曾不思宜大亦兩鎮也除常伍而外精鋒六萬主待客逸待勞飽恃饑僅可憑城戰守不能一鼓蕺絕而獨厚望關寧馬步千里奔走應援之二萬豈不過哉且夫宜大關寧異地同病者也滿桂一戰而宜大之四萬衆立盡於凉水河宋偉吳襄一戰而關寧之四萬衆盡於長山子牛盡於大凌城豈非近年度歲裁令九廟神靈一人咸福幸使其襄九世咸

保全制勝不踵前非真始望不及此而何以求多無已也倘謂降既通歸不用援兵不妨重加之罪乎抑思此後用兵事難逆料倘使關寧有急宜大應截擊而降退厚誑宜大之兵而加之罪其將堪乎即不然而海內用兵之處咸心關寧此舉不撥主客不量衆寡強弱一味催促浪戰必致大壞而後已其將忍乎臣等以為封疆共事本良心方可與言者如此所以合詞直陳仰請聖鑒非為一方為天下非為今日為將來瞻之提師之進止地方之得失原是兩事彼此不足苟貸也再照達問之張裕居來賓連降既已通歸軍糧未致乏絕情有可原伏乞聖度矜容斯足以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六

主

解提師之怨不致於連降外轉增口舌戰場矣

崇禎七年閏八月十八日題

微臣執法應應性嚴疏

臣於九月初一日出堂觀事有豫州歲貢康任縣丞劉權同伊子新歲貢生謁見稟稱行方嚴生劉芳世結黨高子歡等上京進結暗害縣丞父子云宗師在馬城預會劉汝榮南輝寺講約貴治像縣丞父子許告意圖報復等因時文武鋒吏俱在伊併臣諭之云本院貴治劉汝榮為兵家橫武斷與汝父子無干汝父子有過告發亦與伊無干何必預先稟提虎命出去臣因詰屬官云稟俗刁險好訟

上京揭告亦是尋常不意次日臣有齋奏使回揭得京師
貼紙一張乃方生劉芳世等捏揭微臣事可該某臣竊自
嘆自性嚴冷執法招尤臣素有之仰荷聖恩并任職永破
殘之地不得不勉豪惡以安善良而何遽受諸受侮如是
甚也揭稱著承劉汝榮年近七十老而無子被人暗送巧
贈臣親來為收領拿聲聲求亦僅杖一百臣查劉汝榮原
係富家納粟進政署丞先被趙宗高告發債准房四臣批
道審詳解念其老而無子判斷甚平乃臣結案之後汝榮
又告乞院徑批州審圖翻案以全奪人產則不法甚矣臣
今年六月巡歷廉州親詣南禪寺講解卿的劉汝榮以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六

三

連禁取利依律用刑杖八十於時士民僧俗聽講千餘臣
持以簡觀亦每覺醒惡家豈故當千人廣眾之中而作不
公不法之事乎汝榮被告審詳原卷素在也揭稱芳世自
洪武年來止許一家結進俸不意孟化等贈刺衛使巧
贈將劉汝清革去衣巾又事山海倉官轉送教官將芳世
開行方臣查去年二月臣在永平府城親見賣俸人報
提聲冤當有劉汝清等四生到臣轅前咆哮故肆臣行遣
府拘提解審帶至山海衛學明倫堂考試汝清一字不通
量書二十板發回該道再問汝清行止有虧理宜嚴革至
該學開考世行為臣不與聞臣若為處芳世何難明白行

文而令倉官轉送教官此何語也據稱倉官係臣妻舅臣
妻尹氏父故無子山海見任候缺有臣原籍湖廣常德府
姓尹之倉官與否一查自明且犁鑄一事臣通行摘示刊
入鄉約書並原卷素在也臣謹將此兩宗卷並鄉約化民
書封送內閣以備查考嗚乎臣惡一片血心勉強為此一
方禁止強暴扶掖善良亦若見此兩宗卷一冊書其紙則
盡破筆墨渾厚本不敢進呈御覽但既被熟生點污臣惡
仰望天日為臣昭雪倘蒙皇上乙夜取觀庶臣在地方行
事不敢辜負聖恩稍稍暴露萬一妄揭稱臣於州縣香火
不到即奉為始文香火一到即解以良技就如六月內巡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六

三

歷旨意亦看大刻不到之說也臣不知香大是何意義但
查任內曾奉品察知縣景可觀連安知縣任明連為地方
除害頗協公詳不知芳生何見而為此語至六月內巡歷
昌黎臣並未奉勅諭惟見昌黎士民城守有功濠州獻官
倡述有罪追論請旨特彰勳德芳生之言及此不覺肺肝
畢露矣臣論為運奉魏元勳乃魏東第一富家第一勢惡
無人敢觸尤鋒運奉雖死伊子錢可通神元勳就擒使倘
猶能使免獨以題目正大無辜臣何故買劉芳世劉芳元
劉芳徽筆端暗指難至於張國政陳堂上高子歡臣不知
有何因乃爾魑魅魍魎羣行白晝大都顯揚本管巡撫何

其可駭如是哉臣今若不請旨核勘明白誠恐奸逆陰謀
無所不至不惟據臣執法嚴臣行私而且擲其金錢逞其
伎倆不至傾臣性命身家不已微臣遭此揭帖名分蕩然
萬萬不可立於軍民之上矣伏乞天恩將臣即日罷斥免
差節制立推賢者代臣毋誤軍機仍將有名各犯前件卷
崇並臣奏論揭帖奉魏元勳倡述一系初下部院嚴禁核
勘明正厥辜庶使奸逆竟消紀綱弗墜臣即遵明草野有
餘榮矣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六

宣統七年九月四日奉旨楊嗣昌原任廣東正堂某
奸逆張善益等口証事不必請旨別著等因欽此
又據楊嗣昌奏已有旨嚴究不得延擱請部知道
欽此等因欽此
又上六張天多如此而今所存幾何勘成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七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



山梓

孤兒山松同韓

山梓

農者 同韓

農正

疏

撤臣守關四載疏時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叅議

崇禎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准吏部咨為欽奉聖旨事奉聖

旨是楊嗣昌陞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叅議石台都御史總督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七

軍大山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與他欽此欽遵

備咨到臣捧讀未終不勝驚懼漸愧除恭設香案望闕惶

恐叩頭外竊念臣子事君東西南北惟命之從此莫逃之

分也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勿欺之心也如以分則普天

罕土誰敢不為奔走無恤之人如以心則前非其人一命

以上不置謹叨竊據而況銜邊總督節制三鎮之雄乎此

臣不勝驚懼之餘也臣自崇禎四年備兵關內其秋倖入

大凌秋奉聖諭關門防守事宜著臣用心料理臣既爾監

司驚承天路萬勝衝復迄至叨冒今官拘馬驚馳再聞三

秋幸仗祖宗福澤皇上威靈口口捨關之烽遠不果入臣

無尺寸樹立補報天恩而更叨榮進此臣不勝慚愧之實

也臣考祖宗朝沿邊本無總督弘治正統年間有事特選

碩有名卿往資彈壓數輩故多可觀其後雖係常設而亦

非人莫預也臣起家教授聖賢實卑微今聯命走多年仍是

青履本色立於文武大吏之上其可觀焉此臣自揣難勝

一也臣原籍建平伍符錄常德衛一二三世之祖皆奉令

征討恭膺輝輝五世始知讀書八世臣祖時芳始充康貢

喬志未什臣父鶴鶴督陝西三邊徵恩太過今蒙補成袁

州臣愚頑代荷文星膺聖恩未允勉膺銜塞至是三年臣

父以總督家疑子何恩科此官目觀名銜心驚欲以此臣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七

自揣難勝二也臣雖鄉四載路越五千官衙則孤影自憐

家信恒半年弗達臣無伯叔兄弟可以代奉嚴慈臣父佞

罪江津臣又不能迎養每一念至真如烈火燒心無計可

稍慰解而臣身在展關南北風土異宜驚急星霜不遇煎

筋灼骨之事無不深飽以致通身是病舉念成灰去秋至

今藥餌同效祇因輝驚告急未敢乞使身圖而今欲從支

離懷憐之餘新碩難離重大之事此臣自揣難勝三也天

使臣不勝任害僅在臣一身何敢解選臣所憂者宜大山

西一重難落之內即是陵京畿輔地方臣既不勝宜大山

西之任必致重貽陵京畿輔之憂真土幾難將何以塞天

獲罪戾此臣所以躊躇十萬顧慮竊恐容臣辭免非常恩命者也方今朝野多賢皇上自可收無方之用即頃延推諸臣無不勝臣百十倍者惟我皇上重中興命俾其煥發新猷計所補於神機定非淺鮮臣何人斯敢冒竊位之譏而不割心澄血於我皇上之前也

崇禎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奉旨三張應曾重仕楊嗣昌連署無異特旨局并著依議成命作違此任科理不必遵辦該部知道

請留蟒玉建廟作忠疏

據管關通判鄭林呈稱查盤關庫見有勅書臣尚方副旗牌蟒袍等項似應進繳等因到臣該臣會同監視臣張國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七

三

元於公署親閱一通查得勅諭六道關防十一顆龍袍四杆令旗五杆令牌十六面尚方副二口此皆外庫所不敢留應進繳內庫者也此外尚有蟒衣三襲玉帶一圓盤甲一頂刺冠冠經佩服不敢再進與夫雲帳二尺蟒襖七十疋年久蛀壞無所用之臣愚守關四載有一未了心願敢請聖裁竊見建河蓋節庫任在都督何可綱乃督師標下中軍也孤忠耿耿砥柱賴滿天地神人為之飲泣本官雖係連產歷任實在關門曾題西郊關帝廟匾曰真文大又書對聯曰神人一理是心即是神古今同道是神即是是心至今尚在臣每一入廟瞻瞻遺筆不勝徘徊且生

也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七

四

崇禎七年十月初七日題

嚴臣未敢支俸事

竊臣前因登萊叔提家恩加陞服俸一級臣愚一疏再疏披瀝控辭節奉聖旨敕酬已有成命楊嗣昌著即祇受欽此臣具三疏恭謝天恩內稱章服在臣之身臣拜恩而不敢服俸給在都察院臣拜賜而不敢支此則微臣本心始終可以自盡等因在案今臣又加應命備省通議竊念前加一級之服臣未敢服至是十閱月矣前加一級之俸亦聞十月臣並未等俸俸俱未敢支除咨都察院崇禎七年

正月起至十月止將臣原俸加俸通行扣除不遺外伏乞
勅下戶部照數查收以明鈎馬微心實有不安於提叙者
仰祈聖慈非敢偽也

臣等謹於十月初十日奉旨朝廷詔錄自前奏運署
照常以承辦知通

陽和受事謝恩疏

啟臣於前月二十九日捧勅出關望闕謝恩已經奏聞外
是日行次官道准前督臣張宗衡差委中軍孫繼祖同知
屈必昌等齎送交代咨文臣謹拜受總督單務關防一顆
其吏書文卷及標下員役臣念驛站艱難先行諭止俱在
陽和伺候十一月初一日臣次懷來初二日五鼓行慶賀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七

七

長至節禮初四日臣次宣府撫按部驛遠詣臣相見敘
詢地方事宜初五日留止未行初七日臣次天城入大同
之境初八日抵陽和初九日寅時到任該陽和遠臣實可
達呈送達字一百九十八號符驗一通令換令牌一十面
副臣俱啟鑰親查明白方與文卷吏書一同接管視事訖
臣謹恭啟香案再叩天恩伏念微臣原是章句腐儒賈賈
未諸軍旅前任關門連撫遠人請問每事深恩問得一件
隨恩一件微頭微尾處畢竟如何做過方安如有未安再
聞再恩久之茲有所得又與同事諸臣遠心遠膽驍車通
暢而後次第舉行所以諸臣盡見並無參商凡百事體稍

成片段無復仰諸聖裁幸蒙鑒允免致虛耗歲月橫隔町
畦皆非臣之能關門無家寡小大皆能教臣又能與臣同
心共濟之力也然臣向為萬物所就不通如斯倘假歲月
再問再恩事無底止而臣已蒙聖恩量移非分屢奉嚴諭
星速過行所以無去關門終慚未盡之心未了之事不一
而足於凡補苴遺漏裁正評訛惕息望在事諸臣如臣
有過一應諸臣摘發吏改不欺飾非護短此臣區區慮心
實貽前局不敢謂於今位則於是始竊謂昨日可行於關
門今時亦可行於宣大臣無奇謀異能止此虛心實賜仰
報皇上俯告同舟咸願率循此道而已頃自居庸抵陽和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七

不

進行十日觸遇文武師生軍民父老與臺負販之輩暮間
一二土俗違情莫不各有所得中間殘破如左衛遠近堪
憐拒守如沙城勝氣可鼓推之全鎮各路宜可舉一反三
而邊境衝鋒兵食參差臣聞節目與然未能舉要業已款
開十七事行三劄司十達遠限文到三日內登答前來使
臣心手了然方可為講求規畫之本本月初三日接宣大
按臣朱勛國一揭深憂倉卒戰守之難至初九日接宣府
監臣王坤一揭又以浹容整頓之易同日接大同監臣劉
文忠一揭則戰守難易且不必言而軍丁凍餒之苦目前
實有難忍者倘時臣之處此亦甚大且難矣臣六年未見

父母四年不見妻子骨肉天性恩愛已不敢言其於內閣
部院科道諸臣從無半紙私書微毫親朋情面交游知罪
更不敢計惟此數尺微軀滿腔熱血盡心職業圖報天恩
稍俟講求有得披瀝控陳伏候聖慈俯垂鑒採更望中外
當事共事諸臣切已體已弱之思捐人得人失之見總齊
心力以衛封疆庶臣苟馬驚馳勉向前途不致違負天恩
再三跪奏則臣所深願而不致必者也

崇禎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奉旨旨以刑部為重地私
學公學是理理陽陽置置一處為任仍與無礙道各官
悉心講求邊防以資整飭該部知道

請改關防疏

（附）

竊臣頃接總督軍務關防一顆看像成化四年七月內遣
歲久文字模糊相沿未經請換臣恐不勝悚然竊念總督
重任關係章奏文移全憑印信為在如此模糊難辨以事
上則不恭以使下則不信設有描摹詐偽其難覺之此不
容一日苟安不請換給者也竊考大明會典景泰二年宣
大初遣總理兩廣至嘉靖間方有兼督偏保之命其後去
偏保改山西定為常設之員而所用關防仍是特遣之制
止云總督軍務未入節制地名似於事理未盡查臣父鶴
前任陝西三邊關防六字正與此同臣思山陝切鄰兩督
文移軍機調度千條匪細關防亦宜有別合無勅下禮部

將臣衙門改給關防比照前邊保定事例添造宣大山西
字樣庶幾統轄分明調遣無誤臣愚奉行節制洗然一新
將自此始矣

崇禎七年十一月十二日題

請陳宣大的賢情形疏

竊臣受事陽和已經半月有餘日思綢繆璣塞必得緊關
切要下手著數可以起羸弱而奏效寧庶幾仰慰聖懷俯
恤微臣本願所以款開十七事行三餉司十邊遺講求急
切軍務惟不暇頃呼應心目了然而不意有至今未報者
臣迫不能更待矣請就司道已報及臣愚所知積習病源

楊文嗣先生集卷之七

八

為皇上陳之議者皆曰宣大餉薄耳每月六錢七錢豈曰
非薄而至薄之餉源源給之難薄猶能自存乃今日磨欠
一年至十七八個月者以此言之的的實實無餉非餉薄
也議者又曰宣大軍窮耳月食六錢七錢之軍豈曰非窮
而月月給之軍窮可忍積之一月二月以至過季逾年積
不離信偷生苟免旦夕斃死其可得乎以此言之的的實
實無軍非軍窮也更可異者不知起自何年何人以剝肉
醫瘡者疲肥此之法為至實妙法而一切用之如累一工
動一役幾糧無措也汝老弱逃故以獎之勸之工役已了
而錢糧不歸此尤特選故者竟作缺額不補而軍無兵養

一健丁添一隨任內丁等項名色錢糧無措也汰老弱逃故以養之給之久而健內之丁亦化為老弱逃故而原額之老弱逃故又缺不補而軍無矣朝廷下一令要選精兵募兵別無選法也某城募幾名某堡募幾名應點充數而已拘集無練不教錄則逃亡而城堡之軍又無矣邊陲到來說說不得的實實要精練兵出戰別無戰法也某城某堡之兵仍歸某城某堡而精練之兵又無矣以至邊陲月糧繁雜冗濶尤為可駭有一營而分二三十等者有僅一名二名為一等者有合三五十名七八十名各為一等者有一人之身而幾樣支法或隨文案或另冊領者有名支本色一石加幫二三四五斗而實俸折銀者有實支本色米而云幾斗幾升幾合幾勺者不知領米之時以何法掣量領銀之冊以何法指數領米領銀之人以何法使之實惠到手而如此煩雜冗濶不知相沿若干年曾無有起而徹底清釐從頭更正之者所以兵無統紀戰守難專其責成餉餉章程上下其指其名實此一方之積習真受病之本源非痛改而剝清之萬萬不可為理也以臣之愚謂宜責成撫鎮合全鎮而提衝馬凡撫鎮追將標下之兵實實充戰兵者定為一等大城小堡之兵實實充守兵者又為一等出口遠哨更番不窮者又為一等衝邊守墩品司

時大者又為一等腰裏守墩塘撥走遠者又為一等門庫倉庫看守離流者又為一等其等第之厚薄以執役之衝緩為差大要只此六等不可多岐先年本色充盈計人計糧可也通來本色空虛多支折色即當計人計糧每人每月支銀若干如遇本色月分支糧若干照此邊冊只在一項開支除却正糧一石幫糧幾斗及肉菜口糧等項名色不許大索之外又另掛冊零支如此而餉定矣某標某營實該數兵若干某城某堡實該守兵若干某路某備實該哨騎若干某墩某臺實該峰兵若干以至塘撥走遠門倉庫墩看守離流各該若干一一斟酌裁減定額不許增減毋移職守至國如此而兵定矣某兵院以某官職到奉游都守或錄坐把中子某官給以某廉明白正大勿名受升斗之祿而實使之侵濶於行伍丁健之中如此而官定矣從此猶名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然其成效未易言也今日宜雲雨變如久病危贏之人又新加獲跌厥脈與肢體俱傷血脈兵語言俱亂若不從容調養驟焉操安攻擊並其奄奄氣息有不驚絕者幾希必也撫鎮道臣合其志盡其謀臣謹等其綱盤按諸臣嚴其實圖之夜以蠟日要之春月三年無移驢騾戰且要精言守保龍專精守國時城如山不動其又易致橫行而守吏

未易言也薊門三協有邊可恃故以匹馬不入為守而守
在邊邊東八城無山可邊故以歸併二十四堡為守而守
在城今之宣雲各有邊而實無邊也土石燬牆長二千里
夫安得有二千里據守之兵哉是則守不在邊而在城堡
乃城堡之多不比邊東僅二十四可以一時歸併此宣雲
的實情形臣不敢不明白指陳之蓋也至山西一鎮距臣
稍遠講求未遑並臣標下三營繁雜冗濶拆復如前所列
臣另本具奏統祈聖慈垂鑒勅下戶兵二部速賜查處施
行

崇禎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題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七

上

請定標營疏

竊臣頃奉勅諭通本撫部院據邊營西窺尤宜亟為防備
多方哨探其三鎮訓練戰兵兩項嚴加查飭務期實堪剿
禦不許虛飾悞張並流寇未靖處所隨機防剿速奏為平
欽此臣愚俯伏讀之不勝惶恐戰慄竊惟臣屬三鎮邊處
撫奏流寇所備孔多且當防備哨深訓練戰兵隨機防剿
責成匪易查前督臣任內提兵河曲等處往還經年今歲
七八月間撫臣不離重地鎮帥各自行兵止有標下撥營
跟隨督臣東西馳騁畢竟兵單馬弱勦禦難施以微功不
敢通仰奏聖主俯察厥功可為啟鑒今臣標下當立節制

五營名分中左右前後每營馬步各半額共二千五百總
成一萬庶幾氣勢稍重可以馭輕領袖稍多堪資調遣分
之外撫內寇防剿或可兼馳合之即以當邊必有一番實
濟而臣非敢浪議求多也竊奉明旨巡撫標兵三千著為
定額臣應援三撫三倍便當九千餘下一千以為陽和城
守之助臣得專意派出聯絡東西斷斷乎不可少而臣揣
恐時勢驟變戶部糾舉全應也查燕見在標下左後右旅
而外而有入衛東京一營人雖多者不堪額設應擇料草
可用臣請先定中左右三營而前後二營姑待次第成立
其法節制中營官兵二千統領各將一員月支廩銀一十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七

下

八兩中軍一員月支八兩千總二員月各支六兩把總四
員月各支五兩銜鋒總馬遠哨通丁火器材官占候醫士
共四十員月各支三兩馬兵百補十名月各支二兩四錢
步兵總百八名月各支二兩二錢馬兵管隊四十名月各
支二兩步兵管隊三十二名月各支一兩八錢馬番漢
丁四百名月各支一兩六錢有馬軍六百名月各支一兩
五錢步兵八百名月各支一兩四錢字職軍卒六十二名
月各支一兩官丁二千員名嚴每支布花一兩九分馬騾
駝一千五百四十匹頭隻嚴每支七個月本色每匹每月
料九斗草三十束又各支五個月折實每匹每月料一兩

通計三營一歲原餉布花折空餉銀一十三萬七千二百九十一兩二錢本色料二萬五千三百二十六名本色草八十四萬四千二百束載考三營經制定於萬曆四十五年左按營官軍二千五百三十七員名右按營官軍二千五百八十員名東京營官軍一千九百三十六員名其馬騾駝三營原額共七十六百五十匹覓見標餉一項查據萬曆八年議准標下官兵馬騾約用客兵餉銀七萬兩大同鎮該銀三萬四千兩宣府鎮改撥銀三萬四千兩山西鎮改撥銀七千兩備在度支奏議可查臣今所定規則本折通事不違緣因仰體時詔五營之中先立三營而此三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七

三

營將領官目番漢戰丁應餉酌從中制不敢全比關寧至於馬匹料草與折空之銀姑仍其舊臣之用心亦良苦矣向來撫部故實邊境裁軍軍分存散其存者常駐陽和而散者散歸三鎮以故兵糧馬料就支三鎮不以為煩通年邊腹多警征調無虛載遣三鎮之人盡在陽和召募無復散歸之事而鎮撫天三鎮之糧餉既難稽查養兵更多缺望兩俱不便謂宜照標餉例滿扣京運糧解陽和使該道義兵廳官主藏監視掛號領餉以時支放並本色料草俟堡陽和倉場放給則整齊齊成一足食足兵之制而東援西剿亦無望極盡餅之憂最上策也其入衛一

營前督臣題請撤回臣今又加更定非後老弱修工可以奔走酌密者即如真定民兵一營近改選鋒操練不赴東協防是其例也又查三鎮缺額馬價共該六萬四千五百十六兩缺額馬甲銀一萬八千六百兩請初兵工二部設法處此等關係封疆重大一請不給臣必十請百請仰千聖聽科二部審事諸臣自不忍置封疆於度外漠然不相關應者也其前後二營稱待三營收給有緒另請成在施行

崇禎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題

鎮道處應疏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七

四

為臣移駐交代出關抵任日期業已一一奏聞詎撫臣蘇澤濟自山西赴大同於十月二十一日到任撫臣吳姓自京師赴山西陳新甲自寧遠赴宣府俱於十月二十七日到任宿派派宣皇先臣受事何者仰承聖命料理殘疆不敢稍有遲悞也臣自離永平即見邸報欽點大同鎮臣王履經今日久未見出關不知何故本官屢上條奏自顧不凡與其託之空言何如早到地方早作實事之為愈乎其宣府鎮臣嚴用閑往履地忠孝在地方受事不難山西鎮臣熊用副將尤弘燕尚在蔚鎮西隔未知就道何日此時河水已合奉魁方張撫部西來臨邊警備鎮守何職豈可

一日應統祈聖鑒勅下兵部行臣嚴催到任如或無故
稽延即當參論者也至大同一鎮守巡其北兩道許九鼎
張仰之一時俱去未知給補是誰倘或尚在應懸祈聖
鑒勅下吏部速行推補此日封疆幾微分畝須得真材亮
新家臣胡鑒預瞻應為地方妙選必不聽人規避但早補
一日早濟一日之用長安一日易過臣等一日難捱不容
不迫切呼吁者也至於三鎮見任通臣或降或罷或候
缺處分功令森嚴臣豈敢代為徇情無奈臣與撫臣一時
俱缺地方十頭萬緒臣能職署通知軍民萬孔千磨豈能
分身偏到所恃道臣承上接下就熟駕輕督責實非淺鮮

楊文淵先生集卷之七

五

若使人人降調臣等將伯同勸其奈之何古稱人惟求舊
今日幾種舊人僅存各道倘再換新者半年養月未知練
習若何臣等彼時苦更無極所以應祈聖鑒量寬使過一
連乞勅吏兵等部將見在候缺道臣先行降調尤上緊做
事第一着也抑不特道臣然也新推三鎮大帥皇上其難
其慎至矣及今嚴催到任做事半年養月方知實濟若何
乃三舊帥除敕自強不足數外若曹文詔張全島夫亦百
戰之雄也六十年教育之地馬狗兵單以當邊陲誠不足
而陝西流寇動稱十數萬者深謀之威名猶自可用功
次猶未叙則向者疆臣屢言之望大監按諸臣合言之頃

者撫臣吳姓又言之夫豈皆私於二帥哉將材難得不將
大將難戰將亦難矣文詔全島為大將或不足為戰將則
有餘皇上尚當愛惜而用之者也抑不特文詔全島然也
尤世威吳襄之在關寧臣咸與共事或在初師四載之久
底裏咸所深知觀其收拾整頓頗有作事出奇新雅著
先聲獨令堂堂正正與敵戰決陣陣自非敵手向者西陲
之日特重為全臣亦尋尋語之今以不戰謀罪國無敵辭
然臣請宣府監臣王冲奏揭本鎮結練精兵三萬實在行
間者一萬四十有餘若令整隊相向不惟諸將不敢奮試
即職等亦不敢令其疎進更則望鎮持重之心亦猶之手

楊文淵先生集卷之七

五

關寧也至於番漢兵丁所連不無騷擾屢查該管將治
其紀律不嚴之罪足矣若以為甚於邊將殆未必然臣讀
大同監臣劉文忠奏揭邊將入境經過州縣城壁村墟共
殺傷男婦老幼七千四百一十六名口擄去男婦老幼五
千五百九十五名口馬騾驢牛羊一十一萬五千七百三
十五匹頭隻踏毀田禾共地五萬五千一百一十二畝害
使兵果有是乎抑亦是甚於是乎又讀撫臣朱勛圖奏揭
渾源縣良一素該州縣報稱日地方宵壤懸絕與宣提全
不相家夫宣雲咫尺境分主客便起猜嫌而久何怪猜嫌
於關寧者乎而乃加罪關寧至不可解何也臣在關門

其一疏求寬內云非為一方為天下非為今日為將來臣
今身在宣雲眼見宣雲兵馬器甲城壁兩探烽火種種收
拾大難就緒萬一有急必須調撥便令廟堂之上不加審
察處分捷師太過以重失提兵之心塞斷後來調遣之路
是將二千里咽喉百十餘城交付之新換且等三四人而
便可以支撐邊患堵禦狂氛也臣等願命甚微亦何足惜
封疆關係甚大必須審圖此臣不避忌諱披瀝附陳終望
聖慈特開使過之門少留應援之路者也

崇禎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題

蔭正職掌疏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七

臣接部報該臣奏為擬臣遵旨赴任領勅出關望關進叩
天恩事奉聖旨知道了楊嗣昌新膺重任果能行猷著績
朝廷自有教養不必奏以私情附陳該部知道欽此又為
擬臣已抵陽和交事再謝天恩並陳懇憫事奉聖旨該臣
以封疆為重地私奉公原是正理楊嗣昌宜一意肩任仍
與撫鎮道各官悉心講求邊務以資整飭該部知道欽此
臣愚雨承綸綍訓誨矜情拘焉有心焉勝感戴皇上命臣
膺任臣性從來癡拙遇事不敢推辭皇上命臣講求臣亦
雖具虛懷遠人無忌延訪然所可講求者道理旁通而暢
不厭多方所宜肩任者分任責成實難互借臣見三鎮道

將不分大小事務一概通詳在督臣則批候撫按監視在
撫臣則批候督按監視在按臣則批候督撫監視在監視
或移該道手本或批將吏詳文亦曰候三院行是彼此相
候通無已時新釘截鐵一事做不得也甚則游移不決一
詳再詳往往復更端時日愈錯可為太息微臣頃聞詳案原
係撫臣職掌真批照撫院行原係按臣職掌真批照按院
行有應會同監視者則批仍會監視有應屬臣裁決者則
臣批駁徑行而往奉督三鎮與在軍機不當與聞細事近
見各道有詳經歷任滿孤貧口糧者相沿求賄何至此極
臣一切收停之不特此也各路操守坐營中千把總等官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七

原係劉委不屬部推而所委之人應該讓通會商妥確撫
臣考定用之乃亦於臣照詳臣相去隔遠不知面目技勇
材守何似照詳何為今亦遵行釐正一切屬之撫臣惟臣
條下營官臣當自行選部此其事體小者臣等參畫職掌
猶不為難至於重大事件或新奉明旨有所施行或履奉
明旨有所查議臣等皆撫按監國當會商在於讓道鈎司
亦宜參酌難將一人意見逆次回奏取完目前之局不顧
事理之安以致禍連日月望碍難行則又勉強是奉司未
整肅實事既做不去殘局終補不完此是仰承功令難當
星火施行却最防微道見小之害者也臣今初至地方事

無道莫之端人無左右之祖方鼓拔心灌血一盡此言仰
祈天鑑申飭共事諸臣本等職掌可盡者自盡不必束瞻
面顧徒令奉行將吏岐路徘徊如截事體重大必須會商
則有開誠布公集思廣益之明訓有願諸臣共勉之可也
抑臣因是而有感焉往歲凌河之役皇上震怒處分於闔
臣孫承宗則去官階撫臣兵 僅降二級其後更置前
遣一督三撫分信青成吏部會題功罪以專轄者為主違
制者為次而協有功督臣居其全違撫居其半束中二撫
暨關外有功三撫居其全督臣居其半而罪亦視此等因
奉聖旨朝廷於念封疆特允反議更置督撫等官此撫專

轄一方責無旁貸總督兼轄三撫一切調度應接等事俱著悉心料理若軍情緊急違止絆難移會巡撫各官即隨宜決策通赴事機不得借口督臣節制效有疎虞事後功罪賞罰如職差等行至於事以虛誤師鋒和克如或玩視簡書妄有爭執即是循題脫卸國憲具在決不爾寬該部通行申飭欽此欽遵在案伏覲今次明旨處分督撫曰臣以較朱嘉降級固若天淵即此承宗削官亦加數等至於巡按御史降調猶為未足求之蒞邊更訂新例亦所未聞臣子身在封疆貽罰稟從君命夫焉敢辭但臣有深慮者皇上以封疆之事責督撫撫恐稍存姑抑故誤多端若令

按臣亦在降罰之中將來心預督撫之政一切徵兵調餉理餉用人紛紛尋柄愈無通從而封疆之事製莫不然焉有不謀其政而任其罪者哉臣愚欲永天誥肩任綱常不得不原始要終訓陳主直統祈聖慈教鑒仍將得門嚴掌功罪權衡勅部釐正頒布俾臣等遵奉施行

余福七年十一月三十日題奉聖旨據奏邊臣督養使
提舉國庫掌不問何以請兵制勝今乘督撫按邊
各官務遵勅審尋常事體有當區安酌處據奏酌
磨疆濟見光就玩賊機務安爾力好忘隨事謀
得成建易執初思權務安爾力好忘隨事謀
不知國典具存三集邊隅舊說新增非比或成何
批處帳數藏自虛一體治罪按臣以制奉為難何
督撫當同若不重懲何以依從楊嗣道既志心講求
國府仕宦為懲勉以故新設該部知道

請定制掃主我疏殘

臣目入黔境疊報掃部邊烽自西而東紛紛不絕大都存
西無主勢必思東而又有通烽探諜遣使勾引收之為用
此其計若遂成羽翼橫絕塵起巫閭而至賀蘭有全之
地與中國爭強富將不可言矣今其來就張家口偶說講
話一則東西遼遼寒冬乏食欲求施換茶米借作資糧一
則觀望兩端探討口氣猶有一機乞實未必遑忘中國之
心若執拒之已甚則必衆釐把搶希圖飽掠而後憤然東
投計不遠顧偏拒之不甚暫許通融彼將繼附幾冬飽饑
來歲情可預推或言剿之勿資敵使或官撫之以察敵使

臣以為皆是一通而皆未可行也。播渠在日部港擊賊寨，數十倍於敵，而不敵。當敵今渠已物故，餘孽零星，頗能聚散。往往運手，借曰割之彼者，星部落紛聚，行營却敵倍於我。我之兵力，乃力惟賴之餘，未見萬全必勝，而可輕為嘗試。手且割之不惟不盡，而殺之先覺無名，使渠借口漢通，情性勾敵，又是違臣啟。蒙臣於此躊躇無策，不敢不請廟堂之上，特賜主裁。

崇禎七年十二月初四日題

的議會題事理疏

竊照臣屬三鎮地方，軍務繁多，日與撫按監臣交互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七

主

文移業已應接不暇，至於重大事件，必須具題奉旨行查，必須回奏。有一衙門主稿，而各衙門會題者，寫本對本，書費費日工夫，猶恐或時錯誤。至於用印拜發，方完而精力已見疲羸。一日又過去矣，臣查其間事有貴見無異同，旬首至尾不差一字，如此儘多，臣等約為精神當之而憂。繁冗望上一日萬幾，有覽重覆，軍有限量，仰煩批答，亦不過日已有旨了。諸部知道，此非一種繁文，稍覺可省者乎？竊意如上所說，以一衙門主稿，具題請旨，而其餘會同者，止錄貼黃大意，具本題知，不寫全文，不煩批答，是則仰請銜鑒，俯使奉行，留有用之精神，應諸般之急務，裨益非淺。

解也。倘或事涉彼此，見分異同，然後從簡，原文附陳已意。期於事理發揮，無有不盡。仰憑聖斷，兼能採行，斯為允當。臣至愚極陋，叨任銜邊，竊到不敢違留，全題實有難副，不得不披瀝敷陳。乞勅兵部度議上請聖裁，如蒙俯允，又不獨一時一鎮當然，亦九邊各道所可通行者也。

崇禎七年十二月初九日奉聖旨：違國才力，應專國軍。每一知會同本軍，查當時日聖旨，何將官事，召酌量節。裁遇有意見，各別查另行陳奏，似屬可行。該部即與議度。

請定監臣處分以免掣肘疏

臣前以處分按臣一同督撫，將來必預督撫之政，尋蒙未減止於革職。為民今處分監臣，又同督撫，違戾將世謂其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七

主

事確一切同於督撫，殊夫封疆重任，原在督撫，監視勢不宜專。皇上勅命其名曰監視，亦如監按巡視，與按臣益等而失事處分，解督撫之罪，無異臣恐紛紛株連，愈無適從。臣前所憂不獨在按臣也。伏請明旨，量三監臣扶同坐視，臣不知其他。若雲監王坤、劉參、前撫馬士英、連問摘發，亦無違矣。而猶以扶同蒙譴，將必更加己甚。文武將吏，無索毛吹日亦不足，而於封疆不惟無補，勢必益加敗壞。何哉？譬之人身，受病元陽未耗，邪氣有餘，則毒藥針砭可以狂投。見效至於羸弱枯槁，真氣銷亡，參參之末，補益調理，猶懼不能回生，而可以前法加之乎？夫堂堂之羸，歷久矣，是

上特遣監視如因病審方補益調理庶幾殘廢起免不然而今日一針明日一收其為最泰日甚一日而命僅如蟻前此監臣之在地方未嘗不孜孜汲汲以馬不敢扶同坐視賊富如是而不知其樂則是其病癰與方則非也

崇禎八年正月初五日題

請定市馬茶市米穀疏

哈情所重在茶布米穀而不在銀此茶布米穀者先年撫實心用之物仍以給我撫實之人原不為過而茶布米穀產於中國至自遠方猶可源源不窮銀兩得之艱難一若外國勢難再進是則以銀易馬不若以易茶布米穀而轉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七

七

易之彼彼得我茶布米穀無幾時而盡則又還得賣馬之利必旋踵而來予以易盡之物收其不盡之為幾括不獨在為即此可以制彼使要就我難幾無有越思則一逆機買馬間而已道繁摘情坐分疏勢矣

崇禎八年正月二十一日題 山松曰哈馬久不到達今並未市官事意以為非先人力請許之

驚聞賊犯鳳陽疏

臣於本月初七日聖訓叩頭拜發謝恩本章去後隨接邸報抄傳旨意流寇僥倖得切近祖陵重地臣不勝驚痛不勝憤恨竊念賊從西北新進東南陝國瑞沐本報江淮將就要道少有連阻關係非輕年來海內物力資養敢戰

官兵皆在北而不在南鳳陽雖有巡撫專督諸儲供億數十萬軍糧帶賊軍前密海運運倉米且其精神盡萃於此而本地養兵不遠通運渡濟彈壓潢池小寇今舉西北中原數十百萬之賊長驅迅掃而米其必為萬不支理勢然也然而賊趨江淮自走死地而向者秦晉豫楚萬山聯絡八達交竊來則則西奔南征則北連賊有多岐之徑我全襄之兵一陳潰退前功盡棄今則不然江淮土地平曠水陸交加我兵北阻彭越中來顧楚南扼廬和以漸變之濱江負海即以江海為東南而西面長圍而抗大兵病其西北釜魚穴鼠不灰何之此殆天意俾賊走死於此而我用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七

七

兵所謂事半功倍值此此時此地為然少或滿通賊飽東南財貨又乘暑雨驅之北趨解勝則山米震動而窺安慶則蕪楚均連臣恐草賊奸雄江明劇賊相扇而起中原禍亂彌不忍言此臣驚聞警報繞屋徇徨夜不能寐者也伏念臣雖不才蒙恩官至總督祖隨有急義當投袂先驅臣屬望大山西新值破敵雖無可謂矣而關門險隘五千保臣素練臣願躬先將士卷甲而趨雖效上以入淮擒當我北來一面當新前擒值力是現有知不獲鼓鑒其在此臣受恩深重鈞為擒賊報主之秋也

崇禎八年二月初七日奉聖訓旨楊文弼奏賊犯鳳陽事關重大著即嚴密緝拿務獲擒賊以肅軍紀欽此

誠意甚深再割愚忠疏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七

清曉咽喉煽動江吳楚蜀激兵調餉所在生心為患非小臣處宣靈肢節之地所望元氣委輸精血榮養水穀貫通非夫腹心咽喉安然無恙其何能耶一日之生升而況宣靈久已殘廢肢節尤屬痿痺皇上責臣整飭綱蔣放國建威福繫其背腹心咽喉比常萬倍加切乃今賊勢如此臣恐民運之來哀聲疊陳之出淮陽皆在不可知不敷必之天而臣坐待稿或於殘廢痿痺之區其將何以瞑目也用是不按篇蛇踪踏雷賊前鋒草膏紅斧薙臣滿腔之血明臣執主之心實非詭託激昂飾一時之觀聽也臣按部咨明旨循謹計無復之細聞廷臣章奏有二十萬之人盡

揚文嗣先生集卷之七

之方乎非也賊之暴強舍之約可數萬分之各為百千此數十萬級不盡擲不散者皆窮民也其黨有二賊所未至有爭先導奸之窮民其窮有五一窮於加派再窮於搜括三窮於捐助四窮於貧夫之推剝五窮於豪右之並吞而此窮民怒目切齒播弄虐事時賊之奉惟恐不逮登賊指示內應反兵皆是矣賊所既運有隨便起口之窮民其窮有五一窮於繫子女再窮於燒房在三窮於絕農種四窮於官兵之尾追而割級五窮於地鄰之拾遺而獻功而此窮民有家雖奔有邑難投隨賊偷生苟延日月得捨且輸得逃且逃皆是矣嗚呼此民即使縱兵襲擊一日能盡阮

之臣猶以為非天地間宜有事也而況為萬民不能乎然則如何而可臣以為天不雨金地則未嘗慶賀也皇上臨下明詔令天下撫按行所屬有司舉各州縣地方有金銀銅鐵鉛錫之礦盡使開之有司擇其土著身家力量之人編為礦甲而聽甲首自招窮民為之礦夫大約礦之所得官取十三先抵州縣之加派有餘則養州縣之辦兵再有餘者不妨並抵陳編之正額而其什之七聽礦甲礦夫自為生活計不之問如此而民之窮者大率迭歸深山窮谷之中為礦夫以覓錫錄延歲月而歲月積久則又未必不改頭面歸鄉里買田宅業工商為太平吏生之良民也即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七

主

不然而深山窮谷無用之地金銀銅鐵不消之礦皇上姑開數年為一大養濟院以活數十萬民不盡撫不散不得已而從賊之窮民不亦可乎乃行此則有二策其一持皇上勿遣中使以敏賊天下之人心而求朝堂聚訟之口實致此策沮格不行其一則請因皇太子出關講學大赦天下使窮民自赦賊中各歸鄉里有司堅持律令不許以赦前事相告言而惟負國阻兵當場討敵者殺無赦如此不必下撫撫之令則安撫之方而數十萬之窮民各覓生遂而去羽翼一孤真正要雄之賊不亡命草澤即獨受制死而我官失所與賊者無多餉費省的使歲心咽喉清瀾大

惠邊方肢節徐就鋼繆且至東皇太子出關斷而行之我子孫黎民歲福多矣

崇禎八年二月十九日題

邊情疏

臣於二月二十一日西關大同邊堡已經拜疏報聞二十四日行次殺虎即卜都軍生引哈日寶馬之地臣先接見通將備詢諸部情形及銀貿易馬之狀次詣市樓步觀新造橋工屏去騎從與通將立語移時謂諸目或不之覺不知數日前傳牌到堡至是知臣已至就於口外羅科臣令開境門傳卜都守口數人面加撫慰是有振都頗地都兒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七

主

軍生劉單寫氣等十單跪持酥羊以獻臣為之摩頂與之飲食宣諭天朝威惠愈爾先人優與忠順六十餘年一片好心今又調哈喇哈來達為臣奏知聖上聞恩許給茶布米麵教爾生計爾等當知報効云云諸目聞說歡喜其單寫氣手執漢字稟帖內稱請的軍門巡邊小時蒙等拘命歡喜不盡如同撒雲見日無命嫌孩兒見了父母一般又如皇治兩世人也一般慈乞聞恩救濟傳與守備日日開門我們好存外還有事緊急好報等情臣語之云是爾卜哈二家素儲聖我聞門救濟爾等聽候天恩若是別家一箇不容他做死曉曉好諸目叩頭曰是臣實之布十足茶

百袋羊四隻酒二罇餅十枚而去臣隨歷右衛平魯諸邊至二十八日東回咸達接得守備劉家傳報稱委台戶娘子與日章郎恰等說我們不曾生事作歹為何不著入市交易該備答言如貴馬匹方許入市各日說裏邊就要等哈目賣馬我們差人先去攔擋等情該備斥說一番來人又說我們台戶娘子所差原來求市養濟原無實情攔阻哈馬今猶留二三名在於牆下駁守等情臣料此段說話蓋聞臣言別家一箇不容故來作此誑貴臣當寫諭守備劉家傳據稟台戶娘子求開馬市養活窮民論我天朝大體這些窮民就不作歹就養活他也不妨但爾備都奸狡

楊文瀾先生集卷之七

五

吳帝今日養活他明日又來作歹就是本處不敢作歹到處還要扒邊生事等他箇箇斃死纔好但想求奸狡作歹非是窮民全是他家各宰生華萬氣之罪也說與台戶娘子如果真心養活窮民可將這邊西邊作歹的宰生奸狡的華萬氣一箇箇都拿送到裏邊來明正其罪方纔准開市口教你窮民叫他也思前想後還是窮民多奸狡的宰生少他莫只疼少的不疼多的將這多的窮民活活的餓死了那時只怨著你台戶娘子看你台戶娘子性命也難保還敢攔阻馬市否等因去後臣東行暫止大同左衛以觀其變因查白開市口前後買賣過哈馬一千五百三十匹

銀貨各半無匹不過十四五兩分發各營者什九真正有裨實用而一二重老病瘦者能銷商喂養變賣以示招徠總之在我中國多收一兩免留口外資敵亦佳事也然聞哈馬初來插都使人先看以兵糧又要之以質收將元寶銀幣跨市哈日欲做中國茶布以不如哈日既懼勢凌又為心動於是亦聞有賣與插者迨我中國銀貨俱集哈市將歸而插又於去路殺其喇嘛一人劫奪茶布哈時不盡之馬強半騎回為察備計而哈插之營於是開矣今聞哈部大衆趕馬齊來尚在山後意在與插為難而插亦懼中國潛兵襲之日使帳房倭近修邊旋而不定機心似覺可虞然臣審己量力實是不如通神卜哈為援豈獨穩著其若外挑哈營內激窮民使其虎鬬狼猜我可坐觀漁獲即不然而插疑遁走哈市迫行我收雲梯之舉漸次養成羈縻插雖再生有以待之此則平實商量至理而臣非獨懸揣也鎮臣王棟先欲國插屯兵石衛者向時臣發陽和馬真以助其勢而破探插情願難下手防兵科草業已不敵鎮臣先撤其兵臣亦遣還陽和過半今祇留四百騎備不虞而為草營盡此四百留亦難久然則輕為舉動為不敢言臣不敢不奏天慈者至於哈之賣馬其人不入市場止是守口卜日請定價值奉來復買初時不要限而

楊文瀾先生集卷之七

五

後通明旨請定銀貨各半禁亦依故唯是哈性穿著最貴
五色斑斕乞要先年換實銀及商賈聞風販至雖屬稀鬆
無用而既有單銀之名恐于通販之禁理合從實奏聞如
蒙聖慈俯允則查宣大撫庫尚有積存銀足可發買馬濟
同金之所不足此市七年未開中國之馬至因今者忽然
雖至真是天心助順之一機臣等督三方不敢不為措荷
查兵部咨案一奉明旨卜日販賣馬匹如果實情臨邊作
何易賣再奉明旨近日卜日求市果否實情作何操縱務
得馬匹濟邊無墮誘窺使計三奉明旨馬市酌量及邊譯
等事該督撫設法鎮壓多方制取務要保得敵情動有成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七

主

算得輕便使計四年明旨據奏卜插向來順逆不同目
前情形亦異焉廣龍一應事宜該督會同撫鎮相機
操縱五奉明旨茶布未幾原有明禁據稱卜日係素順廣
與市馬急需貨物特准銀貨各半以示招徠撫鎮之意六
奉明旨哈馬正在藏市若因此道回將來豈便招致七奉
明旨哈馬曾否已買運設法防護據保世數驚阻致此臣
欽遵行文撫鎮道將各盡心此事世數驚阻致此臣
致有方市局無阻要皆諸臣盡心之勤臣身在陽和心懸
此地應有不聞不見情形而今貼貼市場得之聞見已真
方敢備細陳說仰懇聖懷乃臣猶有懼者明旨邊譯是故

或因我嚴禁計備卜市陸續接濟尤宜慎防還者該督撫
鎮審察情偽萬分從備毋得輕信墮奸端高臺堡故撤款
此臣何敢不慎然念高臺堡之失全是實糧而非買馬所
易求目度張榮華等物與馬匹實資征戰者實堪懸殊且
連東出產米糧無限賣則齋盜孔多大同原不產糧又值
苦春騰貴市肆羅羅無幾哈日食肉飲酪欲得茶布之心
甚於米穀而今若將撫鎮與茶布銀兩兼搭行之米穀竟
可無出免於借寇齋糧更使計也再照市口一開風聞遠
近猜忖必多一則開出禁物二則勾引連哈皆屬情之所
深慮他日足為覬端者臣查去歲宣靈未開市口而關門
哨騎我獲時蝦茶葉水銀烟酒等物細載彙票是則除却
宣靈另有通敵之處未開市口則藏關出之計此明白可
據之案一也崇禎五年敵在宣邊辦賞七年重犯宣大山
而彼時原未開市雖為勾引之媒則往來熟路頻窺初不
特勾引而至此明白可據之案二也臣若不明此理止求
捷避嫌疑即當罷市開關謝絕哈日回去豈非苟且求全
一著第恐馬來不買哈去難招不惟有誤騎征神且金資
敵國為月計未見其得負盟恩則已難言所以買米糧需
求辦實濟臣為國謀不暇為身謀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七

主

宣靈另有通敵之處未開市口則藏關出之計此明白可
據之案一也崇禎五年敵在宣邊辦賞七年重犯宣大山
而彼時原未開市雖為勾引之媒則往來熟路頻窺初不
特勾引而至此明白可據之案二也臣若不明此理止求
捷避嫌疑即當罷市開關謝絕哈日回去豈非苟且求全
一著第恐馬來不買哈去難招不惟有誤騎征神且金資
敵國為月計未見其得負盟恩則已難言所以買米糧需
求辦實濟臣為國謀不暇為身謀

崇禎八年二月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七終

此後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八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夏秀

孤兒山松同輯

夏曉

山樵

夏介

疏

畧陳西關大同情形第四事疏前三疏附上

從來明峰遠哨為禦邊喫緊關頭而以臣聞大同不惟兵馬之布置無法抑且哨探之作用全乖此第四可憂之至

楊文弱先生集楊之八

一

也先臣威權先定前門之制分建臺峰臺主吏更瞭望現盡敵情故高萬下下因山雲布而不避奸回峰主接傳烽火立策我兵殺應直取賊見耳聞一往可知之地而不行轉折亦有臺當孔道適可傳峰者則以臺乘峰無敵為爾漢峰傳至山海度八路沿邊對建二千餘里之遙不三時可到如是者方謂之峰今大同之制不辨臺峰不分遠近沿邊臺度箇箇俱傳并傳平營僅二路數十里間五鼓傳峰敵時始到臣不知是何傳法欲行改定恐相沿久遠驟難更張一不明而故步且失更可憂也至於傳峰號令歲久迷忘臣前開款通詢登答茫然不一尤為可駭也已商

撫鎮通臣從新改定頒布兵探一旗竿而無地買一旗布而無錢製一炮槍而無指號今亦庸虛設警信憑何傳如臣不意窮邊之窮一至於此行查各道所屬原有武哨之

張傳劉之哨軍而野之無用者批令領出置辦號旗為萬難以再緩此非臣私用一面題知推行方有濟於急需也

又如前門之制尖哨入敵營為主監撥長探夜不收坐口外則主橫撥短探其食糧獨厚而音成其明每用尖哨引

路離牆六七百里夜望烟火曉尋露踪見有跡則引兵馬

新報禽生如是者方謂之哨今大同之制出口報邊應丁離牆三四十里隨即轉回以為哨如是止矣音之速去則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八

二

一望窮荒無山林隱伏之地恐不能見賊而為賊所見急跑不回音之久住則數錢月餉口裏猶不聊生而安得盡糧坐食口外是即謂之全無哨探可也臣今商定經制哨軍必加大糧路備各定分數十人為半步七馬三方可達近馳探而哨糧之加出於何處則西游兵一營往年入衛前鋒老弱凋殘不堪戰亦不堪守者留之無益臣欲以加哨軍而固吾國亦當一面題知一面更定者也噫嘻觀此二事作用全乖臣等方行釐整幾於創始開荒則夫應手之不吝不急就緒之不吝不遇有臣不能盡言而聖鑒洞於觀火者矣

案據八年三月二十六日題。以山西巡撫有山西大同
情形第五事一疏乃言游擊張仰鼎守邊可兼守備
王四品郎成元均奉酌未便調處前案

西關大同情形第六事疏

臣聞武制隨時而遷。應無注不膏。功吳乃今大同。險莫不獨
在武。而且在此。第六可憂之至也。臣於任之初。簡查從
前案牘。竊見司道呈一事。無不首鼠。督撫批詳。亦復游移。
請祈天語。中飭。廖正職。掌各置富。為業。奉欽依。兵行之司。
道。猶尚半懷。疑畏。不肯。據實。臣又。詳行。中飭。為。照。前。遵。百。
務。飭。屬。軍。機。擬。議。督。全。資。司。道。職。所。當。為。者。雷。厲。風。行。
時刻不容遲滯。所不可為者。斯山絕嶺。是勢不能游移於

楊文瀾先生集卷之八

五

以仰。佐。督。撫。俯。庇。軍。民。方。稱。廉。職。況。當。邊。烽。殘。破。之餘。要
做。救。焚。拯。溺。之事。前。此。因。循。推。諉。習。氣。所。願。痛。除。再。重。依。
謀。前。案。即。是。當。場。僥。倖。無。情。面。據。實。題。參。尋。因。去。後。司。
道。方。肯。吐。露。胸。懷。發。據。職。掌。言。所。當。言。為。所。督。為。又。通。一。
番。氣。色。矣。至。於。府。州。縣。官。違。憲。原。擬。無。幾。所。管。民。少。軍。多。
實。有。彈。壓。亂。萌。消。弭。隱。憂。之。責。與。腹。裏。迥。乎。不。同。從。前。督。
撫。而。難。展。布。司。道。而。彈。承。行。而。死。有。司。約。結。之。氣。幾。沮。之。
賜。幾。盡。化。為。阜。鄙。之。局。臣。是。撫。不。可。言。何。則。邊。地。民。少。軍。
多。而。同。城。管。軍。之。官。皆。土。著。也。甚。或。鎮。守。將。領。皆。是。土。著。
而。府。州。縣。流。官。不。過。數。人。為。朝。廷。典。司。民。社。微。辦。錢。糧。彈。

治。豪。強。申。理。究。抑。其。勢。常。難。餘。皆。土。著。之。官。或。作。實。結。款。
同。道。權。占。產。窩。盜。賊。奸。之。事。其。勢。甚。易。毀。使。事。著。而。有。司。
不。問。其。人。而。有。司。不。提。誰。當。問。之。微。之。未。有。都。司。衛。所。可。
批。問。理。詞。訟。而。督。撫。按。道。自。拘。犯。人。者。臣。因。煩。布。簡。要。規。
條。內。一。款。云。違。地。軍。民。有。犯。盜。賊。人。命。侵。欺。錢。糧。違。販。禁。
貨。經。各。院。道。衙。門。告。發。審。問。者。有。司。徑。自。行。拘。武。職。不。得。
庇。護。阻。撓。以。致。脫。逃。漏。網。其。別。項。詞。訟。事。情。牽。連。證。佐。等。
犯。各。呈。該。道。移。會。鎮。守。協。路。拘。發。不。得。一。槩。徑。向。該。鎮。軍。
伍。違。者。參。究。如。此。惟。新。文。武。似。乎。兩。得。其。平。可。以。通。行。道。
守。有。臣。見。明。旨。屢。行。申。飭。不。得。擅。拘。職。官。在。於。邊。地。亦。當。

楊文瀾先生集卷之八

四

有。辨。一。端。之。外。即。是。敢。境。假。有。逆。謀。反。叛。出口。投。降。者。豈。
亦。必。題。請。而。後。拘。問。乎。豈。礙。難。行。臣。不。敢。不。請。旨。從。新。改。
正。俾。道。地。有。司。彈。力。遵。承。如。決。不。許。有。司。拘。問。則。地。方。奸。
盜。詐。偽。與。夫。叛。逆。非。常。之。事。必。責。鎮。守。將。領。先。兵。單。令。狀。
於。兵。部。及。臣。衙。門。存。案。事。發。有。司。不。坐。乃。可。臣。愚。胸。無。偏。
袒。每。以。簡。相。如。之。居。廉。順。以。賄。之。攝。新。胥。為。文。武。將。吏。違。
相。告。誅。而。新。奉。勅。諭。有。司。行。鎮。屬。之。禮。中。間。亦。有。奉。詳。臣。
思。天下。總。兵。多。矣。府。州。縣。官。亦。多。矣。新。增。勅。諭。尚未。通。頒。
朝廷。之。禮。必。不。為。一。二。人。而。設。有。司。之。禮。亦。豈。為。一。二。人。
而。行。且。鎮。守。多。本。地。之。官。有。司。寄。百里。之。命。未。有。以。父。母。

屬子民者如係流官則行禮子弗則不行是又非適禮也
古稱議禮之家名為聚訟今議議此禮未免使開訟端臣
愚不敢臆決考之大明會典洪武二十年令凡屬官見上
司必序立堂階之上總行一揖上司拱手首領官各揖其
公幹節序見止司官皆行兩拜禮上官拱手首領官各禮
是兩拜且非常禮而跪地叩頭之事初無有也又洪武十
六年令教官生員見上司一遵憲綱行禮如有出郭迎送
及妄行跪禮遇為稱呼者聽從按御史按察司依律究問
若上司故違憲綱者亦行糾劾是國初憲綱教官且不得
跪而況教官以上者乎臣自蒞任以來不許屬官各謁叩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八

五

者西建遠舉國初禮制晚始頒行而武職守備以上不許
叩頭稱老爺自稱小的等項卑鄙之態則臣在閩門車備
已久今又適飾三鎮一體遵依臣愚竊恐聖意留神武制
陵夷而未知近日文職陵夷亦已甚也是用遠追祖制振
起頹風有司稍有志節者從茲咸會必不肯作卑污不肖
之事若夫無耻無心甘為人下而不辭者其為不肖無所
不至皇上又何取於若人而用之哉臣職行鎮道文告每
一舉心下筆即思此一事必可上聞仰覽否則不敢萌諸
心命諸華鎮道諸臣共有遵依見在臣不敢欺也第諸臣
所見或偏或暫臣則審思其為全具經久者乃敢上請伏

候聖鑒施行

崇禎八年三月初七日題

西閩大同情形第七事疏

今天下倘置糧兵養軍必儲其本講求雖微而興復率竟
為難此第七可憂之至也議者或言祖宗養兵百萬不費
民間一錢則屯田之制善耳自屯額失而京運增求其故
而不得以為荒隱相沿累有刀者去其藉而不知其不虛
然臣考大明會典洪武初年軍屯納糧原無定額三十五
年始定每田一分正糧十二石收貯屯倉聽本軍支用餘
糧十二石給本衛官軍俸糧是蓋以一人耕而足兩人之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八

六

食本軍者下屯之軍本衛官軍者世職及守城之軍也然
而一分之田或百畝或七十五三十畝多寡不等肥
瘠不同而料則等而同之其曷能堪於是永樂二十年有
各都司衛所下屯軍士艱難辦納子粒不敷除自用十二
石外餘糧免其一半止徵六石之詔矣是四分而去其一
猶可言也宣德十年又詔都司衛所正糧十二石給軍士
用不必盤量正統二年又令每軍正糧免上倉止徵餘糧
六石夫此不盤量不上倉者即不係在官之數而沒徵失
額之錄也錄二十四石減至六石不四分而去其三乎考
大同糧額國初五十一萬三千九百有奇去四分之一該

失三十八萬五千四百有奇存一十二萬八千四百有奇而正統五年尚載五十一萬天順元年縮至十萬九千者其中又有折銀本色又復差減也失糧四分之三僅存四分之一已可慨矣若照國初之制屯軍一十二石止免上倉應無再支倉糧之理將此四分之一給官俸與守城之軍倉糧雖有餘裕乃宣德十年合山西行都司衛所旗軍有家小者月支糧八斗無家小者六斗調來操備者五斗有家小者八斗正統九年令大同宣府軍糧有家小者月支本色八斗折鈔一斗無家小者月支本色六斗折鈔四斗十四年題准大同選操屯軍照依守城軍士有家小者

楊文淵先生集卷之八

三

八斗無家小者六斗則屯軍除免倉外明白又支倉糧矣然猶有八斗六斗之殊至天順元年令各邊軍人不分爲步俱支米一石祇令沿爲成例而倉糧所入不足以供所出初制廢墜無餘矣所以屯糧輕減於宣德而失賴於正統凡有直皆然年例京運創起於正統而遽加於天順以後凡邊鎮皆然非是荒隱相沿素有力者士藉也但有直屯田糧地原不相離以原納二十四石之地減至六石而已矣今臣巡閱大同偏問軍民父老則有供軍地免糧餘丁地納糧之異或者當時免正軍之糧上倉因而創出正軍之地數餘糧六石上倉因亦創出餘丁之地兩不相混

他處實所未聞臣又備詢此地有見在者亦有隱匿者其見在則項畝多寡不等坐落肥瘠不同軍多不能自種租與客戶閭民常歲收額極多雖糧三石遞少至七八斗而止此其縣也直於隱匿之故則因祖軍相承甚少頂名補伍者多如前軍是百畝一傳再傳得七八十畝者有之數傳而後得四五十畝者亦有之矣頂軍止顧目前無復子孫久計見在得少爲足無暇搜尋告爭今欲與之清理本軍已自成速難與從旁實力此與復之一難也荒塞蕭條衣食難貴有一望無際之地亦一望無人可耕牛具籽種軍既不能自耕官又不能貸之難盡膏腴沃壤拱手相送

楊文淵先生集卷之八

八

亦使付之無可奈何此與復之一難也附近山南一帶土地猶他五穀堪藝近北邊鄙沙磧硯磚豆麥之外諸種不登且種之一二年又必歇之一二年方有收穫若連歲種去可苗不生此與復之三難也每歲三月下種八月收成若春旱不得雨雪則三月尚不能種秋令年降嚴霜則八月已無可收而九月至二月天荒地老半年更無纖毫利賴此與復之四難也夫正軍之地自宣德正統以來免其納糧今歷二百餘年一旦爲之料理不起料則官無所利秋起料則軍難非常此與復之五難也軍地不嚴糧餘丁糧屬見耕而前此處臣王鎮夫打官軍勒報無糧之

地數處幾於激變諸臣不敢上聞若使臣等孟浪仍為此等舉動於遠方凋瘵之後加水深火熱之虞是清屯為焉無益而祇見其害此與後之六難也有此六難臣等將何措手竊計守邊軍士莫要於收臺查數軍一名舊有隨戰地一分而今有無多寡不能盡同當為逐塊清理附近之地照軍查給使其更番時望既便耕墾則戰與地不相離者軍亦與戰不相離而戰軍皆得其所是藉戰清屯之一法也全鎮舊設大小武官有有應給無應給之殊臣初不解其故今乃知有應給者無養廉地也無應給者有養廉地也此地或係先年額外之產亦或即是節年隱埋之屯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八

七

雖以一時根勘弟令無養廉者查出有養廉例比而均之則無者必不肯休有者自不能隱臣等因而覈實定立等差為之限制使其祿足代耕使省經制別據廉給而又免朦朧影射多占軍屯之虞其新立各株原無養廉者另議廉費不在此例是籍官清屯之一法也此外荒蕪尚多當令所在官司就地刊置木榜懸遠近軍民諸色人等量力耕墾秋成刈獲官不問其姓名亦不查其項畝亦不管其明年再種與否惟令多多耕種自然歲富民閒如種熟之後願為已業者赴官告給帖文不許他人爭奪此法請頒聖諭聖如金石信如四時行之或者期月三年漸有成效

而非今日一蹴能然然不可無蓄艾之算也既祈聖鑒勅部速覆施行

崇禎八年三月初八日題

西閩大同情形第八事疏

從來用人須適其宜劉委固非而部推舉竟未得此第八可憂之至也臣聞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他日則曰王孫賈治軍旅豈天縱多能不及王孫賈哉夫國府治無事者而不必問耳我皇上留心邊事特重武科為膏金臺國將招致俊傑而不知者掣附武科之名遂欲驅除一切行間百戰之士以白丁目之術所累葉之官又以劉委排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八

十

之賄請明旨通行九邊欲將坐營操守中軍千把總官盡作新缺俱選武科而餘皆不用嗚呼是何心哉臣故極陳其不可夫白丁之當禁也謂山人游客刀筆偽僥往時挾馬贖走邊方求聽用管帶抑或邊方大吏苟以異其僕役私人是真白丁真當禁也若夫行伍健兒雖百戰百勝之長以漸歷中十需次都守往往有名將大將出其間禁而禁之曰白丁其不可一也劉委之當禁也謂往將用兵如關寧等處劉德泰游真署營伍數年而不報部甚或去一人又委一人累易而部不知者是真劉委真當禁也若夫營將以下累承之官百隊而上鈐束之長其職事小

而繁瑣其地位卑而親人其材必諸鍊諸務其技必龍蓋
傳伍其語言氣習必與衆相通而傳宣調度乃身爲之不
憚鎮道如得其人督撫當虛心以聽將領能得其人鑒通
亦推誠委之何也巧不過習之門稍進一步便隔一層不
如近者之習樂而禁之曰劉委其不可二也蓋以此官雖
卑所寄甚重如管一軍傳一軍性命管一堡關一堡生靈
朝爲缺一人暮必補暮爲缺一人朝必補而今既禁劉委
必俟朝除報部推陞赴任之際不知多少時日能虛位以
待之手其不可三也將又委一人署之禁劉委而仍委署
與不禁同耳小小地方年年營伍能堪署者正者重重劉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八

七

剛乎設有邊警不時非戰即守必待朝除而後戰守乎抑
令劉委者代人戰守替人處生乎其不可四也平時則嚴
禁劉委有警則或生以之朝廷將因此而失人心平時則
郡選爲之有警則連地觀望朝廷又因此而不得人用夫
不得人用而使夫人心在邊方世職以無處安頓瓦解
頗矣行伍健兒沮抑無所見長憤憑無所吐氣將不提而
走險乎其不可五也臣頃見選出宣雲之武科京衛新省
之人居其大半心竊訝之至是閱審視其狀貌以東家則
不威其語言以傳宣則不達其射御以整塞故事俾取功
名則或麻幾而以之領兵所教當陣衝鋒則不免爲邊方

之人掩口而笑如美者皆借武科之名給輝選出使臣等
以封疆利害軍民死生託之手其不可六也且臣每見一
官問其家口嘗有十餘人而月廩幾何不運二三兩耳此
二三兩者以之買米糴薪蓋乎做居停房舍乎製弓箭鞋
馬乎數者無一焉而皆未嘗缺然則非虛伍買餉即科錢
刺軍舍此更無處法其不可七也若用衛所世官行伍土
著其家有房可住有地可耕有衝役可使即比部選流官
費用什有六七而一旦有警率其子弟家人鄰里鄉黨守
此一塊墳墓之土比之流官氣力不啻千百過之今不此
之務而盡出缺以予流官果爲地擇人乎抑爲人擇地乎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八

七

其不可八也然臣非欲選抑武科也就宣雲兩鎮而論亦
必有武科之人在京候推者請勅兵部通行查出開其各
籍科年在宣者咨送宣撫在雲者咨送雲撫使之聽用標
下詳查身家履歷者試技藝材能與世職行伍相兼用之
委補一人則咨部存案如有勞績則咨部推陞如武已經
管事而庸劣不堪考驗身家而曾犯罪過則亦咨部除名
永不敘用如此使武科之實者出第得官而不致苦於珠
柱半縷之難其不肖者自甘擯斥而不致沿購懷異使之
蜀是則人地相宜賢愚區別之大道也其京衛新省之人
實非衝選利器且亦枉受窮苦貽害軍民不唯未過者請

勿復來即已還者還當汰去此件關係尤大臣言切直不
枉為新聖慈垂察勅部立允施行

崇禎八年三月初八日題

軍中有不忍讀之書說

竊臣頃在代州陽明堡內偶接臣父差人寄臣手書內云
吾兄總督宣雲仰祈聖恩深重惟有效身報主但我自奉
中制賦憂勞之任鬱火上攻遂致病目連繫北上觸胃風
霜至今兩眼昏瞶眇眇不乾有時咫尺不見一物此乃衰
既龍鍾之老態也猶不為異近日復感脾瀉之症飲食少
進肌膚消瘦延醫調治藥餌多不見效恐有性命之憂矣

楊文嗣先生集卷之八

五

安得飛至塞上見吾兄一面耶言之泣下云云臣讀未及
終心膽墮裂聲聲大呼幾欲狂走通報官兵原呼接戰奉
情洵洵臣亟收書入封時馬蹇蹇不敢再視亦不敢與人
言各聲忍痛半月於茲幸值敵遁歸問差人吳增慶言今
年四月二十六日四鼓時分臣父忽患肚痛大便不出者
三日醫用峻利之藥下之裏中有如肉塊頑然未化緣為
春初詭傳敵入宣雲聲勢重大臣父當食放箸亟呼我兒
我兒良久不止驚憂成疾臣於是仰天椎心念臣父望七
襄年生涯獨子遠離不孝致疾若斯天雷安在遠頃臣身
亦已晚矣重念臣父鶴蒙恩謫戍袁州與臣相隔八千餘

里崇禎已巳河南汝州一別至今七年有奇臣嘗憂有宸
恩顧斯代罪未蒙俯俞今臣聖恩無能引身希榮雖不敢
言陳情而父子天親昨指心痛臣一息尚存焉能隱忍用
是不過為成仰十聖慈知臣罪在不赦乞恩假臣兩月命
走袁南與臣父痛哭辭訣隨即詣闕請死倘荷望外天恩
稍從末減容臣趨傍臣父就養餘年臣拘為成不足惜願
使天下萬世為臣子者知我皇上孝治仁有不令華芥賤
臣賊恩傷化永為我民也則所風勵於天下萬世者遠矣
崇禎八年七月初十日奏

回奏四鎮聚散情形疏

楊文嗣先生集卷之八

五

大抵蜂入有淺深為日有久近我兵有主客得失有重輕
在大同王樸之屬出入迎惠平魯并岢朔州應州山陰為
邑咸達八處計自六月十一至十五七月初六至十二前
後共十二日平魯據探為重其餘所過為輕在山西尤以
熟之屬出入陽方苦森武陽武原平忻州定襄五臺岢
縣代州繁峙茹越一十一處計自六月十五至七月初五
通共二十一日原平忻州定襄據探為重其餘所過為輕
乃弘敷之在山西自始至終未嘗有室室一賊王樸之在
大同迎惠十一十二早夜實有兩戰此兩賊主將之確案
不可誣也惟蜂自大同入山西王樸即實與俱入而本官

一至寧武分兵一至代州皆以無糧為辭而去之逆臣
入代州始督其將焦陞領兵六百會同白安原平一戰果
有傷止姑塞應援之責及降自山而出大同尤弘毅承臣
檄調止報馬兵三百至寧武再詰之始報馬步五百戰山
陰已而又報十餘過并坪止旦子山不進此又兩鎮互援
之確案不過如此計自六月十一日起至七月初十日止
其確案不過如此計自六月十一日起至七月初十日止
通未嘗有寧堂一戰新時即使王承恩祖寬齊到亦難責
以上兵所不能而獨強客兵趨百里難爭之利作餽肉空
投之虎哉臣是以於王承恩到差一日無可奈何於祖寬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八

七

務出萬金不令浪擲前奏恩算遠微一毫不敢飭款然而
主兵不戰是臣不能督率之於平時客兵不齊是臣不能
調度之於臨事總皆臣罪無客運也臣所以請諄切切厚
責主兵祇緣仰對聖嚴無敢昧隱飾若論地方殘破之
餘召募為集之東寧堂大戰實有萬難即王機尤弘毅或
亦心無窮而力有限非敢於負恩如此總祈聖明權衡取
舍勅部處分其臣所言各通之詳并滿抵搭如大同撫臣
葉廷桂實通朔州一帶之功績之分守道冠慎前詳未見
胞合山西撫臣吳桂實通等處之功據應平道武獻
哲一詳全涉標榜所以奉旨查奏事有多端臣今不能等

侍先具四鎮大將確案以報誠恐標榜於明旨故延二字不
勝惶恐迫切之至也再照前奉應旨俱有督撫按處字樣
本宜具稿會題但臣自揣身在事中與撫按處有別仍應
一面具題一面仰請處分其撫按處別有見聞非臣所
敢期約也

崇禎八年九月初九日題

微臣罪重罰輕疏

伏念去秋時微臣雲深入代峙皇上以在事諸臣不能防
禦盡賜處分特命臣等收拾散殘從頭整頓臣自知萬分
不堪任使蒙恩高厚弗敢固辭用是急圖補塞而不怠遑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八

六

烽旋急再入啓機也以致臣等有心可嘔無力能驅坐視
飽饒何所逃罪臣時思念節制諸臣實居首肯今皆有罪
臣即為魁抗疏指陳臣罪有十但乞天恩容臣辭病父
順甘致戮之緣敢期蓋戴深仁而便微臣一息竭誠戴罪
弘開使通之門城堡保全曲賜原情之赦此臣夢想不到
俾同再生者也抑臣前奏平生自願功則歸人過則歸己
今者無功可錄祇慚有過難分敢瀝愚心再干聖鑒竊念
大同撫臣葉廷桂受事未及二旬陡遭逆孽深入此誠智
不及謀勇不及嗣今與臣同降三級職不敢言撫臣之罰
重道足以彰微臣之罰鎮宣大按臣梁雲構山而按臣余

職雖有查飭之責原無調度之權今亦各降二級以二臣
波累之有餘知微臣隨之未盡此臣愈彰惶愧者懇祈
皇上免三臣之罪並降微臣職可苟安共事至若山西撫
臣吳桂芬病劇賊寇往忻州一面其勞難民而罰反過於
臣臣不敢為之請實第其吐血是真所當具實入告其兩
鎮處分就中稍有區別容臣補牆上請也

崇禎八年九月三十日題。山西口內所云批深指
陳臣罪有十真正軍要文字而今止兵部裁

督屬遠近不同優劣未敢註考疏

竊照臣至不材蒙恩委督宣大山西三鎮每常顧名思義
循職分之所當為則總督軍務最急要理糧餉次之以故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八

七

受事至今條上一百四十四疏屬軍務者什七屬糧餉者
什三而其餘未暇及也勅裁軍餉有司官員有犯應鞫問
者徑自鞫問應奉奏者指實奏奉蓋亦必與軍務糧餉相
關而後臣乃奉行至尋常吏治民生則撫按自有專職即
府州縣官考滿從不會臣具題臣惟查三鎮邊糧完解及
額者批布政司詳准給發而已若那移遺負未奉明旨冊
文在令開銷抵補則臣再三取正不准給發是豈有私怨
於州縣哉不過念官軍國敵之極民運催償不來法當如
是執之已耳至於批准給發而不註考則又有就山西一
省距臣駐劄隔遠州縣有司臣從不臆面目除糧餉外更

與別項詞詳通府州廳縣年終季終並無賢否之報撫按暨
院不時糾劾亦無關會之文有司優劣臣原毫不預聞而
獨於考滿時則欲註四六之語不知臣將註其心術才
品乎文章乎政事乎每常閱筆蹟終日不成一字何也
臣不能自欺本心虛加褒美更不敢仰欺聖明曲徇面情
也久欲奏請聖裁便於遵守近見邸報有延勒考語妨賢
誨貪之說臣竊笑之夫邊軍待哺之餉民間惟正之供果
為貪者地乎抑將長官之貪而輒餉不徵否也言者自有
所為臣姑不指其名但祈聖明鑒察臣距山西甚遠賢否
原無可憑以後府州縣官始解臣俱不必註考惟是查其
民運如有未完指實奏奉抑城意外倉廩為民大害通飭
鞫問具題庶臣既無虛美徇情之咎亦免妨賢勸考之譏
矣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八

七

崇禎八年十月初十日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

臣父棄臣甚慘疏

竊臣頃聞宣府方入鎮城不意罪孽深重不自過死忽有
家人奔報稱延臣父至於不可為禱也語未絕聞驚號昏
厥中軍等官倉卒無指昇還陽和心神迷迷已離宅舍臣
不復知人間事者將半月矣家人告言邸報奉旨料理候
代有經手幾糧必須奏銷臣旋省旋廢作止顛倒都不自

錄而一熟惺惺不寐之死磨他則臣父蒙恩謫戍永沐前
除一事非惟臣父目不能瞑即臣世世狗馬死時俱不能
瞑也臣以是居死須臾強和血泪草莽哀鳴於我皇上高
天厚地之前念臣父鶴白登萬曆甲辰祿進士歷任陝西
維而長安而韓知縣擢受新江道部吏巡按兩浙貴州丁
父憂服闋起陞大理寺丞轉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
少卿從撫南贛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未仕丁繼母憂尋延
創尋皇上御極初年起回閩再管臨理院事右僉都御史
御史陝西流賊倡叛又兼國轉兵楊凱傳前任鎮督服毒
自經以致員缺半年不補延推之日皇上召對平臺面賜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八

五

簡用臣父星馳抵任三歷秋防延綏三路大倭者四捕目
擒我兒賽甘等鎮擊斬賊渠千兒馬大破銀定歹成諸
部共計首功三千五百餘級蒙恩叙加官保旋飛魚服膺
臣子山松錦衣衛正千戶世襲此臣父督兵職分似亦無
虧者也後因邊烽告警調將徵兵沿邊五大鎮如兵自飽
楊麒兒世祿王承恩楊嘉謨等統兵一萬七千餘衆先後
入援又值延撫張夢鯨物故陝撫劉廕生甘撫梅之儀各
親自領兵出關以救邊陲空虛流賊乘機揚動臣父東西
馳騁撫剿兼行古者裡構出示州縣不許陝祿山殺流賊
者與之償命等語仰千聖慈達聖廟奉問擬邊戍終身發

袁州衛著伍鳴呼統一時也臣父原承大誥賴重德不敢
辭姑置人言是非都不與較值念父子辰兩竊祿祿不盡
如海君恩金吾奕世永延戴不盡如山聖澤而臣顧天情
代主再生三辰蒙於許堂荷天恩再昇今官此出居者臣
念古人九折驅車或為忠臣我為孝子必有補於綱常名
教方值本懷臣今拘為罪人網常賦子亦已久矣致
又顧念孝之一字臣為名教罪人網常賦子亦已久矣致
奉聖旨憐臣果能抒獻著靖朝廷自有裁鑒不必屢以私
情附陳臣含泪伏讀勉效軀軀不意陽明堡中接臣父書
忽言將逝世消痰有性命之虞安得飛至塞上見兒一面嗟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八

六

此何時父召無諾之時也而臣適在軍中無敢喘息忍待
事竣旋鎮然後奏錄父書泣辭辭訣節奉聖旨遵警方旋
楊嗣昌正當彈力新理以策提勅何得以私情傾請欽此
臣不轉已再奏乞恩容臣解任辭訣奔走前來生殺予奪
惟我皇上之歸臣何所逃於天地之間伏奉聖旨前肯果
能抒獻著靖朝廷自有裁鑒楊嗣昌何無深體但以私情
屢陳豈臣子作忠之類陝此臣又不得已三奏謝恩言臣
父向無病緣以憂臣故病臣父亦無他憂以臣御負恩命
不揚任值為憂是臣父子惡哀皆從仰報聖恩起見即臣
得請而去尋聞藥之外構將代父荷戈仍是我皇上驟

徒隸卒非比澤身亂倫者也嗚呼臣言至此是已明知臣父有不可起之病即或卒然不可諱臣亦必有不能親承永訣之時而臣忍鬱至情勉從王事計自七月二十日拜謁至今有何絲毫裨益雖塞補朝廷而臣父竟不能待臣一面臣問家人臨卒亦竟無一言惟問思臣則點頭問侍臣則閉目搖首而已嗚呼勸哉皇上謂臣何無深體臣真不能不仰體聖心而第不能俯體臣父之心至於如此之極矣向使臣若得歸病榻之前辭訣一語即不忍言事臣父之日短猶庶幾異日事吾皇之日長今則不然臣不能事父敢言事君惟有一死而已古云忠臣必於孝子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八

五

之門則則求亂臣豈非賊子之門哉臣今已為賊子皇上亦何取於亂臣而不立刻誅之以慰臣父於地下先懷有子不歸視含之恨也嗚呼已矣臣自屏荒塞立膏天斧猶有餘辜皇上或念狗馬子役邊疆姑貸十惡不孝之罪則請削臣官並臣子孫歸衣世襲而特恩批復臣父原任官階俾臣徒跪奔還哭告臣父以皇仁浩蕩聖鑒矜原雖未蒙解網於生前幸已荷滿除於身後臣父得題墓道曰此資政大夫太子少保賜飛魚服一襲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之墓也將不獨臣父瞑目臣世世子孫死而瞑目可矣抑臣聞之故惟不孝為埋狗也敬蓋不孝為

埋馬也臣父骨肉未寒臣歸將就裏事是望待恩膏復幸於未葬之前斯稱惟蓋之義此惟皇上與念累朝服勳狗馬惟之蓋之易耳若使下之部議沒微旬時臣孤窮慘切奄奄殆死忍一旦隨父地下無繼親被聖恩用是不避瑣語再噴天龍懇祈立賜矜允施行

崇禎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奉聖旨楊嗣昌等跪奏為臣父棄臣堪憐等事奉聖旨念楊嗣昌結結銜通楊嗣昌准復原官不許請卹該部知道欽此

恭謝天恩疏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八

五

崇禎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臣接卹報為臣父棄臣堪憐等事奉聖旨念楊嗣昌結結銜通楊嗣昌准復原官不許請卹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楊到臣臣不覺匍匐泣下恭設香案望闕叩頭千萬外竊念臣家世寒素讀書僅歷三傳習性惇誠守己惟甘一拙臣父躬逢先帝斯能以廢網之末奈劇明待臣恩再際高鴻斯能於罪網之餘宏微解泣香也風霜困苦臣父先憂後樂豈惟沒齒無言今茲雨露重蒙臣父生榮死哀真膏降年有永所可恨者臣實無裨也塞蒙恩俯念結結千欣萬謝之中又不禁千慚萬愧者也竊臣從前碌碌已難塞其曠厥向復受命豈重堪於奔走

惟是天恩念臣愚之一字使天下之為臣者莫不彈胸為之勝天恩復臣父之一官使天下之為子者莫不遵為哺之類是則以不忘不孝之微臣而為作忠作孝之嚆矢乃我皇上之至教也微權也將見感思圖報盡天下萬世之為臣為子者無之非是而非臣區區所能稱塞萬一者也臣即令病憤苟延一息勉移蔚州候代無非欽承聖恩急欲親達之臣父前而不敢倉卒失墜焉者臣言至此有酒可揮無筆能寫謹忘死瀝血謝以聞

崇禎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奉聖旨覽奏聯知通丁該部知道

啟臣移蔚再病疏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八

三

竊臣頃在陽和憂病經月日用本地醫官羅貴陽大同醫官金應其介休醫官梁學英之藥勉強支持於本月二十日起行次日抵蔚州暫住一則空閒麻署以便修葺二則就近來路以便代承痛往例也蔚州隸屬大同該衛隸屬宣府又近山西平刑等關是亦三鎮適中之地臣方欲安心料理俟新督臣梁廷棟之至交代而行不謂連次為風寒所襲起日大病身熱如火頭重如山聲滿鼻淵與哮喘兼作臣以為細故自服疎散之劑取汗過多忽覺氣急弱不可支病殆於牀辱聞吳蔚州地無醫詢知州宋臨雅請調攝延入診視謂臣心血耗散元氣索然內裏虛危之極

豈宜過汗重損元陽然臣悔無及矣目今用藥謂大補氣血可望生全而上中二焦虛火妄動驟補反益其邪非從容調治不可臣不覺痛哭念狗馬賤軀誠不足惜恐仰辜天恩責成料理候代之明旨今以憂命病憤諸務廢停重增憂懼也躊躇日夕故有所請幾番悚息而不敢言今日復一日坐視堆案文書不能動筆而又不默不言也攝查往例總督缺員多用巡撫署事連年臣不敢引我皇上宗廟元年陝西三邊員缺命廷撫岳和聲署理二年宣督王象乾病歸命宣撫郭之琛署理則近事之昭然而天恩所不靳者也昨者臣愚缺出宣撫陳新甲以十望先推而臣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八

三

駐陽和距大同撫臣葉廷桂鎮城咫尺此二臣皆諸明博大成患有餘堪以兼攝臣事者如蒙聖慈憫念誠藉藉焉暫難展閣微臣憂病瀕危更難料理於二臣中欽命一員署事俟新督臣至日徑自交代施行庶免鈎馬孤臣坐磨殘軀重務難危病遠死亦少安惡心倘得苟延一息出境奔使則又望外恩全非臣今所敢必也

崇禎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聖旨覽奏聯知通丁該部知道

力疾綴陳三鎮要務疏

竊臣昨病蔚州諸務不能料理至三鎮撫臣日有咨揭稿案之至亦不能一一奏陳憂懼益甚不得已撰其切要為

我皇上陳之其一宜府軍斷乎不可減也撫臣陳
新甲有精力不能回天一疏以去就為邊軍請命焉非得
已其詞詳斷真至臣無以復加惟念釐定經制肇端自臣
方恨不能時時舉贏額外加餉以大振宣雲之饋餉而乃
於額外舊糧一旦減之邊軍萬不堪命必有崇禎二年窮
蹙而兵下臺之故事此時不惟臣等不敢任此責恐戶部
亦不能當此怨也宣雲雖屬一體凡事難以律齊即如前
連一體宣兵餉俱一律乎况乎宣之全鎮咫尺皇陵昔人
謂護陵之後如護犢後風寒難甚費不富惜而奈何其端
雖殊殊與我軍較也此斷斷乎當如撫臣議即不能加萬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八

宣

難裁減者也其一大同民運度度乎不能足額也撫臣葉
廷桂有軍餉愈墮民運愈緩一疏獨奏知府等官亦非得
已其詞詳復痛切臣亦無以加惟念臣奏六七年分州縣
職名一一無更而完欠之數則有不同查撫臣獨山西六
年分未完本色糧四千七百五十石其餘除蠲免外止未
完三百三十八石也未完折色銀二十九萬四千四百八
十二兩零其實除蠲色外止未完一十四萬六千七百四
十五兩零也又七年分未完本色糧六千八百一十七石
九斗除蠲免外亦止二千七百八十五石四斗未完折色
銀二十六萬九千五百七十四兩零除蠲免外亦止一十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八

三

九萬八千四百四十兩零而八年分見徵起解內有蠲免
者不與焉是拖欠之數實在各官而蠲免之數官與民不
任其責則必求一抵補之方而後可求抵補者必請命於
皇上設處於戶部而後可今日臣等敢言乎戶部能應乎
不能抵補而云經制之內扣留新兵餉十餘萬則議矣
臣查昔日歸兵原俸以新扣舊故議兵一萬而應餉料草
部發止十萬有奇原非盡取之新兵也今日歸兵改協免
未嘗裁則安得而扣歸兵之餉乎且未定制前部恐臣等
有加先請明白止於額內通融臣等欽遵夏益康不敢踰
額外其時歸兵新餉實是額內和盤打算之物也而今定
制之後以為歲餘而扣之誠免紙上算數不為無餘一計
及於山西之蠲免而果有餘焉否也此撫臣疏內所欲另
疏請命者臣稍請始末報其梗概言之至山西一省剿賊
防河用兵尤要則行糧一節尤為確確乎當處給者撫臣
吳姓屢疏上請戶部皆以自行設處應之夫山西何地此
時何時寇賊兵荒連年累歲亦既殘敝不堪而後民運正
供年年蠲免將以何法緩處責之何地何人乎有司借名
設處展轉貪取窮民皇上所欲不時糾劾撫按所當執法
參掌者也撫臣而自為設處最錄升水掩耳盜鈴可乎既
已不可則惟有那移一法不分邊餉王糧民屯本折隨地

用之兵剿賊防河一日不止則借用一日不休任權施大
而解無可解任行參罰而加無可加以致宗祿斷流貧軍
絕餉日甚一日年倍一年有不知所紀極者此具為害又
不止於餉免之數救補之難而已為今之計必將山西地
畝新餉歸站節裁二項暫留二年於以抵解那移之舊數
仍支防剿之見兵庶乎本鎮三關可救大同全鎮可救而
今年春夏間代藩歷歷就火之宗人亦可救否則無一指
手之法救命之方矣皇上幸念山雲二鎮代藩宗人難令
坐而待斃與夫防河剿賊今日山西喫緊要務難令行糧
不辦窮民脫巾又生一患則臣愚伏枕澀血之言願聖

楊文錫先生集卷之八

三

建立初九行此臣支離病榻日綴數行強成此奏摘懼昏
情差配傳令蔚州知州參臨就臣榻前對讀用印代臣拜
發亦臣狗馬報恩之一念不忍以憂病自斃也

崇禎八年十二月初五日題

遵旨候代再具實情苦情疏

崇禎八年十二月初八日准兵部咨該臣奏為微臣移蔚
再病廢事堪虞懇乞聖慈轍轡奉聖旨督臣梁遵棟著
馬上速催到任楊嗣昌仍料理候代該部知道欽此欽遵
備咨到臣該臣扶病叩觸外竊微臣聞計兩月距臣父
段期已過三月矣古者大夫三月而葬臣當奉襄臣父骨

肉復歸於土之時而猶羈滯四千里外此心片刻磨礱然
仰奉君命料理候代無敢擅離所守是雖片刻磨礱而又
無可奈何者乃臣更有實情苦情不敢不控聖明之前臣
年十四不幸早背臣母今在堂者為臣繼母誥封夫人丁
氏久病瘵火藥餌不離臣曹矣疏入告非臣今日始言也
近接家書臣母聞臣父訃痛哭絕奄奄臥牀藥餌俱不
肯進臣妻子相守無可奈何望臣亟歸躬請實藥而臣母
亦時時賤問以為臣在中途不日可到用事留連一息尚
存此又臣所大不忍言者也古云數君不忠病母不孝臣
雖至愚無敢踰此或蒙聖慈鑒明臣今候新督臣度至歲

楊文錫先生集卷之八

三

終可到臣則面代而行臣之幸也萬一已過歲除程途少
隔臣至新年萬參閣印視事之理擬於本月封印之日暫
貯蔚州官舍並將吏書文卷貴安該州關防暫移臣至
日行事臣一面奔赴候代望臣之日擇臣母卧牀之憂
乃臣實情苦情萬具不得已為者也臣今若不奏聞轉聘
聖節元旦慶賀之期臣不敢以向隅苦語妄渎天聽用是
敬奉成命守候年終預陳下情過命故里臣仰事皇上至
尊俯念父母慈恩實為萬萬不得不然至臣狗馬身病留之
無裨料理有誤封爵前奏已悉不敢具言也如蒙皇上鑒
憐臣狗馬實情苦情非有一毫矯飾尤臣前請撫臣署事

免致守候年終尤屬天高地厚異常恩遇臣雖憂病狼狽
不能圖報今生當永矢啣結於異世也

康熙八年十二月初十日題口山松田松先人若人書
云甲戌十一月初九陽和堂事主乙亥十月初十日略
上一百四十四號其刻如此今所存幾何謝我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八終

曾孫 阮 謹 識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八

三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九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科

孤兒山松同輯

農者 同較

山松

農者

疏

驚聞召命非常港血控辭疏時為兵部尚書以下同

崇禎九年十一月十九日臣嗣昌伏在草土忽接兵部差官李登科等捧到咨文一通內開兵部為欽奉聖旨事准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九

二

吏部咨稱崇禎九年十月初七日該臣等遵旨將前後所推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等官陸完學王雲浩熊文燦中用懸高周祚賀世壽朱大興朱熒元傅振商李若星等俱堪任中樞跡聽通列上請簡用初八日復奉聖旨中樞閣傳若重運著廣諮確議如有堪任的不拘在籍守制再推幾員來看不得違舉寒貴欽此欽遵臣等仰奉明諭敢不廣諮確議再行推舉謹即會同各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公推得原任總督宣大山兩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降三級戴罪楊嗣昌見任延撫遼東軍餉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管備倭兵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九

二

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仍加服俸一級方一集俱堪任前缺再照楊嗣昌本當首推只因讀禮甫及一年難以故事雖先臣楊博任本兵曾有此例非奉明旨臣部未敢遽及也伏乞聖裁於內簡用一員命下行今欽遵到任等因崇禎九年十月十一日該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謝陞等具題十三日奉聖旨楊嗣昌起陞兵部尚書仍帶降三級戴罪封疆多事樞務急需料理且守制起用先朝原有成例著遵旨作速前來供職不得少延欽此欽遵移咨到部轉咨到臣臣聞命傍徨撫躬跼蹐不敢不恭設香案望闕叩頭俯仰之間忽不覺流汗浹背而泣當今念臣勝衣入仕寒卧青樓執戟為郎病運丹書自庚戌至丁卯歲蓋浮沉十有八年甘雌伏以謝雄飛分江湖之隔屏廟奉違聖朝臨新不榮小革欣榮冒職今官深漸始望星雲吳鴻之暮容窺司馬之堂以臣一身論不堪重任者一也首臣侍罪闕門初無寸長表整止因遵奉不動幸而充全進乎宣大之役特微迎恩探生所定雖苟免於城壁之失迄不能奉新之奇蒙恩錫級戴罪俯廷經典夫不能制一方之勝又焉能建九塞之衝此以臣庸官論不堪重任者二也伏蒙聖恩引先朝成例起提微臣臣孤孽苦情愚非昔比不敢不仰祈聖鑒昨歲先臣見背命正四日商舉府

州既渡延津旋遭寇阻三月二十六日奔到臣父抵前懷
不親親面貌貌昨欲焚妻孥出父手書四字示臣中間三
字雖辨僅一髮字重寫分明臣知臣父之心傷痛尤不可
忍緣臣母夫人陳氏為臣父結髮之妻現於萬曆辛丑距
今三十五年臣父心期同穴恐臣不能前意故重寫之耳
臣於三月一日即晨母墓窆知山向必至己卯庚辰方可
合葬躊躇無計於墓裏許小築蠅廬奉奉臣父幸以福
臣坐待己庚之歲卜吉歸窆然後臣心少安不期五六月
間流寇屢犯荆南聲勢震鄰鼎澧而臣獨偏私憂誤果有
事處居難保為全親如問臣如此教臣暫存淺上臣不得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九

已將欲從之而臣繼母夫人丁氏奄奄卧牀藥餌無效於
九月之十七日又見背矣嗚呼臣才然一身連遭大故心
神慘惻數暫閉門謝客求醫調理而臣郡中鬱飲大作至
城隍廟神不保其居臣心膽飛越勉強將臣父母雙魂入
山並存幾土臣動心日夜草木相依不敢輒入城市以為
坐待己庚之歲卒遭臣父遺言終與臣母同穴庶幾贖臣
罪於萬一耳嗚呼豈知十月十三日父遺存之日即天恩
召臣之日哉吏部知臣父刻已及暮年不知臣繼母制今
纔六十日也臣計終制之期將在己卯之春臣得遭臣父
遺言與臣母同穴彼時臣年不過五十有二倘蒙天恩許

臣終制而後服官是真盡節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緣前
言之非政之重臣未敢祇承聽後言之子情之苦臣懇祈
憐察然臣猶恐未肯遷收成命也恭禱明旨封獲多事極
務亟需料理夫所料理者何事得非內平流寇外禦邊鋒
之二事乎方今惟此二事仰屋聖主宵旰憂勞幸中外
臣民責望前此當事諸臣才疏膽智蓋有十百過於微臣
者咸不勝任而踉蹌矣臣獨何人能勝任而愉快乎借曰
能此二事君命召不徒駕可也實不能此二事陳力就列
不能者止別有何詞若明知其不能而姑言說為以僥倖
其或濟焉矣是理祇見今日拜官明日一尋莫展此時推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九

數吳時萬口交譏而在微臣尤有甚焉者以多一從墨履
之權應鋒車之召也臣言至此不惟自知若明自裁甚決
即皇上為封疆至計必有亟勅吏部慎選則推不俟臣詞
之畢者矣臣卑土無憂道路修阻原不敢徇例虛陳懼不
能補贖重奏伏惟聖恩即垂矜允施行

臣等伏以才望特簡中
臣等伏以才望特簡中
臣等伏以才望特簡中
臣等伏以才望特簡中
臣等伏以才望特簡中
臣等伏以才望特簡中
臣等伏以才望特簡中
臣等伏以才望特簡中
臣等伏以才望特簡中
臣等伏以才望特簡中

再奉明諭彌深戰懼疏

頃該兵部呈官鄭國先暨臣義男楊從壽律吏部兵部咨

文內閣臣嗣為奏為驚聞召命非常孤孽臣心萬苦港血
控辭以重拜政乞恩終制以全子情事掌積九年十二月
二十二日奉聖旨卿以才望將簡中樞斯事多舉重責幹
濟大臣當以君命國事為重著即星馳受任不必控辭仍
著該部馬上嚴催欽此臣倉皇跪讀伏地悲感臣何等卑
芥焉能有無而我皇上胡之以才望申之以幹濟若是乎
期望之切也且君命國事大義深如較臣私情真霄壤重
若止從君命起見雖當噬臍歎焉敢有辭惟時於國事程
執斯以責負山期期不可負之熱矣今日微職之身非
臣所有敢不承命星馳畢竟中樞之寄非臣所堪為故輕
臣受任臣故還前路連雙關度宿再申陳力之請第恐冠
峨中道不無中阻連延時日轉多若蒙聖恩早辭將憐先
臣辭免則道才望建國幹濟是非持微臣之事實九達之
深幸也臣暫違先臣泣辭封爵即使登程先還鄉里原官
馳奏

宣統元年二月 初一日奏

微臣星馳在道疏

竊臣頃聞兵部差使隨其再奉明諭獨澤肅肅臣當藉闕
陳情仍祈聖恩鑒先事一奏於二月初一日拜發訖臣隨
入山音辭臣父漢土荒洲登程業已時涉荆襄望入河南

境界英臣方萬日所遇處處傷殘比臣去歲歸途先景倍
增淒楚悲被父老逗留問臣此出何以仰佐廟謨制平寇
亂臣愚面頰口喋喋不能道一詞轉思聞命以來幾及三
月臣亦忘餐廢寢時時深惟未有對證良方立可施行奏
請者書生段光國故臣叔法宋臣劉瑛居喪之日六召而
六不起惟以軍國大事盡忠極言是即仰報君恩一道臣
深愧其言未有以應也然披其時臣方歷血控辭猶冀天
恩俞允臣身自是華土中人不敢必開國事抑又因與臣
父將離未決如絲斷結之間肝膽寸折夢覺惺惺如醉如
醒不覺后語錯過今則強合孤臣泣涕塞至情而併心於一

楊文鼎先父奏卷之九

六

路矣行在坐臥心口自商以何策安邊無有也以何策平
寇無有也即用大兵調遣何處無有也即推大將指數何
人無有也祖宗朝堂故臣暗如漆桶毫無聞見邊腹地情
形臣見若擔板莫知背面加以平生孤立數載九達闕人
不多求益無地臣如穴中之鼠井底之蛙一隊微鳴能通
幾許一旦踴膺邦政如皇上召問將何抵對邊臣有事未
決將何擬議臣前疏云今日拜宣明日一籌莫展以今行
聞刑案父老詞難觀之蓋不待明日而已一籌莫展也嗚
呼今日何日中樞何官臣敢以一籌莫展之人而貿貿焉
受任乎夫皇上任臣而臣不敢受罪當死今日不敢不受

任而明日即以不稱任員皇上知人之明鎮皇上軍國之事
罪亦當死等死耳且不致受任而死答復在臣一身若不
稱任而死有非一身可以盡責臣死終不瞑目也臣道
以躊躇無計席中進哀懇聖恩賜之斧鉞臣以身塞咎
不敢有辭倘蒙天恩憐臣而得邊務速獲親愛心血久已
銷亡哀速吏失常度故臣一死歸守先廬是則高天厚地
格外深仁而非臣所敢必也臣至襄陽拜疏將發忽值流
賊破隨州者從襄陽來運呂堰道故過鄭州哨馬直至襄
樊三十里外路斷行踪越日又聞大勢之賊從東折回麻
黃應山等處復望隨東而來其勢不再隨襄樊即盤踞河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九

由一帶廓清時日有難預計臣不得已將改歸他道或水
或陸或東或西但求無賊之處即兼程而進誠恐賊氣難
定行途愈遠臣罪彌重謹遣家人楊續夜行重伏殊死上

聞

宣統十年三月十一日題 山松田今日何日中樞何
官可走香情者所樂就者石齊先生堂惟管復四字何
香說夢

微臣已入畿內疏

該臣自奉命三疏願天止陳臣力不難未敢極言終制
何也以為天恩召臣原欲責臣任事如臣不堪任事自可
免於奪情臣愚不詳語言豈須煩瑣聖聽乃今臣疏再三

本家命先不得不詳陳之矣竊惟明旨有云守制起復先
朝原有成例臣愚伏讀榜後考求例所自起墓在開國之
初二三輔弼臣子如楊榮襄義王輔等歷事祖宗三四十
年出則危從入則居守平時則從容顧問無一日敢離左
右至不得已而奪情或道遠治長者墓不歸時復至此數
臣者誠非常佐命之材當世諸臣所不及舍之則無人可
代故天下厚然諒之不以為非也其後去開國漸遠諸臣
材具無志懸殊旅進旅退亦無人居任數十年之事偶一
奪情即天下厚然諒之不以為非也其後去開國漸遠諸臣
之成化間則修撰羅倫各有持正之疏傳誦至今迄萬曆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九

初張居正奪情而朝議沸騰為甚茲此觀之開國漸遠前
例雖援天下人心諒與不諒有同然者也不特此也我成
祖皇帝奪楊榮襄義之情者也而給事中丁斌母喪未葬
無入天祀萬官預慶成宴則竄成連東憲宗皇帝奪李賢
之情者也而詹事何潛修撰王獻陳鑑力求終制則皆許
之世宗皇帝奪楊博之情者也學士廖道南居喪未葬朝
見承天府奪其官可見祖宗之心亦即天下人之心未嘗
以奪情為例而聖旨之非其人也苟非其人立加嚴懲深
然以萬世經常結誓日月為後來臣子之防至深遠也嗚
呼今日臣則何敢微言我皇上引開國非常之例起而用

楊文蔚先生集卷之九

九

之手臣聞古訓孝為百行之原又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夫不孝之子無其原矣將何所移之於君又聞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未有士君子之身禮之一維缺而義廉恥三維乃獨存者其人將何以維國皇上如不要表闕以為臣不必終制是不孝無禮無義寡廉鮮恥之臣而亦可用也臣不剖心析肝以必求終制為請是將以其不孝無禮無義寡廉鮮恥之身蓋朝廷而辱當世之士也臣前一再三疏未離皇上未越鄉閭恐違天命之恭未敢極維斯義今渡江漢涉河漳去家三千里入我皇上郎所之內矣咫尺天威有懷不盡是名為控辭而心竊有安焉之意也臣前

如此罪為容諒是以席藁待罪於保定府不敢再前伏瞻聖慈俯念萬世經常罪不容誅祖宗開國事例更難比援賜臣斥還生還諒守先人茂土幸遇已廢之歲父母雙俱除臣前未換清聖仍為犬馬圖報天恩為期亦不甚遠此臣千慮萬慮盡心盡言不知品諱惟願我皇上聖高純卑俯從所請不再計而決者也

宣統十年三月十一日奉聖旨覽奏楊文蔚奏事起復前諭已明不必再行控陳該部知道欽此

頃臣行寓保定府提得郵報該臣前奏微臣已入畿內望

楊文蔚先生集卷之九

九

聞叩頭敬陳先朝起復本非成例懇乞聖恩先臣辭職仰維祖宗萬世經常容臣終制再圖犬馬餘生報効事奉聖旨覽奏卿最近數著違違旨違越受事起復前諭已明不必又行控陳該部知道欽此抄傳到臣捧讀涕零不知所措萬不得已違旨違越朝見容臣面乞天恩不敢再請第臣自離先臣後上沿還鄉隨身未嘗少變茲當陛見不某踰踰深恩對越之嚴墨跡私制定有所不敢願惟苦塊之禮朝章公服實有所不安或者斯約其間容臣肯衣角帶暫時趨走丹陛如遇慶賀大典自不敢入班行此則臣分子情無可奈何之極不敢不預請命者也

宣統十年三月二十日具奏

犬馬十年題主疏

竊臣本日陸見例宣次日謝恩賜臣犬馬微職達達先帝聖神自郎中制使應至今官臣父先臣楊鶴家應職成生全不幸遭先朝嘉又蒙准復原官臣於元年九月十九日面辭至今復得拜瞻天表擬碎首玉階號呼頓謝又踴躍水敢臣下情不勝鬱鬱方今待勢多難微臣才力短淺中樞任大責重義腹餒餓缺兵單大小將領之人一四戰守無策臣日夜傍徨未知所措惟從草莽來日擊幽憤情狀審思次第工大必安內方可據外必是食然援足兵必保民

斯能遠寇此三者似為今日澄治之切根本之圖若夫選任良將雖屬中樞職事而年日有限難得其才清面多端難除積弊磨勵武功祇奉朝廷賞罰而較重夫倫國裨激勤遠寇吳的更效反饋與夫武廷龐雅之極法宜有以清其源衝所廢弛之極法宜有以挽其流此四者或亦今日下手之方先務之急臣愚受事之日未能悉陳章奏之中難盡曲折伏乞天恩許臣召見指事陳言而賜教決禱臣知所遵守次第奉行乃敢謝恩受任此臣迫切請命之至也

崇禎十年三月二十七日奉聖旨楊文弼著即行受事本內事宜併條議奉行各該部知道欽此

楊文弼先生集楊之尤

通丁部知通

最陳安內第一要務疏

竊臣犬馬驚馳加以草土幽憂一切失其常度蒙恩破格起用疊奉明旨星趨首以安邊遠寇勉臣料理似乎安邊第一遠寇次之微臣乃言必安內方可據外何也竊以天下大勢譬之人身京師元首也重刻諸邊肩臂也黃河以南大江以北中原之地腹心也人之一身元首為重連障紅角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禍腹心之內中之甚深急者誠不可緩圖而深者尤不可忽視也誠使腹心又安職勝無忌則內輸精血外運肢體以仰戴元首而後衝風寒於

肩臂之外失復何憂今腹心流毒臟腑清癯精血日就枯乾肢體腹有膚革於以戴元首而衝風寒不可為懷探危懼也哉以故臣言必安內方可據外必足食然後足兵必保民斯能遠寇此實今日澄治之切根本之圖非取獲言據外也求據外之至急不得不先安內耳但運將調兵雖屬臣部腹掌而根本先在足餉網領全在得人有日前吏置之機宜有永定責成之事理非臣一部所能獨任一人所敢應茲相應條列上請合候聖鑒教下部院科道等衙門會集多官同臣據擬妥確再請明白施行必全而無一點之漏斯成功有可刻之期內地安而外攘恩過半矣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九

計開 一審國戰之勢議得流賊初起於延綏而其害中於陝西山西河北河南湖廣四川江北廬鳳應安之八境今山西餘孽漸涓河北可幸無事四川時或不虞而全夥大患惟在陝西河南湖廣江北之間其南鄰江西北鄰山東二省雖賊所未至亦切近當防固之之法當以陝西河南湖廣廬陽為四正而北四延撫與之計兵計餉責之分任剿而專任防又以延綏山西山東應天江西四川為六隅而此六邊撫責其見兵見餉責之時分防而時偏剿如是而十面之網張矣即用總督總理二臣為隨賊所向專任剿殺之官如賊在陝西則陝西四川湖廣河南延綏

山西六撫張六面而總理入關與總督會剿賊吳河南則河南湖廣鳳陽應天山西山東六撫張六面而總督出關與總理會剿賊在湖廣則湖廣河南陝西四川應天鳳陽江西七撫張七面而總督總理俱入楚會剿賊在江北則鳳陽應天山東河南湖廣江西六撫張六面而總督總理俱入江北會剿如是而合剿之局定矣其總督及各撫衙門然舊惟總理前以湖廣今以河南巡撫兼之俱屬不便合時撫治鄆陽鄒御史陞為總理衙門加以福祿壽街改給牧書從事彼原有川陝河朔四省節制之責但與之兵餉重其事權即朝廷無增官之虞而地方有提督之宜矣

楊文顯先生集卷之九

十一

伏候聖裁一籌辦賊之人議得應天鳳陽臨淮湖廣山東山西陝西延綏四川俱有巡撫其人謀略辦賊不必論吏惟河南巡撫見奉總理今歲仍改巡撫專官歸屬撫治應改總理衙門所當會酌三家補陳良訓二臣才力某堪總理某堪巡撫或互相調換另擇其人此事關係中原治亂非小所當盡破情面並舉其才以資實用者也其總兵劉春等將提刀殺賊之官尤必平時所有威靈軍令嚴整不憚臨敵臨陣先登新將軍族上通斯堪委任成功否則彼將不矣茲據火事且總兵官秋統統崇惟總督嚴經監臣可先將劉調度若巡撫與之制領賊急呼應為難自調

見在剿賊總兵查有不堪其任者五屬罷斥世雖虛名其餘分隸督理二臣聽其調遣勿與巡撫互相掣肘足撫所轄兵馬實其自選忠勇善戰都司守備等官預之俾其剿捕功名進取之途甚速後顧軍法追運之罪難逃斯辦賊之要務也伏候聖裁 一計殺賊之兵擬得賊每一大夥號稱數萬分之暴楚江北等處各稱數十員舍之則不啻百餘萬也彼精勇堪戰之賊各不善多而攜帶婦女攜掠羸民之數實為不少本朝成化七年荆襄流賊結聚總督項忠入山招討除獲剿不服外遺裔遺孽者一百四十萬人今時大抵同也然真正官兵與之敵則聞風而逃惟

楊文顯先生集卷之九

十四

法儒不總為賊所脅者乃羅其鋒鋒以此知賊賊之兵亦不過數十萬之多也今據鳳四祖總官兵五千承天祖總官兵五千各主堅守不動又總督軍門官兵五萬總理軍門官兵三萬專主隨賊大剿其鳳陽陝西巡撫官兵各約萬八湖廣河南二巡撫官兵各一萬五千人則為分剿萬防之數鳳陽保東一面陝西保西一面河南湖廣廣西南北四賊八道之鄉也故計兵較鳳陝為多而總之則亦形為之數也就其見在之兵實實挑選堪戰者有若干少者作何調募兵有為步不同通以三七為率約該三萬六千之為亦盡見在若干少者作何買補或買補難除除地

督總理而外其餘多練步兵上策賊賊不必盡拘三七之數以上兵馬二者皆令諸臣明白置一奏請臣部為之酌處伏候聖裁 一處平賊之餉議得兵馬未到糧草先行古語志之哉觀孔子與子路論政必先足食而後足兵至不得已必先去兵而後去食理至明也今議官兵十二萬每步兵一名日給五分計兵七萬四千名該銀一百三十萬二千兩每馬兵一名連草料日給一錢計兵三萬六千名該銀一百二十九萬六千兩以上共銀二百六十二萬八千兩其將領中千把總應支應給即扣各兵每年六箇月小盡給之不須另派然此未分行生二糧之算也若建兵庫有坐糧棚用止給行應數或少減而兵募兵本無坐糧不當又分行坐名色數亦不增止此二百六十二萬八千兩者須查某省某府見有若干某條守備官兵之用某條總督總理之用某條各該巡撫之用一一不相混淆源源不致斷絕而後可如其未足作何計慮必須具有著落不致虛懸臨敵又是缺乏我兵時時呼庚而後可計慮已定則將用兵剿賊地方各項起運糧運錢糧盡徵本色收貯以待兵馬經過隨地關支而以地方折色撥補起運可也再原本朝成化元年兩廣蠻寇作亂命總督韓雍討之奪案皇帝以征南將士需費浩穰特命戶部侍郎薛遠

整理兩廣軍餉近奏成功今用兵至十二萬而無一理餉之官使督理巡撫各自為政互相為事可乎即不相事而如去歲陝西鎮督洪承疇是官前往雲南催餉其堪慮急濟用否也在戶部運大臣一員不為甚難而以資治兵剿賊之用不啻善使此先朝成例當遵者伏候聖裁 一收減賊之功幾得減賊之者無過審察用人計兵處餉四者備兵然欲收其功則莫若賞罰之尤要焉臣者嘉靖年間有事先臣楊博所以仰佐廟謨削平寇亂者惟是信賞必罰畧不淹時為恩務如文武將吏每奏奇捷則不待勅功先請給銀兩衣裏之賞行伍壯夫斬一酋首亦不待勅功立請授鎮撫百戶等官遇有失事要與人可用則曾撫大臣請位俸嚴密查核後勅賜大紳請降充為事官而猶任總兵如不可用文臣則請連繫罷斥武臣則請先行軍法不少假借一或陣亡亦不待復勘立請優卹贈廕建立專祠如此皆本朝明例臣部錢寧而因循日久未見奉行即我皇上前年曾大發銀兩表裏是官解至軍前今亦未聞何年月月曾賞何人德慈關關數無一毫裁舞之氣良可歎也不特此也臣通河南見郡邑守令缺員甚多間有稍堪守土之人又為大計處分而去即日給除表項聖諭不許離人規避臣恐得官之後而或越越望仕之初未請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九

五

保障倘有不勝憂慮者竊計數年用兵之處不無應練可用之人合無大破資格行各該撫按確舉長才果堪統攝吾民即司府首領州縣佐貳教職等官咸可拔之正印倘能治兵討賊則府正佐貳州縣正印更可越選監司彷彿永樂年間論山東賊寇資為等功權委丘知縣張撫為山東左參政縣丞為撫為山東左參議如此功名之遠關豪傑之氣伸合辱策犀刀以圖賊不難矣其見在監軍司道某為勇猛最著軍中必不可無則與優加職級某為勞多功少軍中不綢繆要則與備資別選毋一執坐待事平致人人化為暮氣將士以久而成行或患以久而而窮非徒無益而且有害也伏候聖裁

萬曆十年四月二十二日奉聖旨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九

萬無邊烽不測頻年啟殲其在宣天山而則甲戌宣代州鳴鼓乙亥入忻州定襄其在陝京畿輔則已已至居國良卿兩子入雲肅雄等處蓋一步轉深一步一年較若一年志臣測也在我約焉真保內地嚴防必須滴水不漏宣大山連外藩運送或資軍國無虞年來先事戒備非不豫然可觀及至臨期未免著黃失錯以致我皇上焦勞於九重之上踰殲於三輔之間還將練兵增設不止一處應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九

六

分守特遣不遺一方於以綢繆殲戶集麗河山亦既無以復加矣微臣奉竊中樞密恩今日我寧惟有竊其實用之一著其與臣部表裏所能嚴切責成自是皆無鎖道之各官詳考嘉靖年間為因庚戌之變廟堂全創精神用之防守前鎮調用連宣山陝連兵二十四枝每枝三千計兵七萬二千沿邊罷守連降一動責令倚牆拒戰預須區區為不入為功所有整頓綱維備見先臣楊博本兵奏議之內臣今暮師其意膽列大端行令督治撫鎮自己條答就將本鎮見兵如何訓練數守段有警急如何調度應援或用何將統鎮坐定主名限令文到十日以裏速具奏聞不許遊移閃爍致舉業據倘有逾期不奏及游移閃爍其詞無裨實用者客臣指名奏報請旨輕重處分以破虛怯之積習而醒久玩之人心於邊備非小補也謹計聞狀併於後伏惟聖裁定奪教下本部遵奉施行 計開 一約保二鎮東起山海西止國關延袤二千餘里先臣張博謂一處夫守與無守同每每叮咛告誠總督鎮巡等官實地分區步步拒牆據守以守為戰時兵按伏徒虞以我為守務要區區馬不入為功為一烽突入境拒牆據守之兵業已無濟即使通行調集分作三路一路隨烽所至截剿一路一拘宣城內外有警無警分布嚴守一路不拘賊寇有警無警分

布防護務要盡心戮力早送出境真萬全之算前事之師也今則荊門三協各分信地呂保通海更立新兵各行總督侍郎張福臻李日宣仇維柏延撫兵阿新為佐張其平總兵張天禮侯拱樞王永清歲中選等各具條答要見邊烽在外我兵盡地分區某處係某人信守用某將督率某兵倚牆拒戰用某將統領某兵按伏應援破取兵數職名奏報立案不計閒糜游移其或不能固守被烽突入內地某處按伏之兵堪以截殺某處視守之兵堪以調遣亦將職名兵數奏報立案一面將被總督軍門聽候臨期調遣侍郎張福臻將某某隨將截剿某某守護陵京亦要見先

守地方務成保障之功在荊門不可輕撤兵馬以致康虛之機彼時全懷巨鎮連烽東西乃不憂邊而憂前如此令時邊烽臨張有吳土變之勢所當內顧何如合行進撫方一藩總兵祖大壽趙官自行條奏要見該鎮八城守兵若干條某官統領可以堅守毋動戰兵若干條某將整練可以星馳入援大約每一副將統領兵三千至一奉選統領兵二十各用中軍千把總官聽其節制勿如往歲零星漢治兵少官多平時既無統取之鎮臨事紛多掣掣之意文到十日以稟該撫鎮官職名兵數奏報立案不計閒糜遊移仍要先期訓練一入荊門即聽總督軍門調遣有功之日應將傳報准舊例比主兵陞賞每加一伍有罪則與主兵同之其行營衣甲等項先須預備驛頭勿用牛車以滋遲滯此亦整嚴紀律謹備疎虞之一端也一宣大山西三鎮切近陵京畿輔僅隔一山連烽既既內視已非一次今茲籌畫須保萬全先臣楊博每於荊鎮秋防必先嚴飭三鎮為之外援如將宜府總兵調駐永寧大同總兵調駐懷來山西總兵調駐順聖東城等處而總督軍門常駐懷來首備南山一帶次及紫荆馬水諸關其言烽紀延永遠近南山就近各支兵馬分屯荊鎮牆上協力固守但使四馬不得入關為首功蓋為陵寢計慮不費切也日

今時已入夏邊境窺伺非遠申令尤為喫緊合行延撫劉永祚葉廷桂吳然德兵楊國柱王模王忠自行傳答要見該鎮除守兵外實疎戰兵數枝某將統領若干堪以聽令策應確具職名兵數奏報立案不許閃爍違移仍一面報知總督軍門聽候臨期調遣侍即度奏昇亦將某鎮某將領兵幾枝堪否持戰先期酌定分明如遇烽火永寧延慶逼近南山某將該駐某處防守某將該駐某處截殺仍與前邊總督張福蔭昌鎮侍即奉日宣期會夾剿務保萬萬無誤倘烽煙過重宜府直犯馬水金水等口某某兵馬該從何路策應趨過大同直犯紫則白石等口某某兵馬該從何路策應趨護山西直犯龍泉固靖等口某某兵馬該從何路策應各要騎堵妥當先期奏明免致臨陣推諉若烽勢不多止在三鎮臨邊出沒皆探各該撫鎮必須設奇嚴查預絕內窺之端總督大臣處應將所議止當保固陵京防護南山不得輕易而馳致失東備其王忠先在劉賊失利轉病未如果否係另本酌議施行 以上前邊通昌保定宣大山西等處外禦邊境內拱陵京諸務緊關迫切臣請先議中嚴其延寧甘肅邊兵先調剿賊天津登萊等處當嚴防海客臣大第舉行更有哨探一節先臣楊博議得烽火前鎮必錄備石邊外三間房白草川等處自西而

東為貴獨石恭將道差的當人役多方哨探但有重大跡跡一面飛報本部一面飛報前鎮如果哨探明白前鎮保全無虞獨石各將照依軍功陞賞夜不收人等陞一級仍賞銀二十兩如失於哨探致誤機宜奉將聽本部查奏從重治罪夜不收人等宜大總督等至軍門以軍法從事今照邊境內犯每縣東而西必於寧錦撫鎮通傳前將官一員升覲報林等處經過合行寧錦撫鎮通傳前將官一員品責哨探邊有重大跡跡星速報知本部及所犯前軍等處督撫衙門如果日後有驗即將該將論功陞賞發家丁照前陞一級賞銀二十兩其或疎失官廳奉處撥丁軍法從事今在必行庶幾耳目精明有備無患之一達也其邊定靖官職名亦要奏報立案統惟聖裁定奪慶緒督治撫鎮若買道行不許少有違玩貽誤封疆自干重典其總監分守內臣臣部不便督責特析天語申飭同心共濟施行

宣統十年四月初一日奉聖旨前邊通昌保定宣大山西等處外禦邊境內拱陵京諸務緊關迫切臣請先議中嚴其延寧甘肅邊兵先調剿賊天津登萊等處當嚴防海客臣大第舉行更有哨探一節先臣楊博議得烽火前鎮必錄備石邊外三間房白草川等處自西而東為貴獨石恭將道差的當人役多方哨探但有重大跡跡一面飛報本部一面飛報前鎮如果哨探明白前鎮保全無虞獨石各將照依軍功陞賞夜不收人等陞一級仍賞銀二十兩如失於哨探致誤機宜奉將聽本部查奏從重治罪夜不收人等宜大總督等至軍門以軍法從事今照邊境內犯每縣東而西必於寧錦撫鎮通傳前將官一員升覲報林等處經過合行寧錦撫鎮通傳前將官一員品責哨探邊有重大跡跡星速報知本部及所犯前軍等處督撫衙門如果日後有驗即將該將論功陞賞發家丁照前陞一級賞銀二十兩其或疎失官廳奉處撥丁軍法從事今在必行庶幾耳目精明有備無患之一達也其邊定靖官職名亦要奏報立案統惟聖裁定奪慶緒督治撫鎮若買道行不許少有違玩貽誤封疆自干重典其總監分守內臣臣部不便督責特析天語申飭同心共濟施行

慶勢東塘報政

職方情吏司景呈報視勢為太監陳應祥題稱准東江鎮

臣沈世魁塘報等因奉聖旨據報麗國被圍情形至敵報
據船甚多聲攻沿海各島且大隊南屯王京全日觀又有
城子山旅順一帶連烽遠望往來之報改謀殊屬逆計
津關寧漢海等處在在可虞通著該督臣撫臣嚴密查
萬分提防并運及登鎮接濟各船尤宜嚴確偵備毋得少
有疎懈一面飛檄沈世魁陳洪範怡達嚴旨協力出奇相
機截剿務期大挫狂氛不許觀望延誤該督臣即著議其
速分投馳飭至關寧天津各鎮兵船聲援事宜即著議其
覆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李呈到部看傳敵攻朝鮮海
船蓋為所有則我沿海一帶所在可虞臣欽令關寧天
津各出兵船直抵三岔等處連作嚴兵此誠挑誘奇著但
各鎮水師為陳洪範抽調出海所存不多昨山永撫臣馮
任方以海岸綿長不能兼顧為憂若盡令揚帆而出各海
口難為防堵且三岔去瀋陽而遠敵兵未空國入鮮我以
寒寒又船虛張聲勢恐不能辱敵而反為敵乘不如各守
信地固可固門戶而戒不虞也明旨竭力出奇相機截剿
竊恐沈世魁陳洪範力亦未必能辦合無令其斟酌進止
分布險要為內地扼守之圖似較穩便若敵果有鮮船數
百號泊在海濱量遣智勇小將潛往縱火焚燒則虎出奇
一著第須切實圖之未可以大海茫茫空言餽報自取罪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九

五

庚也

前滿十年四月初一日奉聖旨據報麗國被圍情形至敵報
據船甚多聲攻沿海各島且大隊南屯王京全日觀又有
城子山旅順一帶連烽遠望往來之報改謀殊屬逆計
津關寧漢海等處在在可虞通著該督臣撫臣嚴密查
萬分提防并運及登鎮接濟各船尤宜嚴確偵備毋得少
有疎懈一面飛檄沈世魁陳洪範怡達嚴旨協力出奇相
機截剿務期大挫狂氛不許觀望延誤該督臣即著議其
速分投馳飭至關寧天津各鎮兵船聲援事宜即著議其
覆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李呈到部看傳敵攻朝鮮海
船蓋為所有則我沿海一帶所在可虞臣欽令關寧天
津各出兵船直抵三岔等處連作嚴兵此誠挑誘奇著但
各鎮水師為陳洪範抽調出海所存不多昨山永撫臣馮
任方以海岸綿長不能兼顧為憂若盡令揚帆而出各海
口難為防堵且三岔去瀋陽而遠敵兵未空國入鮮我以
寒寒又船虛張聲勢恐不能辱敵而反為敵乘不如各守
信地固可固門戶而戒不虞也明旨竭力出奇相機截剿
竊恐沈世魁陳洪範力亦未必能辦合無令其斟酌進止
分布險要為內地扼守之圖似較穩便若敵果有鮮船數
百號泊在海濱量遣智勇小將潛往縱火焚燒則虎出奇
一著第須切實圖之未可以大海茫茫空言餽報自取罪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九

五

職方清吏司案呈登萊巡撫楊文岳題為麗國之報善危
等事奉聖旨據報麗國被圍情形至敵報據船甚多聲攻
沿海各島且大隊南屯王京全日觀又有城子山旅順一
帶連烽遠望往來之報改謀殊屬逆計津關寧漢海等處
在在可虞通著該督臣撫臣嚴密查萬分提防并運及登
鎮接濟各船尤宜嚴確偵備毋得少有疎懈一面飛檄沈
世魁陳洪範怡達嚴旨協力出奇相機截剿務期大挫狂
氛不許觀望延誤該督臣即著議其速分投馳飭至關寧
天津各鎮兵船聲援事宜即著議其覆欽此欽遵抄出到
部送司李呈到部看傳敵攻朝鮮海船蓋為所有則我海
沿一帶所在可虞臣欽令關寧天津各出兵船直抵三岔
等處連作嚴兵此誠挑誘奇著但各鎮水師為陳洪範抽
調出海所存不多昨山永撫臣馮任方以海岸綿長不能
兼顧為憂若盡令揚帆而出各海口難為防堵且三岔去
瀋陽而遠敵兵未空國入鮮我以寒寒又船虛張聲勢恐
不能辱敵而反為敵乘不如各守信地固可固門戶而戒
不虞也明旨竭力出奇相機截剿竊恐沈世魁陳洪範力
亦未必能辦合無令其斟酌進止分布險要為內地扼守
之圖似較穩便若敵果有鮮船數百號泊在海濱量遣智
勇小將潛往縱火焚燒則虎出奇一著第須切實圖之未
可以大海茫茫空言餽報自取罪

謝文忠先生集卷之九

王

方故撤回臣部昨奉明旨年文燒留防鳳泗以備援剿依
 議楊卿著所募兵丁訓練若何張餘兵可否即抽達到鳳
 著該撫監查明速奏以憑酌議東兵撤留其濟南營兵著
 該撫先期整辦以待登鎮有警星速應援兩部即行馳驗
 欽此除一面遵行外合無再敘巡撫顏繼祖總兵使龍國
 心共濟預整行營不時自遣偵探如有警不待登報呼
 顧徑自發兵策援大約登鎮官兵戰守遑東省鎮官兵戰
 守遑西仍將海濱一帶某處極衝某處次衝某處稍緩先
 期觀應相度形勢何處可置官兵若干料理明熟曉期免
 致倉皇其或官兵不足即須整練御國微前撫臣朱大典
 原行事宜申令附近有司無事各就本地訓練有警協守
 家門海岸界能奮擊扼防毋縱一賊發陸將領官其將司
 鄉社一體效功陞賞否則按信治罪此乃朝廷設法守土
 之官本等實著若舍此不圖別行調募客伍未免仍要作
 既騷擾地方仍要設處轉運糧草竊恐敵氛未至之間百
 姓已不勝其疲困其有警急支撐使難此不可不深長思
 議者也其補遺戰船四十隻臣部已允裁給裁節銀兩無
 容再議國津兵船原額有限已發在島而當酌量遏止若
 在諸津並能金赴東隅淮揚或繼果有若干臣部未知確
 數一面咨行查議應否調發俟回咨至日的委募聞其糧

餉大區雖募戶工二部祇掌該鎮委果需用亦應早為提
 清事關軍機臣部不容置之膜外也

謝文忠先生集卷之九
 王

謝文忠先生集卷之九

王

咸方清吏司案呈該總監關寧兩鎮太監高起潛題稱准
 遼東撫臣方一藻會稿題為的議恢復義州等事奉聖旨
 該部科察切看議速奏欽此又該遼東巡撫方一藻題同
 前事奉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各到部
 遵司案呈到部為照遼東降後遼東失我全遼盡二十年凡為
 臣子親嘗聞之舊雖余貴寵之故府雖不勝風興歎歎位
 從之苟能提之會故恢復名城固中外之所禱祀而求也
 臣等謹切同仇欽此將伯願惟對疆大計動須萬全愚智
 相參不據千慮撫臣方一藻疏陳修築大器將領兵丁躬
 操器藝種種預計似皆鑿鑿可行然而新城始復後必盡
 攻據此二語使難輕議何也此地若無關要即我可以不
 修既云我必爭彼又焉有坐視撫臣以為區作派之舉
 夫磚石取之城內則期二十日可完然而燒掠新灰磚運
 糧料請討區區募移駐官兵夫豈二十日能辦一有不克數

守兩無所據彼來我勢將不啻孤危此猶以二十日論也從來中國舉動敵人必早預知我方啟幕之初焉能保其不至所以魯伯食之禦徐茂甲戌誰征惟幕范仲淹之域大順一日便已畢工今果能防勝否乎不特此也蘇州去錦僅九十里松杏復與錦聯應甚便大火攻之去松錦二三十里耳應不使而反使於九十里乎此不放必有一也又兵以八千為軍內僅一千二百駐防威家堡為中道接應用以八百游擊就近諸臺為四面犄角响探周是則實守義州之兵僅六千耳彼若從中截斷威家堡義州之兵能出戰乎不能出戰勢則孤懸既應孤懸

楊文瑞先生集卷之九

五

約不往而搗彼之巢探囊取物來其殺可矣今一往而獲我之城孤懸自守彼一攻再不復振我一獲再不敢攻乎此不敢必者五也撫臣既有獨見質之共事諸臣觀提督同臣等何樂阻止但臣聞昌身親眼見大凌之役關軍前密元氣至今未復神我至今未揚且也去秋連降合諸鎮之兵之師相顧而莫肯誰何今僅一鎮之兵之師遂能制彼有餘而不妨於進取乎期期知其不可臣聞昌是也頃華總監高起潛奏報回解難民口供敵有四月化進化之死夫安知其必不然臣願撫鎮諸臣訓練官兵蓄養精銳知臣另疏聞督星馳為手足之揮頭目果能大收一陣使之片甲不歸即勝候提義州十倍且從此以往雖廣寧可復不獨義州矣不然而寧錦額兵果有一千八百之素足關門水陸又有二千酌撥之非難何不務與督臣張福勝為居中國練之用備陵京策應之資乎此在邊臣志本恢復難勝勝算臣等不以為非第審思全局切實商量有不得不然者也伏望聖明裁酌或即行諭止或仍令確議臣等不敢擅專伏候命下遵奉施行

楊文瑞先生集卷之九

六

復前書特留能將派

崇禎十年四月十三日奉聖旨朕聞由廣大計學事貴

看得王世國居任西協三年有奇人地頗稱練熟臣部前
推大將未蒙聖明點用臣嗣昌受事以來查其改推宜協
之故以既加府銜不便為總督中軍而西協又無見職耳
前督張福臻深惜其去具題請以原任管轄下左營事務
即宜先從但教練戰車臣愚竊有應說古者春秋戰國環
地編小故師行日三十里不以為是兩敵相敵猶有不鼓
不成列之說戰車於是乎可用耳後世用之漸少取勁尤
疎本朝景泰間車營成化間李賓余子俊嘉靖間譚綸等
咸言連車皆以重滯難行使費錢糧無裨實用遠者姑不
具論譚綸之言曰事練則騎兵晝夜須行一百二十里車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九

五

步八十里事急則騎兵晝夜須行一百五十里車步一百
里信如其言是兩晝夜間而騎兵已相離一百里外也
今邊烽警化鐵騎如風兩晝兩夜不止三百里外戰將
疾急馳車以從之乎抑守車而不動乎此臣所懷一事欲
細叩督臣以運用之詳仰請聖明裁奪者故因留用將領
而附陳之其王世國應否准留恭候命下咨會施行

崇禎十年四月初五日奉聖旨王世國不准留用車
運用機宜前已有旨爾等再與該督撫商議具奏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袁秀

孫兒山松同輯

袁峻 同教

山樸

袁介

疏

復登萊撫監敵人圍鮮用鮮疏

職方清吏司參呈監視登島太監陳應祥題為敵人圍鮮用鮮等事奉聖旨是內班軍使馬戰船及器具弓箭等項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

一

已有旨了所請盛甲腰刀調兵駐防留餉事宜該部看議具覆欽此又該登萊巡撫楊文岳題為屬國被陷奉島孤危等事奉聖旨是內調兵留餉等項事宜已有旨了該部即與一併議覆欽此欽遵各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除酌留班軍使馬戰船火藥器仗聽戶工兩部議覆外看傳敵人屈誘鮮降登島到膚應切臣部應覆再疏恭具規模總兵倪龍奏稱准楊文岳題所在雷防復蒙聖諭嚴飭令監視陳應祥題撫楊文岳同聲疾呼請調水兵九千陸兵四千臣等何敢坐視惟就題撫疏中商確沈世魁有兵一萬二千五百名陳洪範有兵七千餘名合之已足

二萬之數豈惟遼瀋固島方可進往援鮮今既不能進援則亟當講固守之策若再調水兵毋論遼瀋呼應即使應聲應到區區踰島亦難容此三具之兵且也應毋波臣非時宜該撫餉從何接濟此以水兵言之而再詳稱也又敵昨聞攻鮮多係西人通叛敵人坐收其功然則彼之攻謀或以虛張誇海惘我東向經營畢竟陸走則宜是其實者長技即今具保舊軍疲弱而聯旅起新募為合師聯軍不整軍惟恐一旦有警望馬龍圖之聞般憂萬此處陸兵又可輕言調用我臣恐連日思算擬有條例嚴端茲敢附陳其愚仰候聖明未詳初下沿海諸鎮著實奉行或有不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

二

無不補云爾計開一分布島兵看傳朝鮮南報降敵賊山遂脫我機事已分明總兵陳洪範猶云誘應於內我乘於外奉必非創敵實著殊屬誇誕相應行登萊巡撫應撤洪範與沈世魁同心商確登海中踰島某處高閣平衍可以駐兵嚴防某處險阻聯絡可以扼要堵戰就將世魁部下某將見駐某處有兵若干申明信地責成戰守如傳欺瞞荒涼難為守禦之地即同所在居民聯併大島母道敵餌其洪範部下官兵或與相恭哨守東顧水陸交衝兩鎮兵共二萬嚴守有餘但要彼此心心相照聲息剴刻相通有無敵發情形一日一報登萊撫監該撫每三日一次

報知本部以便奏聞而有制總兵金日觀統兵不知實有若干作何責成調度該鎮詳議奏奪 一鮮路水哨看得鮮國與我國江最近其如皮島設使扼守得策豈能飛越而南獨恐海又多歧出沒區測寧永津登四鎮合哨實通舉行大約起八角口至王徐河海豐口丁字沽為南一面起丁字沽至大沽口黑羊河金山嘴至展灣覺華島為西一面起覺華島至三岔河蓋州套旅順口為北一面其面起八角出珍珠門北起旅順過鐵山嘴以至於皮島皆為東一面四鎮兵船必須游歷四面海去來周而後始仍要每史發哨另編字號四鎮將傳母令敵人知覺而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十

三

船相遇舉號相同然後放行否則出其不意極力攻打一面令善水之人潛入擊穿舟底生擒來獻准作奇功倍加賸賞斬級者次之如賊船敢入內地定罪不宥 一嚴備海口看得登連內海厚與外海不同中多礁石破沙觸船即碎可以停泊海口亦自有方其在東省則青登萊三府之屬其在此則順永河三府之屬該督司道不時親自巡行查傳衙要處所量宜分布官兵依倣先年防倭事例籌策嚴防烽火為之准備如官兵不足就近團練土著鄉兵相兼協助故果有警即將本地漁船聽實重購鼓而用之比軍備押水塘比之敵人不至利強十倍但平

時能其生理不可藉以為兵有事用之小効信實斷不欺時即水兵不可勝用矣 一接濟難民看得登萊海面大小凡有二十餘島除總兵沈世魁部下官兵之外別有逃難連民附居原可數萬竊因朝鮮忠順往往有無相通實多難以網口今鮮國在降此路使斷島民難食爰定可虞合行登萊津永四鎮撫臣隨宜設法截運不獲為之接濟一面再行寧鄉撫臣差船路經往彼曉諭情願就食東方者聽便陸續載回安插八城曠土仍諭沈世魁不得放責龍故智固留難民不許過海致使數萬赤子餓死窮島之中且或為一為敵資也 一料理策提看得朝鮮海面南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十

四

通對馬島登萊海面東轉放山頭即是江址淮揚江南蘇松浙福之境敵果乘船內觀該處風汛所之安知不忽然至彼苟或先期不加料理倭患一船抵岸萬東驚心事將曩壞合行鳳陽應天浙江福建等處撫臣連查元年防倭事例水陸戰守官兵預設備倭銀兩有無見在即刻整頓嚴防一面先屬心計司道將領虛實實預作策提聲勢倘有颶到敵船務須擒斬新養捷號我軍聲早報人心要安料敵不敢連涉外洋自來送死但我毋恃不來恃吾有恃即令星大料理猶恐其連所有官兵若干戰艦若干合用統領何人堪以長駕遠馭文到半月以裏具實奏報免致

臨渴掘井徒貽噬臍之悔 一肅清奸黨看得登津各海
嚴禁遠敵始於近年其先未禁以前內地商民走漏如驚
有入於鮮國竟成居賣者有潛入敵境偷換奉飭者今茲
或被嚴禁或潛其賊暫且不致交通少或警急之間未竟
潛勾暗引又生枝蔓合嚴登萊撫監嚴行各島查有此等
未歸之人姑准實其前罪押回原籍改有各留在島防出
定行島新主家連坐不貸其登津關單及准捕浙直等處
凡有下海之所務須設法嚴密不許內地奸人私越外境
准揚一帶魚鹽負販實繁有徒就中雄傑之夫可資吾用
留心採訪入我范羣是在該撫道知之意不可忽也以上

謝文淵先生集卷之十

六款年年無奇臣等請諸款四雷以外敵內寇種種更紅
不堪水上之師連增意外煩費只得如此布嚴而接濟島
東中聞尤有苦心崇禎五年臣在關門曾奉部題明白為
之黃龍不肯相應卒及於禍今時則又異矣敢祈聖明詳
察臣言如有深長之思乞賜俯允嚴飭通將諸款通行累
一年以冀防禦有法海波不揚內地則無調兵增費之虞
各鎮文武官員比照連境秋防事例從重陞賞如嚴疎虞
立罪不宥再祈天語叮嚀切俾臣等遵奉施行

水明聖廟營建開通海口捕獲私販私貨等項事
臣等查該營建開通海口捕獲私販私貨等項事
臣等查該營建開通海口捕獲私販私貨等項事
臣等查該營建開通海口捕獲私販私貨等項事

謝文淵先生集卷之十

應祥題為運奉聖諭事奉聖旨登鎮為內地門戶扼防為
不容緩但陳洪範所統兵船貴成分布諸島則沈世魁孤
懸海外孰為援應倘有疎虞關係非小運者悉心確議速
奏欽此又該本部覆登島太監陳應祥題為敵人圖鮮用
鮮等事奉聖旨敵人狡謀必急攻皮島策援為不容緩陳
洪範所統船兵前稱尚未齊集登換又稱近有被驅鎮來
者豈得盡作實數所請調水兵運者再行確議速奏等因
以扼守得策虛詞支絀其聯絡水哨整飭營援及嚴備海
口接濟難民肅清奸黨等項事宜著即飛檄分投馳飭各
該督撫嚴鎮遠祥理重慶國難務保萬全以廣鎮實仍

各將文到祇遵佈置情形明白馳奏如玩泄虛傳致有疎
誤定立軍重典不宥欽此欽遵送司量呈到部除應行各
款遵依飛檄星馳外惟水兵一節臣嗣昌初入衙門於各
鎮數雖多寡有無及前後調發事理未能諳悉且賊性惡
跡事果穩妥止思乃勉洪範選撫不足遵守有餘未知皮
島孤懸敵人急攻更爲可慮此非聖算淵微再三諭令確
議臣數次感到底乃今竊有請者臣聞皮島逼近朝鮮飽
風一帆可生從前島帥居此非是真爲國家遠取之計實
乃就近爲市私竊販賣之圖此島之中不生草木朝夕餐
殮棲無皆賴隔海米之向來半倚商賈貨物互換鮮糧車

籌文弱先生籌略之十

倚中國威援強要供給以故島入雖東存站不難今詳折
入於敵未獲路斷盤中羈羈將盡取之津門海遠難危威
潮暴作見在兵將饑運糧難而欲遠調多兵如何接濟且
不獨運糧難調兵亦難也洪範開洋未遠便有颶損之船
各鎮數千里來馬能揚保無恙又不獨調兵難無兵可調
之難也准揚首先屈指而狼山嚴抽一旅即在其中非獨
無兵可調之難亦無糧可運之難也津門各口有通備淮
浙再調多兵更覺額外所以臣前未議欲令洪範世鎮確
意某處可以駐兵某處當行歸併蓋爲久遠之計不止一
時今蒙展諭再三何敢堅執已見仰煩聖心惟謀諸司重

報津門三營水兵共五千一百餘名沙虎船一百零七隻
前調去一十八百員名船四十五隻其餘陸續防哨分布
已盡再難動移此當洪範初議用海時津撫實世籌策力
言之今若再行抽調則津門難爲防守此津兵不堪再調
也關門水兵止二千二百員名船一百隻前調去一千二
百員名船五十隻今止存一千名船五十隻分布昌樂衛
汛南真不足即實登兩地不能無管昨山永撫臣馮佳恭
報出汛兵船備陳沿海草約一疏方奉有互爲聲援之旨
此調兵不堪再調也關外龍武兩營共一千九百四十八
名船六十六隻前調去九百餘名船二十五隻止存兵一

籌文弱先生籌略之十一

千名船四十一隻僅可用以防哨此邊兵不堪再調也若
准揚二府水兵四千二百名分防一千七百里之遠其船
不知確數崇禎六年初調一千再調一千准撫恐准海軍
虛即議調江南兵補之然亦止在膠州即墨等處會哨耳
未嘗出洋赴島也今江北多故方以登兵戍風而復調淮
兵赴島如其力不贍且楊柳善操抽狼山之兵即在吳
中此准揚不堪再調也不獨此也各鎮兵船即盡數赴島
島中新來俱難離爲久駐萬一敵來以一枝綴島而揚帆
真遠計洪範世鎮必認皮島爲信地堅守不移又將何處
兵艦補截內地誠恐內地之防禦不啻重於海外之策故

今日添調之空虛更無以備將來之怯慮臣等十萬萬慮
臚列兵船盡見於此伏候聖鑒詳察應否先調或仍重調
若干又敢責令天津閘寧之鎮將前調兵船盡催盡到統
處如遇颶風損壞一船仍補一船務令洪範七千之兵常
有實數斯或庶幾一添調間而戶部運糧接濟之法不可
不亟議臣等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非此不足以安兵心
而要調發海外之兵之心尤不可不汲汲圖之者也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

直隸剿賊大將張

臣頃復勘廣撫臣余應桂鎮臣在楚一疏因覈剿賊總兵
從前功罪多端意欲舉行旌別正苦未暇適見兵科解給
事中凌義渠糾總兵左良弼大帥縱兵肆毒一疏不勝痛
憤良玉剿賊行間為日久其始於河北山西漸磨河南江
北非無暴露之勞且有擒斬之功然而紀律不嚴淫掠有
狀縣賊駭恟時見戰陣臣前所謂先功後罪先罪後功蓋
卽良玉之一身而偶科臣列其縱兵殃民之罪仍不沒其
五戰三捷之功夫亦平衡之至猶將拔試因之見奉哺雪
嚴查臣愚姑不備論第一身國之尤久于公議不可一日

容於聖明之世者則原任宣府總兵達茂劉賊當降祝穆
衛生苟免猶至今存之張全昌是也全昌年僅三十堂堂
虎豹之姿父死達陽祖著名門之捷臣叨總督宣大全昌
達茂立功與同曹文詔奉調剿賊臣猶勉勵其行豈知一
到南方當場出醜被賊活拏將去不能慷慨殺身手書到
處乞降有賴治門持歸當此之時臣不知全昌與賊如何
見禮如何坐卧如何飲食後來如何脫出至今如何尚存
性如煙順心安曾無一厭愧汗嗚呼若全昌者姑其心死
已久僅存肉生屍行使其祖父有知未免貽羞飲憾而我
皇上威福予奪更足如何乃客如此之輩一日通津徐為
編綱之計乎臣為此懼敢請聖裁雖然乾斷即將張全昌
星夜拏解來京立刻加之斧鉞所謂刑一人而千萬人懼
從此總兵等官故有因循耽誤不肯戰力殲死盡滅成功
者臣不信也

蘇東坡先生集卷之十一

光緒十年四月初九日奉諭旨

通將首闢邦政疏

竊臣嗣當受事殆旬未敢特推一將何也以平時眼見耳聞在胷中久積疑懼疑則疑不公之罪雖天威應示創懲而未能盡除懼則懼不明之弊雖臣等事失虛平而難防巧中所以從前郎署且令積聚銀錢宣上各官每元不時

引咎臣竊痛之考求弊數惟是因而推補外而咨題兩端
若能制畫振格打翻案白使內外有雙清之實感為封疆
得人即臣工歸審過之門各保身家無患天何憚而不為
乎臣思清外一節前住而書款明達有履題不覆咨之感
為法良良蓋選用良將亦係邊臣本等職掌果見其人
可用何難明日張膽請旨施行惟不題而咨則其人必在
可用不可用之間而其咨亦有不得已之故難言之
矣邊臣不自請命徒為了事之資反欲臣部覆題代執非
人之咎是何理乎所以臣前擬議調補邊路將疏內所
初沿邊督撫鎮監等官既以身任封疆務選真才實幹
賜文賜先生集卷之十
五

堪以推補惟通查此一派之人則先後升沉之間有不務
其大謬者矣細想從前決無通查之法以故吏書作弊往
往高下其手官有知而故聽不知而誤信之兩故事發之
後則難分故誤聽之無所逃罪斯為可歎臣雖受事旬日
與職方司郎中王陞商訂同心今於本月十一日割付該
司為查覈候補候補二項職名履歷及其先後之序立成
案以便稽考事照得推用將領一事原係方司職掌而具
題則三堂皆與焉年來弊實多端履歷見本部初任一
切並然理項考定於平時原免差池於臨事今查候推之
官一為武進士一為世職有新舊三次以上者一為考中
後房者候補之官則為奉旨別用起用降用及故功勳用
或裁缺回部題補者種種名色業已紛然恭任後先亦無
確據一缺出而驟就當前一官除而殿榜隨後以致職方
之若裁成市門司馬之堂亦為詭府政體全廢名節掃地
改缺更張未有急於此時者也為此割付該司照例事理
即將前項候補候補之官備開各色見在人數後有若干
仍於每人名下細開履歷履歷如武進士考中技勇則序
科年名次世職新舊則序襲年其候補者先序其官
官同則序年首年月務將別用起用降用裁缺聽用四項
合為一表故功勳用降用加陞者另為一表如原係廢官而

職方清吏司索呈順天巡撫吳阿衡題為違旨查繳等事
奉聖旨該部嚴議具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還司案呈到
部看得中協哨丁往往出口被販賣雖西協邊外有廢棄
駐牧曉諭繁多我兵出哨稍違時與之違即被販殺彼處
止認西協是吳與實口子皆保無事而其餘俱不肯認來
一步即脫中協哨丁而一步即脫中協哨丁其証據也若
中協宣鎮哨丁曉與之敵彼使以為故故屠戮反來繳發
在我當審知其情而駕馭之容臣另請申飭至於此番被
販細詳我丁十撥聯絡往往彼從西來橫衝乾坡谷第七
撥以至八九十撥隔斷在外僅僅王加新一丁歸山歸報

被殺傷哨丁劉自奇等一十一名應查係祖軍已死將本
生兄弟男陞授一級世襲小旗不願陞者給賞銀三十兩如
傳募兵查有的親兄弟男應例給銀不與世襲其編尋無若
落者果有的親父母妻男亦量給銀十兩以為養贖之資
王加新歸山歸報內境方知賊情應特賞銀二十兩以示
激勵之義當登科王連朝領哨深入本無大罪因何作革
合查才力可用仍與相應員缺作速揀補至於傳時一事
未來西接面來東接止於換撥序傳原無違債隔撥之事
拘泥之說於理難通該備查應舉斥革不足盡事仍行軍
法細打黃崖提調梅林志其本等職守口口支調客兵尤
為可恨雖經別業降級不嚴其辜應行斥革以為推諉之
戒若夫橫豎哨撥臣部中協有年今茲失事之無僅罷
撥並無鎮靖以故賊從旁衝全不知覺此乃營路主靖鎮
協各官皆無發覺指示之方大當責之小弁從來大舉連
靖人口不知病正坐此若不分別罰治何能警醒因循降
鎮兵楊嘉謀已經發遣路備查應動彰有功何惟揚已經
革職事軍另業提問外臣謹備職酌擬上請奉候命下所
應舉仍行軍屬細打守家各守疆藩思齊職一級中協劉
魏兵吳國儀三也營游擊喜桂庫圖總管將領劉文耀各

劉傳半年其被殺哨丁劉自奇張得功陳志剛袁金山陳
自烈張祿何惟玉尹達忠張狀實自友胡其夏十一名金
無下落劉洪恩張懷李廣大衛大潘趙汝學五名及騰山
歸報王加新各照前擬分別陞卹實者應陞者先給執照
隨與保勘起文應卹者動支庫貯實功銀登時給領不
得少有延闕

崇禎十年四月十三日奉命旨

敬陳安內第一要務疏

職方清吏司常呈該本部尚書楊嗣昌題為敬陳安內第
一要務懇祈聖鑒實圖全局早責成功事奉聖旨奉內著

文淵先生奏卷之六

勢用人及兵餉實事宜爾部運會同吏部三學及該科
確議速奏欽此該臣等會同吏部等衙門尚書等官同
嘉等看得流賊之禍起於萬厯己未連東四路連兵三路
大潰於是杜松王宣趙夢麟部下之卒相率而逃其時河
南撫臣張我續遣臣王景逵擊之於孟津斬黃二十餘級
乘捷上聞於是入潼關而走山西以至於延慶不敢歸
伍而萬草廟堂之上初因連事孔棘精神全注東方將謂
陝西一隅不足深慮不期調復不止連潰轉多賊僅屬
脅從偶蒙聖恩之火至今十九年分之一股各稱十數萬
合之賊股不啻百餘萬而黃河以南大江以北東連盛

西盡漢延幅員數千里之間一任往來觀忽生靈百億萬
之命盡遭屠戮傷殘豈惟中原臘脂清決堪憂抑亦南北
咽喉係絳絳斷蓋非審定全局大舉而盡平之為萬不可
也目今邊烽驚伏方張朝廷又有動搖之慮沿邊沿海時
切戒嚴轉餉治兵尚煩規畫或者不知賊勢將稍付緩
圖臣等伏思敵國外患古來無地無之蓋阻中原則其根
株在內及早焚除猶恐其蔓即今防邊防海所資內地之
物力振揚關外之威靈若非蒼赤又安畔鑒無援何能扼
此膏肓注彼肢體散走賊一日不除邊海茫無可恃此內外
本末相因之理勢不待智者而知也第今用兵剿賊之費

文淵先生奏卷之六

原非軍運起存額內本有之儲需而命用兵剿賊之方難
辦京運起存額外本無之煩費是則國帑空虛儲蓄國家
屢冠天下一家孰敢御鄰國戶有說於此譬如民居一家
失火而鄰毀屋壞緣原免延燒之患若云彼自失火於我
何干彼頃風搖搖自雨鄰以至十鄰百鄰同歸燬燼而
不可救矣見今大勢賊勢全在湖廣河南蓋因陝西地方
已無可據之處中原江是將為生食之鄉誠恐轉瞬之間
河南探盡必遶河北江北探盡必遶江南至遶河北而外
遶遶遶遶江南而內接雲貴其為禍富寧可言說所以早
須撲滅為宜臣等會議審勢用人分別實罰雖無異詞惟

計兵順難而處餉更難不得不於其難權宜酌量以期濟
事事平之後成功業然間閭安享清靜遠海併力防維此
亦內外本末相因之理勢難臣等知之言之然非我皇上
深恩遠覽乾斷天行則未有能為中原除腹心之疾南北
保咽喉之路達海堦挹注之源者也所有原議各款臣等
仍列前件應如議者不煩多說處措處者不憚詳陳恭候
聖裁定奪勅下臣等遵奉施行 計開 一著國賊之勢
前件該臣等議得賊勢縱橫流而不止各該巡撫張十
面之調總督總理專剿賊之事應如何臣嗣當所言陝西
河面湖廣鳳陽四撫為四正面見兵見餉不足應與計處

謝文忠先生集卷之十

十一

延陵山西山東應天江西四川六撫為六隔面時任協剿
分防既所管內見兵見餉自行調度不煩別議若賊犯關
歸大名長垣等處亦應防守保定巡撫亦有見兵見餉任
一隔面之責原議未及相應補行具總理之官以湖廣河
南巡撫兼攝委屬不便今陞鄧陽撫治為總理衙門加銜
權部改給勅書從事在地方無增官之費而用心有提挈
之權斯為得宜其撫治之屬在陝西有商韓嗣南道河南
有南陽道湖廣有鄧襄守巡兩道各任專責而陝西河南
湖廣三撫自是各等撫屬地方合行照舊督部總理提
兵進出伸縮自無不效局於一隅方盡其用伏候聖裁

一著辦賊之人 前件該臣等議得辦賊一事督理巡撫
等官必須皆得其人然後委任而責成功今河南巡撫王
家模見兼總理未便會議另推總理一員仍以家模專任
巡撫鄧陽撫治衙門改設總理應將陳良訓另補別省員
缺但目今寇患方殷應各責成料理俟衛推總理到日方
與交代行事其見在剿賊總兵官應罷斥無如湖廣秦翼
明臣已單未詳奏該省另推總兵比兼楊御藩例專設皇
陵不必隨賊向住此據文武大吏恭候命下吏部臣部會
推其到秦游都等將即咨該督理撫著實簡拔其尤不堪
者汰斥伏候聖裁 一計殺賊之兵 前件該臣等議得

謝文忠先生集卷之十

十一

鳳泗永天各設守兵五千以一總兵統領專獲祖陵不許
調動誠為確論其總督三萬見有左先當變效祖大弼
孫顯祖等兵不足者雖自議調遣總理三萬見有左良玉
龍在田等兵如不足者雖請調募其隨而鳳陽各一萬
河南湖廣各一萬五千在該撫連查見其有兵若干作何
調募若干務足防剿之用竊見河南巡撫王家模近報發
劉鄴州之賊內有土兵一旅亦在行間湖廣巡撫余應桂
近報自捐贖銀往調貴州楊明楷之兵隨而巡撫孫傳庭
則以是兵川兵皆不可用似非通諭方今東北連兵為難
輕撤而南無事尚有通融臣嗣當議必得盡責川湖之人

以用雲貴川湖之兵方能還其所短以蓋所長而流賊之害既深即土賊之風靡起與其使民化為賊鋒不可當焉若先練民作兵還為我用此則各處兵有不足不必全恃遠募善選土著強壯之人即同官兵一體給餉用之且防且剿與賊家懸人譽未有不能殄滅者也伏候聖裁 一處平賊之餉 前件該臣嗣查前該計兵一十二萬計餉二百六十二萬八千兩止足餉一十一萬之兵而遠兵一萬餉十八萬未算蓋臣初入衙門履歷以為尋常祖陵必不止於五千永天祖陵見兵四十五百所少不多各供有餉但該戶部查明分別項款耳今茲會議始知楊御善新募兵僅二千該餉僅餘之兵而米餉手由是為大據也兵仍欲運歸山東奉天彼之兵亦見各處催討則馬湖兵餉令方遑喘又奉天之兵止有三十按臣余應桂被括多方相養一千五百是亦非尋常雜之物合當更始總計需餉二百八十萬八千兩臣國祥等議得需兵至十二萬需餉至二百八十萬八千兩事體艱大尤當計出萬全惟是本辦入不敷出之數或至二百八十萬兩有奇遠議指處多金既不能索之空虛之帑又何忍派之憔悴之民與已賸有清室各省存留與溫地兩端而已何謂善留地方善兵之餉不解於京即原有撥賦之兵宜練於伍其伍若夫

其餉當存得其人可見募額得其餉可有募資審做一着在曾撫愈明忠義他如地方未經冠者如不編其兵即當徵其餉諸臣不記為應十九年雲南周兵臣部題取四川兵餉四十萬解用軍餉手又不記為應二十二年朝鮮用兵臣部題取廣東兵餉十五萬解用軍餉手今日之事為智撫計多者解四萬少者亦解二三萬同仇之義國應買也至溫地一案各布政司冊開報有一百九十餘萬兩之多業奉明旨立限清查除廣東省奏解七萬四千二百四十八兩零浙江省奏解一十二百兩零徽州府報解一十六兩零池州府報解六兩九錢零餘若江西山東奉天二府見在報查其餘有分而未奏報難以確算募兵之用臣計良窳為之躊躇久之獨有因糧輸餉一議楚撫已將輸餉改派米三十萬金見奉旨其餘督撫宜照湖廣派米事例酌議具奏定奪此則餉有要歸仰祈聖明獨斷施行者也等因該臣等覆酌職奏日久民力愈難要為平賊廣中外至願而今其議方始慶手而難必待人將兵將餉齊斯可責其展布四體盡掃餘氛之功即今溫地因糧之議確當亟須大臣一員管理加以專制崇衡節制有直督餉方可歸力責成其駐居通中之地該撫湖廣貴州兩直安慶河南汝寧三府應悉督餉大臣自酌長使應用吏書

承差門免等役就於三有撫院見役人員之內撥給不必
另請工食一應催餉事宜除通行各該督撫外仍專責省
直守遵單主承行勿得經轉各布政司以致因循玩誤如
該守遵因循玩誤者許令不時奏劾但俸薪罪限解完
方與開復事軍之後該督撫官將省直用過錢糧明白奏
繳勸勞職官推刷舉劾秋候聖裁 一收減賦之功 前
件該臣議得實功罪從古帝王曠世應施之大權況在
行軍國體尤重先臣楊博仰佐世宗皇帝北禦土蠻降答
吉囊而平流賊陸奧山寇無非奉行二者若不遵時成業
具在令天下之執經其實之不勤罰之不威夫豈人情國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

五

然實錄所司奉行之慢無裨感動耳今臣嗣昌舉以為言
食議頗稱允當但是歲出自朝廷必奉皇上威命許臣知
此從事乃敢遵守施行其前時頒發銀兩表裏容盡見在
若干以復如有大小功捷請就軍前給賞倘或支用已盡
便宜據實奏知再應處給至於用人廣法吏部郡縣守令
缺官見今通行查補年深歷紀道府縣官實難悉近如
南陽府通判萬年策加陞同知營務陽縣事即是撫按確
舉其人吏部隨與題度之一例仍當通行用兵處所應臣
嗣昌前議大破資格鼓蒙繼進往之心甄別年勞變置司
朝暮之氣此亦今日剿賊封疆切用之方也伏候聖裁

崇禎十年四月十六日奉聖旨這平寇事宜理應高供
計該各撫分防防等五項應與兵部及功罪立行查辦
說得見但計兵十二萬募餉銀二百八十萬俟何種
即國糧地二項及特遣督餉大臣運籌使長於兩邊
屬部治此為難理併陳良山也著度議奏如良訓
亦不著即宜吏部不得查問故議此

覆關監鮮藩力處外降疏

職方清吏司案呈關寧太監高起潛題為鮮藩力處外降
等事內稱皮島孤懸海外與鮮為唇齒之依全賴郡之勢
糧接濟今一旦鮮國告潰統統震鄰皮島綿里八十里無
城可恃人鮮國志重之以尚叛在彼與沈鎮素有不兵之
仇殺敵敵人猜疑眾叛不令航海無遠大之圖則已矣或
已得麗邦志滿意足至藉其膏腴之地可以駐牧則亦已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

五

矣即陳沈二帥能竭忠為國力能堵禦不虞封疆大幸焉
一先鋒巨測勢有不支敵叛控鮮人及島東後島水庫富
強之資乘破竹之勢旦夕窺登而登之一郡實係全齊之
命喉即關天下之安危是有不容不棘棘頓解者為今急
著允宜速撤島兵安置長山一帶蓋長山為登之門戶即
為天津保障險而可據如廟島黑山大小竺山之屬均於
左右前有皇城量幾等島為之前牙後有登門為之策應
惟於此地壁壘增麗多發將哨兵船速偵廣鹿石城等島
敵來則出洋堵剿不來則控弦以待之敵即欲虎視耽耽
其如不能飛渡何也是此島之聲援一壯且化敵為無用

之島家轉為有用而登門豈不邑桑稱慶哉願速覈一
恐皮島失守登鎮單虛而東事不知抗駕矣奉聖旨該部
即口議度欽此欽遵送司案呈到部該臣等得詳著力
降敵皮島孤懸海外仰煩我皇上聖慮港港初臣等再三
籌畫不啻切矣臣等亦知島上荒涼遠探路地風濤轉運
繼末為艱而微之一字未敢輕言誠恐官兵驟聞或增疑
駭止於分布島兵故內啟要陳洪範沈世德同心商確
查某島可以駐兵瞭防某島可以扼要堵截如係牧陬荒
涼難為守禦即同所在居民歸併大島毋道賊餌蓋為臣
等通籌情形不如兩帥親見之確度擬調度不如兩帥自
計之周而官兵此島事理不得不然附居難民何為困苦
絕地所以又有接濟一著欲要登東津永隨宜設濟載濟
本糧軍餉撫臣差船路輝曉曉陸續裝回安插八城曠土
其官與總監高起潛意則一也是後又商戶部額外多運
津糧撫臣不足再聽東省留銀買備無非節節取官兵
預備備心固守之計奈何言撤第所慮者難民裝運不迭
未免分食官兵之糧是則今日急務惟有先發難民早回
八城為第一義而官兵萬萬不敢言撤以解其心如果而
賊仇深必難與之而立撫孫道斯久居勢有未去須令洪
範世德自已密詳奏請聖裁臣等徐為酌議可也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十

七

案據十年四月二十日奉聖旨內閣上諭著該部
三議從長為理惟防期防費得官兵民等處此奏
宜從行之須有次第且言不當撤以七島人之心言
提難民以散島人之勢

覆理撫直陳有功益紀疏

為賊為事官湯開建補官一節應屬吏部主裁刻寇之功
係干臣部職掌所以兵科轉發吏科外抄到部度應不為
無據乃臣竊有改改焉者前奉明旨司官缺員卿同吏部
悉心總覈務得真才實蹟幹濟欽此臣陪訪旬日正苦真
才實濟之難適聞此抄不勝踴躍臣於開建從無一面之
知但去歲今春往來經過兼程而陽正是上賊陽回賊
之地行道之人口稱逆賊逆身親臨陣力破賊巢功不
在武將下即兩陽府推官程正家與之共事而亦採服其
決機指縱之能此臣度懷訪聞正家舉以告臣者竊謂如
此軍旅真才拔之臣部方於明旨實蹟幹濟有當焉二達
方有營臣部欽送司屬耳目行聞如往歲周夢尹丘木素
非如開建其人數輩不可而今未免難得也是以怡遠
前旨即欲移文吏部酌裁又以本官仰祈聖恩異常浩蕩
今該理撫王家積止議復補推官臣遂不敢採議謹明白
具奏恭候聖裁可否如臣所請祈初吏部度酌臣始終不
敢擅專也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十

七

欽定四庫全書

兵餉通旨熱商疏

頃該臣等會題為疏陳案內第一要務等事奉聖旨這平
冠事宜督理專任剿殺各撫分防隔擊並援兵將及功
罪立行賞罰都說得是但計兵十二萬籌餉至二百八十
萬作何措辦即因糧溢地二項酌數幾何及特遣督餉大
臣運籌從長熟商達奏即治改為總理並陳良訓也著嚴
議定奏如良訓果係不堪即宜更易不得含糊致誤地方
敘此臣以事關是戶二部當即抄咨會商次日仍詣朝房
面議兩部商會因准岳程國祥侍郎領所奏圖任從長酌

兵餉通旨熱商疏

議大抵持運督餉吏易總理諸臣所見鄰國不難再奏請
旨因糧溢地二項酌數幾何及特遣督餉大
臣運籌從長熟商達奏即治改為總理並陳良訓也著嚴
議定奏如良訓果係不堪即宜更易不得含糊致誤地方
敘此臣以事關是戶二部當即抄咨會商次日仍詣朝房
面議兩部商會因准岳程國祥侍郎領所奏圖任從長酌
議大抵持運督餉吏易總理諸臣所見鄰國不難再奏請
旨因糧溢地二項酌數幾何及特遣督餉大
臣運籌從長熟商達奏即治改為總理並陳良訓也著嚴
議定奏如良訓果係不堪即宜更易不得含糊致誤地方
敘此臣以事關是戶二部當即抄咨會商次日仍詣朝房
面議兩部商會因准岳程國祥侍郎領所奏圖任從長酌

兵餉通旨熱商疏

至於今萬無明和故臨仍復零奏悠延之理所以計兵十
二萬籌餉二百八十萬苟非為不得已何敢輕發此言臣
愚既發此言亦曾審思事理作何措辦不敢托之空談而
已則如因糧一項臣從草茅來博詢有與論原行五兩
以上加銀若干雖若取之貴宦富家以為易辦不知豪宦
花分說寄久已難查每一大有算來不過四五兩兩能濟
幾何今惟不分五兩上下一例通因量輸則富貴毫無隱
漏而窮民本乏立難從何添及此與人丁加派頗會異歟
者不同灼然可行者一也蓋地一項臣任戶曹日頗諳田
賦隱情大抵部派連餉銀萬府六年百五田上加編藩司
地畝銀萬層九年通行清丈釐革有地多於派者地乃清
大有溢派因舊額有遺也臣於天啟元年七月十七日擬
度應天撫按胡應台田生金等州糧准折有據一疏查據
七府畝役全書內太平府屬四土多出一千八百五十三
頃九十五畝零續加派銀一千六百六十八兩零徽州府
屬四土多出二千二十七頃續加派銀一千八百二十一
兩零以補廣德州不敷之數當時復准二府至令無異此
即溢地明徵天下可以補推近廣東賦解七萬四千有奇
其餘省直安得並無數解此灼然可行者二也臣計行此
工項款得約數不難戶部刻有地畝議一書按本查算立

可矣秦但先成長慮緩憂未然臨當下筆而又躊躇者久之臣思今日以天下之半致天下之半勢局無可奈何充已然之憂後未然之憂理乃一舉兼得若置彼天下之半將此天下之半豈致何門專防未然之憂將此已然之憂撥棄何處此臣所以汲汲請命者也乃若用人一節臣思總理一官與總督專任劉故須得饒有膽智臨機應變之才非見任兩廣總督熊大澂不可督餉一官含有血分任轉輸須得富有精力結綽細密之才非原任戶部侍郎傅淑訓不可且既真知灼見在朝房既以告吏部二日預會推即當註記筆舉主又何故不直筆姓名以仰告皇上祈

力斷而行之乎所以必用督餉者何也自直督處餉銀去
軍前近者責其經解遠者須令轉輸假如雲南廣東解至
督餉衙門咨會總督總理差官領運隨自帶兵護防不如
是則不能達須督餉為之收發一也錢糧既非舊額各處
完解不齊除江北湖廣河南陝西本省生定之外其餘須
要通融使督理各撫均調接濟無偏缺偶斷之虞須督餉
為之劑量二也用兵處所有急則留解部之銀不問作何
措措以致九邊之新舊二餉遲悞不前今要各分收項不許
含混執留既濟剿賊之兵不誤九邊之餉須督餉為之劑
分三也各處零星自守二百三百之兵原應本地設處供

給高一府州縣任便即用部題到餉一概朦朧不報缺之
正項軍需項將餉為之磨數四也因糧溢地二項編輸磨
仍未完餉嗣寄學監生事例凡民間俊秀子弟及康增附
生員願入國子監肄業因餉便不放攜金自前者許各於
本處起文赴督餉衙門上納給與職身文引通行提學院
通許以監生服色暫寄學宮有志進取者一體考試不願
者聽候歲平之後仍詣國學肄業如此則富宦子弟聞風
而來可以濟編輸之所不及履督餉為之拍納五也凡此
大端已見不得不設之故若將來受事地方尚有需節節
商未者一時難以預計嗟嗟以臣質本庸蒿不堪重荷身
負草土應引退嫌而臣冒昧指陳不忌姑待者職謂臣等
出入風議之一日即是死賊屠戮焚掠之一日官兵徵錢
觀望之一日連而言之又是我祖宗陵寢喪虞未安之一
日皇上九五宵旰未寧之一日也臣若姑待罪為客逃因
敢懇請聖斷立行吏部即日會推戶部即日派數不必再
行會議可也

前上下一州吏部學士羅翰文敬卿議會同校印并增補通
 志地見然各處清查未報者作速查買和陳具奏以
 濟急需田場處巡撫延取原戶部仍將地畝查覈具奏
 看所請總理實餉大臣吏部即會推來用
 度秦督官兵深入戡戰疏

該臣嗣昌逆細看詳此一棄失事在益軍兩邊與一虧張兆曾則謂窮日深入犯死地不爭之成在總督洪承疇則謂恃勇貪功輕率募謀以致空虛前勝指傷官兵臣竊以為不然試觀各將塘報內稱賀人龍趙光遠方分兵對敵聞曹榮程見賊已下山意欲直衝賊老營可以盡殺賊黨迨賊益深兩道看路川兵未識秦中地利當戰時即欲直據山頂以奪賊老營總督看路各兵一見賊之老營輒欲追及衝殺共成大功因而疾趨爭先冒險深入四川頭敵官兵更盡力賣勇計不反顧云云此一段情節了朕明白蓋非前鋒頭敵深入募謀之罪而二敵後勁官兵不鼓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二

勇繼進之罪也夫使賊故智從來不以老營示人今安置山頭明明眼見則相去匪遠其賊下山衝殺山頭必不準備一鼓先登奪其老營則家當破壞心膽震裂立可盡盡無疑矣奈何頭敵川兵奮不顧身而後繼之奮然也此非賀人龍心懷猜忌不欲川將成功則進將與賊通不肯盡力以致妻成反敗喋血傷心殊可痛恨流賊連珠弊正坐此該督分布軍令所云川兵有急秦兵即為應援秦兵有急川兵即為應援而又秦兵川兵各自相為應援者何居乎而不以違制喪師之罪罪賀人龍等乃反答死戰先鋒目為貪功輕率使其游魂汚血猶蒙不白之冤也再查總

督看路內稱副將賀人龍獨領前鋒為諸將領袖進止賊宜毫釐不容差何以賊兵深入致有損傷罪宜首及臣因知此一棄當首罪人龍但不當以賊兵深入為罪而以不意應援違制喪師為罪觀兩道看路秦兵獲功在先而力稍倦於後駕川兵力誠極銳而恃勝頗棄其前功語意抑揚尤為可見戴罪降級不足赦人龍之辜相應即行革職立正軍法如果該督以為可用還安使過立功亦應革去職級充為事官責取死罪軍令狀送臣部及該處按御史衙門存案以復原職大股之賊獨建奇功方准將其前罪如再失事並罪不原其費邑軍張周仲復勦不力為賊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二

所乘罪本不在賀人龍下但念軍中既有領袖實屬應分是等站各降職三級戴罪剿賊立功其趙光遠和應為罪而文均從免援陣亡各官內游擊曹榮程灑血力戰殺四賊而死應發三等廕一子外衛總旗世襲其餘功守備陳奇傑加衛守備袁明牛翰周藍君權張有邦王可用千總馮大亮白元劉友亮劉進祿以上各員俱應發二等廕一子外衛小旗世襲恭候命下將賀人龍革去職級充為事官取死罪軍令狀候建建有功准贖失事並罪不原費邑軍張周仲各降職三級戴罪剿賊立功趙光遠和應為孫守法羅南文均從免職功加游擊曹榮程灑王等贈

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歷一子外衛總旗世襲功加守備
陳奇傑襲二等贈游擊將軍歷一子外衛小旗世襲加銜
官表明牛翰周藍君禮張有邦王可用馬大亮白元劉友
亮劉道祿各襲二等各贈都司僉書各歷一子外衛小旗
世襲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二日奉命旨

微臣受事難淺疏

竊臣嗣昌限以庸為盡叨恩眷起之草上年以中樞游請
滯膽披肝少報天高地厚宜期外邊內寇股肱方滿目前
屬國朝鮮孽孽孽生意外故今島中失事以四月八日逆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

十一

數微臣受事在三月晦辰為期未匝一向致圖似乎不及
然而仰承天語示以敵愾使謀急攻皮島真當知幾若神
內有臣慙止知水陸無兵新米難運遂主束手無策蓋臣
聞命之日拜疏籲天自言莫展一籌早知必爾不虞五罪
五技如此之速也有臣如此國憲安容臣謹席蓐待罪伏
惟聖慈立加斥黜免誤中樞臣不勝惶悚迫切之至

臣疏十年四月二十二日奉聖旨卿家謀遠慮謀重情
詳為籌畫失機難防禦疎虞非關兵食缺誤著加恩
免其前罪仍令該部知道欽此
臣疏十年四月二十二日奉聖旨卿家謀遠慮謀重情
詳為籌畫失機難防禦疎虞非關兵食缺誤著加恩
免其前罪仍令該部知道欽此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終

楊文豹先生集卷之十一

明 武陵楊嗣昌文豹著



山樵

孤兒山松同輯

山樵

孫 農者 同輯

農者

疏

覆昌宜大監密卷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西哈將馬求市其中狡偽難防臣部昨來擬議一面嚴兵候購原未違許之間一面速偵確情亦

楊文豹先生集卷之十一

一

未違與之地所以然者非獨哈馬為中國之資殺虎有見行之則難以一言拒謝也連年邊警總張盡收東西諸部為其羽翼胡沙萬里之遠無一控法之長與之抗衡此乃中國之患表鮮美施密時憂世之臣附庸增款者哈果貪漢財物但因求市而來則當繫其一綫卷忘中國之心抑且望其厚焉見在不資敢用未必非禦敵之一策也但監臣鄭良輔之議以陵後當防狡詐之情恐始終難測洵屬思慮預防臣部宜容通協合行宣大總督履歷奏昇合同總監分守撫鎮諸臣魏國微等從長商酌妥確或另開市口或徑自阻回取其畫一之論置速奏聞以憑聖裁定奪一

而遠探真情嚴兵戒備凜凜常如對敵毋或怠玩疎虞致滋後悔可也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二日奉諭旨

驚聞皮島潰失疏

竊臣頃接登萊巡撫楊文岳揭報皮島官兵於四月初八日被敵人夜襲罷兵助攻抵丁內潰大事去矣除臣席崇待罪另請嚴議外所有沿海水陸處應堪憂合行申飭嚴守謹擬後聞故件上請聖明裁飭施行 計開 一登萊水兵疎報提督陳洪範業已退據石城等島收拾潰散安插難民合依關軍總監高起潛及游擊成司宇所議就於

楊文豹先生集卷之十一

二

皇城長山二島安置要扼守津登門戶其關軍等類前調水兵務要環集於此互相聯絡有警陵置策應每船多帶火藥乘海風烈日縱燒賊船果能善巧成功有首不靳懸賞其或官船不足連前部議募用漁船出奇制勝臣部一面差官解發太僕寺銀六萬兩專備該鎮購募賞功之用如果一人應募卷功登時給賞以鼓羣心毋得沉悶一登萊陸兵已經奉旨暫調馮大棟回鎮再有不足未撫顧繼祖已馳李績領兵赴登設防其黃廣恩之兵臣部議擬不必面去合催總理作建登回一並貼登戰守 一登萊班軍原係京邊修工之用難議通留但今該鎮緊急海

口傳將瞭望各各需人合依監臣陳應祥所請比照為大
練官兵一列暫留該鎮貼防如果敵警漸急海濱不揚仍
舊赴工應役不得執以為例 一保定撫屬原有河間一
帶信地與東省緊鄰舊在合查新舊各兵某堪以調度一
面整編行軍器具生定職官兵數報聞就使移駐晚上相
機進發該撫亦須親履彈壓調度為穩母容疏誤 一天
津糧運孔道比之殘破登鎮尤為賊所垂涎其水兵除前
調外尚有三千餘名船尚有六千餘隻儘可自成一旅前
特留之以保護糧運家當今須視賊來路有何島嶼可以
灣泊相機出奇毋容讓入門戶之內其陸兵若干聽總兵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十一

三

劉復戎分布要衝嚴密防守如津門無警仍使某應東方
該督倘侍郎賀世壽難索于告一日未代仍須力疾勞師
勉收保障之績 一列鎮密運各有海濱信地一面自撥
陸兵瞭望防守如果信內有警應將何枝兵馬星馳截援
俱要料理整暇先具職名兵數報聞免致臨期失措 一
關門水兵前次調撥據報三月十五日開洋未知見在何
處其餘未調兵一千名船五十隻以津門較少亦要聯絡
哨探扼要爭奇該鎮陸兵頗多量調車營四十前往天津
等處聽候緩急馳赴東登應援先具將領兵丁名數報聞
一面即行進發 一寧錦水兵不多陸兵亦難遠調急切

整頓專備關門以內有警應援惟島中兵民清回務須安
插得所如有大小船隻收泊覺華島中就將兵民挑選一
或動撥准備游哨之用原係領兵將官中軍千把總奇一
切仍其舊職以安切附之心 一淮揚水兵前議抽遣之
外所存若干戰艦未據報知今茲事急合應另委能將統
領兵二千名赴膠州即墨等處會哨協援果能獲登無虞
亦即所以自獲其蘇松浙福大洋謹備非常務照前行料
理家援款件未報不得疎漏取責 一朝廷設立府州縣
基布星羅俱係守土之官應有保民方畧本部前議嚴備
海口責成責登萊順永河各道親自巡查州縣有司固陳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十一

四

土著就近協防如果措置有方亦自堪當一面此是各官
身家性命豈惟展布功名合行嚴飭各盡乃心共圖實効
朝廷止惡大賞大罰以隨其健決不爾欺毋或因循自貽
伊戚 一敵人從來狡詐聲東擊西今雖陷我皮島必是
南孔諸逆逞憤復擊東岸李警統計尤恐大舉精騎仍從
前遼寧大而東而西水陸同時並犯我則何兵可調何將
可移必須暫撤鎮道各各彈力同心自為戰守如或暫撤
調度失宜鎮道抗違節制期廷法紀森嚴臣部諸戰舉正
毋敢容隱各宜努力以上十款臣聞警各宜滿盤打算僅
僅擬議如此深恐無裨防禦伏惟聖裁定奪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二日奉諭旨

直陳前鎮事有可憂疏

竊臣受事一日具題裁實邊備預整防援立限十日奏報今驗期未到稍俟到齊裁擬上聞外乃有紫閣重大含咤依違至今未決者無如前鎮李時華刑製一事臣竊以為非僅不決之難蓋亦可憂之至也朝廷設立鎮將紀綱名分相維原自不輕臣子砥礪官常清濁貪廉表率尤為不細今李時華以路將而刑製也曰總兵官張天禮需索致然此事非同小可旁人直無見聞如果有之則何難立暴總兵之罪為一無之又何難直發路將之奸而今隱忍延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十一

五

漏不聞正堂堂有何建白是豈前鎮地方僅有一路將一總兵互相牽制而我皇上則無耳目腹心之寄哉噫臣之言至此竊有低回而不敢盡者矣方今邊烽未動驚伏即見鴟張我兵防隙爭持首鼠仍同燕雀位莫大於專閫而不免為路將欺欺事異殆於要錢而不肯為朝廷明白總辦紀綱他盡節制焉然無事如此因循有警其何足恃臣愚職掌所繫情面難徇應祈聖明立飭督撫等官即日從公具奏果總兵官有罪應與天下共棄亦何所私倘路時懷奸難容一夫干紀置之不問是非不容而立憲伐休因異同文到五日不回臣請執隨而隨其後毋謂今日不

言也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四日奉諭旨

度陳孝廉封疆殘傷已極疏

該臣看得流賊初起一切剽擄事宜責之陝西督撫自辦久而無功因有建調客兵趨盡投絕之舉行之數年兵豈全無辜斬賊乃獨見滋蔓良縣賊過州縣民間焚劫無遺兵從後來有司供頓不及於是罷勞飢渴之眾不得不有求留索饋之情紀律因以難嚴標範之誡雖起前連或與賊交鋒力疲不勝或中賊鉤餌潛往投之將吏繩之遽急役之不情物之無實則又從而鼓譟叛逃為賊助賊甚矣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十一

六

客兵之功不敵過調援之得不償失而在東北西北邊兵為尤甚以其有無如貪餌之鋒與親故勾連之賊黨耳此蓋人人知之而苦無法處此未有明知覆轍仍舊踵行不思變易之理且今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因有客兵可調人思題調之假使春秋戰國小則方六七十里如五六十之邦大則或五百里千有餘里之地為之臣子豈因無可調兵不言戰守言及於此臣恐方今急務決當舍建調而言近募後求人而先自強與况我實有兵而不能用以自強乃令遠從流賊近為土賊其強幾不可當而又別需調兵征剿得失利害豈不較然明白乎賊無據傳風頃以延兵

雖用川兵廉頗眼前無以可用為憂舉人陳繼泰奏言
站脚實與賊交鋒雖報斬獲授功足為奉旨下都見臣與
之接獲良久所言多中機宜遲而再投一搦極言捷練土
著之捷且慨然以募練三千就在陝西剿賊為已任臣嘉
壯之思惟為昭致千里馬之最漢祖懸趙子弟之心若不
仰請聖斷破格用人易轉風動四方共平賊亂因茲不揣
愚妄擬將舉人陳繼泰量授都察院司務銜就充陝西巡
撫標下督軍行令募練上者自為一營聽巡撫酌給廉糧
調度征剿本官授以此銜巡撫都察院堂屬相待體統既
優事權歸一不授兵部銜者免於各營將領別有爭禮牽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二

三

掣之虞也授官之後臣部量給驛力遵行如累募練有方
征剿得用該撫仍請朝廷大加陞賞其或空言無實聽憑
覈實奏聞此舉非為一人將以招致豪傑勸勵鄉國使為
我用不為賊用兼有遠調客兵小民吏遭流毒之慘先朝
累殺楊博每身責成府州縣教習鄉兵有云家自為戰可
以消其從賊之心人自為守可以為我敵賊之國又云賊
者動以鄉兵怯懦難恃不知近日地方之費多係土
人何其勇於私闘怯於公戰哉是在處置之得宜耳臣職
至愚願以前事為法伏祈聖鑒裁奪勅下吏部臣部遵奉
施行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四日奉命旨

恭謝天恩疏

謹臣頃因東島潰失席蓐具奏為微臣受事雖淺負恩
職已深請賜斥綬以昭國憲事奉聖旨卿定欽違累譯重
精詳為眾潰失總歸防禦疎虞非闕兵食缺誤著益殫力
料理不必引咎該部知道欽此除即日報名延謝外臣伏
讀天言一字一汗永決背一字一泣下君祿念臣視肉攝
囊本乏平生之抱憂疎而墨終章草上之憂仰蒙厚哀之
察已非其分凜承斧鉞之賜更及於寬豈惟內有影食獨
重自思之懼抑恩傳聞遠近將來竊位之譏方今邊服未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二

八

寧無泰重增海警需需已匱猶起未解兵爭雖料理遠不
敢辭而缺誤憂終難塞天恩寬臣於此日豈能再寬於後
來臣計自恩於後來不如乞恩於此日茲從臣前請謹斥
無待需時或補臣同官添註仍須備設使臣早晚收集恩
之益設遇缺急多接手之人斯則聖明自為封爵之至計
也至臣別有下情屬草已久遠近未敢上聞茲謹另本具
奏伏祈聖鑒鑒情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四日奉

微臣趨走瀛月疏

竊臣嗣品自前月二十五日入城至今辦事衙門趨走都

市忽忽已及一月於心有戚戚焉不違寡人者將臣前奏
青衣角帶出入丹陛已蒙聖慈矜允而未及於辦事私居
用何服色以故初宿朝房之夜服烏紗帽墨紵員領墨角
帶白布襪鞋時有來顧臣者多垢問臣此何考據臣對實
無可考第聞往例文臣聞訃解朝服色額然復有語臣復
乃一時橫望今終日在官還當著靴為是臣以為然遂改
用青布靴每日違署陞堂出署見客則皆以之若暑中違
居大房私居不遇客至冠履衣裳皆白以盡微臣子情臣
在私居時少大房時多司屬時時見臣白衣相對非敢飾
說然此心實皇里然未忍即以為安也一日連士楊惠芳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十一

九

以其祖稟教構博耳請見貽臣細查其中有初聞奪情特
召即日衣麻趨命及兵部遣官捧檄至易服郊迎望闕謝
仍近服疏應終喪尋以大同告急中止等語而在官服色
亦未有言因思萬曆初文忠張居正或有違事求其文集
讀之果有疏構客令在官守制應支俸薪准令盡數辭免
一應祭祀吉禮俱不敢與入侍講讀及在閣辦事俱容青
衣角帶出歸私第仍以線服居喪凡章奏應具者仍容
加守制二字庶執事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云云
始語微臣前奏始有一二偶同第於私居線服未敢上聞
在官俸薪未宜辭免耳竊臣受事月日無多慶遠荒謬無

所短長居然已見得斯即無前例尸素自當控辭至於私
寓服線雖可盡臣寸念然部擇殷繁每日寅入酉出猶且
不辨適而在寓能幾何時得擬斟酌其間如入署在前堂
公座出署或會談朝房則冠帶墨線布靴以成禮若退食
大房出居私寓毋論獨居見客則線冠履皆白以展情
其肩與傘扇係衙門等威似難別易此雖臣一身之事若
不先具奏聞恐長安道上說為不祥異物而臣衙門職掌
動關邊防情形須與臣密諮謀博採見聞不容閉生一室
登塞耳目非臣有暇周旋無端微逐也至於俸薪一節雖
屬朝廷頒爵之常以臣祿不違養事不先食均有難於冒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十一

十

叨尤不敢為矯偽懇祈聖慈特容辭免少中孤臣孽子之
心臣不勝迫切惶悚待命之至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四日奏

覆遵撫遵旨確議疏

為照天下凡事皆言之易而行之難至於兵事則言之亦
不易矣撫臣方一蒞在邊中首尾六年其規違事豈不深
其用違人豈不熟其慷慨而古法復義州之事籌算俱有
次第刻期二旬可克夫豈無見而易言然以臣特觀獨撫
臣感慨言之耳彼中鎮遠未見有往復商畧之半詞總監
會題亦未見有再加參看之一語臣恐心竊疑之據撫臣

云與諸臣反覆詳商未有不躍然者臣等不須通稿第祈
皇上立勅撫臣以諸臣詳商之文案踴躍之担當一一從
實奏聞仰請聖裁定奪如果監鎮道臣入人灼見其可兩
旬竣事一一確係無虞必不至如臣等前奏種種不敢必
之虞斯則奉以從事之不顧又何樂乎沮止之也

光緒十年四月二十五日題

覆監科東事決裂已甚疏

該臣嗣昌度看得皮島之清國縣擬運家眷之搖惑人心
亦因平日島中持多閑漢無事爭趨免利如蟻附膻有普
設處逃身如魚在釜彼不聞官兵之戰與不戰但計算敵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十一

十一

人之數與不殺以數萬赤手空拳之衆為一宵刺頭剪髮
之謀蓋必至之情形亦熟為之行徑也臣等心知如此要
已憂之然不敢言撤島兵以犯忌之深惟欲先歛戢難民
以密移之漸不虞事未及行禍已先作也科臣凌義渠傷
首鼠之多端策識防之急著謂石城長山之可駐乃目前
招集之要區二島去北岸頗近南岸甚遠洪範恐初泊於
茲再泊易地兵聞見在島持有沈志祥王世泰潘尚學李
達春高連功五員臣查島上差來塘報之官亦有許天貴
在一面行牌與志祥世泰令多方招集所部官兵增設陳
洪範調度安插皇城長山二島為津登扼守門戶其餘難

民俱令西渡寧錦地方應該鎮隨宜安插去後今科臣
謂招撫難民二島果否堪駐無虞此則石城長山官兵且
不可久難民更難暫存必須西詣寧錦就糧為便但恐倉
卒之際奔到津登地方該撫必須計口授餐俾其筋足背
糧遠赴寧錦此是第一件處法不可一概謝絕致令饑餓
而去轉生嗟怨者也陳洪範所統官兵遠則駐皇城島近
則駐長山島以為扼防之地其皇城以北至船直至旅順
橫至石城不時游哨以備戰來窺伺預先報知皇城以南
致島壘礮珠門廟島每處各安撥船亦如遼闊嚴攝之例
運糧一島飛報一島以便水兵接濟應援陸路先期戒備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十一

十一

此是第二件處法中間不可間關隔撥不許攬越以致前
船差去後船不接處至候事也官兵近駐長山遠駐皇城
津門糧運亦易接濟賊船不能飛越諸島致生截奪之虞
設或意外嚴防既令運船撥船同發程程獲進尤使此是
第三件處法然此官兵遠駐度以春秋二仲為期倘至風
高海硬舟楫難行似當撤回守凍一面預辦釘灰早行修
繕一遇春晴凍解就便出洋不可度延玩擱者也官兵既
有信地難民則有依歸自可免生他慮如我兵民俱顧西
渡一時震擾難稽則莫若覺華島中安插為便此島百里
之大寧遠咫尺之間春糧運用不難水陸又增犄角此是

第四件處法使其官仍為官兵仍作兵無事時勤訓練有警仍還出洋不可一毫移易以消磨其壯氣者也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奉聖旨通島上官兵民提督等項處法依議著陳洪範等力調定加惠信守津等處各該撫監通通著協通為期無訛防範各中機宜以保萬全而無分投馳帖

直糾提剿大帥疏

竊照山西總兵官王忠奉命統領該鎮健兵前往河南剿賊渡河之日迎戰挫鋒頗稱奇捷不知何故繞到陝州使擒抱病堅臥杜門總理檄之而不應明旨責之而不聞以致宜陽等處一戰再戰潰敗不支白沙洲一蹶再蹶收拾不得竟從孟津奪船逃回四百而其餘亦相率解體去矣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一

三

雖云寧武之兵素慣譁違不止一將為然然往將山西餉餉原應給之多不以將違戍食難藉武備之口實今使兵之餉四倍常伍之多援剿之師另有行糧之給使王忠身先士卒立於將鼓矢石之間誰敢違戍遲遲即不然而力疾勞師與同風雨鐵疫之苦倘堪蒙附調和乃初則以一中軍督之違離帳下繼則赴一營將任其孤注行間而已乃高枕於四五百里之遠若不司彼二三千人之命者是真謂之棄師何所辭於養亂臣知之矣忠以行伍一丁官至總兵都督既忘意之盈滿而不肯向前亦身家之愛惜而惟思謝事朝廷恩寵若何而敢甘心仰負哉若曰患病

則臣叨宣大總督之日王忠管節制左營之兵應再耳力尚強機畧可用非果奄奄老病之疾豈臣去僅踰年而忠既中道有免七臣前聞報之日即欲具疏拿問猶意勉率餘兵護歸原信前之庶免他虞後人不難瓜代而今兵已歸矣忠乃僅卧陝州者將自實其支離適乃彌彰其狙詐此舉情之所觀望國法之所難容新不可姑息從事者謹因會推新帥特請明旨行河南撫按拏解來京究問委卸之因明正通統之罪斯從今以後肅知國法森嚴軍紀肅不敢有劾王忠之所為者於治兵益寇大有裨益矣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六日奉旨旨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一

四

覆宣督撫監報邊情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天下事有本疑而難決者雖發言盈庭祇成集舍有本斷而不疑者即三占從二可謂食肉如西哈市為一節在宣鎮初報即有許而不拒之心報至再三已有不機可疑之理臣部亦無異說矣旋因監臣鄭良輔有隨後地方不妨慎重之請臣等遠擬督撫監報會商重一再奏定奪乃咨檄前行而練食虛象昇總監魏國俊先後奏至在督臣謂遠擬不決使推尾隨邊者及作門庭之寇非計之得在監臣謂講市果真不妨納其款機固亦純其他備倘任其飄忽再往投敵是以武之利資敵此亦明

白透微之極應許而不應拒矣至於殺羊宰駝以過日子若沒明示定案回巢其情近真事機難錯應行宣鎮許其市馬但嚴兵戒備如臨大敵不許時刻疎虞仍禁內地奸人欺凌詐害及通同透漏別項情形敢有犯者該督監審明景示法不少貸其教目一節仍候督撫監鎮密行奏聞再為敬議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九日奉俞旨

恭承召問疏

竊臣嗣昌受事一日即具裁實邊備預整防援請旨責成立等回奏之疏通限文到之日具奏前來今踰期一月尚

楊文弼先三集卷之二

二

有一二未齊裁辦邊臣十分詳慎未肯草率塞責臣不敢不展期等待惟是前月二十七日蒙恩召問仰知聖懷切注邊防臣仍舉前疏中語意謂今日沿邊兵餉勢難再添惟有裁其實用之一著若使件件皆實固自然堪戰堪守伏蒙聖諭臣衙門該差官稽查臣對先朝累殺楊博等事輒違司官沿邊查問今因司屬之員無可差遣別差小官前去該處需索騙錢反為違害伏蒙聖諭司官亦難盡憑臣對如今在外有督撫鎮道等官在內有特遣總監分監若還不能仰體聖懷者實用心賊守有我皇上之國法在此臣一時惶恐戰慄之言退而思惟邊臣辛苦危難日

夕憂勞出懷有難盡說臣愚祇對皇上宜該先陳有功諸如不次陞賞鼓舞其心後陳有過諸如不時顯罰振作其氣今言罰而不言賞殊失之偏仍宜補贖奏聞請祈天祐中飭沿邊文武大小諸臣惟願日有有功來領皇上陞賞不願一時有過致干皇上顯罰此又臣所親親傳示諸臣毋或自貽伊戚者也

崇禎十年四月初一日奉聖旨朝廷於念封疆日歷不次陞賞以待有功其或罪狀顯著不得已乃罰其後即補贖說得是使著中飭沿邊諸臣務實用心戰守各盡厥功祇應懲賞不得慈恩欺蒙自取辜咎

謹因會推之始疏

楊文弼先三集卷之二

三

為賊劉鎮三協原止設一總兵近因邊左有事關門添設一員掛平遠將軍印而前鎮關防明崇禎守中西二路字樣乃奉勅行事猶有鎮守永平之稱臣任地撫時曾具請正名實以便責成之奏吏部覆奉欽准將各鎮推官俱去永平字樣臣部則未之覆也今西協又增總兵鎮守石古曹橋四路矣制勅關防固當從新請給而中協總兵止鎮馬松喜太四路亦須一體更換此應明白奏聞非一移文翰林院便致專決增換者也臣愚更有違馬國初先設總兵頗多關元勳材能迥出儔伍一切調度戰守朝廷倚賴甚深以故事權特重咸今獨行不須有人參贊更不須有人節制也其後邊事日非特村邊古一總兵主其事使

急事時為難於是有巡撫之設以督理軍務為右與總兵
如左右手相資並用未見低昂又其後違事愈總才器愈
卑同舟則肘掣紛爭接踵而分朕外於是又有總督之
設以節制聯其指臂化其異同使平居咸令素行斯臨警
調度無忤祇欲濟制疆之事非故抑鎮守之尊遠者臣不
具論世宗皇帝煌煌明旨赫赫典謨具在也臣前叨總督
宣大勅書有各該鎮巡以下官員志總節制之文及查宣
大總兵勅書却無總總督軍門節制字樣執之臣撫山永
勅書內而總總督節制亦復不同臣甚疑之夫有節制之
者則必有總節制者勅書兩載俱明斯乃祇遵各得否則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十一

一欲行其節制一以原無總受為辭或陽令陰違或悍然
不顧於各總兵自擇其便得矣如封疆之事何哉今前門
三協各設總兵其所管四路猶之乎一協之事舍之三總
兵管十二路猶之乎一鎮之事一家之事一人之事若各
分畛域無同舟共濟之心妄自尊大無軍門節制之令則
多一官反多一累而前門以內東還不我不擇之憂臣職
掌所在不敢不明白奏請乞我皇上命前門內地總督設
於世宗皇帝之時一切節制之權調度之令賞罰之典皆
考世宗皇帝時舊章俾內外臣子奉以從事則封疆綏輯
端必歸之矣

崇禎十年閏四月初四日奉聖旨前鎮中西二協總兵
制如國防備除改正供依議總督節制事宜約書局武
甚明不必又行申請

訛言易煽惑

自遼寇交江聲喚屢驚衆以好亂之人訛言煽動自近及
遠益覺皇皇今春畿南偶有土寇搶掠村莊遂喧傳敵騎
再至男婦奔入都城勢不可遏雖通行曉諭終不相信應
因皮島潰失道路之口更復紛紜臣以為調度軍機不應
洩漏者自當加謹秘密若邊腹塘報仍不妨抄傳與衆兵
知使遠近無事於撫摩而奸徒具容其鼓煽未必非安定
人心之一策也至微臣受事以來凡關職掌以內不敢不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十一

明白入告仰請聖裁具非臣職掌或自有司存未敢分毫
侵越乃亦有等奸徒妄捏款件以為出臣條陳長安之中
以耳語耳於亂真尋究根株則又不知所自當此無事
之日不妨度外置之為一適當有事捏造無影之言煽惑
人心淆亂機務所關匪細故此應預請皇上勅嚴衛五
城緝捕衙門先期禁止敢有無端捏造飛語之人即便嚴
拿正法立懸一二以警其餘宋臣張詠所謂止訛實斷取
衆中大言之人果肯示衆訛言立止連其効也

崇禎十年閏四月初六日奉聖旨前鎮中西二協總兵
制如國防備除改正供依議總督節制事宜約書局武
甚明不必又行申請

仰稽祖制釐正官階疏

竊惟武功之不振至今日極矣臣在閫門常感慨於中具
有敬陳用將末議之奏奉旨該部看議具奏部司格而不
行臣愚未敢再贊今辦事衙門考求掌故欲有與舊踰月
以來始知梗概前所謂武階大授以四品為常乃連年冒
濫成風實非祖宗典制也我祖宗創制立法不知幾幾泰
酌幾度裁成載在諸司職掌大明會典之中至萬曆三十
八年尚書李化龍採輯為書名曰邦政條例連主御覽刊
布通行何曾有獲陞之階以四品為常之事是年臣嗣昌
已成進士又數年竊謀寒慙亦未聞四方用兵有舉更祖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十一

十九

制之事也迨至四十八年臣侍罪戶曹專理新餉始見各
處調撥有加銜守備都司沒假加遊擊參將又沒假加副
總兵冒濫極矣在外加銜既多內部僅爭實授加者既不
能事實授祇見為因而不知祖宗典制從此一加一授之
中斷絕殆盡乃封疆將帥之任銜藉藉濫因而積輕難
積輕因而積弛亦幾不復可振矣臣思祖宗二百年之制
連事起而壞之何等可惜連事二十年之壞皇上取而振
之夫亦何難但人情沿襲既久不以冒濫為可傷反以不
濫為有新斯之於承平之日使其俯首而就繩削易斯之
於多事之秋授其昂首而恢志意難則或者以為釐革之

不若姑因之而臣又熟籌其不然也譬之射然懸的者約
中的乃奇爭的乃力而君的不可勝數矣斯乃所以廣我
射也臣請陳祖制於前而稽酌奉行之宜於後候聖明采
擇行之然此所謂資格也尋常功次不超資格之中即宜
照此遷敘若乃連降大舉擒斬十級以上流賊擒聚長驅
一鼓盡蕩非常首功又當破格陞賞與夫臨陣先登死於
鋒鏑異等發軔亦應迤出前例臣竊備開款式進祈聖裁
定奪可否進行 計開 一祖制軍民舍餘家丁人等獲
功一級陞小旗小旗陞總旗總旗陞試百戶所鎮撫 前
件查係會典開載成化十四年定例今照軍之後雖以民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十一

十六

舍餘之後雖以家丁是一切行伍白身之人有功俱從小
功陞起起陞二級者得總旗三級者得試百戶所鎮撫六
品武職不為薄矣嘉靖三十四年本部尚書楊博題宣府
壯夫廩餼捐貲率眾力抗強胡保全天順一堡即授蔚州
衛所冠帶總旗家丁董一奎斬獲渠首功委異常授以百
戶職銜填註附近衛所顯係違例前例起擢奇功如此若
尋常新首一級小旗二級總旗定難踰越奈何近年行伍
白丁冒濫敘功一級守備二級都司三級游擊僭越無等
一至於此今擬似宜還照前例行伍軍會家丁聽用材官
外別加銜守備等項原無名器者新功一級小旗二級鎮

旗以次遞陞其實係領兵百總管兵一百名以上者以照總旗遞陞實係領兵把總管兵三五百名者以照該百戶所鎮撫遞陞俱以血新功次為準但係祖籍軍旗准陞實授行伍白身准陞署衙於附近衙所帶俸以示區別署為新例伏候聖裁 一祖制該百戶所鎮撫獲功一級俱陞實授百戶實授百戶陞副千戶衙鎮撫副千戶衙鎮撫俱陞正千戶 前件查係會典成化十四年定例其景泰中又有署職半級不加俸之官如署實授百戶署副千戶之類失之太繁今照半級功次止當擬實不必署陞其貳百戶所鎮撫等處有有功級如係世職照例遞陞實授行伍署衙者照例遞陞署衙又行伍中有見管千總領兵一千名以上者以照實授百戶遞陞見管中軍領一營俸室之事比照副千戶遞陞俱以血新功次為準俸世職准陞實授行伍准陞署衙於附近衙所帶俸同前新例伏候聖裁 一祖制正千戶獲功一級陞指揮僉事指揮僉事陞指揮同知指揮同知陞指揮使 前件查係會典成化十四年定例邦政條例又載南北軍民旗舍人等獲功只許累陞至指揮僉事而止千百戶累陞至指揮使而止指揮僉事累陞至都指揮使而止餘功扣算加實不得陞授今照陞授歸於獲功獲功歸於故職陞授有限級數豈可有無限

乎此例似難膠柱仍應通准遞陞但係世職止許本身實授身使子孫承襲仍依祖職原官果能建有奇功應加延世之賞自當另議其行伍出身往往有名將大將之材更難預為限量又有領兵官員統兵十數百計自為一營者如係署衙都守以照正千戶遞陞欽依守備以照指揮僉事遞陞實授都司以照指揮同知遞陞俱以血新功次為準亦分世職流官實授署衙帶俸新例伏候聖裁 一祖制指揮使獲功一級陞都指揮僉事都指揮僉事陞都指揮同知都指揮同知陞都指揮使 前件查係會典成化十四年定例邦政條例又開各處將官有缺若都指揮堪任主將數陞五府堂上官署職若指揮堪任偏將數陞都司堂上官署職以便行事後有戰功該陞仍從祖職加陞其有遞例俱不在實授之例可見衙門體統行事與本身職級原自不同通年蓋劉守備都司游擊參將副總兵皆誤以為本月之官而不知其非也試觀諸司職掌所載武官資格自正一品至從六品何曾有副參游擊之名乎今照領兵官員果係馬步一營主將見官游擊將軍比照指揮使遞陞見官參將比照都指揮僉事遞陞見官副總兵比照都指揮同知遞陞其衙門體統行事亦即照此更正如缺依守備則以署指揮僉事營事都司非生省者則以

署指揮同知營事游擊則以署指揮使營事參將則以署
都指揮僉事營事副總兵則以署都指揮同知營事如已
實授府衛者方許稱以某府衛管某營事未註府者不得
妄稱其見行守備混稱都指揮體統游擊參將副總兵統
稱署都指揮僉事者一體釐正各衛見官指揮使者照本
等選陞身後子孫仍襲祖職者為新例伏候聖裁 一祖
制都指揮使復功一級陞都督僉事都督僉事陞都督同
知都督同知陞右都督右都督陞左都督 前件查係會
典成化十四年定例邦政條例又載都督等官必是都指
揮指累軍功勲業顯著才望超卓者方許擬陞其餘尋常

楊文嗣先生集卷之十一

重

都指揮使非奉特恩不得擬陞都督僉事若復軍功止擬
給賞蓋武途至此榮貴已極須留餘不盡以待積累軍
功為朝廷竭力報効非故新之也邇年外創冒濫雖參政
加都督之銜而自小旗至督僉祖制原是一十三級乃行
伍白丁濫躐無等一守備二都司三游擊四參將五副總
兵僅六級而遂之銜所世職亦復轉相做效都司不知返
本清源止爭加銜署級以為裁抑之方抑末矣臣今通查
明白其以前濫授者實不可追在見今候題及以使續敘
者必須遵守此乃武官資格祖宗相傳二百餘年未之改
易者也今雖多事之秋以待尋常功次實不為薄如有非

常奇捷另行破格陞敘備開於後伏候聖裁 一祖制副
總兵大吏邊鋒血戰陣亡論斬真級一顆者起陞二級不
顧陞者實銀一百兩所獲馬牛貨物盡給本人各違不得
援以為例 前件查係會典隆慶元年定例又一款開萬
曆十二年通准以後斬獲邊鋒巡按御史詳數真正開名
頭目方准照例陞賞如原非頭目官軍賂買通事妄
報者查究問罪首級止照常陞賞其例前襲過有不係首
功者子孫襲替日查革今照邊鋒大舉進邊官軍奮勇血
戰如斬真正壯級一顆應依前例起陞二級不顧陞者實
銀一百兩查係有名頭目仍與子孫襲陞世職者於祖

楊文嗣先生集卷之十一

三

職上加襲二級係行伍者子孫襲總小旗邊陞二級俱以
血斬功次為準其非邊鋒真正大舉進邊與真正血戰陣
斬者不用此例伏候聖裁 一祖制內地反賊一人擒六
名顧陞一級至十八名顧陞三級十九名以上至不及數
者俱給賞 前件查係會典成化十四年定例又一款開
正德七年題准一人為首一人為從就陣擒斬有名副賊
一名顧為首者陞實授一級世襲不顧陞者實銀三十兩
為從者給賞就陣擒斬以次副賊一名顧為首者陞署一
級世襲不顧陞者實銀十兩為從者量賞就陣擒斬從賊
三名顧為首者陞實授一級世襲不顧陞者實銀十五兩

為從者賞給牌獲者不在此例就陣擒斬從賊一名額為首者賞銀五十兩二名額為首者賞銀十兩為從者量賞牌獲者不在此例今無職有零星大夥不同擒斬功次優劣亦異如賊以數千百計或以萬計我兵剿殺不多仍復流移他處所得功次止照前款一人擒斬六名額陞一級十八名額陞三級有餘不足俱扣算每名額給賞銀五十兩既有真正賊首在內每名額止陞實授一級不擬世襲其或數千滿萬之數一鼓蕩平不復流移他處為是方照後款優議擒斬真正全營第一大頭目者陞實授二級世襲第二第三頭目各陞實授一級世襲其餘小頭目每三名額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一

三

陞實授一級世襲從賊不係頭目每六名額陞一級同前不擬世襲不願陞者每名額給賞銀五十兩俱以血新功次為准牌獲者不在此例老幼婦女止許牌獲交付州縣取收管姓名執結每五十名口准陞實授一級至一百五十名口陞三級不傳一鼓蕩平全夥解散及交州縣無姓名者俱不用此傳獲之例伏候聖裁 一祖制紀總領官軍五百人部下擒斬逆峰五名額陞一級每五名額加一級領軍一千人者十名額陞一級每十名額加一級 前件查係會典咸化十四年定例又一款開嘉靖十五年題准千總領官軍五百人部下斬獲逆峰十名額陞一級每十

名額加一級領軍一千人者二十名額陞一級每二十名額加一級別種寇賊推額而行已陞之外功次更多並不及數者止給賞不陞今照部新功次亦宜分 賊之多寡為陞賞之等差如尋常逆峰零星外除血斬每一名額陞一級外其部功當照嘉靖年例領軍五百人者以十名額遞加一級領軍一千人者以二十名額遞加一級仍照本等資格加陞如係逆峰大舉進口真正奮勇血戰除血功照前超陞二級外其部功當照咸化年例領軍五百人老以五名額遞加一級領軍一千人者以十名額遞加一級仍許暫指近例守備一級都司二級如游擊三級加參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一

三

將四級加副總兵其餘以此類推因昭破格陞賞有能擒斬逆峰號王子者仍加世襲部指揮使賞銀三千兩擒斬領兵大頭目者世襲指揮使賞銀一千兩擒斬小頭目者世襲千戶賞銀五百兩擒斬有總紅總之類世襲百戶賞銀三百兩一遵崇禎九年七月內欽頒榜諭施行其內地反賊血功除前款開列外部下尋常有功領軍五百人者以五十名額遞加一級領軍一千人者以一百名額遞加一級仍照本等資格加陞如累大勝之賊一鼓蕩平從優論功陞賞照前領軍五百一十人數及擒斬名額之數許據舊例遞陞守備都司游擊參將副總兵等官內查果

第一第二等頭目在內者除本身陞級外仍各加世襲一級其餘不係頭目亦照名額之數陞本身守備都司等官加實銀三十兩款內開載不盡者臨時奏核定奪伏候聖裁 一祖制官軍陣前當先殺獲新將軍旗幟斬首等項立有奇功後又陣亡者子孫襲陞三級仍立祠加祭歷子若止是銜鋒陣亡生前不曾立有奇功襲陞二級如不傳銜鋒止照陣亡例襲陞一級 前件查德會典咸化十四年定例又諸司職掌一款開凡武官沒於王事並依生前職事加贈二等死於鋒鏑者照依生前職事襲三等今照贈陞二例見在遵行但不明品級將指揮千百戶題贈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一

三

游擊將軍以為三等殊庸銜譯應按諸司職掌欽定資格從其優者襲之如所領撫贈副千戶武毅將軍為二等正千戶武節將軍為三等百戶贈正千戶武節將軍為二等指揮僉事信武將軍為三等副千戶贈指揮僉事信武將軍為二等指揮同知廣威將軍為三等以上遞推至於都督同知左右都督特進光祿榮祿大夫皆然若游擊參將原無等級名似美而非制矣至於襲陞三級者至指揮同知襲陞二級者至指揮使皆格於世職流官之例礙難遵行查會典以指揮千百戶銜所領撫凡九等為世官都督同知僉事都指揮使同知僉事各三等正副留守二等為

流官萬曆四年題在指揮使陣亡者除給卹典襲祖職外仍取次男或次孫一人與做冠帶總旗查係生前有功死難獨慘者與做世百戶俱世襲所以通世職之窮國恩優渥無所不至也今此例猶行而其餘陣亡各官襲陞擬小旗為姑似無分別合應裁定生前歷官原有祖職者襲陞級於祖職上遞加至指揮使照前另發次男次孫已有成例其起行伍原無祖職者自正四品指揮僉事以下一級俱從小旗起自從三品指揮同知以上一級俱從總旗起使行伍出身者生前既獲冒恩歸於祖制資格之中身後得家殊恩比於世官襲卹之例於以昭示九邊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一

三

激勵忠義神補非渺小兵仗候聖職
崇禎十年閏四月初十日奉聖旨孫承祖家顯武功
陞贈欽典副總兵前領職者前次陣亡後其子孫
俱依前行仍永為典例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一終

曹孫 繕校梓

楊文豹先生集卷之十二

明 武陵楊嗣昌文豹著

山梓

農秀

孤兒山松同輯

孫 農岐 同跋

山樵

農介

疏

復黔按楚撫兵科黔楚苗賊蠢動疏

崇禎十年閏四月初十日該貴州巡按御史馮晉卿題為
西目復叛等事奉聖旨水西善後處旨嚴申如何復至近

楊文豹先生集卷之十二

一

遵據奏糾衆聚拒勢甚狂悖著該督便宜徵調適集大兵
會同蜀撫協圍剿除相機賊靖毋得玩延貽患其逆目復
叛緣繇至大方擊賊情形還著該按查明速奏該部知道
欽此同日又該湖廣巡撫余應柱題為賊情事奉聖旨據
奏湖南土匪等賊劫掠地方朕親討捕弁旗披狂緣甚著
該撫嚴督永衡二道統率將備厲兵設奇作速擒剿毋令
竄逸復肆徒報零級輒以遁去越境為詞並著粵黔督撫
諸臣協力堵截務絕任還零陵等處失事情形該按確查
奏奪傷亡官兵仍即查明該部知道欽此又該兵科
詳給事中凌義渠題為黔楚警報並至等事奉聖旨奏內

事情俱有旨了據稱湖南各縣縣吏治日偷備禦全廢該

撫按何無查飭違著嚴行督責不堪的即指參重治不得

徇縱貽誤該部知道除即日飛檄通行馳飭外該臣看詳

奏內仍有未盡職宜合陳一得之愚請旨先行處置謹各

關立款件仰候聖裁其間職關吏戶二部非臣越俎妄干

事在然眉須求應手急者有不得不然者也謹題請旨

計開 一水西獻土各目中聞明白道義誠心忠順固多

一二驚驚性情未能全改亦自不少在我見形察影處置

得宜斯能久安長治今查御史馮晉卿奏內各目攻圍前

傷數命似猶影響之詞則將方國安何以兵不血刃只云

開門接戰當將安良爾等大小二十餘目並苗兵千人新

訖此其中始有出其不意誘而殺之之狀恐老烏等犯塞

谷里阻隔大方不無借之詞矣事已至此還當明白實說

以便朝廷處分不可稍有含糊反誤機事蓋在各目先已

效順此時雖有反側心力自是不齊今日第一急著切須

分別順逆明諭朝廷德意順者一切勿動逆者自取誅夷

如能以順攻逆滅亡之後寸土尺地朝廷不利其有就便

給與勦順之人永為世業仍加破格陞賞倘逆者老烏

滅亡之後移兵伐之該使老烏後能悔過如其子安祥昌

仍前效順朝廷不難赦過嘉與維新見在都門有加銜制

楊文豹先生集卷之十二

二

總劉先祚查傳故順人員前任御史胡平運稱其最有才
識真心可任堪以遠寄文機馳往宣諭朝廷咸悉倘諭之
不改假兵剿殺乃彼自取其誰怨尤伏候聖裁 一各目
阻兵谷里大方道路難通查御史秦內總兵范邦雄該道
鄭朝棟等會兵陸續仍屬水外地方未見從入之路其調
四川羅京周雲南何天衢之兵相距遠里遠近果否剋期
進發俱未可知大率遵義地方直抵大方之背川兵疾入
可以成功但該巡撫王雄章總兵侯良柱向在川北保寧
相距川南甚遠今當飛檄侯良柱先赴川南或分遣龍將
數道長驅或親督標兵相機策應一聽總督朱慶元調度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有功從優論敘有罪從重處分毋得玩違取罪其地撫王
維章再相川北漢中賊情緊急方行移駐但川屬土司嚴
為禁遏不許同逆助兵是乃該撫高貴雲南巡撫王世德
鎮守沐天波修我父子同舉赴最害當早為申飭伏候聖
裁 一貴州用兵其勢不能無餉湖廣之湖北湖南四川
之川東從來協濟舊額微解萬不容通應行兩省通府速
催接濟倘額外別有所需則湖廣原派餉餉不容不就近
留用乞行戶部預行剖分若待該省餉時便已提不及事
其湖北地方緊接銅仁鎮遠先年有專特設偏沅巡撫彈
壓應援今巡撫遠難設所有守巡兵備三道緊關應是

攸資新推未任之聞見在幾於全缺乞勅吏部酌議特准
就近催留如推陞遲遠貴公補清真定品類年通補地方
應以新御史任奉州知府王觀化敏練達才就近補兵
道尤為熟路較車此在黔苗蠢動湖北勢切震鄰兼之調
兵運糧湖北首先提濟新推生手不若仍舊熟嫻之使也
設或事體重大偏撫終不可無姑使相機另議伏候聖裁
一湖南賊情出沒零陵東安地方殺傷與史周志權捕
役饒奎者乃衡州府屬臨武藍山二縣慣賊從來肆虐湖
湘及江廣所在起城登屋焚劫無虛該撫設有捕處通判
一員專以駐劄賊巢左近稽查保申禁伏游閑時捕有名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寓竄以為常職近日果否得人不敢知但其徒黨甚多
養成歲久青衿率皆羽翼衙役無不通同白晝新見雄行
官兵不能擒剿此未可以尋常盜賊視之者在該撫按貴
成遠府端本澄源稱求化導之術良有司於奸獪伏別有
鉤致之方斯或消弭萬一科臣凌義舉奏內吏治日偷積
習難破著魁元閣所在多然湖南尤甚俗傳官其土者有
幕禮之稱此之不可不痛革也伏候聖裁 一湖廣附近
兩廣江西山樞巢穴所在時出郴州宜章又自一種地處
湖廣西南極處母論撫按素不經行兼恐通府亦所罕至
雖有哨防營堡官軍大故虛無一旦警報蒼黃遂至頻年

失事此在廣西南續巡撫國富竭力擒獲然若運動大兵未免又生一患宜行四省撫按各責該管司道親自巡查要見山嶺出沒果在何方有無保隘官軍是否足資防禦大抵山嶺苦無勾引必難遠出橫行先窮內地奸徒務絕根株耳目次嚴官軍哨守無容隱占逃亡賊匪無隙可乘我亦有備無患倘果先日承平制度疎闊兵力單少難備驅除則如湖廣施道毛祖綸稍留用本地募兵補伍先事銷萌又今日之急務也此事須和撫按專責本道早夜圖之務底成績特行奏報以憑考驗查實該道如果勝任從優陞敘不勝任者據實糾參毋容姑息延擱伏候聖裁

廣文廟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竊臣竊思頃蒙召問有直存留幾糧堪借一年充剿賊兵餉之用臣愚忝對再三未能仰契聖意隨蒙發下真定等府州縣查勘等書勅臣同戶部尚書程國祥等細心查閱臣退思惟臣於萬曆四十八年七月內官戶曹該本部具題專理新餉臣隨考求內外見額幾糧堪以括借充用具條一十餘款呈堂請旨酌損益行之其間一議存留

恭承召問疏

竊臣竊思頃蒙召問有直存留幾糧堪借一年充剿賊兵餉之用臣愚忝對再三未能仰契聖意隨蒙發下真定等府州縣查勘等書勅臣同戶部尚書程國祥等細心查閱臣退思惟臣於萬曆四十八年七月內官戶曹該本部具題專理新餉臣隨考求內外見額幾糧堪以括借充用具條一十餘款呈堂請旨酌損益行之其間一議存留

稅糧一議里甲公費一議均徭銀力一議水馬驛遞一議民兵工食一議督撫軍餉蓋皆存留之屬也臣昨就對宗祿一項即在稅糧之中防江防海防倭防礦等項即在軍餉之中抽扣撥括捐助等項則稅糧里甲均徭民兵中俱有之蓋自有遼事來整整二十年戶部節題款項抽而又抽括而又括捐而又捐業已不勝重疊而驛遞一項臣部又行節裁臣恐今日存留再難議借或者即有些須亦無濟於大事為此故也但臣自離戶曹經今一十六載某項見行搜扣某項業已罷停不能盡知欲將發下亦歷條難細加磨對臣衙門軍務浩繁瞬息難詳實是不能詳考且

廣文廟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有直層編名色互異頭緒紛然又非畧舉一處便可該其餘者臣謹將臣原議備錄於後道呈御覽恭祈聖明敕下戶部覆查某項應否可行某項見行免贅據實開列仰請聖裁則存留畧無遺情而臣愚於本年軍務亦免妨誤矣

日地...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二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二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三

7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十三



年可也...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十二

分之二...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十二

年歲又...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十二

今歲又...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十二

之以前...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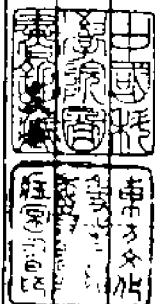
之以前...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十二

之新...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十一

十兩...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十二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十三

明 武陵楊嗣昌大弼著



山梓

孤兒山松同輯

山樵

農者

農者

農正

疏

特請破格優卹疏

職方清吏司案呈查得延綏總兵俞冲霄陣亡據撫臣
本官在陣察賊始末俱未詳晰而奉明旨通著從優卹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十三

馳奏經今日久尚未奏報相應各催速結等因案呈到部
該臣查日放行間竊念冲霄死事已經一年奉旨確查因
何未報以臣率屬之性觸事感懷不勝勃然憤激以為國
家方用武臣廓清中外其第一等應請聖恩特加優異者
無如臨敵衝鋒舍生取義之人而況聞聞建牙一大帥烈
烈轟轟而死乃竟悠忽置之使其竟銷野火血冷黃沙而
曾不得露朝廷一命之及夫何以勸天下也臣愚鬱鬱無
聊再令該司詳簡查續乃知巡撫高斗先已曾奏到第於
明旨原查損失士馬若干及總領印信像誰交送不曾到
斷所以必須再查而臣於是豁然以為查者自查卹者自

卹原不必相等特也案查崇禎九年七月十八日該延綏
巡撫高斗先題為查明兩將戰沒事內稱查得俞總鎮於
崇禎九年五月十三日追賊至安定土壘子地方與賊首
滿天星等戰死賊約有萬餘賊眾我寡以致失利本鎮槍
身疊戰股後尋脫於懷泥川加家寨獲之同鄉民地方人
等驗得本鎮腹中一鎗腔中三刀口中一刀頭頸二斷副
將李成先一同戰死獲屍於土壘子青草坡下石崖內同
鄉民人等查驗得本將頭身兩斷其頭則去左耳下腮身
上腹中箭鎗三處刀傷二處右腿零落等因奉聖旨該部
覆議具奏欽此臣愚伏讀數過不禁酸鼻傷心以為烈矣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十三

二

我俞冲霄李成先之二臣也尋又嘆曰忠矣哉勇矣哉之
二臣也細詳冲霄腹中一鎗腔中三刀口中一刀足以死
矣賊不取報胡為頭頸又二斷也成先腹中箭鎗三處刀
傷二處足以死矣胡為頭身亦兩斷右腿且零落也苟非
殺賊過多為賊痛恨從而斷之則必戰酣日黃軍敗賊死
之際不肯身於賊手猶且一刀兩斷自揮而自絕之嗚呼
其忠其勇其烈豈不足以貫天地而泣鬼神哉使非尋獲
其屍已歸鎮城則道路之口且有謂其不死者謂其被擒
者謂其一死一存者又何怪乎倖逃罪責之夫初報再報
識其不量眾寡不知彼已輕建在師死不足惜哉嗚呼是

可忍也孰不可忍臣是以悲傷感激為地底忠魂深抱不平而欲乞請命於皇上也竊見從來死事之臣官若不為議卹其家亦必自陳乃今若此非但官司不即奉行多緣子息貧寒無能控訴若非臣等經心特為奏請將恐歲時久遠終致沈倫臣之愚意以謂二臣屍首既歸翰林鎮藏過體傷痕業為萬目睹記失事之案似亦不煩再查捐軀之忠安可不為早卹觀其暴露原野而狐鼠不敢傷殘畢命炎蒸而肝腦曾無變動天之所以全之蓋有待矣查俞冲霄原以署都督倉事充延綏鎮掛印總兵官今死於鋒鏑應褒三等贈特進榮祿大夫右軍都督府左都督生前

皇仁再行原籍地方查取冲霄成先應繼兒男定限文到三月以裏徑送到部即與原本題授世官庶國典不致久虛臣職忝為少盡矣

實感慨咨嗟與部科諸臣言閱視宜嚴而未敢遽陳若人
各為心則則事可憂之類直陳於皇上之前而不意蒙
吉一書生能發其覆也至得盛之策一曰練鄉社二曰
收桑健三曰地宜羽皆鑿鑿可行今日教時第一急著臣
嗣昌屢疏指陳其端恭承召問敢舉大要以對連日欽吳
條奏請旨畫一施行苦下手尚難脫著不易而又不要
吉言之也連如有成畫於胷中立可舉而措之也臣聞唐
虞之世所以用人者無他不過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
服以庸如是而已今蒙吉敷奏之言了了如是所未見者
明試之功竊念臣部司庸之員故奉明命臣同吏部悉心

楊文淵先生集卷之十三

五

路撫務得真材實儲幹濟今為日既久雖咨議數人而居
遠未果見在四司主事僅僅魏公韓吳鼎任中鳳三員奔
走無暇實缺八員尚未知何日補完也以若蒙吉之材在
今日塔柱似為難得在異日幹濟實有可儲臣愚欲乞聖
裁勅下吏部再加考試如果所言不謬量除臣部主事一
官俾臣條奏之間少資贊畫之用裨益不淺在蒙吉曾藉
考注又該地方保舉本等原自有官非以空言嘗試原藉
湖廣長沙道屬湖南臣籍武陵道屬湖北從無藏面之素
想遇惜才之時臣奉旨酌議其派目請試而用之不敏殊
竟有隱不以上聞也

崇禎十年閏四月十四日奉聖旨貴家古庸州保舉陳
奏楊陳等舉可行著吏部再加考選其職應從速具
奏

酌議選左世官疏

武選清吏司案呈原任平川等堡備禦都司署都指揮僉
事張承爵呈為懇恩俯准安俸事等情案呈到部該臣覆
看得選左論與世官流落往時寄俸東省近日寄者日多
支者靡繼以致各官竟乏一梯之入相攜等累難再三區
之棲臣前在關門亦嘗憐其艱苦為之咨請安俸而不得
以為憤然乃今忝竊中樞咨呈臺至臣躊躇久之我國家
疆土者固海失於須恢復此指揮千百戶某其祖父皆曾

楊文淵先生集卷之十三

六

有功於國家不幸而遭此變故非其罪應革棄俸祀且
河東河西軍民人等陷沒何止百萬獨此世官子弟終深
依於我國家是可聽其失所而不為之軫念乎第安俸內
地既苦守支之難將異日者襲替他鄉不免假冒之弊則
如連在八城見有都司衛所比照山水事例各官應得俸
給俱於餉司關支既可於恤貧難更易稽查冒濫此明白
正大之事何宜行而久不行也若曰俸給由自也糧入城
無此撥解則臣知戶部本折歲歲水陸得輸有降與家口
一項必不容缺久矣豈可以額外設法收養降人而獨不
養我之世官乎此事雖若可緩惟舉人心甚大謀我聖慈

必不忍斯也

崇禎十年閏四月十四日奉命

緊要軍機疏

竊臣自奉召命即以外邊內寇為憂今寇事倏變雖有規模而兵餉急未得濟總理使不能到臣憂未敢釋然若邊烽舉動萌芽只在五六月間馳聘只在七八月間時日瞬眼易過諸務措手難期臣昨竊實邊備打算通盤如在邊外各鎮自為嚴守難保其不聞而入倘在內地各鎮通力馳援或者猶可驅而出之但臣約算邊兵二萬關兵三萬通化二萬四千密雲二萬宣大山西全調可三萬如宣府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三

上

不動只可二萬有奇大約兵至十一二萬不為少矣又皆在近鎮千百里內不為甚遠各有正餉止給行旅不為甚費比之往歲有警連調新舊川湖等處奔走無及虛費錢糧似覺稍長款而各鎮之兵果否堪用行旅二項果否能備大藥器具果否足支俱不敢必也最可憂者前運官糧明見不和其餘諸臣隱然不和臨期調度以難為主將領兵丁於難應命臣技憂日夜莫敢告人以啟警營既病深懼負恩不能了皇上事俄頃之間即敢放張鳳翼之一死而不能也然則如之何而可臣敢據其緊要特請聖裁伏惟聖慈留意永擇仍懇察臣均為枝臂止此還須多選才

幹能臣另備緩急臣部左右添註之缺不宜遽裁臣為此具奏伏候鈔旨 計開 一各鎮戰兵已開大數在臣部

止可責成督撫鎮守其時得按功罪賞罰行之其該地方各有總監分監事體件件相關臣部不能賞罰不便責成若要裁兵著責堪戰有警星速應援必須監臣用心鼓舞磨勵務使文武協和人人樂於趨赴乃可伏乞特頒聖諭行今遵依回奏之日臣部亦得預聞為使 一平時練兵督撫監鎮俱要同心協力於有警赴援乃總兵專責行間號令必總督專行若稍二三誤事不小臣之愚見前門三協之兵以前督張福臻為專主宣大山西之兵以宣督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三

上

盧象昇為專主惟遼東之兵用龍監高起潛為專主其通昌督治及約遼宣大巡撫各守本等信地糧監分監亦於彼處協防倘賊勢十分重大該撫監於今次擬調戰兵之外仍另挑選未盡之兵整棚應用之器以備不虞再臨朝廷調援未知當否伏乞聖裁定奪仍行各鎮知會明白 一戰兵約十二萬每人日支行糧一升五合鹽菜五分以一月為率該用行糧米五萬四千石鹽菜銀十萬八千兩十二萬兵約計五萬馬每馬日支草一束料豆四升以一月為率該草一百五十萬束該豆六萬石二月三月准此遞加其地則北至昌平南至通州天津一帶西至涿州保

定之聞東乃劉密關門等處皆須早為轉運儲備軍備而不用可也伏乞聖裁批行戶部遵依回奏仍各臣部知會明白 一大藥丸彈軍中必資各鎮請討庫皆責成自辦臣豈不知工部置之難於回應但在各鎮數守以此責之猶可若或有事陵京左右官兵自遠而來不能多帶抑或相持日久與賊鏖戰無時必要就近關支豈可毫無預備即如勇衛京營近日抽隊操演亦應量有省存似當酌議另貯彼時無分京外總以火攻敵賊為期則每日應練十分中不妨存七八分以侍臨警實用是亦權宜之一策也伏乞聖裁批行工部酌議進行仍各臣部知會明白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三

九

崇禎十年閏四月十四日奉聖旨內閣臣等奏為聖鑒事竊臣等查得各鎮總兵文武官員受任列鎮功一經通奉周心書夜間馳報使文武協和紳士周命戰兵實堪親視聞警星馳應援如得少有延擱即自干軍罪臣等特遵報事宜明白而奏該部以級士應一體責成不令延擱至督鎮各撫尤宜竭力司必實圖剿奪有偏抗玩愒酌定重治不寬其起復專立調度則智慮虛糜貽貽誤事用茲各鎮總兵應否止於協防通商兩端擬定建募餘俟議行行暨科舉等項上繫辦理一面明白回奏不許延擱恭謹謹此仰祈聖鑒用

虞工部查覈城工疏

該臣虞看得有國家者之寧其民也當承平之日雖穴居野處祇應聽其自如值多警之時非高城深池不能保其無患臣昨歲在田野間恭聞聖諭通行省直州縣一體修

築城垣高厚安若干丈尺臣不勝手顫以為我皇上之嘉惠小民如此也既聞言者以為州縣有司奉行不善勞民傷財隨奉明旨禁止不勝惜之夫修築城垣必求高堅可恃是即非常之原官錢有限必煩民財是實難免若怨之口然孔子不曰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乎孟子亦曰誓斯池也築斯城也初死而民弗去是則可為也一以一時之勢遑論數錢動眾誠不若安靜之為宜以萬世之利害論其身破家若保障之為得言者苟計一時之使不惟萬世之安將我皇上頒行聖諭倭報停止其為失已不小追使海內不堪戒守盡付因循其為患豈不深臣每歎力請皇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三

一

上仍舊舉行而以諸務倥傯不能更端修築亟得辦紳趨養薪俸舉閭閻平衛城一事奉旨著臣部看議具奏不覺為之起費臣請閭閻平以例省蓋因養薪以勸餘人也夫閭閻平一城修繕廢棄積四五六七數年之久費銀至五十二百六十餘金之多在養薪首倡捐輸固無說矣最爾一衛官紳士民亦捐二千四百餘金夫豈全不傷財累民之時養薪自出工力固無說矣其餘募化亦需等夫焚燬外城地址大盡全不勞民幸也閭閻平未設有司止是衛所各官能聽紳紳倡義相安無說耳設使有司為此窮丹索多金之助數年餘未了之工與議必具希得道府旋來物色為

撫按者亦止博一時之風力誰肯計百世之安危城未成而官已受其劾勅官既罷而身仍坐以贓私者有之矣夫然而省直守令安得不容頭過身朝廷地方誰敢為擔當保障哉此臣所謂因開平以例省直請皇上仍申前諭通行省直堅築城垣為小民萬世求賴即一時勞怨不鮮有司果能任勞任怨立奏成功撫按題請優賞優陞毋執偏見必如此而後流氛散虐可恃無虞性命資財始為民有此我皇上萬世之功不容中輟者也至臣叨任永平歲久竊知趙養蔚其人慷慨慕義志原不在一官觀其初試中書屢求回籍今晉臣部原未到司其意居然可知蒙恩量

—
—

加二級必俟陞轉之時則亦何日之有臣謂有臣如此即當破格優酬主事加陞二級應得尚寶光祿卿少之銜請勅吏部徑題加授其指揮胡朝佐石守齋千戶王家玉徐養童張宗政百戶萬官楊朝桂康有才等各於本身世職上追加賞授一級陞官張其茂武舉童應新各投所屬撫臬衙門請通賜勅書將趙養蔚以下各官俱與列各陞勅於以風示海內官紳士民將見聞風興起必不止於一時一地臣所謂國養蔚以勸餘人誠以人之好名有時甚於名利今為本地修繕城壁保護身家朝廷又賜勅書陞級名利可謂兼之未有不傾心樂赴者也

崇禎十年閏四月十四日奉聖旨修撰錢謙益明
學未禁止撫按道府各官玩愒可限速題具劾
以少卿職銜通行者互撫按道強輸內仍賜
俸俸賜合實資保障不許少延並程其勤素功
實罪毋得家過其好義急公約不分官紳士民
一體照前例示儆

該臣嗣昌覆看得年來庸帥懦兵往往救良冒功論其罪不勝枚擗其情各有為有在各自餉久次無功而賊良以塞責者有與戰不利挫敗羞歸而殺良以飾罪者有追賊不及路還逃回而殺良以就使者有孤村隱僻利其所有而殺良以充索者臣愚初忝拜政悵不得其主各指其實

誅而糾之請我皇上勅令軍中立斬以徇無容姑待請則使屬帥懷兵虜知朝廷有法庶可保全赤子免罹無妄之災若乃歸德嚴良一素監軍王繼謨與遼將祖大樂等加自穀熟集大勝而歸則有不可解者將以塞責則穀熟之捷儘可塞矣將以飾罪則戰勝而歸原無罪也將謂就便則城下無賊非遁逃四將謂充索則據稱流移無所可利而流賊前_八級又非每縣五十金重賞之懸胡為白晝通都發此無端大難取七十良民而戮之寧惟耳無可掩似已非盜鈴之時毋論足不必添實已_七弊盡蛇之地求其故而不得殆非病狂喪心不至於此乃奉旨查奏再三該府據

官豎稱王世祿謝大儒之外已無面貌雖姓名抑不知王謝二氏是否其首獨在果因面貌而辨姓名抑別有證據而府縣官不知及也此事在御史為朝廷耳目之官風聞入告虛實不妨兩存在此按有分土分民之責各為地方客主難於倒置惟臣部職掌不同仰奉皇上之法三尺無私倘提將吏之衡九邊注目如果職含有罪將來咸令不行倘或懸坐無辜難免與情不服夫不服臣等猶之可耳本以臣等依違姑待兩可之說致誤廟堂處置不服九邊之情從此何以用兵何以用將且何以用監兵督將之人也臣愚所見如此竊謂我熟集之殺賊畢竟是一奇功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三

五

歸德府之校良畢竟是一疑案古帝王決疑之法功惟重而罪惟輕即師中制勝之機賞在小而罰在大以此二者權之而王繼謨不放居之功與其不放辭之罪孰重上明察秋毫不能臣之罪矣但總奉旨帶降未足示懲謹擬實降一階仰候優容使過此非臣等私言也據陳陳道張鵬神按查使葉有聲前按臣金光展今按臣楊繩武之言備知看詳斟酌當如是也

康熙十年閏四月十五日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王繼謨著實降二級

覆兵科汝宛盜案應平議

該臣嗣昌看得盜賊與違牌不同而中原之盜賊又與違

方之盜賊不同其原起於吏治之汚風化之失而已古人所謂選用良吏以時平定安集之乃千古治盜之標本該科按義渠所奏汝宛盜案應平應害氣散而真氣未還條議四款深得本標兼舉之義然以臣所聞汝宛之間不惟真氣未還害氣滿未散也臣愚近日思惟巡緝鄉團招集亮傑正苦無下手著得此四款曠若登霄謹開列款件逐一條書以便責成伏候聖鑒定奪勅下臣部詳行各該撫按道府有司悉心修舉務臻平定安集實效無以虛文回報要責謹題請旨 計開 一在課恒業以固根本 前件臣聞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今之職案乃有生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三

五

員失身在內士既如此民又何尤臣所謂風化之失其來久矣為民父母當以舉行鄉約化民成俗為先不分州縣大小城市鄉村必舉真正年高有德為一方所敬信者為之約正副督木鐸等員每月朔望或無事之時有司隨到一處大集鄉紳士民講解高皇帝聖諭六條又大明律例各隨地方親切事件通俗曉說教民父兄率先子弟士農工商各居一業農者乃成無游手好閑無故僻邪修講解之時必須整齊嚴肅訓誨至誠務使觀者動色聞者動心實實有裨化導如或游閑放僻不事教者案中公舉量加朴責小懲大誡是則小人之福也至於有刑罰訟革置治

之風比屋安居破營寨之圖尤為尋俗猶前根本其成立
有據臺遠雖流寇建有村樣舊通粵鼓者不在禁例伏候
聖裁 一在慎舉動以順衆心 前件臣聞君子安其身
而後動危以動則民不與也今之地方輕舉妄動無事激
成有事小事激成大事為害無涯為民父母當以避行阡
陌問民疾苦為先如當無事之時簡省騷擾勤課農桑因
而編歷深山窮谷訪問民情父老子弟欣欣相告亦是有
司樂事其或違鄉爭訟片言慰遣免其罰罰入城頑民負
固率爾趨柯亦可回心嚮道至乃委右志行吞併誣指窮
民噴聚為奸衙役需索不遂誣捏山惡拒捕作亂此皆教
化有事之難教休躬足阡陌者必無此患若夫殘破地方
仍有身處脂膏衙工漁獵之輩每恃小民恐難撫按並行
泰擎斯則去其害焉之道也伏候聖裁 一在決諒罰以
絕根芽 前件臣聞縣縣不絕將用并柯又聞名其為賊
敢乃可服今之流賊既已蔓延土賊尋復充斥其原起於
隱匿不報養賊成蛇誠如科臣所言往不可諫來固可追
也為民父母當以實行保甲彈盜安民為先行之之法不
要妄官下鄉查點不要窮民上城打卸不要伺候經過上
司送往迎來種種煩擾不便只要十家牌內盡數開寫各
家男子作何生業不許遺漏一名仍要十牌互牌擇選身

家士民與同保長甲長不時查覈遇有本家男子出外嚴
查去向所作何事果於何日回還設有外來男子借宿展
查來歷所作何事的於何日回去倘有形跡可疑就使備
單出首官司立刻究處如此則奸徒無地可容小賊無自
而起矣設或失於覺察羽翼已成公然噴聚官兵必須督
兵捕剿尤要查確倡首至名明白揭榜曉示官司只擒首
惡不問餘人如係趙甲為首錢乙擒斬送官遵照朝廷新
頒條例就加陞賞其餘諸人有能合謀擒獻首惡者為首
一人陞官餘人通給重賞如此主名既得首惡必擒其膽
自寒餘人不問運與陞賞其心自散却督官兵擒剿為刀
亦自易矣政有隱匿不報姑息養癰除州縣有司重處外
其道府有監臨守土之責推官傳一方耳目之司一體並
論不得寬宥伏候聖裁 一在籠材傑以激愚頑 前件
臣聞郡得其道則徂詐皆作使又聞民猶水也善治水者
因其勢而利導之如科臣言楊四郭三海等必有道人之
才為羣盜煽服若先期收用足資一臂臣意正猶是也為
民父母當以圖練鄉勇知人善任為先不拘士農工商盡
其才氣出眾謀勇兼人上等者申道撫按考驗不虛即以
將才薦舉備臣部錄用之因其次就於本鄉團練推為最
勇之長統領鄉兵或千或百或數或十務隨其材鼓勵用

之如果有功就開姓名籍貫出身本色具題隨賞如此收
拾人心振作士氣不惟見在無難處之想抑令邪人生反
正之思平賊期不遠矣此等事專責有司未必人人能辦
該撫按道府查其境內果有清正鄉紳素為民所敬服者
就當虛懷訪問以牢籠鼓舞之事託之彼一鄉之中既深
識流品又素顧身家未有不盡心力而為之者耳目既廣
蒐羅必多是乃濟有司之所不及若平素豪橫傲惡紳而
者萬萬不可以此屬之反滋多事也伏候聖裁

乾隆十年閏四月十六日奉聖旨上諭前
任陝西巡撫四品銜該省御史不得輕視此
批該省該道府州縣等官倘有違行以清道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劉堂二事關切軍機疏

臣於本月十二日接前總督張福壽回奏前鎮事有可
憂之稱該奉上傳查閱此事臣擬候旨下卸覆議請裁今
卧病靜養未奉明旨不勝傍徨竊見總兵張天禮果有喜
峰路缺之官兼有刑拷書從之事所謂舍四款之其跡似
各者也雖無婪索之賊實難視顧展布其地相應辭任作
缺另推本官姑令提原帶家丁六百餘各赴總理標下稅
賦自效果能大奏擒斬功績先與前洗惡聲後仍另加款
用其平時心苟無瑕何畏上官搜索製令已則難容再
玷冠裳所當查照原奏案件盡法究懲毋容一失跪敬會

混養奸盜令朝廷紀綱倒持廢壞者也此臣譯擬大畧先
請聖裁可否仍候旨下關切前門軍機其此為甚又有一
事乃宣府總兵楊國柱前請內丁營將用違人張世勳係
故前也則將張洪謀之子洪謀身陷大凌向雖傳聞已死
臣恐未確所以不欲用之前疏未奏明白止云臣識其人
未便大用應行國柱另選具題題則必詳家世履歷未可
但以違官二字一舉濫用蓋為此也今國柱另題何鳴滋
乃何可綱之子可綱大凌盡節人人洞知今茲楊國柱議
用其子是乃家世搜歷忠義迥然不同臣愚前在關門曾
收標下聽用若不預請聖裁為政疎誠具覆臣言至此又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十六

不得不詳陳者可綱先任袁崇煥中軍臣時而在河南不
知就裏深細比至關門則督師者孫承宗而可綱為中軍
駐居寧遠臣於寧遠獨見撫臣丘禾嘉因略可綱一面其
間頗撫重見久已奉差可綱身在其間委督凌城之役臣
以書問何如可綱答云事必無成有死而已臣初不以為
然後乃聞其果死軍乃礮割勢日魁預罵不絕口傷我傷
我可綱在時連東文武頗有異同之口既而死後家無主
雖知與不如無不讚歎悲仰長子康生名某有文學而賦
一足其貌不揚次子鳴隆偉然丈夫青年大有氣概以家
貧故依署總兵黃惟正附居永平惟正故後無依臣乃收

之樓下即給庫糧餉口此前後實情臣不敢無亮有隱也
竊念管仲不死於子糾事齊桓為名佐豫讓不死於中行
報智伯恥則聲可炳前事崇煥誠有不盡之譽後死受城
實有難泯之節丈夫蓋棺論定志士殺身成仁如此義烈
之臣海上尤難得而在遼東頓廢之久尤為難得中之
難得也臣敢因事附奏亦懼臣愚血心如蒙聖慈俯允將
前三事密批內閣兵科示臣另本具奏臣不敢宣露此章
也

崇禎十年閏四月十六日奉聖旨張大體已有旨了姑
今就朕自改李時華著張處何鳴陛推議用俱著今奉
奉行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三

度衡御史均糧原非聖主之心疏

該臣看得流賊蔓延腹心荼毒為日已久為患已深有能
一兵不募一餉不增而於一日之間蕩平淨盡此普天幸
主之至願即微臣之至願也至不得已而募兵增餉且未
敢決定蕩平之期此普天幸主之不願亦微臣之不願也
御史衡璽瓊仰體聖仁俯憂民瘼以均糧為不得已即姑
允亦難久行此誠與臣異口同心臣之愚意稍待理臣至
軍條上方畧臣愚亦有一番擬議上請聖裁惟在今日預
立限期如五年歲款六月平賊之政事則斷斷乎不可何
也用兵之事與尋常政勘詞訟迥異錢糧原主款限者不

同顧其賊之情勢人之材力何如耳賊勢寡弱則易衆強
則難衆強而聚之一處猶易衆強而散之各處斯難乃人
之材力則固有得當難中見易用之不當易中見難
者亦有破竹之初先難後易強弩之末先易後難者我祖
宗立國垂三百年用兵非復一事亦曾有先立限期以預
靖人之手足不虞滅種以早絕兵之咽喉者乎竊恐無是
理也昔趙充國漢之名將討叛羌一隅小醜猶以兵難喻
屢願至金城圖上方畧為言其後宣帝貴問將軍不念中
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其子其各俱懼禍之所及充國
不為之動從容對以明主可為忠言卒定羌人之亂此文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三

侯小國之主能任樂平中山之伐三年死之而歸示以榜

書庶幾我皇上御宇十年外邊內寇周矣之初無逆聖鑒
果剿賊之役不須增兵而臣議兵不須增餉而臣增餉即
在關口之日使當置臣死地何待異日為也臣前辦事衙
門有光祿寺監事邵經濟投謁於臣其言慷慨淋漓謂臣
議兵議餉不免通賊臣令司務宋國華跪詞謝之以為局
外之人未能深諳局中之事也今御史蔡內所重見在之
兵餉畢力辦賊則盡一股再剿一股自是實著臣愚深切
服膺但舉其願效者如果見在有兵陝撫孫傳庭何以請
調延路軍夏甘肅各撫親自統兵合國又調山西虎大威

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崇禎十年閏四月十六日奉聖旨外交內訌兵討餉
中樞重任已推諸督撫明而外通李道所託中肯綮
意內外一體會成已有旨了

慶宣督再陳卜哈情形疏

該臣嗣昌慶看胡馬為中國之利馬眾則兵強茶布為
番人之資得生而失死以所有易所無招之來勿使去此
雖似兩利之道而畢竟中國之利為多何者茶布中國之
出產轉販可源源不窮而馬則中國之出產有限轉販不
來也臣愚前在宣大有見於此所以數請明旨行之不疑
今督臣盧象昇預西哈所望於中國者茶布銀錢之外了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三

七

無他走賣馬一匹得銀數十兩半易茶布以歸於我中國
實有利無害夫如是使之來而賣費而歸歸而茶布有盡
又來又賣又歸循環不已是則真有利而無害而我所以
收哈之利繫哈之心亦不過於買馬之銀幾轉換之茶布
而已此外固不必有額外之費以耗於我亦不可有他端
之說則啓其心何者一啓其心則彼將無厭以我為有求
於彼而我之換手通官彼之榜什等罵氣歡噴要挾日引
日長反以茶布為尋常易得之物而不見值錢亦以賣馬
為零星挾索之資而不肯大至彼時慶之無盡絕之不能
則局又將變而邊患多事矣然則臣前議擬監臣鄭良輔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三

七

等領兵通河剿殺如果見在有餉陝督洪承疇何以前報
新舊官兵餉銀中斷差人接踵討發苦無以應應恐驛急
不測未敢赴西督剿督駐興平鳳翔之間近報新題餉銀
止可支至四月又將中斷如果見兵見餉劉童一服再剿
一服便是實著陝西巡撫謝東讓何以奏報五帥羣聚一
隅漢南疾呼年載仍無一旅赴援仰屋明旨切責該督調
度何在以此觀之御史秦人也其於秦之兵餉賊情猶有
未應何況其在鳳皖楚豫者果能盡瘁之手而臣亦何敢
盡述所在情形以疑風人觀聽為也至於裁實邊備臣部
不責內臣正以專責督撫鎮將使無誤即以臣之愚雖無
方畧可以指授備臣之職願將功罪次第申明臣受事五
十餘日諸旨預責防援諸臣奏報方來臣曉擬度將去中
間應行事理臣愚不旋依違然而謬卸之端亦猶未見臣
敢預以不肖之心侍諸督撫大吏乎若夫內臣監守乃我
皇上時徽時遣之權在臣衙門從未見有相沿督責之例
即舉臣之一身而論前在關門皇上初建內臣出京後
在宣大皇上旋撤內臣回京矣是豈從來職掌一定成規
而臣憚於責成自甘委靡乎故幸御史發明此論臣與通
臣總之不得藉口內臣自壞職掌旁分罪責也矣云皇上
特起微臣倚為裁敵之用臣愚惶悚欲死容具另本請裁

竊奏之疏有云連年敵人鴟張盡收東西諸部為其羽翼胡沙萬里之遠無一控弦之長與之抗衡此乃中國之患表餌其施當時委世之臣拊膺增歎者哈果貪漢財物而來則當繫其一絛未忘中國之心抑且空其羣馬見在不資敵用未必非禦邊之一策也與今督臣用哈制敵之說又何別乎此其中蓋有辨微臣之說以買馬一節收哈之利繫哈之心即以分其合敵之勢絕其資敵之用耳督臣之說亦以買馬一節收哈之利而且稍餌之以利繫哈之心而且密結之以心不惟使之不合敵而且抗敵不惟使之不資敵而且制敵此其作用更大機局更深但哈之家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

寡強弱臣固有所不知我之皮幣金幣似亦有所未及不敢遽臣所明漫言一可是在督臣再加審擇再請聖裁如此機宜關係不小固非督臣一言遂可決行亦非微臣一言遂可決止者也至於買馬一節察果誠一無他哈來買哈卜來買卜如其六羣聯至東市東開而市西開在我應之速則彼之往還更速而不致以刁勁懷猜在彼聽其分則我之貿易亦分而不致以爭持長價且使其來而即賣賣而即歸即近卜且不得生奸而邊境更無難伺隙計其便於此者若卜孽雖微萬無疆往投敵之理窮人行徑聽其國緣哈馬之間少資生活亦屬無妨督臣所以策之至

奏盡矣

李鴻章十年四月十八日奉聖旨有旨不給哈卜來售即買及東西分關防邊應等事宜總辦哈喇阿機餉行生通商長計全在自強運籌若諸臣同心協力實買國庫帑項等費因緣際會不待待哈示而力實也倘不不得強列與費反生事端爾等即宜行酌給

酌採水西善後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水西善後一節臣前具奏處置機宜僅能得其大槩而不知其細微也今據郎中王陞條列劉光祚所言一一詳審精盡臣不須增損一字矣但查劉光祚駐京已久悉此時情形稍有不同又在總督朱雙元斟酌諸款隨機應變星連舉行則西南之事或者不難底定矣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

統新聖裁定奪施行 計開 一首惡不可不誅者安撫壁安世白沙周世儒左輔等是也准令各領苗立功報効如能擒斬一苗者即以一目土地酬之如有被脅小目人等亦令立功自贖許以自新如此賊黨自歸誠勢自弱矣 前件看得水西頭目惟化沙卧遠稱雄初時互相讎殺中國之利乃安良輔安撫壁忽然合謀稱兵復逞苗情已測真不可以恒理論但隨壁之歸順也原因情勢既審其子小烏旋勸之不無勉強白沙周世儒等挑之或安心焉逆若安世實主分官世守之議似非好亂之人一概以首惡責之有玉石不分之憾本部疏中首重分別順逆即老

烏誕若肯悔心仍前歸順則有原題之資格在且不獨老
烏也即安良輔之子安正尚在界能翻然悔悟亦當待以
不死善為安置勿使失所而況其餘順苗有能立功自勦
者決不吝分土之資格相應如議伏候聖裁 一陸廣以
西有則窩以著二宅吉之地像大方出省咽喉要隘不容
不先清理以開獲道以便往來此處一清谷里二城方為
永安矣 前件看得則窩宅吉東聯水面縣南抵六歸河
西至西縣驛北至渭河以著宅吉東至羅河南抵產羊北
抵馬邑河其西正則與窩相聯實像大方咽喉今報苗兵
此阻大方不知二宅吉有無窮據應旨總兵范邦雄到將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十三

三

方國安等作急清理以通往來者也伏候聖裁 一雄所
一宅吉宜令遵義通將督兵清楚此處一清安甌壁之腹
心自清手足自斷大方亦無肘腋之援矣 前件看得雄
所宅吉特渭河內一小地名耳安詐遠以為播地而歸之
蜀黃德魏國熊朝富王聘士阿右銀等以為水西地而欲
歸之應相持不決今安甌壁蠢動而諸奸又復唆之雄所
其所必爭也蜀中見在管轄自應遵義通清理以扼大
方要害伏候聖裁 一酌都桑倫二宅吉乃甌壁巢穴不
容不殲反者也此處須懸賞格以收公地人心化頭目甌
革阿阻等以作內應 前件看得酌都桑倫二宅吉雖為

甌壁巢穴而其苗目安實賜保元安甌革及安朝祚安朝
佐等未必盡是從逆之人至應賞格殲之若能轉甌壁出
獻者照總督原題職級當更從優仍以其地分與世守則
穴中必有內應者矣伏候聖裁 一木勝化角二宅吉居
大方城垣左右各目既誅苗民必散必有未誅之輩亦須
寬宥撫安 前件看得木勝化角二宅吉切近大方苗目
甚多安良輔既死眾苗魚驚鳥散人懷叵測不可不及時
安戢應擇其中素懷忠順獻印有功者如安世知安時祿
承天安榮輩諭以禍福俾令傳諭諸目各安其舊毋得生
心此先清肘腋之患也伏候聖裁 一大掌一宅吉有順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十三

三

目安良知等素與安良輔等不睦定不棄逆可以
責成諸暫行安撫相機布置仍乞賞以世職劉文並派斷
賊役權收我用 前件看得大掌宅吉苗目有安良相獻
印獻因積有功安良知為舉著仲城有功安正景以忠義
著賞以世職責成安撫康苗亦是一策但苗性多變未知
近日情形若何應給與空制總督查明順逆先行剿殺
另與題請可也伏候聖裁 一鎮雄知府甌壁玉請加簽
事職銜喚其差官料全仁面諭不許助逆鎮雄一安賊不
足慮 前件看得甌壁玉係安國子之孫初時亦垂涎繼
立以衆心不附旋寢其謀其獲送安良輔獻印實得其力

總督原請加銜今應頒一加級劉付總總督酌授底為妥
當伏候聖裁 一大目歸集比法得素等居處險遠進取
為難乞願原請世職劉文偏行去撫局面方成 前件看
得歸集苗目為孫承恩比性為孫承寵此屬於安架老吉
者也原題請授土指揮得素苗目為沙國忠此屬於架動
宅吉者也原題請授正長官相應各准給劉總總督酌授
伏候聖裁 一加銜參將楊啓鑒游擊李時芳等都司楊
啓祥等守備杜應林等共三十五名員前年職條陳已具
列花名此輩皆負耿耿忠貞應願給實授劉付 前件看
得初順漢把忠義可推者原題劉光祚為首擬應指揮使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三

三

次即楊啓鑒原擬應指揮使事如陳國是李時芳陳國基
楊啓祥周廷鑑李奇芳等皆有功於獻印招徠者原擬各
廢土百戶應各如其所議即給劉示勸其餘如楊啓運劉
顯祚楊啓鳳胡廷陳萬選陳國本黃朝鳳周士順吳選瑞
吳選弘楊准黃德李先春陳國榮黃恩楊德順龍貞吳楚
漢孫應奇杜應林曹一龍高中五高明盛高明昭丁志明
趙廷宜高仲文羅士夏萬鎮祥等二十九名各効心力原
擬紀錄者本都即與紀錄俟別敘另敘可也伏候聖裁
一請嚴旨申諭大方鎮官事從創始宜寬不宜刻 前件
看得督方初定苗性未馴其間雖頒示漢法仍須株連屬

易不驚不怖而然後可相安無事若屬庸懦以文網有賴
而走耳况或有不才官弁需索科派其間即漢人猶且不
堪況苗蠻之新附者乎所謂宜寬不宜刻乃取苗彈變之
上策也伏候聖裁 一請空劉給年職蕭赴部院轉同進
鎮軍前填給有功將士 前件看得軍前鼓舞有一紙勝
於軍錢者告身是也天末遠遠請給不易合無以空劉一
百張蕭送總督衙門聽其隨時填給查果有功仍用該督
國防給蓋姓各填給無國防者即以詐偽律論伏候聖裁
一請頒明文一道今年職齋發傳諭宣慰公地人民化
角內莊產軍志革革勇種果因具等處聽令安插不許助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三

三

通即前有所微此小過應行赦免此輩即為我用但官不得
權立空鎮有所營求在卑職與各民手器相習取信無疑
可以收拾統領者也 前件看得選荒其里未沾聖化易
動難靜自其性態而又有漢奸撥之則鹿駭聚突便為難
端應頒以聖諭曉然示以勿私其土勿吞世官而又教小
過寬恤役昭示大信使深著密繫之中洞見日月自帖息
而不動矣伏候聖裁 一加銜都司胡現劉顯祚守備尚
三德三役先日撫諭多勞近日同職往京日久乞恩實劉
實德都劉客回隸門效用 前件看得胡廷劉顯祚已擬
紀錄而三德則原疏所未載者也擬涉遠來勤勞可念另

與劉付總其軍前效用似亦可從伏候聖裁 一部最中
化苗須先學政請定舉貢之額 前件看得用夏變奏無
如作興學校都督已將至慰司署改奉先師本主其中擬
集土客子弟聚一堂而教誨之已將奏日須把龜通文理
者六十人予以衣冠教之習禮居然有儒雅之風若補康
舉貢之類係明科考試方可酌定名數重煥賢書也伏候
聖裁 一各日衆多除安民補安世安龍壁等之外其中
附逆者固多懷順者不少須俟照部院原題分守世官職
給劉付各移部院便宜甄別轉給 前件看得各目附而
復叛今日又是一番情形首重分別順逆本部已詳切言
之奉有明旨矣原題分守世官朝廷豈有新舊兩歧給總
督空制一百張應聽其酌量先授流銜以示激勵其應授
世職時隆時授總以今日之情形為定查候其查數明確
另議題授伏候聖裁

光緒十年閏四月十九日奉旨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四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農秀

孤兒山松同輯

農俊 同族

山樸

農秀

疏

酌議世職武科疏

臣竊聞祖宗朝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錢考求其故兵即衛所之軍糧即衛所之屯也各舉一二如洪武十五年延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四

二

安侯唐勝宗奏陝西訓練官軍二十二衛一十六萬六千八百七十四人得號勇騎士一萬九千七百九十八人習馬二萬二千五百匹十七年魏國公徐達奏北平訓練官軍一十七衛騎士一十萬五千四百七十一人十九年長興侯耿炳文奏陝西訓練都司衛所三十四馬步官軍一十二萬七千二百三十八人其後累朝有事出征山東調若千島湖廣而若千萬各省無不皆然用之若取諸寄命之衛所軍士非逃亡則老弱屯田非隱占則荒蕪而第一軍之壯健一廩之充盈不可得何則世職之不成材不堪用以致然也又聞開國之初原無武科正德三年始議創

之法每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預行南北二京五十

三省轉行軍民大小衙門曉諭各色人等如有究極魁畧

精進武藝身家無礙堪應武舉者或隱於山林或育於學

較或寓於戎卒或系於仕籍各赴所在官司投進籍貫脚

色查審明白屬軍衛者禮送該管都司屬有司者禮送本

布政司俱送巡撫都御史並巡按御史考試如果謀畧弓

馬可取就令各該衙門禮送兵部再加考試用之是則武

舉之中原有山林之士精通武藝即該技勇兼長總歸科

目一選亦免龐雜之弊今則武科之外別沿御覽之名三

年而外又如每年春試使游閒奔競之輩羣集京師而俾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四

二

獲一時試之術違戰守之官則堪者什三而不堪者什七甚或畏難而告病被斥而託辭何則武科之不盡材不善用以致然也臣愚以為世職原自有材若於適逢之無法故童叟咸宜就矜而目不識丁歲月日事荒淫而身不操甲請聖裁者令自今違腹世職俱要考中武舉一科方食全俸二科方許管事三科板而用之能中武進士者先加本身職一級敘用其不能中舉者俱止半俸差操不許管事如此而世職將爭奮矣武科吏自有材若於適收之不廣故進士不廣則不能收武舉之材武舉不廣則不能收各色之材而武舉之外雖出他途三年之外別加春試皆

此故也臣請聖裁著令自今武進士每科以三百名為額武舉每科多者百名其次八十名又次六十名又次四十名為額以各該直省地方之廣狹人材之多寡為差其銜違督撫於附進所在同時酌另開科毋令違進之人難赴腹地而還不得與選舉之列自此之外再不許開別收別考之端如此而武科又事奮矣用之之法何如臣以為邊地腹地各有世職武科即皆各有銜所其銜所中掌印管屯二事關係軍之遠近故老弱清勾汰補屯之荒蕪隱占開墾清查頭緒正自多端鈐理殊不易辦一向皆以本銜本所之官因循管理嗣是同職彼此朦朧狐兔傷類以致地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四

七

軍之產述顯之權雖在勢紳豪右之家無不可接藉而問而惟是銜官所官之戶下則從無有一人發覺究底查明者此粗制所雖盡廢積弊所以難清而今欲起膏肓則必有道以處之請聖裁著令武進士得除著職於附近衛分掌印管屯世職武進士及二科指得三科千戶皆得調用於本省衛分掌印管屯三科武舉亦除著職於附近衛分管千戶所印屯二科千戶三科百戶亦得調用於鄰近別衛管千戶印屯惟二科百戶以下許於本衛調所管事如此而以隔別之官清隔別之軍與屯軍屯之實漸可嚴衛所之疲漸可起祖宗之舊制亦隸此而者可復矣然後以

其任內之事業立為三年之課程於軍屯清數有效者為稱職無效者為平常其有他端過犯為不稱職以定其陞黜之等為果有大效破格超陞其次亦量陞職級平常者罷之不稱職者處之如此行之數科數年當另自一番景象即邊疆未遽收敢死之烈而銜所實先為正本之圖是或因時補救之一道也夫世職調銜管事舊例往往有之武科管銜所事則未之聞且見然武科與文科固文科授官必始於州縣民社武科何獨不然銜所者亦武官之民社也豈仕宜始於此不再計而決矣但事關更始應否舉行伏候聖明裁酌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四

四

大馬衙主恩深疏

竊臣頃奉陳緊要軍機內將前門三協專責督臣張福祿調度忽奉明旨前督近屢稱病或別議委用臣不勝悚然隨詣家臣田唯嘉會商除聽家臣具奏外臣愚竊思總督駐節密雲在平時為重地在此日為危疆臣親見張鳳翼傳宗龍丁魁楚咸不免罪咎魁楚猶在行役聞其危險可知也今督臣張福祿臣雖不識其面觀其條奏規模似乎踴躍擔當一時無出其右者第以任事熟諳發為憂時激

論每情切而稱病家聖裁別議委用一時朝野賢材宜不
如林然或未應邊疆難推外見在衛必未便登程危難
重括不容久曠以臣仰戴主恩高厚竊不自揣蒿胎願充
總督之任既有緊急臣得少效環草之報於願畢矣伏見
世宗皇帝召先臣楊博起復為本部尚書未及受事而以
宣大有警遂代江東為總督諒真定出創馬關臣雖遠愧
前賢家恩起復無異若不效死危難犬馬寸心至死猶有
遺恨伏惟聖慈遠覽先朝成例俯情報主私哀即賜俞允
臣衙門尚書之職在內有侍郎王崇浩在外有督撫洪承
疇盧象昇方一葉等才望允孚惟在聖明一點用聞耳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

聖穆十年閏四月二十二日奉旨覽奏具奏忠勇卿制
勝中樞正印何必身當一面著安心彈力料理謹
部知道

覆孔羽時事帖危疏

疏臣嗣昌看得兵乃專門之學時值多事之秋苟子邑之
不獲而于野之偶得其人即萬言之無當而一言之可幾
於通夫固當尋禮而試用之第無素其不多遠何也即如
孔羽之奏初讀之詞氣縱橫似乎真有雄墨堪以試之於
用者既而反覆詳味如所云自捐白銀愛華羽林血戰泰
普二年斬首三千餘級使果有此則亦天地間地奇男子
矣羽何以歸晦至今不自有其功耶又云將領相軋含沙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

六

為免致伊進無以報國退無以為家使果有此則亦天地
間大不平事矣羽何以含忍至今不一指其名耶乃既云
無以為家咄咄書空矣又云數千金之家資空飽饒饒之
腸矣輟故大言變產先捐銀一萬兩卿作軍前一勺之助
此誰欺欺天乎臣反覆讀此而知孔羽蓋非但狂妄狙詐
人也其立言之意一則曰欲專其任而責其成再則曰特
賜聖諭一通與伊獨當一面臣竊窺羽乃流賊之奸人而
來上書閣下嘗試國家者耳何以明之臣前甲戌仲冬初
至陽和即有大同新募健丁叛入山西之事臣詢總兵曹
文詔王模各吐音情言有孔應麟者到處帶領家丁投充
入伍其人家在陝西曹逃入武鄉又在山西曾守平定州
城該鎮誤收應募因致此變其黨叛入山西二百餘人陰
擒斬外餘為張全昌所收全昌敗後依然投入賊夥而孔
應麟臣經審問軍法重杖未幾而死其事曾有成案奏聞
御前今之孔羽自言寄居關中必是應麟一派而云將領
相軋吞併健兒情形又復似之其說言變產捐銀欲請勅
書賜當一面雖知聖明必不聽許顧其意欲何為臣愚以
為宜暫行收禁審問原籍家資責令供吐然後行文撫按
勘限查回果其身家有著語言不欺然後姑從釋放倘或
家產毫無影響情形別有疑端即行盡法根究明正刑事

以嚴紆細之謀而寒流賊之膽在此一舉臣自受事以來
每清晨入署輒有踵門獻議之人中間甚是艱難苦於公
冗無暇未能一一而物色之若勘破一人嚴究正法則其
餘奸黨不驅而自遁矣此事所關非細伏祈聖斷施行
崇禎十年閏四月二十七日奉命書

覆總河賢能將領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自臣受事以來各邊需用將領隨該督
撫保任臣不悞情去留間有自部推者或偶知其賢能材
而用之銜地如登營之用陳三捷亦以其賢臣所知也德
河侍郎周鼎果為地方擇人保留亦其恒職但以濟登相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四

七

較衝緩自是不同思為登濟得人難易亦應有辨况題留
者雖屬總河而保留者把哨親丁官役及生員也近日於
弁保留軍丁鼓譟相習成風雖為德為怨少殊而其要較
把持欲擅朝廷用將之柄則一乃紀綱倒持之漸殊不可
長且此一官者既為於弁之所留而人心見德將從此以
後亦惟矜弁之是聽而其散或違矣河臣又焉得而用之
哉臣等以為登營既有成命海警急須練防陳三捷不必
議留可也

崇禎十年閏四月二十九日奉命書

覆關監查確詳兵情錄疏

該臣覆看得冷口兵譁一事該撫監初次報到奉旨丁應
科有無別情即酌議奏聞臣杜廷建隨有另弁譁虐之
參督臣張福臻再參即以剝削議處而今監臣高起潛准
撫臣馮任會稿止以酌調具題臣愚細加詳審按之督關
糾參似有不盡之罪就查監撫所奏仍多不盡之情何也
據詳兵哭訴之詞稱丁副將初九日任事即星夜蓋衙門
夜則運土搬石日則分集採薪時無寧刻此即無武鎮邦
編後之事應科已不免於私後之條然永平道何以有為
公非為私之說該撫何以又有受事三日即有班軍頭之
語似乎皆有未盡不若總監前報據派有使工該將令兵
搬運因而隨帶木植修葺公衙督責不無太過者乃是實
情在應科固非全出於私然不免因公及私其過猶小在
詳兵分明不肯赴公因而以私戒公其罪甚大至於把總
武鎮邦據詳兵之言要一兩一月方准免差誠有私似編
錢之情亦屬偏聽生奸所致乃該將受事纔十七日把總
督工能幾何時果有入手之賦與否亦難不問而懸坐也
此事在地方一時處置解散軍心調將官而責把總最首
惡而貸其餘自是權宜善著若在臣部仰藉朝廷紀綱環
飭邊疆法守苟不參詳底裏審酌平衡徒以一兵之擇便
斥一將將來邊疆何以出令朝廷何以使人不可不為深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四

八

長思也況茲冷口要衝不比尋常緩地南北相參兵士中
多鹽菜大糧臣昔填換之年方更經剿未久適值鎮守許
成名將去新推協將王承清未來於時白石營將張洪烈
河徐營將蔡裕等生端挑激謀阻王承清而自管其兵以
保留許鎮為名駁圖謀逞臣心知其詐撤下張洪烈蔡裕
此兵若譚先將二官重罪承清卒來受事各兵二載帖然
今日之事殆復類此此該道所謂有人挑激定非無因但
在朝廷之上處置得宜破其觀覲奸心自無敢萌鼓煽耳
臣於嗣永諸將頗指其材建合衝邊協將不宜久曠擬將
永鎮王良臣與丁應科互相更調在良臣以見官副總兵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四

九

管建冷中協營事移緩就衡以展其才在應科以原官副
總兵降一級管永鎮中協營事移衡就緩以老其氣其調
之以撫蓋二臣所見俱不可長兵之驕其降之以督關二
臣之所聞亦不可文將之過是仰遵酌議違奏之旨不
敢不脩盡臣愚者也應否如臣所擬並把總兵丁已經綱
打義斬應否免其再究通候聖裁定奪

崇禎十年閏四月二十九日奉聖旨丁應科降一級與
王良臣更調營事餘免再究

會題郵賞可據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楚耀功楚耀雄兄弟皆遼東鐵嶺衛人
故署總兵黃惟正之部將也惟正平生樹立功名所恃部

下有敵戰四人口黃得功為友功皆行伍而耀功耀雄皆
世官惟正署招練鎮用得功友功耀功為營將而耀雄無
缺以功陞游擊戰在巨山永興標聽用其後部推大同
鋒兵營游擊紅河之役違鋒殺耀雄馬徒步殺出重圍耀
雄以此落官而大同人咸稱其勇更撫留之標下聽用家
口嗷嗷如也臣適叨總督至陽和每見則憐之或予之數
金少示解衣推食之意敵入逆思越陽方山西告急臣提
兵過大同至西安坐耀雄將數騎追及請行臣壯而許之
臣入茹越至代州耀雄請前探臣顧中軍王承清遣銳士
五十人與俱耀雄夜馳度我口超總兵尤弘勳發兵弘勳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四

十

不應留耀雄耀雄亦不應策馬衝敵隊過平原距崢嶸南
五里遇敵數百騎圍之大戰被創死未死前遺一家人落
草歸報臣曰我以死報軍門矣臣聞而慟哭使一人收其
骨嗚呼與其妻子自大同郡城徙之陽和買宅而居之給
二子國輔國威以標下廩糧月共十金以餬其口今國輔
聞臣至匍匐來告襲而臣鎮登榮塘報楚耀功通隨全日
親戰死東島嗟乎何其兄弟皆為國捐軀若是疾可哀
也臣初不知耀雄世職黃通了然以為必行都司衛所保
勅為是隨據國輔再告批還司覆查而祖功父職歷歷堪
憑取方司題案而死事新褒煌煌奉旨則耀雄長子國輔

慈准襲祖職指揮同知仍在遼底帥司支俸次子國威應襲冠帶總旗世襲先與抗案紀錄全種侯長或免併給補使此二子者一則相傳之世襲一則題准之新官臣非有加於本分之外第念繼雄原衝鐵嶺已陷轉徙青州亦無根據今遺寡婦弱子流寓窮遠焉能遠覓文書虛共保勘使非題臣題請誠恐終身流落無復告襲之時而臣昔叨邊督繼雄能以死報臣今忝中樞乃不能以生報繼雄之子母為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之謂何而抑何以勸天下之為知己死者也然繼雄雖為臣死而畢命沙場實乃國之忠臣臣雖欲報繼雄不通銓除世職優卹陣亡俱係國之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十四

七

常典特以慎賞恤苦為之稽首跪言因而鼓舞天下之士此又職掌宜然伏乞聖明垂察

崇禎十年五月朔一日奉俞旨

選將首開邦政疏

案照本年四月十一日該臣嗣昌題為選將首開邦政必須內外雙清謹陳愚見仰候聖裁嚴飭永遠以釐積弊以振國威事奉聖旨這所奏清外據疏題履清內依序推用餘列詳明深於邦政有裨即著確查違舛存部送科務期徹底清釐以洗風弊如有錯謬屬托挾私營侍的卿即據法指參從重究治司屬齊役一體嚴飭不得玩視欽此欽

遵在案臣以為外而督撫撫鎮上為朝廷封疆下為身家性命必甘一一遠選真堪戰守之人而後入告聖明勅下臣部擬用臣部所轄同舟共濟之心免於戴胥及溺之患亦既多矣孰知邊月以來在外具題固有資歷行伍堪資戰守之人亦多衙門效勞奔走唯諾之輩效顰列名應用亦或部劄加銜然未實歷管兵祇是冒功濫升斯者中軍旗鼓人人選擇善地捷足先登臣部以虛心待人來則為之覆准誠恐積漸之久巧者競前按者退聽將吏之心將不能平而此輩倚靠牆壁題准一官刺下賴上無人敢問軍士之心更不能平則為封疆患害滋大而臣部一秉虛心部乃無辭於溺職之咎此臣欲清外而外不得清其弊一也至於在內候補之官臣據方司造完清冊面詢某人果否可用郎中王陞對言各官雖有奉旨年月而其人未壯與見在存沒俱不可知每遇推官將冊頭查至冊尾如是數番未見一人灼然可用就以臣在東西塞上累有知見求之冊上姓名合者甚稀內如世職新薦一項司冊所錄乃撫按科道所開掌印屯捕等官其在兩京後裏者原無當於邊疆之用即於衝邊衝所堪用世官強半選入營伍中千把總之內而此掌印屯捕者是乃平常僅可之人雖有新薦十次亦未必堪戰守之用者也又如推用將材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十四

七

一項司冊所錄乃武進士及每年春試拔勇之屬而各邊督撫按閱每年終甄別營伍中千把總及新舉將材二項不與其中在邊臣甄別舉薦固未必盡是真材而猶有一半見係守邊治軍之人於邊防猶多措練軍務猶習聞知若京中考試五方襍收新進年少居其大半而邊防營務有不惟未見抑且未聞者故乃錄此而不錄彼徒循歷來之舊規未問當今之實用此是冊造有名用之標效不啻相反而其造冊無名者終日跪門進呈無論數十百輩臣取而閱之似各言之有據批與查覆半多了不相蒙欲一切拒之而又恐其中未必無真實堪用之人第以貧窮沉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四

三

按者躊躇四顧幾無處法此臣欲清內而內不得清其弊二也臣晝夜思維未盡事宜在責督撫鎮道不待過缺方題先要平時考覈在內責臣部司官講究相沿往例擇其善者從之其不善者改之總之處公二字臣願持以待天下之材而邊臣之所以應臣者既望其虛尤願其實司屬之所以佐臣者既欲其公又欲其明假使虛而不實無裨戰守之資公而不明無當緩急之用雖終日覆瓿終日推補而以視邊疆之上茫無一可恃之人臣部又將何恃而不恐也竊見去秋邊警臺臣建議儲材而奉明旨著京外各官博訪真知依限彙報今報考雖多以為即皆可用

無論臣部不敢信即報者亦不自信也臣謂與其泛而索之於素不相習之人何如專而責之以職分當為之事彼督撫鎮道朝朝問將月月薦材豈不較京官為切近而臣部堂司一旦有急四顧無人寧得倩外官為講求此臣不得不皇皇請命者也所有應行事款開列於後懇祈聖鑒定奪施行 計開 一數年人生三十曰壯四十曰強所謂奮力方剛經營四方強壯之年是也未及謂之弱雖有朝氣不無童心已過謂之衰即有者謀必無壯事故選將必覆實年若干歲為首註之凡五等曰未壯曰正壯曰正強曰已過曰已老 一辨貌人心不同有如其面田光言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四

四

血勇面赤脉勇面黃骨勇面白又如白起頭小而銳眸子黑白分明班超燕頤虎頭飛而食肉又稱智將不如福將皆以貌取人之謂也故選將數年之後辨貌次之註之凡六等曰端方重厚曰魁偉奇特曰精悍果毅曰古拙樵魯曰儒雅清俊曰庸懦不堪 三種材材者難得亦難知也孔子有言有所譽必有所試秦誓曰惟載載善諷言我皇多有之口材最偽不試而譽則口材售矣授之以事而程其材註之凡五等曰深沉有 臨機有變為智將曰驍勇絕倫武戰摧鋒為勇將曰寬仁有恩長於取士為嚴將曰火攻步伍止伐嚴明為能將曰四事兼長優於調度為上

將上將以下又註之凡三等或智勇兼為戰將或處能兼為守將或取一節不能兼為因人戰守之將則又註之凡二等曰能將千人上下能將五百人上下如此二註各皆以其事實之四課應武進出身與文職不同資格誠可不拘資歷不可不課也今在京獻策在外聽用各官非不該兵說創舌如電尤然不曾上為殺賊安得嗜口謀兵不習入營督兵又從何處殺賊以此如從前冒濫外創部創敘功加銜只問其何年月日曾管某營某鎮兵有若干而虛實不啻了然也今首謀其出身之歷註之凡四等曰世職查係某銜某所指揮千百戶總小旗果否已襲未襲須

楊文蔚先生集卷之五

五

有號紙說案為據無者不准曰武科查係某年某按院者中武舉某年某部堂考中會舉武進士須有武錄題名為據無者不准曰行伍查係軍民金餘家丁人等俱入此中明開自某年月日某處從戎為始以便稽查曰奏帶此項即各衙門聽用效勞及家人子弟項名冒功之流也查果係某年月日內外某衙門某官某姓名奏准隨帶出征者明開係何項人員某行章奏為據原未奏明以家人子弟主文幕賓所充者不准次課其營事之應註之凡四等曰副委查係某年月日某衙門委營某事曾加某銜須有創付為據無者不准曰部推查係某年

月日推陞某地某官曾否到任營事因何去官須有奉旨月日為據曰保薦查見任官於新任內有何官保薦開任官於開任內有何官保薦行任事官未經推用者查五年以裏有何官保薦須各開薦語為據無者及連年者見任開任俱無開前任者不准曰奏革查見任官以前歷官有無奏革開任官見今開任因何奏革如果事涉誣誤止於革任革職未經開擬者姑先苛求其曾經開擬或係失誤軍機守備不設監守自盜恐嚇取財大貪大詐使俸滿額放復鑽營者見任官仍行奏革開任官不許容留違者本部訪知並據職留用之官一體奏處以上四事臣請聖

楊文蔚先生集卷之五

五

明裁鑒如果可行臣將此奏進行刊布仍另頒簡明冊式責成各衙門嚴實填報開列於後一總督官將督屬總兵以下知縣以上元任及開任官限文到十日內填報一次陽道開見不元者不必填守把以下非親臨確見者不必填以後年終甄別將領及特舉將材俱照此冊填報一巡撫官將撫屬大小欽依見任各官填報一次非欽依而見管營伍合式進用者非見任而在該撫監鎮標下聽用者限文到十五日內一體嚴實填報以後年終甄別將領及特舉將材俱照此冊填報一總兵官將鎮屬大小欽依見任各官及非欽依而見管營伍合式進用非見任

而在該鎮標下聽用者限文到十五日覈實填報一次以
後每上下半年填報一次歲以為常 一兵備官將該道
所轄地方見任欽依各官非欽依而見管營伍年室之重
經保薦者非見任而督撫監鎮各標聽用之在該道同城
習知者限文到十日內覈實填報一次以後每上下半年
填報一次歲以為常 一臣部司官將在京營衛將領世
職武科資薦及格候推之官在外裁缺回部及終日跪門
告討入冊查冊候補之官出示曉諭定數日期赴司堂投
遞履歷該司掌印郎中及協贊冊庫員外郎中同考驗填
註冊款每五日一次呈堂臣等復加考驗果有合式堪用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四

七

者月終具本題知以憑通缺相兼推用其道方遊視原無
實應資格及雖係實應廢闕者弱不堪與曹犯大貪大詐
不可再用者亦審明籍貫具本題知斥逐回籍永不許在
臣部門續授庶乎清內清外之法畧有特補其京官外官
保舉之行有者聽其自來無亦不必相強可矣 以上皆
撫鎮道及臣部堂司考覈將材俱係本等職掌責成歲月
填報不止一次合當加意舉行其總監分監內臣巡撫選
闕御史當於年終甄別及復命奉行之日各止填報一次
各須有冊投部庶便稽考伏候聖裁施行

光緒十年五月初一日奉諭旨

慶登監塘報接渡難兵疏

為照臣嗣昌初入國門尚不及聞屬國外降的耗又為知
島帥內渡情形然於遵旨確議水兵疏內具稱皮島逼近
朝鮮飽風一帆可到從前島帥居此非是真為國家運取
之計實乃就近為市私竊販賣之圖此島之中不生草木
朝夕黎殄樵採皆須隔海求之向來半將商賈貨物互換
鮮糧半倚中國成棧強要供給以故島人雖東存站不難
等情監於聖主之前預發島人之隱不敢稍有回護也豈
知此疏四月初九日方得上聞而沈世魁等業於四月初
八日已經潰失近據登萊並撫陳應祥楊文岳奏邊將不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四

六

宜漏網一事內具兵商稟稱東江買頭委官都司李國棟
乃倚沈鎮之勢專買違禁貨物遊歷通番挾買參詔欺凌
麗人買外國之貨物積資數萬自開學報欲謀內徙即將
咬沈鎮背卻官丁今各水手運送金銀上船先走之心預
亦安排等因是則臣言從前島帥販賣禁物心腸殘凌麗
人情景殆若符合敢謂臣言倖中祇明臣心不欺析我皇
上少垂聖鑒海上之事少採臣言收拾清殘安插流徙兵
分皇費二島民歸寧錦八城斯乃近裏切已工夫即是防
叛禦邊實著何也古稱大國難測懼有伏焉我若收兵近
島自後遠望不見其形一則畏蹈不測之海二則懼我不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四

元

測之兵以兩不測成一難犯臣知降叛雖好有望洋向若而欺耳乃陳洪範不悟昨非改圖今是而又占應石歲長山孤島之間今日疾呼關寧明日遠想閩浙此其意欲何為乎欲圖敵敵不可來欲援朝鮮已絕望將此寥寥一旅居彼岸七八十里之間連延日久形事畢見北風不用半帆而沈世魁之覆轍踵至矣嗚呼島衆歎非朝廷赤子誰不思享太平而自乞文龍劉興治陳燿威黃龍及孔耿尚三叛以來遭多少殺戮多少潰降而乃今猶不之悟又應應於孤島之間乎噫為洪範者非智不及此計不出此也特以受我皇上知遇殊常一番思慮未能少圖報稱不敢言歸耳臣謹明白一言島帥有素蓄之兵一萬二千五百不能用以援鮮洪範提為合之眾始終未滿七千安能進而援島假如七千具足進而援島亦不過與金日觀等周墮渺茫耳何益於朝廷何損於敵國而必合登津關寧四鎮之生命之物力一擲之不足再欲擲之乎況明知四鎮雖再擲亦無益也而後建閩浙調兵之議臣姑毋論閩浙之不可調也即使調之遠海大洋以何時發以何時至果應洪範旦夕間之疾呼與抑呼之不至而安心坐待名為待閩浙之兵而實以其形勢畢見者待敵人之一葉風也臣言至此亮為洪範必悚然懼移然思豁然大悟而達為

進步扼守皇城覺華之計矣臣不撫胃昧祈我皇上乾斷責成登策監撫熟籌利害畫一奏聞勿今日因臣等言皇城覺華當守則亦曰當守明日因洪範言閩寧閩浙兵當調則又曰當調天下事一俟豈堪再誤沈世魁之誤從來久矣非監撫臣之責惟陳洪範則萬萬不堪再誤即洪範自誤而監撫臣亦萬萬不宜聽之者也其浙兵不堪連調已於另奉奉有明旨閩兵更速臣愚不敢再贊伏惟聖裁決斷施行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四

元

崇禎十年五月初一日奉聖旨嚴奉閩浙水兵不宜連調依議島民移離八城雖奉有明旨還者陳洪範詳察民情如急撫則或執還兵或隨宜妥協務令得所樂用但勿使上登來仍同謀監撫將成實機宜地奏至嚴陳其使該鎮正宜實圖堵剿勉集後效豈一遵守近島便成難紀爾部還使長熟籌以便責成餘已另有旨了

覆山永巡撫海島情形疏

賊方清吏司葉呈該山永巡撫馮任題為塘報海島情形事奉旨據奏海島情形敵叛狡謀臣測漂島沿海一帶俱著在在防務保萬全其五積島餉增募水兵事宜該部看議速覆欽此欽遵案呈到部據臣嗣昌覆看得詳降島濱沿海信防諸處誠為可虞增兵造船欲待形勢小定再為更始此不得不然之理也及准戶部咨曰島兵之餉費亦無多而今津門重地業已抽撥三千提督陳洪範招收潰殘官兵業有五千餘眾陸續來尚不止此則島餉能餘

幾何而關門一帶遠可輕言增募乎且以臣細思之前此因有皮島洪範尚欲進屯義州今日之事不惟義州不必言即皮島亦難脫矣其將其兵必須撤回皇城費華二島以東顧登萊西顧寧錦當此南北兩汛之衝如慮津關之外中央二島遠不相及則將兵分一股中駐月坨即可為增置三千又可聯絡聲援是今日之急務惟在收拾潰敗安插得所從近衷切已處做工夫自是海防費著不必紛紛各處增兵也奉聖旨島餉無多關門不必增募其分兵中駐月坨及津門水師聯營聲援著該撫並鎮相繼調度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四

五

嚴加飭備務保無虞關門兵船應否遞撤進著酌議達奏餘已有旨了欽此欽遵送司案呈到部該臣嗣昌度看得海上之事臣愚知鐵紐淺海擬兵歸皇覺二島民歸寧錦八城似為穩著如恐關津外戶不密則又議陳洪範再分一股中駐月坨便於東西聯絡而關津之兵各漸撤回自守堂奧似不待言頃奉明旨款謀甚狡該鎮正宜實固堵剿勉策後功豈一退守近島便成難犯爾部運從長熟思以便責成欽此聖策淵微非臣愚所能及顧惟堵之一義堵於近不若堵於遠剿之一義剿於水實不若剿於陸且汪洋海面南北往來止有三月末至九月前半歲可通若

九月來至三月前半歲風高海凍竟不可通矣久駐官兵糧餉如何接濟得有警急聲息如何哨傳傳報且難援應如何得到援應不得孤注如何自存黃龍之於旅順沈世魁之於皮島皇容再見日後而不豫為之所手是以臣之愚計欲以月坨為中汛而西汛生於覺華東汛主於皇城此三處鼎足而居合島象分汛而守常以一技遊哨自皇城而應蓋套哨旅順以會於皇城又以一技遊哨自皇城而望旅順哨長山以進歸本汛如是循環轉哨可為扼堵先資即遇海凍風高一旅懸糧為易耳如以北岸運道必須量駐官兵常川守望則長山石城未免孤懸似不若旅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五

六

順稍近接濟猶或無虞進忠誠將領一員立前鋒勁兵五百與東坐三板邊船不時往來西則南汛北汛等口東則廣鹿石城之間亦似浮家泛宅可以哨敵而不豎為敵所乘斯亦盡測之見後可今登萊撫監鎮臣再加商酌可則如議行之不可則須各出所見早早奏請聖裁勅下臣部遵奉可也其關門兵船原非此時遣撤但近秋深風水不便則須早為撤回彼時海上局勢亦應小定再為通盤布算不難耳

臣等謹將十月五月初四日奉聖旨海島兵船處置情形謹將臣等遵奉聖旨情形具奏一併商酌謹奏

度遼撫祇遵明旨會商情形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遼東版土淪陷多年封疆之臣志圖恢復原屬正理臣之愚慮恐一柱之未易而萬全之更難所以有種種可虞之說乃撫臣方一蒞堅撫事有次第計工二旬可完不得不裁會同之事議為舉事之明徵此非臣之遠計也親見崇禎四年大凌之役始而諸臣建議稍有參差繼而秦錡雲興並無阻止終而大敗極壞則成思誰即竟使遼廷之論幾無執咎之人仰屋廟堂處分獨重軍前一逼此前事之失也夫以各撫鎮道多官文移往復如許及至舉事不當猶思議而却之況止空言而高踞理譚嘆遠為鑒鑒可據之成棄乎誠知實心任事忠憤相激無如撫臣弟恐同舟遇風欲保萬全無患之難也今撫臣言降已回巢時方涉夏業非鎮基乘勢之時應照部科之議暫行停止臣何必再申其說良以封疆事大行之困難止之非易今日旁觀異時當局之人恐不深明此理以為臣實愚駕不能任事坐張遼左遼取之圖即臣犬馬殊死將不足以塞責耳用是不按狂瞽始終盡言仰祈聖明鑒察勅下臣部兵科立一明白之奏俾臣等於凡大事勉盡愚心不敢以畏首畏尾而依違兩可貽誤封疆斯固誠臣報恩之本懷抑亦邊臣舉事之明鑒也

附陳未盡軍機疏

竊臣前覆隨州城陷一事今覆塘報獲使一事於楊世恩許名臣龍在田等俱請從寬奏中未敢明顯其情理合附陳以祈聖鑒緣楊世恩所統中係鄧紀舊兵敗戰而多不法世恩駕取稍宜前該撫余應桂一日驟汰五百致有木山之譁世恩嚴領前去方奏應山德安二使此將未可輕易又龍在田等統領兵本係土司素無紀律經過貴州湖廣省之接濟行糧以致沿途不無刁搶食物等弊若與以錢糧得賒飽飯自可鈴束用之無田先有部將李源係其親弟冒他姓名頗稱果勇領兵駐紮麻城不章物故今止許名臣龍爭先二人分領七八千眾稱為不足若去名臣更無可易之將此臣前遼襄陽身親見之又有土舍晉索年止八歲亦領數百之兵臣問如此年紀為何還來索不能對目把從旁代對以違背名聲陷害要立功報効求襲官職其意如此夫土司各官與中土將領不同故兵出門而家中原無坐糧有功之日名色陞賞而外仍各歸巢無推總兵副將留任地方之事倘以其異也而與之迫脅

用命致死不為區處錢糧離集轉戰輸年不蒙絲毫獎賞而今日繩之以法明日責之以罪是本以報効而來卻乃枉道推挫有不合怨激變者幾希此甚非體兵之情用兵之法也夫不體其情而專其用致有決裂外則地方之禍內乃臣部之憂臣之愚意欲使饑疲勞苦之兵廟堂嘗示以恩飽食驕恣之兵廟堂時示以法所謂處置得宜則人心服者乃今日環中肆應之微權而非臣敢市恩竊權也以此屬臣職掌或明白具奏或密切指陳仰候聖裁定奪耳如蒙聖鑒臣言不至甚謬乞將塘報獲捷本內御批龍在田少加恩賞以維繫其心而鼓勵其氣臣此奏乃機密不容宣洩者然所言公公言之仍祈批發兵科存案以明臣不敢有私干也

崇禎十年五月初七日奉聖旨奏內事情已有旨了

微臣叨預會推疏

竊臣衙門職掌與銜邊督撫相關添注左右侍郎備緩急需人之用我皇上留心簡在勅廷臣保舉邊材至中樞一旦缺員以臣草土庸庸深蒙特召則臣部侍郎之設不止於添註以備邊亦仍宜預儲以待部者所以臣愚受事於推補侍郎一節言之至再至三一奉明旨攝篆奉旨已久著速推堪任的來用再奉明旨侍郎添註不必行三奉明

楊文賜先生集卷之四

五

楊文賜先生集卷之四

五

皆添註侍郎准推用欽此蓋已蒙聖鑒多事之秋一手一足萬萬不能濟用非廣設而夙儲之不可也乃每一會推冢臣田唯嘉輒虛懷下問臣於本部侍郎初舉吳壯次舉莊爾進天津巡撫初舉李若星副總督初舉方一藻冢臣皆列其名率皆未蒙點用則臣之所舉未會似難再預會推而臣之職掌相關未免仍書舉主臣於此有躊躇四顧莫知適從者竊觀諸臣保舉邊材非不如林以臣謀而不多未勉臨期閣筆乃臣亦有其事之久真知其材而諸臣偶未之及如原任副總督傅宗龍重府建撫陳新甲之二臣者久於軍旅之中真堪擇國之寄臣入國門之日即欲首舉為言而以宗龍廢閣新甲苦塊適遇未敢祇命預推督撫廉價推舉則又似不敢不言即新甲起家有待而宗龍報主宜先我皇上與念其才可惜其用未輝或亦不終棄之林藪也著天諸臣所舉臣雖未能盡如然如曹應銜邊之張伯鯨李棲鳳曾知軍旅之李邦華劉澤深曹任職方之李應貞方孔炤輕車熟路自當不同無拍部寺衙門補以相應員缺難而致之輩下一旦有急邊擇而捷免於臨渴呼漿似為長便而臣如識有限何敢侈口妄言願以推舉臨期每至窘迫無措不得不預行籲請少新聖鑒也抑臣更有請焉前列諸臣即蒙允登啟事未知受任

何時見在臣部止有侍郎王業浩一員署事日久凡百周知與臣早晚商確實資其濟今以虧違總督首推侍候欽點在案浩誼不敢辭而臣則子身在署無可商求矣萬一有急如去秋之役臣當效張鳳翼竭力戎行居中調度孰有如業浩之熟嫻者其若俯從臣請躬督前還仍留業浩在部與臣相應至期不煩再遣督師是一舉而兩得也臣狗馬下情無敢一毫虛飾惟乞天恩憐准臣得少效涓埃雖死瞑目萬一不然則有前推督撫懇乞聖裁於內點用一員臣與業浩俱留至有警之期一居中而一出外更便計也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

五

崇禎十年五月初七日奉聖旨奉內所學傳宗祀年既
備禮部吏部神機司用奉聖旨奉內所學傳宗祀年既
作述再推舉員通前通列來者制制路中編前已有
了不必再推

覆鳳鎮敵陳效死守萊蕪

該臣嗣呂看得楊和善當叛運圖衆之日與撫臣徐從治等合力固守卒致全城無恙厥功良不可泯已陞登萊總兵官本部題敘復加都督同知所以酬之者亦不薄矣事隔五年乃復快快有補廢之請據其所謂被仇獨抑者以前尚書臣張鳳翼為總督時曾參其父楊慶基不受節制故也夫慶基為三屯主帥既定恢復之約乃舍遵趨承竟以總督為孤注此時隱忍不言成何軍紀及慶基自人成

功總督仍與查啟如陞如廢則當時已不沒其父之功而况日後乃抑其子之功是國情理之當然否也臣等知查啟功舊創世廢之典從不溫及或當陣而擒斬渠魁或殲危而恢復疆土或臨難而捐軀報國殺身成仁諸如此類乃得選此曠典未聞斤斤墨守者輒效妄覲也若守萊一寨未聞血戰徐從治謝建之錫歷為死難非為城守也若使兩人而在亦不過加級而止耳試問此外尚有見在何人以守萊錫歷者乎御善既到大帥又加崇爵而猶謂調伏獨抑豈中樞為修怨之地而加級乃排抑之方乎去歲降薄近郊克效死守者亦多矣若樂以世廢嗣之將何以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

五

待血戰之功也御善身為大帥儘可以功名顯延世之賞朝廷未嘗不慈以時之而特不可為格外之請耳抑臣尤有敢焉書稱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無有作福作威夫生殺予奪我皇上威福之柄也而一切武臣擬議上請則屬臣衙門奉行我皇上臨御以來提衡文武凡百有司惟恐奉行之不逮故有無亮恩恩楊抑其間而能逃於聖鑒道於罪戾者誰也前尚書臣張鳳翼歷宦中外雅著公忠於凡舉措之間尤有秉容之量徒以事權旁掣威令不行憂憤歸中盡瘁而死天恩或猶有時與給方切翹瞻而總兵楊御善乃以挾私怨阻橫口詆誣至謂武臣無臣細在粘臣

掌權抑何不倫夫武臣者朝廷之武臣兵部者朝廷之兵
部任兵部者苟非其人挾私行事朝廷自當黜之罪之武
臣而不錄兵部議擬請自上裁將於何處衙門邪徑而捷
定也臣頃仰稽祖制詳考武官資格請旨頒行自小旗以
上應階而升原不宜新惟都督之階不容輕躡而都督同
知即得腰玉可謂貴極人臣矣乃猶然躁妄求益不止比
比而走設使諸臣一日而建非常之功朝廷又將何以賞
之哉竊謂官至都食以上毋論臣部不敢輕擬加銜即我
皇上亦望少留餘地以待有功仍應請旨通飭遠臣其為
遵守非有大功不得妄覲臣無所私抑且不獨為部言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四

光

如御善之此者聞臣之言亦可少息其兢心可矣

崇禎十年五月初九日本監旨奉內事權旁擊及邪股
使足等語以復還宜詳審御善策功已輕遣故何得又
行滿行止都督堂階置否核議以後非有大功不得妄
覲著通行中務共為遵守

楊文伯先生集卷之十五

明 武陵楊昌文弱著



山梓

孫兒山松同輯

農者 同載

山樵

農正

疏

緊要軍機疏

職方清吏司案呈該本部題為緊急軍機事奉聖旨奏內
四款皆屬緊要機宜亟應預計會成各鎮總分內臣受任

楊文伯先生集卷之十五

二

封疆功罪一體通著用心晝夜圖維務使文武協和將士
用命戰兵實堪設賊聞警星馳應援毋得少有誤卸自予
憲典仍各將遵依事宜明白回奏該部以後亦應一體責
成不必徒避至督鎮各撫尤宜協力同心實圖剿禦有偏
執玩愒的定重治不宥其赴援專主調度則督近應撥病
或別議委用並各鎮總分應否止於協防通著商確擬定
速奏餘俱依議行鹽科草轉運儲侍及大藥鉛彈省存貯
備事宜著戶工二部一面上緊料理一面明白回奏不許
延泄添註侍郎准推用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除責成
內臣各鎮錢糧大藥若戶工二部料理添註侍郎聽吏部

會推外其專責調度一款奉旨商確定擬相應議奏案呈
到部該臣覆有得軍中之要務以專主調度為先有一鎮
之調度換鎮事也合數鎮而調度之總督事也總諸督撫
鎮而調度之臣部事也然督撫鎮之調度在臨敵決機處
多而臣部之調度在居中制勝須早所以臣因各鎮兵馬
派有分數即以行間調度預請聖裁今奉聖旨商確擬定
欽商之各鎮懷所見必不能齊欽定之一已恐仍前有乖
聖算則請以往事為證如崇禎七年宣大有警關寧兵馬
應援於時以寧錦監視高起潛督兵而關永益監視張國元
拜疏請行已至通州覆蒙聖諭回關協臣防守此則各鎮

楊文伯先生集卷之十五

二

總分應不止於協防乃聖諭已行之事臣非敢臆言之也
至臣今所議各鎮防援兵馬數多即總兵監臣亦遠近不
等既奉明旨著臣部一體責成又著商確擬定臣敢有一
毫謙避不明白卷請聖裁謹開前議一欽仍備擬總分責
任登答於後伏惟聖慈垂鑒俯從採擇施行 計開 一
平時練兵督撫監鎮俱要同心協力至於有警赴援乃總
兵專責行間就令必總督專行若稍雜二三便誤軍事不
小臣之愚見則門三協之兵以副督張福蔭為專主宣大
山西之兵以宣督盧象昇為專主惟遼東之去用總監高
起潛為專主其遵旨督治及前邊宣大遼撫各守本等汛

地總監分監亦於彼處協防倘賊勢十分重大該撫監於
今次撤調戰兵之外仍另挑選未盡之兵暨棚廩用之蓄
以備不虞再聽朝廷調度未知有當機宜否伏乞聖裁定
奪批示該臣遵依仍行各鎮知會明白等因仰奉聖旨其
赴後專主調度前督近履稱病或別議委用並各鎮應分
應否止於協防通著商確擬定速奏欽此 前件該臣看
得前門三協兵馬赴援有三總兵統領以前違總督專主
調度事權歸一節則可行近張福臻已准回部另推一員
交代仍是本等專責若總分各監在中西二協者則不能
調度關門之兵在關門者又不能調度中西二協之兵而
關門總監高起潛已擬監督遼兵專主調度責任業已不
輕再加關兵既管實有難到是此三協之兵非前督專主
萬萬不可行也但臣前奏止大畧言總監分監於後協防
之意未聞達近地方各有分信之詳今奉旨內外一體責
成則各總監分監本等職責俱宜一一臚列於後仰請聖
鑒詳裁行止之間似亦有灼然不可易者如臣擬議未妥
即祈別賜裁定以便臣部轉行申飭早為遵守施行 一
呂宣德總監魏國徽職專天壽守備所管昌平兵馬專主
守皇陵母論在內在外有警無專兵馬不敢調動應監難
以增移分監王夢弼鄭良輔則在宣鎮地方協同撫鎮到

將保陵皇陵後背一在遼東一在遼西各分信地如遇有
警更難時刻暫離即總兵楊國柱聽調入後二監亦與地
換協路等官同守陵後不須移動惟總監魏國徽視果賊
入內地即將昌平鎮兵馬與同各鎮調到之兵扼守陵前謹
備捍禦各鎮官兵到此暫聽該監節制無容二三者也
一中西總監都希詔駐防密雲邊外見有警當屬奔陰陽
向背其情臣測如或有警總督總兵俱已率兵入援該監
督同路援防守信地豈容暫離咫尺數聞警報近據回春
西協戰兵堪備調遣僅有一萬七千六百餘名仍議留二
千有奇於彼防守則僅一萬五千總督總兵分用尚且不
足總監勢在難分一意駐防可也其分監杜敷駐防中協
總兵入援之後暫移三屯衛信與巡撫協防為宜但該協
之兵議調二萬四千其中應分步伍護守皇陵俟定擬營
伍將官之後如有警急就令該監分統前來隨署宣德監
分撥一面扼守以步兵火器為先而不在于馳擊者也
一山大總監陳賁駐防大同遼外亦有卜哈等寨往來市
馬之役如果大敵內窺總兵率兵入衛則小醜乘機竊發
處處可虞該監宜與巡撫協防信地為是且大同兵馬止
有萬餘總兵王積善統稍或氣勢若總監同行又須分兵
相衛力轉薄矣其分監牛文炳駐防山西兵力尤為單薄

總兵一人統領猶懼不堪該監更難分領若在山大地方
 自為戰守總分責任難辭大舉入援而總兵聽一總督節
 制此從來舊典與容二三者也 一真保總監梁弘泰分
 監武俊閣恩印與各連總分監不同如賊犯宣大則真保
 俱係切鄰該臣前疏選撫駐劄馬總兵駐紮荆華固會駐
 龍固衛輔營駐齊堂該總監居中查飭督運糧草兩分監
 各分信地督兵嚴防如賊在內地則照臣前疏所謂另募
 進局務要西北阻山東南截海中間聯絡不斷遇賊深入
 之衝者此非真保兵力所能全辦當以天津宣天等處濟
 之而其聯絡地面如涿霸等州房良新定等縣某當聯絡

某堪駐兵則該撫鎮遠須奏明以便臣部知會此係諸賊
 南入之衝真保兵馬自戰其地總分監宜在行間責無所
 辭如賊不南馳調總兵及軍衛兩營別有追逐則聽分監
 止於本信不必同行以分兵力與各連偵無容異同者也

一津通總監盧維寧分監孫茂霖臣前疏未議及以津
 門重地海警紛傳巡撫方將代謝不惟該鎮兵不議調而
 且急發關門車兵四千伍之防守今巡撫新任料理伊始
 海警未息征調難言惟是本等信地津與通如何聯絡鄰
 近信地津通與真保如何聯絡設遇內地有警通州除自
 守外已議兵四千六百應援津門除自守外當議兵若干

應援若水陸並犯如何分防前款真保境內西北阻山東
 南截海津通相屬一氣彼此兵馬如何分佈方得聯絡
 不斷關門調到車兵步伍大攻拒守自是得力馳擊非其
 所長置之何處重地如何設管糧草便之得所樂為効用
 此係總監盧維寧應該料理與同津門撫鎮商同奏報如
 津通兵馬自守信地總分監各項督率責不得辭倘應援
 之兵調離津通一步即非該監責任與各連鎮止於協防
 者不容異同前據總其劉澤清於鎮兵萬五千之外添討
 內丁臣部已為取止昨據分監孫茂霖又行奏討此時果
 有銀糧可以應分監前日何為取止不以應總兵似當但

照分信責成多兵其難再數者也以上各總分監如本等
 信地自為戰守功罪應有專屬聽監與總督同分監與巡
 撫同如兵馬調離信地而總分監身又不在行間者有功
 則嘉其平日訓練之功一體論敘有罪則非其臨事調度
 之罪宜免苛求倘兵前出門而難於任將係所舉而不堪
 戰則平日鼓舞磨勵之効安在亦有不得辭其責者臣請
 聖明預加申飭以便遵照請裁抑考之先朝嘉靖四十一年
 正月初九日尚書楊博奏稱各邊總督鎮巡等官各照
 原職職守分任責成督撫官督率兵備等官專任兵糧之
 責總兵官督率各邊等官專任戰鬪之責今彼遇有軍功

巡撫御史備查總兵以下果係親臨戰陣方論首功督撫
文臣不曾經陣者俱止議賞四十二年五月初一日又該
楊博奏稱今後各邊遇有新獲之切則以親臨戰陣為主
首敘總兵之功督撫止於加賞如偏裨有功總兵不在戰
陣亦止議賞本兵與巡按御史通不許論功失事有罪亦
以將領為首其部下之人但有功級俱當從重論敘不宜
輕遭微賤以失士心等因俱奉世宗皇帝欽依在卷臣竊
觀年來功罪賞罰微有不同如崇禎七年降犯宣大一案
總督巡撫並視總兵俱擬遣戍而無異同乃至逆按亦擬
革職崇禎九年降入畿輔一案則總兵得以戍去總督猶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五

上

在困圍刑賞國家大典咸福主上重難若非聖裁重一臣
子何所遵循往事不敢深言祇恐邊陲蠢動只在瞬息之
間而臣濼奉功罪一體之旨將何所據以責成也用是不
避煩瑣取罪重請聖明批斷俯示畫一行與內外文武諸
臣使知當任者勿故避不當任者勿故挽庶幾臨陣之際
號令分明進止齊一少有裨於制敵之用以洩神人之憤
而伸中國之威亦即轉瞬間事非遠而有待者也臣憂虞
迫切不禁多言伏惟聖慈垂宥施行

崇禎十年五月初九日奉聖旨楊文弱奏為臣等處守城宜俱
內地總兵分守外衛總兵分守外衛總兵分守外衛總兵分守
內地總兵分守外衛總兵分守外衛總兵分守外衛總兵分守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五
八

覆鳳監欽求滿平疏

該臣嗣昌覆有得剿賊一事臣前條奏再三開審勢用人
計兵處餉收功五款而不及監軍者何在收功一款賞罰
尤與之中業已有其事特未舉其官耳何謂其事賞功罰
罪是軍中之第一事何謂其官經歷糾謬須朝廷之第一
官向者總督洪承疇曾請特遣科臣監軍會論不宜而止
近者巡撫孫傳庭請勅巡按御史謝東謙監軍臣部尚未
議覆今監臣王裕民又以為言似乎監軍之必不容已而
持不可另設也原有各省直之巡按御史在臣請畧舉先
朝成例彷彿開列七款仰候我皇上聖裁如以為可乞勅
臣部遵奉舉行倘有未宜亦乞鑒慈俯加指示若除巡按
御史外另設監軍大臣則有不便者七一身不能遍歷省
直而監總督總理及各巡撫之軍一不便也一總督一總
理之軍且未必聚之一處而況合督理各按之軍欲聚之
一處而監之二不便也既不能聚之一處則軍分而監軍
亦與之俱分將數十監軍猶不足三不便也假令多設監
軍而地隔諸方人持一說將議論不勝混淆早日愈無憑
據四不便也合制之兵以十二萬計苦不足剿兵之餉以

二百八十萬八千計苦不敷而又多設監軍者不知又得若干之兵之餉以養之兵從何來餉從何出五不便也且不用兵之地萬難堪此六不便也設官愈多則事稍愈分玩令不一將領之機智不用之殺賊而巧於規避迎督撫之精神不暇以圖功而先事周章顧慮無益有害更甚焉七不便也乃若巡撫御史係地方原有之官查覈功罪係本官見行之職臣愚擬請勅書責成七款悉遵先朝事例非敢率意忘言伏惟聖慈定奪或可成否臣祇遵聖斷而行不敢謬執已見也謹題請旨 計開 一查嘉靖四

楊文淵先生集卷之十五

九

十年間尚書楊博題准開廣賊人江西境內欲早驅除本部一面馬上差人齎文交與兩廣福建江西南贛督撫侍郎部御史調集勁兵併力夾攻一面轉行福建江西廣東巡按御史李廷龍段顧吉等各請勅一道隨軍紀功不許轉奏別官等因在奉今照南直盧鳳淮揚應天安慶府屬及湖廣河南陝西三省各該總督總理巡撫用兵剿賊巡按御史合無凡該督撫將領有功有罪一一明確奏聞聽憑聖旨監軍凡該督撫將領有功有罪一一明確奏聞聽憑朝廷區處不得瞻徇欺飾其各省直應解餉糧因循玩誤以致官軍臨敵缺乏者協同督餉侍郎嚴行催解奏處並

入勅書責成其賊流奔省直來去不常御史處各乘時巡歷星往回少俟人齊兵齊餉齊大舉合圍攻剿各就移駐軍前附近所在監督記功一切進止機宜仍聽督撫為政御史止記功罪明白毋令得以旁挽藉口伏候聖裁 一查嘉靖四十年間尚書楊博題准江西賊勢燎原朱見平寧之奏乞要馬上差人齎文交與胡宗憲張臬劉素胡松陸德各照本部題准事理督率兵將矢心協力剴期蕩平仍照違方事例每半月將已獲未獲流賊若干平寧地方幾處各另從實具奏通候事事覆請定奪如敢仍前玩愒從重究治等因在奉今照流賊蔓延七省十有餘年人

楊文淵先生集卷之十五

十

人屬望蕩平監軍御史既奉勅書行事合無比照前創各將所監之軍每一月奏報一次要見此一月內賊督見在何處總理見在何處或該巡撫總兵大小將領統兵若干各在何處有無獲功失事生擒斬殺若干損傷士馬若干逐一從實奏報其有非常奇捷及失事重大情形不時馳報不在此例倘或一月之內無功無罪便委確重事錄或因賊苦功高休養士馬銳氣或因錢糧缺乏不能接濟馳驅或者推奸迴事無故養寇偷安即指實據奏以憑朝廷覆覈罪生所錄各該御史毋自愆期不報至于各責伏候聖裁 一查嘉靖四十二年間尚書楊博題准勸報功次

功若詐冒則當直數其惡明正其罪功若真正則當勤不
遲刻實不賄時若使延久不報本部何從覈擬有反壯勇
之心大傷國家之體合咨都察院通行各處巡按御史今
後調動大兵各要隨軍紀功其餘相去迤邐地方隔遠者
亦要嚴行各道文書到日大功限兩月以裡勤報小功限
一月以裡勤報否則御史從都察院考覈勤惰司道府縣
聽該御史指名查察等因在卷今照省直法賊之功通計
不止百十餘案未經勤報文武將吏有功陞敘者少有累
降罰者多未見壯心有灰合無比照前例大舉合剿即史
就近紀功如有戰勝情形先具大畧與同塘報齊發以憑

楊文蔚先生集卷之十五

二

廟堂先行賞賚鼓舞人心隨後就將血級功次勤明不待
部文徑行具奏其或案後小功出巡距遠行該道府勤明
報部通不許踰兩月之期違者指參考覈伏候聖裁 一
查嘉靖三十二年間尚書楊博題准吳淞倭寇先經三戰
三捷應知賊膽已寒若使度勢審機不輕舉動自當生收
全功顧乃止知欲速之戒全無臨事之懼致後用兵全敗
幾棄前勞今依御史周如斗所議將侍郎楊宜都御史曹
邦輔嚴加戒飭令其益奮忠勇廣收羣策量敵而進毋輕
試賊鋒相機而動毋輕望賊計務期一鼓剿賊以成萬全
之功原任遊擊曹克新既稱勇將姑免究治仍留軍門委

用以贖前罪等因在奉今照賊氛既久傳因長智非止一
平在我用兵必有萬全成算所謂智信仁勇嚴將必以智
為首吾寧聞智不聞力聞必以智為先且軍中史察果皆
撫大吏才疏智短輕率寡謀不堪倚辦大事須當密切奏
聞仰候聖裁定奪倘或深沉有度持重當機切不可以欲
速之心易其臨事之懼就今小有勝負亦是兵家之常勿
因一勝遂果於長驅一負遽恐其再舉此軍中第一機要
也伏候聖裁 一查隆慶六年間兵科給事中劉伯燮題
稱論將功過當虛心計議以功過罪三者分為等創等因
尚書楊博覆准人材難得將材尤為難得西北之將難得

楊文蔚先生集卷之十五

二

東南之將尤為難得以後遇有勦官容自得虛心詳議酌
量功罪過三等如果應留即便請旨策勵不或依違以過
納垢之嫌如里應應即便請旨究治不敢寬縱以達長廷
一非一面通行總督撫按官舉劾將領亦要查照功罪過
三等從公會擬不得此可彼否致各部難以決定等因在
奉今照行間則賊將領之功固少狀暴露之久未免亦有
微功將領之罪固多欲退失之外未免是其餘逐應軍御
史今後軍前果奏當以功勞罪過酌分四等權衡第一以
衝鋒陷陣為功而勞則次之以逐縮失機為罪而過亦次
之果如功多且大為臨陣必不可少之人罪重且頻為國

法必不可容之輩御史情材肅紀應有同心朕或恃功而驕志不法則功轉為罪畏罪而奮勇當先則累轉為功是又倣志存乎其人賞罰臨期頗易不可以預設拘礙者也伏候聖裁 一查嘉靖四十年間尚書楊博題准事不同心則功用弗泰況軍旅之事尤其大者總兵巡撫受總督節制勅諭甚明先年撫臣一抗軍門即蒙拿問紀綱不容毫髮僭差合如李文進所議通行九邊以後敢有互有齟齬者聽各該總督官指名奏奉等因在奉今照大舉剿賊十面合圍在督理隨賊所向而各巡撫分任剿防固難越境狀其大機大用實以分防之局為漸變之圖使賊隨其

楊文蔚先生集卷之五

所在聚於中央而督理兩頭夾剿斯時泰而巡撫不容少有齟齬政賊倣或奔逸之形其責較之督理雖有半全實難輕卸倘或守陞郡之故智繞出境外即幸無虞而付之不管毋論督理不能或功即該巡撫地方亦必旋旋潰裂之患監軍御史分之雖各有地方之責合之則期以成滅賊之功合無比照前例查有巡撫總兵於督理二臣執違節制阻撓軍機者即使會同奏劾請旨輕則降罰重則重則拿問處分庶鈔便令之私勉奉國心之効其果賊勢漸蹙形成釜魚督理計將一鼓蕩平而馬步兵不足用者各該巡撫所統之兵隨宜聽調不許執事誤事監軍御史尤

要一體相成不狀巡撫有監軍督理反無監軍少存一毫偏袒之見即亦無益而有害矣伏候聖裁 一查嘉靖四十二年間尚書楊博題准各邊斬獲之功以親臨賊陣為主巡按御史有查覈之責不得敘功四十年又該楊博題准巡按江西御史段顧言生長邊陲素嫻器畧通泰疏謀洞悉賊情既受監軍之責事十兵機者重與督撫等官公同計議不分彼此功成之日不拘巡按常例一體敘錄四十年又題御史段顧言計料賊情如指諸掌巡按事務已滿御史陳志按管無容別議合無仍留本官在彼專一紀功一功軍機悉與胡宗憲張臬等計議而行江西喜後

楊文蔚先生集卷之五

事宜與胡松討議以次會奏如有推奸避事養寇殃民者總從實糾舉賊平之日遵照欽依與督撫官一體陞賞各等因在奉今照省監御史請勅監軍在尋常案捷之功御史職專查覈不必議敘若果全寇蕩平無復遺孽事事通行查敘與督撫等官一體陞賞是又皇上俯體羣臣所不愚新者也伏候聖裁

嘉靖十年五月初十日奉諭旨

覆查撫邊劍補贖項

該臣嗣昌覆者得年終數別將領事開激勵人心固莫容廢臣查往例酌分三等如崇禎八年分宜鎮信防不同有

幸而無事僅為中等者東西二協未經賊犯諸路走也有賊來不能拒去不能追應為下等者鎮寧馬營赤城青泉洗馬林等處是也各該將備等官以此數別功罪優陞劣處其誰曰不狀乃該巡撫劉永祚錄今十年補敘八年就中協路將備職專職守員數無多却於鎮城各營開闢之地與各衙門中軍旗鼓奔走之官多行敘為此則因循故套曲從人情於激勵有何裨益有其舉之又不如廢也既所擬如陞乃一託病不赴懷仁之董耀永崇禎八年臣始終未離宣大雖永曾出何處之塞要何處之域灼然有大功於宣鎮而獨被一陞級乎似此一番甄別相應駁回該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

上

撫通將各官職守勞績開具的確事件限十日內回奏以憑臣部覆請聖裁其西城遊擊某名武功賊一案擒集散黨既有確憑應請覆其原降一級延慶守備曹國輔貪污不法事跡新聞年任不足查事應勒巡按御史提問追繳標下坐營張源奎係何項出身應照欽依資格題明量加陞授不得仍前濫職都司魏候命下臣部轉行該撫衙門依期回奏遵守

崇禎十年五月十三日奉諭旨

覆恩按官兵聚寡不敵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賊入江北太湖乃無城之縣守備懼其

不足戰何能為有餘天堂則可居之山我方以為拙賊亦將尋殺守備趙應僅一加銜之官領新標兵三百名去太湖縣九十里戰於鵝飛灘力窮被執罵賊而亡居然丈夫之緊巡簡吳暢泰卑卑一末流之職練鄉勇當賊者兩年者奇功挫賊者七次歟於梅家寨報國勒盟征蒙遺累凜然烈士之風蓋自有賊患以來文武大吏中燒此兩人者多矣查得嘉靖三十四年間尚書楊博題稱金山之劫總督撫按開報頭目鍾富輕出陣亡地方官止知畏罪隱匿不知各該官軍報恤之忠係于激勵難以輕混合將鍾富總督官先給棺銀二十兩應得卹典作違礙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

上

奏又查得正德年間袁強雖知縣段多與大勢流賊劇七等對敵被賊殺次嘉靖年間崇明縣知縣唐一谷常熟縣知縣王欽俱與倭賊對敵陣亡雖係文職俱該未部不待再勘當具題請贈官世廕一面立祠以所歲時並祭仍各附入鄉賢名宦祠內以示優異等因仰奉武宗皇帝世宗皇帝聖旨欽依在案今守備趙應僅前奏奉候命下將運簡吳暢泰照生前立有奇功陣亡事例奏本身三等贈建功郎安慶府經歷廕一子與做外衛所鎮撫世襲加銜守備趙應止照衛將陣亡事例奏本身二等比擬正千戶贈懷遠

將軍指揮同知蔭一子與做外銜冠帶總旗世襲仍附入
潛山太湖一縣名宦祠內歲時並祭以慰忠魂再行該撫
按御史達意二官原籍銜所取具應繼兒男到期保勘到
部襲授前職以為天下忠臣義士之勸事予劉賊陣亡激
勸人心大興不敢不詳列上聞但恩典出自朝廷臣愚不
敢擅專伏候聖裁定奪應否如臣所擬勅下遵奉施行

崇禎十年五月十三日奉諭旨

覆楚撫楚冠益狂猷

該臣嗣昌覆者得承天為祖陵重地年來當流寇之衝臣
子分道是同居守事言彼此第以兵馬錢糧巡撫實司調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

七

度激揚彈治巡按責在運行撫臣余應桂言其今日守陵
為專責前局可暫不可常理因然也然論撫臣之守陵當
林馬屬兵連禦於陵之外不當按旗隊就近待於陵之內
是西而襄荆北而隨夷東而德黃賊之所在皆撫臣剿賊
之所在而一人之身分應既苦於無銜而顧又恐其太遠
則選擇監軍道府委任而責成功自屬撫臣之事但其人
非真正閒應遠方曾治軍旅者為難浮揚而害誠也此處
就撫臣而論剿賊守陵原非二事必剿賊而後能守陵未
有但以株守為守者至祖陵之重臣部比照鳳陽專設一
總兵防守共須五千人素奉有戒命似可恃無虞然而巡

按御史應否如前居守一向未敢擅議今撫臣奏言賊勢
甚猖三倍前日必恐平而始巡應是待河之清此真身在
地方又兼應巡按巡撫之事不知幾經擬議始其此奏是
蓋可信可行者臣愚竊有說焉撫臣應守陵者也亦不以
株守為守而以出剿為守按臣不專守陵者也亦不以株
守為守而以回顧為守如往例按臣入境必赴省到任旬
日之後必隨即謁陵有事出巡又時或回省皆以省署為
常他處為暫也自今伊始宜以承天為常省署為暫四境
到任宜不之省而之承天巡行暫回宜不回省而回承天
楚地連湖一歲不能巡迴當展其期展期既展一巡不必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

八

長往數返其署是其往也諸路常備持斧之威嚴而其返
也陵園時借繡衣之彈護至於人齊兵齊餉齊大舉合圍
剿賊臣部另疏請勅就近監軍尚候明旨施行蓋用兵所
在切望按臣時時回顧者不獨湖省為然矣

崇禎十年五月十七日奉諭旨
為守五宜則賊境外撫臣以巡撫守陵係屬撫臣以剿
賊為專責前局可暫不可常理因然也然論撫臣之守陵當
林馬屬兵連禦於陵之外不當按旗隊就近待於陵之內
是西而襄荆北而隨夷東而德黃賊之所在皆撫臣剿賊
之所在而一人之身分應既苦於無銜而顧又恐其太遠
則選擇監軍道府委任而責成功自屬撫臣之事但其人
非真正閒應遠方曾治軍旅者為難浮揚而害誠也此處
就撫臣而論剿賊守陵原非二事必剿賊而後能守陵未
有但以株守為守者至祖陵之重臣部比照鳳陽專設一
總兵防守共須五千人素奉有戒命似可恃無虞然而巡

度延鎮邊情塘報疏

該臣嗣昌復看得崇禎八年敵有事於河西為收播罕是子計既得之矣復中套部意欲何為若延綏一帶內外窮荒最定無有垂涎之理此或臣部調兵剿賊該鎮設為此詞以冀陰緩其事耳不然何前此寂寂而一聞調遣請見告警驗然並至哉事關軍機臣頗窺見其隱不容不為道破者也除一面申嚴賊守外理合具本題知

崇禎十年五月十九日本聖旨邊防謀犯臣劉延禧將士自當時刻成嚴母各少知王威會剿兵不容辭不得以告警地卸

秋防屆期疏

該臣等看得今日之勢邊腹並急不獨防邊也今日之邊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五

五

時刻並急不獨防秋也去歲六月與師原不待秋高風勁之候今者傳調限馬已報有水陸分犯之情念覆轍之在前漂驚危之摘情況卜哈之情形臣測套部之犯搶時聞西人哭遼於河東海日要挾於甘鎮總因兵馬之微調四出以致邊陲之狂猖彌張必內地有廓清之期庶邊鎮有專注之力而三秦之蹂躪如昨也豫楚江北之盤踞如昨也腹心內潰而邊鎮愈不得安邊陲東虛而奸民益登登思亂譬如人之一身內證外證兼而有之此正探本兼治之時皇上慨增各鎮之兵責令各自為守不用幫調而猶恐沿習故套不肯著實奉行仍復分遣中復巡查不時中

飭聖主之憂勤如此諸臣之玩愒何心本部先有欲陳安

內一疏請均一年之兵餉分布十面之網羅深知不一勞

則不能永遠不大費則不能大省所以策寇者幾無邊處

矣迨海上聞警本部復有敵人圖鮮用鮮一疏備陳按要

六款未及遵行而島事已壞又有驚聞皮島潰失一疏再

陳款急十款所以策島者亦無遺慮矣至於宣大山西蔚

遼昌保通津良泳切近陵京又為邊陲熟諳之地備禦尤

嚴本部有嚴實還備禦要軍機二疏酌防援之實著嚴調

度之專司指其大端言之而各鎮之事情不同賊守之局

面互異與之反復商確務求處處嚴密著著關通於重信

而互異與之反復商確務求處處嚴密著著關通於重信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五

三

青實之中不失聯絡呼應之法所以策各鎮者亦無遺慮矣本部既專調度除各款指畫而外不能代區石之斧斤諸臣身任封疆除實事經營而外亦別無制勝之方累聚敵者但念前車不遠勿以掣肘藉口稍弛戎戈待旦之精神討賊者更念道限太寬勿得玩寇貽誤反失居重馭輕之大勢持險又治之聲憤而藉天語之叮嚀惟願諸臣以保身家之念保封疆則百務自當振舉以凜功令之心棄寇敵則諸情無不精詳如應條文具玩誤軍機國憲俱存諫不能為諸臣發毫髮也

崇禎十年五月二十二日本聖旨該部知道欽此

國難同心並願禦寒必使先伐政通海無戰事况必到
泰民中原底定要春肅功神府肅實如我祖治績此
秋換軍機圖章在存定典無想會國都通行報飭

覆金盤仰仗天威疏

該臣胡嘉慶看得海上之事臣部條奏十餘大意不甚相
違無非矜恤兵民欲使安插得所聯絡近地欲使接濟無
難而已今五月將盡已亥小暑不遇二旬便涉新秋官軍
當早為分佈定三分控扼之形難民當各自旋歸就八城
衣食之便此乃一勞永逸長事安寧之計若懸樓窮島懸
望轉輸不過津登本折而已查津門前派接濟即奏稱積
貯無多並運船亦為登州留用而豈能為額外之供若發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五

主

青萊三府方欲扣存島餉處處增兵而又豈能儲海上之
用此則天時人事俱有不得不乘晚船之役為轉徙之圖
者查提督陳洪範塘報之末有云候屬國面書知會催發
兵船進復皮島廓清餘賊另行馳報等因臣知麗人此時
不忍遽忘天朝者是其本心不能不為敵用者是其實事
我這一力通書示天朝不忍絕之之意則亦足以感其心
而欲他有聯絡與之圖敵不惟其力不能抑恐其心不敢
敵既以力屈而降之亦必使人羞而守之抑或察其動靜
知有營為建賜麗人雖我兵將陽為與我國敵陰實與敵
圖我我將何以待之乎竊恐一不成而萬有餘畏又必不

先臣謂麗書可通也回書不必可信也餘賊可清也皮島
不必可連也蓋臣陳應祥謂洪範自酌進止機宜必有以
仰副明綸是不敢必洪範之連而洪範受命封疆身在海
外又何來自言不連為之熟察情形決機進止臣衙門實
與有責不敢不陳於皇上之前耳臣蒙恩深重一片血心
不敢知而不言伏惟聖慈垂察即賜鑒裁勅下臣部轉行
遵奉施行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五

主

覆趙廣方安內須圖全局疏

該臣胡嘉慶竊合臣言圖賊而先之以審勢者何勢則有時
而屢變客則無時而不因也譬之英然分道布子則為一
勢而敵交鋒時有趨全又為一勢至於趨舍之間殺活縱
奪不可踴窮固不必於原勢之畫合而要不必出其範圍
也若使布子之初滿盤密匝聯絡無遺則又安用美為美
臣愚昧陳案內一疏謂賊在江北則鳳陽應天山東河南
湖廣江西六撫張六面而總督總理俱入江北會剿其說
猶有未暢又於江北三罹寇患疏內發之謂賊在河南則

鳳陽一面堵領雲南竄之路湖廣一面塞斬黃東下之衝而總督總理與河南巡撫會剿於開陳汝蔡之間是將禦之未入安慶之先即應天巡撫本等信地僅與江西巡撫擬一隅面特南之勢事理亦明白矣但臣因此之故未與應天巡撫分餉分兵該撫駐節蘇松頗不能顧安慶日前賊勢又在安桐潛太之間警急頻至以故外議紛紛謂臣此面為取臣思補湊無術必待人齊兵齊餉齊動手之間趨舍方有定勢心力方有專圖此時此際臣實不能增餉增兵因不敢用違重臣駐安慶之說而主事臣趙光祚與臣朝夕計議指畫要危因而慷慨拜疏以剿撫實著全局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五

五

緊關自請獨當一面誠發臣之所未發補臣之所未備就中如言剿不盡恃吾兵力能令彼自相屠戮以助吾剿言撫不煩煩吾安撫力能令彼自執節首以就吾撫其人之傑而智者皆吾將強而壯者皆吾兵積年之烟戢山谷之蓄聚皆吾餉誠如是然後可稱用兵之機畢然後可望平賊之規模臣近擬請御史監軍疏有云智信仁勇嚴將必以智為首聞智不關力聞亦以智為先凡光杆之言皆智者之事用兵四十年如混沌之叢至今日而始開非獨臣之幸實海內之深幸也但計兵之數云鳳撫二萬楚撫二萬豫撫二萬臣原派三撫數止五萬除護後不動外實止

四萬無此六萬之多三撫信地甚廣派兵四萬不多於中割取九千勢必不能戰守而又疑其信地責成他人殊為不便此三撫兵難動也見今總督洪承疇於川步兵一萬之外奏討馬兵三萬剿賊若總理三萬又割三千益存見少此總理兵難動也惟應天巡撫本等信地割兵一千五百似乎不得不然然計前此募兵一千二百近又議增二千二百較所割之數為浮而該撫之力已盡至操江都御史部下水兵合而計之僅僅二千八百有奇而欲割取一千五百從何得來以此觀之兵之一節苦無著落縱有神智恐難一無所挾而行此臣所為躊躇四顧有難輕議者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五

五

也至秦內云西北之地異常奇荒斗米千錢糞骨易子賊之大勢必盡東下就食南直楚豫邊界稍稱富足賊必賊而滿此以為大空故臣切慮亦是此著所謂應舍有定心力自專本有督理各撫大張網羅合圍夾剿却又全無執遇此賊任其取馬取糧席捲渡江者在臣部雖有分布網維省直諸臣未見呼應實濟秋綠總理未到一切尚覺茫然賊賊潛伏深山我兵決難拔剿誠恐密遣奸細暗渡江洋一呼發難之間能令南北震動為害不小又如龍在田許名臣等所領滇兵條可條否乍南乍北全無收拾為取之人並楊世恩遣下之兵未知見統何將秦翼明龍

之兵曹否就道入川皆須處置得宜為是竊見光祿孤忠
自許慷慨多奇本郡職方司郎中王世資入勞深剴應得
代臣等原欲以光祿代陞今光祿既願討賊欲留之而不
可且係本部若送他處考送之官改授亦其應得合無仰
乞聖恩勅下吏部都察院改授御史職銜帶同金三萬兩
前往河南湖廣安慶等處閱視先查總理之兵原派三萬
見有若干尚缺若干一面先行選募以待總理到任其滇
蜀等兵有不堪者將所帶銀量給資糧運之而籍其堪戰
願留者即運委將領聽其徵取調度出奇果能破賊成功
自當不決陞賞如總理已到適值機會可乘仍聽酌量行

楊文蔚先生集卷之五

五

事侯四省直監軍御史先有報滿者即以本官代之此則
封疆大事軍策當收臣不能以一己之愚偏執阻格考其
各寇情形臣不能知惟據陝西撫按奏報已撫張妙手的名張文耀竭子塊的名拓養坤似覺小異贊畫李王白曾
具條陳於臣臣不能用因亦未見其人應否攝與俱行仍
聽本官審酌可也

崇禎十年五月二十七日奉聖旨劉賊雖理專責蕭連
催劉仕湖廣職方運籌道直止一偏頗此計善備供
其賊不必改授

廣延撫劉賊部告方刻疏

謹臣嗣昌看得延鎮多年凋敝兵馬堪戰無多延撫周汝

兩受事未久整飭方新而所與共事者王威八十老將生
鎮自是有餘調撥或難輕議臣等亦不敢以不情之調求
多於該鎮之兵也但念流賊初起於延而今為禍之烈幾
半天下若不以時收拾竊恐半天下之禍蔓延未已所以
敬陳要內一疏以延緩為一隅而首該撫協剿分防而決
撫豫傳庭剿賊當急圖了期一疏與臣計頗合故不疑而
調四鎮之兵今細審賊勢有一大股在江北安桐潛太之
間又一大股在湖廣河南德黃南汝之間皆伏山谷遇夏
即有出沒決不至於大運而大運之期必在秋八九月之
間日今湖廣河南江北之兵通計不滿四萬馬步多寡

楊文蔚先生集卷之五

五

零星不成氣勢或缺偏正思清歸即使新理臣亦刻尚苦
無兵可用臣擬送八九月邊等少定徐抽一二枝勁兵以
應理臣之用尚未知其時勢何如而見在有兵堪以剿賊
者惟總督洪承疇部下總兵四五員馬一萬四千餘匹且
其賊在臨軍漢河之間者兵至則臣山谷兵去則攻城堡
而官兵果與賊遇盡力剿殺則未嘗不奏功故臣愚計以
為調四鎮之將之兵再助總督洪承疇之力責其於六七
月間盡蕩秦賊然後發還邊鎮之應回者若干特選授其
精銳數萬者若干出關而東與總理諸撫合圖河南湖廣
江北之賊務要堵之十面聚之中央盡心盡力成一番大

剿之勢必也渠魁既得瓦解形成玉石俱分豈從周治斯乃上為仕獲除心腹顧憂下為蒼生除瘡痍大惠若如延撫之說一鎮兵不可動結鎮兵盡然將見一省賊不能剿諸省賊亦猶是矣天下事其將責望之誰哉臣擬覆此疏正屬草間伏見陝西巡按謝東謙一本為奉報平鳳漢賊情事奉聖旨據奏平鳳漢與賊紛馳寧謐何期著該督嚴飭諸將奮銳賊掃蕩清窟穴勿得但謂未捷仍釀劇禍若各將憚於征剿盡地玩延該按即據實奏來從重論治不宥該部知道欽此然則秦賊此時當痛剿當合剿又當急剿不待臣言聖旨已深功著明矣延綏撫鎮合當整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

三

朔士馬偵探邊情果速急賊緩則當專力以待邊若邊緩賊急又當並力以圖賊慢去盡止不調臣部不敢依從但令督臣酌量以延綏兵將堵延綏就近地面使其南顧則剿陝西之賊東顧則傾山西之援而西北顧果有邊警亦可運而自衛是則軍前之妙用而非臣部所能懸擬也

崇禎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具題

臣心日苦疏

竊臣犬馬蒙恩奔走三月亦思勉圖尺寸仰報高深何期材不稱心望不符位徒有麻腸可嘔曾無毫髮堪裨以邊備則中傷使勞而固知實濟以寇氛則滿座雖具而高屬

空文欲征調則環視九塞誰是可動之兵議招練雖勵多方未見湊手之著瑞展僅解於西北則項不保於東南鄧析未補其亡羊潛太滋深其伏驚治兵之人在遠猶無受事之期養兵之餉尚懸日有自焚之懼近如皮島潰失合遼長山臣故憂敵愾急來臨旅順黃龍之轍而不知茲賊內起成先年劉王之形承天固已可虞鷹鷂彌增一患傷心頗足補採何方凡皆溺賊之怨敗家倖逃之想伏乞大恩早加譴斥以謝封疆別簡賢材以辦樞務臣吞藥視事未敢杜門然日復一日罪戾彌深終無補也故席藁以請

崇禎十年五月二十九日具題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

三

度秦撫馳報流寇情形疏

該臣嗣昌看得陝西剿賊近來習成套數大都強將多兵隱蔽西北闊遠之地一任藩封郡邑攻圍困陷時之不應賊之不聞必思數月之久然後一發見奇稱殺賊若干首級飛報解圍大捷云夫其或殺或解因亦挫賊之濟然其不應不聞實多養賊之患相提而論挫賊不過什之一二養賊實居什之八九其挫賊也廟堂不忍沒其功其養賊也從來不曾議其罪此秦賊之所以不多不少不滅不生而長川自在非獨訪將之罪實總督洪承疇之責也承疇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二

取効施行

崇禎十年六月初一日奉聖旨余冠刻期集孫何必拉
 心婿國蔣領是族來功地方不堪養廉當受此華倫去
 不取殊屬違玩洪永晴職案編度著還吉刻嚴旨兵務
 此情與協同撫錢洪拉劉應授務期依限廓清毋致稽延

下之賊起於西秦賊不滅則天下之賊成起於公伯也私以春秋責備賢者之義責望公自是正且先削富強再削尚書廟堂嚴示處分遂聖漢公之志曰我若不殺楊策則彼必殺我因遣使頻頻安輯當路私勸見人所以當時首先攻見人者皆閭人也此順治甲午有宦掌武為制府者孫公善果所召為決公多年門下其遣使入都渠當為輔行身親跋足非誰語也

覆登監兵垣道將激變島衆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島上諸兵其初皆我河東之民也敵陷河東不甘降附於敵而後陸續奔逃寄寓島上以為南歸之路是本皆我忠義之民惟自江東設鎮籠絡為兵始羈留而不得歸矣計兵給餉人米五斗銀七錢各有家口之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累此亦何能養贍惟是名雖為兵實則非兵毋論強壯老弱有一人即食一糧始安處而不思歸矣兵餉之數有限生齒歸附無窮則又何以給之惟是廣招商賈透販禁物假途高麗貨換金貂至於隔海則參每兵負米一斗限定食盡而歸除納官參半斤外聽其自費復利無窮始聽墮而不肯歸矣為之將者雖假朝廷名號實非疎部陞除不過被中白為署直金貂多者倚為心腹奸黠甚者占作爪牙寧知紀綱法度為何物於是毛文龍劉興治陳繼盛食龍等醜亂相尋始膠固而不可歸矣沈世魁者本一賈頭牙行有女純色毛文龍納之為妾寵冠一時文龍死劉興

治納之與治死陳繼成納之繼成死黃龍又納之至黃龍
死前此婦乃死而應毛劉陳黃四姓皆尊世魁為沈太爺
蘇杭商賈之走江東販賈貨者歲時寓書沈太爺不絕臣
在關門等獲遺裝海船得其書無算第因孔叛初逮黃龍
繼治朝廷方用世魁署總兵臣恐發覺林連籍口生釁因
盡付火焚之止將船人將士望等請旨正罪而此段情節
臣眼見身知非僅得於傳聞者比也竊今觀之應年島帥
不過四五人為將之徒不過數十輩設為牽制之說焉留
避難之民十五六年之間死於敵死於叛者不啻十數為
衆而至於今所存不過僅僅五千有奇蓋應年占應孤
島因而陷害致此本以逃難至海却受海中大難而不知
本以忠義來歸漸至逆成大逆而不覺嗟乎此孰非朝廷
赤子而忍令其逆感至走豈我聖主之心哉今既自知罪
惡已就安撫請求寬政賊國功在撫暨從之以權臣部
當守之以經在兵科設之以奇臣部當導之以正前奉有
多方安撫明旨臣應遵為文告馳使諭之就令登萊撫監
差往來慣熟人員齊去朝廷不必遣將致使驚疑其兵科
所奏止將安撫登萊民心一段徑行換換遺依其餘與臣
等覆奏情形通不必行文破處俾其遵感可也所有告諭
之文臣另擬進呈御覽王世泰申覆原文臣封運內閣備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

五

照統候聖裁定奪施行

舊稿十年六月初二日奉聖旨已前古丁山松河沈
鎮世魁死後其子祥龍嗣為帥會與通謀反順印河延
白帥登廟廟人於朝米口積有一大處分而同舟共越
公舟白帥見人於朝米口積有一大處分而同舟共越
聖意將移僅僅後一手刀與公之季達春李誠秀父子
而已撤島之事雖成而先聞之洩元氣久盛亦無及矣
况之明事之敗非為後陷之厲我先人見之明於茲
可見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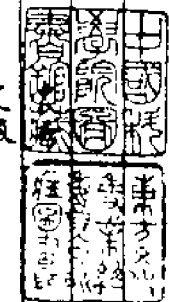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

五

曾孫 鮮 孫 祥

楊文豹先生集卷之十六

明 武陵楊嗣昌文豹著



山梓

孤兒山松同輯

山樵

袁咳

袁介

同校

袁序

疏

遵旨議武科疏

頃讀臣嗣昌具題為酌議世職武科遺材互用以老練其材養成其用而因以養軍屯之實起衛所之疲漸復祖宗

楊文豹先生集卷之十六

舊制事奉聖旨遵世職令休管事拔用豈得以考中為差等武科近准贖傳已無三種名色併武科廣額太濫且管衛所原非典制通著確議其奏欽此欽遵兵科抄傳到臣除世職管事拔用不拘考中差等容臣另行具奏外所有武科應否廣額合於今秋舉行相應預請定奪查得武科近准贖傳已無三種名色仰奉明旨誠然然在臣部相沿而有以三種二科推用者即不顯三種二科名色而春試拔勇一途一科亦收二科亦收收則隨入本年推用款項夫以一種而售春試是無二科之名而實則二科也以二科而售春試是無三種之名而實則三種也聖慮廣額太

濫臣查武通士三年一次共額一百二十名春試每年一次每次八十名三年共額二百四十名是其額比武通士多却一倍矣武通士三年之內推用未完如甲戌科至今尚有守候者春試每年用完是其遠比武通士徒加一倍矣武進士錄武舉而朱較為清楚春試所收頗雜有去冬春舉而今春考中者刻應未久將暇為遠化之階武進士合省且大舉稍廣免罪春試所收頗隘京衛浙直而外即邊方亦不多得者冒籍倖假入較半將閒之輩以故臣之愚議欲罷春試而盡歸於通士之一途廣一百二十而為三百試如聖慮其太濫併三百六十而為三百則臣之愚議有減無增似濫而實未嘗濫也且每三年一大舉而四海九州之人皆得與則不啻至公一舉之後各歸原籍聽臣部循序推用而無事年年奔走為巧營投取之謀則不啻至清惟公惟清可以服人心而作士氣臣部清此一途與世職之休為合武者相表推用即諸武人進身之始無有不清而邊方行伍戰守者皆堪以拔擢者聽督撫等官虛公選擇臣部據以覆題即從奉鐐刺之徒亦可有其國度之念而臣等安心辦事不致風波震撼凜凜憂虞是臣等奉邦政所當為之職分也但奉旨確議臣等竭愚心未敢必其有當可否如臣等請抑或再加裁併武進士一

楊文豹先生集卷之十六

定每年一次以二百四十名為額其每年春試悉行停
止伏候聖明鑒裁可否如敕勅下臣部遵奉施行

李積十年六月初六日奉聖旨武科原系文職至武職
行任中安多戰費花年內至武職才係止武職而止
俱府官與通詳官滿等或作年積選以杜各難之弊
違者各議具奏

廣兵科叛兵聽候疏

故臣副昌度看得皮島兵將清存五六千人苟懷反側之
心決無先期毫不漏泄之理陳洪範黃孫茂等身在險中
何至暮無耳目之寄一旦禍起束手聽命如孤豚腐鼠可
謂昏愚之極矣殺孫茂而留洪範陽為借以招安陰實挾
之投敵章奏出門投往東使石城既不收島前行計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十六

五

之定是投敵一著茫茫隔海任其作此舉動而無素之何
漸憤何極第聞軍報到而登萊寂然虎該撫監從權遣往
招安之人亦不至無回話也至於關門將領來化龍樓應
祥寧遠將領衛之屏蕭九韶等或與叛黨相角或從虎穴
脫歸備歷險阻勞苦可念而島官池鳳高乙至石城車然
自振軍做忠免不與同叛何其肝膽識見迥出諸伍為萬
我竊謂如此一官應特加陞賞與其中軍池鳳鳴康維都
等有功等行該撫查明有無實職池鳳高加陞二級仍賞
銀三十兩池鳳鳴康維都等有功各加陞一級仍各賞銀
十兩百總兵丁查德壯男各賞銀一兩婦女各賞銀一兩

小口各賞銀五錢就於臣部題發安撫銀三萬兩內查有
餘贍先行撥給如解銀未到一面不拘何項那借給之不
可少通項刻其官丁內有能仍來哨船前去東島宣傳欽
實密行招誘忠義之人來歸者朝廷破格陞用即與實缺

將官該撫明白宣諭鼓舞成功可也至兵科之議實中雷
時撫處機宜所料拘禁洪範勉為代革情形不啻如見日
前登萊撫監業已權宜遣官所計布錦家眷等項定亦計
酌進止不至輕發而沈志祥聞係沈世魁姪即為世魁中
軍掌提一切兵權渴望世魁死後即代為鎮所以痛懷黃
孫茂立心死之者以其急徵征督前將軍印故耳即今暫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十六

四

留洪範揚帆往來或者再負險違勒令洪範為之請鎮亦
未可知該科身將廢立主帥欲微藩鎮留後之說不
日之內登萊報到當見指實臣請先將島官池鳳高等請

旨將加陞賞昭示朝廷德意施行

李積十年六月初七日奉聖旨島中機宜者該撫監酌
行池鳳高等等處可無准此部議即分別陞賞以示鼓
勵官丁人等有能宣傳欽實招集來歸者即與破格陞
用其從中情形仍著該撫不時奏報

度蜀按塘報中面情疏

該臣副昌度看得黔楚初起據按臣為督卿督臣朱覺元
先後奏報圍攻大方情形俱有未盡臣竊料其中有出其
不意誘而殺之之狀因陳處置機宜第一分別順逆明諭

實奉成國富其存決不姑貸

遵旨奏明酌議世職疏

該臣嗣昌於本年閏四月二十一日具題為酌議世職武科通材互用以老練具材養成其用而因以敦軍屯之實起銜所之疲漸復祖宗舊制事奉聖旨遵世職全休管事拔用豈得以考中為差等武科近准廕傳已無三科名色並武科廣額太盛且管銜所原非典制通著確議具奏欽此除武科廣額事宜臣已另奏外所有銜所世職臣念祖宗朝奏養至今子孫相繼垂三百年之久而未能大收其用祇因遠近無法牛驥有同年之悲聞押查輸徭風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六

上

滋其眠之態而軍伍之虛乏也政處壞隨之若非收拾以法磨礪其材使之漸次精習而為我用從此如江河之趨下將彌不可挽已夫惟限應武科則讀書識字盤馬彎弓之事不得不重而習之以至年齒長成粗練事務或有謀勇輩出於其間而材將不可勝用是故以武科為難訪而入之以全休半休管事差操為格選而選之三年大比不密不疎合格者雖貧寒得以自見逮或者雖豪富不得躐躐誠屬武夫之本業而亦推舉之平衡也伏蒙聖旨令臣確議具奏或者以全休管事為銜所之常考中差等近奇刻之政此實天恩優渥曲示矜全非臣愚所敢再執然臣

切有感於成祖皇帝諭誠之諄諄也伏觀永樂六年三月二十日該本部尚書兼詹事府金忠等同左軍等部督府掌府事定國公徐景昌等於西角門欽奉聖旨天下銜所軍官比先身親戰陣銜冒矢石卧雪眠霜出百死博一生積累功勞致有爵祿子孫世襲這等老頭目每心裏常想者舊日勤勞好生感恩知報好生小心保守爵祿十分遵守法度諸事勤謹一些不肯怠慢了十分愛卹軍士這等的鬼神護祐長享福祿他那有禍患如今他的子孫多有不知他父祖從軍立功艱難又不聽父母教訓每日惟務安樂驕奢互相勾引吹簫彈琵琶唱曲兒賭博財物看勾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六

八

闖說干話去那歇樓酒館快妓買笑恣肆藏私鼓弄舌舌但裡一隊兵棍的詞曲胡道一句無理的言語便如破一陣傳一城的快活爭誇道是好漢武中間有一言半語干犯法度連身家都受了似這般微賤不才壞家門無理的事使教善去做全不想著久遠享富貴的根基本等為全不肯用心操練其餘的武藝又全然不去習學又不肯讀書學道理看古時名將所為垂名萬世不磨的功績又不帶操煥軍士的好勾當及至北京來告集營比試時弓也不曾射槍也不會擊馬也不會騎只拚著錢物買束監比官取中一做了官便百般苦害軍士這有征調推務假

祖事故使錢買免便有調到軍前的官般是避過縮只是
藏躲在人後得走時便先走了似這等多有與故的不獨
是棄了他本身將朝廷大事多誤了又廢他祖宗辛苦積
下的功勞自家得逃得性命不死時朝廷必然依法度殺
他不說自家無志氣不才不孝將祖父功勞廢了却恐誘
朝廷無思不念他祖父的功勞有等廢皮不才本不會自
家上功見他人立了功多端詭詐出來賴做自己的功似
這等好生無理鬼神不容惡兵部便行文書並出榜去與
內外衛所知通今後軍官子弟務要如法操練弓馬慣熟
不許怠惰廢弛日後如有赴京比武試不中的發充軍三年

楊文淵先生集卷之十六

九

著他知道祖父已先從軍立功難雖三年遇再著他來比
武若再不中時發他煙瘴地面充軍役別選戶下有才
能有志氣有本事有見識的兒男輩替又不悞了朝廷大
事又不廢了他祖父的功勞這他祖父爵祿也常常的保
守得安穩又見得朝廷恩待功臣的好意恩款此夫永樂
六年去洪武間開創未遠而世職子孫已不知祖父勤勞
卓異朝廷恩澤如此矣至於今日歷世愈遠積習愈他其
樂驕淫亂狂恣肆犯法甘養身家如我聖祖所言不可勝
數而朝廷大事付託不壞者有幾臣以為聖祖貽謀別選
戶下有才能有志氣有本事有見識的兒男輩替又不悞

了朝廷大事又不廢了他祖父的功勞這他祖父的爵祿
也常常保守得安穩又見得朝廷恩待功臣的意思乃今
日鐵衛所青首起衛所廢斥之第一策宜請我皇上第一
舉行而竊恐今日宗法不明昭陵已甚小有權變易開謀
奪之端違難報議惟有武科一途借以收拾則我聖祖所
言本等弓馬全不肯用心操練其餘的武藝又全然不去
習學者限之以武科技勇將不得不去操練習學也我聖
祖所言又不肯讀書學道理有古時名將所為妻名萬世
不磨的功績者限之以武科策論將不得不去誦讀觀看
也合格者全係管事超拔在前進武者半係差操沉淪在

楊文淵先生集卷之十六

十

後大難服超拔而甘沉淪者三年一次六年再行九年又
舉不過十年之間而衛所改觀人人讀書知道理請弓馬
精武藝而前之半係差操者未嘗不進於全係管事之列
是以進之之術進之非終期之廢閒也若十年三舉而猶
不能全及焉則誠聖祖所謂自家無志氣不才不孝將祖
父功勞廢了者抑何足惜哉此臣酌議世職之苦思今奉
聖諭令臣確議不敢不備述其辭然者也若欲清軍清屯
非調衛管事不可應否另奏請裁抑或姑備其舊統祈聖
鑒定奪批示施行

嘉靖十年六月十一日奉聖旨世職襲替此說以馬步
文理分明或會兵令惟嚴知中明不許阻攔違違立清

七事宜通行的議本

欽家勅諭並注違獲疏

竊臣刑昌項從戶工二部之後恭按勅諭一道內中間戰事宜有關臣部職掌者曰屢報敵騎西行必在邊外驚伏伺隙突送沿邊各督撫監鎮道臺奉中飭整備有素俱應赴邊相機駐巡設法遠偵無論銜銓與險都著重役一體嚴防其認就戰守機宜兵馬數目果否確實該部遠邇差的當員役作違分投查驗但有該玩虛飾即從實具奏敢有受賄徇隱必立新不饒並京營勇衛挑練已久果否精健可用堂上官也去親驗來說邊腹城邑修備儲練果否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六

五

可待著該撫整頓通再加嚴查全備如法者即與獎勵奏敘違式不全者即行戒飭各完仍即隨添改不許後民飲此臣愚疏請未盡不勝感悚文加念臣數月以來勉將義實違備預整防後一著請旨中鈔再三款謂狗馬惡心庶幾有裨為一實賴督撫鎮道仰體宸衷各營各等微業而又加以總監分監之協運惟等巡撫巡關之綜察行部宜其整頓精練無少懈弛防禦綢繆無少疎漏而臣前蒙召問各違事體臣部也該差官去查臣對先年尚書楊傳有事實違司官查核見在司官走員無可差違若為小官去恐需索騙錢為害隨蒙聖諭不但小官騙錢司官也不可

查悉臣切切在心不敢忘也今念敵騎西行日久沿邊防禦倍嚴所有認定戰守機宜兵馬數目果否確實通項差員役分投查驗臣思差役前去或止可查數目未必能詣機宜擬畧分四路選差司官四員星速往回報命為是謹擬職方司員外郎趙光行差邊化關軍武道司員外郎魏公韓差陽和宣大武庫司主事原毓宗差密昌通添車駕司主事吳鼎差真保山西欽差勅諭查驗戰守機宜兵馬數目但有該玩虛飾回日從實奏聞如敢受賄徇隱聖諭養欲濫如諸臣勉辭自愛毋或自貽伊戚是臣之所僥倖致鳴者也其京營勇衛兵馬臣已移文知會訂期親驗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六

五

各該督撫監鎮通昨即告別馳傳並未盡事宜容臣審思悟飭外所有差官四員合將職名先奏但各鎮邊隘甚長若必處處親到任通數千百里恐報命稽遲即非作違分查本意臣擬連初前內戰守機宜隨處體驗一二兵馬數目為查預備馳報如遵化之二萬四千關門險在天津四十外之二萬六千軍錦之二萬其最要者他處俱准此例行之惟昌宣二鎮後復守兵必須親到查驗此外實有不能偏及者臣不敢不先奏明白也

崇禎十年六月十二日奉命

奏明職掌疏

竊照臣部職司軍紀失律即宜入刑從來在外督撫按等衙門但有參劾武職奉旨必下臣部議擬除革任革職外有應提問追職者仍行各該衙門動問明白復奏前來臣部移咨刑部查問律例果否相當回日主稿會同刑部具題此見行之通例也其在內經臣部糾參請飭法司動問者似應法司具奏完日移咨臣部備照臣部不必會題臣前在朝班公會刑部尚書鄭三俊言及張全昌王忠二奉命臣主稿臣以前語應對三俊亦以為然乃今又有恭報撤回兵數一事奉旨該部確數議擬具奏兵科抄送臣部臣查此案乃遠戍原任總兵尤世威事也雖非臣部所參

楊文淵先生集卷之六

臣有嫌當避不敢不明白奏聞者先是崇禎七年十月內臣已離關門赴宣大之任校閱調餉營兵五千剿賊以尤世威張外如統之臣心念此兵收拾數年亦非容易必須急用善用乃可成功既聞派防盧氏深山窮谷之中又臣舊任河南所屬知其非計於八年五月初三日臣有探得邊烽確情一奏內稱大同主兵力薄邊兵恐不能分分則又憂糧乏臣思關門餉騎五千剿賊南方已久時值青雨旱涸其人技無所施不若調之北來就防倒馬偵探大同有急是馳出關應援似是穩便一者等因奉旨下部看議問科臣等自裕出疏駁臣內云此言為尤世威耶誤尤

世威耶為邊疆耶誤邊疆耶夫今日剿賊贖罪之世威即當年援宣遠遼之世威也昔曾駐居西城坐視大同之危殆而拒法不前今使之回守倒馬偵探大同之有急而肯踴躍應援直僅隔一歲而勇怯頓成兩截耶且世威征賊幾四月尚未樹尺寸之功而遽調之北回將何所為贖罪之地不幾置世威於兩就耶况賊已入秦晉並堵對在洪承疇方苦兵少高啟乞調於宣大而反撤回鐵騎是使承疇患去其一臂之助而楊嗣昌亦難免於忘成之嫌矣雖邊防之警報頻傳而邊烽之舉犯未確有背國而無忌也等因臣念自裕既不知兵吏不知臣不復與辯而六月之

楊文淵先生集卷之六

十一日敵入大同十五日復入山西臣勉強持絕不言調兵一字即遣兵調到亦審思萬全而不用之乃世威等果以寇宿深山疫癘成作病兵挑選止三百人當十餘萬強寇驟至敗矣距今二年事猶未結科抄到臣臣思本事之前先策其敗人言且以為救既事之後結正其罪臣心何難自白乎查律聽訟迴避一條官吏於訴訟人內舊有嫌嫌並聽形文迴避臣在關門與世威共事日久嫌之一字所不能免連律迴避理宜然也故敢明白奏聞請所聖鑒初下刑部將尤世威與前張全昌王忠三案俱自問擬具奏完日咨會臣部備照臣得免於猜忌之私庶幾備職

肅紀益得少查拘馬之心矣

光緒十年六月十五日奉旨

廢東撫驛遞倒遞疏

該臣嗣昌覆有得驛遞之苦天下皆然山東近日因避流賊而取途者多故其苦為甚而臨滕鄒嶧等處人人知其苦而言之長臣部為之議覆亦不止前一疏矣除節裁一事屬之臣部者已議歸其半仍以運之驛遞而解部一半亦時分撥該省實歸同寺者無多無庸再議外其餘放悠期差使需索會報不公包攬沒沒種種之弊則在地方得一清正有司便可力任其事如有司不能任事則通省設

楊文瀾先生集卷之六

一驛傳遞使當早騎進查為之整飭毋使高坐省會署印執詞忘却本等職掌是在撫按申飭力行非難事也其官養馬一節雖是美意實非良法臣每見州縣之官行之而甚者僅能及其一身保無大病而止迨其身一去署官復官必不能踵行為驛倒斃會報重起地方另制一層皮肉矣若行之而不善則且不能終其身而為倒斃俾遞使僅見者忙牽掛私罰幫貼無所不至為民害乃無窮此斷不可徇一人之見博一時之名而強州縣以不能行不必行者也乃該監疏中有四事循環各處使費一節撫疏未言臣則知之凡撫按驛傳守巡各道衙門責令驛遞倒換備

環各官何曾當日惟吏書需索常例倒換一次有費一二十兩者少或愆期則出一票曰查究遞玩事行府廳官吏問一罪名臣分巡河南痛恨此弊改循環為長單用臣巡道印發填報應付一單填盡隨即繳來有差使需索等弊細註其下臣隨覺察到懲而不換簿不究罪歲省各驛使費無窮此吏書所不樂而臣時為司遞欲詳撫按運行亦有所不敢今則願請明旨申飭省直撫按司道等衙門懲倒換循環之弊應報錢糧責就近府廳查數轉報可也其州縣有司嚴禁給發愆期會報不公包攬沒沒等弊而差使有需索者密報撫按據實糾來有司有聞再者該道巡

楊文瀾先生集卷之六

行親為整飭又何驛遞之不治哉

光緒十年六月十六日奉旨
吏部會同該部議奏
奏為查核色價等弊著撫按嚴飭該道有司屆加整頓
奏為查核色價等弊著撫按嚴飭該道有司屆加整頓
奏為查核色價等弊著撫按嚴飭該道有司屆加整頓

連接諸臣奏摺疏

竊臣前據劉賊首重獲後有敬陳安內第一要務一疏兵餉連旨熟商一疏初從軍中來發付胸臆之見未敢謂中機宜也奉蒙聖鑒九行已逾三月省直當事諸臣方纔料理本有竭誠賊情衙門驟難抵當於是紛紛疾呼環至疊見臣欲一疏一復通寫全文不惟時刻無暇亦且語言重複事宜較記甚無當於揣摩也故祈聖慈容將諸臣奏

揭不拘已未奉旨開列於前而臣擬其大意登答臣盡於
後應使聖明覽觀裁斷臣等遵奉施行蓋諸臣大議不遇
有三一護鳳泗祖陵一護永大祖陵一備安柩一路而已
其區處事宜議中猶然未備臣不容不殫竭愚心審圖費
著事關重大跡涉史依臣不敢避也謹題請旨 計開
一鳳泗祖陵未盡事宜該督工太監趙承憲題為鳳池冠
警震部等事奉聖旨該部看議速奏欽此又該守監太監
王裕民題為地方情形可虞等事奉聖旨派賊西迫先固
南通舒霍鳳泗二陵信宜萬分周防楊御善抽練狼徐等
兵久奉明旨未大興如何執得不可抽調顯是違玩著議
處仍一面殫力調度急圖扼剿以重地楊御善既已練
成標兵通探固守不得少疎年文峻相機守援已有旨了
該部知道欽此又該總兵楊御善題為稽休東西未盡事
理事奉聖旨狼徐抽調應奉明旨何得至今尚事呼籲殊
屬玩愒著該部確議速奏欽此又該鳳撫奉大興題為塘
報緊急賊情事奉聖旨據奏東西兩賊俱突江北陵增重
地信宜萬分嚴密該撫鎮彈力竭劉並會同應撫相機策
應其據楚援皖之兵賊果離皖即著視賊所向至馳協擊
連圍殲掃不得少有玩愒致令狂逞該部速行馳飭欽此
前件該臣看得鳳陽祖陵原有馬大疎東兵二千楊御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十六

五

著募兵二千防守泗洲祖陵原有狼營兵一千浙營兵三
千防守兩楊御善大議抽狼徐兵二千奉旨臣臣未刻之
先此臣至而登島告急欲徵大練之兵則儀以年文峻代
守是去一兵即補一兵臣部不敢有疎漏也近因湯大棟
暫留奉旨方許年文峻暫止防柁而且以相機回顧為言
至知文峻從未到鳳大練業已回登牙該地方官有護陵
之責者既留兵而又聽其去矣而又不奏聞是奉文
峻先奉到鳳又南後皖北臣今日聞知猶為心寒膽顫不
知諸臣何以晏然寂然也至臣議五千之兵計馮年之兵
隨留一枝楊御善所募二千共四千矣止步一千抽之狼
徐數可充用而新兵三千之防泗洲者在外合之則有八
千之兵宜亦可題二陵而費非五千之數通取之抽狼徐
也該督撫鎮機此往復知許日月似於部文不實詳聞然
者是誠何心今劉良佐張士儀楊振宗等剿賊之兵約有
六千如果皆屬狼徐之兵則信乎其不可再抽而此兵見
在行間可以不分別抽矣臣部會同戶部議疏該撫之餉
共銀二十九萬八千九百餘兩急急募兵雖有餘裕矣
大募兵誠難而因人因地分任責成則易如該撫之屬馬
嶺連將也因之以募邊兵買戰馬往兵本枝南將也因之以
募南兵皆大攻取之資餉上繁分圖不過三月便得其齊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十六

六

比之終日遠時客兵有急又遠撤去者孰為有實用乎且
該撫近題欲調張勳募邊兵不若就近責成馬驥之為得
也至楊御蕃前奏告病奉旨行查今督工大監趙承憲直
言其貽誤慎憚之狀祖陵重地是否可托卧理臣不敢知
望行查者疾入告此臣之為鳳泗後復計急宜選將募兵
不可今日望明日此客望彼客也其應議處官員容另本
具奏伏候聖裁 一承天祖陵本盡事宜該守備大監惠
迪昂題為守陵必賴撫按之威靈等事奉聖旨該部看議
速覆 前件該臣看得承天祖陵比照鳳陽專設總兵鎮
守雖該臣部議覆亦係該撫余應桂之言見於欽圍危懼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十六

必周備審一疏尤悉臣部覆稱湖廣新雅總兵以奉護皇
陵高職不願對賊行間凡關剿賊調度一切兵制應權宜
經該撫一手允為女使此該撫之自任者然也其按臣居
守一節臣部原本議及該撫近奏楚冠盜猖皇陵甚重一
疏該臣度議奉有俞旨撫臣以剿為守急宜解賊境外按
臣以巡為守頻當回顧承天臣部遵行去後該省必尚未
知但該監所言鎮守止能治兵而確處糧餉非撫按二臣
遠近居守不可臣部敢不相從查按臣倫之垣已到承天
為該監挽留切至云云唯唯無異矣今看居守較之前度
不同以新設總兵其權足以取兵而所取之兵亦其將備

歲久防禦夙嫻者臣部會同戶部派有劉鶴以助顧劉之
不敷不煩按臣自指第或時需犒餼按臣科能辦此耳至
於撫臣專任剿賊似難再守承天如云緩急更代彼來
倭去之賊安知不方見緩驟告急也此則撫臣辦賊境外
剿即為守仍請遵前旨行按臣既專居守出巡殊其有期
該省十五府二州在江北者僅七府耳在江南者八府二
州內武昌府為省會岳州府連洞庭常德辰州二府及靖
州為湖北邊地與永順保靖桑植容美土司相連且西接
貴州銅仁鎮遠二界而崇陽華陽居之女沙寶慶衡州永
州四府及郴州為湖南道地與廣西廣東江西南贛相連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十六

而吉岷桂三府居之近日廣西岷岷出沒湖廣湖廣臨監
之賊出沒江西等處而前此入瀏陽湘鄉以至岳州漸成
流賊之勢該守備備官捕獲等輩竟敢攔其鋒此湖南
之憂也水西彝目復判大方陷後秦報與聞偏沅一帶寒
動境內土司如彭弘澍則有逆苗作叛大肆焚殺之
無與彭弘澍稱兵舉殺矣施州衛大田所指揮冉玉龍則
有逆苗謀叛乘機起事之奏請兵剿殺散毛東流二司兵
此湖北之憂接連川貴二省動則俱動而武昌岳州江湖
大監切餉殺人猶其小者也今撫臣劉賊按臣守陵巡歷
督有奉使如何而可乎臣思貴州有事暫設偏沅巡撫治

兵調餉近歲有例可循今日之計不得不出於此簡有文武材畧者一人為偏統巡撫請專制湖南湖北府州而州岳二府所屬州縣之在江南者亦聽節制馬使其西可接應貴州備大方之變北可扼守江界防窺渡之虞東南可顧衛永備流剽之患而境內土司如永順保靖等屬控制戡寧無間兵燹尤其最重最要之責任也有此一官以撫衆巡緝劫吏治拊循民生庶可助撫按之所不逮而撫臣得專意剿賊按臣得專意護陵果賊氛迴遠境內晏然按臣一出巡行仍速回顧連奉前旨展限事宜斯可萬全無忘此臣之內承太祖設計暫設偏撫一員以代撫按二臣

楊文國先生集卷之十六

七

之事而後二臣之責任可專前此科臣更可親嘗有添設按臣之請臣謂添按臣不若設撫臣為有並俟賊平仍舊議裁舍此則無策也伏候聖裁 一安撫一路未盡事宜應天巡撫張國維揭為賊屬用兵三載殺寇盤據正繁等事奉聖旨該部看該速奏欽此又該戶部等衙門尚書等官程國祥等奏為上游關係甚重役寇盤結愈危等事奉聖旨奏內事宜該部看該速奏欽此 前件該臣看得安撫一路臣前曾作偶面未與應天巡撫計兵計餉外議紛紛謂臣此而為敗臣愚前慮員外趙先梓疏畧言之矣但今賊勢正在安慶大山之間而所耽耽思還東則儀揚南

則池太皆其必趨之勢甚則金陵京口莫非可到之方臣所計慮鳳陽諸糧糈湖廣塞斬黃河南賊汝春者兵力未辦餉務未齊人謀未應而賊早已起較此顧則以安慶視之鳳陽湖廣河南三府反若暫虞其隅而應天全受其正此該撫張國維以計兵計餉應與鳳秦豫楚一體並觀為請尚書程國祥等又以暫設巡撫一員節制安慶廬州池州九江黃州五郡募兵一萬人為請審時度勢理有不得不從者但計兵一萬比陝撫孫傳庭一面全派須餉銀二十萬四千兩量懸不敷亦須十八九萬而雖應天撫屬因糧溢地為數頗多然已將松江一府派與總督徵軍池

楊文國先生集卷之十六

三

太四府派與總理應天常鎮三府派與據陽州一府派與湖廣而總督總理尚覺不敷三萬有奇鳳陽湖廣尚各不敷四五萬有奇今若割彼與此則彼廢又將何補此在應撫所屬取之自顧地方其理甚正其事正使臣部無以奪之但戶部計餉原有二十七萬不敷之額今應作何湊撥立求圓滿斯則一丁百當耳至安慶屢被賊兵新舊餉共五千連腹無兵可調勢須召募即今諸臣欲召一萬其前之五千在內在外總以戶部處餉多寡為召募盤虛有餉則多多益善無餉則量減若干戶部既職掌相關又維事應切未有不為處分者若盡割督理諸撫之額而歸之

一面臣則未敢任也總之剿賊一事連誤多年侍臣至而議兵議餉其晚矣乃今而尚有無者之餉待召之兵不更晚之晚乎臣思總理能文謀其承自而廣必取道九江與安慶對面如帶有兵將即宜以安慶為入境之始暫駐旬月議米下手著數使人心有恃無虞暫餉俾淑訓亦宜定駐安慶總始催科俾理臣招集兵將斟酌機宜隨手做事庶或救眼前之患防東清之虞而南渡自可無虞矣然理臣視賊所向畢竟非久駐安慶之官應撫彈壓蘇松有漕白京邊之重儲江湖海沙之劇寇與奸民疊變種種難言之野心亦斷無遠移安慶之理則一面置換一面措餉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十六

一面召兵須從已晚之後急雖其晚母粗未然之事坐待其然此臣之為安桐一路計總理暫役入境以舒目前巡撫暫設召兵以周瑕面而兵之多寡聽戶部處餉之若何固不可弄四面而漏一面亦不可因一面而漏四面也伏候聖裁 以上三款集諸臣之議有知許吏端誠煩聖慮誠實聖心然議餉未嘗出於前請二百八十萬八千之外也伏惟聖慈留神遠覽俯賜裁決

康熙十年六月十六日奉聖旨覽奏四承天祖陵重地安撫事宜上將事關軍務任宜詳審既經部議一併奏酌具到守統綱置換召兵再細併理餉二臣暫駐調度事門宜供係議者作違章行務期理竣別裁別將具奏該部

度登監鄉勇有費練之法疏

該臣覆看存敵人國鮮疏內臣部嚴備海口一款聞稱官兵不足責成州縣有司就近團練土著鄉兵相來協助為聞皮島潰失及皮島已報警臨等疏又特申飭再三欲欲士虛名而疎實效如監視休應祥之所奏非有二也今查奏內土州縣所報多者百二十名少則七八十名殊無當於緩急之數必如知縣任中麟所議取兵於里甲派餉於丁糧給與衣甲馬匹等項者實操演庶幾道之但臣昔在戶曹曹方山東民兵工食則例內分聽征有馬民兵一名三十六兩有馬快手一名二十七兩聽征步兵民兵一名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十六

二十兩步兵團練民壯一名十二兩守城民壯一名八兩其制不為不詳徵銀不為不厚矣承平日久幸供衛門差遣之費業已失其初意違事告急取充戶部抽扣之額強半不在地方而民間丁糧則已派徵此項不費獨也登萊殘破之餘元氣至今未復可否復照里甲攤派丁糧民不重困乎臣以為費練鄉勇富有二法有官為訓練之勇如大攻拔擊之類是也州縣酌分大小定派若干名於丁糧中量議發費其生活製解之費稍違嚴紳設立頭目使兵常川統練於城郭之間如遇有警或防守本城可更客兵之走顧或調集海口可補官兵之不敷是則監法所

奏求實效而去虛名不得不出於此有自為團練之鄉兵
則山村市鎮之民是也州縣有司設城曉諭父老虛公選
獲其豪傑使其每一村鎮自備子弟之兵每一壯男自備
擊刺之器每月初二十六先講鄉約以正人心而厚風俗
次習操演以練膽勇而戰奸謀如遇州縣有警父老率其
子弟豪傑將其徒侶一呼畢集數千百為之人接踵而來
親上死長之誼是乃多助之至何奸不折何敵不摧宜須
朝朝訓練以防其生埋箇箇食糧以增其耗害哉此臣聞
知縣任中麟之議初則確如既而曰每月朔各州縣鄉兵
千總統領各兵齊赴本府聽候該管將官操演不覺撫育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六

聞目奉可未可夫山谷之民使無故棄糧每月一連城
郭州縣亦已難矣况越州縣而至府佐近數百里就延旬
日計其孰能堪之哉此臣時時歎日畢竟不效深信此法
可行於登萊而况敢通行於天下也此事惟在地方有司
賢而有材者奉行之善民皆鼓舞而不知賢而無材者不
善奉行終日馳驚而不足若不賢不材深里甲則使里甲
議丁糧則香丁糧階之為屬不可言矣臣實不敢不盡其
愚伏乞聖裁斟酌勅下臣部轉行該撫監按遵奉施行
崇禎十年六月二十三日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
科為縣議著該撫核飭行通所照州縣大小酌量鄉
名數不必執里分甲以滋繁累於丁糧重議實路製辦
人責稍進款練勇備不地防守不得違制操演其鄉

保甲各該有司務實舉行乃國防衛有賴食報及多沐
累民者不時查察重石
立請決機疏

本月二十一日兵科抄出為塘報事該臣部履登島監視
陳應祥等題為立請決機等事奉聖旨這登鎮增廣營兵
等項俱屬飭防要務據近報島衆情形衆心不肯從亂就
中探縱機宜該部另從長的議具奏欽此臣於本日本奉
旨前某將監臣陳應祥為衆機詐可駭一疏議擬上聞就
中探縱機宜未敢自謂有合然而正告目兵無設鎮之理
則肯先無憑藉之權可使小羣立湧陰瞞目兵有食糧之
虞則難人知反正之路源源不召自來彼孤豚腐鼠何能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六

為哉以投敵則衆不無將再變而實已揭揭反聞諸衆
兵之手以除逆于衆兵之名以未歸果其人數尚多願居
一島則以前協義武諸營屬軍錦撫鎮提調而一切運糧
提濟哨報往來俱如高麗賓道北循鐵山旅順蓋全覺舉
以達於寧錦又達於津門而總不歸登州一路似較為安
何也連人登人而不相容彼其藉口激變執此為詞水火
陰陽昭著大矣提調改歸關外衆心或亦相安登州水陸
設兵嚴防近島備他盜出入可耳臣靜候旨聞恩聞陳洪
範已入登州來機不宜遲滯乞將臣今此疏及前塘報併
為衆機詐二疏俱行該撫楊文岳衆親陳應祥總兵倪龍

陳洪範等密相面訂可則如議施行否或另具條奏仰請
聖裁惟是區區島寨不過五六千人其間陳忠抱義不肯
從亂者什居六七不及此時而遽覺聞達意邪歸正更待
何時若如洪範之說復還神即開鎮島中是堂堂天朝可
行以防米後之事而海外有截之商莫漢池弄兵之流亦
其又何用征剿為也臣聞洪範脫身以謝之元為實且行
劉付委牌令沈志祥署鎮事矣督駐皇城志祥不無觀望
今入登州竊恐志祥致其背盟別謀要挾狂逞登州警告
將存日自若不急行臣議解散衆心後將悔之無及是以
補贖再請伏惟聖裁立行古云衆不可蓋臣不能有蓋衆
之謀但行臣議使登萊諸臣一面詳訂處奏一面相機施
行早一日或可早清一日之患也

復登監島機詐疏

臣聞前奏請明旨頒發榜諭連在
封官兵團圍齋赴登萊時猶未知陳洪範之回登城島也
然臣竊計沈志祥為世魁姪子人為世魁中軍掌提兵權
要提鎮印以是甘心黃孫茂先請教之又謂督留洪範楊
既往東萊者再賁險連勒令洪範為之請鎮亦未可知兵
科牙將詹立主帥欲做藩鎮留後之說不通數日之內登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十六

七

朱報到當見情實今則一一驗矣該撫監照舊條鉤督與
萬曆固是眼前不得不然之著但彼已更替伍明吳疏報
若無正言折之則其傲將日長更無覺路引之則其衆將
復聯既長既聯而後圖之抑又晚矣為今之計宜先正告
目兵朝廷原設島鎮專為聯絡屬藩高麗既降於敵我
勢難孤立今後斷不設鎮恐有疏虞使官爾等性命無益
封疆此朝廷愛爾美意非徒惜一鎮印也然雖不設鎮鎮
原給前協副總兵義武中左右前後五營印信六顆俱在
彼處但經數譯一番賊殺通將朝廷難辦奸良爾等衆中
有忠肝義膽不與亂賊同謀者協督首惡那獻登萊朝廷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十六

七

明正其罪依然立國一協五營將領分防島上俟後有功
再加陞賞決不爾新若首惡不誅是一人連累衆人臭白
總不分明實罰何辭臣別爾等自己思重自相埋怨可耳
要非朝廷之過也至其挑激衆兵不過當加重餉則又陰
竟之曰爾等島餉每月束五牛銀幾錢定之久矣安得如
增若欲大餉惟有軍餉八城額兵見缺數千募人項補爾
子強壯好漢就彼食糧有一月一兩八錢者甚有二兩六
錢二兩八錢至三兩者爾等各有所自顧命何苦隨
彼奸賊困守窮島終身無一出頭處耶臣思此語使沈志
祥聞之必不樂傳布須用小紙細書數千百道一日散布

營中而所選去之人亦必選有膽勇智謀實其父母妻子
厚給非常之賞仍懸不次之官以使其必達其意於衆人
之心而成吾行間之計則所謂一紙書賢於十萬師者在
該撫監呈送為之若陳洪乾清兵已撫而復驚之疏中設
三計以請選帥印開鎮島外為言乃其首免賊力脫回皇
城之本謀臣願姑置勿覆該撫監行臣此疏亦不必經錄
洪範可也

崇禎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奉聖旨為氣憤形有願有違
奏內陳宜著該撫監鎮島外為言乃其首免賊力脫回皇

選將首副部政疏

崇禎十年閏四月二十日該臣題為選將首副部政必項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六

七

內外雙清謹陳愚見仰候聖裁嚴飭永遠以履積弊以振
國威事奉聖旨遵教年併紀程材課歷四款深於選將有
裨著通行刊布仍另頒簡明冊式責成各該衙門嚴實填
報以憑酌用有徇情濫舉者前部即行參處欽此該臣等
欽遵督同職方司郎中王陞員外郎趙先哲等著實舉行
每五日一次據投到履歷人員歷對冊籍先通司堂復過
大堂臣夫公夫慎於其年力材品有無功次保薦糾參親
筆革書數字以記其人堪與不堪之大器迫至月終理宜
具本題知錄人數參離部務使德選難清出頭緒於今始
有定規分款各開於後其一曰原官應補用凡十四員在

任無過裁缺別推者也其二曰原官應降用凡三員在任
有過題准降調者也其三曰敘功堪拔用凡三十員其四
曰敘功堪備用凡三十六員同一敘功而其績或茂著其
人或勇悍其事或勞苦者拔之其稍居次等則備之也五
曰科目應拔用凡二十六員其六曰科目應降用凡四十
三員其七曰科目應備用凡十員科目者或進士會舉拔
勇也其人雖同而壯健精悍者先拔之平等者備其序年
力小弱則緩之其八曰世職堪推用凡十員其九曰世職
堪選用凡二員其十曰將材堪酌用凡二員世職兼論為
舊例不分京外邊腹通以三為為準臣以為非宜蓋而京
為必多門邊衛則為少腹衛則更少當小加變選邊腹二
屬以上為準京衛四屬以上為準雖職別特齊吏集舍
戎行果曾經戰陣謀勇過人者特拔其二以收異材將材
則武舉是也一二科之屬不勝收收其四為者二人以備
一格然是京為非邊腹為也其十一曰廢閑堪拔起凡六
員其十二曰廢閑堪備降凡二十四員夫歲職廢閑雖起
必以降例也然有其廢不以罪其人實堪用者奈何創新
錮之故首拔其尤而餘以備降降而曰備明不棄材云爾
要之難必盡材也其十二曰各色應罷回凡六十員年踰
四望五曰已過選此則老矣有老不堪者有老且庸不堪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六

七

者有庸而弱者有庸而愚者有非庸非老而參差提問遠
賦終落或新泰未及刻艾未深者當通令範圍如不甘朽
腐則有來年之春試在自呈技勇具何所辭臣前既條奏
奉有欽依今者貴舉行押壓御覽俯揭通衢實明白正大
從前未有之事誠恐無知舟流不安義命有疎門雖後世
造訛言希圖阻撓邦政者容臣替復其人請旨重加究治
以革刁風庶清內一節確乎可行又當實收其效矣

光緒十年六月二十七日題奉俞旨

楊文豹先生集卷之十六終

曾孫 曾校梓

楊文豹先生集卷之十六

五

無請乞聖裁勅下臣部將程龍贈驛時將軍後軍都督府
都督僉事潘可大贈鎮國將軍都指揮使各歷一子冠帶
總旗世襲該巡按御史查原籍應繼兄弟送與保勘到部
承襲其餘陣亡將士送知備查確開職名履歷另疏具題
以憑續請優卹等因奉旨該部知道欽此其有該部
既另行奏奏提問施行

李朝十七年七月初二日奉命旨

復登監會報撫安島家疏

該臣嗣昌復有得敵人替難要二十年其得志意廣倫陷
土地人民皆未有孔耿諸叛已前之事其長驅到宣院何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三

陵京畿輔皆既有毛黃諸帥牽制以復之事以此觀之則
海內之無裨復急叛人之無足重輕不啻彰彰較著矣陳
洪範奉命以出不能復蘇蘇島非力所及無可奈何人即
深責洪範而洪範猶或有詞以自解惟至皮島清回長山
再變前有護而不見復有賊而不知人即不責洪範而洪
範亦將無地以自容矣此時而猶曰出海曰遼東曰靉
是以虎頭定遠之事望之委首喪氣之人宜不慈哉據監
臣代控洪範之自傳紀言曰被執曰後敵曰不敢回登曰
跟後盡故已耳嗟嗟道將死而洪範存將畏洪範不敢執
耶愛洪範不忍執耶抑以洪範為不足有無而姑留之以

為要挾奏請之地也洪範前其潰兵已撫而復為一項其
語皆不倫臣姑竊不復已押告聖明今再欲出海臣期期
知其不可登島之事有監視巡撫責之總兵倪繼任足解
之不必再添派督沿海各鎮此時秋防最急調回松兵自
衛臣部費難止之何有一時事集可為牽制者監臣首疏
為家悔罪將逆尚可容其自新願歸寧遠之使請祈聖明
再申官仍為官兵仍為兵之義斯則總責可從洪範計無
復之惟有暫撤回府徐當議其所用此時出海斷斷不可
通將已誤毋令洪範再誤也

李朝十七年七月初九日奉命旨海上將既已有履歷
洪範宜同李朝降力外此不必議職各鎮松兵仍著洪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四

洪範平聯屬併原籍出海兵丁亦免見存者于查明具
奏其一切防衛間前機謹按洪範相繼行前再再
疏達奉

遵旨實奏疏

本月初九日兵科抄出該臣具題為遼情噴報日急戰守
萬倍宜嚴事奉聖旨著報方殷邊臣屢經嚴飭並當枕戈
擐甲晝夜加防偵防以圖預挫敵氛這奏委欽盤程殊可
庸庸者即指名據實奏處封疆關係匪輕卿宜力破膽拘
用肅軍紀欽此欽遵抄出到臣臣不勝祇懼伏念封疆利
害臣與遼臣共之少或疎虞誤國東之自誤有聞入告弗
敢瞻徇臣之職也但緣飲食要樂人之恒情遼臣積習相

沿未能盡革且恐聞知者少不知恐多所以不相其名仲
藉天祐中楊欽使諸臣無所不獲耳今奉明旨指希臣何
敢隱蔽見前連總督與阿衡有情而度誠為大父之資莊
事一月以來止於路將楊報轉報數次而外別無餘上乃
累登新報為臣部所得聞見即如西協屬與紛紛來去
其虛其實其速其遲其果傾巢公柱柳與尚存守門我應
作何龍馭使之保護諸協必無疏遠而後前連昌保運全
副之精神作恩期之制度是乃該督身言今皆一無所聞
自恐長安威傳極要過多飲醉近婦姑所不免其以有聞
聞之誤長夜之飲忘其所事之泰此臣之指身在行且非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十

五

有他也又如去年口外看下寬大成所七六及要紀中協
不知何口之報頻見偵傳換臣陳祖邑鎮臣陳國威而俱
新任臣以為宜食不下床臥不貼席國之機恐其晚據報
報場點兵前堂設席飲酒飲至三更方散此或宜力之終
偏和文武別有心思而臣習見此等乃相沿舊套換鎮初
政不能痛除後未將何底止是以有連十席席戲酒三更
之奏蓋指中協諸臣而沿連此風未能盡革者實不止於
一人一處為然也臣疏正本明旨適換鎮臣陳祖邑微臣
張廣重任之指已於初六日馳往馬松喜太四路奏念此
一時之事與他取貼不同稍藉警醒即同歸於零遇伏乞

天恩俯為矜宥訓誡諸臣以猛國有改責成諸臣以勸勵
巡防其功其過既候秋防完日分別上請聖裁實罰處分
庶既展露情之節亦免委任事之氣矣臣與諸臣和衷共
濟毫無爾我之和遇夫相規宜如他山之義但願力保秋
防屬全無事仰為朝廷社稷封疆有益倘為諸臣身家性
命無憂多言妄言始終甘罪不敢辭也

崇禎十年七月十日奉聖旨前奏重紀連署領聞於
與領身任處讀一切倘防休屬以有盤結及可通取奉
廣其阿衡陳祖邑陳國威等受事尤宜痛懲不貸
所奏極著通行嚴飭有改換秋防完日分別奏聞如
舊習仍沿定不赦

漢兵萬里應調疏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十

六

看得朝廷有必行之法係弘文之奉旨革究其若法有取
之罪無赦為歸詞者也果中有問行之權臣之議往文抑
兵其躊躇四顧之心有不察傾責者七夫弘文之罪至
今日而始當革究我兵初入照照督且未嘗元後日胡平
運泰之兵兵既入是是治且為昨王撫臣余應桂泰之奏
而且前該該種之故暗弘文之責人豈知弘文者長但據
楚撫近日之奏謂弘文不知所在一似與漢兵相離細問
龍在田之奏語語曰獲弘文實則與漢兵相合其離者顯
匿其身使漢兵有犯已得以如其責其合者除行其奔凡
漢兵所為彼無不與其謀故且之轉弘文以抑兵則不足

抗敵蒙蔽之口昔年懷事病報今日早宜斷斷已古
之矣除却此病起死回心似無難了之事但觀疏中傳約
情形通止著數目意微微語破不救不古如方國安先在
大方致叛報數從未以審明自今蒙聖旨結查按日自當
確奏至其脫出大方據該道稟報有只待就討殺楊啟鑒
全家方國安始平求衛國而由等語若然則楊啟鑒之死
當出因安說謊始而微免生疑用故鑒以殺諸日者因安
也既而因安事急殺故鑒以謝諸日者亦因安也因安之
罪似乎不可勝誅難以稍從護護但已往本自殺賊自贖
仍應盡創賊報責充為事官領兵衛鋒倘無功有罪即令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一

十一

督臣彈治從事此隱約情形當勘破者一也據日報口報
響專指大方而言先斷谷里要官我兵既集二萬首獲不
里起救大方斯為正理今查報內改訂查局阿國寨東衙
樓崗賊營是否有真正叛黨稅據要衝為我不可不爭之地
若以道林糧束據搜等利其所有必無順道之分激而誘
萬轉增逼起之勢是則抱薪救火烈燄俱發遂將不能
辭責也按御史宜體訪明確有勳昔年故弊當直疏候者
從實糾奏應等問者該總督竟自擊問不容微軀滋害此
隱約情形當勘破者二也至總兵范邦雄據督日奏內稱
其追追不前請將該情全不為動以數方國安等概不能

惡棄城突圍據日奏內稱督臣嚴檄頻催竟違節度不能
直往使七十日死守孤城糧盡內變領兵官已承調遣不
依期進兵某應而失誤半後者新律宜容逃今奉旨從寬
議處仍同方國方殺賊自贖始今降三級從優議罪聽候
有功准贖無功一併擬議其日柱臣御帳調馳赴川而
大奏明自未據報聞仍今四川撫按查起程到信日刑具
奏定奪楊啟鑒先是勳志全家死難一報為月祀之碑而
盡節王事如此漂漂生氣自足千秋原撤磨投指揮會事
今照死於鋒鏑生前立有奇功者本身銀三等贈給勇將
軍都指揮會事子孫襲陞二級指揮使世官仍俟事平三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二

十二

祠氏所家口附屬有司歲時致祭無忘忠烈可也其要處
壁等既已募兵防賊則於前撫投棄坐守本土未起境生
事之言毫不足信但在督督亦有各日求撫之奏事非無
因問外據宜原不中制制此止問該督軍民保安據上而
人漢人莫非赤子或先輸後割或先割後輸一推該督
勒行之然必川鎮亦必以大夫制其死命而後報討服
舍之機可決事可成故可善未有空言論之說或或者
也既經各處前因和應酌從廣議恭候命下將楊啟鑒贈
昭勇將軍都指揮會事廕一子指揮使世襲仍建祠氏所
家口附祭總兵范邦雄降三級從優議罪則將方國安附

賊克為事官俱職賊有贖四川總兵侯良柱並起程到信
日期該撫與吳泰定奪其大方後概報縣及過邊探獲搜
著嚴行查奏泰等併一應剿撫機宜該督撫按同心共濟
不時報聞以憑朝廷區處毋得少有疎懈致貽滋蔓統祈
天祐履緒施行

李朝十年七月十二日奉命旨

御前發下紅本疏

本月初九日臣辦事衙門接得登萊監視陳應祥揭帖二
件正擬議聞是晚即奉御批紅本密封到臣臣時與累日
徹夜未有定見長策未敢移陳愚個仰請聖裁竊臣則昌家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六

七

愚受事未及十月度島潰踐再閱月餘長山變亂凡諸臣
罪不獲臣身不祥也此輩草草中肯誠所家聖慈高厚未
即處分非臣之幸實深乃臣之罪備積也竊今地勢海外
人在水中艘短無術以爲廣廣長吏長於駕取所望無監
諸臣於遠人安撫之中幾有作用可以不煩兵力止取山
舉即置臣陳應祥從前誠格甚正竭力甚高而今島變已
得確偵乞定島將職銜二揭前後忠若兩義臣愚展轉請
之祇覺將錯就錯無可奈何之意多而無他他後可望矣
欽奉御批俱著臣部看議違奉臣愚具奏何難但照監臣
原意少加剴切亦復將錯就錯日遠陳洪死出海則亦曰

出海定流為祥機銜則亦曰定銜臣愚怒責臣臣死不
足償責何也此事屬臣部者小關聖明者大關為人者少
關天下者多也昔孔子稱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
出又稱天下有道則臣人不議臣衙門典在年故未有道
變則出征伐之事者也夫必所出之事偏於底人不議之
心而後可稱有道之風事東周之末法衛之邦何與與古
治者予古為政必先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
不成是禮樂刑罰無一不難於此堂堂天朝雖有漢池小
醜何倚一統全威而臣故以將錯就錯不正之名奉裁首
出聖明聞天下底人之口予此日所謂聞臣部者小關聖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六

七

明者大也且使今時中國四譯晏然無警獨滿江華備饑
島中則亦不足為有無朝廷置之度外不與與稅則亦無
關於得失乃今不幸而潰池之舟未靖於域中膏海之輝
頻蹙於意外行間將士有禦邊而外降如累如累則賊而
投賊如張全島者其餘鼓譟之轉序反側之上可見形區
影不可數計其責屬德其耳聽朝廷之號令焉德其目以
觀朝廷之德表而今況忘祥者幸幸然賊我道將則始買
之幸幸然技討德兵則又與之是賞叛也是教逆也而德
不可使聞於外國抑何以示恭恭德是幸天下之賊幸天
下之將幸天下之兵而取其志使彼為我首討其罪後不

教民居乎此目所謂關島人者少關天下者多也一惟人
 能辨之說我聖神明見為聖洞徹九淵豈待目訓之舉乃
 前奉明旨陳洪範宜圖希翰力料理不必議據以此或
 以從橫濟變非足則為人之收括無機而沿海之衝突可
 慮也如此則有四策請責成洪範以終始其事而明旨宜
 諭以先王其若其一優師通將以昭示海內夫島變之初
 起也明明以監軍通黃孫茂取私費前將軍即於剿中贊
 之手而急送登州陳運糧部是以深刺島人之心不能通
 其復投島倭之急故甘心為白登屠戮遂其分殺三等
 正欲清差指罪爾稍稅而用之其不培者汰除之是以亦
 刺島人之心不能通其仍前度冒之意又甘心為乃無端
 被害身有異度財賦投原而且蒙以惡聲種種陷害祇今
 思之有何影響若不亟為昭雪特賜優卹則是島已陷而
 紳甲不當繼踵已死而兵眾不當無遺將來窮極絕域
 之中誰敢為國家肩任大事而以身試虎狼之口者欲責
 洪範出海首先致發黃孫茂白登屠戮求遺骨骸已死既
 而我聖明特下褒忠之詔隆以贈祭廢其子孫指示文武
 將吏果有忠志盡節死於非命者朝廷必加申理優異不
 以逆變辱誣致令九泉之目不瞑此正名之第一策也其
 二聲罪首惡以昭示海內夫島變之初起也明係沈忠祥

一人以世魁姓子人為世魁中軍委沒缺帥在其掌機而
 不意印既錄回局亦旋變是以布散流言疑載士眾取道
 將而甘心焉知檣商背撤運糧船為一往外投之計士眾
 覺其欺詐不有外投不得已而還泊石城徘徊觀望心
 不附問隙可乘自陳洪範剋劉毅兵番江東總兵事沈
 忠祥辭此總兵權更立營伍廢除異已舊將通樹所部
 私人兵士遂不敢動問隙至無可乘拉弩孟有匪等解登
 塞責請加職銜之奏亦似明扶朝廷不得不與何物在歷
 無天無日敢於如是是誠不可一日容於免奔之世者欲
 責洪範出海明白宜諭官兵朝廷已有明示止誅首惡一
 人其餘一切不問而我聖明特下褒忠之詔明亦首
 叛一人罪在不赦其餘盡聽安撫不執官兵商民人等有
 能生擒盜將及殺其首級來獻者即以其官官之仍廢一
 子與做伯薛金事世襲奉要財物盡給本人充實其有幫
 助為惡者許諸人論斬獻功每斬實銀五十兩與邊功同
 例昭示海內龍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雖有百千萬人同
 賊乃集盡誅解散一切不問此正名之第二策也其三切
 責洪範以昭示海內夫洪範之出海也兵船未集不能援
 鮮姑勿論鮮敵合攻不能保島姑勿論第論島變之起洪
 範亦有耳目何以繁憤不問亦有官兵何以束手無策一

查於十年七月十五日奉聖旨將奉天四款正名案卷
首故賜保見等直軍心陳洪等既無功以故受其
罪成此後大張榜諭安布朝廷之德首惡一人其餘
一切不問過失安撫各鎮兵船運應調與安撫鎮鎮
官會同時時照應若其情形改變人宜相與設法務
萬全其後如過時一執候有條不紊即即本末行
應當其後會同戶部確議候即日具奏

高泉原有忠心疏

竊自皮島潰敗長山再變朕親遣將擒獲商民概帆東去
臣等莫知首惡為誰未能明正其罪請旨處分既聞眾心
不附還泊石城寨求安撫臣等欣然如念凡茲島人皆我
朝廷赤子苟能一朝反正有何舊惡不可消除以故屢疏
上聞日望點換鎮招撫有術靜聽無詳可以不煩朝廷別

楊東瀾先生集卷之十

下人之一之語也乃今連延日久思逆鎮深謀謀其換其洗
志祥公文往稱副總兵署東江總兵事遂於石城更定營
伍廢置舊將授用私人修行殺戮劫掠官民毫不敢動其
有差出則為孫某伐木取糧難兵東開脫歸寧歸成言人
人俱願弄回惟苦無路動遣殺元各舊將官履物不從亦
謀殺死等情如此明明有叛志祥一人杜惡窮凶神人
共憤不可一日容於免死之世矣竊思志祥之惡何能如
是何故如是實陳洪賄賂付使之惡既兵權惟所跋
焉無不如志以至於此舉殺孫升木假虎傳其氣
某一時脫身之易不顧後來收格之難古者特兵況乎既

已脫身至皇城島復至登州城猶不從實奏聞自請身獲
朝廷之大權皮置賜兵之大罪仍然掩耳盜鈴膠膠還印
中某此其罪可勝言哉始念他絕海外變生不虞孰能受
其要挾且能脫出於朕中或有根株尚能收營於月下仰
請至最重加勉爾革去提督府銜止以總兵官國功自收
責今帶領數丁併該生營蕭九船船兵前去石城左近扼
其要路然後大張榜諭安布朝廷威令止誅首惡一人罪
在不赦不扣官兵商民人等有能生擒首惡者其首級來
獻即以該官官之仍給一子與做指揮世襲所有財
物盡給本人充賞其各官兵已前被首惡騙劫所為天法

楊東瀾先生集卷之十

盡歸有充餘人應與赦除一切不問駐居所應便安撫
亦不強責撤移前歸等處為官池恩高已概加恩二級實
銀三十兩行令遵撫方一應盡其或應填報實數就於該
撫標下添設招練中軍一員以恩高為之仍給哨船出海
與其中軍池恩鳴等設法招練情願投奔寧歸之人不拘
多少隨與接渡恩高具文呈報遵撫衙門通堂照驗情社
者優給大糧次等者分撥城守老弱者撥與曉士隨處耕
種充其起料仍每男子給銀一兩婦士幼小每名口給五
錢以為暫時糊口之計恩高子招練男婦至五百名口加
糧一級每五百名口再加一級陳洪死能擒首惡一人奏

楊文弱先生集五十七卷(一)

〔明〕楊嗣昌撰

舊鈔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楊文弱先生遺像



楊文弱先生集目錄

卷之一 疏

駁承天備蓋奏提佃戶稿

覆留金花等銀充邊餉稿

催款換接稿

算調募邊兵請借拖欠金花稿

陳言兵餉疏

請立兵冊清查邊餉確數稿

處置南京鑄錢稿

卷之二 疏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二

請帑稿

南直催餉疏

再陳兵餉疏

覆戰馬乏料兼請帑第一稿

覆袁經略戰守次第疏請會議邊餉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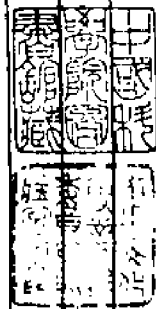
卷之三 疏

斟酌九邊餉實請帑第二稿

請帑第三稿

請帑第四稿

請帑第五稿



覆袁經略戰守主調車支稿

酌免京東加派稿

覆楚撫議查盤各處司庫稿

覆中外條陳述加派難免稿

駁宣府補兵請用新餉稿

覆議薊門督撫增用餉稿

覆議山東河北增兵用餉稿

覆邊兵加餉併查新舊各兵稿

卷之四 疏

駁通州運撫稿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四

帑全發完請款各處奏撥稿

覆議通州募兵額餉稿

覆戶科條議考成併立冊庫稿

述邊餉支用全數併乞罷第一疏

聞廣寧變料理關門種餉稿

再計開餉併撫邊人稿

覆登萊巡撫請帑稿

乞罷第二疏

覆袁山海新餉青期奏撤稿

乞罷第三疏

微臣自審非才疏

敬陳闕門防禦事宜疏

情急呼天身代父罪疏

臣父蒙譴泣謝天恩再請代罪疏

卷之五 疏

微臣承恩獨異疏

撫鎮事同一體疏

請正名實以便責成疏

請定鼓勵行伍卑官之法疏

請鑄永屬災荒錢糧疏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

登城指日可赴官兵家屬宜全疏

敵款已訖廟勝宜先疏

工部摘參未完疏

戰骨久寒疏

地震屢傾疏

承異疏

覆審利軍之將疏

奉旨查問商都哨斬是何部落疏

請留驛站銀兩等事疏

道臣標兵闕像疏

秋防屆通備容休致疏

請將回馬改徵折色疏

卷之六 疏

罪臣萬里赴謫疏

科臣持論甚正疏

恭報遵旨建城疏

控辭服俸疏

官兵出哨疏

巡邊海濱周詰氏隱疏

密奏軍機疏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

探得潰丁隱情疏

請旌城守疏

馳奏撫輯潰丁情形疏

封疆共事疏

微臣執法懲惡性嚴疏

卷之七 疏

微臣守關四載疏

請留姪王建廟作忠疏

陽和受事謝恩疏

請改關防疏

請陳宣大的實情形疏

請定練營疏

鎮道庄惡疏

產正職掌疏

請定制描主裁疏

酌議會題事理疏

請定監臣處分以充掣肘疏

請定市馬茶市米麴疏

驚聞賊犯鳳陽疏

賊患甚深再刻惡忠疏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八

邊情疏

卷之八 疏

略陳西閩大同情形第四事疏

西閩大同情形第七事疏

西閩大同情形第八事疏

軍中有不忍詰之書疏

回奏四鎮禦敵情形疏

微臣罪重罰輕疏

督屬遠近不同侵劣奏散註考疏

臣父棄臣甚慘疏

恭謝天恩疏

微臣移爵再病疏

力疾報陳三鎮要務疏

遵旨候代再具實情苦情疏

卷之九 疏

驚聞召命非常滬血控辭疏

再奉明諭彌深戰慄疏

微臣星馳在道疏

微臣已入畿內疏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九

遵旨趙朝面乞天恩疏

犬馬十年遇主疏

敬陳安內第一要務疏

嚴實邊備偵整防援疏

覆登監塘報疏

覆登撫廣國之報甚危疏

覆閩寧撫並酌議恢復義州疏

覆前督特留能將疏

卷之十 疏

覆登朱撫並啟人圖解用解疏

遵旨確議水兵疏

直州剿賊大將疏

選將首領邦政疏

陳愚見請聖裁疏

覆順撫遵旨查議疏

敬陳安內第一要務疏

覆關監解藩力屈外降疏

覆理撫直陳有功監紀疏

兵餉遵旨熟商疏

覆秦督官兵深入血戰疏

楊文燭先生集卷之十一

微臣受事雖淺疏

卷之十一 疏

覆昌宣太監密奏疏

驚聞皮島潰失疏

直隸薊鎮軍有可發疏

覆陳孝廉封疆殘傷已極疏

恭謝天恩疏

微臣趨走朔月疏

覆遼撫遵旨確議疏

覆監科東事決裂已甚疏

直糾援剿大帥疏

覆宣督撫並奏報邊情疏

恭承召問疏

謹因會推之始疏

訛言易煽疏

仰稽祖制釐正官階疏

卷之十二 疏

覆黔按楚撫兵科黔楚苗賊蠢動疏

恭承召問疏

卷之十三 疏

楊文燭先生集卷之十二

特請破格優卹疏

覆黃孝廉書生激念財難疏

酌議遼左世官疏

緊要軍機疏

覆工部查覈城工疏

遵旨查明據實具奏疏

覆兵科汝宛盜窟悉平疏

薊宣二事聞切軍機疏

覆銜御史均糧原非聖主之心疏

覆宣督再陳卜哈情形疏

酌採水西善後疏

卷之十四 疏

酌議世職武科疏

犬馬荷主恩深疏

覆孔羽時事沾危疏

覆總河曾能將領疏

覆關監查確詳兵情疏

會題卿賞可據疏

道府首關邦政疏

覆登監塘報接渡難兵疏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

覆山永巡撫海島情形疏

覆遠撫祇遵明旨會商情形疏

附陳未盡軍機疏

微臣叨預會推疏

覆鳳鎮敬陳效死守榮疏

卷之十五 疏

紫雲軍機疏

覆鳳監欽求湯平疏

覆宣撫循例補贖疏

覆應按官兵求寡不敵疏

覆楚撫楚冠盜狂疏

覆延鎮邊情塘報疏

秋防屆期疏

覆登監仰仗天成疏

覆趙賊方安內須固全局疏

覆延撫剿賊部咨方到疏

臣心日苦疏

覆秦撫馳報流寇情形疏

覆登監兵垣道府激變易眾疏

卷之十六 疏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

遵旨確職武科疏

覆兵科叛兵聽撫疏

覆蜀按塘報熱中由情疏

遵旨奏明酌議世職疏

欽奉勅諭垂注邊疆疏

奏明職掌疏

覆東撫驛遞倒逃疏

連接諸臣奏揭疏

覆登監鄉勇有實練之法疏

立請決機疏

覆登監島機詐疏

進將首領邦政疏

卷之十七 疏

覆應按急報賊情疏

覆登監會報撫經島衆疏

遵旨資奏疏

滇兵萬里應調疏

覆吏科重先知之謀疏

覆黔督按蜀撫稟報軍情疏

御前發下紅本疏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

島衆原有忠心疏

御前發下紅本疏

哈馬東西俱到疏

遵旨確議武科疏

覆吏部咨仰遵典例疏

卷之十八 疏

請明軍法疏

覆豫按賊謀合夥逞毒疏

覆秦撫臣罪議處已脫疏

狡賊東下疏

直隸臣罪疏

東賊數日無報疏

覆豫省宗紳流寇三路犯豫疏

島事久無一音疏

覆登監謹陳目前關切軍機疏

孤臣泣謝聖恩疏

覆遼撫密奏軍機疏

套目大舉入犯疏

覆蜀按弄情叛服無常疏

覆通鎮明白回奏疏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

再懇天恩疏

覆登監塘報擒解首叛疏

覆秦撫恭報甘兵抵鳳疏

覆副督選補衛州守備疏

酌議武團未盡事宜疏

覆兵部太監秋防孔林疏

覆登監兩帥關東土安危疏

卷之十九 疏

遵旨另議疏

覆晉按閱視冊進未竣疏

覆嗣寧撫監訪兵備中軍疏

再奏推舉衛勇疏

湖湘賊勢轉熾疏

密籌剿賊急著疏

覆奏按確查具奏疏

覆真監秋防孔棘疏

借職謀奪不還疏

錯營積習難斷疏

覆應撫贖報陣亡諸將疏

覆宣督遵旨確酌會奏疏

楊文鼎先生集卷乙

覆真監遵例請設官丁疏

再陳席董待罪疏

覆漕督佩藍直參玩寇疏

奉旨不敢不出疏

覆奏撫遵旨查奏疏

覆吏部查勘剿賊功罪疏

儒將臨陣脫逃疏

請旨責成剿賊第一事疏

請旨責成剿賊第二事疏

請旨責成剿賊第三事疏

請旨責成剿賊第四事疏

卷之二十一 疏

覆劉督新獲血功疊著疏

奉報邊兵發完疏

覆運撫酌補銜邊將領疏

覆桂藩流寇焚殺甚慘疏

孤臣盡職甚難疏

覆登撫防旰官丁武利疏

甄別原有往例疏

覆登監反側之心未安疏

楊文鼎先生集卷乙

請明旨送歷案疏

請留司官疏

覆宣督收弄需求運略疏

覆黔按遵旨查明具奏疏

剿賊期迫疏

覆楚撫徵臣巡歷已遍疏

請明武科人地之宜疏

覆宣督邊事整頓有職疏

卷之二十一 疏

微臣越日而兩聞言疏

達賊難破疏

兵機介在毫髮疏

覆豫按察報賊情疏

兵機介在毫髮疏

剿賊正急合圍疏

比例請設總庫疏

責備邊臣疏

覆東撫魏將直入萊城疏

覆登撫島事萬難再延疏

覆蜀紳流賊笑蜀疏

楊文弼先生集卷乙

覆宣督恭題明諭疏

臣愚懼不稱任疏

選校世職疏

卷之二十二 疏

欽承聖問再滙愚心疏

請明勅書關防疏

遵旨確查開採疏

六曹之溺職疏

聖諭綱紀凌弄疏

西事周徧日久疏

南方盜賊漸起疏

賊限已踰疏

覆保撫保舉督能疏

據報近日賊情疏

剿賊雖有欽限疏

卷之二十三 疏

實剖愚忠疏

覆黔督桂夜方張疏

覆登撫島眾既定疏

庸材實負任使疏

楊文弼先生集卷乙

覆登撫海外塘報未明疏

忠節賢能四事疏

覆宣督塘報邊情疏

烽退校謀益深疏

覆閩守撫監密奏邊情疏

覆兵科關市之議疏

臣寓不戒於火疏

遵旨再議剿餉疏

欽承面命疏

遵旨議卹道將疏

星變疏

覆曹鴻盛流冠化頑疏

奏聞犬馬下情疏

卷二十四 疏

覆登撫島事初定疏

覆兵科招撫之功罪疏

直請臣罪疏

微言伏請諭旨疏

再請臣罪疏

趨叩聖恩疏

楊文弼先生集卷乙

覆登撫島事初定疏

今歲秋防疏

覆遠撫密奏邊情疏

再議遠撫密奏邊情疏

確查會典疏

直述微臣具奏始末疏

覆嚴監歸復疏

會推木索飲燕疏

孤臣積罪疏

昌罪五愆天恩疏

司官條奏可採疏

卷二十五 疏

再辭入閣疏

恭承召問邊腹情形疏

請明王官龔替疏

覆應天撫按大盜聚眾疏

探得軍情疏

修練屢奉勅旨疏

覆陝按飛報捷音疏

災異疊見疏

楊文弼先生集卷乙

乞於臣前後疏疏

請祈聖鑒再申節制疏

再探軍前運餉疏

請飭將備以嚴軍紀疏

覆應按兵壯處有其名疏

西事因循日久疏

覆保鎮申明下手實戰之著等事疏

火災疊見疏

仰承聖諭憂勤疏

再奏賊情疏

覆延撫套目求款疏

覆甘按委弁通番招請疏

卷之二十六 疏

剿撫已飭行同疏

奏撫出剿甚奇疏

唐觀前門塘報疏

塘報可駭疏

臣谷寶是難塞疏

遵旨密議疏

員罪負恩疏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

臣罪家恩苦不得請疏

若臣大義疏

覆豫紳孫民危在旦夕疏

覆南拒撫賊未可輕信疏

降既進口疏

審機酌調疏

再審機宜疏

三審機宜疏

五審機宜疏

七審機宜疏

八審機宜疏

九審機宜疏

十二審機宜疏

十四審機宜疏

十五審機宜疏

卷之二十七 疏

左請臣罪疏

十八審機宜疏

遵旨密議疏

十九審機宜疏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

緊急軍機疏

二十審機宜疏

覆甘按懦將臨陣脫逃疏

恭請面命疏

恭報援師疏

二十二審機宜疏

二十三審機宜疏

比例請給關防疏

會同詳酌軍機疏

二十四審機宜疏

遵旨再奏神冠疏

二十五審機宜疏

覆盧恩督飛請喫緊機宜疏

乞恩寬議未任諸臣疏

二十六審機宜疏

二十七審機宜疏

覆陝撫遵旨看議募練官員疏

看詳章奏密請聖裁疏

二十八審機宜疏

覆盧恩督飛請密切軍機疏

楊文瑞先生集卷之

卷之二十八 疏

二十九審機宜疏

督監遵旨面商疏

再祈聖鑒疏

軍務方殷流言可駭疏

直破軍中積憤疏

覆宣協偵探邊烽疏

特申城守疏

邊烽塘報雖至已真疏

緊急邊情疏

降既南下疏

烽謀日詭疏

三懇請裁留兵侍敵疏

感謝天恩疏

摘集廷議疏

再酌度議疏

面奏疏

面奏指鉤疏

緊急邊情疏

考覈肇安軍機疏

楊文瑞先生集卷之

面奏募兵疏

面奏用間疏

覆南監西賊復潰疏

卷之二十九 疏

塘報疏

覆廷撫套部東拔疏

降勢南逞疏

罪病日深疏

遵旨確議疏

覆津撫偵探邊情疏

南峰一版報過疏

恭謝天恩疏

微臣等邊無能疏

驚聞特遣首臣疏

再陳內備實者疏

再申愚請疏

密陳受代軍機疏

微臣欽承天語疏

荷臣奉命過征疏

覆真拉塘報緊急降情疏

楊文瑞先生集卷之

覆盧督塘報軍情疏

密請軍機疏

奏開下情疏

增請部標疏

覆真拉再報失陷城池疏

塘報疏

卷之三十 疏

再議增整部標疏

緊急軍機疏

鉅鹿失利疏

遵旨奏明疏

臣罪甚深錫服猶薄疏

摘覆司官條議疏

鉅鹿屢報未詳疏

摘覆司官條奏第三款疏

覆閱撫臺東協堵禦之功疏

節序將新疏

再議司官條議第三款疏

冒罪祈恩疏

申明濟南之失疏

楊文瑞先生集卷之

藩封失陷疏

再申濟南之失不敢與議疏

會議濟南之失疏

緊急軍機疏

謹據申報驗票錄請聖裁疏

天恩准賜勅書謹再酌陳二義疏

哨探敵情疏

塘報賊情疏

飛報官兵大戰奇捷疏

卷之三十一 疏

官兵乘程追剿疏

附請聖裁疏

覆陳撫用苦情急疏

軍前一日無程疏

請旨著落提解疏

奏聞下情疏

乞查紅本發給科抄疏

敬陳賞罰等事疏

謹因驗功直奉罪弁疏

彙報難婦難女疏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

防敵當防之於邊疏

遵旨摘議司屬儲材之法疏

馳報邊情疏

申明二帥罪狀疏

遵旨摘議裁練事宜疏

欽奉聖諭疏

烽遞將盡未盡疏

申明罪案仰候聖裁疏

覆違撫塘柱松山拒退邊烽疏

覆違撫塘報寧遠拒退邊烽疏

遵降報通臣罪當誅疏

卷之三十二 疏

痛感天言泣領臣罪疏

請召薊保督臣面商兵將大計疏

天恩未正臣罪疏

恭謝天恩並陳違旨暫出疏

遵旨酌議裁練疏

恭承召問補陳剿撫情形疏

欽奉上傳疏

功罪關封疆之重疏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

乞恩暫假疏

塘報松山解圍疏

遵旨選補司官疏

恭謝天恩疏

密奏疏

密奏疏

功罪關封疆之重疏

卷之三十三 疏

酌議裁練興屯疏

告卹民表疏

密奏疏

再奏疏

起獲謀定微臣罪當結正疏

請罪微臣以謝革撫疏

國用諸司並拙疏

臣罪顛陳未已疏

密奏疏

感戴天恩再申微悃疏

肅叙甘肅捷功疏

訪據疏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六

羣叛謀危疏

清輝原以裕國疏

覆鄧撫塘報賊情疏

申明節制疏

楚報不一疏

遵旨酌議裁練疏

塘報賊情疏

卷之三十四 疏

楚報不一疏

微臣憂憤日甚疏

西南已定經畫宜周疏

恭逢召問邊腹情形疏

塘報賊情疏

遵旨摘議裁練疏

土寇焚殺慘橫疏

欽承聖諭謹據所報奏聞

覆瑞王營兵鼓譟疏

遵旨查明逐奏疏

折衷黜督諸疏請祈聖明鑒裁疏

恭報部臣將微臣席養務程疏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七

職方勞劇請信新給疏

部務有託臣罪難延疏

覆偏撫苗寇肆毒無已疏

卷之三十五 疏

君恩曠世難逢臣罪沒齒無怨疏

微臣引罪蒙恩屢荷督師重委疏

申明剿餉請旨遵行疏

軍前需餉甚急乞飭督臣就近料理疏

微臣受命遠行敬陳愚悃疏

恭謝天恩殊常寵錫疏

軍情疏

軍務疏

軍務疏

審查賊情酌定兵計疏

交代兵馬疏

交代錢糧疏

大帥才能可用疏

軍前必資羣策疏

確探賊情實陳天聽疏

卷之三十六 疏

楊文瑞先生集卷之三十六

急飭鳳安軍務疏

天心示儆臣當奉疏

乞辭恩養俯察愚心疏

恭報調到兵馬犒養日期仰祈聖鑒疏

申明交代錢糧直陳短少玩誤之實疏

賊勢南趨斷宜急疏

凜承上業夾剴明旨直陳迂緩誤事實情疏

慶賀疏

新撫誓不附逆疏

軍中用問多方疏

卷之三十七 疏

剴明臣愚原未阻疏仰祈聖鑒疏

確探賊情再陳天聽疏

申明暫駐襄陽之說疏

欽遵敕諭殲渠救青疏

飛報獻賊西奔疏

慶賀疏

慶賀疏

再報獻賊西奔情形疏

備述獻賊孤窮亟宜懸賞購誘疏

楊文瑞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急飭鳳安軍務疏

天心示儆臣當奉疏

乞辭恩養俯察愚心疏

恭報調到兵馬犒養日期仰祈聖鑒疏

申明交代錢糧直陳短少玩誤之實疏

賊勢南趨斷宜急疏

凜承上業夾剴明旨直陳迂緩誤事實情疏

慶賀疏

新撫誓不附逆疏

軍中用問多方疏

以下原缺

特請褒卹文武四臣疏

復遣吉按月奏報疏

邸裏府佐缺員疏

慶賀朝日疏

特斬通賊陷城世弁疏

卷之三十九 疏

鄧兵離伍疊見疏

目擊有司缺官治民無本疏

飛報瑪瑙山大捷疏

欽奉勅諭疏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

文武議論可採疏

查明解運本折開復降革各官疏

生獲逆賊軍師疏

孥獲欽犯正法疏

恭謝天恩代父領賞解嚴疏

徵臣馳至彝陵直接低首降敵宣疏

乞恩引咎以塞風災疏

卷之四十 疏

飛報官兵連獲異常大捷疏

略陳駐彝調度疏

恭謝天恩疏

再謝天恩疏

三謝天恩疏

四謝天恩疏

請易鄧撫疏

察奏捷功疏

卷之四十一 疏

備陳調度機宜疏

恭謝天恩賜扇疏

奏賊零服竊發疏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

恭報微臣進駐梁山疏

再報微臣進蜀回顧楚豫疏

直述奏督回文疏

奏獲大計疏

獨請臣罪疏

再請聖命疏

卷之四十二 疏

賊奔舊路臣浙東移疏

直述餉臣咨報乞賜接濟疏

賊遁向楚臣亟東回疏

恭謝天恩泣陳罪愆疏

密奏軍機疏

再奏軍機疏

三奏軍機疏

再報蜀疆失守州縣疏

驚聞襄陽異變疏

再接治臣告報補陳調度疏

倭賊渡漢東奔疏

卷之四十三

召對紀事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四十三

丁丑四月二十七日召對

丁丑十二月初九日召對

丁丑十二月二十一日召對

戊寅二月十六日召對

戊寅三月初十日召對

戊寅四月十二日召對

戊寅六月十八日召對

卷之四十四

召對紀事

戊寅七月初四日召對

戊寅十月初四日召對

戊寅十一月初七日召對

戊寅十一月十八日召對

戊寅十二月初五日召對

乙卯四月初二日召對

乙卯四月初四日召對

乙卯四月十八日召對

乙卯五月二十日召對

乙卯九月初一日至初六日奉命督師數次召對

卷之四十五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四十五

書

與錢塘龔邑侯之伊

家書

與湘潭包邑侯鴻達

答錢太史謙益

家書

上熊司馬明遇

上某執事

上秦中太老

上某執事

上熊司馬明遇

與袁學院鯨

上熊司馬明遇

上巡閱王指道直

諭參將祖寬

諭駐防青山箭桿兩營都司陳鼎芳劉京

與金少司空某

上宰相書

答楊左司馬一鵬

家書

楊文瑞先生集卷之六

答張司馬鳳翼

又

與洪泰督承疇

答濠州柏知州之浹

與永平王參議凝祚

與樂亭令

與楊清院一鵬

答少司寇朱房師世守

又

與李果司天經

與山海尤鎮世威

與方連撫一藻

與胡司寇某

與傅副督宗龍

與楊清院一鵬

與張司馬鳳翼

答大同王鎮樸

答袁通政鯨

與大同鼎副使明楷

與吳晉撫姓

楊文瑞先生集卷之六

與楊藩司某

卷之四十六

書

家書

又

與同里楊茂才可公

與陳宣撫新甲

與張司馬鳳翼

與內閣

與袁通政鯨

與陳宣撫新甲葉雲撫民桂

答朱少司寇世守

又

與同里諸鄉紳

與李工部純元

與馮開撫任

與黃大參公輔

答羅太史喻義

答羅太史喻義

與余楚撫應桂

楊文瑞先生集卷之

與余楚撫應桂

又

又

與從叔侍御鶚

又

與戶兵兩科

與蕭大參鳴甲

與楊登撫文岳

與陳鎮洪範

與吳劉督阿衡

與孫秦撫傳庭

與陳鎮洪範

與楊登撫文岳

與張直指任學

與熊總理文燦

與常豫撫道立

答謝直指東謙

與鄭司寇三俊

又

答史晚撫可法

楊文瑞先生集卷之

與熊總理文燦

與休寧汪明汝謙

與常豫撫道立

與常豫撫道立

與徐偏撫詹模

又

與常德師太守雨助

家書

與宋給諫學顯

與馮開撫任

卷之四十七

書

與方寧撫一藻

與周大參鼎

與熊總理文燦

與盧宣督象昇

與高監起潛

與宣大督輅

與宣督盧象昇

與熊總理文燦

楊文選集卷之

與盧宣督象昇

又

又

又

又

與方寧撫一藻

與盧宣督象昇

又

又

與方寧撫一藻

又

與楊登撫文岳

又

與盧宣督象昇

與熊總理文燦

與宣大參可進

與熊總理文燦

與周家宰周祚

與從叔鴻臚

與方楚撫孔昭

楊文選集卷之

與林直指銘球

與盧拔督象昇

又

與高監起潛

與盧拔督象昇

又

與坐門司官

與盧拔督象昇

與高監起潛

與孫秦撫傳庭

與中堂諸公

與高監起潛

又

與盧援督象昇

與孫泰撫傅庭

與劉中堂宇亮

與熊總理文燦

與洪泰督承疇

與孫侍郎傅庭

與洪蒞督承疇

楊文瑞先生集卷之

與劉中堂宇亮

與孫侍郎傅庭陳宣督新甲高監起潛

與高監起潛

與洪蒞督承疇

與劉中堂宇亮

又

與沐偏撫唐謨

與黃大參公輔

與侍郎從叔鵠

與袁都憲鯨

與洪蒞督承疇

與洪蒞督承疇

卷之四十八

書

與王鄧撫黃永

與熊總理文燦

與兵曹各司

與熊總理文燦

與洪蒞督承疇

與方楚撫孔昭

楊文瑞先生集卷之

與洪蒞督承疇

與傅司馬宗龍

諭左鎮良玉

與閩監思印

與傅司馬宗龍

上朱少司寇房師世守

又

與兵垣職方

答方楚撫孔昭

答王鄧撫黃永

與閩部兵垣職方

答宋副使一鶴

答方楚撫孔炤

答高直指名將

與傅司馬宗龍

答李工部純元

又

與丁泰撫啟唐

與宋參議一鶴

與中堂諸公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

與兵垣職方

與同里李劍初兩先諸茂才

與高直指名衛

答方楚撫孔炤

答王鄭撫鰲永

與宋參議一鶴

與平賊左鎮良王

與宋參議一鶴

與泰中督撫

與方楚撫孔炤

論流賊曾操羅汝材等

論姚道人宗中

與永州府晏太守曰曙

答荊州鄧卿官希提

與河南高直指名衛

與永州曹副使樓

又

又

與高司李元吉

與方楚撫孔炤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

與高太僕倬

論諸賊

與監紀邵同知起

與鄭秦督崇倫丁泰撫啟唐左鎮良王

卷之四十九

書

與方楚撫孔炤

諭帖

諭帖

家書

與里中劉廣文用寬

與方楚撫孔昭

又

與孫職方嘉績

與方楚撫孔昭

與內閣部科

與邵蜀撫捷春

諭帖

與靳水鶴令鼎亨

與楊主事卓然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

與湖北陳副使瑾

又

與方楚撫孔昭

與陳大司馬新甲

與四川陳直指良謨

與李揀撫仙風

與雲南徐方伯紹隆

與宋楚撫一鶴

上朱玉樞房師世守

與鄧陽袁副使繼成

與督理劉盛元斌

與陳偏撫唐謨

與督理劉盛元斌

與監軍孔僉事貞會

諭令水道人姚宗中

與鄭泰督崇儉

與孫職方嘉績

與督理劉盛元斌

又

又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

與湖北陳巡道瑾

與南京仇司農承禎

與王鄧撫鰲永

與督理劉盛元斌

與監軍孔僉事貞會

與督理劉盛元斌

與王鄧撫鰲永

與監軍湯副使開遠

與監軍孔僉事貞會

家書

與監軍孔僉事貞會

又

又

又

與涑大司馬新甲

與督理劉監元斌

與平賊左鎮良玉

與王鄭撫鰲永

諭宋鎮紀

與平賊左鎮良玉

又

與陳司馬新甲

又

與洪司督承疇

與澧州白副使鼎

卷之五十

吉

與邵蜀撫捷春

與監軍孔僉事貞會

與張監軍克儉

與邵陽表大參繼威

與平賊左鎮良玉

又

與邵蜀撫捷春

與許監紀明佐

與荊州守道王副使永祚

與邵蜀撫捷春萬許事元吉

與許監紀明佐萬監紀年策

與邵蜀撫捷春萬許事元吉

與許監紀明佐

屬文楊先生集卷之

與萬許事元吉

與邵蜀撫捷春萬許事元吉

與鄭秦督崇儉

與許監紀明佐

與陳司馬新甲孫職方嘉績

與督理盧監九德

諭提塘陳萬鼎

與鄭秦督崇儉

與平賊左鎮良玉

與中堂兵部兵科職方

與楊主事卓然

與宋楚撫一鶴

諭陳中軍可立

與邵蜀撫捷春萬評事元吉

與宋楚撫一鶴

與陳司馬新中

與平賊左鎮良玉

與孫監紀明孝

與王鄭撫黃永

與楊主事卓然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

與袁鄧撫繼成

與宋楚撫一鶴

與平賊左鎮良玉

與周大參夢尹

諭陳中軍可立

與袁鄧撫繼成

與潯江劉卿仲若全

與陳司馬新甲

又

與宋楚撫一鶴

與袁鄧撫繼成

與宋楚撫一鶴

與平賊左鎮良玉

與袁鄧撫繼成

與丁泰撫啟磨

與許監紀明佐

與萬評事元吉

與鄭秦督崇儉丁泰撫啟磨

與中軍撫鎮道監紀等官

與邵蜀撫捷春萬評事元吉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

與萬評事元吉

與袁鄧撫繼成

與平賊左鎮良玉

與王已縣相公應熊

與萬評事元吉張運副令聞

諭陳中軍可立

卷之五十一

書

與袁鄧撫繼成

與袁鄧撫繼成

與平賊左鎮良玉
與袁鄭撫繼威
與邵蜀撫拔春
與平賊左鎮良玉
與兵部科
與平賊左鎮良玉
與蒲圻鄉紳魏肖生說
答陳司馬新甲
諭提塘陳萬鼎
與鄭秦督崇儉
與陳司馬新甲
與袁鄭撫繼威
與平賊左鎮良玉
與李司空邦華
與萬詳事元吉
與閩副使引之
與袁鄭撫繼威
與陳司馬新甲
與宋楚撫一鶴
與邵蜀撫拔春萬詳事元吉

與孔監軍貞會
與萬詳事元吉
與袁鄭撫繼威
與宋楚撫一鶴
與孔監軍貞會
與孔監軍貞會
與胡子瀨汝淳
與袁鄭撫繼威
與陳司馬新甲
與兵垣
與藏方
與萬詳事元吉
諭陳中軍可立
與萬監軍年策
與楚省司道
與萬詳事元吉
與鄭秦督崇儉
與袁鄭撫繼威
與陳司馬新甲
答兵垣

與曾給諫應通

與萬評事元吉

與袁鄧撫羅威

與過通判周屏

與宋楚撫一鶴

與袁鄧撫羅威

與陳中軍可立

與陳司馬新甲

又

與萬評事元吉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

與鄭秦督崇儉

與萬評事元吉司主事化祥

與平賊左鎮良玉

與袁鄧撫羅威

與邵蜀撫捷春

諭陳中軍可立

與陳司馬新甲

與邵蜀撫捷春

與萬監軍年衆

與邵蜀撫捷春

卷之五十二

書

與平賊左鎮良玉

又

與楚鄧撫治按

與萬評事元吉

與萬監軍年衆

與萬評事元吉

與邵蜀撫捷春

又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

與萬評事元吉

與秦中撫按

與萬評事元吉

與陳司馬新甲

又

與四川陳直指良謨

與平賊左鎮良玉

與邵蜀撫捷春

與宋楚撫一鶴

與邵蜀撫捷春

與萬許事元吉
與袁鄭撫耀威
與楊知州元澧
與宋楚撫一鶴
與李豫撫仙鳳
與高晉學世泰
與萬許事元吉
與宋楚撫一鶴
與督理劉益元斌
與陳司馬新甲
與邵蜀撫捷春
與許監紀明佐
與刁郎中化神
與蜀撫按司道
答永州晏太守日曙
與萬許事元吉
上瑞殿下
與馬同知尉
與萬許事元吉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

四

與陳司馬新甲
家書
諭方署鎮固安
與邵蜀撫為曹廖訪監軍
與邵蜀撫捷泰
與平賊左鎮良玉
與四川陳直指良瑛
與周監軍士奇
諭副將張應元游擊白一龍正紀陳明德
與邵蜀撫捷春
又
與孔監軍自會萬監軍年策
與刁郎中化神
諭副將郭起柱
卷之五十三
書
與邵蜀撫捷春
與曹監軍心明
與常德道府龐縣
與曹監軍心明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

五

與邵蜀撫捷春

與張少參京

與南克朱令文鼎

與內閣部科

與陳司馬新甲

與高評事元吉

與袁鄧撫張襄道萬運同余主事

與高評事元吉

與平賊左鎮良玉

與同里楊廣文可柱

楊文賜先生集卷之

與袁鄧撫羅咸

與高評事元吉

與四川陳直指良謨

與高評事元吉

又

與四川陳直指良謨

又

與周司理有翼

與廖監軍大才

與魏監軍公麟

與平賊左鎮良玉

與曾道心明刁道化神賀超李諸將

與平賊左鎮良玉

與周司理有翼

與廖蜀撫文亨

又

與從叔侍御錫

與陳監軍之龍

與同里楊廣文可柱

與宋楚撫一鶴

楊文賜先生集卷之

與高評事元吉

與內閣部科職方

與陳司馬新甲

與兵垣

家書

與周司理有翼

與平賊左鎮良玉

與宋楚撫一鶴

與余主事

與宋楚撫一鶴

與陳司馬新甲

與宋楚撫一鶴

與劉部科

與宋楚撫一鶴

與袁鄧撫一鶴

與萬監軍年策

與陳司馬新甲

與宋楚撫一鶴

與袁鄧撫一鶴

與萬監軍年策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

與楊主事卓然

與廖蜀撫大才

與平賊左鎮良玉

卷之五十四

詩

五言近體

七言近體

卷之五十五

詩

五言

七言近體

五言排律

七言排律

五言絕句

卷之五十六

記

太華山記

義眉山記

桃源游總記

萊蘿山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

白馬渡

桃花源

兒子峰至漁仙寺

穿石

青湘溪至水心巖

漁網溪

呂真渡至蘇溪

靈巖洞

夷望山考誤記

河狀山記

神鼎記	梁山游記	卷之五十七	記	觀岳陽樓記	遊洪山寺記	高吾橋記	武山西雙石記	德山香林禪院重建殿堂兼置山田記	揭	楊文易先生集卷之二	投敵殊卷揭	論	詩以制雅為始論	寄命論	解	事賢解	說	楚侯說	碑銘	盧崑石先生神道碑銘
-----	------	-------	---	-------	-------	------	--------	-----------------	---	-----------	-------	---	---------	-----	---	-----	---	-----	----	-----------

序	送鄧別駕序	楚游草序	墓疏	墓誦華嚴經疏	墓修文殊寺疏	墓修永安門外臨江玉皇閣疏	歐溪墓建文昌閣疏	題跋	南雅課跋	楊文易先生集卷之三	居士傳宗譜跋	銘	圓通寺鐘銘並序							
---	-------	------	----	--------	--------	--------------	----------	----	------	-----------	--------	---	---------	--	--	--	--	--	--	--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一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碑

孤兒山松同輯

山碑

農者 同校

農正

取承天備監恭提佃戶稿時為戶部福建司主事代

看得承天為我國家陵寢重地而六莊兩湖以內官一員

碩其課者古天子所謂湯沐邑以其賦稅供洗沐之具耳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一

一

蓋懷恩輸餉而輕賦其歲入之課不欲有司以齊民待之
非謂其質卑可以多取俗悍不可以馴伏而有司治之不
如中官之能也今據張文元所奏蘆漢湖近在潛江景陵
益利之界乃妄以為聲教不通鄰國等次尋官校搶奪
甲佃蠲禁慘酷是謂青天白日之下而有魑魅魍魎之形
又云雜任未久正當立法之初若不應請重加懲治日後
奸雄得志相效成風是謂維秦與仲之民而必刀鋸鼎鑊
之用臣誠不得其解乃皇上即賜俞旨就著守備衙門提
問若謂尋常細故即許之亦無妨者不知皇上予以提問
之二字而凡有身家皆可為株連捕繫之人矣予以嚴究

之二字而凡有性命皆可供正刻磨粉之具矣彼豈真為
佃課之不完風力莫能制哉時假北名日以微皇上赦旨
之下無提為所欲為略無顧忌耳夫堂堂天朝富有四海
山陬水澨皆祖宗付與皇上萬年不拔之基而文元乃謂
六莊兩湖是祖宗之卹業區區租課未完謂之卹業動搖
蓋其藝者聖聰使小漢制秦悉賂妄不知天體如此宜皇
上加之詰責究其措置生事之人下所奏之章於彼處撫
按暫問明白覆奏斯於事體愜當不致小臣益作威福驚
嚇細民今乃充其所請朝上夕報臣恐無章淹繫非刑考
探生元竟整室家驚散承天何地而今有此悲慘非所以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一

二

安神靈而固根本矣又無徵收一節理宜廣之有司國家
數百萬錢糧惟是撫按行之監司監司責之郡縣無有不
辦佃租幾許何獨不可並征而令數莊之民偏罹荼毒三
尺之法浸假刑餘尤屬非據既經該監具題相應具疏駁
正伏乞敕下臣部院行湖廣撫按衙門查佃租果否通欠
鄰國等項有無侵欺搶奪一並勘問具奏回復仍諭該嚴
靜聽有司督徵解納勿擅生事貽害地方庶法守一而人
情安與鄰列郡數十萬生靈歡詠聖德於世世矣

萬曆四十五年八月初四日具稿上疏
先人子孫傳後萬曆四十五年八月初四日具稿上疏
獨之以亦天下後世以見嚴首所請之難也

度留金花等銀充邊餉稿 四

看得國家稅糧起運折色入銀庫者歲額三百六十萬兩零本色入京倉者歲額二百六十三萬石零耳沿邊一十三都年例取之折色量入為出尚少二十萬兩之多在京五十二衛月糧取之本色計口授養非有三年五年之蓄總之所謂惟正之供不足以待非常之變者也今邊廠愈壞邊勢愈危臣部加添折色不過二百萬而該庫前歲運發已踰四百萬鉅計載本色不過十餘萬而該鎮一歲所需又踰六十萬人數瞭然懸絕如此搜括屬處為萬難支必不得已惟有官府通融權宜改折之請鉅臣嘔心

湯文淵先生集卷之一

五

極矣舉朝大小諸臣亦敢言久矣臣等詳查大明會典內府金花原係國初所置舉國俱解南京供武臣俸祿各邊緩急亦取足其中正統元年始自南京改解內庫嘉靖二十二年題准三宮子粒及各處京運錢糧不拘金花折糧等項應解內府者一並催解太倉銀庫應備各邊應用不許別項挪借可見祖宗朝金花一項原非內府之物即改解之後亦當不專貯濟邊頃來相沿折放武俸之外皆以御用為名無可究詰夫一歲金花額銀一百一萬二千七百二十九兩零折放武俸歲約不過十四萬兩若准留借一年可備邊餉十分之二呈上仰體祖宗之意俯念危遠

萬分緊急則鉅臣之議金花當充者一也又查會典浙江等布政司直隸蘇松等府解到本色黃白蠟俱送供用庫收折色黃白蠟解太倉銀庫清遠嘉靖十年題准今校各處起解京庫物料果係本地無產者許於社文內明開某物折銀價銀到京召商上納如有餘銀送太倉庫交收以備支用隆慶元年令內府各衙門供應錢糧查照弘治嘉靖初年舊額酌量添徵其以後年分加添者盡行革除如各衙門假以缺少為緣行文加派及該部阿奉准行科道即時奏奏治以重罪可見祖宗朝內府供應諸項稍有贏餘即發太倉清遠先皇初政至將盡數革除嚴治加派阿

湯文淵先生集卷之一

四

承之罪遠矣庫貯多年充溢無用一番外解皮骨銷磨如湖廣等處應解福建浙江等處蠟茶物料亦宜差官買展轉侵漁上納既多不堪比較何時足了傾產長命無益公家不若折價解京官民兩利見今准折一年催解太倉以備新餉以後分別奉折仍赴內庫交納皇上仰體祖宗之意濟念危遠萬分緊急則鉅臣之議錢糧應歸足蠟茶額料當允者二也又查會典洪武二十三年罷天下錢糧紙足凡有實倉皆給納帛如或於是在京放運嘉靖七年題准江西湖廣河南山東地方不善織造令各折價弘治十七年革回蘇杭等府織造內官令鎮巡等官管理隆慶元

年詔罷蘇杭南京織造原差內官取回一切不經織造盡
行停止可見祖宗朝織造一項有罷免有折限有軍回停
立原非歲不可缺之經必不得已之役近來傳造紛紛蘇
松兩府借支臣部五十餘萬兩浙江借支三十餘萬兩陝
西年賦每年借支二萬二千五百兩遺解已不可數度水
斷不能收今陝西軍餉停止江兩湖廣山東河南四省一
向折徵合無比例將浙江福建山西四川等布政司直隸
蘇松常鎮蕪寧池太揚等府廣西等州查照見徵事例有
無其項若干盡與折價催解太倉以備新餉稍供一二年
復還舊額皇上仰體祖宗之意俯念危遠為分繁急則飭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十一

五

臣之職職違當允者三也以至弓箭弦條等項查據會典
洪武二十三年以天下歲造弓箭授民令工匠輪班赴京
造成成化十六年以在庫弓箭弦足用准折徵一年止恩
十年免本年造解軍器料銀限收中工價徵收嘉靖元年
奏准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布政司並南直隸蘇州等府歲
頒民弓箭弦數價解部於軍器局雇匠圖造二十年題准
弓箭弦定價外不許濫徵工匠班匠及解扣脚價三十年
奏准南方民弓箭弦通行折價解京分發附近各省府委
官如式造成其有不堪追賠究治可免此項軍器折價解
價祖宗朝疊見施行雖緣南北風土異宜外造多不如式

近日調募搶攘一切兵仗內庫闕給多不堪用兵部之疏
欲將盔甲三副改造一副其明證也竊謂外解成器復須
改作一物而造所費愈多不如餉臣所言盡改折色擬解
到京如今在臣國造誠可壯神器而裨實用此雖工部職
掌不屬臣部充餉之需然在今日斷斷當允行者以上於
款餉臣制度中外日擊心奉利病然指陳洞悉除弓箭
弦條一狀應屬工部折價仍造軍器軍裝外金花綠綿絹
尺蠟茶顏料織造等留借折徵則皆臣部借餉那借搜括
之大者當此時呼吸危亡數萬金錢到手輒盡不得不迫切
呼天仰祈立允以預圖接濟並請補救速事為一節聽教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十一

六

日本見報可憂心如焚臣等只得據揭題請萬懇皇上誠
需之斷即飭臣部咨行有處而假旬時方得實用誠或天
監彌高轉國無日臣等豈敢束手無為坐待邊烽之至必
不得已事誠倉卒苟利社稷何愛髮膚臣當一面待罪一
面題知不能引領空望於九關外矣

萬曆四十七年七月十八日具稿上疏有言不允

陸熙撫按稿 同前

臣惟本部錢糧在石且有無事不資撫按而新餉為急即
加派搜括屬新餉者無項不資撫按而查覈循環為尤急
臣前疏於循環一節尤切望接臣蓋接臣所至巡歷親到

即轉處有查盤委官清江風行雷厲緩急可得實濟即如
清蘇屯積銀兩臣部久擬入賑及賑上時該縣賑納已完
則按臣當面查勘展值起解之明驗也今事急矣不將催
解責望按臣凡省直有司一切府縣區處事宜指名需索
等弊廉訪彈治必須按臣連鎮文武將吏一切用餉虛占
兵馬形勢糧草等弊閱視糾舉必須按臣乃按籍計之真
順廣大慶鳳淮揚蘇松常鎮浙江湖廣福建山西陝西宣
府大同延按撫人以至順永保河四府江西四川廣東廣
西雲南五省直隸京通等倉印馬屯田陝西四川茶馬等
差又皆報滿候代已久內如江西巡按張銓近復改差連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一

七

東噫危甚矣天下之大幸無延按祖宗根本之地神京祿
帶之邪西北長遠兵馬屯紮連新縣縣之所東西近海財
賦所生倭寇出沒之處皆無延按馬以彈壓之當此民窮
財盡之時思有連任非常之役募兵四出磨餉多端臣恐
革澤益人未蒙而起揭竿新木魚欄土廟門庭之寇外連
腹心之疾內消倉卒急變皇上還何人折衝有何方解散
彼時即急應按臣從何處下手此拾遺事去矣不可救矣
皇上今日盡下直臣臣臣廷臣廷臣不及夕矣況可連延
則乎至於應天雲南貴州兩輔等處巡撫或缺員或候代
屢催不下不思此等重地豈可一日無換撫陞連予告俱

經奉旨何以不照新推臣職不得其解竊念土地人民皆
臣職掌少有反側動費猜持為此特疏懇請伏望皇上即
到沛然簡降吏部會推都察院題差本章勿少遲留挂漏
仍較諸臣受命星馳受任不必寬限過家天下事十萬可
執四五不然臣不知所終矣

萬曆四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具疏上疏留中

算綱募連兵請措花欠金花稿同前

臣於本月初八日具疏仰懇聖明自為社稷封疆大計內
言連餉歲費五百萬金蓋以前此一年運過三百五十萬
較之近日撫臣議加舊餉過加新餉約非五百萬不勾支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一

八

鎮而末細計綱募新兵之數也連日解報中見兵部有募
兵近畿一限內募該部先款具題於五省各州縣及各連
鎮展合之則六萬矣募內又云徵宋臣張浚之法擬括
百人以上至五百人以上者緩官有差徵盡靖甘涼之例
擬括百人生二百五十人者陞級各有差是六萬外有不
可算之募兵也又有水陸精兵一限內募新廣水順保增
四川西陽石柱諸上司貴州永新浙江南直水兵合之則
四萬五千矣別募又云已報起程軍夏國原入衛之兵甘
肅劉鎮山東河南後連之兵祁營二家並起陞將官麻承
宣提連之兵是四萬五千外久有不可算之調兵也見在

遼東主客兵三月失事以來李如柏一路暨靖到川兵湖廣土兵撫臣召募贖贖中遠陽海蓋等道召募開原通揭召募合之則八萬二千兵而兩路送回與馬林先後所餘兵部陸續調出及舊兵八萬五千見在若干臣部無數可考是八萬二千外有不可算之主客兵也遼計以上調募及見在兵丁然可算者一十八萬七千而不可算者不與馬大約不減二十萬臣算至此叩心天地五體俱寒不知遼東他日本色科草須幾十萬折色銀兩須幾十萬若使天但雨金而不雨粟持金無處買粟天即雨粟而不雨草有粟無處得草何況止濟入涸之太倉而恃多虞之海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二

九

運而令遼軍二十萬待此舉大探機不暇大變將起何言滅賊哉若曰今日募者不應調者未行紙上空名未是實數不知紙上之名兵部但一責實即實數也臣部今日紙上亦無可寫他日將何所責先臣趙世卿有曰撫臣奉旨之日即是臣部抱餉之日今兵部諸事家先趙知該部題如之日即是臣部抱餉之日該部迫切有不容不即請題處者省直解到金花銀兩呈上聖上聖不肯備亮不可請臣前疏已詳茲不再贅恭禱一十三日接出諭札有云爾部累年所進金花銀兩拖欠至一百餘萬臣等思之此項銀兩蓋緣省直窮民偶遭水旱輸納不前節經臣部行抄撫按

惟督有司微比完解竟無到者此在皇上矜念窮民合當寬假但今遼餉迫切刻無處法募餉則望諸發仍是金花合無將此拖欠未進銀兩湊發德音俯賜臣部轉行撫按催解太倉以濟遼餉萬分之一則舉朝臣子歡欣鼓舞知前日觸天威而罪臣部者此金花也今日沛德音而賜臣部者亦金花也大聖人之無我薄海內外瞻仰同情臣歡宣布皇仁風示百姓苟能節縮衣食輸納消埃共助遼東餉軍封賊上報如天之聖主下為終事之義民則此拖欠累年未解解到銀兩或得一二接濟未可知也臣千思萬慮到此都窮皇上少加垂察於拖欠未進者慨然允賜臣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二

十

部則零星解到者臣姑徐緩請留不決遼東二十萬軍餉募奏報各疏俱在御前皇上試一省覽庶算便知臣部餉盡呼吸萬難接濟臣愚不敢欺因迫切難顧天誥命無任懇禱之至

萬曆四十七年八月十二日具稿上疏留中

陳言兵餉疏 時為戶部江西司員外自陳

臣庸懦書生備員戶部竊見遼東震軍殺將已事堪憐慮敵於中久矣近接郵報新敵客臣難延獨業已交代行事臣伏思之此先躬登壇檄檄情未皆為一變之時也軍機進止臣雖未敢與聞然而有一兵必資一餉兵一日不止

餉一日不停臣餉部之屬竊願一言俯救愚心臣聞召客
者卜日肆筵設席必問中厨森飯之資款大者滿座燭頭
焦頭必計主人牛酒之費若中厨毫末有缺客到何以應
之牛酒費至傾家則主人之火救與不救等耳而者曰里
細民不為況社稷封疆之大付之公忠才識之臣顧宵衣
之乎然而今日之兵微調召募乃至二十餘萬餉款何出
未嘗通而問焉蓋諸臣漫為之或蓋皆有所不得已耳夫
遼東者皇上之遼東非經撫二臣之遼東也遼陽發難後
馬勝雖非令經撫二臣在事之日也皇上以權錢狼狽一
懷再懷之遼東罕而再之二臣試觀今日身在事中獨肩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十一

三

重擔萬若千難無二臣若也而二臣之請兵為皇上保此
遼東寧得已乎二臣請兵舉朝大小臣工皆言請兵且勞
心借著某兵當調某兵當募不謀同詞皆為皇上保此遼
東非得已也而皆責望於兵部亦無非為皇上保此遼東
又得已乎凡此不得已者戶部雖殊苦之實心亮之然至
兵已調募矣戶部之苦乃有叶天搶地之聲所不能告訴
學水移山之力所不能維持者難使經臣撫臣舉朝大小
諸臣盡亮戶部奇窮照見戶部心膽亦何益於勝負之數
即使皇上長派戶部之官養粉戶部之骨亦何補於社稷
封疆之大計哉臣愚若不安言便忘國之無及然非以臣

之德敢望諸臣萬一也願與諸臣平心和氣付細料重斯
事關重大瞻眼安危臣若言之遼東料想諸臣亦不參商
臣所欲言者何也經臣中府會議開口說兵必須一十二
萬及上河東諸城清臨一疏內止議增新兵七萬先調一
萬隨之入遼比其到關調兵至者不過數千與俱度遼只
八百耳是蓋經臣不欲足數而該部掣之肘乎微發期會
事勢良難難欲如取如擲而不得也今已出關度遼交代
受事觀其奏報疏中除李賀二帥所統外賊中見兵及川
兵止有赤身徒步二三萬人勢固不容不調且募而調且
募亦應以經臣之言度之乃前則求一萬而不足今則至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十一

三

二十萬而有餘臣滋感焉夫經臣於遼事先危有年使其
必須二三十萬諸臣會議之時何憚不說而顧損益於十
二萬與七萬間必有故矣臣思其故有衆二三十萬不惟
戶部無如許新餉遼東亦難容如許客兵且看餉都是金
錢養士必須米穀遼東城墻天臨既多則有國聚附者之
人有荒蕪不耕之地使盡力所生或難自給而況兼兵四
集殺倍居民本色上恃海運海遠止恃登萊寄命風濤之
中出入盜盜之數危事也絕地也至於糧買徵收又值東
方大旱則出人事意料之外督餉大臣惟心畫策請帑裁
漕賑賑諸行動淹歲月臣恐遼東地日強寇在外錢軍在

內居民苦其騷擾客子憤其貽藉惠有不可測者此猶以兵到邊東言也若夫募兵就道併命辭所過之處民間豫愁搶掠罷耕開門此輩市賣無從餉成搶掠小民泣訴令長只得隱忍容之一處兵卒如是別處又然今日兵過如是明日又然臣愿所在農商不得安然作業輸納租稅然猶州縣民兵結隊不滿千百為害有涯至於土兵四萬取足六司計程凡數月之遙安家無一錢之例此則數千為隊到處山溪向無紀律民間言語不通難資與之交易即不他有搶掠但求遂其饑食渴飲之常而後不可勝言然之州縣民兵何嘗什伯焉者使此兵雖有搶掠盡數到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一

上

連猶或得其一臂之用當忍小痛以來之若永順前調三千到關止有八百逃回斯首足者又止一十四人其續補二十則抵進兵之數而此進兵二十餘人追既不能到連退復不能歸穴將安之乎惟有化為蓋賊出沒於彝漢兩界之間而兩處俱不得聞耳今之四萬保無前日之事為地方憂者乎猶曰害止逃兵而已土司忠順固多禁驚亦復不少當觀因多貧等亦自不少今連調沙場非其本願設有抗令起趨請糧發者朝廷運糧以給之手抑舉兵而加誅也兩者不可不算猶曰罪在承調者耳川湖貴三省除土司外別有無主苗民如所稱紅苗花苗仲家者

頻出圍城竊寨近歲雖除官兵數少大半調用土兵今各處土兵俱調赴連此苗仲得意之秋橫出攻圍之日必報怨貴州以被寨雲南而南從此多事設有臨城逼印如阿克者朝廷忍而不問乎是又生一連東也猶曰連在千里外也土司仇殺自古及今日以為常數之猶虞其動動之安望其數數開穴中毋論已今之調發俱往連東合之川兵幾五六萬雖為大將諸苗素所懾服者而統之可使兵知將意將識士情有事奮勇無事調和豫附者乎將難其人狼心鳥合有萬不可知者且如播之役安彭二氏至殺寬莫解也今以安之一萬彭之前後一萬八千同調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一

下

可乎水蘭之役黔蜀二省相爭訟未平也今以水之一萬蘭之五千同調可乎以要解之寬與不平之訟使之居同地出同塗勝同功敵同罪臣雖至愚知其不可夫使土司無故而窺左足於我內地必且藉而拒之按而討之今以連降之故盡引而入中國之中熟我山川道里窺我版籍人民遇我五雲雙關之下此何等大事豈可當試為之哉古人之用此輩者皆在中國之外牛羊之力水草之性一以皆同而又有利可爭有交可攜有誓可結我則行旅我則饕餮怒使之追奔流血小兒大傷乃卡蘇刺虎之喻耳今土司之與連降何利可爭何交可攜何誓可結而能

激其怒心執其困關我所以用之者不通朝廷之名分足以維持中國之威力足以跟連耳嗟呼名分何物土司何人可與恃以維持若我之威力業已無邊降何而用彼兵彼亦何所復憚而招之必來驅之必死為我戮力同心必如子弟手足之捍衛乎今復林大盛之積願有覆名引萬里非願之兵一一經過堂與毋論就今言朱批之變哭起雷防即今班鳩胡跪殿角借首坐索一食獨資金錢不知雷用何項錢糧臨時作何懸遣此須有備而無患不可有患而無備也臣自聞調兵剿思募算從大至細從細至大利害亦各分明心肝亦幾嘔出然不敢斷斷曰一切不當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一

五

調兵也但思兵部調兵除州縣二萬安撫通津昌平等處可衛陝東外其餘必皆遠募應用者耳遠募應用之兵必先期之遠東用兵之人攻守剿平應出何募裁月日時須得幾年兵數若干見有若干應增若干某處應調若干某處應募若干用餉若干本色若干折色若干衣甲器械若干馬騾駝牛若干一年之費若干三年五年之費若干以至軍中一切事宜經撫二臣與其文武將吏悉心咨度定局如何變局如何急著如何緩著如何奇著穩著切著如何未獲之著如何以至咨議劉中所不能了所不可准所不得通者戶兵兩部遠達司官路驛往來虛心面議求妥

求確求為可繼之道期於血脈貫通指臂靈應外行一事內者洞見肺腑內行一事外者快著痛癢而後速降後備可算遠朱經撫可為戶兵緩急可應在兵部則知募兵果屬有用果不可緩而已調募者急催之募兵未必有用而屬可已而方調募者亟止之在戶部則知本色一年應用多少數年應備多少而不足者設法運之折色一年應用多少數年應備多少而不足者設法請之如此決不須兵二三十萬之多決不須餉五百餘萬之外所有海內徵調騷擾加派催科亦決不至如此之忙亂而為社稷消隱憂為封疆弭災患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在此一著在此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一

六

一時著為不可差也時為不可失也臣之愚慮以為遠募一年之內患在兵少一年之外患在兵多今日兵部當調有用之兵不當調無用之兵當調禦暴之兵不當調為暴之兵當於近兵增調以求速當於遠兵裁調以求精當以各處召募新補增調之缺不當以各處安插永堅不動之根此臣日夜私憂終難隱忍者敢昧死為皇上忠言伏望少垂省覽未擇狂愚以圖滅賊之大計以嚴用兵之大防至於是非可否事理雖無兩得議論不妨並存如臣罪臣一切聽之矣

萬曆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題閣中

靖立兵結清查連餉確數稿

時為戶部江蘇司員外郎部堂具稿以下同

竊惟遼東一年之間費餉三百餘萬無復遺存秋毫而加
擬提括過於海內臣部疾首痛心極矣除前指旨行查外
臣朝夕考求其冒破之故亦有灼然大數而容乃疏聲明
以資經畧閱視諸臣履歷然亦不通道并之僅存隨觀之
使領未必使盡之全提還故吾也惟是前事不忘後事
之師則於經畧交代之始臣不能無厚望焉所望於經臣
者何也前日遼東之兵臨敵則不勝其少喫餉則不勝其
多前日遼東之餉一案則急如星火而使人不敢違一發
則周如泥沙而使人不敢問此無他兵分於各道而所取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一

七

者餉司之銀各道不問其有無餉總於餉司而所養者各
道之兵餉司不知其虛實譬如兵共一帳餉分兩項新餉
給新兵何以知非舊兵之易名而冒也舊餉給舊兵何以
知非新兵之即名而乘也又如新兵原食一兩二錢今遞
加至一兩八錢則以舊而潤新者有之舊兵原食四錢今
遞加至一兩二錢則以舊而潤舊者有之又如新兵道加
往開原者一兩八錢鐵嶺者一兩六錢而此兵以何日到
開原何日到鐵嶺未嘗問也舊兵遞加其上者一兩二
錢中等者八錢而此兵之原食幾糧原食單糧未嘗問也
以故年終之奏報李劉之備環對卷茫然了不可問而不

問已耳即大地盡作金錢雖填此無底漏海必欲問之不
惟掣肘之嫌于人口實抑且脫中之獨立取身殃此其道
將安出哉臣以為有問之之人有問之之法有問之之時
人者何餉司各道皆有錢糧之責初無至囊之權其惟經
畧乎蓋餉司所據於各道者紙上花名耳而各道蓋即據
花名乎蓋地駐防者以紙上防相機策應者以紙上應乎
彼多索餉則不得少戢兵彼多戢兵則不敢頻失事此可
以功罪按者也彼須調募則不敢譁逃亡彼見逃亡則不
能昧存者此可以情形揣者也以此問各道能不吐實乎
即不吐實於他人能不吐實於經畧乎而前此所志經畧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一

十八

先不責實耳覆車伊遞接局方新有實心做事之人則自
有開口告人之事臣謂今日問餉之人不得不屬然思一
也法者何遼東兵雖衆惟有新舊兩端遼東地雖寬惟有河東
河西兩界河東分遼陽海蓋開原三通河西分廣寧寧前
兩道而道盡矣某道之屬分城堡若干而地盡矣某城某
堡之內分舊兵新兵若干而兵盡矣某兵之內分食幾錢
餉銀若干若干幾兩餉銀若干若干而餉盡矣如是種種之數
斷自經畧交代一日為止責令各道盡將所屬城堡堡見在
之兵見食之餉編造總數數冊報經畧其冊務要直截
簡明先開一遞所屬幾城幾堡幾兵幾餉合為一遞之總

則總數也外分城堡某城幾兵幾餉為一城之總某堡幾兵幾餉為一堡之總即據數也其城堡內不許又開某縣下某門下某將官下某南京某浙江某四川等營以致紛紛名色猶如說老捕風捉影難稽考所當者此冊造記備中經畧實掛號印發餉司餉司照填底冊一本存案仍將通冊轉申到部即將冊內各道分營城堡兵餉總說另具一揭發抄具交代後兵馬或有更置錢糧或有增損定為各道每月二次冊移餉司餉司每月二次冊揭報部發抄之制一如前式使朔野內外曉然皆知邇來幾道幾城幾堡幾兵幾餉一一燭照數計如在目前而後吁吸可以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一

九

細聞緩急可以相赴從前關隔不遇之病至此都除若道冊不經經畧仍是前此花名轉抄不過長安又與舊案猶環無異臣謂今日閱餉之法不得不闢經畧二也時者何見在通兵前法已備新舊月糧可算無遺兵援軍在邇又有行糧比其到邇必須著位因而問之於山海關曰某月某日某處援兵若干通河關之於遼陽餉司曰某月某日某處援兵若干到遼分撥某道屬下某城某堡營內應食某項餉銀問之於各道曰某月某日某處援兵分撥若干已到某城某堡營內開食某項餉銀除餉司各道收連入冊一

月二次案報外其山海三岔二處守將隨到零星具揭詳報抄傳不遇出片紙附使郵而行糧可算者伍有期亦不至如前此沈沈夫出關遼河到邇著位固皆有時不及經臣受事之初創立此法日復一日恐又因循臣謂今日閱餉之時不得不兼經畧三也行此三者朝廷不煩動色當事不嫌掣肘將卒不勞脫巾而餉自可歸兵自可清但責經畧而已辦臣所望於經畧者不泰厚乎然臣非漫言之也經臣昔按遼時正有召兵添餉之事讀其奏繳新餉疏內有云營不成營與無將同將不成將與無兵同其何救於募弱而新餉又不專為新兵支用是使新兵有增之名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一

十

無增之實新餉有為新兵而增之名無為新兵而食之實恐虛糜此餉者不在老弱之充數遼兵之影射而在營幕之不成分散之不合也嗟乎此十年前因病下藥之言不意今日青苗之病殆復速之又讀其屯田修通一疏有之內地千零萬畝北盡南空餉室皇只欠一反漢以出塞千里轉餉而天下困唐以藩鎮耗竭國用而人心離宋以西北用兵括盡民財而社稷屋古今敗亡之禍未有不始於遼鄙而終於援募者嗟乎此十年前剝肉醫瘡之喻豈料他日救蕩之憂究竟不能外是嘆夫經臣於十年前籌遼是固盡見及此今日之事兵須實兵餉須實餉一切剝

盡廢在直臣詞之事而臣所長嘆者今日之內地又非
十年以前之內地也今日之新餉新兵又非十年以前之新
餉新兵雖臣前日言之則盡今日國之則著矣宋儒有言
必用體國之人而後可以獲治共之效臣望經臣今日治
兵之中不忘前日體國之慮此社稷生靈之福豈臣一人
之私幸哉臣言至此惟有欽泣除臣一面剴行餉司外事
關經署者伏乞天語叮嚀同心共濟依臣此法設議行之
遑事尚遠可為臣部尚書可應不無臣力竭矣臣罪亦甘
之矣其如國家何其如遑事何

萬曆四十七年九月初二日具稿上訖得旨先行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一

處置南京鑄錢稿

然得科臣官應宸留都鑄錢條議度奉欽依相應備出的
議施行等因查呈到部看得國家錢幣利源所在弊孔叢
生始處不精後致難必臣等周諮博訪參伍折衷通於科
臣之疏其言可行者徑行其言未詳與未妥者酌議詳妥
之意而後其梗概有六議為一曰遣官之議科臣疏照永
樂九年事例謂宜遣差部臣另給關防是矣查得陪京重
地鼓鑄多門差一節司冗繁無濟事當謀始地方或相混
格錢糧或不接濟奸偽或多竄穴區畫或不精詳有一於
此使敗公事考祖宗朝有事往往特遣科員亦有兼遣部

科者今議南京鑄錢關局伊始非特遣才望科臣一員前
往創置不可蓋其於地方可以消沮格而得同舟之助於
錢糧可以催接濟而無仰屋之嘆於奸偽可以清竄穴而
不虞於借竄於區畫可以盡精詳而不惑於膠柱此部臣
之所難科臣之所易也至於南京關局買銅原在蕪湖蕪
湖之銅又富買之荊州等處則須本部司官一員與科臣
相輔而行事體方見有濟今應請給初書二道鑄造管理
錢法門防一顆一應買銅召工鑄錢委官搭船裝運等項
並就近地方府州縣官俱屬提調以行使事如有便宜仍
聽科臣到後奏請施行俟一年內外規則已定綜理有方
錢通無滯然後責令部臣為量其事遣去科臣酌令復命
其駐劄公署在京則上江兩縣在外則蕪湖縣議建何所
或有見設空關衙門務與鑄錢處所相近其衙門年壯等
役就於該縣撥給仍應悉書其以上又務承差以備奏請
差遣所有官吏俸廉各役工食咨南戶部及該地方層處
至於部臣間往荊州所過湖廣江西處付康糧衙役一照
先年監兌事例施行此遣官之大畧也一日關局之議科
臣疏願京師錢式俾赴留都特立寶源局且與南之寶源
局各不相家是矣查得南京見開四局並行不悖相沿有
年今議遣官關局應度寬濶地面可容鑄座數百工匠數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一

三

千之處建立房舍以蔽風雨高峻牆垣以防奸弊內設南
官外設巡軍以資稽察而又必與督理衙門相近以便朝
夕訓度考之會典嘉靖四十五年題准南京府軍衛倉府
軍右衛東倉府軍提衛倉金吾提衛東西南三倉神策衛
驍二衛等倉若有空閒廩分於內選一二大倉鼓鑄可省
開局之煩又考會典景泰三年令南京各倉築立高厚牆
垣牆外仍立冷鋪倉撥軍夫巡守成化十二年奏准府軍
左衛東倉牆外官地重起公館令監收等官往來安歇若
今就倉鼓鑄則備巡軍守汛有故事可因牆外官地或有
公館可以修理廓充為督理官駐之所最便計也倘諸倉

楊文瑞先生集卷之一

五

已非空閒或年久傾頽然後別議設局可耳說者多言集
湖銅商輻輳多不願往南京雜料集來之價又賤後倍今
應即地買銅即鑄鑄錢官商觀面易買銀出銅入料辦錢
咸更不轉落局正商賈之手尤省別弊則在一時建署開
局未免勞煩而積久成錢利息自倍是在遠去料臣熟計
長使此開局之大畧也一日銅料之議料臣疏稱京師銅
少而四大黃銅更少少南京銅買自無湖等處價值甚賤是
兵盡得南京鑄錢所用者紅銅也每斤約價八分京師則
用四大黃銅每斤價過一錢運來商銅甚低每鑄銅百斤
便有一十三斤三兩正耗是價銀十兩內已折一兩三錢

三分也若止用紅銅錢質既高後合易見且折耗較少約
每錢萬文用銅九十斤省正價一兩八錢又省正耗十斤
上下為利頗多但恐鑄成實色與京師見錢微有參差致
礙行使則又有可商者真正紅銅於每九十斤用錫五斤
十一兩之數酌量少增或入爐甘石少許點化銅色與京
師見錢合式不尤愈於純用後船攪和依假之黃銅乎至
於水錫炸愧木炭松香砂礪此皆北貴而南賤者今應首
議工本科臣前疏請者為今於南直即邑泊福浙江潮四
省應解京運銀兩各以半解太倉半解南京戶部轉發差
官鑄造者誠可次第施行今四省應解京運再為清查如

楊文瑞先生集卷之一

五

南京附近五鈔關折色一年約近十萬兩一十三府三州
單折一年約過十萬兩堪借一年用作工本合此二十萬
兩之數可且開爐一百鑄一年又恐初到地方部借僅
鑄等時須時遠難應手合無先借漕折銀五萬兩給部料
二臣願由一面召商買銅一面撥借前銀補解如是則銅
料大畧已具若鑄解一二季錢銀果通行不妨廣開爐生
二百三百所議四省應解太倉銀兩分半南解後當漸次
行之其省直京運買銅折銀各處鈔關收銅折稅折料及
連年官刑州買銅等議查臣部鈔關獨九江獨據上游為
銅船必經之地但折船料所得無多過此以往皆在蕪湖

之下銅價轉增折收似無大利至於荊州買銅俟料臣到
南京後度蕪湖有無缺乏差去部臣問一擬往不必專官
久駐此銅料之大畧也一日工作之議料臣派辦即鑄而
錢須通北式又云工價未償亦北費而南賤是兵查得南
錢款式既異工作亦且不同如用南工未必盡合北式當
令工部選差實源局官一員帶錢匠正匠作二十名赴該
省聽用轉相傳教其匠作則臣部移咨工部揀選同局官
前去可也又查南京工部實源局見開一百二十五爐戶
部府軍倉見開二百五十爐後為一部支放俸糧等項錢
耳今鑄解京師用錢路廣理宜開三百爐但事當創始工

文淵先生集卷之一

金

本未多且以開一百爐為制而細算之京師每一爐合用
匠役有紅爐磨洗錢樣等項名色而人數無定爐頭有力
者人多無力者人少其工食則以錢錢為准每萬文給銀
三兩二錢五分零計諸役各備則一爐一日可鑄萬文是
一爐一日使給銀三兩二錢五分零也南京每一爐合用
匠役有細沙煅風省眼錢磨等項名色而數止七人其工
食則以人數為準一爐一日止給銀三錢八分二釐也除
伏臘二月不鑄依京師工價開一百爐鑄十箇月該給工
食銀九萬七千五百六十兩依南京工價開一百爐鑄十
箇月該工食銀一萬一千五百兩此其貴賤懸絕何嘗倍

從今量帶北匠廣召南三萬萬無用北價之理而法有當
通融者往時南都鑄錢匠役有各帶私銅附鑄之弊有將
俸船和錫塊換官銅之弊有穿窬穴地盜出官錢之弊有
乘領工食失帶錢之弊而今查鼓鑄盡是北錢一出局
門所鑄非其所用諸弊可免此輩工食之外別無餘利應
酌減倘使以鼓鑄其樂從每爐一日給銀四錢三分二釐
合一百爐十箇月共銀一萬三千兩五拾與工食應一色
支銀勿折一錢以滋濫雜北錢既不許出局南錢亦不許
入局嚴如搜簡並以銅斤定准處斤勿合餘炭以資別鑄
其工食銀兩查南京每年應解北都銅料工食等銀二萬

文淵先生集卷之一

金

二千四百餘兩此項原備工部鑄錢李解太倉之用今南
京鑄錢亦解太倉宜令工部暫行停止即將此項銀兩留
發差官准作工食支放除一萬三千兩外尚餘九千四百
餘兩可備銅料之用至於錢法大通每年開爐三百則除
此項銀兩外尚須議處一萬七千餘兩或照先年事例於
船料蘆課兩項之內設處如數仍聽二臣到彼議妥施行
此工作之大畧也一日轉輸之議料臣疏稱留都七十二
貢船每年數次漕艘每年一次各將錢順帶赴京此則車
價脚力全無所費是兵查得貢船一項近據南京兵部疏
載每年二百四十隻所貢之物原不照船費差並水夫

悉行曉諭商貨若將鑄錢寄運處屬通便但恐是日夫吾
應咨會南京兵部會成軍甲水夫人等取具領批至沿途
不致差失甘結列部交卸仍取庫收據報該部以防別弊
可也漕船一項大約可得五千隻每船量寄鑄錢比之貢
銀尤便臣部即當仰批總辦南京者於南京就使搭錢
歸夔州者差船載錢到夔州附搭仍咨會總辦漕運撫
按衙門查取該總領批甘結與文卸庫收一如前例可也
計今鼓鑄伊始止開爐百座一日成錢數止百萬文一年
十月止三萬萬文以每十文重八斤算之共重二百四十
萬斤分作二萬包每包錢一萬五千文重一百二十斤貢

藝文屬先生集卷之一

主

增二船五千二百餘隻每船寄運五包總批貨六百斤食
米六石而已有餘裕矣若錢法既通工本日益新開三百
爐一年鑄十箇月成錢九萬萬箇分六萬包每船寄運
十二包亦止批貨一千四百餘斤米十四石衆學易舉故
此非難而臣等願有慮焉分寄零星無人押解難取領結
倘知新錢有利則同舟其心能保作奸犯科之必無乎且
漕船到必秋冬而貢船雖有春夏附搭數少所鑄之錢必
至秋冬一到則支放或不相乎時行時止自關阻滯之門
亦非計之得也查得雲南鑄錢會計錄載本部度准雲南
解至四川永寧四川解至湖廣湖廣解至南京戶部南京

戶部轉解本部專備凡通年制及商價京營料車折色文
武官俸寄項支用今南京鑄錢作何扛運處有故事可據
却而兵部黃馬快平船六百七十五隻並無可議差委者
近該部派於長差船內載減可有八十餘隻與其以不急
之需滋差蓋之擾局若移助錢運入伍太倉之為得也今
議開一百爐鑄十箇月成錢三萬萬箇共重二百四十萬
斤約用五百石船五十隻便可裝盡而馬快等船所載不
止五百石則用船更少差遣不難南京本色積貯數多差
船五十隻支撥行月二糧所費無幾若長途使用難以盡
支本色則將別項折色按此元支亦無不可而沿途押運

藝文屬先生集卷之一

主

不可無官倉由直各府每歲俱有通表府佐一員大都帶
解錢糧先期而至若移會與按查取數員即於春夏月鑄
至船押解到京但俟入賀事畢然後解解期復任亦於事理
無礙應聽部二臣到彼計錢將長使移會施行此轉
輸之大畧也一曰出納之議科臣張孫文武官吏之俸新
珠寶雖折之商價即用供用寄庫之職者即為錢新各衙
之庫新三倉七場各處之米豆皆可一色給領水衡大工
之料銀先議行戶之貢解皆可將銀充數以至前案永昌
等鎮皆可存銀運錢是矣查今上初年國營軍士四月十
月准支折色領出銀兩多換錢以便貿易而貴錢舖戶銀

則多稱錢則少給軍士領銀五錢止得四錢有餘之用錢
後該故折色之時偏商軍士和願支錢行太倉照例折算
又如太倉給放商價已照銀錢二八兼支惟河南山東等
糧而道因該省解銀故以銀給商議將太倉收貯制錢發
而道各一萬而過給商價亦以錢銀兼放仍各還太倉銀
一萬而如錢支將盡呈部預行給發歲以為常大通橋運
糧車戶脚價比照隆慶三年事例借給太倉庫錢即於各
役本年應得脚銀照數扣解還庫歸此推之除俸薪商價
料車等項見例銀錢兼支外京通前密等處舊例支錢事
非久遠今由轉方始釐座不多或銀有限難以驟議偏行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一

七

但查本部一向支錢如俸薪商價料車自三七而四六而
中半以新密抄其京糧兩月折色已照錢度舊規每糧一
石照依故糧勘合規則唱名支給則一事之錢比之糧不
用斗斛比之銀不用權衡於故者便甚新辦金背英得而
攬雜照數實事英得而短少於支者便甚只此一項便可
存銀二十萬兩而錢是通橋之脚銀前密之商價以及永
昌易事體相同應係錢多之日次第派布其工部光祿等
衙門對支聽其會議長使而錢已結矣解矣必有庫以貯
之官以主之應議建立太倉錢庫歸給關防一切書算人
役文抄事體比照銀庫施行仍委積明勤慎主事一員題

差或一年或半年專管錢庫或即用陪庫主事為之而去
其舊名與吏其副差之例亦可矣但太倉既已支錢而米
事例納銀俸俸售偽之使復思將錢據塞難以口舌與爭
惟若令兌走凡納錢者即查應領錢者如數撥給聽其收
受明白取具領狀即准庫收並不許將一錢入庫則米害
不准納錢而偽錢亦不得行僥倖之路自塞至於鑄解日
廣支放日多錢必稍耗要在設法低昂以時散散如科臣
石應岳昔年所議據其利權使不旁落重則布之使輕輕
則收之使重最為通變宜民確論此出納之大畧也以上
六議臣等平日未經明習臨期得之訪求事在彼中終多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一

七

揣合內如銅價料價工匠之價恐有參差未必如今所算
恃有科臣與司廣同往臣等所言可行者徑行未詳與未
妥者酌議詳妥可也應道某科某臣臣部未敢定擬但當
時事然局太倉束手之際不敢首鼠逡巡臣即移文吏科
會議一員疏名上請至一年內外規制已定瞭解理有方錢
通無滯然後復命俾部臣專量其事而所與共者即臣等
臣選擇得人之後另疏具題一面先具請發大畧持疏懇
請伏祈立賜俞允下臣衙門餘令臣等作速施行

萬曆四十七年九月十二日具稿上疏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一終

曹孫 謹校梓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二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震破

孤先山松同輯

震介
震秀 同較

山梅

震序

疏

請帑稿時為戶部江西司員外代部宣其稿以下同

日聞東邊消息北關已陷瀋陽一空遼陽軍民箇箇安走無一關心國忘臣等腐心頓足嗚呼危矣成大事以人心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二

二

為奉人心一難大事去兵經畧一人雖責各將將不能責軍雖責各道達不能責民欲戰而戰無人欲守而守無人且又無甲無馬無弓矢器械被將唾手取遼陽無些子糧富之具無數箇糧富之軍此豈經畧道將諸臣能以兩手兩足數守遼陽乎而非獨遼陽人心然也使遼陽失則廣寧人心亦然廣寧失則山海永平薊鎮人心亦然京師失則所在各省直人心亦然皇上深居大內不知近年遼腹地方人人惶惶處處偷安假如數箇強戰數火殺人雖有千萬軍民人等不敢拚命上前與他抵抗何況敵騎數萬壓山崩壓城破聞風喪膽不等刻來箇箇要走誰敢

上前抵抗此海內太平日久積安積弛積畏之勢不走遼

陽一鎮人心單怕遼陽到極處也今日到此極處則無一

法可以鼓舞惟有多將金錢買其死命兵法曰軍無財士

不來軍無實士不往又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今日軍民

窮到極處若使多得幾文見報到眼到手可以養活父母

妻子則伊必然出力捨命報効朝廷萬死不解若無見錢

只以軍法斬之亦斷不肯出力捨命且恐激成他變此其

事理洞然明白皇上自然肯信肯從者也但今日見錢戶

部無有工部無有太僕寺無有各處省直地方無有自有

遼寧以來戶部一談即借而即借盡矣一談加派而加派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二

二

盡矣一談搜括而搜括盡矣與有法不取有路不尋則走戶部之罪至於法已設盡路已尋盡再無銀兩則是戶部無可奈何千難萬苦臣等只得相率懇請皇上將內帑多年蓄積銀兩即日發出儘為存貯太倉聽戶部差官星夜發發處來急故遼陽如遼陽已失急故廣寧廣寧有失急故山海等處除此見錢急著再無別項處法今日臣等不請是臣等負皇上皇上不聽臣等是皇上負祖宗皇上今日不能遼陽明日危亡京師後日禍亂臣等惟有相率焚香拜謝九廟之靈以皇上養養七人之願盡死鎮下而已而有何策可戰旦夕之急也哉伏乞皇上千思萬想轉意回

心即日先發帑金千百萬番赴遼陽軍前聽候各諸臣鼓
舞軍士然後陸續盡發使萬難臣等陸續發去先軍馬糧
料等項之用則今日轉禍為福在此一舉皇上即在大內
與聖子神孫日饒萬年之鎮臣等不敢再來激貼若請帑
不發發之不多臣等前言已畢惟望一死謝下兵

萬曆四十七年九月十三日具稿上疏留中

南直催餉疏時為戶部郎中自陳

臣接部報戶部一本為患病不能供職等事奉聖旨是轉
嗣昌著陞郎中專理新餉吏部知道欽此臣小臣也伏蒙
聖恩陞將本部開生職名批九下部顯是英數揣合不敢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三

上

承當伏念新餉事大臣蒙本部誤題於義不容規避除一
面呈駁詣閣謝恩外竊思臣於萬曆四十七年九月內蒙
本部題奉欽依管解客雲鎮年餉銀三萬五千兩事竣回
籍於本年十一月內接得本部到付度奉欽依差臣南直
等處催餉臣時在協助臣父鶴巢臣祖父昇事隨於四十
八年二月起程前往南直地方臣惟聖諭差官一則曰奉
有明旨著各該撫按等官設法徵解如何不行盡心料理
以致部庫遺乏再則曰顯是各該撫按等官坐視不理漫
不關心而終之日其各省直耗欠民尤達餉等項銀兩使
差官立限守催解部應用欽此仰見聖心於臣部遺乏故

致鑒慎請斷四顧若將謂差官一出當有勝於撫按等官
者不知有直此方法今素行吏民素習其實不如撫按等
官各省府州縣幾種有布政司統會差官到彼稍使守催
然非撫按彈壓其間時之未必能應況在南直一十四府
四州幾種各自為政原無統會藩司不得撫按將有寸步
難行者臣入境初擬定催餉三事移會撫按衙門新餉款
目為一事舊入京邊為一事內庫奉折為一事詳其冗欠
名數第其緩急重輕而統撫按自行所屬地方一時撫按
諸臣幸同心力撥下催餉刻期完解蓋有不壞臣詞之事
者臣幸荷手報命不敢別生一事旁援一民兵然江南江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三

四

北地撫分二巡按分二臣水陸往來撫按之間而各府之
地幾偏總北親見守令觀面行催此出蘇松境後仍還本
部隨差兩吏分投二撫院處守候完解回文臣以身軀此
方所恃止於輪告且無滋擾之嫌復於吳山驛陸續分發
各府州催催文書七十餘件最後單行查取新舊已完數
目順按年月日時另造簡明揭帖以備回部之日進呈御
覽前行未報驚聞本部坐題理餉不敢淹留所有前件已
完臣即親詣各處到部其餘未完仍聽撫按嚴督施行蓋
臣始事終事大約如此不道奉宣一紙王言稍醒聞聞耳
目使知朝廷之上有此不得已之催料地方之官有此不

故後之功令耳慈慈行路碌碌國人臣誠仰負簡書無所
逃罪賴自三月至八月為時已久江南則歷應天蕞池蘇
松常鎮等府江北則歷安慶淮揚等府為地已周數臣嘗
總攬觀後憂滿腹有非職所當言而不敢不言者臣在應
天聞淮北居民食草根樹皮至盡甚至數家村舍閭門婦
子併命於豆箕多得一束之聞北幾江後窺戶之搶倉穡
飢民之搶溝糧所在紛然猶曰去年荒歉救爾也至於江
南本未嘗有赤地之災稽天之浸不知何故洶溝數載一
入鎮江斗米百錢新至蘇松增長百三四十而猶未已商
船巧不到則木肆幾於罷市小民垂索往還偶語徘徊人
都妄意某家某家共圖一逞為快甚至明朝議事榜貼路
衢暗約惟禁封燒第宅幸賴當事齊之以法一時撲滅無
餘不然連左山殘近在腹心矣臣為催餉之官敢代地方
僑苦致緩輸將但念東南素稱財賦之區國家緩急所恃
只謂蓋藏頗厚催取如舊真可算作朝廷外府豈意公私
蓄積大耗蕭條習情無改於奇淫物力實趨於凋薄臣見
三衢九市非不滿目豪華接之飢食寒多如許多用不著
所以男子疾疇女子紡績不足了官稅而實私家益東南
一大病癰而海內新崇餘波轉相倣效其不化而為東南
者幾希矣臣謂今日不獨有事遑求師行糧食富恩結局

抑且顧瞻閭左民窮財盡當講開導物極必反閭閻有歎
本而實之思而不能以匹夫之微不張風氣道窮則變臣
部有提綱繫領之務而不能以一切之法餉合時宜是在
省直撫按諸臣隨地講求當身幹辦以足食者足兵裕民
者裕國或庶乎其有濟也不然連降一日未減折餉一日
難得遑東索之臣部臣部索之地方倉之百姓百姓
索之何處豈可不為料理但恃催科日今百姓尚知計販
尚可催科將來只恐百姓已自作賊誰為用我催科者今
日理財二字臣部不能獨任海內不宜諱言君相決當猛
轉而後民生可厚國祚可除祖宗福祚可永所關不是細
事臣謹因催餉及其大端蓋非小臣所得言故亦職案內
事也伏乞聖明俯察愚忠少賜裁擇

泰昌元年八月二十三日題

再陳兵餉疏 同前

臣於其曆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具疏條陳遑東兵餉
先皇祖朝未家簡發會兵部以為趙餉該兵旁掣其肘隨
值臣先祖之變乞差解銀事竣回籍不獲竟其說而止今
臣受命專理餉餉已經謝恩到任累窺運餉一二獨未盡
有惕然大懼深憂必不容不仰告皇上者臣本理餉非理
兵而言餉則必言兵譬言飲食則必言飲食之人非有越

也言飲食之人則必思為之飲食非有學也明於此而臣乃敢深言蓋向者撫臣周永春以征播三十萬人為例經臣擬廷餉以用兵十八萬人為諸臣私計之要破邊境國非多兵不可但在今日腹裏遠方實無如許好兵就令調募恐必不能如數若但取其充數則又不肯選戰之兵而選戰與不選戰雖殊用餉則一而已其用折色之餉否或不一用本色之餉又一而已故臣始憂邊地不耕而今則以亦地千里告憂海運多虞而今則以屢次遭風告以主請兵十八萬人至今成數難充見在十二三萬就中選戰良少兵之樂大募難充將必充之而是乎抑不必充之而是乎鉤之樂大募難將必繼之而是乎抑不必繼之而是乎以封疆之臣言之則必先之必繼之而是矣而其所以先所以繼不問也以廟堂之臣言之則不必先之不必繼之而是矣而其所以不必先之不必繼不問也本一家之事而操之以百家之言本同體之心而問之以異體之論以故 日相角中外日相攜此其病安在哉蓋如此軍國大事本非一士之畧一將之功擇一人而界之使可一丁百需者也其大本根所在在吾君吾相有毅然討賊之志有毅然破賊之謀有新然滅賊之斷而又集思廣益和之於朝推轂制閫專之於外然後有濟若本根之地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三

上

初無定志成謀破敵但擇一人界之而曰軍機戰守不從中制已也不知古者何以謂之戰勝廟堂何以謂之運籌帷幄豈皆中制之謂乎且古有中制而非者漢討先零是趙充國計不欲戰宣帝以書勅讓非也有中制而是者魏聖諸葛亮司馬懿欲戰年晁秋節立軍門是也有本根之地志在討賊而謀斷胥得之者唐河北用兵憲宗之興衰度是也有本根之地志不在討賊而謀斷胥失之者宋而後以提高宗之興衰猶是也惟憲宗有志於討賊故策度故自請行而盜賊軍相反足資其決惟高宗無志於討賊故岳飛不免於死而書生叩馬妄已識其微嗟乎此非千古得失之鑒哉夫區區邊境皇祖遺之皇考皇考遺之聖躬數百年全盛之天下遺此一點陽殘數十世安堵之心縱此一番擾亂則亦不可不深念矣以嚴然討賊為志皇上必有此志以毅然破賊為謀皇上必有此謀以斷然破賊為斷皇上必有此斷而密勿大臣所以贊廟議導主斷雪國恥靖邊氛者必有明見以決之定力以襄之故在今日則始事之宜乘也乘皇上之始事可以盡宰相之忠計乘宰相之始事可以盡兵部之忠計乘兵部之始事可以盡經募選撫之忠計乘經募選撫之始事可以盡戶部之忠計精神方始則未倦意見方始則未爭形跡方始則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三

八

本據職責方始則未可而後可以致同心之望可以致同心之言可以收同心之得可以救同心之失而所願同心者何憂餉之不繼而已矣憂餉之不繼在皇上則自有決發之弘恩在軍臣則自有轉移之靈用而在部則無務以無實之名數省之在經筵則無條以無已之增加耗之而未也憤然致兵之一決以了局局未了而一決之潰不可復收然引兵之一支以救一勢勢未救而一支之流乃橫裂是皆若無與於餉而不知彼其時兵之禍乃愈奇餉之禍乃彌烈夫以兵之禍禍餉不可言也以兵餉之禍禍國家尤不可言也蓋臣之愚慮以為理餉非理兵而言餉則必言兵者如此且言兵則必言其本根所在夫策於廟堂提衡於君相者如此而提以其始事同心先憂後患之意條為五屬伏惟聖明俯鑒微忠如堪未擇乞初雷事裁奪施行其一曰審全局以定軍計審之伊何亦曰彼已而已違事之起經今二年有餘不必臨局審之而彼已之間大畧可見蓋方其初作而我撫清二城先陷乃會局也不量而違而我杜剴三路繼陷以欺局濟魯局其不戒於守而我開鐵二城又陷以亂局隨魯局兵於是虛瀋陽以避之因違陽以當之彼果不復至瀋陽又自不敢窺遼陽而於是復瀋陽以守之營奉集以牽之彼時出將兵

以據我之郭也侵我之本春而終不通瀋陽一步者何哉彼之局因愈久而愈明我之局亦屢更而屢定其然以言乎克復遼東取瀋陽未也我之局復一試不難守一試不易彼之不難原不取之賊手守之不易懼反送之賊手彼之局我復之則必爭之不能爭之則亦必擾之彼兵合而我兵不能合彼向我專而我局彼不得專彼去我暇而我兵去彼不敢暇擾我亦彼我不復亦彼我故克復未易言也我無所不復則無所不守彼無所不爭則無所不擾彼無所不合無所不專無所不暇以擾我而我無所不擾故克復尤未易言也而況可言遼東乎不能克復而克復則轉為欺局不能克復而違反則轉為亂局以提局亂局續會局不可言也以欺局亂局終定局尤不可言也故今日之局可得而審矣審之於彼已之間則且為守局守之於瀋奉之間則且為持局相持必有賊相戰必能持則固提賊手違局其然而未可也守之愈耐持之愈堅小利勿趨小饒勿卻彼來無復彼去勿違其勢二年戰將自困困而國之事平功倍臣竊全局當不外此故今日之軍計可得而定也以若干戰以若干守以若干吏番游戰賊守之間臣料少則十二萬多則十四萬而足其原精十八萬人數必不能充充亦不堪戰不如遂斷之於十二萬十四萬之間而充

簡其見在者原有堪戰堪守若干為應存之數其不堪者若干為應汰之數次簡其續到者又有堪戰堪守若干為續存之數其不堪者若干為續汰之數而數實串而存者不及十二三萬則尚有調募未到者趨之可也存者原有十二三萬則雖有調募未到者罷之可也如是而堪戰堪守之兵可屈指數計戰者守者之餉可計口授養其應汰者不容濫籍於新兵之內即不容濫食於新餉之內而新餉減去一冗兵即可長養一精兵非獨減兵以就餉也亦將減餉以就兵而減兵減餉以就今日之民生國命其實討賊之全局固不外此此在經畧登壇之始所當首下明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二

七

詔詢壯敵前定而不感困守而不提以圖國賊之計終收滅賊之功者也伏乞聖裁其二曰分信地以明餉道臣惟慮東用餉有新兵馬有舊兵馬其所當之數不同故所食之餉尤異原不可混而一也然非特新舊不可互混即新與新舊與舊亦不可自混非分信地無以明之以人言之經畧有經畧之信地延撫有延撫之信地司道有司道之信地大將有大將之信地偏裨有偏裨之信地士卒有士卒之信地以事言之駐防有駐防之信地策應有策應之信地功有功之信地罪有罪之信地糧有糧之信地料有料之信地召買有召買之信地轉運有轉運之信地人分

信地則餉不分則偷事分信地則明不分則暗是故十二三萬之兵當屬某地某道之信地著之次屬某將某將之信地著之次屬某營某營之信地著之兵之使著之馬兵馬之使著之糧料糧料之使著之本折本折之使著之運里而餉道明矣從某至某幾十百里而水船幾若干斛斗若干擔駕之人若干驢騾之事若干督之者為某官某官之信地著之以若干日月運若干轉數船隻無損滾斛斗無折耗者為龍又著之從某至某幾十百里而陸車牛若干斛斗若干趕運之人若干驢騾之事若干督之者為某官某官之信地著之以若干日月運若干轉運車牛無倒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二

七

壞斛斗無折耗者為龍又著之果龍者不次旋之果不能者非時照之而餉事舉矣此經臣之能事決當於登壇之始條奏分明嗣有吏移再行冊報必不可因人情之不樂覆事實之滋彰而知成者以登燭紙張惜小費而忘大計也伏乞聖裁其三曰立統軍以稽弊實臣惟餉司之數餉也有出納之責而無存廢之權容或有存廢之心而決不有確黃之口臣去年六月請即中軍營冊道報一一可考豈非有存廢之心者乎而無存無其權何也其在今日又當何所以稽之臣是以有統軍之議也置統簿二扇一曰內統一曰外統一樣預編一千字號每號仍置統軍一紙

上寫合同外號而上下俱以戶部正堂給印督餉御史油印合縫給之外號則給遼東餉司內號則存督餉衙門作案而餉司之放餉也每收領狀一紙該給銀若干兩照數實填一號之下仍照實填一號之單以給之其單則定款項一某年月日遼東新餉給委官某為第一行一實放銀兩為第二行其下照填實數與前年月並用餉司關防蓋之一該營將領為第三行一信地某處為第四行一實與實授為第五行一實馬實料為第六行一免除本折為第七行一營否出征為第八行一逃故損失為第九行一扣騰運官為第十行以上俱照實填各隨主將印記蓋之

楊文瀾先生集卷之二

五

一某年月報到對同為第十一行俟其到日對訖仍用督餉之印合縫給之而後移付戶部清查銷算如給銀不給單與領銀不報單者俱不准銷算每軍不得過銀十兩上下以嚴實填委官領單隨銀交付主將單本填完即與主將印記俱藏案所自非該營主將失事不得妄告遺亡以濫影射如或故違在外聽聽按御史拿問在內聽督餉御史參題仍定限每月終繳單餉司亦將填過外號每月終報本部以憑磨算此可以稽弊實矣或曰軍旅之事文武將吏之聞顧可豁則如此乎臣以為不然此軍專為放餉而設軍旅之事文武將吏之聞固宜別有以處之決不當

勾致於餉之中使餉無實兵尤不當窟穴於兵之中使兵無實餉也誠設此單折之可以覈一營之兵馬糧料合之可以覈一將之兵馬糧料又合之可以覈一道之兵馬糧料又合之可以覈全邊之兵馬糧料而人以信地分之甚處聞學某某曾否應提某某處應裁某某曾否失事某某失事曾報損兵若干某某處損兵曾和還官若干舉目瞭然千里無遺蓋又可以稽弊實矣而如是功罪之案責罰之章不得不為覈一分也我一騎一兵實不能當彼一騎一兵我一刀一箭實不能當彼一刀一箭與其苛求之而愈甚其欺隱不如寬張之而實按其失傷且我以守為局兵職

楊文瀾先生集卷之二

五

而守非戰而戰來則禦去不必追如是二年其勢自變兵猶餉裕士飽馬騰將成一敵之擒更用一切之法固未晚也伏乞聖裁其四曰酌經費以裕軍機臣惟與師十萬日費千金自古記之古之一金今一斤也日費千金為數一萬六千兩積之至於一歲為數五百七十六萬兩可謂侈矣然非區區十萬人馬馬車之用也馳車千如軍車千未帶甲十萬十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盡在此中故金數倍而分用薄一費舉而百務咸未有益論給然職責當然如今日者文臣不愛錢我臣不愛死自是千古流誠大義然雖有清白之文臣止於不愛機

已耳不能出私錢以佐在公之費雖有忠勇之武臣止於不愛死已耳不能拚徒死以成妾內之貽軍旅之事有不齊之虞則必有不次之思有不測之問則必有不測之實此經撫大將事也今經募本無額設之錢糧而但有非常之揭資難以預設其錢糧巡撫雖有額設之錢糧而或是有定之主名難以別施其運用至於道府創置若而員而餉司約計每歲公費工食不過一萬餘兩此必有不給之用兵提將領兵何等事而各處藩發每員路費衣糧不過一二十兩此絕無養原之理矣為今之計行臣之說兵止於或十二萬或十四萬則兵部四方之調養可漸罷也然

謝文淵先生集卷之二

後以經募巡撫各道大將之經費各議若干自府佐而下偏裨而下亦各議之務恤其私而勿浮其重大都總用若干而足經募巡撫議之足按督餉各之明明告之天子定之聞部取之餉司而勿勾竄於餉之內勿窟穴於兵之內豈非青天白日之舉動也哉夫臣計費若甚寬而計餉若甚刻者何刻於兵所應無之買餉非刻於兵所應用之正餉也兵所應無而買者兵不能買將吏買之雖刻庸何傷而刻去其所應無正款還其所應有所以愛兵也至經費之不設寬將吏以不得不買之故故處費之從寬示將吏以無敢再買之限人情之所必至原是天理之所當然情

理既已無虧然後可按國法從事故處費正所以愛餉愛兵也或者曰戶部磨餉且難無故而增然費之說出何所乎不知臣部向來無賠費之名而有其實臣思此後即經費之實而正其名無其名而有其實臣部無接費之方所失於餉內者不細矣即其實而正其名諸臣無浸淫之路所收於餉外者不細矣唐劉宴造船歲破朝廷四萬貫而致四十萬之累以給京師英克卿造船歲破朝廷四萬貫而餉運不繼以貽天下之禍宋蘇軾以為天下之大計成於大處而敗於小處者如此臣之計餉傷於寒陋者實多國經費一節不敢以寒陋而處之也蓋正餉此清則餘費

謝文淵先生集卷之二

自裕必餘費既裕斯正餉可清且古所謂內外之費實客之用勝募之材車甲之奉因在日費千金之中較之今日為數不甚相遠也伏乞聖裁其五曰理議為以彈禍本臣惟連降之禍既發不得不不用兵以兵之故不得不餉今日之餉如加派之害民而不能不出於害民之一路如暫出於害民之不忍而且不能不久行於害民之一路除却此路錢無別路之可行假行別路未能即與此路同利而且先與此路同害此大可憂者昔蘇軾言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以三十年之通餘九年之蓄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裔遠賦不能使之困我洪永之初似之也墮

民運餉給九達矣內正供餘積不動是也有一時之計一歲之入境足為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供天下之用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達而不可替哉正嘉以來似之九達失屯壘之額京運創無名之增常賦太倉滌發幾盡是也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二

七

加之嗚呼我萬曆以來似之矣京運益增浮於歲入之額礦稅橫擾不在邦計之中仰需爵之餘資顧詔祿之常典良足羞矣而至於今日所謂急則將何以加之者也世道推遷乃至於此其來非一代之積其勢直一日能遷而乃獨責臣部之司計者何哉是惟中興之聖主使時之賢相宵旰憂勤思所以柔俗教本運近古之淳風開濂節流瑞方今之急務有事以息民之勞有官以慰民之累有吏以去民之賊而如今日必不可有之事必不可息之勞無如海運以給運兵兵使運兵果有汰簡之定數或十二萬或十四萬則不可有息中有稍簡者息之理使運兵果有定局如且為守局持局則不可汰簡中亦有稍簡汰簡之理而所患者謀為之不謹也漢宣帝議趙充國曰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敵將軍雖不樂此者觀古及今少犯此病其害起於念中國之費未嘗不善而不思所以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二

八

有費之方亦不思所以制勝之策使使引兵一次以求了事而已夫無策勝之而使欲一決固萬萬無了事之理然其禍宜止於不了事或萬萬不至於壞事及至壞事兵必從頭調起餉必從頭磨起不知何處有兵供我調何處有餉可以供我磨而壞事之後容我調兵磨餉是萬幸只恐有兵亦調不及有餉亦磨不及而天下大事去矣臣所謂憤然致兵之一決以了一局局未了而一決之潰不可隄此大禍本一也或者又曰達國未嘗無兵但不善用耳土健曠使可得若干如善用之必能破賊信如是則達國制之舊兵為數幾九萬矣四錢之月餉加增逾一兩矣何不盡以上健曠使充之使之衝鋒陷陣而顧怨怨忽忽若存若亡不問舊兵之可用惟議新兵之是惜也哉惟此軍不足用而後數之達至達兵不足用而又徵之隄至隄兵不足用而又徵之彝凡可徵之地無漏兵所以出出如達者固亦念中國之費將國決援之期也然至達與達與朕與彝無所不用而敵賊之兵而少決戰之期而達者援救官用虎數矣嗚呼痛哉夫虎數何物按弦數十萬連地所在為解無名山大川之限無長城列陣之嚴無材官鐵騎之雄無紅粟朽錢之富達時數年舉事事而數在腦夢之中不主人為我惠何苦而吁嗟明其眼若香引其鼻

操養其情也哉一動辱隨一驚辱變虎執而外實繁有徒所謂此皆甘人者也王孫虎言豈有虎厨不修而欲延大賓今茲欲延大賓請預修虎厨之具竊恐竭天下之力不足拒前門之虎而或者復又退後門之狼臣所謂脉然引兵之一支以救一勢勢未救而一支之流乃橫裂此大禍本二也宋元吳之役韓范經理數年僅得補臣而止而解丹藏幣迄無了期新到河北中原以至於盡堂堂天朝臣不敢為此料然遠降之局頗似元吳母令虎執之局妄意契丹則在諸臣謀為之者踵之而已謹之則先定局定局而後定兵定兵而後定餉定餉而後定費臣言可用則節節可用臣言不可用則節節不可用臣本畜生職當理餉言餉則不得不言兵言兵則不得不言其本不利害所在非敢有沾於上非敢有爭於下也

楊文淵先生集卷之二

元

本西元年十月三十日本有錄郵的議題度

復戰馬之料兼請節第一稿

時為戶部新餉同卿中代即聖具稿以下同

為戰馬與糧料相需不可一日斷絕此人人所知也軍缺糧馬缺料則非人人能知而管軍管馬者知之遠且不夫一月不富言於一月之前以一月內買亦不能及運亦不能到連馬不給本色者三月願可言於三月之後乎况三月之後亦非自言經臣詢輸運將富查其故而後言蓋

為無本色而有馬者反利其折色為此違人膏肓之病經臣不查或終不言不止三月而已嗟呼為倒折銀違人國有其利賦來無馬違人亦富其官身受利富者驕驕歲月藉口不言而欲速在千里之外一一懸計其虛實有無刻處其時辰日子不致倉卒斷絕而引臨厥缺之律不亦難乎臣等所以惓惓於經臣簡戎行清虛買欲得計兵解糧計馬料料正煩懸於此久矣事已至此速買速運更不容遲而買運之銀件不能解臣等造望省直新餉紛如滿日實解解到庫銀無一措手餉臣等劉庫僅大約自餉以西小車解持以無備散去徐充之且俱至河干以無值散

楊文淵先生集卷之二

元

運而津船數少應速與今年運通應修非得六十萬金不可此外各運分投召買撥兵支放行糧民兵需用布花海道別加船隻又非得四十萬金不可總計見缺百萬窮急艱危不得不請於皇上兵臣惟皇祖神宗皇帝憑几之言懔懔於東事要緊皇考先宗皇帝諒闇之始汲汲於沛發帑金然則東事者皇祖在天不忘之事也發帑者皇考御極未竟之志也皇上聰明天縱仁孝性成事皇祖為慈孫對先皇為孝子繼述兩朝之志事顯承二帝之烈謀必當以殄滅逆賊為心以渙發帑金為用豈臣等之言哉願臣等今日止為目前召買車運船隻行糧布花之費五者

泰昌元年十二月十五日 上北朝中

續表經畧戰守次第疏請會議邊餉稿

照得邊烽警難我戍兵轉餉頗費騷然海內同苦久兵皇上御宇雖新數中興於社稷然臣仗錢伊始變情采於封疆殷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此其時乎臣青觀其所上方畧以重兵屯撫順遼遼時四出之衝戍我軍孤往之勢所損扼吭而牽之食居重以馭夫輕者也而又南備清畿西

羅文弱先生製卷之二

44

財源河海澤之聞不惟遠陽室與暇整無憂且自撫清以
 內屯堡皆提咄鑿徐與克國平羗之計何以易此臣等胸
 漸武庫典在黠需無款不供乃其常職惟是用兵則以原
 議十八萬為提舉事則以二月為期糧料販舟則以正月
 為限且曰兵馬不足也而征調不應乎則戰陣難錢糧缺
 乏也而轉輸不及時則騰飽難此二難者廟堂任之又曰
 錢糧缺乏則臣不敢以三軍為嘗哉國事為微倖也又曰
 過此而敵不可復制雖極力主吾不過仍一今年之局而
 國家之憂之慢之費亦何時而止乎噫蹟至此而經臣之
 體國治兵心欲唯兵念國家之憂慢費無時而止則富合

國家之舉策以謀之併國家之全力以舉之必副經臣之
籌言之資用之期會而後可而所以應副經臣錢糧一事
重大艱難過於兵馬徵調數十百倍臣請先言遼東放餉
之例次言經臣需餉之費終言臣部辦餉之計明白昭揭
於天下判悉於廟堂請皇上首出聖裁是臣各聽勝算而
無失遼東之會無滋遼東之患以長為國家受撫費社稷
生靈安危利害在此一舉臣言似違臣心實懇請言遼東
放餉之例也兵有本有折馬有本無折此中外聞知者也
若夫本色支給據前餉司冊報不用斛斗而用市斗每一
市斗比斛斗外多五升訪問其實每一市斗比斛斗外多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1.44

八升此中外不盡聞知矣折色支給按前餉司冊聞有支銀內又坐米者有支銀不坐米者有支糧又支內顧者有支銀以及坐糧者皆新兵之屬有支舊餉找新餉仍坐米者有同一支舊餉找新餉而分爲八等者有支坐糧又支駕車者皆舊兵之屬此中外不盡聞知其有據違馬支料銀者有新兵馬支料銀者有家丁馬支舊餉找新餉者有額單馬支舊餉找新餉者有運轅驢支料銀者有馬牛支料銀馬馱支料銀者有驛站馬支料據者有馬支車折銀者此中外不盡聞知矣此外如鐵匠作頭關西散匠寧遠匠匠匠軍匠大藥局匠匠匠匠箭匠軍匠修城泥水匠

軍士駕車夫人牛等項支銀者此中外不盡聞知矣以至將領之屬有應兵副總兵參將游擊旗威備禦加銜守備加銜都司中軍千總總運官把總紅旗各應官驛官等項此中外不盡聞知矣諸如此類頭緒紛紜臣且不知該鎮一歲應用若干臣部一歲應備若干有一歲應出若干而況廟堂之上間閣之下得知新餉應用幾何而足半請言經臣需餉之費也按兵之數據今疏撫順六萬清河三萬寬義二萬遼陽二萬蒲河一萬瀋陽一萬奉集七千外備二萬調撥共一十七萬七千而正作夫役之屬不與焉按馬之數據今疏撫順四萬清河二萬寬義四千蒲河瀋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三

三

陽奉集及外備調撥未言若干大約步騎相半應用三萬八千合之前數約共十萬而駝騾牛驢之屬不與焉以折色言之總計兵十七萬七千每月應支折色二十八萬九千五百兩明年連開該支三百七十二萬四千五百兩此一色支銀之數也如每名月支本色三斗減銀四錢十七萬七千每月共該減銀七萬八千五百兩明年連開共該減銀九十二萬四百兩仍支二百八十萬四千一百兩此四錢支未之數也以本色言之每兵一名一月支米三斗七升七萬七千名明年連開不過支米六十九萬三百石然以市斗加五升算則該支米一百三萬五千四百五十石兵又

以市斗加八升算則該支米一百二十四萬二千五百四十石兵每馬一匹月支且六斗十萬匹明年連開不過支七十八萬石然以市斗加五升算則該支且一百一十七萬石兵又以市斗加八升算則該支且一百四十萬四百石兵此實支本色糧料之數也夫此折色之銀通支即該三百七十二萬四千五百兩減支即該二百八十萬四千一百兩豈不明白易見乎然以十七萬七千兵計之耳此外臣作夫役之屬工食口糧若干駝騾牛驢之屬料草乾銀若干臣等不能計也舊兵舊馬之屬已食舊餉又找新餉若干提遼新馬之屬或支本色或支折色若干臣等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三

三

不能計也將領之屬某成堡分布若干某營伍額設若干司道之屬某衙門公費若干某人役工食若干臣等不能計也此皆需折色之銀在前數之外不知應費幾十百萬方欲一一問之經臣而經臣後疏適至照見共十三萬六千有奇馬六萬匹并舊兵加添月糧牛驢夫工食每月餉銀大約以三十萬為率然則兵馬止此數舊兵添月糧牛驢夫領工食亦止見在之數明年連開該折色銀三百九十萬兩兵使滿十七萬七千之兵十萬之馬益以月糧工食之數明年連開該折色銀四五百萬兩又豈非明白易見者乎至於本色米豆減見放之餉而以斗抵斗萬不可

得兵加五升算共該二百二十萬五千四百五十石加八
升算共該二百六十四萬二千九百四十石此則糧本若
千脚費若干臣等不能計也應海運者若干應陸運者若
千海運則須船隻水手若干陸運則須車輶人夫若干臣
等不能計也雖海運者自蓋套以至遼陽蘇陸運者自山
海以至遼陽亮有次第皆可責成雖遼陽以至撫清遼里
遼近若何車驢牛隻若何雇擔人夫若何責成防獲若何
臣等不能計也關以內則須問之餉臣關以外則須問之
經臣然而所運雖本色也所費皆折色也二百六十餘萬
之本豆糧本脚費即須二百六十餘萬之金錢而船隻車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

奏

輿其在外者也此可約而推也以折色運以折色支者約
在四百萬之外五百萬之內以本色運以折色費者約在
三百萬之外四百萬之內此可推而見也請言臣部辦餉
之計矣新餉莫大於加派加派三次共得五百二十餘萬
以九十餘萬付兵部以二十餘萬付工部臣部有四百萬
之名而今年未完尚有二百八十餘萬此外可暫而不可
久者搜括也新例也可一而不可再者捐助也優免也可
為常而不能多者抽扣也能為多而又已罷者權稅也數
者已盡新餉矣自有違事以來臣部發過一千九十餘萬
皆是南北各衙門那借及該地方扣除之數夫首尾三年

人見新餉千頭萬緒而不知省直所解數亦止此無怪臣
部今日之窮匱迂達至此極也然以窮匱之故而坐失事
機則門庭之冠通以迂達之故而少誤軍實則策戰之患
生微經臣等固當請之仰藉廟議旁求廷議迨三空
四盡之勢為一勞永逸之圖而今經臣先之矣日月幾何
瞬眼舉事百無一備實可寒心皇上下經臣之疏命該部
酌議臣謹就寡昧所與一二書生措局終日安敢專決大計
為此齋沐懇請伏乞皇上念此軍國重務關係海內安危
勅下廷臣集議期限次第并計臣部額派錢糧應付遼東
折色外尚有召買本色海運陸運諸餘重大艱難之費果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

奏

否有餘不足作何厝慮微末容臣請乞聖裁再為遵守臣
等無任款切待命之至

奉旨元年十二月十二日上訖奉旨會議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二終

曹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孤兒山松同輯

山樵

農師

孫 農基 同校

疏

對酌九邊餉實請第二稿

照得近因新餉缺乏天津等處召買等費束手無措臣等具疏請給帑金百萬俾候會吉已經多日正切懸望間昨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

親即報禮兵二部接出聖諭朕即位之初重念守邊官軍勤勞宜加賞資禮部便會同兵部查遼東至甘肅緣邊一帶官軍實數來看欽此臣等仰見皇仁不以深宮內庭之近而忘紫塞黃沙之遠不以錦衣玉食之安而忘鐵衣金柝之勞不以瓊林大盃之充而忘林馬椎牛之誣高三皇而過五帝功德茂以加矣靜言思之皇上之所頒者賞九邊之所缺者餉資出於天恩乃無前之特典餉收之年創實難緩之正供而今海內民窮新舊承糧十分未完四五太倉掃盡新舊請餉萬分不給二三此一時也遼東經略撫按則以戰馬三月無料告窮遼總督則以新兵缺餉難

支告順天巡撫則以剿邊缺乏至極告宣大總督撫按則以士馬饑餓堪憐告山西巡撫則以三晉民困已極告蓋皆兩餉缺乏見在候給官軍而臣等所請帑金百萬專為召買車脚船隻行糧布花五者之費不與馬延頭萬日正無處法開恩實費總此官軍查今半年之內先帝登極以前奉皇祖之遺意頒賞二百萬皇上登極以後補先帝之隆施頒賞一百七十餘萬先次已頒者奉諭清查未報後次方頒者達鎮差官未回則此無前特典三加半歲之中在官軍誠大喜遇聖而後難報正供已斷數月之外在官軍必羣起疾呼此人情事勢所必至者臣等不勝杞憂請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

命皇上或將今次賞養銀兩發與九邊准作新舊餉銀臣部照數扣抵則一轉移之間同飽官軍之腹尤為實惠之需堪憐部庫之窮暫補正供之缺此為萬分之幸也或者天恩優厚必欲量數則以十分之二三作賞以十分之七八作餉乞於詔旨裁酌分明免如前此遼東與臣部交承德意至相爭執此亦萬萬分之幸也然又不止遼東一事臣等前奉清查各邊實養銀兩聖諭有云餘賸的留抵戶部年例欽此竊思既賞之後難以復聖多餘莫若未賞之先便與酌充實餉蓋名為實養則人思市恩最多冒濫名為餉銀則月有定額稍易清查而總之賞者此官軍餉者

亦此官軍均戴皇恩非有異人非有二狀也其臣等前請
百萬以為召買車脚船隻行糧布花五項之用與此原不
相蒙未敢補請別請伏乞天恩一體均給倘念事急時窮
先行獎發尤為高天厚地之賜異風解雨之施臣等無任
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奉昌元年十二月十三日上訖不允

請帑第三稿

照得本月十三日該臣等起為懇乞天恩斟酌餉實二字
以普官軍之實惠以濟部庫之急缺事奉聖旨這登極恩
賞累朝舊制豈得那為別用其額派餉銀著該部嚴行催

書文編先生集卷之七

解以佐急需欽此伏思朝廷實費豈惟運祖制兼且昭聖
恩原非臣等所敢擅請惟是本月初五日臣等具有戰馬
三月乏料部庫百費無處一疏請發帑金百其急濟日前
召買車脚船隻行糧布花五項之費疏在脚前未蒙簡發
通聞恩齊不得已而有斟酌之請蓋無可奈何之極恩也
今奉明旨寧敢再覲那移至於額派餉銀臣等何日不催
何催不展而省直最近如北直山東業已留充披處海陸
二運次近如山西陝西又已分與兵部召買馬其餘地
方稍遠者起解一月之內不能到京更遠者起解半年之
內不能到京查其一向偷玩政誤急需者臣等將行奏處

若欲一朝催解便佐急需歲已數日而除地難千里而縮
臣等空懸國門之眼迎聖外解何方何日之忽然而來以
此抹應迫切其有萬一幾倖之理乎嗟乎危矣時不待人
事不待時天津召買車遠船修船等費須銀六十萬各
鎮召買行糧料布花等費須銀四十萬前疏所請百萬
之數如此而今又加遼陽餉司請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之
餉九十萬又加廣寧餉司請補民運十二萬在前百萬之
外今十二月已過十八日矣未發分文之餉前赴遼陽天
津等處設防守凍官兵有糧無食無衣親赴臣部請討行
糧者無銀可給致裏天津等處必有急變過歲遼東大兵
必有大變臣等心知必然眼見立至而敢安坐發步不為
爾爾奔救一日危亂之至能倉卒定策心乎能頃刻集百
事乎能倣倖免罪乎臣等思至此真如在燒屋之下滿船
之上繞說將焚將溺其實已焚已溺矣為此不避煩聒時
疏懇請天恩立刻頒發臣等前次兩疏仍即沛發帑金以
濟急需以弭異變庶幾江山鞏固社稷靈長臣等不勝激
切待命之至

奉昌元年十二月十八日上訖留中

請帑第四稿

該臣等於衙門辦事忽見遼陽餉司差官周一德飛騎到

部手遞一紙呈文呈稱急救遼軍性命拆開看之內請立發餉銀九十萬兩救餉司之性命救數十萬軍衆性命兼救中外上下各官性命等因臣等不敢詳覽隨同差官先帝發帑分有六十萬兩作餉何不支領差官答云自八月以來支餉全是帑金今已罄盡餉司以著空庫叶安官進去自看有銀便取委官看訖空手痛哭而歸軍士都要親來討餉危矣危矣臣等又問頗去銀賞撫按方纔奏謝如何各軍使爾告急差官又云實是實餉是餉各軍心裏分明譬如人家奴僕日食三餐久已斷決今遇主人生辰喜事賞他杯酒雖有得酒之歡怎能當得飯食救他不安理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三

然還有知道理的曉得銀兩難辦一樣不知道理的口出不遜之語不敢盡舉等情臣等聞之魂飛膽顫各處思想更無計策救得眼前惟有皇上天恩沛發帑金救得遼陽數十萬軍性命救得餉司及中外上下各官性命臣謹率見在衙門辦事各官叩頭願皇上且發帑金百萬先救遼東急變然後治臣等不能籌餉之罪又治遼東不能清餉之罪臣等謹無所逃至於遼軍數十萬發帑則安不發帑則危遼發則遼定不遼發則遼亂懸絲性命只在今日皇上英明速見萬里臣等不敢盡言惟有頃願天無任迫切待命之至

奉旨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訖留中

請帑第五稿

照得本月二十四日該臣李某某等題為遼陽飛騎告變老臣率屬呼天主懇天恩借發帑金急救異常危亂事臣等以為聖明省覽職目驚心即刻沖發帑金不容再計而不虞候旨又過二日消息尚自茫然嗟呼此乾坤何等時宗社何等事也皇祖神宗皇帝皇帝光宗皇帝相繼上賓豈上英年御柱即使海晏河清方隅寧謐臣等猶懷意外之憂而況遼烽驟近近在神京肘腋之間海內騷然方深腹心根本之患可堪大兵一清逆賊乘之金庚生靈腥膻內地憂危轉瞬何止萬位於今而皇上受數百萬金錢不為蚤計豫救必待禍至而後圖之哉借曰發餉是戶部事何至動輒請帑不知自有遼事以來戶部發過餉銀數千百萬不為不多矣皆是取之額外厝之多方而後能滿此一旦外解脫絕無堅不來窮蹙至此不得已而仰請內帑勢固無可奈何從此以往講求籌畫自不容緩然豈有今日斷絕今日講求可以立濟者皇祖先年積此帑金分毫不動或者大聖人前知遼寇謀計皇上必有今日而以此相貽為討賊之具意未可知即不然古來財聚必散瓊林大盛之散福亂難堪皇祖如彼積之皇上如此散之是天地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三

祖宗之福子孫臣庶之休易前代必然之覆車為本朝獨享之洪庇皇上亦何愛而久不為此臣等所以合詞懇請為皇上宗社大計為遠東數十萬大兵計而非獨為戶部計也伏乞皇上念此安危間不容髮即刻便發帑發數百萬命戶部率同管理新餉銀庫等官作速分投發達以救異常危亂勿更俟明日臣等立候俞旨便歸各衙門封印少遲一刻便是明年大兵潰裂萬不能待臣等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奏為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諭有旨知道○山西○此後又有請帑第六稿其發帑得者發帑五十萬又得者九萬計道會題請帑銀合戶兵工三部需餉四百萬得者九萬計道會題請帑銀合戶兵工三部需餉四百萬

惟發帑金銀并請發一百萬不允又因河東已失河西秋什清度又具九卿科道公疏發帑得者又發河二萬百

覆奏經畧疏不主調車大稿

頃接部報有邊氛正熾往援甚緩一疏內稱臣部錢糧應援太緩緣去冬十一二月外解忽然斷絕臣時迫切呼天請帑提濟聖心業蒙鑒原至於今春先解兵部青庫子萬次解帑金五十萬計七十萬矣見今又允給委官王裕昆等四十萬俱往遼陽木散緩也各處海陸召買舟車行糧料之費又萬五十餘萬未敢緩也惟是經臣咨取小車一萬八千餘輛人夫三萬七千餘名臣等往迓各款以

為慮之太緩則利害甚明關係重大臣等不得不言夫調發小車使遠人能達則於臣部取車價不可不應即遠人不能達而能用與內地買車與之亦不可不應乃今與之車價而遠人不任達即買見車與之而遠人不任用必致內地派發車夫車軸一齊俱到而援可車姑勿論三萬七千餘夫缺一不得此於何地派發也近則畿輔遠則河北山東遼寧以來姑勿論加派艱難通兵輸援水輪陸挽見在原來息肩只以前派牛騾一節言之官有買牛買騾買車之苦士民有輸牛輸騾輸車之苦不肖有司作奸衙役暗地加竊生端詐索無所不至此數處者皮毛已盡骨髓

俱乾至今該虎色變尚可調車否乎且名為調用小車實則派長夫耳前歲募兵河南陝西等處每州每縣派四十名止駐通州昌平人不願起一番刑驅勢迫一番責富差

貧父母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掉臂一呼幾至大亂此數處者驚魂未復殘喘未寧至今傷兵聞弦又可派夫否乎況三萬七千之夫比民兵又加一倍計其援亦倍之臣等敢開大難為腹心報本憂乎而此外則無車矣雖欲派委不可得矣亦無術矣雖欲應援不可得矣臣計牛騾一役費至百萬發錢被中管狀運者有官求畱牧者有人一切立視其死而以水草不服四字了却如許金錢可惜中原

千難萬難之物力臣等千苦萬苦之血心謂為遼左長運之需而不意止供片刻制死片語支吾也不一痛懲何以斷後而今又取車夫臣一咨再咨謂彼中進車役中汰軍自可濟運而經臣皆言不可臣今計慮已窮惟有設處錢糧應付經臣聽其講求運法若必要人夫則臣部與生殺之權無調遣之將而此車夫原は無辜百姓非充遼過之軍發口外之民可以文移驅迫從事者經臣或遣一將或遣一官於臣部領取錢糧自為雇募雖費數十萬金臣等只得區區惟萬萬不敢下派夫之令致激內地大變非臣等推諉也陸運出關海運抵秦不惟餉臣心力盡中原氣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三

九

力亦盡矣到此止矣此外遼人自當任勞遼官自當設法臣等不能遠為區處亦不敢含糊答應以誤經臣之事如曰臣等恩援大疑臣於會議之日過質廷臣皆言斷斷不可且不待臣辭之畢豈廷臣皆欲變於應遼乎經臣可以亮矣臣等此心原為求濟經臣之事可則急行不可則急止據理直言是不敢有違就伏乞聖明俯鑒鈔糧解發自不敢違車夫調發萬不能應仍命經臣專制關外設法講求毋得微派內地可也

天啟元年閏二月十八日上疏奉命旨

酌免京東加派稿

照得遼左用兵省直加派新餉皆非得已至於北直山東一關一水之外即與遼鄰一切轉餉徵兵紛紛騷擾與遼受禍無異而亦與凡者不同其加派尤有大不得已焉者今遼藩漸破河東盡亡河西孤注關門震恐天下事大岌岌矣門庭之寇轉逼室異肢體之衛環歸腹心竭天下民力存河西以衛山海固山海以奠京師加派勢不能免而根本近地必先自固徵發久虛防禦驟收拾宜早順承兩府且與北直諸府不同登東兩府且與山東諸府不同勿論其餘者直矣近日舉朝大小臣工為三輔二東請命章數十上未盡下部臣等亦未能依擬盡從謹酌定分數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三

十

行撫按均傳減免務及寬政於民其餘省直不許比例妄請則望皇上嚴旨申飭斷不允行是為軍餉大命計不可以虛名貽實禍者所有酌定各府分數具款開列以聞

天啟元年四月二十六日上疏得旨行

覆楚撫議查盤各處司庫稿

看得加派一節臣等近覆督餉御史疏中備列臺省建議責成地方撫按等官調停均制於照糧照畝之間務求土俗人情各從長使為稍稍可久之計業經奉旨施行今楚撫熊尚文據漢川京山等縣士民呈告該省山多湖多田少議行司府清查各州縣實田若干照畝加徵九釐其山

地湖蕩果不可耕者若干畝量加釐毫仍會按臣設廢湊補此與臣部新題事理相合該省近年刻有賦役全書各府州縣田地山場湖泊頃畝成數無不備載就中加意清釐均停派額之後仍造細冊報部以備照查可也其設廢湊補撫按既有同心亮能多方撙節為民進命即如重盤布政司庫一事淺言之不過於覈該吏侵欺深恩之則是裕國課謹官箴惜民脂助軍乏之第一義考之會典錢糧倉廩地方之事俱聽巡撫處置御史出巡巡視倉庫查并錢糧有無虧欠中間但有欺弊即使究問如律至撫按官動用錢糧互相覺察如用銀二百兩以上及派用軍需例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三

二

應查數萬屆初年查盤奏報立法尤嚴以故海內積貯稍充臣部備知其數其後雲南朝鮮用兵取之四川廣東數十百萬如探諸囊不知此法何時始廢司庫有無不復聞之臣部中如藩祿賓與採木等項重大錢糧入無統紀出無照證既易伏姦任藩司者往往商賈俱尊陞運代署日月無幾致難綜覈而督撫項下軍餉一宗尤其隱身歲月閃爍難知之所督撫意不欲問巡按置不深求體面相拘法意斯盡斯固從上徹之非獨府官奉委重盤不能盡核司辦也今該撫臣毅然請旨兜底查盤史惟制盡釐盡直可廉頑立懦應如所請勅同巡按御史向委廉能任事推

官數員刻日盡將該庫多年積貯錢數前查各官交代老冊徹底通盤逐廂進封賬同科究如有短少抵換色數就查經手該吏勒限賠償仍追項首併充進餉事完進冊數報撫按就將委官職名盤進錢糧實數發還吏書好弊違完項旨賦私一併奏聞清冊報部查考其見監庫吏陳榮羊維禮等既稱家貲累萬先行解併贖完然後一律正罪可也至省直事例原為將違而開今當盡數解部各官往往借名公費視作私囊非發庫吏之姦豈肯言斯廂之積累累如許乎是不惟低假者應追賠抑且積存者應起解撫按錄此撫之夫亦愈知從來官吏俱有不可言者矣再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三

二

照戶科參看錄一省推之各省錄藩司推之運司積蓄大抵皆然信當通行釐費內除兩淮兩浙長蘆河東福建五運司臣等會題疏內已經奉旨查盤合應嚴催照限奏報外如兩直隸各府庫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庫山東鹽運司陝西廣成四川雲南鹽課提舉司庫合勒督撫按鹽衙門俱照湖廣巡撫題請事例會進推官查數查廉究廉森府其應追出贖私及查係積餘無礙者俱照會題進餉內外諸司積存一款酌定分數解部仍限進省六月以裏違省八月以裏其寶奏聞清冊報部查考如追限不到及仍前虛應查盤故事應匿錢糧的數不以上聞者臣部會同部

科先將換按官參勅其餘分別處治施行夫一盤庫且巡
按地方重臣應得徑自從事乃必請旨下部設科抄出特
為告賊叮嚀良緣法令廢弛其來已久今欲振舉世界蓬
碑氣習洗滌官司因濁肺腸非奉朝廷新然功令不可是
聖天語嚴重勅令臣部一科責成依限糾察勿令地方觀
望又作虛文了事庶幾仰惕天威不敢稍有失墜矣

天啟元年五月初二日上訖得旨行

覆中外條陳送加派難免稿

看得加派一節臣等近題順永登萊業行全免保青二府
量減有差其餘省府欲請嚴旨中飭斷不允行業奉欽依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三

三

確守無異惟是中外諸臣前請蠲減之疏下部尚多若不
聲明恐藉地方口實一切催徵起解日月遲延必誤軍興
大事及查諸臣疏中有言催完歲額暫免加派者夫使歲
額果完不過沿邊八十萬粟舊餉無欠未能那舊作新也
有言平糶稅契等項量減加派者夫使加派果足臣部今
年會議何為且議節省清查權宜一十四事仍舉平糶稅
契者何為未能以此易彼也必如諸臣言大減王居盡充
餉費庶民等無數未簡髮之苦而民間無新數易于之悲
斯為上願然在今日調養紛紜百用俱絀屢蒙皇上發布
尚皆分都濟急不能獨作養兵之資則抵免加派且未敢

言也大抵臣部新餉聽命新兵其出之也無源而不能已
於出者兵少與少兵多與多臣部無沮兵之理其用之也
無底而不能節其用者兵實與實兵虛與虛臣部無裁兵
之權乃臣部前不敢沮兵後不敢裁兵而惟欲以無源之
餉實無底之需也雖矣身在局中者方日憂其不足身在
局外者或誤謂其有餘朝廷之上屢旨催之而不足即報
之內片言緩之而有餘嗚呼抑又難矣臣等諳司國計隨
值時艱不得已而如派行一行之而遽難止身如負腐
竊不安諸臣念切民勞憂先邦本所欲為之請命者實皆
臣等所同然所不能盡如言者或亦諸臣所自諫至於裁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三

三四

輔近地差役艱繁有司自當虛已調停務合人情土俗當
此等時倘猶有徇衙憲恣會風者撫按不時勅點自是地
方之責無容多贅既經臣部條奏及戶科抄奏前來相應
覆請恭候命下臣部移咨省直撫按務將養兵衛民萬不
得已至意開示小民速完加派毋得希圖蠲免及將別項
新餉搪塞抵補仍乞天語叮嚀綜覈吏治倘有藉名重故
苛削民生者勿拘入境復命備察舊例不時奏勅重處如
此則軍需可繼民害亦可避矣

天啟元年五月十四日上訖得旨行

取宣府補兵請用新餉稿

該本司查得宣鎮額兵額餉隸山西司管管今請給金十數萬以濟出兵之急新餉二十萬以補徵調之缺則隸本司承行除出兵一節先告總督差官來領給金十萬見在給發仍應奏聞外如額兵補伍取用新餉則有未敢言者據稱該鎮額兵八萬四百餘名八次援遼見在應補止該七千餘名此兵皆有額餉未補之先以額餉養贍家口既補之日以額餉改給新軍而贍家則需新餉以給之此各邊成例見在通行未有補伍需新餉之理且一宣兵也移鎮昌平則在昌平買本色預備行糧用新餉矣督發山海則自起腳在遼直至山海行糧應兼用新餉矣若一出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三

十一

關身食月餉家食養贍皆新餉矣只在贍費已自難支又安得有多餘新餉為生家補伍之資乎嗚呼額兵八萬有奇見在營伍不過三萬有奇乃其額餉京運民運歲計該銀一百一十八萬有奇而本色屯糧十三萬餘不與焉以兵若彼以餉若此兵負餉乎餉負兵乎即曰京運欠四十萬然自萬曆三十九年算起今年矣分計每年約欠四萬不足十分之二此兵每年虛冒實止十分之二否乎撫疏具在昨夜難流塘撥走遼三萬一千八百有奇以八萬計之明明十分之四不可為兵則以額餉亦折一百三十餘萬計之明明十分之四有六十萬不可為餉矣隸一鎮

推之九邊額兵八十餘萬明明有三十萬不可為兵額餉一千餘萬明明有四百萬不可為餉矣嗚呼今天下大勢壞於舊兵不可為兵舊餉不可為餉地方一有事則召新兵一召兵則增新餉祖宗以來世守此土地世守此人民獨不世守此財用動輒加餉加餉難減將此土地皮毛剝之至盡人民骨髓敲之至盡而不知恤其故皆緣舊兵徒設舊餉徒糜一毫無用而已況乎舊兵補伍取用新餉此端一開就此數十萬徒設之兵又當外增數百萬徒糜之餉如此土地人民何從能代部謀乎部能代邊謀乎萬萬不敢承當惟有作違題明以塞其元而已案呈到部該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三

十二

臣看得宣大督撫先有遼陽存亡未卜一疏請勅臣部分發給金二十萬到鎮以濟調軍又勅臣部多備昌鎮糧以便移鎮奉旨下部臣劉昌鎮委官領新餉銀十萬預買糧料矣又咨該鎮差官赴領帑金十萬正見給開徵索聖諭事關緊要方准支用帑銀仍一面奏請定案臣不敢妄動然思宣大調兵最為緊要原請二十萬該給十萬斷不容遲相應仰請聖裁仍一面免發者也至於該鎮之兵先題六萬鎮昌平援遼一萬五千發山海而實計見在兵不滿一萬一千誰為鎮昌平誰為發山海者臣既充其分釐之半又預為成移鎮之糧而該鎮日催餉愈急發餉彌

緩節次疾呼僅題紙上之餉五萬毋亦稍過矣乎若夫額兵補位從宋只以額餉給之則無安家等費而前此額餉多為援兵家口占養贍今河東失陷援兵不繼則逃廣寧收拾敗殘合諸邊鎮數不滿萬度其為宣兵者兵幾兵既減且逃無復久占贍家之理即一二見在查明的實別取新餉給之額餉分毫如故任補額兵無他說矣若用新餉二十萬為補位之需今日將不用遠乎援邊將不用餉乎兵部前後調募計數已過二十六萬臣部除却新餉又有何物以待之乎督撫兩臣不加詳察仰煩天語嚴勅臣部竭臣子之真心急國家之實難嗚呼臣安有不真之心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三

一七

不實之餉但聖皇上並勅諸臣兵是真兵則餉自是真餉耳今云移鎮真移鎮者若干臣備餉於移鎮之所又云調發真調發者若干臣備餉於調發之所而至於補位則惟有用額餉餉即難一日盡完任亦難一日盡補伏乞皇上鑒裁帑金應否准發十萬兼給宣大二鎮或且先給宣府除調兵行糧支贍外應否准作該鎮月糧俱賜定奪至於額兵補位原與新餉無干無從辨給伏祈嚴諭禁止以杜妄請之端以儲撥還正項之用此萬難假借權宜者也

天啟元年五月十六日上疏得旨行

覆議前門督與增用餉稿

該臣看得河東失陷寧廣孤危山海內地增兵勢不容已但兵增則餉增而兵之增也驅市人簡良家子皆可應募餉之增也非敲骨取髓則創餉則金年累厝虞之艱追呼之急名雖為五百萬實不能完此數請帑無益虞告急不絕聲中外實共聞之非臣部能飾說矣今督撫增兵議餉便至八十萬臣等再三哀減尚約六十萬嗚呼查前五百萬之外又能天降地出即不得已而就中分之此處多一分則彼處少一分此處占一項則彼處缺一項臣部餉即無餘敢言兵可不備毋亦曰養一兵求一兵之用用一兵定一兵之畧今日之設謹備內地伺察非常他日之用策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三

一八

應河西進復河東有事則可先驅事寧則可罷還不致坐食為冗久留為害而已若增兵之數果否三萬七千四百應聽兵部主裁上等一兩二錢次等九錢內地戶合如此無與出援同厚之理山海馬步二萬應否盡食上等馬料八錢七分一年放青幾月應否減支或難盡照十萬四千四百之說酌西各兵上等若干次等若干亦須剖晰明白某地屬某餉司應分若干之餉作為四季關領每季各得若干另立循環稽考毋與額餉互圖是在督撫稽為計算以便臣部定擬施行其通昌民兵既分三協地方自是新增數內東協增兵二萬難以再設九千通津各有撫臣又

當另議此軍理之決然無疑者臣等計餉不得不從計兵始若督撫臣能於額兵額餉精求實用不致專靠新餉取快小分尤臣等之至願也

天啟元年五月十八日上訖得旨行

覆議山東河北增兵用餉稿

該本司看得增兵本一時之權養兵非一日之計得則教時有用失則階禍無窮方今所以患貧者遠無故而養兵多也所以患弱者兵無故而得養厚也邊既失矣內仍踵之可乎往難追矣來又不諒可乎故謂今日增兵惟山東為急真保則次之河南則又緩今日留餉惟山東宜多真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三

十九

保則減焉河南則又減所以然者何也南衛折入於敵於榮海與敵共非謂彼可以來舍長用短爭勝於舟楫之間正謂我可以往厚集水師從此赴南衛會遼陽不可失也留防守之餉止於坐食者不必量留恢復之餉以備行從者不敢畜民運一十三萬原供連鎮舊兵今舊兵失亡大半此項之留可無再計加派五十四萬近題議免止得四十四萬有奇原用召買海運今留餉兵亦無不可但提督餉應疏海運尚不可停停則無處可補此一端殊費商量而其留則不可斯也乃若真定河南兵固不可不募餉固不可不留而有急則治標緩則治本二說治標則如巡按

之說不拘新舊錢糧見在倉庫銀錢使宜支用簡拔猛將蒐羅謀士招募精兵者見以然果如此旬日可得勝兵數萬人必即乘其銳氣而用之我不愛散財於棄彼不愛新將寧旗自是指顧功成咄嗟散遣之事若使蜂屯蟻聚宿留近近彼之意氣日衰吾之錢穀且盡而後量新數未計口後養按日算直此豈能得猛士精兵謀士之用哉一番銀米又為虛費一番號召亦為徒勞故曰緩則治本一治衛所額軍盡抽壯丁以次老弱二治州縣民兵洗空衙臺以補健兒三治保甲鄉兵編團義勇以消盜賊只須撫撫大破文法選守令以重責成不須朝廷大破錢糧竭脂膏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三

三

而養癰疽縱不可無應賑救官之費亦不遠佐鼓舞磨勵之餘豈曰人人給廩日日添餉突於內地加數十萬養兵之資括盡地皮亦將安所出哉至於要留錢糧姑不全新則於新餉數內替換應節軍餉項下每歲贖缺兵銀十分解一者州縣應汰民兵項下按籍沙汰裁減十分解五者疏裏衛所屯糧項下比照征播事創每石加銀八分者皆可留也此三者原用地方兵餉之有餘解補遼東兵餉之不足而今仍運地方以濟實用但使額軍人人皆壯丁民兵一一皆健兒保甲處處多義勇安見兵不足用而必別募之為得也若夫京邊舊餉固不可留加派新餉尤不可

留亮在地方撫按亦無欲備援遼之兵先斷援遼之餉者也等因案呈到部該臣看得我祖宗立國文經武緯內脩外戚可謂備矣承平日久法令廢弛日趨貧弱一遇緩急相顧無可奈何惟有輟增浮費之一法即如全遼舊鎮不知幾經戰守相傳至今夫豈無兵無餉哉乃自遼州發難售兵無一矢之遺舊餉無一錢之濟增兵增餉海內騷然數歲矣而今遼且愈陷敵且益張我竭天下之力餽遼之口苦不飽醫遼之瘡苦不完何故忽於內地陡增數十百萬養兵之費也哉況乎內地有衛所之軍有州縣之兵使吳實實簡汰訓練即此是兵即此兵自有餉何必別募兵

楊文淵先生集卷之三

三

餉而其他間井之粟又盡收之保甲款以團操平居弭盜安民有急親上死長先臣王守仁定變成功率用此道此守令之能事今日撫按之先圖真定保河治內之法當以此為本就中賞奏致舞不無需用錢糧或量留新餉諸餘款目如督撫軍餉州縣民兵等而勿動加派正項與舊餉京邊可也至於登萊內地已失著錄大海通波援來我往別與真定河南迥異原請留餉六十萬有奇戶科疏稱酌從三分之二允為至當今應坐淮民運十三萬加派二十七萬留為增兵月餉之資此外尚有加派一十七萬八千六百餘兩俟海運酌安之日另文支解不可輕動分毫者

也大都諸臣請餉原為定有畫一之兵臣等議留亦不使作畫一之算惟是地有中遼事有標本理不可易謹陳大槩以俟皇上裁擇仍勅臣部移咨兵部都察院會同合於撫按衙門先定兵馬招募者果否招募若干移鎮者應否移鎮若干次定錢糧不足者應作何量增有餘者應立限起解毋得不分新舊正項雜項一際藉口題留致誤軍國大計此非一家私議臣等未敢吃曉總在皇上主斷耳

天啟元年五月二十七日言

覆遼兵加餉併查新舊各兵稿

看得遼陽失陷以來兵部調募邊腹之兵數至二十四萬

楊文淵先生集卷之三

三

不為少矣然皆遠汲西江難濟近涸以故撫臣王化貞有急募土兵之議誠使父兄子弟分之各衛身家合之兵保疆土固方今之急者也而其所以用之苦無別法惟有優議月糧馬乾之屬雖比前此過厚不得不准從之蓋河西片地物產無多今日加之師旅因之餽糧一切尤為艱苦朝廷之上只當大捐微直庶此土人據此土地要亦無可奈何矣新兵糧料既增舊兵豈無厭望亦自不得不量准遞增而臣等頗有說焉前此全遼兵馬主客涸清錢糧新舊交雜餉司各道手下相傳僅一不可究詰之花名至監軍御史親散皇賞而猶不能分拆清楚良可慨矣今河東

失陷河西草創規模正此兵此餉一大更端之會新兵之
自十二萬而減者逃者不可勝數見在若干裁調兵未集
決當裁一實數也舊兵之自八萬五千而減者逃者不可
勝數見在若干裁新兵未調決當裁一清數也此數既得
就合與臣所定新舊兵例分為五等一等月給銀二兩二
等月給銀一兩八錢三等月給銀一兩五錢四等月給銀
一兩二錢五等月給銀八錢使新兵舊兵各以其技能受
等而不分新舊餉名色在外則以一新司掌之在京則從
一新庫發之而全違舊餉如也鹽本折在河東者已棄於
賊不可問矣在河西者隱餉司查覈歲入實數俟京運者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

三

與新餉作一體幫支如此違兵違餉再有不濟不明者否
乎為膠柱之就者曰新舊各分方得清楚不知一地而有
新有舊一人而忽新忽舊一餉而我新我舊惟有各分所
以互困也又曰他日違平難復舊額嗚呼即使今日近平
豈有留兵留餉一切止如舊額不增不減者乎此事此理
極其明白正大撫臣留意速為之臣等從此好厯違餉好
算違餉廟堂之上亦從此洞然於違事而撫臣近咨臣部
擇一精明強幹之人兼理新舊餉務蓋已計及此矣馬就
亦分二等上第一兩次等八錢如撫臣言新兵月支本色
斛斗五斗准作折色內銀五錢如撫臣言幸早為區分早

為冊報臣等望此以日為歲其違陽陷後新餉貯放河西
餉司府佐管收除在各道冊報到日繳部施行

大清元年六月二十日上訖得旨行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終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

三

曹孫 納授梓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四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料

東秀

孤兒山松同輯

農畝
同校

山樵

農秀

疏

駁通州巡撫疏 時為戶部新餉司印中自陳

蓋臣職內專理遼東新餉而不意遼東之兵一敗全地也
兵雖敗勢必再登地雖亡勢必亟復餉雖暫若不用勢必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四

一

倍用而不可支連月以來處處增兵般般索餉皆割連餉
應之其勢遼兵遼餉必至斷絕潰裂臣憂不知所為一切
案呈告賊若苦爭持內而部司外而撫按臣皆不敢遲忌
不意通州新撫王國禎一揭屢疏直參部堂也臣堂官尚
書李某封印有日侍郎戚某著印未幾此撤臣職分既無
一言况從古來惟有亂臣賊子謂之悖逆今指臣部一告
曰悖逆之萌情見乎亂也是直以亂賊斥人誣奏君父之
前關係不小臣請盡言無諱矣原撫臣之意以通州招練
為顧皇費保宸居未嘗不是乃臣部之告顧得遼軍不致
脫巾保得遼餉不致脫節則是長有遼東在而皇費宸居

不啻泰山四維之固謂其餘可緩也以此為悖逆將必撤

遼兵新遼餉縱賊入關與撫臣搏戰而後為忠孝乎撫臣

開府通州只論通州一處臣部告與兵部商量兵馬錢糧

統論今日大數調募幾三十萬通州就置萬人亦三十分

之一耳曰姑准曰量置亦有何害而遂發憤以為狂肆乎

謂部院顧顧計部屢否專決徑行非持大體鳴乎是為知

大體也祖宗不設丞相事歸六曹除請命皇上者不敢專

決外移咨督撫自是專決徑行且有責成參處方成大體

通撫新設衙門一向未見部文耳豈欲計部受命於通撫

而後為體乎謂兵部當計兵索餉計部無因餉減矣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四

二

之理是亦知至兵主餉各有司存而一商量問為不可失
通撫新設之兵不許兵部朦朧調遣是主兵者不得問兵
遼兵創起之餉不許戶部嚴查減削是主餉者不得問餉
有通撫與不用戶兵二部可乎前此遼東新兵月支本折
不遼一兩五錢河西舊兵或止銀六錢今遼兵上等銀九
錢米六斗中等銀七錢米六斗下等銀五錢米五斗有何
所負而必各爭一錢乎可已可撤如山東募兵宣府移鎮
之屬戶部繞與商量兵部則已行之矣原非通州一處通
撫何必認定已身而欲臣部據承賊不犯廣寧窺山海乎
今依通撫之說招練萬人厚與糧餉可以謝臣部已撤之

非矣不知通撫遂敢據承賊不犯廣寧窺山海否乎臣部
 曰顧得邊兵其餘勢不能顧保得遼餉其餘勢不能保謂
 用二十七萬兵歲費一千二百萬餉則除各款新餉五
 百萬外尚少八百萬無處尋討耳今日勉其所不能以圖
 其能是則臣部勉八百萬而國一十二百其也嗚呼此語
 何其全不思量而妄發耶祖宗以來土地人民財用實在
 止在此數前日為遼餉加派使增五百萬民不堪命矣今
 於此外再尋八百萬天不能降地不能出而戶部不能之
 局如此通撫傍觀何以破其迷而拯其處境臣於是而重
 有惕也通州開府幾時募兵幾時今日為兵部明日為戶
 部今日為分司明日為部堂將令臣部堂司空署而避之
 且動引騷軍遂致主計以不得不從之勢有唐藩鎮跋扈
 五季禁旅恣橫之兆今已見矣從此二三十萬之兵不敢
 折衷議餉要用千百餘萬之餉不敢移咨問兵臣恐誤國
 之罪又此不敢議不敢問使始基之海內忠臣義士便當
 執問臣而臣例設專官所司何事不為明主剖白其詳畢
 即當死臣不敢以臣司職司仰虧部體也至云朝廷以四
 海九州之轉輸數千百萬之膏血付諸若曹臣愚實不稱
 任乞賜罷斥不敢復談軍國大事若夫悖逆二字非可口
 舌爭言亦望皇上教下法司將臣部原移兵部咨文取勘

明白果有悖逆之罪臣司其稿自甘不救之誅如無悖逆
 則有風憲官挾私彈事有不實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及奏
 事上書詐不以實杖一百徒三年之律在王國禍必居一
 於此矣巡撫雖尊不在議貴之例計部雖冷非該究枉之
 人也

天啟元年七月初一日奉聖旨兵部不姑商賈何至便
 萬相如撫臣故呼遼餉不姑商賈何至便
 該部知道

給全發完請款各處奏繳稿代部會具稿

照得近日請帑一事自三月二十六日開遼陽之變始兵
 部會題請帑四百萬內開臣部一百五十萬分註極明九
 卿科道查題在案其後臣部一再會題請至六百萬徒索
 聖恩節發四百萬而止乃在臣部分領一百二十萬未滿
 初請一百五十萬之數也節題奉旨發過九十萬尚有三十
 十其存庫以備不時之需不敢妄動今因工部告匱移咨
 聽其題知取去而臣部連一百二十萬亦不得用止有九
 十萬久經奉旨分發已完在廣寧四十其應屬撫臣王化
 貞山海二十其應屬督臣文球天津二十其應屬餉臣李
 長庚宣大十其應屬督臣董漢儒不得不仰請明旨責令
 明白支銷刻期奏報倘有冒破含糊應取戶科參看抑臣
 因是而重有慨也明旨有云軍需浩繁則莫臣部為甚尚

須調度則其臣部為難請帑四百萬臣部取數一百五十萬原不敢不酌其中而及其餉也止得一百二十萬及其發也止得九十萬嗚呼此九十萬者在督撫諸臣用法不知何如而實實抵得臣部九十萬之數亦猶未敢必故臣部之難真不可為算數譬喻者也然而每一請發明旨切責則必於臣部中外吁則必於臣部至於追觀遼聽不知帑之為何而發於何而用而誤皆以為餉也催徵者不值徵起解者不起解必至忽然斷絕洗然罄空如去秋因有二百萬之發而入冬至無錢而之來禍通脫巾較於米瓦併裂不可縫合臣部眼枯見血天地真情將終何以弭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四

五

此舉而謹因責成奏職而及之仰告君父俯告臣民支銷者庶乎不敢泥沙催科者庶乎不敢驚擾而在廷之臣極力請帑與留心用帑者庶知臣部出入之數奉旨明白起程明白異日奏報開銷亦要明白執棄而待之可矣惟皇上少加詳覽於鑒臣部浩費艱難嚴教督撫諸臣務求實用省直不得因而悞餉上策催徵起解施行

天啟元年七月初六日上牋得旨行

覆議通州募兵額餉稿

該本司查得通撫疏內所稱募兵餉額臣疏久明又云疏下多時咨催數四該部全不照管者或指舊陳兵營之制

一疏而言此疏或下兵科水下游料以故無抄到部無憑具覆而所謂咨催則五月接得一紙內止概云民兵已有成例募兵所當踵行本部若回謂民兵例止六錢就具咨語復之而非概從下等也至六月十七日再接一咨始有兵分三等之說本部咨回上等銀九錢米六斗中等銀七錢米六斗下等銀五錢米五斗亦就咨語復之而非顛倒操縱也至云非以浮額嘗試聖明之前而徐俟該部之裁酌如此則必通撫原疏題知徑行而後可若非題知徑行未免下部酌議前此遼瀋之兵月支本折不過一兩五錢海蓋之兵則有止於八錢六錢者以遼瀋之餉例通州之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四

六

兵彷彿相等止見其多不意更裁其減也一錢之爭名曰甚少合萬人則以千計積十月則以萬計從此調募三十萬兵皆與部爭一二錢間為數至不可算計且無詞難之而天下事不知所終矣等因案呈到部看得今日兵餉計者募者各有其難而募者主招徠千人萬人可以呼集計者主推轡一人兩人不能半故飽其難有百倍焉者臣未署部以前通撫募兵原疏實未下部署部三日始接兵分三等之咨即為酌量咨回有何成心掣肘而敢如此紛爭乎臣今亦不必辯但其募兵月餉必以通減為非而有洶洶之說則查前此遼兵本折多者一兩五錢少者五六錢

而止通兵今與之同實不為薄且也招徠方始速稱掉臂
洵假今有求必得將來何所不至而今內地招兵又不
止於通州一處巨部少加劑量亦不獨於通州為然此似
難因爭執遽廢斟酌者必不得已虛此一錢之數稍俟撫
臣簡練時日已成勁兵然後移咨巨部請命皇上從優給
之此為恩出於上不為威脅於下是則可行耳

天啟元年七月十七日上訖得旨行

廢科條議考成併立冊庫稿

該臣若得考成之法始於隆慶二年輔臣奏行將省直積
道清理催督至萬曆七年間無復舊欠可追而太倉有九

溫文瀾先生集卷之四

七

年之積者何哉其時法立明備在巨部固奉行唯謹在戶
科尤未義相維而內閣又有考成簿以綜覈部科之所不
及甚嚴也自後法意浸微數十年來海內遽賦視為固然
而不可問頃臣奉任該部事務即臧某查奏新餉議廢
布政知府等官任俸降調有差舊欠京邊亦嚴中飭庶幾
舉先朝之法令矣顧臣猶恐錢穀之司事推未要稍加附
掣旋格難行及先吏科特疏不准推陞降罰官又先戶科
此疏再與申明畫一法於是深幸諸臣同心體國巨部猶
可據持所有疏內幹要領三款如先奉落部後即有司毋
舍大吏而苛下僚如歲額錢糧歲數查覈毋置見在而成

往事如司庫查催用為殿最毋棄職掌而徇面情此與臣
部節題事理相同宜更宣布以示振飭又掌事權三款如
歲終查奏該科關會巨部同舉任副俸級巨部移會該科
互稽此節題所未及自今題請永著為例可也今歲大計
屆期該科欲按省直所屬文冊與諸司庫對完欠分別開
除擇其近欠最多者指名糾之盡法處治仍祈皇上施行
賞罰以為諸吏勸懲其所感勵更速若各巡撫通查未完
題請定奪之例查載會典凡內外一應章奏該部院題履
行各該撫按官立限奏報仍具考成簿二扇每月赴科創
換並開已未完手本註銷每上下半年各科將過限未完

溫文瀾先生集卷之四

八

事並與按職名先行該部查明題送應題科分查覈欠數
多寡具本題奏此固六垣職掌而與六曹喫緊相關戶科
既有條陳巨部亦得請旨申飭者抑尤有說焉臣部在國
初止四子部而款分為十三司不勝其繁十三司奏有歲
入歲出不相統一文移龐雜絲緒紛紜莫可究詰而舉因
之莫如總立冊庫一差為要總十三司歲額錢糧考求數
十年增損之故彙為一冊擇一司官主之而有分文之入
分文之出皆於冊庫掛號銷號十三司分主永行冊庫合
主稽覈每月與銀庫磨對出餉歲終與戶科會計完欠一
切考覈諸務盡以屬之而省直司府州縣徵解之達達京

邊解支俸俸月糧料草商價之贏縮無通情焉於圖計豈
小補哉臣衙門原有本科皆選司屬之賢者充之於內特
差一員勾當其事請繕管理冊庫關防一顆量置書算人
役應用而以一年為滿優與鄉會考試違即等差仍還本
科諳練者代之絕無不肅從此再無不可問之錢糧而貪
吏奸解猾胥或當少知敬戢矣

天啟九年十一月初九日上詔得旨行

述邊餉支用全數併乞罷第一疏時為戶部新編司
竊惟今日遼餉取盡錙銖用若泥沙廟堂之上聞之之下
大抵專罪遼東需餉何若走之多至求其故而不得又罪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四

九

臣部取餉何若是之多是皆未有以支用全數告之者而
從來支用本無全數難以告人臣自泰昌元年十月十八
日管餉至今歷過十六箇月乃能累指其地其事其數約
其大全請仰告皇上俯告臣民看此徵求何時可已經費
何時可足而臣狗馬心力困憊無餘萬萬不勝此任亟宜
顯斥以謝海內別簡能吏以重軍儲又不待臣言之畢也
臣惟遼餉是一總名而指其事言之則有原給公費工食
月糧料草行糧草料鹽菜賠家米豆糧本車船工科水陸
腳價一十五項經費遼東是一頭領而指其地言之則有
遼陽廣寧寧前山海永平薊鎮密雲昌平通州天津易州

登萊宣府大同延綏等鎮又有浙江江西湖廣河南山東
山西陝西四川等省南直淮陽蘇松常鎮應安徽寧池太
北直順永保河真順廣太等府四十四處又銷計臣管餉
自泰昌九年十月十八日起至天啟元年十二月終止截
數通算京發外兌本折糧價買運等項臣一部獨用新餉
之事共計七百八十九萬四千七百七十九兩九錢零又
自大啟元年四月起至十二月終止截數再算調募扣留
安家器甲行糧等項合兵工及臣部分用新餉之事又計
一百三十五萬六千三百六十六兩零蓋臣管餉十六箇
月實算臣部用銀九百二十五萬一千一百四十六兩零
而省直地方尚有已經留用未報開銷者不與焉兵工二
部又有自分給金自用馬價料價者不與焉或此十六月
中臣部分請幣金不過二百一十萬應徵加派不過四百
八十萬今用九百二十五萬有奇則有二百三十五萬不
知來處是豈天降地出哉毋亦臣部檄催如火索聚如山
委身殉職窮力任怨之所得而臣狗馬愚戆殷憂日夜精
神心血亦既耗竭無餘時常嘔血下血一發數升又或過
夕無眠眩暈卒倒然猶不言疲病勉強支持藉棲廟署永
行不輟乃今清算踰年全數用至九百二十五萬有奇臣
不自覺駭汗如雨噫其殆矣從來太倉歲入不過三百八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四

十

十萬臣部設十三司分理之而十三司各有定額成案完則送納欠則查催猶不甚費心力乃今新餉九百二十五萬視太倉不止加倍臣子然一身理之又無定額成案事從頭創起字字從心唯出銖銖而兩從手磨算無遺即今十五省直奉臣部新餉催徵往往應接不暇沿途各鎮餉司奉臣部新餉查取皇登答不來總是機臣一司業呈之事而臣精神心血果否耗竭無餘於此亦可窺見噫臣殆將死矣若不自揣難勝猶復冒任此事匪朝伊夕不罪死亦憂死而後死罪死何益國家何救疆圉臣敢以死塞責不早自言請命呈呈臣部軍國大計斥愚臣以謝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四

五

海內簡能吏以佐邊儲庶臣雖家嚴謹猶不敢操國事此臣所以叩心天地頓顙闕前迫切哀鳴於我皇上者也伏乞皇上鑒臣管餉踰年全數九百二十五萬委比太倉常額三百八十萬不止加倍即臣隻身專理委比十三司分理勞逸少殊臣今歷俸五年五箇月不報比諸司例循資連轉惟望聖明垂賜顯斥以為不稱任使之戒軍國計重臣狗馬力盡報主無能殺身無益萬萬不敢冒任蓋恐誤軍國非愛身也

天啟二年正月十七日具奏奉旨該部知道

聞廣寧軍餉料理關門糧餉稿

照得連日廣寧警報頻疊臣部心切憂懼蓋為在運兵將平日貪冒折色不肯運糧以致右屯衛見積糧料八十餘萬石覺華島見積糧料二十餘萬石臣部發過車牛銀十萬兩餉臣又雇小車三千餘輛出關將積糧搬運可支今年七月有餘而今逢烽過河我兵不利百萬糧料誠恐委棄於敵則此中原百萬膏髓盡地餉臣百萬心血東流而臣部所以廢處錢糧為百萬之積本與百萬之腳價百萬之車船工料料養運兵邊馬半年有餘者一旦盡廢盡糧即使臣部有熟鐵或金之術餉臣有神術免運之方亦安能再竭中原百萬膏髓也關門之計勢不容緩去秋未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四

十三

督海運餉臣疏部關門見今陸運之糧亦宜及關暫止移督目相機進發其在天津見貯召買米一十三萬餘石臨清倉支運米一十五萬石淮津道截漕米二十二萬餘石計每兵月給五斗可支十萬兵十箇月又天津見貯召買及各處解運藟豆共有四十餘萬計每馬月支九斗可支七萬馬六箇月有奇臣今即日告發銀十萬行餉臣速雇小車陸運到關俟冰開海運連幫繼進關門暫不憂米臣而東兗淮徐去專七月題派買米之數陸續催運到津前需密永餉臣另派買三之數陸續區處發銀亦可接濟臣部凡關餉務隨到即行多不能待奏報但如此緊急事

體不一上聞恐貽君父之憂也

天啟二年二月初一日上疏得旨行

再計關餉併撫遼人稿

照得河西營報頻聞山海防守宜急臣等素經處備糧料具疏入告矣昨據戶科抄出戶科都給事中周希令一疏內言薨華等島糧食宜勦兵截民令其自取無算餘者盡付水火未出關小車與天津海運不可不日夜預料速備等因奉聖旨該部作速議行欽此禮科給事中周朝瑞一疏內言搜括薊永一帶州縣倉庾不拘米豆雜糧驢駝車載船裝運速催離以次而東等因奉聖旨糧餉著該部作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四

十三

速議處其廣寧遼民也著地方官設法安插欽此又准兵部左侍郎王在晉一咨內言安撫流民分散各郡沿途設廠煮粥療饑或為傭作或墾耕織或工藝業俱聽隨地營生多方安插等因奉聖旨遼民避難入關情有可憫依議處置安插仍酌量動支銀兩給賑其潰兵招撫俱如議行爾部還出榜曉諭以示寬恤欽此除屬別衙門不議外其有關臣部如關外搜糧最為要務若兵民未至遼盡地方未至棄盡必不可不設法取見在之糧以自資燒不盡之糧以勿為敵資是在當關諸臣審查情形急為調度不宜一列賊者若見雇小車未經出關者急催赴津帶米至關

見裝糧船泊津未運者急催開進至開永平一月四十八年買完未運米豆一十三萬餘石急催備雇驢車脚星夜駝運至關與該府屬附近倉穀碾運至關務濟海運未到以前俟海運到即止此則臣部餉自極力為之而水關密昌過津一帶餉司署布一體責成幹辦不必別議差官至於避難遼民入關裝糧船是必不可無將循之實使之汰落無歸不必有發賑之名使之集聚生變頃奉酌量動支銀兩之旨兵部告取在關布餉一萬就彼給之臣恐此聲一倡未入關者求入已入關者不散已散者復返斗大之域不能容一全之患不能服將有不可知者合無仍照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四

十四

兵部初議行令順天保定撫臣亟飭道府州縣用隨地安插之法或開田可闢與為受廬之或或傳技隨身勿失資生之策臣部原行八府平糶倉穀今宜免難以供饋則起解春夏贖銀今暫停解以給牛種事完之日仍將安插人口動用銀數具實報部查考大都人數眾多就中恐懷叵測各地方有司須費一番心力若實調劑得宜寧最勿數戮則不生邪心寧遠勿近遠則無憂意外此兩撫臣及各道府之責也兵部疏內又有清兵內顧銀兩於正月終悉令開除不得重支冒領一段必須該部通行各邊知會與臣部互照相成庶邊塞不生異議耳

天啟二年二月初六日上疏得旨行

覆登萊延誤請帑稿

看得登萊地方有限兵民招集數多物價踴騰流俗騷亂勢所必至撫臣臺臣備述情形殆哉岌岌而思所以安戢之非發帑金二十萬不可皇上念此新設重鎮命查原議兵餉並扣留錢糧果否及用該臣查得登萊設鎮始於天啟元年七月間臣部總計前後解留一百二萬兩不為不多矣若論餉兵一節每兵一名月餉一兩五錢千兵月該一千五百兩萬兵月該一萬五千兩而去年九月初七日撫臣陶朗先三方兵力未具一疏內稱東省添兵五萬登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四

十五

萊坐數實止一萬四千除一萬應准撥招來三千聽福楚調到外本鎮應招一千今已招得七八百人云是去年九月前且無一千兵不用一十五百兩而今始自七八月各以整千兵算用餉三千兩不啻及以十一月二十日兵科蔡思克登萊兵數猶虛一疏內稱撫部應添五萬計部酌定三萬奉有明旨額裁撥既不能應而江淮招募難登僅滿萬閩兵三千明春方可到即亦不過一萬三千人以三萬論尚少一萬七千近臣楊述程基於楚蜀必屬風影云是去年十一月前且無一萬兵不用一萬五千餉而今始自九月至十一月各以整萬兵算用餉四萬五千兩不

啻足矣御克李時榮疏內稱今登兵三萬准兵七千邊兵二三千約有四萬不知何時募滿何日開糧始自十二月至今四月各以整四萬兵算用餉三十萬兩又不啻足矣總計去年留餉四十萬如此滿除滿算止該用過三十四萬有奇尚存五萬有奇與夫今年再留四十萬陸續解支似堪接濟諸臣疏言餉缺或未實查兵數如此之詳又或設撫紛紛借之通船置器遣官募兵等項不行請補致令正餉反缺是未可知至於渡海遼民御史疏內止載團聚萊州一萬查前解撥賑銀十萬若以首給散遣似乎有餘或者通省派移不止此數又或前發銀兩一時止與餉口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四

十六

未嘗齎發起程亦未可知是則撫臣袁可立受命方新請發帑金二十萬安兵散民似非得已惟在聖明裁定賜予若干於以宣布皇仁永綏東土非臣所敢必也若欲從長另議臣部兩年之間解留一百二萬心力物力實已無餘不能驟處此格外之費矣

天啟二年五月初二日上疏有旨不允發帑

乞罷第二疏時為戶部新餉司郎中自陳

臣於本年正月內具奏營餉踰年備述各處支用全數九百二十五萬明臣狗馬愚拙股憂日夜精神心血耗竭無餘時常嘔血下血一發數升又或通夕無眠眼重卒倒不

能復任管餉懇乞聖明亟賜顯斥以重軍國大計蒙恩批
發該部知道正候覆題故斥間適值廣寧清陷一時餉務
倥傯巨隱忍持持未敢再請延至三月二十二日接得家
書臣父偶患脾泄等症卧起不寧思臣不置臣倉惶懼
呈乞堂官代題放歸不蒙俞允自念孤親獨子久隔天涯
日夜憂思前病增劇伏枕一月百事廢弛強起料理未及
十日再提家書臣僅存弱子又復夭亡家世軍傳一幾血
脈斬焉告絕門門慘痛祖母父母俱無人色病妻一日九
死惟餘幼女爾墜無依臣不覺一慟迷悶氣絕定人肩救
醒醒後嘔血經數日夜不止而病不可為矣日食一盂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四

一七

仍苦嘔逆夜視連旦不成睡眠或偶一交睫骨肉死喪夢
鬼魔惡纏綿不了難是精神恍惚心志健忘手足麻痺頭
目眩掉諸症畢作而愈不可為矣延醫診視咸為真元耗
散臟腑損傷必待屏人事調理數年庶望苟全性命臣拊
膺流涕念臣前歲赴京辭別父母妻子隻身就道自謂年
方壯盛將此全副精神盡供職業或可少報國恩不意彈
心戮力拮据半年而遼陽城被焚挫溺經營再或而廣寧
亡臣如精衛即日夜填海如何紀極緣此憂危成病根蒂
已深豈期骨肉至情生死異故又復相隨而至一病再病
奄至於此狗馬微軀死何足惜惟是一日未死一日不離

此官一日占官一日就誤此事臣司一事之誤能致鼓錄
脫中能致臨敵缺乏內憂宗社外據封疆為禍不小而臣
病懣如彼能擔此事不致蹉跌否既知不能故占此官不
求退避否告病給假明崇方嚴臣不敢請臣所請者仰乞
聖明賜臣顯斥以為不稱任使之戒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周任之言孔子以為明訓臣今自知不能不敢不力求止
臣既求止不敢復引告病給假之條惟願即日蒙恩斥革
為民永不敘用庶臣病懣餘生不致占官誤事終身廢棄
所甘心矣

天啟二年五月十五日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四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四

一八

覆叢山海新餉奏報稿
看得遼東自餉全錄監軍等道不知實在之無各營冊領
隨到隨支餉司無憑再取廢濫甚多猶在冊領之內也
至於餉司偶缺收放一屬廢官無論將吏百計乾沒抑且
各道票取借名罷支除却冊領外更生如許弊竇蓋自戊
午五月至己未二月遼東五道用銀又自辛酉四月至九
月廣寧糧廳用銀與今年二三四月山海關廳用銀皆在
餉司未受事前耗盡不可勝紀臣部或題或咨反覆查
迄無一應甚則反借臨敵脫中等語以與臣部為難必廢
格而後已此則違餉難清之故罪不止於道將廢官已也

今督餉御史江日彩摘發關門封弊甚詳張文追者經略
等問追賊其錢糧著餉司用心查覈併中餉監軍等道以
後務稽官兵之數方與掛號開支既奉聖旨深於斧鉞恩
臣以下自當著實遵行但事關重大猶恐餉司獨行查覈
奸貪將吏不無挑激生端借以文罪政釁又從來查覈因
無奏報限期所以遲耳或風積習莫破合無仰請聖裁將
查覈一事仍就總署簡委新任廉能道臣會同餉司釐剔
定限六月以裏具奏上聞如或愆期一體治罪各管兵官
尤為約束將士不許挑激生端此則臣等不容不補請以
請者也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四

十九

天啟二年五月十五日上疏得旨行

乞罷第三疏 為戶部新餉司郎中自陳

頃臣創心澀血備述憂病苦情不能供職懇恩願斥伏蒙
明旨批臣管餉任事著照舊供職狗馬有心感激欲死投
臣果能任事敢不勉強供職然臣伏思之凡人必有性命
而後可以服官有心神而後可以作事未有性命傷殘心
神憔悴憂愁疾病旦暮欲死而能服官作事者也頃臣伏
枕兩月印封私寓事廢公庭每一念至心如焚灼亟請堂
官委署印委協理皆以臣身尚在未肯決然走臣一日苟
延不知誤多少事比誤事後罪當萬死誰肯謂是性命傷

殘心神憔悴憂愁疾病旦暮欲死之病臣而貸之者人誰
肯謂是請署印不得請協理不得併請罷斥亦不得俯仰
無告之窮民而原之者嗚呼臣不知死所矣人窮迫本惟
有呼天臣無枕說不能者止自是千古明訓臣既不能不
敢一刻苟延致誤軍國大事如是而已憶臣受事以來兵
部職方司郎中某工部虞衡司郎中某等後先告病皆家
放歸臣今不敢比例惟願天恩賜臣願斥狗馬疾病不死
得偷田里餘生皆敬詠太平之日矣

天啟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具奏奉旨吏部知道

微臣自審非才疏拙為聖朝山海關內監軍兵備道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四

二十

臣嗣昌待罪河南汝州分司二載該撫按臣題請加銜太
任吏部覆奉欽依臣統統職業罔數越思去冬忽蒙恩命
調臣霸州兵備臣念軍數之下益多事繁廉廉憂不克稱
擬拜疏願辭適值大計靜聽幽燕不敢有言過期已迫謹
星馳到任不意甫半月餘又聞有闕內選之調臣甚駭之
夫以加銜久任之官一調再調已非常理況闕內地方營
山石等路扼遼左咽喉當今第一重地也宜妙選天下第
一選才熟諳封疆長於軍旅者而用之何堪舉及臣臣往
長而楚江湖數澤之鄉不便鞍馬並仕服官自浙江杭州
府儒學教授轉南京國子監博士以依戶部福建等司主

楊文瑞先生集卷之四

三

事等官皇上試查履歷曹開一日邊疆否祇錄任在戶部
 怪陳一二兵餉事宜或者誤謂知兵而不知臣實贊純日
 中未暗行陣中與一將材紙上之談誰則不能一旦事
 以重任鮮不倚封疆事至於情事而後養給微臣則何益
 矣前此屢誤封疆不止一人不但用人違才人亦自知非
 才而不肯言以自誤而誤封疆為禍不小孔子曰陳力就
 列不能者止尋常職分莫不宜然況封疆重地自知不能
 而隱忍言試將欲使作何安萬萬非臣所敢出也周是涇
 血披心仰告聖明以明不能者止之義臣既難試封疆何
 敢苟謀職補惟祈聖裁處分或謂前辭或賜叱斥臣之愚

分所自安也有如不問能否必責微臣勅力當衝則臣又
 有請焉決而決誠招徠臣父鶴見任總督三邊兩奉恩旨
 策勵戴罪即今不知移鎮何所奏報未列者問不通臣係
 獨子望眼將穿方寸盡亂蓋身在霸州而心馳於彼久矣
 皇上如不棄臣乞賜削官職俾以自依隨任助父討賊
 倘臣果有寸長効力戡定皇上用臣不晚如其不効臣請
 身先士卒奮臂大呼求死賊手以代臣父贖罪萬一此臣
 死忠子死孝之至願也

聖祖 丙午九月初六日奉 上諭 楊文瑞奏請 命而查辦以死者死知此志也

收陳關門防禦事宜疏

頃蒙兵部劄付到臣為援用已久收援因循等事內開欽
 奉聖旨關門防禦著楊嗣昌用心料理欽此臣狗馬微賤
 捧讀天言不勝慙慙惶惶惟竊臣自抵關門止請更定經制
 立戰兵車騎四營屬總鎮標下應援分水陸信地九營列
 山石沿邊振守蓋早知有今日防禦實者不敢不先圖之
 一聞大凌被圍戰兵次第束出時即督勵各營照信防守
 就統晝夜稽查且也修邊城坍塌補樓堞高堅添備城品
 坑置箭簾木架與夫打強釘甲成砲滾鎗九鉛製藥種種
 星火造辦皆臣本手職責敢不用心料理然臣力所能為

楊文瑞先生集卷之四

三

止此耳經制初定款額尚懸見在沿途各兵有步無馬有
 守無戰鎮城以裏止有握奇飛騎中權與留紀鯨團練合
 之二千餘人並築而守空弱單虛一目可見臣股憂無可
 奈何且計此一時之防非萬世之防烽在外之禦非在內
 之禦也臣觀關門形勢遼山遼海中間平地一十八里為
 遼永往來之衝先臣徐達特建鎮城一座而翼之以南北
 邊牆譬之人身鎮城扼要有若咽喉南北邊牆雙撐兩臂
 可謂雄矣左掖遼山山外即諸敵之巢右腋遼海島興汪
 洋奸盜出沒之藪皆可關入腹心深中要害者豈咽喉兩
 臂一線之防可當周身捍衛乎危矣向者烽在永樂南北

兩邊之兵縮入鎮城而達已置之若葉危甚矣臣之愚慮以為南北水關各建磚城一座與鎮城鼎足而居內實之以土若外宿之以重兵則虎豹重重當關渠不可犯而關始為萬世不拔之關也轉天津之粟入南海倉口而又次第輸入鎮城及水關之域糧始不為盜藉也以磚封鎮城及各城之樓即可為倉貯粟而不必別建廩房也練戰須馬關內水鹹草齊良馬飲嗽生病關外芝蔴麥李家堡諸處皆可大養馬專擇良將任習牧之事而多市北馬資其蕃息馬可漸充也關門倚集五方土著資募實甚自今文武連功應得世職者請皆籍山海衛而諸路允戎罪人

楊文瑞先生集卷之四 守三

亦亟配馬官歲皇十人則世有素傑十家戊卒歲百人則世有健兒百家土著可漸強盛也臣所言非倉閭大難之事明歲若得萬四千工比修大渠之數即兩城可用幾而餘事可次第舉也城成而鼎足相維皇上養五萬兵三萬馬於此外可以建連內可以寧前且前連水陸轉餉俱難酌其道里之中舟航之便無過關門且日夜計此至熱而無因胃陳皇上有料理防禦之明旨方敢畧盡其愚然而臣身在關門臣父職在陝西派賊剿撫木寧臣愚久憂城死近得父書自謂起處如常家人密稟當食中氣嚴謹類噎臣慮危驚飛方寸亂矣稍俟城圍解撤輔關臣入關

臣乃敢言狗馬至情茲未敢噴奏也

崇禎四年九月十五日題奉聖旨這徐休關門防禦事宜有韓晉升韓都確議具奏

情急呼天身代父罪疏

臣因奉旨防禦關門具疏請命間值臣父奏使到京寄臣家書奏稿內稱身負不白之冤義難隱默但願速繫關下親赴御前一言而死臣一讀之心膽墮地泣涕霑衣知西賊剿撫無成臣父禍且不測臣愚惟有一死仰乞聖恩代贖父罪耳夫西方之賊原係皇上守邊健兒輸糧赤子以邊郡窮荒數年乏餉漸積化為寇讎臣父未任以前業已憂延猖獗然沿邊四撫五鎮未有他故猶可彈壓撐持不

楊文瑞先生集卷之四 守四

幸臣父受事延甘陝撫連換八人勳王五帥並發精銳盡付東行緩急無一可恃而賊黨始萌慶陽之圍社文煥賀虎臣方潰保安雄典剿賊臣父提卒三百撫定神一魁鼓萬衆而敵遠之非得已也迨王承恩歸與張福臻提兵大剿臣父身在行間鼓舞盡力何嘗為主撫而不主剿乎但蒙皇上委任責成毋論剿撫一賊未寧臣父自當引罪而心力殫竭結局難難同舟猶未備悉始末臣父冤苦至極自請近繫臣係獨子方寸盡亂冤冤飛騰無一刻苟安視息之理請乞皇上特恩將臣父罷斥選賢任事如有不盡之罪立近殺臣或幽囚困圉或効死封繕凡可代父贖罪

萬一者臣愚視死如歸也

崇禎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奉旨楊嗣昌著通旨殛刑仍備以安靈柩不必處殛

臣父蒙誅泣謝天恩再請代罪疏

臣前得臣父鶴奏稿自請遠赴御前隨具微臣情急呼天請以身死代父萬罪一疏時猶未知聖明果否允違也今接即報吏部一本遵旨查明速奏事奉聖旨楊鶴總制全陝何等事權乃聽流寇披猖不行撲滅塗炭生靈大負委任者羊了賊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京究問員缺推堪任的來用練國事始著降三級戴罪剿賊自贖如仍前玩愒定行重治不宥欽此臣聞伏地望闕叩頭流血仰謝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四

五

天恩責臣父以流寇披猖不能撲滅臣知罪矣差官扭解來京究問幸如臣父所請天鑒自明臣愚不敢置辯惟是臣父已為罪人臣則罪人之子也臣父蒙恩草職微臣豈敢居官臣父袒穢在身臣敢冠帶視事以臣狗馬至情即當泥首跪足頃刻十里奔走臣父之難而臣不敢也以新奉關門防禦著臣用心料理之明旨此時何時臣敢擅離跬步也臣欲謝事杜門端候俟罪又恐人心疑戡將吏懈弛且來援兵馬絡繹一騎一粟一豆一結一大一車無不時刻問臣而臣不能杜門也臣欲自困於獄獄中料理文書敢印在身不敢將入不祥之地欲封敕印於官舍苦無

妻子看守臣又不敢入獄也臣一念之間仰戴天恩恨不

為嚴關守禦固萬世金湯倘思臣父平昔素困則又不禁

頓足椎心號呼欲死臣今竟免報報神已不守舍矣聞命

一日不食行立欲倒然猶勉強登南城林登大砲鎗子火

樂夜查北城與將士危生三吏歸而大哭主勉良久復勉

皇上敕臣料理臣當仰報特恩今心神憤亂不可為矣通

許各衙門請離任代罪恐展轉時日臣一但憂死而罪累

愈深故敢哀鳴於我皇上之前伏乞皇上深念關門重地

時值艱虞十數萬兵民商旅不可以罪人之子彈壓其間

賜臣離任赴關代受臣父萬千之罪如關臣數月關門料

理稍稍有緒更定經制分信列營兵之戰者戰守者守迄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四

五

今新國臣等奮發前鋒步砲各營効力稍有微功能輔關

臣出國之後復臣防禦俞然且特疏建南北關城為皇上

萬世計亦見狗馬愚忠不敢仰負如遇宏開天網薄臣父

之罪放歸田里使臣嘔盡心血卒成關門不拔之業則臣

父子雖賊性命死而後生臣何敢復受其死也

崇禎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奉旨楊嗣昌著通旨殛刑仍備以安靈柩

臣父已為罪人臣則罪人之子也臣父蒙恩草職微臣豈敢居官臣父袒穢在身臣敢冠帶視事以臣狗馬至情即當泥首跪足頃刻十里奔走臣父之難而臣不敢也以新奉關門防禦著臣用心料理之明旨此時何時臣敢擅離跬步也臣欲謝事杜門端候俟罪又恐人心疑戡將吏懈弛且來援兵馬絡繹一騎一粟一豆一結一大一車無不時刻問臣而臣不能杜門也臣欲自困於獄獄中料理文書敢印在身不敢將入不祥之地欲封敕印於官舍苦無

臣父已為罪人臣則罪人之子也臣父蒙恩草職微臣豈敢居官臣父袒穢在身臣敢冠帶視事以臣狗馬至情即當泥首跪足頃刻十里奔走臣父之難而臣不敢也以新奉關門防禦著臣用心料理之明旨此時何時臣敢擅離跬步也臣欲謝事杜門端候俟罪又恐人心疑戡將吏懈弛且來援兵馬絡繹一騎一粟一豆一結一大一車無不時刻問臣而臣不能杜門也臣欲自困於獄獄中料理文書敢印在身不敢將入不祥之地欲封敕印於官舍苦無

臣父已為罪人臣則罪人之子也臣父蒙恩草職微臣豈敢居官臣父袒穢在身臣敢冠帶視事以臣狗馬至情即當泥首跪足頃刻十里奔走臣父之難而臣不敢也以新奉關門防禦著臣用心料理之明旨此時何時臣敢擅離跬步也臣欲謝事杜門端候俟罪又恐人心疑戡將吏懈弛且來援兵馬絡繹一騎一粟一豆一結一大一車無不時刻問臣而臣不能杜門也臣欲自困於獄獄中料理文書敢印在身不敢將入不祥之地欲封敕印於官舍苦無

臣父已為罪人臣則罪人之子也臣父蒙恩草職微臣豈敢居官臣父袒穢在身臣敢冠帶視事以臣狗馬至情即當泥首跪足頃刻十里奔走臣父之難而臣不敢也以新奉關門防禦著臣用心料理之明旨此時何時臣敢擅離跬步也臣欲謝事杜門端候俟罪又恐人心疑戡將吏懈弛且來援兵馬絡繹一騎一粟一豆一結一大一車無不時刻問臣而臣不能杜門也臣欲自困於獄獄中料理文書敢印在身不敢將入不祥之地欲封敕印於官舍苦無

臣父已為罪人臣則罪人之子也臣父蒙恩草職微臣豈敢居官臣父袒穢在身臣敢冠帶視事以臣狗馬至情即當泥首跪足頃刻十里奔走臣父之難而臣不敢也以新奉關門防禦著臣用心料理之明旨此時何時臣敢擅離跬步也臣欲謝事杜門端候俟罪又恐人心疑戡將吏懈弛且來援兵馬絡繹一騎一粟一豆一結一大一車無不時刻問臣而臣不能杜門也臣欲自困於獄獄中料理文書敢印在身不敢將入不祥之地欲封敕印於官舍苦無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四終

曾孫約受梓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

明 武陟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孫光山松同輯

山梓

農者

農者

同校

疏

微臣承恩獨異

時為新蔡院右會都御史巡撫山

竊惟人臣事主遭逢恩數今古多同微臣身荷聖恩則出

古今常分之外緣臣父鶴頃蒙恩誥侯罪袁州臣以獨子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

一

依視顧求雖任聖恩未允容臣荷祿至今此臣荷恩一

也宋臣范仲淹總署西事使賊心寒其子純仁封宋神宗

之問曰臣儒父子未嘗知兵今臣父四事無故臣獨何敢

知兵皇上命臣提督軍務此臣荷恩二也臣頃疏辭蒙

恩勅臣以才望簡用再疏謝恩又蒙勅臣以展關重寄如

意料理臣有何才望堪當重寄敢蒙天語褒嘉此臣荷恩

恩三也臣所此其恩朝夕思惟仰報高厚實無他奇去秋

九月靖遠南北關城與鎮城鼎足內實土著外宿重兵牧

馬聚糧為軍前鞭連之勢實是扼國要害於茲陵京主理

中間也五萬兵養三萬馬時且未能而先建兩城實是治

邊修守常事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迫憂臣欲為天下之

大常以備非常之異變極之至於變起而終不失吾常此

非今日創言也臣萬曆丁巳奉使關門瞻察形勢有慨於

中戊午而遼事作已未庚申辛酉壬戌先後值戶部本科後

則專理新餉於時藩失備遼失備廣失備關皆臣身

經眼見手畫心雖臣愚因餉思兵轉失求得審圖一著堪

莫萬年寶無踰此榮榮方寸十稔於茲不期重被恩遇典

在嚴關反獲國難終無以易前策今言內有三協外有九

城關門設寨似非急務此皆追其大常未預不虞之變也

臣為關內道三詳此事再奉明諭俟並視按關諸臣另議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

二

臣復何言第恐繁關著敵展轉踞他口追悔無及其餘

操練兵馬修繕牆壕追甲儲糧巨惡可竭之心力焉敢有

受毫髮若空拳獨拍未盡悲狀臣亦難盡四體竊感樞部

精常之議兼值大農匱乏之時擬將關內之兵二分修築

關外之兵二分七種稍佐班軍海運之所不及毋徒歲歲

生食縣官而視牆敵不理任降宋往壤無不耕擁兵呼癸

為也此其說甚長臣今未敢輒盡以臣力小任重焉知僅

什不在眼前敢希百年必世之業且又焉知內外諸臣果

一一與臣見相同而臣遂能行其志也但臣身荷恩恩備

此仰報萬一乃臣微共之誼則然而同聲相應將伯助予

所望內外諸臣不啻為分深切耳臣平生聞廣而有一二見聞關係邊情要務皇上許臣盡言乃敢次第條奏伏惟聖鑒施行

臣惟連海關門新定三撫統於一督統中連前二撫駐止如舊信地有減於前者任未嘗加重一切可以相安惟臣撫山永乃創設衙門則山海於連則永平於前信地永非

撫鎮事同一體疏

臣惟連海關門新定三撫統於一督統中連前二撫駐止如舊信地有減於前者任未嘗加重一切可以相安惟臣撫山永乃創設衙門則山海於連則永平於前信地永非

楊文淵先生集卷之五

三

舊練威令亦無素行有吃驚關係軍機難致國猶舍默而不可得者則臣與鎮臣節制未一是也以關內言之如山石建無四路皆屬臣轄而鎮臣則分山海石統於山海鎮營路新舊防兵無所不得統也且與臣及山海石道臣駐止同城無所不得商也無建統於三之鎮則止統防路而不及新營新營之駐二路與駐永平府城者無總兵統轄也而且與臣及永平道臣駐止連連即防路有事亦不得商毋論新營安項臣以建令軍虛移會該鎮調兵防守則關中協之兵不能應東協而且以為關內營倉舍已移入然則三之鎮將實實不能威管兵建兵而其節制二路果何為

乎明旨責成疆事則必曰撫鎮疆部一應軍機則同行撫鎮而臣轄止四路一半有撫無鎮平時商確有難緩急策應者難此節制之不明不容備默者一也以關外言之九城皆非臣轄而鎮臣則否山海鎮臣初書管前屯一衛而轄至於中右所轄練鎮臣初書無統轄地方而兵馬見駐前屯中前中後三城夫前屯之應轄於山海也以關門東去非前屯無出口路遼無哨探眼目不轄之尤不可也而因前屯也至於中右中後則連矣招練之無統轄也以內外策應無一定地方而因無統轄致同城將領不受約束事事掣肘難行則孤矣兩鎮臣有轄有不轄皆非臣之所

楊文淵先生集卷之五

四

轄臣何敢越思但山海鎮之連取臣既不能盡轄招練鎮之孤鳴臣尤不能協助無事如此恭繕有警何練責成此節制之不明不容備默者二也以臣之愚計山海鎮在天啟七年以前原營山海石建四路舊制似乎可循而其轄關外如中前一所兵馬既得皆歸山海道司則應全轄如故至前屯衛兵馬既得皆歸練鎮連道司則止半轄領兵哨探飛報軍情之一事而其餘一切不問可也計招練駐前屯也兵馬分駐中前中後則此三城協將似應半轄以便安插營兵也駐糧料哨探軍情免致事事掣肘而其轄亦不必問至關外無兵可招奉旨設法招足則量分立一二

營於關以內石門撫等處招之此今鎮臣往來訓陳如
有不及臣得專行照管可也此皆關係軍機之大者臣今
不言恐使雖有急呼應不實調度無所即臣一身萬死豈
足贖誤封疆之罪哉此臣轉瞬數四不容一刻姑待不言
者也

崇禎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奉旨這各內撫鎮節制管轄
併分營招撫事宜即與撫鎮共處共知通

請正名實以便責成疏

臣惟治世之道不外名實二者先定名以責實此舉作興
事之通也徐霽實以別名此舉有乃成之道也臣頃查永
平府屬管轄理刑等官具疏以請一日接部行文恐有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五

五

同知陳慶龍東路管轄通判魯元國註前已管轄而莫知
誰是永平主府管轄者也不單惟是同時餘補推官有韓
國植蔣維芬馮應龍等亦莫知誰是永平主府推官而查
任籍除關外通判關或他為數國推官黃師夔外又有同
知張慎行通判韓上桂推官元之偉等咸掛永平府銜詢
之其在縣鎮或在連西或在宣府實與永平無干而名則
混諸其縣臣為關內通見寧遠推官陳志茂考滿通轉接
臣亦行查覈轉行至府而以宣又因報本官原不於永平
到任從來無事蹟細干即按臣亦不相統攝則宣名無當
徒多轉折文移一不便也頃駐永城訪問民間疾苦食言

澤州之民奸險好訟本管不勝則走赴前鎮餉廳控詞廣
受前鎮推官張榮滋准處拘隔屬林連魚肉不可勝數永
平道禁之而反以新街府屬為詞微然不據是則宣名不
惟無益而大有害二不便也又有大於此者燕建二路節
制未明臣請歸併山海鎮臣兵部覆奉欽依有專屬吳道
按三屯鎮臣王維城哨法奏獨仍稱鎮守永平仍行東臨
劉游路提攜報不又紛紜無已乎該鎮欽降關防明篆鎮
守前鎮中西二路總兵字樣而何以曰鎮守永平也意者
舊例相沿非奉天官中飭不敢擅改而臣於此非敢吮吮
爭一虛名也誠恐隔路官軍兩處承應必且疲於奔命而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五

六

不敢言大小哨法兩處備行究竟虛套相蒙而不可詰生
州縣小民有何知識徒見一紙票一差人則魂不附體命
不值錢焉妻賣子溺水投繯無所不至而不知在連在劉
此亦一永平使亦一永平原非永平之官當治永平之事
者也此臣為將領軍民曲體其隱深歎其災不敢不激切
言之者也竊謂備名責實則新街各官明白命之曰連鎮
理刑推官劉鎮管轄推官不用永平府字似無不可如必
帶之各府則寧遠再近如金通舊官俱帶山東濟南府地
連則文案不至星役不行愈於附近疑似之間為害無窮
者也至前鎮鎮兵通關既降關防中西二路為年一應東

協事體不宜更有紛紜而臣今接管止後巡撫山永地方
關防軍餉撫臣仍有山海等處提督軍務字樣臣恐東西
華惠倉庫撤兵將吏偶或滋疑係千軍馬錢糧亦有未甚
便者應否改正謹請撫臣方一議上請臣未敢專也

崇禎五年七月十四日奉旨該部知道欽此

請定鼓勵行伍車官之法疏

治兵之法分營立將總其大綱然糧糈萬苦牛車應應成
年累月不靜危險盡瘁封疆者則中干把總實屬其責而
代其勞乃陞除不錄於朝字姓名不達於部司徒往空勞
空苦一旦故使報功將領任其子弟親戚幕客私人動遷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五

五

頂替在局沉埋不可勝數請將所有中干把總確查見任
職銜真正復原籍貫或雖世職行伍或雖庫序科目或雖
題敘知銜有無就紙刷付堪憑是否弓馬火器熟練連舟
考定其疏題知每季咨部以為業准遇有陞遷事故下季
開除如或微調應提果有戰守實功者查取平日咨冊而
向來頂替不得履行其弊矣

崇禎五年八月初四日題

永鎮兵餉運務疏

一議運法通共車船等項歲費新餉若干算明立定不易
之業題定而行一議委官水次運倉相距遠近海陸陸

收卸同時餉司與管糧同知為能分身偏赴舊例倉委等
官承情納賄種種弊端取價折耗益實難挽之不止今議
改用判官主簿與夫同知縣丞帶管此輩身家性命比之
倉委不同間有或運正遠難知自愛者一議盤量取原米

一石官曬一次驗折若干再曬一次又折若干以致三次
四次驗准立索而後賣或營運各官照此曬法折法無溢
於數外者是自然之折免賠有溢於數外者則非自然之
折如數追賠彼將無忌而揚法一照此例一議守吏如某
官祇定管糧若干未運完以前皆本官事也升合出納本
官經手無辭脫運完以後不在是倉則在城倉即有註運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五

八

倉官宜今依歲交納與之收掌而在邊者與同城將領在
城者責掌即有司三面盤量如少升合則原管佐貳官賠
償盤量不少則取將領與佐貳倉官合同甘結通中各衙
門存案而以後短少則倉官之責該將領有司時加防閑
稽考倉官作弊登時發覺可也至收貯之久亦必酌定折
耗以一月為率一石約耗耗若干則經年經月十石為石
以漸遞減而倉官亦不憂自然之折有賠累之責如其折
在該推數外追賠亦自無怨矣

崇禎五年八月十五日題

請頒永屬災荒錢糧疏

自降隔四城而永居其三。雖處遠之傷。慘不忍言。安撫品
澤城雖在而城以外皆蹂躪之場。降退以後。倉蕞漸起。而
不意甯西連綿水毒。淹沒一至於此。臣計乞恩。軫恤則金
度本無宿儲。則免存留。則庫餉勢難停給。萬不得已。或將
見年錢糧量從緩徵。或將上供諸需。已前豁免三年。仍望
聖慈特九。豁免派解可也。

崇禎五年九月二十三日題

登城指日可尅。官兵家屬宜全疏。

臣因援軍官兵久無信息。於八月十九日。差守備王永祖
前詣軍前。哨探真確情形。去後。隨接卹抄塘報。已解來國。

楊文嗣先生集卷之五

九

旋復黃無直。壽登城臣不勝喜懼交甚。喜者。喜天威震疊
大兵連戰。賊竟不能一天。知連懼者。懼登城而國賊計尤
狡。恐誘我兵深入。而為國歟之闕也。至九月二十三日。永
祖哨探回。謂接監獲賊書。揭及參將祖寬都司陳可立
稟報。備盡收剿之詳。賊勢真窮。而非徒登城。雖國而可國
承祖親見。東南三門外。挑壕八尺。坎深一丈二尺。我兵
約有三萬。分佈二十餘營。國水泄不通。海門沙灘舟船
無遁去之路。諸臣方遣雲梯。仰攻福山等縣。連獲軍先至
如此。賊將安之。臣以是知登城指日可尅。不足憂矣。惟是
東鎮黃龍。統領官兵。見在蘇順。招練副將王扶臣。都司白

登庸王洪基等官兵。見在錦州。參將黃璽。中軍薛同等。等
官兵。見在中後。而其家屬。雖半皆在登州。設使尅城之後。
良賊不辨。玉石俱焚。致令各處官兵。求之不得。或誤以為
我兵。而掠之。設官之也。能無刺痛。其心。潛伏之。警。半臣用
是。懼致請聖。裁。下兵部。預飭行。聞。尅城之後。凡係婦女
戒勿妄殺。有為兵丁所得。訪傳某官某兵家口。許其首報
撫按衙門。計其名口。給之以賞。則家屬獲全。而兵心樂首
矣。然後責有司。分頭收養。查造名氏。知會該營。許令告給
官引。陸續取還。完聚。如此行之。而海外。錦州中後。官兵有
不感。激。天恩。是。常。國。報。者。乎。然。此。消。息。又。不。可。預。露。賊。中
令其情。殺之。盡也。臣既哨探。有得。稟。念。招。練。官。兵。發。遣。未
遠。不。容。不。為。早。圖。伏。惟。聖。明。采。擇。初。部。施行。

崇禎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奉諭旨

敵故已結。廟勝宜先疏。

臣接兵部咨。文密奏。遺情一事。已經焚書。逃使。連臣。惟有
結。而。戰。守。大。復。何。言。然。臣。竊。惟。連。惠。十。五。年。非。不。戰。不。守
之。罪。也。戰。而。不。勝。守。而。不。支。直。於。連。死。敵。連。死。法。而。終。不
能。有。加。於。彼。者。何。哉。無。謀。而。戰。守。連。連。軍。智。勇。俱。困。總
之。無。算。焉。故。也。臣。聞。上。兵。伐。謀。其。次。伐。交。令。連。使。乞。款。不
聽。則。以。兵。伐。旋。謀。已。著。矣。連。驅。押。部。盡。收。束。北。西。北。諸。種

以為之黨文已固矣若何而伐之以臣之愚度彼心輕我謂我兵屢挫自守不戰必不能謀攻且恃其眾遠我則欲攻之步伍輻輳必不能乘危圖絕境而師不一而足我病伊部前既聞到今復為宜趨圖絕境而師不一而足我病伊何為不足耳今伐其謀必大賈山使我實有四五萬馬常出關門軍鋒之聞馳逐射獵彼必屏息而不敢動何則彼國寧則力故遠驚聞前密宣等處則憚我以輕騎襲其巢如此可使軍鋒貼席聞前安枕宣雲白無復事此臣所謂伐謀之策一也屈指使之所以制強金恃西人之眾為之羽翼今大軍與會既衆不耕速審秋成半遭水潦連降大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

上

舉而面擒擒無所得窺查未敢入其勢暮冬鐵壁必甚即今防馬役降軍鋒時不乏人收即置之軍鋒猶虛懷心臣測若以新編伍押運入關分遣山陝沿邊充營撫道標之用且可漸分腹裏會撫鎮道查空糧養之為之另蓋營房無事收其弓刀貯庫有警質其妻子隨征時下清池草賦焉敢萌心易世而後仰又化為漢族臣聞先朝降人迄今湖廣兩省尚有違官即是此輩無足怪者此臣所謂伐交之策二也臣此二策藏之於心已久竊念廟堂之止於此乞款大事必下公卿博議今靜聽通司未有所聞臣謹披陳愚悃以為屏言之倡伏乞聖明下廷議定廟謀圖為全

長策傳達臣奉以從事若先事定然後其臨境無謀而賊守雖死不足塞責此臣之所大懼也臣又念播都西移將馬番禁遏不許賣馬中國此中國大害今彼搶播捕速遊不敢近邊撫實其絕望矣皇上該下明詔問播所居遠離中國無恙否播不敢當彼中國禁却之播能復來否即不來勿禁馬番令賣馬與我我中國得馬播實如故初撫奏將王世忠誅致播所成量煩常賞報布之一二以昭示聖恩如此播雖憚不來而卿感天恩異時不啻時作慙且或因此致馬仍復十數全一匹則為中國利大矣

崇禎五年十月十五日題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

上

工部摘參未完疏

工部科銀奉罰州縣住俸臣查崇禎四年戶部題准滿免工部並無不免之文民間原未沐假有司從何究解臣前酌議帶徵復因水災請免均屬萬不得已再應天恩念此降錢遺黎不堪敲朴重國一切少從寬政以維邦本

崇禎五年十月十二日題

戰骨久寒疏

看得去秋捷後戰清關門蓋節職官二十三員兵丁五千餘人內有父母妻子八百四十九名口應請優卹至今未悉職官中有子死妻嫁者兵丁老幼每遇四時節序撫照

發兵尋聚環注善難繼連臣不得不為再請部度毋輸多
寡乞令早需天恩以便散去其職官除給祿外應得賸餘
係千數勵人心紀市部度施行

崇禎五年十月十八日題奉諭旨

地震屢錄

崇禎五年十二月初七日據關內道右參議陳璉且永平
府呈據昌黎縣中稱十一月二十四日酉時分地震震從
西北來往東南去旋旋有聲不知所止等情呈報到臣臣
惟永廣州縣六而一歲間震者凡四際慮連降臨之邑也
昌黎拒敵僅存之邑至是而亦震焉占曰地動民不安夫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

五

是難民也又嗟不安乎一日冬動其邑大水十二月動來
年五月災今年已大水矣來年又水乎嗟此非民之災臣
之咎也臣自惟罪孽深重厚災應撫瘡痍之餘之極救之
策愈歎貽民以安而民未獲安其何以自解抑又非特民
不安臣身不安也臣身所望恩簡卑嚴憲而心念臣又俟
罪行間竭拘馬懸驚欲抱樹尺寸以仰報洪恩祈消洗父
罪者臣本懷也素志力不逮歲月如流恐父罪未前臣罪
已積者臣苦衷也所以惶惶日天憂虞孔多瞻顧後先舉
措無適易曰君子安其月而後動危以動則民不與也臣
之謂也且地動主土臣實守土之官如蒙惠特斥則天譴

可塞民哭可弭臣從父所成禍項窮境有餘榮矣

崇禎五年十二月初七日題奉諭旨此震亦係偶發臣等
宜加意修德實國勳業以冀長維不必求斥逐解知通

家異錄

崇禎六年二月十二日據永平道左參政王嚴昨呈家臣
批據建昌路中軍劉芳聲揭報本月初一日軍人沈學之
家有豕生子十二內有一子一頭二身八蹄二尾隨

出隨阮等因據此隨批該通行永平府轉行遵安縣查覈
相同仍因軍騎建昌查閱兵馬親取前子驗明無異等因
回覆到臣謹臣竊聞凡物反常皆謂之妖豕者民間凡畜
一畜二身體近分裂四耳幾多足不任雙尾並蹄皆怪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

五

微也臣不測事應不敢遠引惟在臣屬方幅之地冷口而
電非常還安地震屢錄今茲豕異復見建昌皆臣不職召
災除禍躬屏息靜俟聖明肅厥以塞尺誼外理合具實奏
聞

崇禎六年二月初一日奉旨各該處官嚴加查覈豕屬
怪誕不必引陳報知通

覆審判軍之將疏

看得凌國潰陷前撫臣劉宇烈請調統無之兵行次顧義
業已發錄矣無何振聞敵自顧都獲前鋒刺隨兵而按部
文則以參將降敵也兵額二千五百餘人降逃者沿途募
補而相隨如許則皆山西討債之客也宇烈因部獲撫臣

丘水嘉入關騎斬此兵此將留之懼生多事去之又苦無
兵已思改客為主安插義院以安兵心餘議易將以善其
後較焉而得爾擬具題而數遲次募兵多割盜即夜刺歟
寓臣一日拿獲十九人撫臣丘水嘉立新十三人姑恕歟
不問也行催赴信而無預借各兵正月末放領出折託臣
審賊入金文化黃文秀等擬斬及成仍請免論及歟也聞
臣傳永淳西退冷口與臣論諸將推當奈處臣曰饒歟當
處無冰心未與之絕而將竟取其人輕處之不使蓋至是
一日之間扣各兵一月之餉至七百餘兩而兵心始與之
絕歟可以處矣審實賊入歟手者三百四十九兩八錢

楊文瀾先生集卷之五

即金柱之五十兩亦歟債宿債劇恩榮之一百兩亦歟還
甲債惟趙奎璧九十八兩二錢自入其案而將不偏鼠焉
致瓜分歟竟可以死矣奈照饒歟機如虎如賊貪婪如
虎如狼在蜀本一游界在漢則為戍卒不知何徑而走京
師何功而職都護而逐公然而兵附於而討東征之列也
歷數河曲之難婦林羅之鐵鞭順義之鼓漆關門之盜刺
金文化等之折未皆可奉拿正法何得苟容至今大抵貪
將易激騎兵然一激則離未有如歟巧濟其貪及借騎兵
自固者也使歟惡不應立死兵心未與盡絕則一指額間
歟能權使騎兵連成異變而又苦無而將可以代之封疆

何地此時何時可令一天發難開宋兵觀望之端始地方
踞踐之罪歟所以前後參劾俱未伏辜比至關門改客為
主臣等屈之又忍祇俟兵心少安不覺歟惡不熟也告發
之日臣提到關集兩道臣陳璘王凝詐與關門劉泰游都
王東忠等二十餘員立堂左右面審無詞即欲請旗牌臺
斬示與宋素之義唯念天威咫尺未敢擅專特行馳奏
今奉旨問明達奏臣不敢給延覆審情真罪當兵伏乞聖
裁立斷行臣即加軍法以慰軍心臣待罪無年於將領小
過時加教誨未敢苛求如饒歟者本不待教而誅之人臣
仍教之不改而後請誅之也

楊文瀾先生集卷之五

奉旨查問商都哨新是何部落疏
西人投敵撫市斷絕關門內外即無生門之通事亦無客
竊之屬矣我兵出口連哨八九百里達著即殺連聞難家
部番而其部番亦自關陝離新種姓主名了不可辨久矣
商都之後臣查地係澤水之源又名商東湯見客處西偏
廣奏會報連烽聚兵於此此則東西聯絡往來必經之地
臣會鎮道確查則似無閑東西而皆足以絕其嚮導之謀
矣

崇禎六年二月十一日題

請留驛站銀兩等事疏

六屬小民慘遭邊患仍被凶災兼時有髮飢生化作恨心
爲限此日永離離負依然滿目逃亡家懸危無呂樂錢
糧一年漸虛連錢糧二年併上供特餉一年戶部業已送
行工部又嚴催解臣有上供缺解錢部水災來罰酌議三
疏呼天工部久之方覆分別免徵帶徵緩徵遵旨大張榜
諭昭示聖恩哀此免才免一分將受一分之賜矣有司憚
於查罰先借別項解部臣請改徵六年卹報部覆未允今
則又將派徵是帶徵緩徵而不免而免徵者究竟亦未嘗
免也然而明旨在前特諭已布有司以承徵請臣斷不敢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五

上

批行則此工部銀兩在懸又一難結之局前年搜括版產
變價充餉一時估價過浮降錢之地已無餘降富民防護
將領次第罷歸原籍今存版圖一所估價五百九十六兩
三錢過招無人承買有司將若之何戶部嚴催款餉至今
未已即此戶部銀兩在懸又一難結之局降距京東臣時
亦領提兵在部城之外增報水泄不通人心皇皇無措偶
聞昌黎縣令殺錢全城一時義聲鼓動兵氣奮揚人人始
知賦之可殺誠之可守區區小邑猶報傳播海內不知鎮
定危疑若干恢復四城聲端於此降退而查算錢糧守城
士民周過二年起解銀兩計抵三年存留而二年缺解誠

追議貽至今未了太僕寺催提馬價七百五十兩該縣若
無以應則此太僕錢糧虛懸又一難結之局其他太常光
祿武庫樂直等銀或以改解或應例免紛紛咨催臣向不
知虛懸難結之局有幾而民力竭矣有司課畏來罰惟欲
派徵臣不敢任派徵却難措處必不得已請自今崇禎五
年始至九年止允留驛站節載五年臣與道府州縣酌
量某項最急宜先抵解某項稍緩次之每完一案則具疏
奏如一次以明此項錢糧臣等不敢妄用原數上不負皇
上顧免之洪恩中不缺內外諸需之正項下不虧六屬災
傷之追民矣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五

崇禎六年二月二十五日題

道臣陳兵餉條陳疏

衝邊戰守無時道臣區區軍費重聞警或躬馳口外臨陣必
親履行間與搜義難容坐轎者不同駭將悍兵所在而是
平時簡練調戰有事發連驅量皆遵臣也使無一旅親信
之兵少資彈壓則脫巾倒戈種種可虞非道臣之患而封
疆之患有兵無兵利害甚明道臣萬苦竊思廟堂容有未
悉耳

崇禎八年五月初六日題口山松曰馮鑑先昇與王通
馮鑑先昇與王通
崇禎八年五月初六日題口山松曰馮鑑先昇與王通
崇禎八年五月初六日題口山松曰馮鑑先昇與王通

一、一事之起，上雖明，而人抗，故中與信與保，亦竟一時俱亡。惟其人多，不存其大，而其一。

秋防屆滿，併答休致疏

崇禎六年七月初四日，准吏部咨：山海關內監軍兵備道山東布政司太恭淑奏，會事降一級管事，今住休陳瑾奏前事，等因。奉聖旨：遵。督方殷，陳瑾何得無以病請者？該撫監按確查具奏。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該臣查得關內道降級住休參議臣陳瑾，理起家務，令考授刑曹，隨調兵部管關以崇禎四年，開四月內到關受事。實歷三十八個月。五年四月內，陞授今官。實歷一十六個月。方其抱關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

也。負嚴自守，強毅當機，值東西羽檄之交，馳則登陣，義甲拳騎，將悍兵之機，探則砍案，拔刀殲敵，約不勝衣，有辟易萬夫之守。此臣後至關門，兒童走卒，能戶說而塗誦者，數臣海叻，非分敬藉同心，副應過年，勞能彌茂，臣歲前揭薦如水之清，如山之執，至是始終表裏，秋毫不渝。年終秉獻，負心百鍊，彌積敏手，千頭立解，旅事半年之內，實為造器煥然一新。頃以重閱燒荒，出塞二百餘里，過臨山川之險，要才力膽氣可知。臣實隻字無欺，非敢何私所好也。如此危關做事，真正幫手，即請加銜久任，理亦宜之。惟是該道賦性太寒，歷官罕潤，積勞既久，舉體成癯。五年一按家書

乃有棺斂無資之命，神教裁書，憑藥裏今或血肉俱消之骨，人足疾抗，章祈應解，組此危懼之危，臣數之窮也。臣亦何忍言哉！但察明旨，查奏不敢不以實聞。該道雖度實岫，且夕猶堪強起，盡展值達，報孔棘水陸俱切，咸屬爪代，驟難其人。委去，擅何敢恕，必不得已，勉完秋防。乞恩俯從所請，一面祈勅吏部預備邊材，題擬代任，庶幾獲事病身，兩無悞矣。明旨該撫監按查奏，臣愚初擬會同陳瑾羽書，略釋災變，預仍臣不敢久，一面徑具陳請，至其降級住休總為張珍一事，臣等勸勉勉完亦當為之請復，今姑未擬及也。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

崇禎六年七月初八日，奉吏部咨：山海關內監軍兵備道山東布政司太恭淑奏，會事降一級管事，今住休陳瑾奏前事，等因。奉聖旨：遵。督方殷，陳瑾何得無以病請者？該撫監按確查具奏。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該臣查得關內道降級住休參議臣陳瑾，理起家務，令考授刑曹，隨調兵部管關以崇禎四年，開四月內到關受事。實歷三十八個月。五年四月內，陞授今官。實歷一十六個月。方其抱關

請將回馬改擬折色疏

永廣應解回馬，民間原無上知，每遇依解，先往京西山泉諸處買回，此一往返已不勝其費矣。到京應驗，不中又將駁回，一馬常備數馬，毛齒尺寸俱要合式，而其費更不可言。以故依馬一匹，官價上三十兩，民間額外賠累有七八十兩者，究之馬後不堪騎任，且既訪知此情，請令改解折色，於正價外量出尋買路費十兩，以此免給達方自買駁馬為便。崇禎六年八月十九日題。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終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六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袁秀

孟兒山松同輯

孫 震 同輯

山橋

袁秀

詠

罪臣萬里赴摘疏

臣於去年四月西巡至連安縣士民跪伏荒寺古松數株下流涕橫陳臣側然問之對曰遭降之後官無解舍可栖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六

一

民無室家可保是以哀耳臣因問遭降事情對曰縣令荆楚投降鄉官郭軍總城諸教亦仗天威恢復城邑運令懸首臺衙惟軍令而警嚴未放也古不畢袖出呈票者紛紛臣時未請警軍之總揮之且去則聚聲而號環跪弗起臣不得已收呈查據永平道府詳覆始末臣疑軍罪未定當候聖明鑒裁未敢上聞也今年八月臣在建昌連民復據門閭有何事對曰郭軍已蒙聖恩免死連成廣西秦州雖死惟知感天高地厚矣民等不幸遭縣令投降使非軍總城諸關上疏請兵民等數千萬人生不免腥羶死不免汚辱今全城蒙恩幸保身名獨令軍成庫卿是為吾民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六

二

得罪民不忍也且民等生長連安早聞忠義前後降陷四城如軍棄家赴關上疏者有幾乃以奸細索情軍不足惜與時倘有緩急誰敢救軍之所為是使赴京路斷精兵望絕非民等所敢言也臣慰之曰軍今已有天恩不宜再責對曰軍罪不敢辭幸聞新例軍罪許贖民等咸願捐贖言訖相對歎歎臣問汝等何名復袖出一紙票狀人張四瑞高應乾等連名一百六十有五票為懇恩俯憐孤臣連成姻婭事內編連安縣鄉官郭軍平生忠梗為國為民方遭降一入之初軍以為民鄉官偶辱兵民百計守城助餉製器期於必守既至永平城破官兵潰散四面皆降勢不能支決計西向隨兵軍去未幾軍妻子女家屬被擄此時連民號天呼地望軍情兵求救一方不料塘報訛傳被繫嚴辟奉家聖恩電報原情未威配戍康州軍心民心感戴固已無窮但叩關請兵原為救民水火之中廣南連成惟軍獨罹烟瘴之苦愚夫愚婦誰不傷心泣血伏叩本院俯憐與情代訴奏聞或改銜內徙或准援例納贖等情臣躊躇再四論連之曰臣為爾仰達天聽不敢有隱爾民靜候天恩鑒裁臣不敢必也乃叩頭趨出臣自八月回關即值連營偵防孔棘旋遣犬馬憂病家恩暫調今強起絕事又幾

一月乃敢具實聞奏伏乞天恩俯恤達邑殘黎納懷一錢
忠義量將郭軍改充近衛底幾萬里餘生堪繫一隅民望
臣有逆撫專責管內州縣僅六烽殘其三所以誘掖提斯
非常可比非敢市恩於軍已

崇禎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奉旨郭軍已從從遣送不必
陳請該部知道

科臣持論甚正疏

頃臣有罪臣萬里赴謁一疏其於郭軍一身罪案已定達
衛近衛總屬長流未有增損總固士民呼籲再三與情不
宜鑒嚴該道府縣俱有通詳到臣督臣聞臣亦擬會疏入
告臣念衛雖重地倘可借此鼓動人心以為後來之勸則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六

五

所關於臣守土之責者臣小賈非區區為一郭軍起見即
未彈射亦所不計耳今聞科臣姚思孝果以為言其云達
關立法宜展朝廷還郭軍密侃侃正論臣甚聽之謂臣曠
昧肺腑浮詞巧歸臣不敢居若臣無以鎮軍容鼓士氣則
不待科臣言之臣自知甚明屢疏請斥不自今日始矣且
三載危關才身盡瘁何為心血有盡封疆尺寸無裨臣負
咎萬端實實不堪任使科臣僅摘其一亦已弘矣伏乞天
恩亟斥嚴臣以明國法立選材傑以任衛關臣遂斬斷敢
歌詠太平有頌章矣

崇禎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奉旨楊文弱著重力展職著五
年俸該部知道

此疏實非為郭軍以動機來也姚公云誠謂郭軍會與名
臣下共見之 廷人言云此二疏可謂忠義先人服以
此得請原奉不存將不亦遺改置以汚先人

恭報遺有建城疏

看得山海一關為神京脊背鎖鑰全治向者南北連長一
十八里內外空虛臣漂漂私憂積建異城兩座與鎮城鼎
足相維索恩勅部幾經駁議而後允俞蓋處姑秦難矣臣
擬軍夫七千七百三十名兩年共修二百日則兩城可完
若止五千一百五十三名兩年共修三百日則兩城亦可完
今用六千三百二十五名修一百四十八日已完而連一
城預計采炭再用軍夫四千九百六十四名修一百五十
日可完此連一城是三百完工成該國可通也南城原計
三百四十丈今修成三百七十四丈四尺四寸較多三十
四丈有奇以由內北添建敵臺三座每丈軍夫二十五名
在原計之外連城萬不可無敵臺非浪增也城關則北二
門南望大海為實皮服之邦臣題其門曰敵範北望鎮城
中山關國之烈臣題其門曰襄仇而城名則未敢為仰祈
皇上鑒錫佳名昭示萬禩此臣因報工完敬先請命者也
至於內外諸臣同心經始文武將吏彈力董成或俟兩城
通完索散勞績或一面勸教以鼓厚心乞勅部覆酌擬俾
臣遵奉施行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六

四

崇禎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題

控辭嚴傳疏

崇禎七年正月初三日准兵部咨據本部題為仰仗天威三渠停職等事節奉聖旨方一澤楊嗣昌陳應元各加服俸一級欽此欽遵修查到臣該臣聞命自天汗僅無地除恭設香案望闕叩頭外竊念臣才質庸下起家教授濫廁令官仕籍從前罕有然臣不自揣量妄自二年誠以天恩隆重於臣父鶴蒙建之機忽被微臣此非常用舍古今希遇之事臣本不敢祇承重念臣父鶴蒙建遠戍俱降江潭日夜幾幾亦惟願臣稍有樹立以報高厚庶幾少塞平生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六

五

仰事明主未能自了之寸心此臣父子孤獨私結自今以往毋敢再微榮進惟日儲省罪愆期勿誤端而已然臣雖懷此心實未能刻分陰微寸樹無聞不惟仰負天恩亦無以俯慰臣父居恒自念罪積彌深頃方諸斥未俞正思補贖重意登萊捷報誤列臣名家恩加臣服俸致臣惶恐戰慄顛倒無所臣本志圖報不敢求榮臣父罪未滿思思職級伏乞初部收還威命容臣苟安片時另請疏作若夫因人成事縱有微叨露布之職臣尚未知所指今始喻意然德非臣本懷抑且未暇浚辦也

崇禎七年正月初五日奉旨欽此嗣後應與楊嗣昌等不准解部知道 山松口道加察布乃者中史

公丁曉之疏達機密誠破長沙可說竟說領而為國官授編元進士賜可門子

官兵出哨疏

看得口外地方臣等不能親履諸番都落臣亦不能周知唯是崇禎三年邊烽驟烈而後諸部無不遠致其巢中東二隅無有邊邊駐牧轉為表之屬日者前年邊烽窺窺去歲明目數雲其來驟率皆迂遠關門哨騎云出六七百里之外不能見之臣等恐其僻欺責令活擒男婦譯審情形果皆不知彼之形徑按經據報吳題臣既留所擒活口未受旋奉旨泉新是也如此東西往來竟無知覺更有犯逞其何以支虞蒙展首責成臣等確遵臺哨始於振振城危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六

六

墩實都等處驟見營盤跡跡往來絡繹不絕夫此明暗阿軍騎拜等目復往投敵之跡也臣等既經哨報敢不發兵禦防臣報部料監臣具奏奉有嚴密確偵預圖剿禦明旨欽遵在案官兵出口八九百里跟尋往來踪跡忽然相遇而相撲砍為知誰家部落截幸仗皇上天威我兵深入演營奮勇死關斬殺七十八顆餘者奔山敗逃不傷一卒而運萬一鐵勢強我兵不獲致有死傷亦問誰家部落石也今據曹家路游勢轉報督臣云係內附之塞本不知誰路內附加塞本者凡有幾家每家部落各若干家果否生門守口不致遠離該路窺探各邊且各邊兵馬不時通哨

有無禁約明文預先知會甚係某家部落不許割殺前此
西滿捕報我兵出哨遼河一千八百餘名遇見七十騎新
獲四頭不知所遇何夷是否內附者未見查問中滿塘報
孟四兒等合二十一各出哨流河見賊奔遁不知所見
何目是否屬夷未見查問此皆督撫發報兵部具題行知
臣等在案者如云屬夷之外無賊則西滿之剿賊中滿之
哨見亦必皆屬夷也倘屬夷之外有賊安見西滿可斬東
滿不可殺哉此其理甚明皇上但初兵部查出崇禎六
年二月初三日原題官軍出哨等事四月十五日又題哨
探違情事紅本首意一印證聞而可見也至於新獲首級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六

七

臣因曹路有旨同監視鎮臣細加詳驗七十八顆內強壯
二十八顆次壯二十六顆老幼婦女二十四顆臣擬分作
三等止等每顆賞銀五十兩次等每顆二十兩又次每顆
一十兩各給印信功票俟題奉欽依照後照票給與今既
蒙部查理合一且聞奏母款隱飾抑臣更有說焉尋常出
哨遇者概殺原不查問部落之中東二滿久無屬夷惟西
滿有之而不知其數多少邊內各省信地遠外原無界址
誰解東西況賞銀甚厚屢次哨斬正當東滿之衝祇今明
日數塞不得志而歸並將滿的力子毛乞夷問拜子小官
帶去投敵矣豈其父子之間能保心腸各別一投敵一與

實判然不相為或殺或屠蓋部落彼此往來哨丁遇見軍
客不敢殺之則或信口屬夷也向來三十六家雖非屬夷
誰不導鋒入邊而今明日又來索賞則滿元兒則云不犯
而滿問問拜亦云違違沒事然則除却西滿違違事可知
矣臣等能不寒心哉據奉明旨查奏臣不敢不盡言伏惟
聖明裁鑒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六

八

臣因曹路有旨同監視鎮臣細加詳驗七十八顆內強壯
二十八顆次壯二十六顆老幼婦女二十四顆臣擬分作
三等止等每顆賞銀五十兩次等每顆二十兩又次每顆
一十兩各給印信功票俟題奉欽依照後照票給與今既
蒙部查理合一且聞奏母款隱飾抑臣更有說焉尋常出
哨遇者概殺原不查問部落之中東二滿久無屬夷惟西
滿有之而不知其數多少邊內各省信地遠外原無界址
誰解東西況賞銀甚厚屢次哨斬正當東滿之衝祇今明
日數塞不得志而歸並將滿的力子毛乞夷問拜子小官
帶去投敵矣豈其父子之間能保心腸各別一投敵一與

失類者量行驅除如東海兩縣有土可耕則認荒補熟相兼行之一日海濱之惡潮海地多斥鹵民年煎鹽捕魚以爲生活乃有原係社屯征糧熟地連去年六月風雨異常海潮漲岸十數里鹹水浸淫化爲鹹地寸草不生如樂亭之胡林口羊欄屯等處社民屯民則日計就食絕命丁往盡逃錢糧無指僅存歲納日食稅銀賤賣室女以爲兵婦合無仰請聖恩亦從蠲豁一日縣遠之害應設馬募往例歲一吏番民間食報給通完竟有力營免貧弱獨當遭炸之餘有刀亦退化爲貧弱矣軍撤更繁另設紅馬以侍星差一馬常費數十金而走死俄頃則一家之產立盡以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六

九

此凡遇倉報聞風無逃空縣停差誤事不小索積三年撫軍樂亭士紳公嚴嚴地年額每歲每月量出銅錢一二文協助富差免於食報脫逃應當苦死呂黎士紳亦以爲便比制諸行而慶慶連安三州縣則未也然或用老人私收幫貼民間苦累不均或憑市棍承攬代當通差逃解不出臣觀永平府志刻於萬曆壬辰亦言鋪平之差不但始於今日合無仰請明旨行令有司查照年鋪平之行而差者爲永久之制鋪平未行而苦者審調停均節之規其銀兩稅從官給不許私收其應當召募從實先行食報至於原設驛遞工食兵部近有節或請於念永平後即獨當寧錦

首銜免其裁解而所議鋪平決免裁者通融計算不許過滋一日鹽場之獲漸海漸鹽之地置有濟民石碑惠民歸化四場在漕梁縣呂境內延亘數百里每場大使一員虞長虞運司管轄其電戶丁口歲納錢糧一大使未必能勝其任而州縣有司例不得問且場去運司八百里大使之行事運司不能知運司之行令電戶不盡曉指稱是役因緣爲奸少不如意即申請拘提赤骨貧丁遠走滄州往返一千六百里萬慮耗累生運者少荒弱因此逃徙強使或至抗提一人而生死難明一事而數年不結間有赴臣衙門控訴行道府有司查審而亦格於運司咫尺千里無可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六

十

如何之稿謂巡鹽御史嚴迎舉勅永平道府有司亦在其內乃境內鹽場不得與開列名舉勅亦大實矣合無仰請明旨行令濟民等四場大使兼屬永平道府節制其運司應嚴額課與列項差徭通行有司知會就近稽查如電戶有犯即行州縣審實詳運司發落免解滄州其州縣食鹽例行小案臣查舊創疎闊清厥戶口的量加增咨准戶部充臣新設衙門據實不敷之用隨將撫署二縣撥分巡閱御史據實協路新兵免即庫藏正項錢糧統令州縣有司每將行過一切事宜嚴報鹽臣查核以爲舉刺之案一日京差之據永屬距京遠近五七百里乃有刁徒指稱告狀

越本管而赴他鎮臣請改正名實將劉連等處應官不帶
永平府銜免其轉行拘捕奉旨施行矣刁徒愈出愈奇控
藉究大或獨京軍告發在京准理批發原告事同差役假
攝麻街衙門先行拷掠劫掠然後指名捉拿勒償賣放此
至飽欲而去雖案雖差已不可問方赴臣等聲冤追趕亦
無及也即有真正差票領拿到京隱蔽不得見官問理終
無結局所以鄉愚恐懼非破家買命則盡室逃亡竊謂狀
詞借籍止是原告一人其被害犯證坐落州縣地方難以
假捏如承問有司審其本管即將原詞繳報詳請改批何
又隔越關提至於麻街衙門近日凡有犯事犯題奉明旨俱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六

五

行臣等緝拿其非麻街奉旨赴越曉訪拿如中府經歷
偽官通番一案至今未結起內人犯有監故永平不敢擅
放者矣合無仰請明旨通行在京衙門凡在外府批詞免
批究大兩縣其有控屬難辦者審實徑據原詞改批本管
地方責令逮審結案其麻街法司應拿人犯請旨密行臣
等緝拿如有重大事情特行差役亦令臣等知會協同追
緝可也

乾隆七年六月十七日題

密奉軍機處

臣頃遵旨選稅援宣七晝夜不寐督發馬步為給出境仰

惟聖主焦勞不肖先將士而竊不勝守土之懼也伏念
此兵費幾年訓練盛甲砲火費如許幾糧馬騾七千更是
從前出兵希有必如督臣傅霖龍麟全屬鎮臣尤世威統
領庶可獨當一面若分之二處則氣力單薄轉付他人恐
調取非宜反滋多事此臣之所深慮也師行糧從理勢難
緩近准部臣侯向手書重門之外邊騎充斥隨行糧重不
可不備臣已先會餉臣劉宗孔多方搜募畧有齊糧委管
調通判鄭材押去若兵分兩處則一官兼濟為難偏有偏
無則幾士心懷缺望又臣之所深慮也臣正發兵而有軍
錦降丁中途潰擾奉旨著臣迎撫先後情形臣已塘報三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六

五

次然猶未敢盡言細察其間殆有邊烽奸人陰謀鼓煽每
窺撫慰言語轉換支吾中有不入其彀或將刀背砍打奪
其弓箭撒袋止放空人回者口口聲聲要到寧錦與妻子
同死一處不意病狂喪心至此時值關門兵行尚能制其
死命未敢大肆咆哮然關門降丁亦當調發之始能無觀
者稽謀又臣之所深慮也因練兵吳裏務有謂開關發放
免致他虞自是正理臣引入塘報奏聞其時東止數百大
開水門顧出者由顧留者留使知朝廷果無欺心聽令妻
子團聚未必不可收拾寧錦諸將苦心必欲調回至於開
刀與土並成將體畢竟不能調回正續調帶去其雲倉東

其罪愈深即恐關外諸臣收拾倍為賣力又臣之所深慮也皇上命臣守關臣屬關以內一片乾淨地方敢容作亂且此時何時兩關相望居庸已多事矣山海款更多事平臣愚故出遣丁理勢萬不得已猶恐關外諸城驍騎尚繁別有鼓煽驚疑借口各臣故出又臣之所深慮已歸關至永直街一百七十里咽喉腹心兩地並重而邊山邊海水陸橫街五百餘里憂慮更不可言臣前與監臣約一駐永則一駐關一在邊則一在腹互相彈壓而今監臣自請臨戎臣顧關則難顧永憂腹而更憂邊拘馬寸心但恐萬力不副又臣之所深慮也臣抱此諸慮不敢不言言之仍不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六

主

敢盡所仰祈於聖斷者關門已發之兵全屬鎮臣當一路見在之兵留屬微臣備不虞向者回師口供先紀宣大復關關門料索聖鑒臣敢不為之備乎而況降丁潰攬鼓煽又在目前之外乎此臣憂危迫切不容不懇請特裁者也

探得潰丁隱情疏

本月二十二日臣因擬師而發潰丁東行滿腹殷憂不敢不密陳奏時謂關放出暫可消弭免致內地再生多事頃我皇上焦勞至二十三日且時分探得前運結陣遲遲

不肯出關情形臣測臣不皇再奏一面塘報內閣部科一面擬回關門親自調停故開本日午未時分據理鎮內丁中軍羅偉大撥千總龔佐職騎右營中軍喻元前監視差官程克古王三德等呈報臣云昨夜三更時分我兵駐宿豐潤地方忽聞沿門大呼查驗難辨以致各丁驚惶上馬東走隨目隨行跟趕盡被皮鞭刀背砍打一齊裹來殆至前運混入關外降丁隊內約兵四百疾馳將通濬河等情臣差通官迎問是何情辭各丁回稱將我妻子監禁顧回同死一處如果妻子未死情願再來臣知已中魔魅未可聽省傳令是關外者即聽出關是關內者各歸本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六

主

營看爾妻子果否監禁天朝為萬兵馬將軍汝等降丁就願再來亦不汝用仍令羅偉等伴押回營一面覓得鎮人知看給者永鎮中營通事陶慶詳臣令頭戴軍帽扮作鄉地鄉民雜入諸丁放馬之處聽其私語或稱我們回營看者老妻孩子或稱不要回營齊到關門上去或稱關裏不好動手關外者要孩子找到一處揀個好城喂馬等語一個月慈也來了八察其中有短毛者似是宣大前逃出關之丁等情口票到臣據此該臣看得回鄉于長汗口報邊烽燧集先紀宣大後關關門臣初未肯憑信以為如此大言何敢輕中國如是今見降丁屢潰密探其中隱情故知

中國銜鋒破陣金侍此曹特選新人多方鼓煽既潛潰其
心志又欲因而用之自恃狡謀不難任 乘虛闖關刻期
瞬息不持關內可虞而關外亦定矣矣

崇禎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奉旨 事清必有偏私
結核雖屬奸細上達諭正法其餘或係奸細或係一面
之詞或有見於加意撫慰仍將四營情形凡屬軍機宜先行
紀奏此係軍機事不得少有洩漏其大帥以上是人等

積旌城守疏

臣前巡歷昌黎追詢城守功罪具疏上聞蒙恩下部未復
今逢峰內寇紛論南趨雲馬東向薊關駭駭有必運之勢
矣內地兵馬幾何幾種幾何能堪處處養兵侍戰乎所恃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六

七

者地方人心各自固守使賊不能得志則自不敢長驅此
大勝策也臣請倭旌城守之功似足風動海內今事急矣
部度不及皇上查臣原疏如有可採即煩聖諭行之自昌
黎始昭示遐邇僻壤將見願願向風況在畿輔之近乎

崇禎七年八月初一日奉旨 諭旨已又
如何尚未具覆著兵部作速議奏 城守功罪奉旨已又

馳奏撫戡潰丁情形疏

崇禎七年八月初二日准兵部咨據東陽監視太監張開
元題為潰丁被感思歸關門事奉聖旨據奏二據援兵已
抵豐潤知道了潰丁亦有被感回關的著該撫加意撫戡
仍密察倡亂有無別隨確查馳奏兵部知道欽此初三日

又准兵部咨該臣題為探得降丁隱情據實密奉聖
旨奏內事情必有偽託煽結根株著該撫嚴密察有亂
違捕正法其餘被誘脅迷的一面宣布恩威加惠撫戡仍
將回營情形及處置機宜先行馳奏此係緊要軍機不得
少有疎泄兵部差人馬上密飭欽此欽遵備查到臣該臣
嗣於前月二十七日回關即查在關清實係內丁大營
共有八十四人已經遣臣楊子國親詣營房撫戡未見別
樣情形微聞端倪不寧者不知臣因作何處置耳臣伏念
醜類雖少將為內外諸要觀望將樣若違繩以法恐風聞
連通轉滋訾端根固不絕以法而第投以餌是實也也提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六

七

不知懼而且益驕不可再思一策被獲託言機其家口不
有家口在乎其西援而不回者不又有家口在乎二十八
日臣同道將諸臣偕詣武場備牛羊酒餅先啖各營不問
之家口每十人一排親至臣前入賞牛酒各一斤燒餅四
個就座月臺面面飲啖之自晨至午賞訖乃約二三十人
再賞活羊一隻令手牽回營有沙吉之婦能仗大義責潰
丁實於大紅袖一足俱全鼓樂導送之去而潰丁之妻男
婦立月臺之東視之已無人色矣徐喚諸婦諭云他家男
子而後我們看待如此你家男子為何回來諸婦羞憤詬
詈其夫諸妻跪地請即刻西征賊賊臣再三不許已又語

其婦非汝等罪也姑用牛酒餅實之如前不給活羊不鳴鼓吹以分亂尋其贖餘牛酒然後量給諸妻示不厲實云日暮臣偕看坍塌城角就近入內丁營房則聞西提奧婦曉羊取酒醉舞歡呼而清奧之婦無不憤恨有奉殿其夫者又呼出教實之次早諸妻牽馬詣臣前道諸臣甲點驗而行臣察其至誠還稍壯五十九人令中軍羅傑領去留二十五人印烙馬匹下場放牧臣之微意以諸妻同回復欲同去將黨結終不可解散獨馬壯弱分之使行者道為我用而居者安然不疑此處置在關隘棄之事也其賊騎石營潰回一百七十八人乃前歲招練降丁曹往登萊報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六

十五

賊有功者見居石門路長谷駐據營臣欲詣撫之而先過其道於本月初三日往平山堡實職騎左營西後家口三百餘人此營通無一丁潰回者也是日仍詣花場谷看新建橋工喜宿長院口次早先至城子谷看河口新工運過駐據營諸妻龍馬跪地臣亦查出西提未回家口男婦近二百人令排東面坐地給實臣與行獎諭之有老婦云三子在提與一人回痛恨因看負天朝大恩亦賞大紅袖一疋其潰丁諸婦立而拜語譯之亦各罵其夫也臣諭之云汝婦人知是男子那些回來漢子不如老婆汝能土為關弓者有賞於是兩婦盤馬疾馳數回臣各賞銀牌令懸號

諸妻諸妻愧悔咸請西行殺賊自效臣查驗馬匹驢壯者百餘堪以督餉然將領中軍俱不在營未可併也一說不許令飽喂馬能另文調遣而關內諸妻撫我鄰畢止調外中前所職場堡有步妻四十餘名乃隨火攻車軸後發被馬妻鞭撻回者臣未暇出關各委署入營撫戢今惟日日裏請西行臣不能也臣查關門頭運驢騎中營副將王應輝驍騎左營參將王成驍騎右營副將祖寬驍騎前營都司李建功驍騎後營都司柏永欽俱領馬兵驍騎中營火攻都司趙程雲驍騎右營火攻游擊王承祖俱領步兵以上共合五千兵數內查止柏永欽下潛回馬妻三名餘無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六

十六

一人回者二道賊騎中營副將東國柱左營都司劉榮基右營參騎馬友功內丁營游擊兜應春大營千總葉伍永平道標騎營中軍李友竹俱領馬兵賊騎中營火攻都司楊芳驍騎左營火攻都司劉一瑞俱領步兵以上連監視標下各約六千之數內查馬友功下潰回馬妻一百七十八名葉伍下潰回五十一名兜應春下潰回三十三名朱國柱劉榮基李友竹馬兵俱無一人回者外隨火攻都司楊芳劉一瑞潰回賊騎中營步兵三十二名前營步兵十名後營步兵八名內小擺塞伯官免裹至中後所得空老回投營通計馬步潰丁三百一十五名此臣嗣為不職之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六

七

款押者也如有刑項情形容臣再密馳奏

案歲七年八月初六日奉旨是日事情已有旨了瑞麟
西番彈力備實國劉雲不必引咎該部知道

封疆共事疏

竊惟臣等才疏識淺原不知兵荷蒙聖恩委任責成銜達
數載兢業講求亦盡涉其大概矣今年歸入宮大軍歸前
鋒偵探最確軍援最先既入關門與山水將士前後承調
百兩星馳千有餘里車不停軌馬不停蹄所為披髮纓冠
登不冉計者軍第 兩旗不能應戰守之憂或誠恐
彼合來四十餘萬眾東震陵京南侵索馬西薄太原其勢
雷鼓已已庚午蹂躪畿東為更甚而我廷寧甘固荒警頻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六

七

仍楚蜀中原流寇奔逃入皆喘急未定所至踴躍無種計
將再合天下之兵以與彼爭一日之勝其難有十倍於
已庚間者惟我國軍士馬猶成一旅聞調即行隨手應急
可資一臂之用猶恐長山大渡之援元氣未復彼有輕我
之心或逞強根之力直前搏戰厄 斷或以偏師暇我分兵
深入長驅則勝負大 殊未可知而關寧調後雖為難者
臣等思及於此身雖未到軍前而心則搖搖懸懸不知所
終薄矣蓋意違時云然此番仰憐天威在宣雲兩鎮憑城
戰守固自有却敵之功而我援師奮擊於大同後勁援武
於宣府中權控扼於西城彼不敢逞強根之力直前搏戰
死關也不敢以偏師暇我分兵深入長驅也茨濟之分據
者迫而龍岡安枕矣呼縣之警破者運而太原解嚴安何
以擇應朔澤源之圖而旋集大同進大同之圖復出口也
何以撤陽和天城之援而再向宣府進宣府之圖復出口
也援師以前月初九日抵宣而邊烽以此月初七日出口
夫何敢謂堂堂正正擊而走之哉然而形格勢禁則自為
解所困屈人之力而非戰也能自 全勝也以全爭於
天下兵不煩而利全也抑我國軍將士勇克舉此九廟神
靈實武憑之一人威福實武臨之川兵不覺偶合機宜而
邊烽有陰說其竟者故今宣雲兩鎮屹然東顧提京而顧

警馬而顧太原清軍七堵延軍甘國楚蜀中原續調之師止回是其被已度倘得失真雪什百而謂賊軍之兵畏敵如虎康餉多此一行是果宜雲而鎮惡城賊守使能連制連降以保紫馬龍固無虞繁時太原不聲哉抑將令我獲師無孫浪戰辱國長師而後謂之不長敵再綱天下之兵相持半年之久一如已度四城故事而後謂之不廢餉也臣等以為天下大計倘狗見則誤不小者如此抑宜雲於提師不見德則已矣焉為而見疾若仇不加功則已矣焉為而欲加罪此其中有說焉方降之始入也宜雲水火望倒懸之解而提師之始出也饑渴切臨拯之時客主已不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六

主

相投矣明古初亮宜東從破糧草難責懷來舉情猶覺相安既而張裕居來賓連治則不勝其怨咨矣惟微雲正正一鼓蕺之庶幾足以洩其氣而平其情豈知形格勢禁條自通解而遂以為不戰了局多此一行曾不思宜大亦兩鎮也除常伍而外精鋒六萬主待客逸待勞飽恃饑僅可憑城賊守不能一鼓蕺絕而獨厚望關軍馬步千星奔走應援之二萬豈不過戲且夫宜大關軍異地同病者也滿桂一戰而宜大之四萬眾立盡於凉水河宋偉吳異一戰而關軍之四萬眾亦盡於長山子年盡於大凌城豈非近年度歲裁令九廟神靈一人咸福幸使其異九世咸

保全制勝不踵前非真始望不及此而何以求多無已也倘謂降既通歸不用援兵不妨重加之罪乎抑思此後用兵事難逆料倘使關軍有急宜大應截擊而降退厚誑宜大之兵而加之罪其將堪乎即不然而海內用兵之處咸心關寧此舉不撥主客不量眾寡強弱一味催促浪戰必致大壞而後已其將忍乎臣等以為封疆共事本良心方可與言者如此所以合詞直陳仰請聖鑒非為一方為天下非為今日為將來瞻之提師之進止地方之得失原是兩事彼此不足苟貸也再照達問之張裕居來賓連降既已通歸軍糧未致乏絕情有可原伏乞聖度矜容斯足以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六

主

解提師之怨不致於連降外轉增口舌戰場矣

崇禎七年閏八月十八日題

微臣執法應應性嚴疏

臣於九月初一日出堂觀事有樂州歲貢康任縣丞劉權同伊子新歲貢生謁見稟稱行方嚴生劉芳世結黨高子歡等上京進結暗害縣丞父子云宗師在馬城預會劉汝榮南輝寺講約貴治像縣丞父子許告意圖報復等因時文武鋒吏俱在伊併臣諭之云本院貴治劉汝榮為兵家橫武斷與汝父子無干汝父子有過告發亦與伊無干何必預先稟提虎命出去臣因詰屬官云稟俗刁險好訟

上京揭告亦是尋常不意次日臣有齋奏使回揭得京師
貼紙一張乃方生劉芳世等捏揭微臣事可該某臣竊自
嘆自性嚴冷執法招尤臣素有之仰荷聖恩并任職永破
殘之地不得不勉豪惡以安善良而何遽受諸受侮如是
甚也揭稱著承劉汝榮年近七十老而無子被人暗送巧
贈臣親來為收領拿聲聲求亦僅杖一百臣查劉汝榮原
係富家納粟進政署丞先被趙宗高告發債准房四臣批
道審詳解念其老而無子判斷甚平乃臣結案之後汝榮
又告乞院徑批州審圖翻案以全奪人產則不法甚矣臣
今年六月巡歷廉州親詣南禪寺講解卿的劉汝榮以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六

三

連禁取利依律用刑杖八十於時士民僧俗聽講千餘臣
持以簡觀亦每覺醒惡家豈故當千人廣眾之中而作不
公不法之事乎汝榮被告審詳原卷素在也揭稱芳世自
洪武年來止許一家鑄造銀鐸不意孟化等鑽刺術使巧
贈將劉汝清革去衣巾又事山海倉官轉送教官將芳世
關行方臣查去年二月臣在永平府城親見賣銀鐸人被
捉聲冤當有劉汝清等四生到臣轅前咆哮故肆臣行遣
府拘提解審帶至山海衛學明倫堂考試汝清一字不通
量責二十板發回該道再問汝清行止有虧理宜嚴革至
該學問芳世行方臣不與聞臣若方處芳世何難明白行

文而今倉官轉送教官此何語也據稱倉官係臣妻舅臣
妻尹氏父故無子山海見任候缺有臣原籍湖廣常德府
姓尹之倉官與否一查自明且犁鑄一事臣通行摘示刊
入鄉約書並原卷素在也臣謹將此兩宗卷並鄉約化民
書封送內閣以備查考嗚乎臣惡一片血心勉強為此一
方禁止強暴扶掖善良亦若見此兩宗卷一冊書其紙則
盡破筆墨渾厚本不敢進呈御覽但既被熱生點污臣惡
仰望天日為臣昭雪倘蒙皇上乙夜取觀庶臣在地方行
事不敢辜負聖恩稍稍暴露萬一妄揭揭臣於州縣香火
不到即奉為始文香火一到即弊以良技就如六月內巡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六

三

歷旨意亦看大刻不到之說也臣不知香大是何意義但
查任內曾奉品察知縣景可觀連安知縣任明連為地方
除害頗協公詳不知芳生何見而為此語至六月內巡歷
昌黎臣並未奉勅諭惟見昌黎士民城守有功濠州獻官
倡述有罪追論請旨特彰勳德芳生之言及此不覺肺肝
畢露矣臣論為運奉總元勳乃截束第一富豪第一勢惡
無人敢觸尤鋒運奉雖元伊子錢可通神元勳就擒使倆
猶能使免獨以題目正大無辜臣何故買劉芳世劉芳元
劉芳徽輩借端發難至於張國政陳堂上高子歡臣不知
有何因乃爾魑魅魍魎羣行白晝大都顯揚本管巡撫何

其可駭如是哉臣今若不請旨核勘明白誠恐奸逆陰謀
無所不至不惟據臣執法嚴臣行私而且擲其金錢逞其
伎倆不至傾臣性命身家不已微臣遭此揭帖名分蕩然
萬萬不可立於軍民之上矣伏乞天恩將臣即日罷斥免
差節制立推賢者代臣毋誤軍機仍將有名各犯前件卷
崇並臣奏論揭帖奉魏元勳倡述一系初下部院嚴拏根
勘明正厥辜庶使奸逆竟消紀綱弗墜臣即遵明草野有
餘榮矣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六

宣統七年九月四日奉旨楊嗣昌原任廣東正堂某
奸逆張善益等口証事不必請旨別著等因欽此
又據楊文鼎先生奏為嚴究不特延緩請部知照
松口縣先人等方歸家王陸先生等云自土中四月
又上六張天多如此而今所存幾何勘成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七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



山梓

孤兒山松同韓

山梓

農者

農者

同韓

農正

疏

撤臣守關四載疏

時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叅議

崇禎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准吏部咨為欽奉聖旨事奉聖

旨是楊嗣昌陞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叅議石台都御史總督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七

一

軍大山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與他欽此欽遵
備咨到臣捧讀未終不勝驚懼漸愧除恭設香案望闕惶
恐叩頭外竊念臣子事君東南西北惟命之從此莫逃之
分也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勿欺之心也如以分則普天
罕士誰敢不為奔走無恤之人如以心則前非其人一命
以上不置謹叨竊據而況銜邊總督節制三鎮之雄乎此
臣不勝驚懼之餘也臣自崇禎四年備兵關內其秋倖入
大凌秋奉聖諭關門防守事宜著臣用心料理臣既爾監
司驚承天路萬勝衝復迄至叨冒今官拘馬驚馳再聞三
秋幸仗祖宗福澤皇上威靈口口捨關之烽遠不果入臣

無尺寸樹立補報天恩而更叨榮進此臣不勝慚愧之實

也臣考祖宗朝沿邊本無總督弘治正統年間有事特選

碩有名卿往資彈壓敷設多可觀其後雖係常設而亦

非人莫預也臣起家教授聖賢實卑微今驟命走多年仍是

青履本色立於文武大吏之上其可觀焉此臣自揣難勝

一也臣原籍建平位符錄常德衛一二三世之祖皆奉令

征討恭膺輝輝五世始知讀書八世臣祖時芳始充康貢

喬志未什臣父鶴鶴督陝西三邊徵恩太過今蒙補成袁

州臣愚竊代荷文星膺聖恩未允勉膺銜塞至是三年臣

父以總督家疑子何恩科此官目觀名銜心驚欲以此臣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七

二

自揣難勝二也臣雖鄉四載路越五千官衙則孤影自憐
家信恒年卑弟連臣無伯叔兄弟可以代奉嚴慈臣父佞
罪江津臣又不能迎養每一念至真如烈火燒心無計可
稍慰解而臣身在展關南北風土異宜驚急星霜不遑煎
筋灼骨之事無不深飽以致通身是病舉念成灰去秋至
今藥餌同效祇因輝驚告急未敢乞使身圖而今欲從支
離憔悴之餘新領難離重大之事此臣自揣難勝三也天
使臣不勝任害僅在臣一身何敢解選臣所憂者宜大山
西一重難落之內即是陵京畿輔地方臣既不勝宜大山
西之任必致重貽陵京畿輔之憂真土幾難將何以塞天

獲罪戾此臣所以躊躇十萬顧慮竊恐容臣辭免非常恩命者也方今朝野多賢皇上自可收無方之用即頃延推諸臣無不勝臣百十倍者惟我皇上重中興命俾其煥發新猷計所補於神機定非淺鮮臣何人斯敢冒竊位之譏而不割心澄血於我皇上之前也

崇禎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奉旨三張應曾重仕楊嗣昌連署無異特旨局并著依議成命作違此任科理不必遵辦該部知道

請留蟒玉建廟作忠疏

據管關通判鄭林呈稱查盤關庫見有勅書臣尚方副旗牌蟒袍等項似應進繳等因到臣該臣會同監視臣張國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七

三

元於公署親閱一通查得勅諭六道關防十一顆龍瀾四杆令旗五杆令牌十六面尚方刻二口此皆外庫所不敢留應進繳內庫者也此外尚有蟒衣三襲玉帶一圓盤甲一頂刺冠冠經佩服不敢再進與夫雲帳二尺蟒襪七十疋年久蛀壞無所用之臣愚守瀾四載有一未了心願敢請聖裁竊見建河蓋節庫任在都督何可綱乃督師標下中軍也孤忠耿耿砥柱賴瀾天地神人為之歎泣本官雖係連產歷任實在關門曹題西郊關帝廟匾曰真文大又書對聯曰神人一理是心即是神古今同道是神即是是心至今而在臣每一入廟瞻瞻遺筆不勝徘徊且生

也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七

四

嚴臣未敢支俸事

竊臣前因登萊叔提家恩加陞服俸一級臣愚一疏再疏披瀝控辭節奉聖旨敕酬已有成命楊嗣昌著即祇受欽此臣具三疏恭謝天恩內稱章服在臣之身臣拜恩而不敢服俸給在都察院臣拜賜而不敢支此則微臣本心始終可以自盡等因在案今臣又加應命備省通議竊念前加一級之服臣未敢服至是十閱月矣前加一級之俸亦聞十月臣並未等俸俸俱未敢支除咨都察院崇禎七年

正月起至十月止將臣原俸加俸通行扣除不遺外伏乞
勅下戶部照數查收以明鈎馬微心實有不安於提叙者
仰祈聖恩非敢偽也

臣等謹於十月初十日奉旨朝廷詔錄自前奏還著
照舊以承前知通

陽和受事謝恩疏

啟臣於前月二十九日捧勅出關望闕謝恩已經奏聞外
是日行次官道准前督臣張宗衡差委中軍孫繼祖同知
屈必昌等齎送交代咨文臣謹拜受總督軍務關防一顆
其吏書文卷及標下員役臣念驛站艱難先行諭止俱在
陽和伺候十一月初一日臣次懷來初二日五鼓行慶賀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七

七

長至節禮初四日臣次宣府撫按部驛遠詣臣相見敘
詢地方事宜初五日留止未行初七日臣次天城入大同
之境初八日抵陽和初九日寅時到任該陽和遠臣實可
達呈送達字一百九十八號符驗一通令換令牌一十面
副臣俱啟鑰親查明白方與文卷吏書一同接管視事訖
臣謹恭設香案再叩天恩伏念微臣原是章句腐儒實實
未諳軍旅前任關門連撫違人請問每事深恩罔得一件
隨恩一件微頭微尾處畢竟如何做過方安如有未安再
聞再恩久之茲有所得又與同事諸臣遠心遠膽驟車通
暢而後次第舉行所以諸臣盡見並無參商凡百事體稍

成片段無復仰諸聖裁幸蒙鑒允免致虛耗歲月橫隔町
畦皆非臣之能關門無家寡小大皆能教臣又能與臣同
心共濟之力也然臣向為萬物所就不通如斯倘假歲月
再問再恩事無底止而臣已蒙聖恩量移非分屢奉嚴諭
星速過行所以無去關門終慚未盡之心未了之事不一
而足於凡補苴遺漏裁正評訛惕息望在事諸臣如臣
有過一應諸臣摘發吏改不欺飾非護短此臣區區慮心
實貽前局不敢謂於今位則於是始竊謂昨日可行於關
門今時亦可行於宣大臣無奇謀異能止此虛心實賜仰
報皇上俯告同舟咸願率循此道而已頃自居庸抵陽和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七

不

進行十日觸遇文武師生軍民父老與臺負販之輩暮間
一二土俗違情莫不各有所得中間殘破如左衛遠近堪
憐拒守如沙城勝氣可鼓推之全鎮各路宜可舉一反三
而邊境衝鋒兵食參差臣聞節目與然未能舉要業已款
開十七事行三劄司十達遠限文到三日內登答前來使
臣心手了然方可為講求規畫之本本月初三日接宣大
按臣朱勛國一揭深憂倉卒戰守之難至初九日接宣府
監臣王坤一揭又以浹容整頓之易同日接大同監臣劉
文忠一揭則戰守難易且不必言而軍丁凍餒之苦目前
實有難忍者倘時臣之處此亦甚大且難矣臣六年未見

父母四年不見妻子骨肉天性恩愛已不敢言其於內閣
部院科道諸臣從無半紙私書微毫親問情面交游知罪
更不敢計惟此數尺微軀滿腔熱血盡心職業圖報天恩
稍俟講求有得披瀝控陳伏候聖慈俯垂鑒採更望中外
當事共事諸臣切已體已弱之思捐人得人失之見總齊
心力以衛封疆庶臣苟馬驚馳勉向前途不致違負天恩
再三懇求則臣所深願而不致必者也

崇禎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奉旨旨以刑部為重地私
學公學是理理陽陽置置一處為任仍與無礙道各官
悉心講求邊防以資整飭該部知道

請改關防疏

（附）

竊臣頃接總督軍務關防一顆看像成化四年七月內遣
歲久文字模糊相沿未經請換臣恐不勝悚然竊念總督
重任關係章奏文移全憑印信為在如此模糊難辨以事
上則不恭以使下則不信設有描摹詐偽其難覺之此不
容一日苟安不請換給者也竊考大明會典景泰二年宣
大初遣總理兩廣至嘉靖間方有兼督偏保之命其後去
偏保改山西定為常設之員而所用關防仍是特遣之制
止云總督軍務未入節制地名似於事理未盡查臣父鶴
前任陝西三邊關防六字正與此同臣思山陝切鄰兩督
文移軍機調度千條匪細關防亦宜有別合無勅下禮部

將臣衙門改給關防比照前邊保定事例添造宣大山西
字樣庶幾統轄分明調遣無誤臣愚奉行節制洗然一新
將自此始矣

崇禎七年十一月十二日題

請陳宣大的賢情形疏

竊臣受事陽和已經半月有餘日思綢繆璣塞必得緊關
切要下手著數可以起羸弱而奏效寧庶幾仰慰聖懷俯
恤微臣本願所以款開十七事行三餉司十邊遺講求急
切軍務惟不暇頃呼應心目了然而不意有至今未報者
臣迫不能更待矣請就司道已報及臣愚所知積習病源

楊文嗣先生集卷之七

八

為皇上陳之議者皆曰宣大餉薄耳每月六錢七錢豈曰
非薄而至薄之餉源源給之難薄猶能自存乃今日磨欠
一年至十七八個月者以此言之的的實實無餉非餉薄
也議者又曰宣大軍窮耳月食六錢七錢之軍豈曰非窮
而月月給之軍窮可忍積之一月二月以至過季逾年披
不離信偷生苟免旦夕斃死其可得乎以此言之的的實
實無軍非軍窮也更可異者不知起自何年何人以剝肉
醫瘡者疲肥此之法為至實妙法而一切用之如累一工
動一役幾糧無措也汝老弱逃故以獎之勸之工役已了
而錢糧不歸此尤特選故者竟作缺額不補而軍無兵養

一健丁添一隨任內丁等項名色錢糧無措也汰老弱逃故以養之給之久而健內之丁亦化為老弱逃故而原額之老弱逃故又缺不補而軍無矣朝廷下一令要選精兵練兵別無選法也某城添幾名某堡添幾名應照充數而已拘集無練不教練則逃亡而城堡之軍又無矣邊陲到來說說不得的實實要精練兵出戰別無戰法也某城某堡之兵仍歸某城某堡而精練之兵又無矣以至逃支月糧繁雜冗濶尤為可駭有一營而分二三十等者有僅一名二名為一等者有合三五十名七八十名各為一等者有一人之身而幾練之法或隨文案或另冊領者有名支本色一石加幫二三四五斗而實俸折銀者有實支本色米而云幾斗幾升幾合幾勺者不知領米之時以何法掣量領銀之冊以何法指數領米領銀之人以何法使之實惠到手而如此煩雜冗濶不知相沿若干年曾無有起而徹底清釐從頭更正之者所以兵無統紀戰守難專其責成餉餉章程上下其指其名實此一方之積習真受病之本源非痛改而剝清之萬萬不可為理也以臣之愚謂宜責成撫鎮合全鎮而提衝馬凡撫鎮追將標下之兵實實充戰兵者定為一等大城小堡之兵實實充守兵者又為一等出口遠哨更番不窮者又為一等衝邊守墩品司

時大者又為一等腰裏守墩塘撥走遠者又為一等門庫倉庫看守離流者又為一等其等第之厚薄以執役之衝緩為差大要只此六等不可多岐先年本色充盈計人計糧可也通來本色空虛多支折色即當計人計糧每人每月支銀若干如遇本色月分支糧若干照此邊冊只在一項開支除却正糧一石幫糧幾斗及肉菜口糧等項名色不許大索之外又另掛冊零支如此而餉定矣某標某營實該數兵若干某城某堡實該守兵若干某路某備實該哨騎若干某墩某臺實該守兵若干以至塘撥走遠門倉庫墩看守離流各該若干一一斟酌裁減定額不許增減那移戰守至濶如此而兵定矣某兵院以某官職到各游都守或練坐把中千某官給以某廉明白正大勿名受升斗之祿而實使之侵濶於行伍丁健之中如此而官定矣從此猶名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然其成效未易言也今日宜雲雨變如久病危贏之人又新加獲跌厥脈與肢體俱傷血脈兵語言俱亂若不從容調養驟焉操安攻擊並其奄奄氣息有不驚絕者幾希必也撫鎮道臣合其志盡其謀臣謹等其綱盤按諸臣嚴其實圖之夜以蠟日要之春月三年無移驢驢戰且要精言守保龍專精守固時城如山不動其又易致橫行而守更

未易言也薊門三協有邊可恃故以匹馬不入為守而守
在邊邊東八城無山可邊故以歸併二十四堡為守而守
在城今之宣雲各有邊而實無邊也土石燬牆長二千里
夫安得有二千里據守之兵哉是則守不在邊而在城堡
乃城堡之多不比邊東僅二十四可以一時歸併此宣雲
的實情形臣不敢不明白指陳之蓋也至山西一鎮距臣
稍遠講求未遑並臣標下三營繁雜冗濶拆復如前所列
臣另本具奏統祈聖慈垂鑒勅下戶兵二部速賜查處施
行

崇禎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題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七

上

請定標營疏

竊臣頃奉勅諭通本撫部院據邊營西窺尤宜亟為防備
多方哨探其三鎮訓練戰兵兩項嚴加查飭務期實堪剿
禦不許虛飾悞張並流寇未靖處所隨機防剿速奏為平
欽此臣愚俯伏讀之不勝惶恐戰慄竊惟臣屬三鎮邊處
撫奏流寇所備孔多且當防備哨深訓練戰兵隨機防剿
責成匪易查前督臣任內提兵河曲等處往還經年今歲
七八月間撫臣不離重地鎮帥各自行兵止有標下撥營
跟隨督臣東西馳騁畢竟兵單馬弱勦禦難施以微功不
敢通仰奏聖主俯察厥功可為啟鑒今臣標下當立節制

五營名分中左右前後每營馬步各半額共二千五百總
成一萬庶幾氣勢稍重可以馭輕領袖稍多堪資調遣分
之外撫內寇防剿或可兼馳合之即以當邊必有一番實
濟而臣非敢浪議求多也竊奉明旨巡撫標兵三千著為
定額臣應援三撫三倍便當九千餘下一千以為陽和城
守之助臣得專意派出聯絡東西斷斷乎不可少而臣揣
恐時勢驟變戶部糾舉全應也查燕見在標下左後右旅
而外而有入衛東京一營人雖萬方不堪額設康羅料車
可用臣請先定中左右三營而前後二營姑待次第成立
其法節制中營官兵二千統領各將一員月支廩銀一十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七

下

八兩中軍一員月支八兩千總二員月各支六兩把總四
員月各支五兩銜鋒總馬遠哨通丁火器材官占候醫士
共四十員月各支三兩馬兵百補十名月各支二兩四錢
步兵總百八名月各支二兩二錢馬兵管隊四十名月各
支二兩步兵管隊三十二名月各支一兩八錢馬番漢
丁四百名月各支一兩六錢有馬軍六百名月各支一兩
五錢步兵八百名月各支一兩四錢字職軍卒六十二名
月各支一兩官丁二千員名嚴每支布花一兩九分馬騾
駝一千五百四十匹頭隻嚴每支七個月本色每匹每月
料九斗單三十束又各支五個月折支每匹每月銀一兩

通計三營一歲原餉布花折空餉銀一十三萬七千二百九十一兩二錢本色料二萬五千三百二十六名本色草八十四萬四千二百束載考三營經制定於萬曆四十五年左掖營官軍二千五百三十七員右掖營官軍二千五百八十員名東京營官軍一千九百三十六員名其馬騾駝三營原額共七十六百五十匹覓見標餉一項查係萬曆八年議准標下官兵馬騾約用客兵餉銀七萬兩大同鎮該銀三萬四千兩宣府鎮改撥銀三萬四千兩山西鎮改撥銀七千兩備在度支奏議可查臣今所定規則本折通事不違緣因仰體時詒五營之中先立三營而此三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七

三

營將領官目番漢戰丁應餉酌從中制不敢全比關寧至於馬匹料草與折空之銀姑仍其舊臣之用心亦良苦矣向來撫部故實邊境裁軍軍分存散其存者常駐陽和而散者散歸三鎮以故兵糧馬料就支三鎮不以為煩通年邊腹多警征調無虛載遣三鎮之人盡在陽和召募無復散歸之事而鎮撫天三鎮之糧餉既難稽查養兵更多缺望兩俱不便謂宜照標餉例滿扣京運糧解陽和使該道義兵廳官主藏監視掛發號領餉司以時支放並本色料草俟堡陽和倉場放給則整齊齊成一足食足兵之制而東援西剿亦無望極盡餅之憂最上策也其入衛一

營前督臣題請撤回臣今又加更定非後老弱修工可以奔走酌量者即如真定民兵一營近改選鋒操練不赴東協防是其例也又查三鎮缺額馬價共該六萬四千五百十六兩缺額馬甲銀一萬八千六百兩請初兵工二部設法處此等關係封疆重大一請不給臣必十請百請仰千聖聽科二部審事諸臣自不忍置封疆於度外漠然不相顧應者也其前後二營稱待三營收給有緒另請成在施行

崇禎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題

鎮道處應疏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七

五

為臣移駐交代出關抵任日期業已一一奏聞詎撫臣蘇澤濟自山西赴大同於十月二十一日到任撫臣吳姓自京師赴山西陳新甲自寧遠赴宣府俱於十月二十七日到任宿派派宣皇先臣受事何者仰承聖命料理殘疆不敢稍有遲悞也臣自離永平即見邸報欽點大同鎮臣王履經今日久未見出關不知何故本官屢上條奏自顧不凡與其託之空言何如早到地方早作實事之為愈乎其宣府鎮臣嚴用閑往履地忠孝在地方受事不難山西鎮臣熊用副將尤弘燕尚在蔚鎮西隔未知就道何日此時河水已合奉魁方張撫部西來臨邊警備鎮守何職豈可

一日應統祈聖鑒勅下兵部行臣嚴催到任如或無故
稽延即當參論者也至大同一鎮守巡其北兩道許九皋
張仰之一時俱去未知給補是誰倘或尚在虛懸應祈聖
鑒勅下吏部速行推補此日封疆綏服分畝須得真材亮
新承臣胡鑒預瞻應為地方妙選必不聽人規避但早補
一日早濟一日之用長安一日易過臣等一日難捱不容
不迫切呼吁者也至於三鎮見任通臣或降級或罷或候
缺處分功令森嚴臣豈敢代為徇情無奈臣與撫臣一時
俱缺地方十頭萬緒臣能職署通知軍民萬孔千磨豈能
分身偏到所恃道臣承上接下就熟駕輕習重實非淺鮮

楊文淵先生集卷之七

五

若使人人降調臣等將伯同勸其奈之何古稱人惟求舊
今日幾種舊人僅存各道倘再換新者半年養月未知疎
習若何臣等彼時苦更無極所以應祈聖鑒量寬使過一
連乞勅吏兵等部將見在候缺道臣先行降調尤上緊做
事第一着也抑不特連臣然也新推三鎮大帥皇上其難
其慎至矣及今嚴催到任做事半年養月方知實濟若何
乃三舊紳除敕自強不足敷外若曹文詔張全島夫亦百
戰之雄也六十年教育之地馬狗兵單以當邊陲誠不足
而陝西流寇動稱十數萬者深謀遠慮之威名猶自可用功
次猶未叙則向者擬臣屢言之望大監按諸臣合言之頃

者撫臣吳姓又言之夫豈皆私於二帥哉將材難得不將
大將難戰將亦難矣文詔全島為大將或不足為戰將則
有餘皇上尚當愛惜而用之者也抑不特文詔全島然也
尤世威吳襄之在關寧臣咸與共事或在初師四載之久
底裏咸所深知觀其收拾整頓頗有作事出奇新雅著
先聲獨令堂堂正正與敵戰決陣陣自非敵手向者西顧
之日特重為全臣亦尋尋語之今以不戰謀罪國無敵辭
然臣請宣府監臣王冲奏揭本鎮結練精兵三萬實在行
間者一萬四十有餘若令整隊相向不惟諸將不敢奮試
即職等亦不敢令其疎進吏則望鎮持重之心亦猶之手

楊文淵先生集卷之七

五

關寧也至於番漢兵丁所連不無騷擾屢查該管將治
其紀律不嚴之罪足矣若以為甚於邊將殆未必然臣讀
大同監臣劉文忠奏揭邊將入境經過州縣城壁村墟共
殺傷男婦老幼七千四百一十六名口擄去男婦老幼五
千五百九十五名口馬騾驢牛羊一十一萬五千七百三
十五匹頭隻踏毀田禾共地五萬五千一百一十二畝害
使兵果有是乎抑亦是甚於是乎又讀撫臣朱勛圖奏揭
渾源縣良一素該州縣報稱日地方宵壤懸絕與宣提全
不相蒙夫宣雲咫尺境分主客便起猜嫌而又何怪猜嫌
於關寧者乎而乃加罪關寧至不可解何也臣在關門

其一疏求寬內云非為一方為天下非為今日為將來臣
今身在宣雲眼見宣雲兵馬器甲城壁兩探烽火種種收
拾大難就緒萬一有急必須調撥便令廟堂之上不加審
察處分捷師太過以重失提兵之心塞斷後來調遣之路
是將二千里咽喉百十餘城交付之新換且等三四人而
便可以支撐邊患堵禦狂氛也臣等願命甚微亦何足惜
封疆關係甚大必須審圖此臣不避忌諱披瀝附陳終望
聖慈特開使過之門少留應援之路者也

崇禎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題

蔭正職掌疏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七

臣接部報該臣奏為擬臣遵旨赴任領勅出關望關進叩
天恩事奉聖旨知道了楊嗣昌新膺重任果能行猷著績
朝廷自有教養不必奏以私情附陳該部知道欽此又為
擬臣已抵陽和交事再謝天恩並陳懇憫事奉聖旨該臣
以封疆為重地私奉公原是正理楊嗣昌宜一意肩任仍
與撫鎮道各官悉心講求邊務以資整飭該部知道欽此
臣愚雨承綸綍訓誨矜情狗馬有心焉勝感戴皇上命臣
肩任臣性從來癡拙遇事不敢推辭皇上命臣講求臣亦
雖具虛懷遠人無忌延訪然所可講求者道理旁通而暢
不厭多方所宜肩任者分任責成實難互借臣見三鎮道

將不分大小事務一概通詳在督臣則批候撫按監視在
撫臣則批候督按監視在按臣則批候督撫監視在監視
或移該道手本或批將吏詳文亦曰候三院行是彼此相
候通無已時新釘截鐵一事做不得也甚則游移不決一
詳再詳往往復更端時日愈錯可為太息微臣頃聞詳案原
係撫臣職掌真批照撫院行原係按臣職掌真批照按院
行有應會同監視者則批仍會監視有應屬臣裁決者則
臣批駁徑行而往奉督三鎮與在軍機不當與聞細事近
見各道有詳經歷任滿孤貧口糧者相沿求賄何至此極
臣一切收停之不特此也各路操守坐營中千把總等官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七

原係劉委不屬部推而所委之人應該讓通會商妥確撫
臣考定用之乃亦於臣照詳臣相去隔遠不知面目技勇
材守何似照詳何為今亦遵行釐正一切屬之撫臣惟臣
條下營官臣當自行選部此其事體小者臣等參畫職掌
猶不為難至於重大事件或新奉明旨有所施行或履奉
明旨有所查議臣等皆撫按監國當會商在於讓道鈎司
亦宜參酌難將一人意見逆次回奏取完目前之局不顧
事理之安以致禍連日月望碍難行則又勉強是奉司未
整肅實事既做不去殘局終補不完此是仰承功令難當
星火施行却最防微道見小之害者也臣今初至地方事

無通莫之端人無左右之祖方敢披心瀝血一盡此言仰
祈天誥申飭共事諸臣本等職掌可盡者自盡不必束縛
面顏徒令奉行將吏岐路徘徊如或事體重大必須會商
則有明諭布公集思廣益之明訓有願諸臣共勉之可也
抑臣因是而有感焉往歲渡河之役皇上震怒處分於間
臣孫承宗則去官階撫臣兵 僅降二級其後更置前
遣一督三撫分信責成吏部會題功罪以專轄者為主違
例者為次而協有功督臣居其全違撫居其半東中二撫
暨關外有功三撫居其全督臣居其半而罪亦視此等因
奉聖旨朝廷於念封疆特允反議更置督撫等官此撫專

楊文淵先生集卷之七

轄一方責無旁貸總督兼轄三撫一切調度應援等事俱
著悉心料理若軍情緊急違止轉難移會遲撫各官即隨
宜決策通處事機不得借口督臣節制致有疎虞事後功
罪賞罰如職差等行至於事以虛成師歸和克如或玩視
簡書妄有爭執即是情題脫卸國憲具在決不爾寬該部
通行申飭欽此欽遵在案伏覲今次明旨處分督撫曰臣
以欽奉嘉降級固若天淵即此承宗則官亦加數等至於
逆接御史降調猶為未足求之節違更訂新例亦所未聞
臣子身在封疆劄劄從君命大為敢辭但臣有深慮者
皇上以封疆之事責督撫獨恐稍存疑即致誤多端若今

按臣亦在降罰之中將來心預督撫之政一切徵兵調餉
理餉用人紛紛操柄愈無通從而封疆之事製莫不然焉
有不謀其政而任其罪者哉臣愚欲承天誥肩任綱常不
得不原始要終訓陳至肅統祈聖慈裁鑒仍將門慶掌
功罪權衡初部釐正頒布俾臣等遵奉施行

崇禎七年十一月三十日題奉聖旨據承宗等奏據
各官降級等情事以該部會題功罪以專轄者為主違
例者為次而協有功督臣居其全違撫居其半東中二撫
暨關外有功三撫居其全督臣居其半而罪亦視此等因
奉聖旨朝廷於念封疆特允反議更置督撫等官此撫專
轄一方責無旁貸總督兼轄三撫一切調度應援等事俱
著悉心料理若軍情緊急違止轉難移會遲撫各官即隨
宜決策通處事機不得借口督臣節制致有疎虞事後功
罪賞罰如職差等行至於事以虛成師歸和克如或玩視
簡書妄有爭執即是情題脫卸國憲具在決不爾寬該部
通行申飭欽此欽遵在案伏覲今次明旨處分督撫曰臣
以欽奉嘉降級固若天淵即此承宗則官亦加數等至於
逆接御史降調猶為未足求之節違更訂新例亦所未聞
臣子身在封疆劄劄從君命大為敢辭但臣有深慮者
皇上以封疆之事責督撫獨恐稍存疑即致誤多端若今

楊文淵先生集卷之七

請定制攝主裁疏

臣自入野境疊報掃部邊降自西而東紛紛不絕大都在
西無主勢必思東而又有通降從謀連使勾引收之為用
此其計若遂成羽翼橫絕處起亞間西至賀蘭有全之
地與中國爭強官將不可言矣今其來就張家口稱說講
話一則東西連連寒冬乏食欲求統換茶米借作首糧一
則觀望兩端探討口氣猶有一機乞賞未必違忘中國之
心若執拒之已甚則必乘釐犯諸希圖飽掠而後憤然東
投計不遠顧偏拒之不甚督許通融彼將戰附殘冬飽風
來歲情可預推或言割之勿資款使或官撫之以察款使

臣以為皆是一通而皆未可行也。撫渠在日，部藩警武，聚數十倍於敵，而不敵。當敵今，渠已物故，餘孽零星，頗能聚敵。往還手，惜曰：割之彼零星，部藩路難求，行營却敵倍於我。我之兵力，乃力惟賴之餘，未見萬全必勝，而可輕為嘗試。手且割之不惟不盡，而稅之先覺，無名使渠借口，漢通情性勾敵，又是違臣啟。蒙臣於此，躊躇無策，不敢不請廟堂之上，特賜主裁。

崇禎七年十二月初四日題

的議會題事理疏

竊照臣屬三鎮地方，軍務繁多，日與撫按監臣交互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七

主

文移業已應接不暇，至於重大事件，必須具題奉旨行查，必須回奏。有一衙門主稿，而各衙門會題者，寫本對本，書費費日工夫，猶恐或時錯誤。至於用印拜發，方完而精力已見疲贏。一日又過去矣，臣查其間事有貴見無異同，旬首至尾不差一字，如此儘多，臣等約為精神當之而憂。繁冗望上一日萬幾，有覽重複，軍有限量，仰煩批答，亦不過日已有旨了。諸部知道，此非一種繁文，稍覺可省者乎？竊意如上所說，以一衙門主稿，具題請旨，而其餘會同者，止錄貼黃大意，具本題知，不寫全文，不煩批答，是則仰請銜鑒，俯使奉行，留有用之精神，應諸般之急務，裨益非淺。

解也。倘或事涉彼此，見分異同，然後從簡，原文附陳已意。期於事理發揮，無有不盡。仰憑聖斷，兼能採行，斯為允當。臣至愚極陋，叨任銜邊，竊到不敢違留，全題實有難副，不得不披瀝敷陳。乞勅兵部度議，上請聖裁。如蒙俯允，又不獨一時一鎮當然，亦九邊各道所可通行者也。

崇禎七年十二月初九日奉聖旨：違國才力，應專國軍。每一知會同本軍，查當時日歷，對何將軍，事召酌量節。裁遇有意見，各別書奏，另行陳奏，似屬可行。該部即與議度。

請定監臣處分以免掣肘疏

臣前以處分按臣一同督撫，將來必預督撫之政，尋蒙未減止於革職。為民今處分監臣，又同督撫，違戾將世謂其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七

主

事確一切同於督撫，殊夫封疆重任，原在督撫。監視勢不宜專，皇上勅命其名曰監視，亦如監按巡視，與按臣益等而失事處分，解督撫之罪，無異臣恐紛紛株連，愈無適從。臣前所憂不獨在按臣也。伏請明旨，量三監臣扶同坐視，臣不知其他。若雲監王坤、劉參、前撫馬士英、連問摘發，亦無違矣。而猶以扶同蒙譴，將必更加己甚。文武將吏，無索毛吹日亦不足，而於封疆不惟無補，勢必益加敗壞。何哉？譬之人身，受病元陽未耗，邪氣有餘，則毒藥針砭可以狂投。見效至於羸弱枯槁，真氣銷亡，參參之米，補益調理，猶懼不能回生，而可以前法加之乎？夫堂堂之羸，歷久矣，是

上特遣監視如因病需方補益調理庶幾殘軀起死不然而今日一針明日一攻其為最急日甚一日而命僅如蟻前此監臣之在地方未嘗不孜孜汲汲以為不敢扶同坐視賊富如是而不知其樂則是其病證與方則非也

崇禎八年正月初五日題

請定市馬茶市米穀疏

哈情所重在茶布米穀而不在銀此茶布米穀者先年撫實心用之物仍以給我撫實之人原不為過而茶布米穀產於中國至自遠方猶可源源不窮銀兩得之艱難一若外國勢難再進是則以銀易馬不若以易茶布米穀而轉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七

七

易之彼彼得我茶布米穀無幾時而盡則又還得賣馬之利必旋踵而來予以易盡之物收其不盡之為幾括不獨在為即此可以制彼使要就我難幾無有越思則一逆機買馬間而已道繁摘情坐分疏勢矣

崇禎八年正月二十一日題 山松曰哈馬久不到達今並未市官事意以為非先人力請許之

驚聞賊犯鳳陽疏

臣於本月初七日聖訓叩頭拜發謝恩本章去後隨接邸報抄傳旨意流寇僥倖得切近祖陵重地臣不勝驚痛不勝憤恨竊念賊從西北新進東南陝國瑞沐本報江淮將就安道少有連阻關係非輕年來海內物力資養敢戰

官兵皆在北而不在南鳳陽雖有巡撫專督諸儲供億數十萬軍糧帶賊穿前密海運運倉米且其精神盡萃於此而本地養兵不遠通運渡漕彈壓潢池小寇今舉西北中原數十百萬之賊長驅迅掃而米其必為萬不支理勢然也然而賊趨江淮自走死地而向者秦晉豫楚萬山聯絡八達交竊來則則西奔南征則北連賊有多岐之徑我全襄之兵一陳潰退前功盡棄今則不然江淮土地平曠水陸交加我兵北阻彭越中來顧楚南扼廬和以漸變之濱江負海即以江海為東南而西面長圍而抗大兵病其西北釜魚穴鼠不灰何之此殆天意俾賊走死於此而我用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七

七

兵所謂事半功倍值此時此地為然少或滿通賊飽東南財貨又乘暑雨驅之北趨鄰勝則山米震動而窺安慶則新楚均連臣恐草賊奸雄江明劇賊相扇而起中原禍亂彌不忍言此臣驚聞警報繞屋徇徨夜不能寐者也伏念臣雖不才蒙恩官至總督祖隨有急義當投袂先驅臣屬望大山西新值破敵雖無可謂矣而關門險隘五千條臣素練臣願躬先將士卷甲而趨雖效上以入淮擒當我北來一面當新前擒值力是現有知不獲鼓鑒其在此臣受恩深重狗馬猶難報主之秋也

崇禎八年二月初七日奉聖訓旨楊文弼奏賊犯鳳陽事關重大著即嚴密緝拿務獲首逆以肅軍紀欽此

臣等竊以有身職重難任脫離兵部知道
此等職一職非先人多事也蓋因先大父以則誠謹
命臣等官於此等職不允所請而應請於此等

職患甚深再刺惡忠職

臣頃接兵部咨隨臣前奏驚聞賊犯泰陽等事奉聖旨楊
嗣昌疏請討賊具見忠憤但三變新羅輝大警急復聞整
防編修成強禦督臣自有身職豈能離任馳剿兵部知
道欽此臣惡伏讀再三不勝躊躇太息竊念臣職不能剿
賊臣才不堪剿賊而臣一片血誠不敢苟安運籌坐視賊
寇驚擾馬區區徒欲到手衝胸與賊俱靡而已皇上不
允臣請臣何敢復言願惟今日之賊已清中原心腹再抱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七

七

清曉咽喉煽動江吳楚蜀敵兵調餉所在生心為患非小
臣處宜靈賊節之地所望元氣委輸精血榮養水穀貫通
非夫腹心咽喉安能無恙其何能耶一日之生乎而況宜
靈久已殘廢賊節尤屬痛痒皇上責臣整飭綱際國建
威鎮其資腹心咽喉比常萬倍加切乃今賊勢如此臣
恐民運之來哀豫豐稔之出淮陽皆在不可知不敢必之
天而臣生待餉或於殘廢痛痒之區其將何以瞑目也用
是不按驚駭得指當賊前鋒早責紅奔瀧臣滿腔之血明
臣無主之心實非徒託激昂飾一時之觀聽也臣按部咨
明督餉估計無復之細聞廷臣章奏有二三十萬之人盡

或鋒鏑事理所難辦歸何所之結臣如冷水澆背陡然一
驚自有流賊以來從未聞此數語誠謂大家思算畢竟窮
歸計將安出臣惡招撫二字再不敢聞賊賊之門牛獲資
糧有則先充養兵之餉押之庫藉彼已無家可歸從實地
方防其中運再變無一而可是非皇上大發慈仁特下明
詔因民以不費之惠予賊以更生之速使之自招自撫自
資自糧因而自散自歸自洗自實則必無有數十萬人盡
或鋒鏑之事而違腹之禍亦不敢留連蔓結矣臣嘗思此
至然而未敢發也今至萬不得已乃敢昧死言之皇上試
問此數十萬人果有猛甲刀鎗之器乎抑皆知攻殺擊刺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七

七

之方乎非也賊之集卒舍之約可數萬分之各為百十此
數十萬極不盡數不數者皆窮民也其黨有二賊所未至
有爭先導奸之窮民其窮有五一窮於加派再窮於搜括
三窮於捐助四窮於寬夫之推剝五窮於豪右之並吞而
此窮民怨目切齒揮拳磨牙賊之奉命忍不速登賊指
亦內應反兵皆是矣賊所既運有隨從起口之窮民其窮
有五一窮於饑饉二窮於燒房在三窮於絕義糧四窮
於官兵之尾追而割級五窮於地鄰之拾遺而獻功而此
窮民有家難奔有邑難投隨賊偷生苟延日月得猶且輸
得進且進皆是矣嗚呼此民即使賊兵襲擊一日能盡阮

之臣猶以為非天地間宜有事也而況為萬世不能乎然則如何而可臣以為天不雨金地則未嘗慶賀也皇上欲下明詔令天下撫按行所屬有司舉各州縣地方有金銀銅鐵鉛錫之礦直使開之有司擇其土著身家力量之人編為礦甲而聽甲首自招窮民為之礦夫大約礦之所得官取十三先抵州縣之加派有餘則養州縣之辦兵再有餘者不妨並抵陳編之正額而其什之七聽礦甲礦夫自為生活計不之問如此而民之窮者大率迭歸深山窮谷之中為礦夫以竟錙銖延歲月而歲月積久則又未必不改頭面歸鄉里買田宅業工商為太平吏生之良民也即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七

主

不然而深山窮谷無用之地金銀銅鐵不消之礦皇上姑開數年為一大養濟院以活數十萬民不盡撫不散不得已而從賊之窮民不亦可乎乃行此則有二策其一持皇上勿遣中使以敏賊天下之人心而求朝堂聚訟之口實致此策沮格不行其一則請因皇太子出關講學大赦天下使窮民自赦賊中各歸鄉里有司堅持律令不許以赦前事相告言而惟負國阻兵當場討敵者殺無赦如此不必下撫撫之令則安撫之方而數十萬之窮民各覓生遂而去羽翼一孤真正要雄之賊不亡命草澤即獨受制死而我官失所與賊者無多餉費省的使歲心咽喉清瀾大

惠邊方肢節徐就鋼繆且至東皇太子出關斷而行之我子孫黎民歲福多矣

宣統八年二月十九日題

邊情疏

臣於二月二十一日西關大同邊堡已經拜疏報聞二十四日行次殺虎即卜都軍生引哈日寶馬之地臣先接見通將備詢諸部情形及銀貿易馬之狀次詣市樓步觀新造橋工屏去騎從與通將立語移時謂諸目或不之覺不知數日前傳聞到堡至是知臣已至就於口外羅科臣令開境門傳卜都守口數人面加撫慰是有振都頗地都兒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七

主

軍生劉軍馬義等十軍跪持酥羊以獻臣為之摩頂與之飲食宣諭天朝威惠愈爾先人優與忠順六十餘年一片好心今又調哈喇哈來達為臣奏知聖上開恩許給茶布米麵教爾生計爾等當知報効云云諸目聞說歡喜其軍寫手執漢字稟帖內稱請的軍門巡邊小時蒙等拘命歡喜不盡如同撥雲見日無命嫌強兒見了父母一般又如聖治兩世人也一般慈乞開恩救濟傳與守備日日開門我們好存外還有事緊急好報等情臣語之云是爾卜哈二家素儲聖我開門救濟爾等聽候天恩若是別家一箇不容他做死曉曉好諸目叩頭曰是臣實之布十足茶

百袋羊四隻酒二罌餅十枚而去臣隨歷右衛平魯諸邊至二十八日東回咸達接得守備劉家傳報稱委台戶娘子與日章郎恰等說我們不曾生事作歹為何不著入市交易該備答言如實為匪方許入市各日說裏邊既安等哈目實為我們差人先去攔擋等情該備斥說一番來人又說我們台戶娘子所差原來求市養濟原無實情攔阻哈馬今猶留二三名在於牆下駁守等情臣料此段說話蓋聞臣言別家一箇不容故來作此誑費臣當寫諭守備劉家傳據稟台戶娘子求開為市養活窮民論我天朝大體這些窮民就不作歹就養活他也不妨但爾備都奸狡

楊文瀾先生集卷之七

五

吳帝今日養活他明日又來作歹就是本處不敢作歹到處還要扒邊生事等他箇箇斃死纔好但想求奸狡作歹非是窮民全是他家各軍生事窮民之罪也說與台戶娘子如果真心養活窮民可將這邊西邊作歹的軍生奸狡的軍罵氣一箇箇都拿送到裏邊來明正其罪方纔准開市口教你窮民叫他也思前想後還是窮民多奸狡的軍生少他莫只疼少的不疼多的將這多的窮民活活的餓死了那時只怨著你台戶娘子看你台戶娘子性命也難保還敢攔阻為市否等因去後臣東行暫止大同左衛以觀其變因查白開市口前後買賣過哈馬一千五百三十匹

銀貨各半每匹不過十四五兩分發各營者什九真正有裨實用而一二重老病瘦者能銷商喂養變賣以示招徠總之在我中國多收一兩免留口外資敵亦佳事也然聞哈馬初來播都使人先脅以兵繼又要之以貨收將元寶銀幣跨市哈日欲做中國茶布以不如哈日既懼勢凌又為心動於是亦聞有賣與播者迨我中國銀貨俱集哈市將歸而播又於去路殺其喇嘛一人劫奪茶布哈時不盡之馬強半騎回為禦侮計而哈播之釁於是開矣今聞哈部大衆趕馬齊來尚在山後意在與播為難而播亦懼中國潛兵襲之日使帳房倭近修邊旋而不定機心似覺可

楊文瀾先生集卷之七

主

康然臣審已量力實是不如通神卜哈為援豈獨穩著其若外挑哈營內激窮民使其虎鬬狼猜我可坐觀漁獲即不然而播疑遁走哈市迫行我收雲梯之舉漸次養成鴈飽播雖再生有以待之此則平實商量至理而臣非獨懸揣也鎮臣王棟先欲國播屯兵石衛者向時臣發陽和馬真以助其勢而破播播情願難下手防兵科單業已不敵鎮臣先撤其兵臣亦遣還陽和過半今祇留四百稍備不虞而為草營蓋此四百留亦難久然則輕為舉動為不敢言臣不敢不奏天慈者至於哈之賣馬其人不入市場止是守口卜日請定價值奉來復買初時不要限而

後通明旨請定銀貨各半禁亦依故唯是哈性穿著最貴
五色斑斕乞要先年換實銀及商賈聞風販至雖屬稀鬆
無用而既有單銀之名恐于通販之禁理合從實奏聞如
蒙聖慈俯允則查宣大撫庫尚有積存銀足可發買馬濟
同金之所不足此市七年未開中國之馬至因今者忽然
雖至真是天心助順之一機臣等督三方不敢不為措荷
查兵部咨案一奉明旨卜日販賣馬匹如果實情臨邊作
何易賣再奉明旨近日卜日求市果否實情作何操縱務
得馬匹濟邊無墮誘窺使計三奉明旨馬市酌量及邊譯
等事該督撫設法鎮壓多方制取務要保得敵情動有成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七

主

算得輕便使計四年明旨據奏卜插向來順逆不同目
前情形亦異焉廉籠一應事宜該督會同撫鎮相機
操縱五奉明旨茶布未起原有明禁據稱卜日係素順廣
興市為急需貨物特准銀貨各半以示招徠撫鎮之意六
奉明旨哈馬正在藏市若因此道回將來豈便招致七奉
明旨哈馬曾否已買還設法防護據保世數驚阻致此臣
欽遵行文撫鎮道將各盡心此事世數驚阻致此臣
致有方市局無阻要皆諸臣盡心之勤臣身在陽和心懸
此地應有不聞不見情形而今貼貼市場得之聞見已真
方敢隨細陳說仰懇聖懷乃臣猶有懼者明旨邊譯是故

或因我嚴禁計備卜市陸續接濟尤宜慎防還者該督撫
鎮審察情偽萬分從備毋得輕信墮奸端高臺堡故撤款
此臣何敢不慎然念高臺堡之失全是實糧而非買馬所
易求目度張榮華等物與馬匹實資征戰者實堪懸殊且
連東出產米糧無限賣則齋盜孔多大同原不產糧又值
苦春騰貴市肆羅羅無幾哈日食肉飲酪欲得茶布之心
甚於米穀而今若將撫銀與茶布銀兩兼搭行之米穀竟
可無出免於借寇齋糧更使計也再照市口一開風聞遠
近猜忖必多一則開出禁物二則勾引連哈皆屬情之所
深慮他日足為覬端者臣查去歲宣靈未開市口而關門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七

主

哨騎我獲時蝦茶葉水銀烟酒等物細載彙票是則除却
宣靈另有透販之處未開市口則藏開出之計此明白可
據之案一也崇禎五年敵在宣邊辦賞七年重犯宣大山
而彼時原未開市雖為勾引之媒則往來熟路頻窺初不
特勾引而至此明白可據之案二也臣若不明此理止求
捷避嫌疑即當罷市開關謝絕哈日回去豈非苟且求全
一著第恐馬來不買哈去難招不惟有誤騎征神且金資
敵國為月計未見其得負聖恩則已難言所以買米糧需
求辦實濟臣為國謀不暇為身謀

崇禎八年二月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七終

此後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八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夏秀

孤兒山松同輯

夏曉

山樵

夏介 同校

夏秀

疏

畧陳西關大同情形第四事疏前三疏附止

從來明峰遠哨為禦邊喫緊關頭而以臣聞大同不惟兵馬之布置無法抑且哨探之作用全乖此第四可憂之至

楊文弱先生集楊之八

一

也先臣威權先定前門之制分建臺峰臺主吏更瞭望現盡敵情故高萬山下因山雲布而不避奸回峰主接傳烽火立策我兵殺應且取眼見耳聞一往可知之地而不行轉折亦有臺當孔道適可傳峰者則以臺乘峰無敵為爾漢峰傳至山海度八路沿邊對建二千餘里之遙不三時可到如是者方謂之峰今大同之制不辨臺峰不分遠近沿邊臺座箇箇俱傳并件平營僅二路數十里間五鼓傳峰敵時始到臣不知是何傳法欲行改定恐相沿久遠驟難更張一不明而故步且失更可憂也至於傳峰號令歲久迷忘臣前開款通詢登答茫然不一尤為可駭也已商

撫鎮通臣從新改定頒布兵探一旗竿而無地買一旗布而無錢製一炮槍而無指號今亦庸虛設警信憑何傳知臣不意窮邊之窮一至於此行查各道所屬原有武哨之

報傳則之哨軍而野之無用者批令領出置辦號旗為萬

難以再緩此非臣私用一面題知推行方有濟於急需也

又如前門之制尖哨入敵營為主監撥長探夜不收坐口

外則主橫撥短探其食糧獨厚而音成其明每用尖哨引

路離牆六七百里夜望烟火曉尋露踪見有跡則引兵馬

新報禽生如是者方謂之哨今大同之制出口報邊應丁

離牆三四十里隨即轉回以為哨如是止矣音之遠去則

一望窮荒無山林隱伏之地恐不能見賊而為賊所見急

跑不回音之久往則數錢月袖口裏猶不聊生而安得肅

權坐食口外是即謂之全無哨探可也臣今商定經制哨

軍必加大糧路備各定分數十人為半步七馬三方可連

近馳探而哨糧之加出於何處則西游兵一營往年入衛

前鋒老弱凋殘不堪戰亦不堪守者留之無益臣欲以加

哨軍而固吾國亦當一面題知一面更定者也噫嘻觀此

二事作用全乖臣等方行釐整幾於創始開荒則夫應手

之不吝不急就緒之不吝不遇有臣不能盡言而聖鑒洞

於觀火者矣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八

二

案據八年三月二十六日題。以山西巡撫有山西大同
情形第五事一疏乃言游擊張仰鼎守邊可兼守備
王四品郎成元均奉酌未便調處前案

西關大同情形第六事疏

臣聞武制隨時而遷。應無注不膏。切矣。乃今大同。險要不獨
在武。而且在此。第六可憂之至也。臣於任之初。簡查從
前案牘。竊見司道呈一事。無不首鼠。督撫批詳。亦復游移。
請祈天語。中飭。廖正職。掌各置富。為業。奉欽依。兵行之司。
道。猶尚半懷。疑畏。不肯。據實。臣又。詳行。中飭。為。照。前。違。百
務。飭。屬。軍。機。擬。議。督。全。資。司。道。職。所。當。為。者。雷。厲。風。行。
時刻不容遲滯。所不可為者。斯山絕嶺。是勢不能游移於

楊文瀾先生集卷之八

五

以仰。佐。督。撫。俯。庇。軍。民。方。稱。廉。職。況。當。邊。烽。殘。破。之餘。要
做。救。焚。拯。溺。之事。前。此。因。循。推。諉。習。氣。所。願。痛。除。再。重。依
謀。前。案。即。是。當。場。僥。倖。無。情。面。據。實。題。參。尋。因。去。後。司
道。方。肯。吐。露。胸。懷。發。據。職。掌。言。所。當。言。為。所。督。為。又。通。一
番。氣。色。矣。至。於。府。州。縣。官。違。憲。原。擬。無。幾。所。管。民。少。軍。多
實。有。彈。壓。亂。萌。消。弭。隱。憂。之。責。與。腹。裏。迥。乎。不。同。從。前。督
撫。而。難。展。布。司。道。而。彈。承。行。而。死。有。司。約。結。之。氣。幾。沮。之
賜。幾。盡。化。為。阜。鄙。之。局。臣。是。撫。不。可。言。何。則。邊。地。民。少。軍
多。而。同。城。管。軍。之。官。皆。土。著。也。甚。或。鎮。守。將。領。皆。是。土。著
而。府。州。縣。流。官。不。過。數。人。為。朝。廷。典。司。民。社。微。辦。錢。糧。彈

治。豪。強。申。理。冤。抑。其。勢。常。難。餘。皆。土。著。之。官。或。作。實。結。款
同。道。權。占。產。窩。盜。賊。奸。之。事。其。勢。甚。易。毀。使。事。著。而。有。司
不。問。其。人。而。有。司。不。提。誰。當。問。之。微。之。未。有。都。司。衛。所。可
批。問。理。詞。訟。而。督。撫。按。道。自。拘。犯。人。者。臣。因。煩。布。簡。要。規
條。內。一。款。云。違。地。軍。民。有。犯。盜。賊。人。命。侵。欺。錢。糧。違。販。禁
貨。經。各。院。道。衙。門。告。發。審。問。者。有。司。徑。自。行。拘。武。職。不。得
庇。護。阻。撓。以。致。脫。逃。漏。網。其。別。項。詞。訟。事。情。牽。連。證。佐。等
犯。各。呈。該。道。移。會。鎮。守。協。路。拘。發。不。得。一。槩。徑。向。該。鎮。軍
伍。違。者。參。究。如。此。惟。新。文。武。似。乎。兩。得。其。平。可。以。通。行。道
守。有。臣。見。明。旨。屢。行。申。飭。不。得。擅。拘。職。官。在。於。邊。地。亦。當

楊文瀾先生集卷之八

四

有。辨。一。端。之。外。即。是。敢。境。假。有。逆。謀。反。叛。出口。投。降。者。豈
亦。必。題。請。而。後。拘。問。乎。豈。礙。難。行。臣。不。敢。不。請。旨。從。新。改
正。俾。道。地。有。司。彈。力。遵。承。如。決。不。許。有。司。拘。問。則。地。方。奸
盜。詐。偽。與。夫。叛。逆。非。常。之。事。必。責。鎮。守。將。領。先。兵。單。令。狀
於。兵。部。及。臣。衙。門。存。案。事。發。有。司。不。坐。乃。可。臣。愚。胸。無。偏
袒。每。以。簡。相。如。之。居。廉。順。以。賄。之。攝。新。青。為。文。武。將。吏。違
相。告。誅。而。新。奉。勅。諭。有。司。行。鎮。屬。之。禮。中。間。亦。有。奉。詳。臣
思。天下。總。兵。多。矣。府。州。縣。官。亦。多。矣。新。增。勅。諭。尚未。通。頒
朝廷。之。禮。必。不。為。一。二。人。而。設。有。司。之。禮。亦。豈。為。一。二。人
而。行。且。鎮。守。多。本。地。之。官。有。司。寄。百里。之。命。未。有。以。父。母

屬子民者如係流官則行禮子弗則不行是又非適權也
古稱議禮之家名為聚訟今議議此禮未免使開訟端臣
愚不敢臆決考之大明會典洪武二十年令凡屬官見上
司必序立堂階之上總行一揖上司拱手首領官各揖其
公幹節序見止司官皆行兩拜禮上官拱手首領官各禮
是兩拜且非常禮而跪地叩頭之事初無有也又洪武十
六年令教官生員見上司一遵憲綱行禮如有出郭迎送
及妄行跪禮遇為稱呼者聽從按御史按察司依律究問
若上司故違憲綱者亦行糾劾是國初憲綱教官且不得
跪而況教官以上者乎臣自蒞任以來不許屬官各謁叩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八

五

者西建遠舉國初禮制晚始頒行而武職守備以上不許
叩頭稱老爺自稱小的等項卑鄙之態則臣在閩門車備
已久今又適飾三鎮一體遵依臣愚竊恐聖意留神武制
陵夷而未知近日文職陵夷亦已甚也是用遠追祖制振
起頹風有司稍有志節者從茲咸會必不肯作卑污不肖
之事若夫無耻無心甘為人下而不辭者其為不肖無所
不至皇上又何取於若人而用之哉臣職行鎮道文告每
一舉心下筆即思此一事必可上聞仰覽否則不敢萌諸
心命諸華鎮道諸臣具有違依見在臣不敢欺也第諸臣
所見或偏或暫臣則審思其為全具然久者乃敢上請伏

候聖鑒施行

崇禎八年三月初七日題

西閩大同情形第七事疏

今天下倘置糧兵養軍必儲其本講求雖微而興復率竟
為難此第七可憂之至也議者或言祖宗養兵百萬不費
民間一錢則屯田之制善耳自屯額失而京運增求其故
而不得以為荒隱相沿累有刀者去其藉而不知其不虛
然臣考大明會典洪武初年軍屯納糧原無定額三十五
年始定每田一分正糧十二石收貯屯倉總本軍支用餘
糧十二石給本衛官軍俸糧是蓋以一人耕而足兩人之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八

六

食本軍者下屯之軍本衛官軍者世職及守城之軍也然
而一分之田或百畝或七十五三十畝多寡不等肥
瘠不同而料則等而同之其曷能堪於是永樂二十年有
各都司衛所下屯軍士艱難辦納子粒不敷除自用十二
石外餘糧免其一半止徵六石之詔矣是四分而去其一
猶可言也宣德十年又詔都司衛所正糧十二石給軍士
用不必盤量正統二年又令每軍正糧免上倉止徵餘糧
六石夫此不盤量不上倉者即不係在官之數而沒徵失
額之錄也錄二十四石減至六石不四分而去其三乎考
大同糧額國初五十一萬三千九百有奇去四分之一該

失三十八萬五千四百有奇存一十二萬八千四百有奇而正統五年尚載五十一萬天順元年縮至十萬九千者其中又有折銀本色又復差減也夫糧四分之三僅存四分之一已可慨矣若照國初之制屯軍一十二石止免上倉應無再支倉糧之理將此四分之一給官俸與守城之軍倉糧雖有餘裕乃宣德十年合山西行都司衛所旗軍有家小者月支糧八斗無家小者六斗調來操備者五斗有家小者八斗正統九年令大同宣府軍糧有家小者月支本色八斗折鈔一斗無家小者月支本色六斗折鈔四斗十四年題准大同選操屯軍照依守城軍士有家小者

楊文淵先生集卷之八

三

八斗無家小者六斗則屯軍除免倉外明白又支倉糧矣然猶有八斗六斗之殊至天順元年令各邊軍人不分爲步俱支米一石祇令沿爲成例而倉糧所入不足以供所出初制廢墜無餘矣所以屯糧輕減於宣德而失賴於正統凡有直皆然年例京運創起於正統而遽加於天順以後凡邊鎮皆然非是荒隱相沿素有力者士藉也但有直屯田糧地原不相離以原納二十四石之地減至六石而已矣今臣巡閱大同偏問軍民父老則有供軍地免糧餘丁地納糧之異或者當時免正軍之糧上倉因而創出正軍之地數餘糧六石上倉因亦創出餘丁之地而不相混

他處實所未聞臣又備詢此地有見在者亦有隱匿者其見在則項畝多寡不等坐落肥瘠不同軍多不能自種租與客戶閭民常歲收額極多雖糧三石遞少至七八斗而止此其縣也直於隱匿之故則因祖軍相承甚少頂名補伍者多如前軍是百畝一傳再傳得七八十畝者有之數傳而後得四五十畝者亦有之矣頂軍止顧目前無復子孫久計見在得少爲足無暇搜尋告爭今欲與之清理本軍已自成速難與從旁實力此與復之一難也荒塞蕭條衣食難貴有一望無際之地亦一望無人可耕牛具籽種軍既不能自耕官又不能貸之難盡膏腴沃壤拱手相送

楊文淵先生集卷之八

八

亦使付之無可奈何此與復之一難也附近山南一帶土地猶他五穀堪藝近北邊鄙沙磧硯磚豆麥之外諸種不登且種之一二年又必歇之一二年方有收穫若連歲種去可苗不生此與復之三難也每歲三月下種八月收成若春旱不得雨雪則三月尚不能種秋令年降嚴霜則八月已無可收而九月至二月天荒地老半年更無纖毫利賴此與復之四難也夫正軍之地自宣德正統以來免其納糧今歷二百餘年一旦爲之料理不起料則官無所利秋起料則軍難非常此與復之五難也軍地不嚴糧餘丁糧屬見耕而前此處臣王鎮夫打官軍勒報無糧之

地數處幾於激變諸臣不敢上聞若使臣等孟浪仍為此等舉動於遠方凋瘵之後加水深火熱之虞是清屯為焉無益而祇見其害此與後之六難也有此六難臣等將何措手竊計守邊軍士莫要於收臺查數軍一名舊有隨地一分而今有無多寡不能盡同當為逐境清理附近之地照軍查給使其更番時望既使耕墾則敵與地不相離者軍亦與敵不相離而敵軍皆得其所是藉敵清屯之一法也全鎮舊設大小武官有有應給無應給之殊臣初不解其故今乃知有應給者無養廉地也無應給者有養廉地也此地武備先牛額外之產亦或即是節年隱埋之屯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八

七

雖以一時根勘弟令無養廉者查出有養廉例比而均之則無者必不肯休有者自不能隱臣等因而覈實定立等差為之限制使其樣足代耕使省細制別樣應給而又免朦朧影射多占軍屯之虞其新立各樣原無養廉者另議應費不在此例是籍官清屯之一法也此外荒蕪尚多當令所在官司就地刊置木榜懸遠近軍民諸色人等量力耕墾秋成刈獲官不問其姓名亦不查其項畝亦不管其明年再種與否惟令多多耕種自然歲富民閒如種熟之後願為已業者赴官告給帖文不許他人爭奪此法請頒聖諭聖如金石信如四時行之或者期月三年漸有成效

而非今日一蹴能然然不可無蓄艾之算也既祈聖鑒勅部速覆施行

崇禎八年三月初八日題

西閩大同情形第八事疏

從來用人須適其宜劉委固非而部推舉竟未得此第八可憂之至也臣聞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他日則曰王孫賈治軍旅豈天縱多能不及王孫賈哉夫國府治無事者而不必問耳我皇上留心邊事特重武科為膏金臺國將招致俊傑而不知者攀附武科之名遂欲驅除一切行間百戰之士以白丁目之術所累葉之官又以劉委排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八

十

之賄請明旨通行九邊欲將坐營操守中軍千把總官盡作新缺俱選武科而餘皆不用嗚呼是何心哉臣故極陳其不可夫白丁之當禁也謂山人游客刀筆偽倖往時挾馬贖走邊方求聽用管事抑或邊方大吏苟以異其僕役私人是真白丁真當禁也若夫行伍健兒雖百戰百勝之長以漸歷中十需次都守往往有名將大將出其間禁而禁之曰白丁其不可一也劉委之當禁也謂往將用兵如關寧等處劉德泰游真署營伍數年而不報部甚或去一人又委一人累易而部不知者是真劉委真當禁也若夫營將以下累承之官百隊而上鈐束之長其職事小

而繁瑣其地位卑而親人其材必諸鍊諸務其技必龍蓋
傳伍其語言氣習必與衆相通而傳宣調度乃身爲之不
憚鎮道如得其人督撫當虛心以聽將領能得其人鑒通
亦推誠委之何也巧不過習之門稍進一步便隔一層不
如近者之習樂而禁之曰劉委其不可二也蓋以此官雖
卑所寄甚重如管一軍傳一軍性命管一堡關一堡生靈
朝爲缺一人暮必補暮爲缺一人朝必補而今既禁劉委
必俟朝除報部推陞赴任之際不知多少時日能虛位以
待之手其不可三也將又委一人署之禁劉委而仍委署
與不禁同耳小小地方年年營伍能堪署者正者重重劉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八

七

剛乎設有邊警不時非戰即守必待朝除而後戰守乎抑
令劉委者代人戰守替人處生乎其不可四也平時則嚴
禁劉委有警則或生以之朝廷將因此而失人心平時則
郡縣爲之有警則連地觀望朝廷又因此而不得人用夫
不得人用而使夫人心在邊方世職以無處安頓瓦解
饋兵行伍健兒沮抑無所見長憤憑無所吐氣將不提而
走險乎其不可五也臣頃見退出宣雲之武科家衛新省
之人居其大半心竊訝之至是聞審視其狀貌以東家則
不威其語言以傳宣則不達其射御以整塞故事俾取功
名則或廢幾而以之領兵所教當陣衝鋒則不免爲邊方

之人掩口而笑如美者皆借武科之名給輝選出使臣等
以封疆利害軍民死生託之手其不可六也且臣每見一
官問其家口嘗有十餘人而月廩幾何不運二三兩耳此
二三兩者以之買米糴薪蓋乎做居停房舍乎製弓箭鞍
馬乎數者無一焉而皆未嘗缺然則非虛伍買餉即科錢
刺軍舍此更無處法其不可七也若用衛所世官行伍土
著其家有房可住有地可耕有衝役可使即比部選流官
費用什有六七而一旦有警率其子弟家人鄰里鄉黨守
此一塊墳墓之土比之流官氣力不啻千百過之今不此
之務而盡出缺以予流官果爲地擇人乎抑爲人擇地乎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八

七

其不可八也然臣非欲選抑武科也就宣雲兩鎮而論亦
必有武科之人在京候推者請勅兵部通行查出開其各
籍科年在宣者咨送宣撫在雲者咨送雲撫使之聽用標
下詳查身家履歷者試技藝材能與世職行伍相兼用之
委補一人則咨部存案如有勞績則咨部推陞如武已經
管事而庸劣不堪考驗身家而曾犯罪過則亦咨部除名
永不敘用如此使武科之實者次第得官而不致苦於珠
柱半縷之難其不肖者自甘擯斥而不致沿購懷異使之
習是則人地相宜賢愚區別之大道也其京衛新省之人
實非衝選利器且亦枉受窮苦貽害軍民不唯未過者請

勿復來即已還者還當汰去此件關係尤大臣言切直不
枉為新聖慈垂察勅部立允施行

崇禎八年三月初八日題

軍中有不忍讀之書疏

竊臣頃在代州陽明堡內偶接臣父差人寄臣手書內云
吾兄總督宣雲仰祈聖恩深重惟有效身報主但我自奉
中制賦憂勞之任鬱火上攻遂致病目連繫北上觸胃風
霜至今兩眼昏瞶眇眇不乾有時咫尺不見一物此乃衰
既龍鍾之老態也猶不為異近日復感脾瀉之症飲食少
進肌膚消瘦延醫調治藥餌多不見效恐有性命之憂矣

楊文嗣先生集卷之八

五

安得飛至塞上見吾兄一面耶言之泣下云云臣讀未及
終心膽墜裂舉聲大呼幾欲狂走通報官兵原呼接戰奉
情洵洵臣亟收書入封時馬蹇蹇不敢再視亦不敢與人
言各聲忍痛半月於茲幸值敵遁歸問差人吳增慶言今
年四月二十六日四鼓時分臣父忽患肚痛大便不出者
三日醫用峻利之藥下之裏中有如肉塊頑然未化緣為
春初詭傳敵入宣雲聲勢重大臣父當食放箸亟呼我兒
我兒良久不止驚憂成疾臣於是仰天椎心念臣父望七
襄年生涯獨子遠離不孝致疾若斯天當安在連頃臣身
亦已晚矣重念臣父鶴家愚謫戍秦州與臣相隔八千餘

里崇禎已巳河南汝州一別至今七年有奇臣嘗憂有宸
恩顧斯代罪未蒙俯俞今臣聖恩無能引身希榮雖不敢
言陳情而父子天親昨指心痛臣一息尚存焉能隱忍用
是不避為犬仰祈聖慈如臣罪在不赦乞恩假臣兩月命
走秦南與臣父痛哭辭訣隨即詣闕請死倘荷望外天恩
稍從末減容臣趨傍臣父就養餘年臣拘為奴不足惜願
使天下萬世為臣子者知我皇上孝治仁有不令華芥賤
臣賊恩傷化永為我民也則所風勵於天下萬世者遠矣
崇禎八年七月初十日奏

回奏四鎮聚散情形疏

楊文嗣先生集卷之八

五

大抵烽火有淺深為日有久近我兵有主客得失有重輕
在大同王樸之屬出入迎惠平魯并岢朔州應州山陰為
邑咸達八處計自六月十一至十五七月初六至十二前
後共十二日平魯據探為重其餘所過為輕在山西尤以
熟之屬出入陽方苦森武陽陽武原平忻州定襄五臺岢
縣代州繁峙茹越一十一處計自六月十五至七月初五
通共二十一日原平忻州定襄據探為重其餘所過為輕
乃弘敷之在山西自始至終未嘗有室室一賊王樸之在
大同迎恩十一十二早夜實有兩戰此兩賊主將之確案
不可誣也惟烽火大同入山西王樸即實與俱入而奉官

一至寧武分兵一至代州皆以無糧為辭而去之逆臣
入代州始督其將焦陞領兵六百會同白安原平一戰果
有傷止姑塞應援之責及降自山而出大同尤弘毅承臣
檄調止報馬兵三百至寧武再詰之始報馬步五百戰山
陰已而又報十餘過并坪止旦子山不進此又兩鎮互援
之確案不過如此計自六月十一日起至七月初十日止
其確案不過如此計自六月十一日起至七月初十日止
通未嘗有寧堂一戰新時即使王承恩祖寬齊到亦難責
以上兵所不能而獨強客兵趨百里難爭之利作餒肉空
投之虎哉臣是以於王承恩到差一日無可奈何於祖寬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八

七

務出萬金不令浪擲前奏惡算遺像一毫不敢飭款然而
主兵不戰是臣不能督率之於平時客兵不齊是臣不能
調度之於臨事總皆臣罪無客運也臣所以請諄切切厚
責主兵祇緣仰對聖嚴無敢昧隱飾若論地方殘破之
餘召募為集之東寧堂大戰實有萬難即王機尤弘毅或
亦心無窮而力有限非敢於負恩如此總祈聖明權衡取
舍勅部處分其臣所言各通之詳掛漏抵牾如大同撫臣
葉廷桂實通朔州一帶之功實之分守道冠慎前詳未見
胞合山西撫臣吳桂實通寧代等處之功據應平道武獻
哲一詳全涉標榜所以奉旨查奏事有多端臣今不能等

侍先具四鎮大將確案以報誠恐標榜於明旨故延二字不
勝惶恐迫切之至也再照前奉應旨俱有督撫按處字樣
本宜具稿會題但臣自揣身在事中與撫按處有別仍應
一面具題一面仰請處分其撫按處別有見聞非臣所
敢期約也

崇禎八年九月初九日題

微臣罪重罰輕疏

伏念去秋時微臣雲深入代峙皇上以在事諸臣不能防
禦盡賜處分特命臣等收拾散殘從頭整頓臣自知萬方
不堪任使蒙恩高厚弗敢固辭用是急圖補塞而不怠遑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八

六

烽旋急再入啓機也以微臣等有心可嘔無力能驅坐視
飽饒何所逃罪臣時思念節制諸臣實居首肯今皆有罪
臣即為魁抗疏指陳臣罪有十但乞天恩容臣辭病父
順甘致戮之緣敢期蓋戴深仁而便微臣一息竭報戴罪
弘開使通之門城堡保全曲賜原情之赦此臣夢想不到
俾同再生者也抑臣前奏平生自願功則歸人過則歸己
今者無功可錄祇慚有過難分敢瀝愚心再干聖鑒竊念
大同撫臣葉廷桂受事未及二旬陡遭逆孽深入此誠智
不及謀勇不及嗣今與臣同降三級職不敢言撫臣之罰
重道足以彰微臣之罰鎮宣大按臣梁雲構山而按臣余

職雖有查飭之責原無調度之權今亦各降二級以二臣
波累之有餘知微臣隨之未盡此臣愈彰惶愧者懇祈
皇上免三臣之罪並降微臣職可苟安共事至若山西撫
臣吳桂芬病劇賊寇往忻州一面其勞難民而罰反過於
臣臣不敢為之請實第其吐血是真所當具實入告其兩
鎮處分就中稍有區別容臣補牆上請也

崇禎八年九月三十日題。山西口內所云批深指
陳臣罪有十真正軍要文字而今止兵部裁

督屬遠近不同優劣未敢註考疏

竊照臣至不材蒙恩委督宣大山西三鎮每常顧名思義
循職分之所當為則總督軍務最急要理糧餉次之以故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八

七

受事至今條上一百四十四疏屬軍務者什七屬糧餉者
什三而其餘未暇及也勅裁軍餉有司官員有犯應鞫問
者徑自鞫問應奉奏者指實奏奉蓋亦必與軍務糧餉相
關而後臣乃奉行至尋常吏治民生則撫按自有專職即
府州縣官考滿從不會臣具題臣惟查三鎮邊糧完解及
額者批布政司詳准給發而已若那移遺負未奉明旨冊
文在令開銷抵補則臣再三取正不准給發是豈有私怨
於州縣哉不過念官軍國敵之極民運催償不來法當如
是執之已耳至於批准給發而不註考則又有就山西一
省距臣駐劄隔遠州縣有司臣從不識面目除糧餉外更

與別項詞詳通府州廳縣年終季終並無賢否之報撫按暨
院不時糾劾亦無關會之文有司優劣臣原毫不預聞而
獨於考滿時則欲註四六之語不知臣將註其心術才
品乎文章乎政事乎每常閱筆蹟終日不成一字何也
臣不能自欺本心虛加褒美更不敢仰欺聖明曲徇面情
也久欲奏請聖裁便於遵守近見邸報有延勅考語姑賢
海貪之說臣竊笑之夫邊軍待哺之餉民間惟正之供果
為貪者地乎抑將長官之貪而輒餉不徵否也言者自有
所為臣姑不指其名但祈聖明鑒察臣距山西甚遠賢否
原無可憑以後府州縣官始解臣俱不必註考惟是查其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八

七

民運如有未完指實奏奉抑城意外會處為民大害通勅
鞫問具題庶臣既無虛美徇情之咎亦免妨賢勸考之譏
矣

崇禎八年十月初十日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

臣父棄臣甚慘疏

竊臣頃聞宣府方入鎮城不意罪孽深重不自過死忽有
家人奔報稱延臣父至於不可為禱也語未絕聞驚號昏
厥中軍等官倉卒無指昇還陽和心神迷迷已離宅舍臣
不復知人間事者將半月矣家人告言邸報奉旨料理候
代有經手幾糧必須奏銷臣旋省旋廢作止顛倒都不自

錄而一熟惺惺不寐之死磨他則臣父蒙恩滿成未沐前
除一事非惟臣父目不能瞑即臣世世狗馬死時俱不能
瞑也臣以是居死須臾強和血泪草莽哀鳴於我皇上高
天厚地之前念臣父鶴白登萬曆甲辰祿進士歷任陝西
維而長安而韓知縣擢受新江道部吏巡按兩浙貴州丁
父憂服闋起陞大理寺丞轉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
少卿從撫南贛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未仕丁繼母憂尋延
創尋皇上御極初年起回閩再管臨理院事右僉右副都
御史陝西流賊倡叛又兼國轉兵楊凱傳前任鎮督服毒
自經以致員缺半年不補延推之日皇上召對平臺面賜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八

五

簡用臣父星馳抵任三歷秋防延綏三路大倭者四捕目
擒我兒賽甘等鎮擊斬賊渠千兒萬大破銀定歹成諸
部共計首功三千五百餘級蒙恩叙加官保旋飛魚服膺
臣子山松錦衣衛正千戶世襲此臣父督兵職分似亦無
虧者也後因邊烽告警調將徵兵沿邊五大鎮如兵自飽
楊麒兒世祿王承恩楊嘉謨等統兵一萬七千餘衆先後
入援又值延撫張夢鯨物故陝撫劉廕生甘撫梅之儀各
親自領兵出關以救邊陲空虛流賊乘機揚動臣父東西
馳騁撫剿兼行古者裡構出示州縣不許陝祿山殺流賊
者與之償命等語仰千聖慈達聖國庫問擬邊戍終身發

袁州衛著伍鳴呼統一時也臣父原承大誥賴重德不敢
辭姑置人言是非都不與較值念父子展兩竊祿報不盡
如海君恩金吾奕世永延戴不盡如山聖澤而臣顧天情
代主再生三展蒙於許堂荷天恩再昇今官此出居者臣
念古人九折驅車或為忠臣我為孝子必有補於綱常名
教方值本懷臣今拘為萬死願為忠而不能臣父憔悴荷
父顧念孝之一字臣為名教罪人綱常賊子亦已久矣致
奉聖旨憐臣果能抒獻著靖朝廷自有裁鑒不必屢以私
情附陳臣含泪伏讀勉效軀軀不意陽明堡中接臣父書
忽言將逝世消痰有性命之虞安得飛至塞上見兒一面嗟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八

六

此何時父召無諾之時也而臣適在軍中無敢喘息忍待
事畢旋鎮然後奏錄父書泣辭辭訣節奉聖旨遵警方旋
楊嗣昌正當彈力新理以策提勅何得以私情傾請欽此
臣不轉已再奏乞恩容臣解任辭訣奔走前來生殺予奪
惟我皇上之歸臣何所逃於天地之間伏奉聖旨前肯果
能抒獻著靖朝廷自有裁鑒楊嗣昌何無深體但以私情
屢陳豈臣子作忠之類陝此臣又不得已三奏謝恩言臣
父向無病緣以憂臣故病臣父亦無他憂以臣仰負恩命
不揚任值為憂是臣父子愚衷皆從仰報聖恩起見即臣
得請而去尋聞藥之外構將代父荷父仍是我皇上驟

徒隸卒非比澤身亂倫者也嗚呼臣言至此是已明知臣父有不可起之病即或卒然不可諱臣亦必有不能親承永訣之時而臣忍鬱至情勉從王事計自七月二十日拜謁至今有何絲毫裨益雖塞補朝廷而臣父竟不能待臣一面臣問家人臨卒亦竟無一言惟問思臣則點頭問侍臣則閉目搖首而已嗚呼勸哉皇上謂臣何無深體臣真不能不仰體聖心而第不能俯體臣父之心至於如此之極矣向使臣若得歸病榻之前辭訣一語即不忍言事臣父之日短猶庶幾與日事吾皇之日長今則不然臣不能事父敢言事君惟有一死而已古云忠臣必於孝子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八

五

之門則則求亂臣豈非賊子之門哉臣今已為賊子皇上亦何取於亂臣而不立刻誅之以慰臣父於地下先懷有子不歸視含之恨也嗚呼已矣臣自屏荒塞立膏天斧猶有餘辜皇上或念狗馬子役邊疆姑貸十惡不孝之罪則請削臣官並臣子孫歸衣世襲而特恩批推復臣父原任官階俾臣徒跪奔還哭告臣父以皇仁浩蕩聖鑒矜原雖未蒙解網於生前幸已荷滿除於身後臣父得題墓道曰此資政大夫太子少保賜飛魚服一襲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之墓也將不獨臣父瞑目臣世世子孫死而瞑目可矣抑臣聞之故惟不孝為埋狗也敬蓋不孝為

埋馬也臣父骨肉未寒臣歸將就裏事是望待恩膏復幸於未葬之前斯稱惟蓋之義此惟皇上與念累朝服勳狗馬惟之蓋之易耳若使下之部議沒微旬時臣孤窮慘切奄奄殆死恐一旦隨父地下無誰親視聖恩用是不避瑣語再噴天龍懇祈立賜矜允施行

崇禎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奉聖旨楊嗣昌跪奏事據稱嗣昌奏稱臣父楊文弱先生墓道已題此資政大夫太子少保賜飛魚服一襲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之墓也將不獨臣父瞑目臣世世子孫死而瞑目可矣抑臣聞之故惟不孝為埋狗也敬蓋不孝為

恭謝天恩疏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八

五

崇禎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臣接邸報為臣父棄臣堪憐事事奉聖旨念楊嗣昌拮据銜邊楊嗣昌准復原官不許請卹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楊到臣臣不覺齋園泣下恭設香案望闕叩頭千萬外竊念臣家世寒素讀書僅歷三傳習性惇誠守己惟甘一拙臣父躬逢先帝斯能以廢網之末奈劇明待臣恩再際高瑞所紀於罪網之餘宏微解泣香也風霜困苦臣父先憂後樂豈惟沒齒無言今茲雨露重蒙恩父生榮死哀真膏降年有永所可恨者臣實無裨也塞蒙恩俯念拮据千秋萬謝之中又不禁千慚萬愧者也竊臣從前碌碌已難塞其曠瘼向後每念豈重塋於奔走

惟是天恩念臣愚之一字使天下之為臣者莫不彈胸為之勝天恩復臣父之一官使天下之為子者莫不遵為哺之類是則以不忘不孝之微臣而為作忠作孝之嚆矢乃我皇上之至教也微權也將見感思圖報盡天下萬世之為臣為子者無之非是而非臣區區所能稱塞萬一者也臣即令病憤苟延一息勉移蔚州候代無非欽承聖恩急欲親達之臣父前而不救倉卒失墜焉者臣言至此有泪可揮無筆能寫謹忘死瀝血謝以聞

崇禎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奉聖旨覽奏謝如達了該部知道

啟臣移蔚再病疏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八

三

竊臣頃在陽和憂病經月日用本地醫官羅貴陽大同醫官金應其介休醫官梁學英之藥勉強支持於本月二十日起行次日抵蔚州暫住一則空閒麻署以便修葺二則就近來路以便代承痛往例也蔚州隸屬大同該衛隸屬宣府又近山西平刑等關是亦三鎮適中之地臣方欲安心料理俟新督臣梁廷棟之至交代而行不謂連次為風寒所襲越日大病身熱如火頭重如山聲滿鼻淵與哮喘兼作臣以為細故自服疎散之劑取汗過多忽覺氣急弱不可支病殆於牀屏聞吳蔚地無醫詢知州宋臨雅請調攝延入診視謂臣心血耗散元氣索然內裏虛危之極

宜宜過汗重損元陽然臣悔無及矣目今用藥謂大補氣血可望生全而上中二焦虛火妄動驟補反益其邪非從容調治不可臣不覺痛哭念狗馬職軀誠不足惜恐仰辜天恩責成料理候代之明旨今以憂命病憤諸務廢停重增憂懼也躊躇日夕故有所請幾番悚息而不敢言今日復一日坐視堆案文書不能動筆而又不默不言也攝查往例總督缺員多用巡撫署事連年臣不敢引我皇上宗廟元年陝西三邊員缺命廷撫岳和聲署理二年宣督王象乾病歸命宣撫郭之琛署理則近事之昭然而天恩所不靳者也昨者臣愚缺出宣撫陳新甲以十望先推而臣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八

三

駐陽和距大同撫臣葉廷桂鎮城咫尺此二臣皆諸明博大成患有餘堪以兼攝臣事者如蒙聖慈憫念歲暮職務暫難展閱微臣憂病瀕危更難料理於二臣中欽命一員署事俟新督臣至日徑自交代施行庶免鈞馬孤臣坐磨殘軀重務難危病遠死亦少安惡心倘得苟延一息出境奔使則又望外恩全非臣今所敢必也

崇禎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聖旨覽奏督臣梁廷棟著馬上速催到任楊嗣高仍料理候代該部知道

力疾擬陳三鎮要務疏

竊臣昨病蔚州諸務不能料理至三鎮撫臣日有咨揭稿案之至亦不能一一奏陳憂懼益甚不得已撰其切要為

我皇上陳之其一宜府軍斷乎不可減也撫臣陳
新甲有精力不能回天一疏以去就為邊軍請命焉非得
已其詞詳斷真至臣無以復加惟念釐定經制肇端自臣
方恨不能時時舉贏額外加餉以大振宣雲之積敗而乃
於額外舊糧一旦減之邊軍萬不堪命必有崇禎二年窮
蹙而兵下臺之故事此時不惟臣等不敢任此責恐戶部
亦不能當此怨也宣雲雖屬一體凡事難以律齊即如前
連一體宣兵餉俱一律乎况乎宣之全鎮咫尺皇陵昔人
謂護陵之後如護犢後風寒難甚費不富惜而奈何其端
雖殊殊與我軍較也此斷斷乎當如撫臣議即不能如萬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八

宣

難裁減者也其一大同民運度度乎不能足額也撫臣葉
廷桂有軍餉愈墮民運愈緩一疏獨奏知府等官亦非得
已其詞詳復痛切臣亦無以加惟念臣奏六七年分州縣
職名一一無更而完欠之數則有不同查撫臣獨山西六
年分未完本色糧四千七百五十石其餘除蠲免外止未
完三百三十八石也未完折色銀二十九萬四千四百八
十二兩零其實除蠲色外止未完一十四萬六千七百四
十五兩零也又七年分未完本色糧六千八百一十七石
九斗除蠲免外亦止二千七百八十五石四斗未完折色
銀二十六萬九千五百七十四兩零除蠲免外亦止一十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八

三

九萬八千四百四十兩零而八年分見徵起解內有蠲免
者不與焉是拖欠之數實在各官而蠲免之數官與民不
任其責則必求一抵補之方而後可求抵補者必請命於
皇上設處於戶部而後可今日臣等敢言乎戶部能應乎
不能抵補而云經制之內扣留新兵餉十餘萬則議矣
臣查昔日歸兵原俸以新扣舊故議兵一萬而應餉料草
部發止十萬有奇原非盡取之新兵也今日歸兵改協免
未嘗裁則安得而扣歸兵之餉乎且未定制前部恐臣等
有加先請明白止於額內通融臣等欽遵夏益康不敢踰
額外其時歸兵新餉實是額內和盤打算之物也而今定
制之後以為歲餘而扣之誠免紙上算數不為無餘一計
及於山西之蠲免而果有餘焉否也此撫臣疏內所欲另
疏請命者臣稍請始末報其梗槩言之至山西一省剿賊
防河用兵尤要則行糧一節尤為確確乎當處給者撫臣
吳姓屢疏上請戶部皆以自行設處應之夫山西何地此
時何時寇賊兵荒連年累歲亦既殘敝不堪而後民運正
供年年蠲免將以何法緩處責之何地何人乎有司借名
設處展轉貪取窮民皇上所欲不時糾劾撫按所當執法
參掌者也撫臣而自為設處緩發升水掩耳盜鈴可乎既
已不可則惟有那移一法不分邊餉王糧民屯本折隨地

用之兵剿賊防河一日不止則借用一日不休任權施大
而解無可解任行參罰而加無可加以致宗祿斷流貧軍
絕餉日甚一日年倍一年有不知所紀極者此具為害又
不止於餉免之數救補之難而已為今之計必將山西地
畝新餉歸站節裁二項暫留二年於以抵解那移之舊數
仍支防剿之見兵庶乎本鎮三關可救大同全鎮可救而
今年春夏間代藩歷歷就火之宗人亦可救否則無一指
手之法救命之方矣皇上幸念山雲二鎮代藩宗人難令
坐而待斃與夫防河剿賊今日山西喫緊要務難令行糧
不辦窮民脫巾又生一患則臣愚伏枕澀血之言願聖

楊文錫先生集卷之八

三

建立初九行此臣支離病榻日綴數行強成此奏摘懼昏
情差配傳令蔚州知州參臨就臣榻前對讀用印代臣拜
發亦臣狗馬報恩之一念不忍以憂病自斃也

崇禎八年十二月初五日題

遵旨候代再具實情苦情疏

崇禎八年十二月初八日准兵部咨該臣奏為微臣移蔚
再病廢事堪虞懇乞聖慈轍轡奉聖旨督臣梁遵棟著
馬上速催到任楊嗣昌仍料理候代該部知道欽此欽遵
備咨到臣該臣扶病叩觸外竊微臣聞計兩月距臣父
段期已過三月矣古者大夫三月而葬臣當奉襄臣父骨

肉復歸於土之時而猶羈滯四千里外此心片刻磨礱然
仰奉君命料理候代無敢擅離所守是雖片刻磨礱而又
無可奈何者乃臣更有實情苦情不敢不控聖明之前臣
年十四不幸早背臣母今在堂者為臣繼母誥封夫人丁
氏久病痰火藥餌不離臣曹矣疏入告非臣今日始言也
近接家書臣母聞臣父訃痛哭絕奄奄臥牀藥餌俱不
肯進臣妻子相守無可奈何望臣亟歸躬請實藥而臣母
亦時時賤問以為臣在中途不日可到用事留連一息尚
存此又臣所大不忍言者也古云數君不忠病母不孝臣
雖至愚無敢踰此或蒙聖慈鑒明臣今候新督臣度至歲

楊文錫先生集卷之八

三

終可到臣則面代而行臣之幸也萬一已過歲除程遠少
隔臣至新年萬參閣印視事之理擬於本月封印之日暫
貯蔚州官舍並將吏書文卷貴安該州關防暫移臣至
日行事臣一面奔赴候代望臣之日擇臣母臥牀之憂
乃臣實情苦情萬具不得已為者也臣今若不奏聞轉聘
聖節元旦慶賀之期臣不敢以向隅苦語妄渎天聽用是
敬奉成命守候年終預陳下情過命故里臣仰事皇上至
尊俯念父母慈恩實為萬萬不得不然至臣狗馬身病留之
無裨料理有誤封爵前奏已悉不敢具言也如蒙皇上鑒
憐臣狗馬實情苦情非有一毫矯飾尤臣前請撫臣署事

免致守候年終尤屬天高地厚異常恩遇臣雖憂病狼狽
不能圖報今生當永矢啣結於異世也

康熙八年十二月初十日題口山松田松先人墓人書
云甲戌十一月初九陽和堂事主乙亥十月初十日
上一百四十四號其刻如此今所存幾何謝哉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八終

曾孫 阮 謹 識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八

三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九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科

孤兒山松同輯

農者

同較

山松

農正

疏

驚聞召命非常港血控辭疏時為兵部尚書以下同
崇禎九年十一月十九日臣嗣昌伏在草土忽接兵部差
官李登科等捧到咨文一通內開兵部為欽奉聖旨事准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九

二

吏部咨稱崇禎九年十月初七日該臣等遵旨將前後所
推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等官陸完學王雲浩熊文燦
申用懋高周祚賀世壽朱大興朱熒元傅振南李若星等
俱堪任中樞跡跡通列上請簡用初八日復奉聖旨中樞
閣傳若重運著廣諮確議如有堪任的不拘在籍守制再
推幾員來看不得違舉寒貴欽此欽遵臣等仰奉明諭敢
不廣諮確議再行推舉謹即會同各部都察院通政司大
理寺公推得原任總督宣大山兩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
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降三級戴罪楊嗣
昌見任延撫遼東軍餉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管備兵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九

二

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仍加服俸一級方一集
俱堪任前缺再照楊嗣昌本當首推只因讀禮甫及一年
難以故事雖先臣楊博任本兵曾有此例非奉明旨臣部
未敢遽及也伏乞聖裁於內簡用一員命下行今欽遵到
任等因崇禎九年十月十一日該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謝
陞等具題十三日奉聖旨楊嗣昌起陞兵部尚書仍帶降
三級戴罪封疆多事樞務急需料理且守制起用先朝原
有成例著遵旨作速前來供職不得少延欽此欽遵移咨
到部轉咨到臣臣聞命傍徨撫躬跼踖不敢不恭設香案
望闕叩頭俯仰之間忽不覺流汗浹背而泣當今念臣勝
衣入仕寒卧青樓執戟為郎病運丹書自庚戌至丁卯歲
蓋浮沉十有八年甘雌伏以謝雄飛分江湖之隔屏廟奉
違聖朝臨新不榮小華欣榮冒職今官深慚始望豈異
鴻之暴客窺司馬之堂以臣一身論不堪重任者一也昔
臣侍罪闕門初無寸長表整止因遵慶不動幸而充全進
乎宣大之役時微迎恩探生所定雖苟免於城壁之失迄
不能奉新之奇家恩錫級戴罪俯延經典夫不能制一
方之勝又焉能延九塞之衝此以臣歷官論不堪重任者
二也伏家聖恩引先朝成例起提微臣臣孤孽苦情愚非
昔比不敢不仰祈聖鑒昨歲先臣見背命正四日商舉府

州既渡延津旋遭寇阻三月二十六日奔到臣父抵前懷
不親親面貌貌昨欲焚妻孥出父手書四字示臣中間三
字雖辨僅一髮字重寫分明臣知臣父之心傷痛尤不可
忍緣臣母夫人陳氏為臣父結髮之妻現於萬曆辛丑距
今三十五年臣父心期同穴恐臣不能喻意故重寫之耳
臣於三月一日即奉母墓窆知山向必至己卯庚辰方可
合葬躊躇無計於墓裏許小築蠅廬奉奉臣父幸以福
臣坐待己庚之歲卜吉歸窆然後臣心少安不期五六月
間流寇屢犯荆南聲勢震鄰鼎澧而臣獨偏私憂誤果有
事處居難保為全親如問臣如此教臣暫存淺上臣不得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九

己將欲從之而臣繼母夫人丁氏奄奄卧牀藥餌無效於
九月之十七日又見背矣嗚呼臣才然一身遭逢大故心
神慘惻數暫閉門謝客求醫調理而臣郡中鬱飲大作至
城隍廟神不保其居臣心膽飛越勉強將臣父母雙魂入
山並存幾土臣動心日夜草木相依不敢輒入城市以為
坐待己庚之歲卒遭臣父遺言終與臣母同穴庶幾贖臣
罪於萬一耳嗚呼豈知十月十三日父遺存之日即天恩
召臣之日哉吏部知臣父刻已及暮年不知臣繼母制今
纔六十日也臣計終制之期將在己卯之春臣得遭臣父
遺言與臣母同穴彼時臣年不過五十有二倘蒙天恩許

臣終制而後服官是真盡節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緣前
言之非政之重臣未敢祇承雖後言之子情之苦臣懇祈
憐察然臣猶恐未肯遷收成命也恭禱明旨封獲多事極
務亟需料理夫所料理者何事得非內平流寇外禦邊鋒
之二事乎方今惟此二事仰屋聖主宵旰憂勞幸中外
臣民責望前此當事諸臣才疏膽智豈有十百過於微臣
者咸不勝任而踉蹌矣臣獨何人能勝任而愉快乎借曰
能此二事君命召不徒駕可也實不能此二事陳力就列
不能者止別有何詞若明知其不能而姑嘗試焉以僥倖
其或濟焉矣是理祇見今日拜官明日一尋莫展此時推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九

數吳踴萬口交譏而在微臣尤有甚焉者以多一從墨履
之權應鋒車之召也臣言至此不惟自知若明自裁甚決
即皇上為封疆至計必有亟勅吏部慎選則推不俟臣詞
之畢者矣臣卑土無憂道路修阻原不敢徇例虛陳懼不
能補贖重奏伏惟聖恩即垂矜允施行

臣等伏乞聖恩即垂矜允施行
臣等伏乞聖恩即垂矜允施行
臣等伏乞聖恩即垂矜允施行

再奉明諭彌深戰懼疏

頃該兵部呈官鄭國先暨臣義男楊從壽律吏部兵部咨

文內閣臣嗣昌奏為驚聞召命非常孤孽臣心萬苦港血
控辭以重拜政乞恩終制以全子情事掌積九年十二月
二十二日奉聖旨卿以才望將簡中樞斯事多舉重責幹
濟大臣當以君命國事為重著即星馳受任不必控辭仍
著該部馬上嚴催欽此臣倉皇跪讀伏地悲思臣何等卑
芥焉能有無而我皇上胡之以才望申之以幹濟若是乎
期望之切也且君命國事大義深如較臣私情真霄壤重
若止從君命起見雖當噬臍歎焉敢有辭惟時於國事程
執斯以責負山崩期不可臣壽之熱矣今日微職之身非
臣所有敢不承命星馳畢竟中樞之寄非臣所堪焉敢輕
辭

楊文鼎奏乞免職

奏

宣統元年二月

敬啟者

竊臣頃因兵部差使隨其再奉明諭獨深感德臣當藉闕
陳情仍祈聖恩鑒先事一奏於二月初一日拜發訖臣隨
入山音辭臣父漢上漢洲營程業已時涉荆襄望入河南

境界英臣方萬日所遇逆處傷殘比臣去歲歸途先景倍
增淒楚思被父老逗留問臣此出何以仰佐廟謨制平寇
亂臣愚面頰口喋息不能道一詞轉思聞命以來幾及三
月臣亦忘餐廢寢時防深惟未有對證良方立可施行奏
請者書生段光國故臣叔法宋臣劉瑛居喪之日六召而
六不起惟以軍國大事盡忠極言是即仰報君恩一道臣
深愧其言未有以應也然彼其時臣方歷血控辭猶冀天
恩俞允臣身自是華土中人不敢必開國事抑又因與臣
父將離未決如絲斷結之間肝膽寸折夢覺難醒如醉如
醒不覺居諸錯過今則強合孤臣湮塞至情而併心於一

楊文鼎奏乞免職

奏

路矣行在坐臥心口自商以何策安邊無有也以何策平
寇無有也即用大兵調遣何處無有也即推大將指數何
人無有也祖宗朝堂故臣暗如漆桶累無聞見邊腹地情
形臣見若猶振莫知肯面加以平生孤立數載九德闕人
不多求益無地臣如穴中之鼠井底之蛙一隊微鳴能通
幾許一旦謬膺邦政如皇上召問將何抵對邊臣有事未
決將何擬議臣前疏云今日拜宣明日一籌莫展以今行
聞刑案父老詞難觀之蓋不待明日而已一籌莫展也嗚
呼今日何日中樞何官臣敢以一籌莫展之人而貿貿焉
受任乎夫皇上任臣而臣不敢受罪當死今日不敢不受

任而明日即以不稱任員皇上知人之明鎮皇上軍國之事
罪亦當死等死耳且不致受任而死答復在臣一身若不
稱任而死有非一身可以盡責臣死終不瞑目也臣道
以躊躇無計席藁中進哀懇聖恩賜之斧鉞臣以身塞咎
不敢有辭倘蒙天恩憐臣而得邊務速獲親愛心血久已
銷亡哀速吏失常度故臣一死歸守先廬是則高天厚地
格外深仁而非臣所敢必也臣至襄陽拜疏將發忽值流
賊破隨州者從襄陽來運呂曜道故通鄭州哨馬直至襄
樊三十里外路斷行踪越日又聞大夥之賊從東折回麻
黃應山等處復望隨東而來其勢不再隨襄樊即盤踞河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九

由一帶廓清時日有舉預計臣不得已將改歸他道或水
或陸或東或西但求無賊之處即兼程而進誠恐賊氣難
定行途愈遠臣罪彌重謹遣家人楊續夜行重伏殊死上

聞

宣統十年三月十一日題 山松田今日何日中樞何
官可走香情者所樂就者石齊先生堂惟當復四字何
香說夢

微臣已入畿內疏

該臣自奉命三疏願天止陳臣力不難未敢極言終制
何也以為天恩召臣原欲責臣任事如臣不堪任事自可
免於奪情臣愚不詳語言豈須煩請聖聽乃今臣疏再三

本家俞允不得不詳陳之矣竊惟明旨有云守制起復先
朝原有成例臣愚伏讀榜選考求例所自起墓在開國之
初二三輔弼臣子如楊榮襄義王輔等歷事祖宗三四十
年出則危從入則居守平時則從容顧問無一日敢離左
右至不得已而奪情或道遠治長者墓不歸時復至此數
臣者誠非常佐命之材當世諸臣所不及舍之則無人可
代故天下厚然諒之不以為非也其後去開國漸遠諸臣
材具無志懸殊旅進旅退亦無人居任數十年之事偶一
奪情即天下厚然諒之不以為非也其後去開國漸遠諸臣
之成化間則修撰羅倫各有持正之疏傳誦至今迄萬曆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九

初張居正奪情而朝議沸騰為甚茲此觀之開國漸遠前
例雖援天下人心諒與不諒有同然者也不特此也我成
祖皇帝奪楊榮襄義之情者也而給事中丁斌母喪未葬
無入天祀萬官預慶成宴則竄成連東憲宗皇帝奪李賢
之情者也而詹事何潛修撰王獻陳鑑力求終制則皆許
之世宗皇帝奪楊博之情者也學士廖道南居喪未葬朝
見承天府奪其官可見祖宗之心亦即天下人之心未嘗
以奪情為例而聖旨之非其人也苟非其人立加嚴懲深
然以萬世經常結誓日月為後來臣子之防至深遠也嗚
呼今日臣則何敢微言我皇上引開國非常之例起而用

楊文蔚先生集卷之九

九

之手臣聞古訓孝為百行之原又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夫不孝之子無其原矣將何所移之於君又聞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未有士君子之身禮之一維缺而義廉恥三維乃獨存者其人將何以維國皇上如不要表闕以為臣不必終制是不孝無禮無義寡廉鮮恥之臣而亦可用也臣不剖心析肝以必求終制為請是將以其不孝無禮無義寡廉鮮恥之身蓋朝廷而辱當世之士也臣前一再三疏未離皇上未越鄉關恐違天命之恭未敢極維斯義今渡江漢涉河漳去家三千里入我皇上郎所之內矣咫尺天威有懷不盡是名為控辭而心竊有安焉之意也臣前

如此罪為容諒是以席晏待罪於保定府不敢再前伏瞻聖慈俯念萬世經常罪不容誅祖宗開國事例更難比援賜臣斥還生還諒守先人茂土幸遇已廢之歲父母雙俱除臣前未換清聖仍為犬馬圖報天恩為期亦不甚遠此臣千慮萬慮盡心盡言不知品諱惟願我皇上聖高純卑俯從所請不再計而決者也

崇禎十年三月十一日奉聖旨覽奏卿疏汝能盡忠盡孝建國受事起復前諭已明不必又行控陳該部知道欽此

○山松曰大恩被陳不獨自明所守且致風動朝臣雖劉羅性事說四天德不獨公何以此時敢言一言也

遺書題朝面乞天恩疏

頃臣行寓保定府提得郵報該臣前奏微臣已入畿內望

楊文蔚先生集卷之九

九

聞叩頭敬陳先朝起復本非成例懇乞聖恩先臣辭職仰維祖宗萬世經常容臣終制再圖犬馬餘生報効事奉聖旨覽奏卿疏近畿若遠處否速起受事起復前諭已明不必又行控陳該部知道欽此抄傳到臣捧讀涕零不知所措萬不得已速旨速起朝見容臣面乞天恩不敢再責第臣自離先臣淺土沿運轅隨身未嘗少變茲當陛見不某踰踰深恩對越之嚴墨跡私制定有所不敢顧惟苦塊之禮朝章公服實有所不安或者斯時共聞容臣肯衣角帶暫時趨走丹陛如遇慶賀大典自不敢入班行此則臣分子情無可奈何之極不敢不預請命者也

崇禎十年三月二十日具奏

犬馬十年題主疏

竊臣本日陛見例宣次日謝恩賜臣犬馬微職遠遯先帝聖神自郎中制使應至今官臣父先臣楊鶴家應議成生全不幸遽先朝露又蒙准復原官臣於元年九月十九日面辭至今復得拜瞻天表擬碎首玉階號呼頓謝又踴躍水敢臣下情不勝鬱紆方今待勢多難微臣才力短淺中樞任大責重義腹餒缺兵單大小將領之人一四戰守無策臣日夜傍徨未知所指惟從草莽來日擊幽壤情狀審思次第工大必安內方可據外必是食然援足兵必保民

斯能遠寇此三者似為今日澄治之切根本之圖若夫選任良將雖屬中樞職事而年日有限難得其才清面多端難除積弊磨勵武功祇奉朝廷賞罰而較重失倫固裨激勦遙遠吳的更效反饋與夫武廷龐雜之極法宜有以清其源衝所廢弛之極法宜有以挽其流此四者或亦今日下手之方先務之急臣愚受事之日未能悉陳章奏之中難盡曲折伏乞天恩許臣召見指事陳言而賜教決禱臣知所遵守次第奉行乃敢謝恩受任此臣迫切請命之至也

崇禎十年三月二十七日奉聖旨楊文弼著即行受事本內事宜併條陳奉行各該部知道欽此

楊文弼先生集楊之元

三

通丁部知通

最陳安內第一要務疏

竊臣犬馬驚馳加以草土幽憂一切失其常度蒙恩破格起用疊奉明旨星趨首以安邊遠寇勉臣料理似乎安邊第一遠寇次之微臣乃言必安內方可據外何也竊以天下大勢譬之人身京師元首也重創諸邊肩臂也黃河以南大江以北中原之地腹心也人之一身元首為重連障紅角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禍腹心之內中之甚深急者誠不可緩圖而深者尤不可忽視也誠使腹心又安賊將無忌則內輸精血外運肢體以仰戴元首而後衝風寒於

肩臂之外失復何憂今腹心流毒臟腑清癯精血日就枯乾肢體腹有膚革於以戴元首而衝風寒不可為懷探危懼也哉以故臣言必安內方可據外必足食然後足兵必保民斯能遠寇此實今日澄治之切根本之圖非取緩言據外也求據外之至急不得不先安內耳但運將調兵雖屬臣部腹掌而根本先在足餉網領全在得人有日前吏置之機宜有永定責成之事理非臣一部所能獨任一人所敢應茲相應條列上請合候聖鑒教下部院科道等衙門會集多官同臣據擬妥確再請明白施行必全而無一點之漏斯成功有可刻之期內地安而外攘思過半矣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九

七

計開 一審國戰之勢議得流賊初起於延綏而其害

中於陝西山西河北河南湖廣四川江北廬鳳應安之八境今山西餘孽漸涓河北可幸無事四川時或不虞而全夥大患惟在陝西河南湖廣江北之間其南鄰江西北鄰山東二省雖賊所未至亦切近當防固之之法當以陝西河南湖廣廬陽為四正而北四延撫與之計兵計餉責之分任剿而專任防又以延綏山西山東應天江西四川為六隅而此六延撫責其見兵見餉責之時分防而時偏剿如是而十面之網張矣即用總督總理二臣為隨賊所向專任剿殺之官如賊在陝西則陝西四川湖廣河南延綏

山西六撫張六面而總理入關與總督會剿賊吳河南則河南湖廣鳳陽應天山西山東六撫張六面而總督出關與總理會剿賊在湖廣則湖廣河南陝西四川應天鳳陽江西七撫張七面而總督總理俱入楚會剿賊在江北則鳳陽應天山東河南湖廣江西六撫張六面而總督總理俱入江北會剿如是而合剿之局定矣其總督及各撫衙門然舊惟總理前以湖廣今以河南巡撫兼之俱屬不便合時撫治鄆陽鄒御史陞為總理衙門加以福祿壽街改給牧書從事彼原有川陝河朔四省節制之責但與之兵餉重其事權即朝廷無增官之虞而地方有提督之宜矣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九

十一

伏候聖裁一籌辦賊之人議得應天鳳陽陝西湖廣山東山西陝西延綏四川俱有巡撫其人謀略辦賊不必給吏惟河南巡撫是兼總理今議仍改巡撫專官歸屬撫治應天總理衙門所當會同三家補陳良訓二臣才力某堪總理某堪巡撫或互相調換另擇其人此事關係中原治亂非小所當盡破情面並舉其才以資實用者也其總兵劉春等將提刀殺賊之官尤必平時所有威靈軍令嚴整不憚臨敵臨陣先登新將軍族上通斯堪委任成功否則彼將不夫茲據火事且總兵官秋統統崇惟總督嚴整臣可先將劉調度若巡撫與之制領賊急呼應為難自調

見在剿賊總兵查有不堪其任者五屬罷斥世推虛名其餘分隸督理二臣聽其調遣勿與巡撫互相掣肘足撫所轄兵馬實其自選忠勇善戰都司守備等官預之俾其剿捕功名進取之途甚速後顧軍法追運之罪難逃斯辦賊之要務也伏候聖裁 一計殺賊之兵擬得賊每一大夥號稱數萬分之暴楚江北等處各稱數十員舍之則不啻百餘萬也彼精勇堪戰之賊各不善多而攜帶婦女攜掠羸民之數實為不少本朝成化七年荆襄流賊結聚總督項忠入山招討除獲剿不服外遺裔遺孽者一百四十萬人今時大抵同也然真正官兵與之敵則聞風而逃惟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九

十四

法儒不總為賊所脅者乃羅其鋒鋒以此知賊賊之兵亦不過數十萬之多也今議應四祖總官兵五千承天祖總官兵五千各主整守不動又總督軍門官兵五萬總理軍門官兵三萬專主隨賊大剿其鳳陽陝西巡撫官兵各約萬人湖廣河南二巡撫官兵各一萬五千人則為分剿萬防之數鳳陽保東一面陝西保西一面河南湖廣廣西南北四賊八道之鄉也故計兵較鳳陽為多而總之則亦形為之數也就其見在之兵實實挑選堪戰者有若干少者作何調募兵有為步不同通以三七為率約該三萬六千之為亦盡見在若干少者作何買補或買補難除除地

督總理而外其餘多練步兵上策賊賊不必盡拘三七之數以上兵馬二者皆令諸臣明白置一奏請臣部為之酌處伏候聖裁 一處平賊之餉議得兵馬未到糧草先行古語志之哉觀孔子與子路論政必先足食而後足兵至不得已必先去兵而後去食理至明也今議官兵十二萬每步兵一名日給五分計兵七萬四千名該銀一百三十三萬二千兩每馬兵一名連草料日給一錢計兵三萬六千名該銀一百二十九萬六千兩以上共銀二百六十二萬八千兩其將領中千把總應支應給即扣各兵每年六箇月小盡給之不須另派然此未分行生二糧之算也若建兵庫有坐糧棚用止給行應數或少減而兵募兵本無坐糧不當又分行坐名色數亦不增止此二百六十二萬八千兩者須查某省某府見有若干某條守備官兵之用某條總督總理之用某條各該巡撫之用一一不相混淆源源不致斷絕而後可如其未足作何計慮必須具有著落不致虛懸臨敵又是缺乏我兵時時呼庚而後可計慮已定則將用兵剿賊地方各項起運糧運錢糧盡徵本色收貯以待兵馬經過隨地關支而以他方折色撥補起運可也再原本朝成化元年兩廣蠻寇作亂命總督韓雍討之奪案皇帝以征南將士需費浩穰特命戶部侍郎薛達

整理兩廣軍餉近奏成功今用兵至十二萬而無一理餉之官使督理巡撫各自為政互相為事可乎即不相事而如去歲陝西鎮督洪承疇是官前往雲南催餉其堪慮急濟用否也在戶部運大臣一員不為甚難而以資治兵剿賊之用不啻善使此先朝成例當遵者伏候聖裁 一收減賊之功幾得減賊之者無過審察用人計兵處餉四者備兵然欲收其功則莫若賞罰之尤要焉臣者嘉靖年間有事先臣楊博所以仰佐廟謨削平寇亂者惟是信賞必罰畧不淹時為恩務如文武將吏每奏奇捷則不待勅功先請給銀兩衣裏之賞行伍壯夫斬一酋首亦不待勅功立請授鎮撫百戶等官遇有失事要與人可用則曾撫大臣請位俸嚴密查核後勅賜大紳請降充為事官而猶任總兵如不可用文臣則請連繫罷斥武臣則請先行軍法不少假借一或陣亡亦不待復勘立請優卹贈廕建立專祠如此皆本朝明例臣部錢寧而因循日久未見奉行即我皇上前年曾大發銀兩表裏是官解至軍前今亦未聞何年月月曾賞何人德慈關關數無一毫裁舞之氣良可歎也不特此也臣通河南見郡邑守令缺員甚多間有稍堪守土之人又為大計處分而去即日給除表項聖諭不許離人規避臣恐得官之後而或越越望仕之初未請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九

五

保障倘有不勝憂慮者竊計數年用兵之處不無應練可用之人合無大破資格行各該撫按確舉長才果堪統攝吾民即司府首領州縣佐貳教職等官咸可拔之正印倘能治兵討賊則府正佐貳州縣正印更可越選監司彷彿永樂年間論山東賊寇資為等功權委丘知縣張撫為山東左參政縣丞為撫為山東左參議如此功名之遠關豪傑之氣伸合辱策犀刀以圖賊不難矣其見在監軍司道某為勇猛最著軍中必不可無則與優加職級某為勞多功少軍中不綢繆要則與備資別選毋一執坐待事平致人人化為暮氣將士以久而成行或患以久而而窮非徒無益而且有害也伏候聖裁

萬曆十年四月二十二日奉聖旨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九

萬無邊烽不測頻年啟殲其在宣天山而則甲戌宣代州鳴鼓乙亥入忻州定襄其在陝京畿輔則已已至居國良卿兩子入雲肅雄等處蓋一步轉深一步一年較若一年志臣測也在我約焉真保內地嚴防必須滴水不漏宣大山連外藩運送或資軍國無虞年來先事戒備非不豫然可觀及至臨期未免著黃失錯以致我皇上焦勞於九重之上踰殲於三輔之間還將練兵增設不止一處應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九

六

分守特遣不遺一方於以綢繆牖戶集麗河山亦既無以復加矣微臣奉竊中樞密恩今日我寧惟有竊其實用之一著其與臣部表裏所應嚴切責成自是皆無缺通之各官詳考嘉靖年間為因庚戌之變廟堂全創精神用之防守前鎮調用連宣山陝連兵二十四枝每枝三千計兵七萬二千沿邊罷守連降一動責令倚牆拒戰預備區區為不入為功所有整頓綱維備見先臣楊博本兵奏議之內臣今暮師其意膽列大端行令督治撫鎮自己條答就將本鎮見兵如何訓練戰守段有警急如何調度應援或用何將統鎮坐定主名限令文到十日以裏速具奏聞不許遊移閃爍致舉業據倘有逾期不奏及游移閃爍其詞無裨實用者客臣指名奏報請旨輕重處分以破虛怯之積習而醒久玩之人心於邊備非小補也謹計聞狀併於後伏惟聖裁定奪教下本部遵奉施行 計開 一約保二鎮東起山海西止國關延袤二千餘里先臣張博謂一處夫守與無守同每每叮咛告誡總督鎮巡等官實地分區步步拒牆據守以守為戰時兵按伏徒虞以我為守務要區區馬不入為功為一烽突入境拒牆據守之兵業已無濟即使通行調集分作三路一路隨烽所至截剿一路一拘宣城內外有警無警分布嚴守一路不拘賊寇有警無警分

布防護務要盡心戮力早送出境真萬全之算前事之師也今則薊門三協各分信地呂保通海更立新兵各行總督侍郎張福臻李日宣仇維柏延撫兵阿新為佐張其平總兵張天禮侯拱極王永清歲中選等各具條答要見邊烽在外我兵盡地分區某處係某人信守用某將督率某兵倚牆拒戰用某將統領某兵按伏應援破取兵數職名奏報立案不計閒隙游移其或不能固守被烽突入內地某處按伏之兵堪以截殺某處視守之兵堪以調遣亦將職名兵數奏報立案一面將被總督軍門聽候臨期調遣侍郎張福臻將某某隨將截剿某某守護陵京亦要見先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九

期奏明免致臨時推諉蓋烽在隨外倚牆拒守鎮備各有信地雖責總督一人若烽在邊內調處應援自是總督責任號令必出於一責罰必斷於專斯可肅軍紀而成功功所關非小也 一事錦八城距邊烽密邇當枕戈待旦規進取之圖但邊烽近歲每起穿錦而走宣靈耽耽內犯又不可不深為計先臣楊博有言遼東邊患不在遼廣而在寧前每年七八九月將該鎮總兵官調往寧前地方一遇冷口喜峯有警不必再候明文星馳會合剿兵截殺又言遼東城堡堅完高厚攻圍不便以取以守均有可恃嘉靖三十四年八衛之兵多至二萬有奇在遼東止當責其謹

守地方務成保障之功在薊門不可輕撤兵馬以致康虛之機彼時全懷巨鎮遼東西乃不憂遼而憂薊如此令時邊烽臨張有吳土變之勢所當內顧何如合行進撫方一藩總兵祖大壽趙官自行條奏要見該鎮八城守兵若干條某官統領可以堅守毋動戰兵若干條某將督率可以星馳入援大約每一副將統領兵三千至一奉選統領兵二十各用中軍千把總官聽其節制勿如往歲零星漢治兵少官多平時既無統取之鎮臨事紛多掣掣之意文到十日以稟該撫鎮官職名兵數奏報立案不許閒雜遊移仍要先期訓練一入薊門即聽總督軍門調遣有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九

十一

功之日嚴楊博議准舊例比主兵陞賞每加一信有罪則與主兵同之其行營衣甲等項先須買備驛頭勿用牛車以滋遲滯此亦整嚴紀律謹備疎虞之一端也 一宣大山西三鎮切近陵京畿輔僅隔一山邊烽耽耽內視已非一次今茲籌畫須保萬全先臣楊博每於薊鎮秋防必先嚴飭三鎮為之外援如將宣府總兵調駐永寧大同總兵調駐懷來山西總兵調駐順聖東城等處而總督軍門常駐懷來首備南山一帶次及紫荆馬水諸關其言烽犯遼永遼近南山就近各支兵馬分屯薊鎮牆上協力固守但使四馬不得入關為首功蓋為陵寢計慮不費切也日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九

今時已入夏邊境同非連申令尤為喫緊合行延撫劉永祚葉廷桂吳然德兵楊國柱王模王忠自行傳答要見該鎮除守兵外實疎戰兵數枝某將統領若干堪以聽令策應確具職名兵數奏報立案不許閃爍違移仍一面報知總督軍門聽候臨期調遣侍即度奏昇亦將某鎮某將領兵幾枝堪否持戰先期酌定分明如遇烽火永寧延慶逼近南山某將該駐某處防守某將該駐某處截殺仍與前連總督張福蔭昌鎮侍即奉日宣期會夾剿務保萬萬無誤倘烽煙過重宜府直犯馬水金水等口某某兵馬該從何路策應趨過大同直犯紫刺白石等口某某兵馬該從何路策應趨護山西直犯龍泉固靖等口某某兵馬該從何路策應各要騎堵妥當先期奏明免致臨陣推諉若烽勢不多止在三鎮臨邊出沒皆探各該撫鎮必須設奇嚴密預絕內窺之端總督大臣處應將所議止當保固陵京防護南山不得輕易而馳致失東備其王忠先在劉賊失利轉病未如果否係另本酌議施行 以上前連通昌保定宣大山西等處外禦邊境內拱陵京諸務緊關迫切臣請先議中嚴其延寧甘肅邊兵先調剿賊天津登萊等處當嚴防海客臣大第舉行更有哨探一節先臣楊博議得烽火前鎮必錄備石邊外三間房白草川等處自西而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九

東為貴獨石恭將道差的當人役多方哨探但有重大跡跡一面飛報本部一面飛報前鎮如果哨探明白前鎮保全無虞獨石各將照依軍功陞賞夜不收人等陞一級仍賞銀二十兩如失於哨探致誤機宜奉將聽本部查奏從重治罪夜不收人等宜大總督等至軍門以軍法從事今照邊境內犯每縣東而西必於寧錦邊外老河沿都令板升茂墩林等處經過合行寧錦撫鎮通詳前辦將官一員品責哨探邊有重大跡跡星速報知本部及所犯前軍等處督撫衙門如果日後有驗即將該將論功陞賞發家丁照前陞一級賞銀二十兩其或疎失官廳奉處撥丁軍法從事今在必行庶幾耳目精明有備無患之一達也其連定靖官職名亦要奏報立案統惟聖裁定奪慶緒督治撫鎮若買違行不許少有違玩貽誤封疆自干重典其總監分守內臣臣部不便督責特析天語申飭同心共濟施行

宣統十年四月初一日奉聖旨前連通昌保定宣大山西等處外禦邊境內拱陵京諸務緊關迫切臣請先議中嚴其延寧甘肅邊兵先調剿賊天津登萊等處當嚴防海客臣大第舉行更有哨探一節先臣楊博議得烽火前鎮必錄備石邊外三間房白草川等處自西而東為貴獨石恭將道差的當人役多方哨探但有重大跡跡一面飛報本部一面飛報前鎮如果哨探明白前鎮保全無虞獨石各將照依軍功陞賞夜不收人等陞一級仍賞銀二十兩如失於哨探致誤機宜奉將聽本部查奏從重治罪夜不收人等宜大總督等至軍門以軍法從事今照邊境內犯每縣東而西必於寧錦邊外老河沿都令板升茂墩林等處經過合行寧錦撫鎮通詳前辦將官一員品責哨探邊有重大跡跡星速報知本部及所犯前軍等處督撫衙門如果日後有驗即將該將論功陞賞發家丁照前陞一級賞銀二十兩其或疎失官廳奉處撥丁軍法從事今在必行庶幾耳目精明有備無患之一達也其連定靖官職名亦要奏報立案統惟聖裁定奪慶緒督治撫鎮若買違行不許少有違玩貽誤封疆自干重典其總監分守內臣臣部不便督責特析天語申飭同心共濟施行

慶勢東塘報政

職方情吏司景呈報視勢為太監陳應祥題稱准東江鎮

臣沈世魁塘報等因奉聖旨據報麗國被圍情形至敵報
據船甚多聲攻沿海各島且大隊南屯王京全日觀又有
城子山旅順一帶連烽遠望往來之報改謀殊屬逆計
津關寧漢海等處在在可虞通著該督臣撫臣嚴密查
萬分提防并運及登鎮接濟各船尤宜嚴確偵備毋得少
有疎懈一面飛檄沈世魁陳洪範怡遠慶督協力出奇相
機截剿務期大挫狂氛不許觀望延誤該督事裁兵部星
速分投馳飭至關寧天津各鎮兵船聲援事宜即着議吳
履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李呈到部看傳敵攻朝鮮海
船蓋為所有則我沿海一帶所在可虞臣欽令關寧天
津各出兵船直抵三岔等處連作嚴兵此誠挑誘奇著但
各鎮水師為陳洪範抽調出海所存不多昨山永撫臣馮
任方以海岸綿長不能兼顧為憂若盡令揚帆而出各海
口難為防堵且三岔去瀋陽而遠敵兵未空國入鮮我以
寒界又船虛張聲勢恐不能辱敵而反為敵乘不如各守
信地固可固門戶而戒不虞也明旨滿力出奇相機截剿
竊恐沈世魁陳洪範力亦未必能辦合無令其斟酌進止
分布險要為內地扼守之圖似較穩便若敵果有鮮船數
百號泊在海濱量遣智勇小將潛往縱火焚燒則虎出奇
一著第須切實圖之未可以大海茫茫空言飾報自取罪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九

五

庚也

前滿十年四月初一日奉聖旨據報麗國被圍情形至敵報
據船甚多聲攻沿海各島且大隊南屯王京全日觀又有
城子山旅順一帶連烽遠望往來之報改謀殊屬逆計
津關寧漢海等處在在可虞通著該督臣撫臣嚴密查
萬分提防并運及登鎮接濟各船尤宜嚴確偵備毋得少
有疎懈一面飛檄沈世魁陳洪範怡遠慶督協力出奇相
機截剿務期大挫狂氛不許觀望延誤該督事裁兵部星
速分投馳飭至關寧天津各鎮兵船聲援事宜即着議吳
履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李呈到部看傳敵攻朝鮮海
船蓋為所有則我沿海一帶所在可虞臣欽令關寧天
津各出兵船直抵三岔等處連作嚴兵此誠挑誘奇著但
各鎮水師為陳洪範抽調出海所存不多昨山永撫臣馮
任方以海岸綿長不能兼顧為憂若盡令揚帆而出各海
口難為防堵且三岔去瀋陽而遠敵兵未空國入鮮我以
寒界又船虛張聲勢恐不能辱敵而反為敵乘不如各守
信地固可固門戶而戒不虞也明旨滿力出奇相機截剿
竊恐沈世魁陳洪範力亦未必能辦合無令其斟酌進止
分布險要為內地扼守之圖似較穩便若敵果有鮮船數
百號泊在海濱量遣智勇小將潛往縱火焚燒則虎出奇
一著第須切實圖之未可以大海茫茫空言飾報自取罪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九

五

職方清吏司案呈登萊巡撫楊文岳題為麗國之報善危
等事奉聖旨據報麗國被圍情形至敵報據船甚多聲攻
沿海各島且大隊南屯王京全日觀又有城子山旅順一
帶連烽遠望往來之報改謀殊屬逆計津關寧漢海等處
在在可虞通著該督臣撫臣嚴密查萬分提防并運及登
鎮接濟各船尤宜嚴確偵備毋得少有疎懈一面飛檄沈
世魁陳洪範怡遠慶督協力出奇相機截剿務期大挫狂
氛不許觀望延誤該督事裁兵部星速分投馳飭至關寧
天津各鎮兵船聲援事宜即着議吳履欽此欽遵抄出到
部送司李呈到部看傳敵攻朝鮮海船蓋為所有則我海
沿一帶所在可虞臣欽令關寧天津各出兵船直抵三岔
等處連作嚴兵此誠挑誘奇著但各鎮水師為陳洪範抽
調出海所存不多昨山永撫臣馮任方以海岸綿長不能
兼顧為憂若盡令揚帆而出各海口難為防堵且三岔去
瀋陽而遠敵兵未空國入鮮我以寒界又船虛張聲勢恐
不能辱敵而反為敵乘不如各守信地固可固門戶而戒
不虞也明旨滿力出奇相機截剿竊恐沈世魁陳洪範力
亦未必能辦合無令其斟酌進止分布險要為內地扼守
之圖似較穩便若敵果有鮮船數百號泊在海濱量遣智
勇小將潛往縱火焚燒則虎出奇一著第須切實圖之未
可以大海茫茫空言飾報自取罪

謝文忠先生集卷之九

王

方故撤回臣部昨奉明旨年文燒留防鳳泗以備援剿依
 議楊卿著所募兵丁訓練若何張餘兵可否即抽達到鳳
 著該撫監查明速奏以憑酌議東兵撤留其濟南營兵著
 該撫先期整辦以待登鎮有警星速應援兩部即行馳驗
 欽此除一面遵行外合無再敘巡撫顏繼祖總兵使龍國
 心共濟預整行營不時自遣偵探如有警不待登報呼
 顧徑自發兵策援大約登鎮官兵戰守遑東省鎮官兵戰
 守遑西仍將海濱一帶某處極衝某處次衝某處稍緩先
 期觀應相度形勢何處可置官兵若干料理明熟曉期免
 致倉皇其或官兵不足即須整練御國微前撫臣朱大典
 原行事宜申令附近有司無事各就本地訓練有警協守
 家門海岸界能奮擊扼防毋縱一賊發陸將領官其將司
 鄉社一體效功陞賞否則按信治罪此乃朝廷設法守土
 之官本等實著若舍此不圖別行調募客伍未免仍要作
 既難據地方仍要設處轉運糧草竊恐敵賊未至之間百
 姓已不勝其疲困其有警急支撐使難此不可不深長思
 議者也其補遺戰船四十隻臣部已允裁給裁節銀兩無
 容再議國津兵船原額有限已發在島而當酌量遏止若
 在諸津並能金赴東隅淮揚或繼果有若干臣部未知確
 數一面咨行查議應否調發俟回咨至日的委募聞其糧

餉大區雖募戶工二部祇掌該鎮委果需用亦應早為提
 清事關軍機臣部不容置之膜外也

謝文忠先生集卷之九
 王

謝文忠先生集卷之九

王

咸方清吏司案呈該總監關寧兩鎮太監高起潛題稱准
 遼東撫臣方一藻會稿題為的議恢復義州等事奉聖旨
 該部科察切看議速奏欽此又該遼東巡撫方一藻題同
 前事奉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各到部
 遵司案呈到部為照遼東降後遼東失我全遼盡二十年凡為
 臣子親嘗聞之舊雖余貴寵之故府雖不勝風與歎歎位
 從之苟能提之會故恢復名城中外之所禱祀而求也
 臣等謹切同仇欽此將伯願惟封疆大計動須萬全愚智
 相參不據千慮撫臣方一藻疏陳修築大器將領兵丁躬
 操器藝種種預計似皆鑿鑿可行然而新城始復後必盡
 攻據此二語使難輕議何也此地若無關要即我可以不
 修既云我必爭彼又焉有坐視撫臣以為區作派之舉
 夫磚石取之城內則期二十日可完然而燒掠新灰磚運
 糧料諸討區難移駐官兵夫豈二十日能辦一有不克數

守兩無所據彼來我勢將不啻孤危此猶以二十日論也從來中國舉動敵人必早預知我方啟幕之初焉能保其不至所以魯伯食之禦徐茂甲戌誰征惟幕范仲淹之域大順一日便已畢工今果能防勝否乎不特此也蘇州去錦僅九十里松杏復與錦聯應甚便大火攻之去松錦二三十里耳應不使而反使於九十里乎此不放必有一也又兵以八千為軍內僅一千二百駐防威家堡為中道接應用以八百游擊就近諸臺為四面犄角响探周是則實守義州之兵僅六千耳彼若從中截斷威家堡義州之兵能出戰乎不能出戰勢則孤懸既應孤懸雖遠久固果其大帥置外精兵策援能令捷應戰守俱捷在我而不在此乎此不放必者二也又綱添兵馬足守義州是不令入城示弱兵與餉俱不待囑夫合八城之兵至七萬止矣新城始復彼必盡攻彼則合東西諸郡動輒至十餘萬我盡入城以與之敵猶未知若何果既守新城而八城仍不示弱乎此不放必者三也一城示弱雖者整而近者戰矣一城見取彼既就西北其意愈決即關前以內毋論而中右中後之間首難矣枕彼邊外東面道路可馳突者無涯果一復義州而彼將使難往來可寒其面詢之心乎此不放必者四也若云彼方連歲機不可失

楊文瑞先生集卷之九

七

苟不往而搗彼之巢探囊取物來其殺可矣今一往而獲我之城孤懸自守彼一攻再不復振我一獲再不敢攻乎此不放必者五也撫臣既有獨見質之共事諸臣觀提督同臣等何樂阻止但臣謂昌身親眼見大凌之役關軍前密元氣至今未復神我至今未揚且也去秋連降合諸鎮之兵之師相顧而莫肯誰何今僅一鎮之兵之師遂能制彼有餘而不妨於進取乎期期知其不可臣謂昌是也頃華總監高起潛奏報四鄉難民口供敵有四月化進化之死夫安知其必不然臣願撫鎮諸臣訓練官兵蓄養精銳知臣另疏開督星馳為手足之揮頭目果能大收一陣使

楊文瑞先生集卷之九

七

之片甲不歸即勝候援義州十倍且從此以往雖廣寧可復不獨義州矣不然而寧錦額兵果有一千八百之素足關門水陸又有二千酌撥之非難何不務與督臣張福勝為居中國練之用備陵京策應之資乎此在邊臣志本恢

復前書特留能將派

等不敢擅專伏候命下遵東施行

看得王世國居任西協三年有奇人地頗稱練熟臣部前
推大將未蒙聖明點用臣嗣昌受事以來查其改推宜協
之故以既加所銜不便為總督中軍而西協又無見缺耳
前督張福臻深惜其去具題請以原任管轄下左營事務
即宜先從但教練戰車臣愚竊有應說古者春秋戰國環
地編小故師行日三十里不以為是兩敵相敵猶有不鼓
不成列之說戰車於是乎可用耳後世用之漸少取勁尤
疎本朝景泰間車營成化間李賓余子俊嘉靖間譚綸等
咸言連車皆以重滯難行使費錢糧無裨實用遠者姑不
具論譚綸之言曰事練則騎兵晝夜須行一百二十里車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九

五

步八十里事急則騎兵晝夜須行一百五十里車步一百
里信如其言是兩晝夜間而騎兵已相離一百里外也
今邊烽警化鐵騎如風兩晝兩夜不止三百里外戰將
疾急馳車以從之乎抑守車而不動乎此臣所懷一事欲
細叩督臣以運用之詳仰請聖明裁奪者故因留用將領
而附陳之其王世國應否准留恭候命下咨會施行

崇禎十年四月初五日奉聖旨王世國不准留用車
運用機宜前已有旨前詳再與該督撫商議具奏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袁秀

孫兒山松同輯

袁峻 同教

山樸

袁介

疏

復登萊撫監敵人圖鮮用鮮疏

職方清吏司參呈監視登島太監陳應祥題為敵人圖鮮用鮮等事奉聖旨是內班軍使馬戰船及器具弓箭等項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

一

已有旨了所請盛甲腰刀調兵駐防留餉事宜該部看議具覆欽此又該登萊巡撫楊文岳題為屬國被陷奉島孤危等事奉聖旨是內調兵留餉等項事宜已有旨了該部即與一併議覆欽此欽遵各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除酌留班軍使馬戰船及器具弓箭等項外其餘戶工兩部疏覆外看傳敵人屈誘鮮降登島到膚應切臣部應覆再疏具具規模總兵倪龍奏稱准楊文岳題所在雷防復蒙聖諭嚴飭令監視陳應祥題撫楊文岳同聲疾呼請調水兵九千陸兵四千臣等何敢坐視惟就題撫疏中商確沈世魁有兵一萬二千五百名陳洪範有兵七千餘名合之已足

二萬之數豈惟遼瀋固島方可進往援鮮今既不能進援則亟當籌固守之策若再調水兵毋論遼瀋呼應即使應聲應到區區踰島亦難容此三具之兵且也應毋波臣非時宜該撫餉從何接濟此以水兵言之而再詳稱也又敵昨聞攻鮮多係西人通叛敵人坐收其功然則彼之攻謀或以虛張誇海惘我東向經營畢竟陸走則宜是其實者長技即今具保舊軍疲弱而聯旅起新募為合師隊常不整軍惟恐一旦有警望馬龍圖之聞般憂萬此處陸兵又可輕言調用我臣恐連日思算擬有條例嚴端茲敢附陳其愚仰候聖明未詳初下沿海諸鎮著實奉行或有不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

二

無不補云爾計開一分布島兵看傳朝鮮南報降敵賊山遂脫我機事已分明總兵陳洪範猶云誘應於內我乘於外奉必非創敵實著殊屬誇誕相應行登萊巡撫應撤洪範與沈世魁同心商確登海中踰島某處高闊平衍可以駐兵嚴防某處險阻聯絡可以扼要堵戰就將世魁部下某將見駐某處有兵若干申明信地責成戰守如傳欺騙荒涼難為守禦之地即同所在居民聯併大島母道敵餌其洪範部下官兵或與相恭哨守東顧水陸交衝兩鎮兵共二萬嚴守有餘但要彼此心心相照聲息剴刻相通有無敵發情形一日一報登萊撫監該撫每三日一次

報知本部以便奏聞而有制總兵金日觀統兵不知實有若干作何責成調度該鎮詳議奏奪 一鮮路水哨看得鮮國與我國江最近其如皮島設使扼守得策豈能飛越而南獨恐海又多歧出沒區測寧永津登四鎮合哨實通舉行大約起八角口至王徐河海豐口丁字沽為南一面起丁字沽至大沽口黑羊河金山嘴至展灣覺華島為西一面起覺華島至三岔河蓋州套旅順口為北一面其面起八角出珍珠門北起旅順過鐵山嘴以至於皮島皆為東一面四鎮兵船必須游歷四面海去來周而後始仍要每史發哨另編字號四鎮將傳母令敵人知覺而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十

三

船相遇舉號相同然後放行否則出其不意極力攻打一面令善水之人潛入擊穿舟底生擒來獻准作奇功倍加賍賞斬級者次之如賊船敢入內地定罪不宥 一嚴備海口看得登連內海厚與外海不同中多礁石破沙觸船即碎可以停泊海口亦自有方其在東省則青登萊三府之屬其在此則順永河三府之屬該督司道不時親自巡行查傳衙要處所量宜分布官兵依倣先年防倭事例籌策嚴防烽火為之准備如官兵不足就近團練土著鄉兵相兼協助故果有警即將本地漁船聽實重購鼓而用之比軍備押水塘比之敵人不至利強十倍但平

時能其生理不可藉以為兵有事用之小効信實斷不欺時即水兵不可勝用矣 一接濟難民看得登萊海面大小凡有二十餘島除總兵沈世魁部下官兵之外別有逃難連民附居原可數萬竊因朝鮮忠順往往有無相通實多難以網口今鮮國在降此路使斷島民難食爰定可虞合行登萊津永四鎮撫臣隨宜設法截運不獲為之接濟一面再行寧鄉撫臣差船路經往彼曉諭情願就食東方者聽便陸續載回安插八城曠土仍諭沈世魁不得放責龍故智固留難民不許過海致使數萬赤子餓死窮島之中且或為一為敵資也 一料理策援看得朝鮮海面南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十

四

通對馬島登萊海面東轉放山頭即是江址淮揚江南蘇松浙福之境敵果乘船內觀賊憑風之所之安知不忽然至彼苟或先期不加料理倭患一船抵岸萬東驚心事將曩壞合行鳳陽應天浙江福建等處撫臣連查元年防倭事例水陸戰守官兵預設備倭銀兩有無見在即刻整頓嚴防一面先屬心計司道將領虛實實預作策援聲勢倘有颶到敵船務須擒斬新養捷號我軍聲早報人心要安料敵不敢違涉外洋自來送死但我毋恃不來恃吾有恃即令星大料理猶恐其違所有官兵若干戰艦若干合用統領何人堪以長駕遠馭文到半月以裏具實奏報免致

魏文陽先生集卷之十

又無近有就應循喉石直得盡作實數所請銀水夫運
者爲行順義近是西但以死守得策虛詞支其其聯

遺旨確議水兵疏

馬文鼎先生集卷之十一

應祥題為還奉聖諭事奉聖旨登鎮為內地門戶扼防萬不容緩但陳洪範所統兵船貴成分布諸島則沈世魁孫應海外氣為接應倘有疎虞關係非小還着悉心確議速奏欽此又該本部覆登島太監陳應祥題為敵人圖鮮用鮮等事奉聖旨敵人狡謀必急攻皮島策緩為不容緩陳洪範所統船兵前稱尚未齊集登撫又稱近有被驅鎮壞者豈得盡作實數所請調水兵還著再行確議速奏毋但以扼守得策虛詞支絀其聯絡水哨整飭聲援及嚴備海口接濟難民肅清奸禁等項事宜著即飛檄分投馳飭各該督撫監鎮星速料理晝夜圖維務保萬全以膺鎮實仍

各將文到祇遵佈置情形明白馳奏如玩泄虛傳致有疎
誤定立軍重典不宥欽此欽遵送司量呈到部除應行各
款遵依飛檄星馳外惟水兵一節臣嗣昌初入衙門於各
鎮數雖多寡有無及前後調發事理未能諳悉且賊性惡
跡事果穩妥止思乃勉洪範選撫不足遵守有餘未知皮
島孤懸敵人急攻更爲可慮此非聖算淵微再三諭令確
議臣數建威到底乃今竊有請者臣聞皮島逼近朝鮮飽
風一帆可生從前島帥居此非是真爲國家建取之計實
乃就近爲市私竊販賣之圖此島之中不生草木朝夕餐
殮排熊膽隔隔海米之向來半倚商賈貨物互換鮮糧車

文淵先生歸葬之序

倚中國威勢強要供給以故島人雖東存站不離今鮮折
入於敵未獲路斷盤中題額將盡取之津門海遠難危威
潮暴作見在兵將饑運糧難而欲遠調多兵如何接濟且
不獨運糧難調兵亦難也洪範開洋永遠便有颶損之船
各鎮數千里來馬能揚保無恙又不獨調兵難無兵可調
之難也准揚首先屈指而狼山嚴抽一旅即在其中非獨
無兵可調之難亦無糧可運之難也津門各口有通備淮
浙再調多兵更覺額外所以臣前未議欲令洪範世鎮確
意某處可以駐兵某處當行歸併蓋爲久遠之計不止一
時今蒙展諭再三何敢堅執已見仰煩聖心惟謀國重

報津門三營水兵共五千一百餘名沙虎船一百零七隻
前調去一十八百員名船四十五隻其餘陸續防哨分布
已盡再難動移此當洪範初議用海時津撫實世籌策力
言之今若再行抽調則津門難爲防守此津兵不堪再調
也關門水兵止二千二百員名船一百隻前調去一千二
百員名船五十隻今止存一千名船五十隻分布昌樂衛
汛向真不足即實登兩地不能無管昨山永撫臣馮佳恭
報出汛兵船備陳沿海草約一疏方奉有互爲聲援之旨
此調兵不堪再調也關外龍武兩營共一千九百四十八
名船六十六隻前調去九百餘名船二十五隻止存兵一

文淵先生歸葬之序

千名船四十一隻僅可用以防哨此邊兵不堪再調也若
准揚二府水兵四千二百名分防一千七百里之遠其船
不知確數崇禎六年初調一千再調一千准撫恐准海軍
虛即議調江南兵補之然亦止在膠州即墨等處會哨耳
未嘗出洋赴島也今江北多故方以登兵戍風而復調淮
兵赴島如其力不贍且楊柳善操抽狼山之兵即在吳
中此准揚不堪再調也不獨此也各鎮兵船即盡數赴島
島中新來俱難離爲久駐萬一敵來以一枝綴島而揚帆
真遠計洪範世鎮必認皮島爲信地堅守不移又將何處
兵艦補截內地誠恐內地之防禦不啻重於海外之策故

今日添調之空虛更無以備將來之怯慮臣等十萬萬慮
臚列兵船盡見於此伏候聖鑒詳察應否先調或仍重調
若干又敢責令天津閘寧之鎮將前調兵船盡催盡到統
處如遇颶風損壞一船仍補一船務令洪範七千之兵常
有實數斯或庶幾一添調間而戶部運糧接濟之法不可
不亟議臣等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非此不足以安兵心
而要調發海外之兵之心尤不可不汲汲圖之者也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

直隸剿賊大將張

臣頃復勘廣撫臣余應桂鎮臣在楚一疏因覈剿賊總兵
從前功罪多端意欲舉行旌別正苦未暇適見兵科解給
事中凌義渠糾總兵左良弼大帥縱兵肆毒一疏不勝痛
憤良玉剿賊行間為日久其始於河北山西漸磨河南江
北非無暴露之勞且有擒斬之功然而紀律不嚴淫掠有
狀縣賊駭恟時見戰陣臣前所謂先功後罪先罪後功蓋
卽良玉之一身而偶科臣列其縱兵殃民之罪仍不沒其
五戰三捷之功夫亦平衡之至猶將拔試因之見奉哺雪
嚴查臣愚姑不備論第一身國之尤久于公議不可一日

容於聖明之世者則原任宣府總兵達茂劉賊當降祝穆
衛生苟免猶至今存之張全昌是也全昌年僅三十堂堂
虎豹之姿父死達陽祖著名門之捷臣叨總督宣大全昌
達茂立功與同曹文詔奉調剿賊臣猶勉勵其行豈知一
到南方當場出醜被賊活拏將去不能慷慨殺身手書到
處乞降有賴治門持歸當此之時臣不知全昌與賊如何
見禮如何坐卧如何飲食後來如何脫出至今如何尚存
性如煙順心安曾無一厭愧汗嗚呼若全昌者姑其心死
已久僅存肉生屍行使其祖父有知未免貽羞飲憾而我
皇上威福予奪更足如何乃客如此之輩一日通津徐為
編綱之計乎臣為此懼敢請聖裁雖然乾斷即將張全昌
星夜拏解來京立刻加之斧鉞所謂刑一人而千萬人懼
從此總兵等官故有因循耽誤不肯戰力殲死盡滅成功
者臣不信也

蘇東坡先生集卷之十一

光緒十年四月初九日奉諭旨

通將首闢邦政疏

竊臣嗣當受事殆旬未敢特推一將何也以平時眼見耳聞在胷中久積疑懼疑則疑不公之罪雖天威應示創懲而未能盡除懼則懼不明之弊雖臣等事失虛平而難防巧中所以從前郎署且令積聚銀錢宣上各官每元不時

引咎臣竊痛之考求弊數惟是因而推補外而咨題兩端
若能制畫振格打翻案白使內外有雙清之實感為封疆
得人即臣工歸審過之門各保身家無患天何憚而不為
乎臣思清外一節前住而書款明達有履題不覆咨之感
為法良良蓋選用良將亦係邊臣本等職掌果見其人
可用何難明日張膽請旨施行惟不題而咨則其人必在
可用不可用之間而其咨亦有不得已之故難言之
矣邊臣不自請命徒為了事之資反欲臣部覆題代執非
人之咎是何理乎所以臣前擬議調補邊路將疏內所
初沿邊督撫鎮監等官既以身任封疆務選真才實幹
賜文賜先生集卷之十
五

堪以推補惟通查此一派之人則先後升沉之間有不務
其大謬者矣細想從前決無通查之法以故吏書作弊往
往高下其手官有知而故聽不知而誤信之兩故事發之
後則難分故誤聽之無所逃罪斯為可歎臣雖受事旬日
與職方司郎中王陞商訂同心今於本月十一日割付該
司為查覈候補候補二項職名履歷及其先後之序立成
案以便稽考事照得推用將領一事原係方司職掌而具
題則三堂皆與焉年來弊實多端履歷見本部初任一
切並照理項考定於平時原免差池於臨事今查候推之
官一為武進士一為世職有新舊三次以上者一為考中
後房者候補之官則為舉貢別用起用降用及故功勳用
或裁缺回部題補者種種名色業已紛然恭任後先亦無
確據一缺出而驟就當前一官除而殿榜隨後以致職方
之若裁成市門司馬之堂亦為詭府政體全廢名節掃地
改缺更張未有急於此時者也為此割付該司照例事理
即將前項候補候補之官備開各色見在人數後有若干
仍於每人名下細開履歷履歷如武進士考中技勇別序
科年名次世職新舊別序暨年其候補者先序其官
官同則序其年其將別用起用降用裁缺聽用四項
合為一表故功用俸加陞者另為一表如原係廢官而

以敎功起用者止入起用之中不在敎功項下如此逐一
清楚造成草冊三本呈送三堂查確再遺清冊存案以備
遺缺推用但商人地之宜免致高下其手其遺冊以後續
添入實亦隨奉旨日月登時填註各款之後凡非奉旨之
官不得預推補之數斯則登明避公釐奸剽弊之至要也
等因去後竊思若不先題請旨裁恐因循故套難於當處
風行所以備錄剽弊仰祈聖鑒如或進士之輪科技勇之
論年各有名次不可得而移易易知也世職新舊必論襲
替年月則以年力展老非此莫指止恐新舊未必無論襲
之弊若大利用降用數款雖用四項大都皆屬廢官進益
不齊而齊之以率昔年月先後則無不裁然也敎功酌用
一項內有見任職官及行任新銳之士自為一途其奉旨
年月先後亦無不可裁然若庫俸廢官而以敎功起用者
總歸前項起用之內蓋非功則無可起不敢冒恭見任新
銳之中也此法若行清內亦思過半此爵若定豈惟臣部
三堂各得憑據雖仰呈御覽移送再詳與天下人共知共
見亦無不宜既行此法請托鑽營之徒無所施其手曰亦
自將屏息不敢嘗試矣臣等主餘生冰淵在念日夜尋思
職掌凡有預効消埃不敢不盡心極言但非言之難而行之
難非臣一人行之難而內外共事人人心肯力行之難

文淵先生集卷之十

三

也伏乞聖明裁擇如果臣言有裨懇賜天語嚴飭務在必
行敢有特違容臣指實奏請旨從重處分臣一身府怨
所不敢辭惟恐積弊難除國威不振封疆大事不堪再壞
耳

奏為十年四月十一日奉聖旨這所為端外據該處
清內係年級月科詳明深於科舉有弊即著該處
嚴密查辦不得稍懈此旨欽此欽遵在案臣等查該處
風俗不淳民風未化

陳愚見請聖裁

竊念朝鮮貢使將次起程彼國降敵至今已踰一月音問
寂然未知竟作何狀使臣之去正好乘使偵詢臣等敢請

文淵先生集卷之十

四

天恩比常倍加賞賚特賜勅使伴送其行誠恐前經海島
將吏兵民不知天朝字小之義難繫屬國之心或橫賦山
既朕我據我命亦當振之又或利其所有明欺暗害使指
使船為敵塘報控功乃令使臣氣不得伸從此甘心永絕
失羞不小臣謹將陳愚見可否如臣所請伏候聖裁奏
施行

奏為十年四月十三日奉聖旨這所為端外據該處
清內係年級月科詳明深於科舉有弊即著該處
嚴密查辦不得稍懈此旨欽此欽遵在案臣等查該處
風俗不淳民風未化

慶順撫遵旨查議疏

職方清吏司索呈順天巡撫吳阿衡題為違旨查繳等事
奉聖旨該部嚴議具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還司案呈到
部看得中協哨丁往往出口被販賣雖西協邊外有廢棄
駐牧曉諭繁多我兵出哨稍違時與之違即被販殺彼處
止認西協是吳與實口予暫保無事而其餘俱不肯認來
一步即脫中協哨丁而一步即脫中協哨丁其証據也若
中協宣鎮哨丁曉與之敵彼使以為故故屠戮反來繳發
在我當審知其情而駕馭之容臣另請申飭至於此番被
販細詳我丁十撥聯絡往北彼從西來橫衝乾坡谷第七
撥以至八九十撥隔斷在外僅僅王加新一丁歸山歸報

被殺傷哨丁劉自奇等一十一名應查係祖軍已死將本
生兄弟陞授一級世襲小旗不願陞者給賞銀三十兩如
傳募兵查有的親兄弟照例給銀不與世襲其編尋無若
落者果有的親父母妻男亦量給銀十兩以為養贖之資
王加新歸山歸報內境方知賊情應特賞銀二十兩以示
激勵之義當登科王連朝領哨深入本無大罪因何作革
合查才力可用仍與相應員缺作速揀補至於傳時一事
來來西接而來來接止於換撥序傳原無違債隔撥之事
拘泥之說於理難通該備查應舉斥革不足盡事仍行軍
法細打黃崖提調梅林志其本等職守口口支調客兵尤
為可恨雖經別業降級不嚴其辜應行斥革以為推諉之
戒若夫橫豎哨撥臣部中倘有年今茲失事之無僅罷
撥並無鎮靖以故賊從旁衝全不知覺此乃督路主靖鎮
協各官皆無發覺指示之方大當責之小弁從來大舉連
靖人口不知病正坐此若不分別罰治何能警醒因循除
鎮兵楊嘉謀已經發遣路備查應動彰有功何惟揚已經
革職中軍守備羅應舉黃慶口誤調梅林一同斥革羅
應舉仍行革職細打守家各守備嚴密防賊一級中協劉
魏兵吳國儀三也皆游擊喜桂庭國錄皆將舉劉文耀各

劉傳半年其被殺哨丁劉自奇張得功陳志剛袁金山陳
自烈張祿何惟玉尹達忠張狀實自友胡其夏十一名金
無下落劉洪恩張懷李廣大衛大潘趙汝學五名及騰山
歸報王加新各照前擬分別陞卹實者應陞者先給執照
隨與保勘起文應卹者動支庫貯實功銀登時給領不
得少有延闕

崇禎十年四月十三日奉命旨

敬陳安內第一要務疏

職方清吏司常呈該本部尚書楊嗣昌題為敬陳安內第
一要務懇祈聖鑒實圖全局早責成功事奉聖旨奉內著

文淵先生奏卷之六

勢用人及兵餉實事宜爾部運會同吏部三學及該科
確議速奏欽此該臣等會同吏部等衙門尚書等官同
嘉等看得流賊之禍起於萬厯己未連東四路連兵三路
大潰於是杜松王宣趙夢麟部下之卒相率而逃其時河
南撫臣張我續遣臣王景逵擊之於孟津斬黃二十餘級
乘捷上聞於是入潼關而走山西以至於延慶不敢歸
伍而萬草廟堂之上初因連事孔棘精神全注東方將謂
陝西一隅不足深慮不期調復不止連潰轉多賊僅屬
脅從偶蒙聖恩之火至今十九年分之一股各稱十數萬
合之賊股不啻百餘萬而黃河以南大江以北東連廬

西盡漢延幅員數千里之間一任往來觀忽生靈百億萬
之命盡遭屠戮傷殘豈惟中原臘將潰決堪憂抑亦南北
咽喉係絳絳斷蓋非審定全局大舉而盡平之為萬不可
也目今邊烽驚伏方張朝廷又有動搖之慮沿邊沿海時
切戒嚴轉餉治兵尚煩規畫或者不知賊勢將擴付鐵
圍臣等伏思敵國外患古來無地無之蓋阻中原則其根
株在內及早芟除猶恐其蔓即今防邊防海所資內地之
物力振揚關外之威靈若非蒼赤又安畔鑒無後何能扼
此膏肓注彼肢體散走賊一日不除邊海茫無可恃此內外
本末相因之理勢不待智者而知也第今用兵剿賊之費

文淵先生奏卷之六

原非軍運起存額內本有之儲需而命用兵剿賊之方難
辦京運起存額外本無之煩費是則國帑空虛儲蓄國家
屢冠天下一家孰敢御鄰國戶有說於此譬如民居一家
失火而鄰毀屋壞椽瓦免延燒之患若云彼自失火於我
何干彼頃頃風搖搖自雨鄰以至十鄰百鄰同歸燬燼而
不可救矣見今大勢賊勢全在湖廣河南蓋因陝西地方
已無可據之處中原江是將為生食之鄉誠恐轉瞬之間
河南探盡必遷河北江北探盡必遷江南至連河北而外
連遼遼遼江南而內接雲貴其為禍富寧可言說所以早
須撲滅為宜臣等會議審勢用人分別實罰雖無異詞惟

計兵順難而處餉更難不得不於其難權宜劑量以期濟
事事平之後成功要然間閭安享清靜遠海併力防維此
亦內外本末相因之理勢難臣等知之言之然非我皇上
深思遠覽乾斷天行則未有能為中原除腹心之疾南北
保咽喉之路達海堦挹注之源者也所有原議各款臣等
仍列前件應如議者不煩多說處措處者不憚詳陳恭候
聖裁定奪勅下臣等遵奉施行 計開 一著國賊之勢
前件該臣等議得賊勢縱橫流而不止各該巡撫張十
面之調總督總理專剿賊之事應如何臣等所言陝西
河面湖廣鳳陽四撫為四正面見兵見餉不足應與計處

謝文忠先生集卷之十

十一

延陵山西山東應天江西四川六撫為六隔面時任協剿
分防既所管內見兵見餉自行調度不煩別議若賊犯關
歸大名長垣等處亦應防守保定巡撫亦有見兵見餉任
一隔面之責原議未及相應補行具總理之官以湖廣河
南巡撫兼攝委屬不便今陞鄧陽撫治為總理衙門加銜
權部改給勅書從事在地方無增官之費而用心有提挈
之權斯為得宜其撫治之屬在陝西有商韓嗣南道河南
有南陽道湖廣有鄧襄守巡兩道各任專責而陝西河南
湖廣三撫自是各等撫屬地方合行照舊督部總理提
兵進出伸縮自無不效局於一隅方盡其用伏候聖裁

一著辦賊之人 前件該臣等議得辦賊一事督理巡撫
等官必須皆得其人然後委任而責成功今河南巡撫王
家模見兼總理未便會議另推總理一員仍以家模專任
巡撫鄧陽撫治衙門改設總理應將陳良訓另補別省員
缺但目今寇患方殷應各責成料理俟衙門推總理到日方
與交代行事其見在剿賊總兵官應罷斥無如湖廣秦翼
明臣已單未詳奏該省另推總兵比兼楊御藩例專設皇
陵不必隨賊向住此據文武大吏恭候命下吏部臣部會
推其到秦游都等將即咨該督理撫著實簡拔其尤不堪
者汰斥伏候聖裁 一計殺賊之兵 前件該臣等議得

謝文忠先生集卷之十

十一

鳳泗永天各設守兵五千以一總兵統領專獲祖陵不許
調動誠為確論其總督三萬見有左先先當變故祖大弼
孫顯祖等兵不足者雖自議調遣總理三萬見有左良玉
龍在田等兵如不足者雖請調募其隨而鳳陽各一萬
河南湖廣各一萬五千在該撫連查見其有兵若干作何
調募若干務足防剿之用竊見河南巡撫王家模近報發
劉鄴州之賊內有土兵一旅亦在行間湖廣巡撫余應桂
近報自捐贖銀往調貴州楊明楷之兵隨而巡撫孫傳庭
則以是兵川兵皆不可用似非通論方今東北連兵為難
惟豫而南無事尚有通融臣等必得盡責川湖之人

以用雲貴川湖之兵方能還其所短以蓋所長而流賊之害既深即土賊之風靡起與其使民化為賊鋒不可當焉若先練民作兵還為我用此則各處兵有不足不必全恃遠募善選土著強壯之人即同官兵一體給餉用之且防且剿與賊家懸人譽未有不能殄滅者也伏候聖裁 一處平賊之餉 前件該臣嗣查前該計兵一十二萬計餉二百六十二萬八千兩止足餉一十一萬之兵而遠兵一萬餉十八萬未算蓋臣初入衙門履歷以為尋常祖陵必不止於五千永天祖陵見兵四十五百所少不多各俱有餉但該戶部查明分別項款耳今茲會議始知楊御善新募兵僅二千該餉僅餘之兵而米餉手由是為大據也兵仍欲運歸山東奉天彼之兵亦見各處催討則馬湖兵餉令方遑喘又奉天之兵止有三十按臣余應桂被括多方相養一千五百是亦非常需繼之物合當更始總計需餉二百八十萬八千兩臣國祥等議得需兵至十二萬需餉至二百八十萬八千兩事體艱大尤當計出萬全惟是本辦入不敷出之數或至二百八十萬兩有奇遠議指處多金既不能索之空虛之帑又何忍派之憔悴之民與已賸有清室各省存留與溫地兩端而已何謂善留地方善兵之餉不解於京即原有撥賦之兵宜練於伍其伍若夫

其餉當存得其人可見募額得其餉可有募資審做一着在曾撫愈明忠義他如地方未經冠者如不編其兵即當徵其餉諸臣不記為應十九年雲南用兵臣部題取四川兵餉四十萬解用軍餉手又不記為應二十二年朝鮮用兵臣部題取廣東兵餉十五萬解用軍餉手今日之事為智撫計多者解四萬少者亦解二三萬同仇之義國應買也至溫地一案各布政司冊開報有一百九十餘萬兩之多業奉明旨立限清查除廣東省奏解七萬四千二百四十八兩零浙江省奏解一十二百兩零徽州府報解一十六兩零池州府報解六兩九錢零餘若江西山東奉天二府見在報查其餘有分而未奏報難以確算募兵之用臣計良窳為之躊躇久之獨有因糧餉餉一議楚撫已將輸款改派米三十萬金見奉旨旨其餘暫撫宜照湖廣派米事例酌議具奏定奪此則餉有要歸仰祈聖明獨斷施行者也等因該臣等覆酌議奏日久民力愈難要為平賊廣中外至願而今其議方始慶手而難必待人將兵將餉齊斯可責其展布四體盡掃餘氛之功即今溫地因糧之議確當亟須大臣一員管理加以專制崇衡節制有直督餉方可歸力責成其駐居通中之地該撫湖廣貴州兩直安慶河南汝寧三府應悉督餉大臣自酌長使應用史書

承差門免等役就於三有撫院見役人員之內撥給不必
另請工食一應催餉事宜除通行各該督撫外仍專責省
直守遵單主承行勿得經轉各布政司以致因循玩誤如
該守遵因循玩誤者許令不時奏劾但俸職罪限解完
方與開復事軍之後該督撫官將省直用過錢糧明白奏
繳勅發該官推刷舉劾候聖裁 一收減賦之功 前
件該臣議得實功罪從古帝王曷世應施之大權況在
行軍國係尤重先臣楊博仰佐世宗皇帝北禦土蠻降
吉囊而平流賊陸奧山寇無非奉行二者若不遵時成業
具在令天下之執經其實之不勤罰之不威夫豈人情國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

五

然實錄所司奉行之慢無裨感動耳今臣嗣昌舉以為言
食議頗稱允當但是歲出自朝廷必奉皇上威命許臣知
此從事乃敢遵守施行其前時頒發銀兩表裏容盡見在
若干以復如有大小功捷請就軍前給賞倘或支用已盡
便宜據實奏知再應處給至於用人廣法吏部郡縣守令
缺官見今通行查補年深歷紀道府縣官實難悉近如
南陽府通判萬年策加陞同知營務陽縣事即是撫按確
舉其人吏部隨與題度之一例仍當通行用兵處所應臣
嗣昌前議大破資格鼓蒙繼進往之心甄別年勞變置司
朝暮之氣此亦今日剿賊封疆切用之方也伏候聖裁

崇禎十年四月十六日奉聖旨這平寇事宜理應高供
計該各撫分防防等五項應與兵部及功罪立行查辦
說得見但計兵十二萬募餉銀二百八十萬俟何種
即國糧地二項及特遣督餉大臣運籌使長於兩邊
屬部治此為理理併陳良山也若度議奏案如良訓
亦不謬即宜吏部不得食詞故議此友

覆關監鮮藩力處外降疏

職方清吏司案呈關寧太監高起潛題為鮮藩力處外降
等事內稱皮島孤懸海外與鮮為唇齒之依全賴郡之勢
糧接濟今一旦鮮國告潰統統震鄰皮島綿里八十里無
城可恃人鮮國志重之以尚叛在彼與沈鎮素有不兵之
仇殺敵敵人猜疑眾叛不令航海無遠大之圖則已矣或
已得麗邦志滿意足至藉其膏腴之地可以駐牧則亦已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

五

矣即陳沈二帥能竭忠為國力能堵禦不虞封疆大幸焉
一先鋒巨測勢有不支敵叛控鮮人及島表復島水庫富
強之資乘破竹之勢旦夕窺登而登之一郡實係全齊之
命喉即關天下之安危是有不容不棘棘頓解者為今急
著允宜速撤島兵安置長山一帶蓋長山為登之門戶即
為天津保障險固可據如廟島黑山大小笠山之屬均於
左右前有皇城量幾等島為之前牙後有登門為之策應
惟於此地壁壘增麗多發將哨兵船速偵廣鹿石城等島
敵來則出洋堵剿不來則控弦以待之敵即欲虎視耽耽
其如不能飛渡何也是此島之聲援一壯且化敵為無用

之島家轉為有用而登門豈不邑桑稱慶哉願速發一刺
恐皮島失守登鎮單虛而東事不知抗駕矣奉聖旨該部
即口議度欽此欽遵送司案呈到部該臣等得詳著力廟
降敵皮島孤懸海外仰煩我皇上聖慮港港初臣等再三
籌畫不啻切矣臣等亦知島上荒涼謀路絕風濟轉運
繼末為艱而敵之一字未敢輕言誠恐官兵驟聞或增疑
疑止於分布島兵故內啟要陳洪范沈世德同心商確
查某島可以駐兵瞭防某島可以扼要堵截如係牧陲荒
涼雖為守禦即同所在居民歸併大島毋道誠餌蓋為臣
等通籌情形不如兩帥親見之確度擬調度不如兩帥會
計之周而官兵此島事理不得不然附居難民何為困苦
絕地所以又有接濟一著欲要登東津永隨宜設濟載濟
本糧軍餉撫臣差船路輝繞陸陸續裝回安插八城曠土
其官與總監高起潛意則一也是後又商戶部額外多運
津糧撫臣不足再聽東省留銀買備無非節節取官兵
預備備心固守之計奈何言撤第所慮者難民裝運不迭
未免分食官兵之糧是則今日急務惟有先發難民早回
八城為第一義而官兵萬萬不敢言撤以解其心如果而
賊仇深必難與之而立撫孫道斯久居勢有未去須令洪
範世魁自已密詳奏請聖裁臣等徐為酌議可也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十

七

案據十年四月二十日奉聖旨內閣上諭著該部
三議從長為理惟防務重臣民等所奏各事
宜從行之處有次第改直言不當撤以七島人之心言
提難民以散島人之勢

覆理撫直陳有功益紀疏

為賊為事官湯開建補官一節應屬吏部主裁刻寇之功
係干臣部職掌所以兵科轉發吏科外抄到部度應不為
無據乃臣竊有改改焉者前奉明旨司官缺員卿同吏部
悉心總覈務得真才實蹟幹濟欽此臣陪訪旬日正苦真
才實濟之難適聞此抄不勝踴躍臣於開建從無一面之
知但去歲今春往來經過兼程而陽正是上賊陽回賊蹤
之地行道之人口口稱述開建身親臨陣力破賊巢功不
在武將下即兩陽府推官程正家與之共事而亦採服其
決機指縱之能此臣虛懷訪問正家舉以告臣者竊謂如
此軍旅真才拔之臣部方於明旨實蹟幹濟有當焉二達
方有營臣部欽送司屬耳目行聞如往歲周夢尹丘木素
非如開建其人數輩不可而今未免難得也是以怡遠
前旨即欲移文吏部酌裁又以本官仰祈聖恩異常浩蕩
今該理撫王家楨止議復補推官臣遂不敢採議謹明白
具奏恭候聖裁可否如臣所請祈初吏部覆酌臣始終不
敢擅專也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十

七

欽定四庫全書

兵餉遺旨熱商疏

頃該臣等會題為疏陳案內第一要務等事奉聖旨這平
冠事宜督理專任剿殺各撫分防隔擊並援兵將及功
罪立行賞罰都說得是但計兵十二萬籌餉至二百八十
萬作何措辦即因糧溢地二項酌數幾何及特遣督餉大
臣運籌從長熟商達奏即治改為總理並陳良訓也著嚴
議定奏如良訓果係不堪即宜更易不得含糊致誤地方
敘此臣以事關是戶二部當即抄咨會商次日仍詣朝房
面議兩部面商四准奏程國祥侍郎領所奏圖任從長酌

兵餉遺旨熱商疏

議大抵持遺督餉吏易總理諸臣所見都國不難再奏請
旨因糧溢地二項酌數酌量籌辦仍來了而四部應不
勝迫切數不得已直陳其愚竊念今日之賊平寇非解兵
難武於四詳好大喜功於城外也張見江北河南未盡
楚而盡秦蜀天下太平亦子痛運水溺火焚極致已難生
挽而我祖家發科陵寢在此邦城之中定鼎神京處極
心之上設使賊氛一日不止非時震動憂虞中道時輸
絕是乃晉大率土臣子同憂豈獨兵部衙門之責從前非
不嚴兵措餉要之無秦賊何只因零星湊泊原未打算通
盤熟思遠近不肯徹悉終局一誤再誤何止千百其誤以

至於今萬無明知故陷仍復零奏悠延之理所以計兵十

二萬籌餉二百八十萬苟非為不得已何敢輕發此言臣

愚既發此言亦曾審思事理作何措辦不敢托之空談而

已則如因糧一項臣從草茅來博詢有與論原行五兩

以上加銀若干雖若取之貴宦富家以為易辦不知豪宦

花分說寄久已難查每一大有算來不過四五兩兩能濟

幾何今惟不分五兩上下一例通因量輸則富貴毫無隱

漏而窮民本乏立難從何添及此與人丁加派頗會異歟

者不同灼然可行者一也蓋地一項臣任戶曹日頗諳田

賦隱情大抵部派連餉歷萬曆六年百五十兩加編藩司

兵餉遺旨熱商疏

地畝經萬曆九年通行清丈歷年有地多於原者地乃清
大有溢派因舊額有遺也臣於天啟元年七月十七日擬
度應天撫按胡應台田生金等州糧准折有據一疏查據
七府畝役全書內太平府屬四土多出一千八百五十三
頃九十五畝零續加派銀一千六百六十八兩零徽州府
屬四土多出二千二十七頃續加派銀一千八百二十一
兩零以補廣德州不敷之數當時復准二府至令無異此
即溢地明徵天下可以賴推近廣東賊解七萬四千有奇
其餘省直安得並無數解此灼然可行者二也臣計行此
工項款得約數不難戶部刻有地畝議一書按本查算立

該臣嗣昌逆細看詳此一棄失事在益軍兩邊與一虧張兆曾則謂窮日深入犯死地不爭之成在總督洪承疇則謂恃勇貪功輕率募謀以致空虛前勝指傷官兵臣竊以為不然試觀各將塘報內稱賀人龍趙光遠方分兵對敵聞曹榮程見賊已下山意欲直衝賊老營可以盡殺賊黨迨賊益深兩道看路川兵未識秦中地利當戰時即欲直據山頂以奪賊老營總督看路各兵一見賊之老營輒欲追及衝殺共成大功因而疾趨爭先冒險深入四川頭敵官兵更盡力賣勇計不反顧云云此一段情節了朕明白蓋非前鋒頭敵深入募謀之罪而二敵後勁官兵不鼓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二

勇繼進之罪也夫使賊故智從來不以老營示人今安置山頭明明眼見則相去匪遠其賊下山衝殺山頭必不準備一鼓先登奪其老營則家當破壞心膽震裂立可盡盡無疑矣奈何頭敵川兵奮不顧身而後繼之奮然也此非賀人龍心懷猜忌不欲川將成功則進將與賊通不肯盡力以致妻成反敗喋血傷心殊可痛恨流賊連珠弊正坐此該督分布軍令所云川兵有急秦兵即為應援秦兵有急川兵即為應援而又秦兵川兵各自相為應援者何居乎而不以違制喪師之罪罪賀人龍等乃反答死戰先鋒目為貪功輕率使其游魂汚血猶蒙不白之冤也再查總

督看路內稱副將賀人龍獨領前鋒為諸將領袖進止賊宜毫釐不容差何以賊兵深入致有損傷罪宜首及臣因知此一棄當首罪人龍但不當以賊兵深入為罪而以不意應援違制喪師為罪觀兩道看路秦兵獲功在先而力稍倦於後駕川兵力誠極銳而恃勝頗棄其前功語意抑揚尤為可見戴罪降級不足赦人龍之辜相應即行革職立正軍法如果該督以為可用還安使過立功亦應革去職級充為事官責取死罪軍令狀送臣部及該處按御史衙門存案以復原職大股之賊獨建奇功方准將其前罪如再失事並罪不原其費邑軍張周仲復勦不力為賊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二

所乘罪本不在賀人龍下但念軍中既有領袖實屬應分是等站各降職三級戴罪剿賊立功其趙光遠和應為罪而文均從免援陣亡各官內游擊曹榮程灑血力戰殺四賊而死應發三等廕一子外衛總旗世襲其餘功守備陳奇傑加衛守備袁明牛輪周藍君權張有邦王可用千總馮大亮白元劉友亮劉進祿以上各員俱應發二等廕一子外衛小旗世襲恭候命下將賀人龍革去職級充為事官取死罪軍令狀候建建有功准贖失事並罪不原費邑軍張周仲各降職三級戴罪剿賊立功趙光遠和應為孫守法羅南文均從免職功加游擊曹榮程灑王等贈

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歷一子外衛總旗世襲功加守備
陳奇傑襲二等贈游擊將軍歷一子外衛小旗世襲加銜
官表明牛翰周藍君禮張有邦王可用馬大亮白元劉友
亮劉道祿各襲二等各贈都司僉書各歷一子外衛小旗
世襲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二日奉命旨

微臣受事難淺疏

竊臣嗣昌限以庸為盡叨恩眷起之草上年以中樞游請
滯膽披肝少報天高地厚宜期外邊內寇股肱方滿目前
屬國朝鮮孽孽孽生意外孤令島中失事以四月八日逆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

十一

數微臣受事在三月晦辰為期未匝一向致圖似乎不及
然而仰承天語示以敵愾使謀急攻皮島真當知幾若神
內有臣慙止知水陸無兵新米難運遂主束手無策蓋臣
聞命之日拜疏籲天自言莫展一籌早知必爾不虞五罪
五技如此之速也有臣如此國憲安容臣謹席蓐待罪伏
惟聖慈立加斥黜免誤中樞臣不勝惶悚迫切之至

臣疏十年四月二十二日奉聖旨卿家謀遠慮謀重情
詳為籌畫失機難防禦疎虞非關兵食缺誤著加恩
免其前罪仍令該部知道欽此
臣疏十年四月二十二日奉聖旨卿家謀遠慮謀重情
詳為籌畫失機難防禦疎虞非關兵食缺誤著加恩
免其前罪仍令該部知道欽此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終

楊文豹先生集卷之十一

明 武陵楊嗣昌文豹著



山樵

孤兒山松同輯

山樵

卷正

孫 農者 同輯

疏 覆昌宜大監密卷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西哈將馬求市其中狡偽難防臣部昨來擬議一面嚴兵候購原未違許之間一面速偵確情亦

楊文豹先生集卷之十一

一

未邊與之地所以然者非獨哈馬為中國之資殺虎有見行之則難以一言拒謝也連年邊警總張盡收東西諸部為其羽翼胡沙萬里之遠無一控弦之長與之抗衡此乃中國之患表鮮美施密時憂世之臣附庸增款者哈果貪漢財物但因求市而來則當繫其一綫卷忘中國之心抑且望其厚焉見在不資款用未必非禦敵之一策也但監臣鄭良輔之議以陵後當防狡詐之情恐始終難測洵屬思慮預防臣部宜容通協合行宣大總督履歷奏昇合同總監分守撫鎮諸臣魏國微等從長商酌妥確或另開市口或徑自阻回取其畫一之論置速奏聞以憑聖裁定奪一

而遠探真情嚴兵戒備凜凜常如對敵毋或怠玩疎虞致滋後悔可也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二日奉諭旨

驚聞皮島潰失疏

竊臣頃接登萊巡撫楊文岳揭報皮島官兵於四月初八日被敵人夜襲罷兵助攻抵丁內潰大事去矣除臣席崇待罪另請嚴議外所有沿海水陸處應堪委合行申飭嚴守謹擬後聞故件上請聖明裁飭施行 計開 一登萊水兵疎報提督陳洪範業已退據石城等島收拾潰散安插難民合依關軍總監高起潛及游擊成司宇所議就於皇城長山二島安置要扼守津登門戶其關軍等類前調水兵務要環集於此互相聯絡有警陵置策應每船多帶火藥乘海風烈日縱燒賊船果能善巧成功有首不靳懸賞其或官船不足連前部議募用漁船出奇制勝臣部一面差官解發太僕寺銀六萬兩專備該鎮購募賞功之用如果一人應募卷功登時給賞以鼓羣心毋得沉悶一登萊陸兵已經奉旨暫調馮大棟回鎮再有不足未撫顧繼祖已馳李續燾兵赴登設防其黃廣恩之兵臣部議擬不必面去合催總理作建登回一並貼登戰守 一登萊班軍原係京邊修工之用難議通留但今該鎮緊急海

楊文豹先生集卷之十一

二

口傳將要望各各需人合依監臣陳應祥所請比照為大
練官兵一列暫留該鎮貼防如果敵警漸急海濱不揚仍
舊赴工應役不得執以為例 一保定撫屬原有河間一
帶信地與東省緊鄰舊在合查新舊各兵某堪以調度一
面整編行軍器具生定職官兵數報聞就使移駐晚上相
機進發該撫亦須親履彈壓調度為穩母容疏誤 一天
津糧運孔道比之殘破登鎮尤為賊所垂涎其水兵除前
調外尚有三千餘名船尚有六千餘隻儘可自成一旅前
特留之以保護糧運家當今須視賊來路有何島嶼可以
灣泊相機出奇毋容讓入門戶之內其陸兵若干聽總兵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十一

三

劉復戎分布要衝嚴密防守如津門無警仍使某應東方
該督倘侍郎賀世壽難索于告一日未代仍須力疾勞師
勉收保障之績 一列鎮密運各有海濱信地一面自撥
陸兵瞭望防守如果信內有警應將何枝兵馬星馳截援
俱要料理整暇先具職名兵數報聞免致臨期失措 一
關門水兵前次調撥據報三月十五日開洋未知見在何
處其餘未調兵一千名船五十隻以津門較少亦要聯絡
哨探扼要爭奇該鎮陸兵頗多量調車營四十前往天津
等處聽候緩急馳赴東登應援先具將領兵丁名數報聞
一面即行進發 一寧錦水兵不多陸兵亦難遠調急切

整頓專備關門以內有警應援惟島中兵民清回務須安
插得所如有大小船隻收泊覺華島中就將兵民挑選一
或動撥准備游哨之用原係領兵將官中軍千把總奇一
切仍其舊職以安切附之心 一准揚水兵前議抽遣之
外所存若干戰艦未據報知今茲事急合應另委能將統
領兵二千名赴膠州即墨等處會哨協援果能獲登無虞
亦即所以自獲其蘇松浙福大洋謹備非常務照前行料
理家援款件未報不得疎漏取責 一朝廷設立府州縣
基布星羅俱係守土之官應有保民方畧本部前議嚴備
海口責成責登萊順永河各道親自巡查州縣有司固陳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十一

四

土著就近協防如果措置有方亦自堪當一面此是各官
身家性命豈惟展布功名合行嚴飭各盡乃心共圖實効
朝廷止惡大賞大罰以隨其健決不爾欺毋或因循自貽
伊戚 一敵人從來狡詐聲東擊西今雖陷我皮島必是
南孔諸逆逞憤復擊東岸李警統計尤恐大舉精騎仍從
前遼寧大而來東西水陸同時並犯我則何兵可調何將
可移必須暫撤鎮道各各彈力同心自為戰守如或暫撤
調度夫宜鎮道抗違節制期廷法紀森嚴臣部諸戰舉正
毋敢容隱各宜努力以上十款臣聞警各宜滿盤打算僅
僅擬議如此深恐無裨防禦伏惟聖裁定奪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二日奉諭旨

直陳前鎮事有可憂疏

竊臣受事一日具題裁實邊備預整防援立限十日奏報今逾期未到稍俟到齊裁擬上聞外乃有紫閣重大含咄依違至今未決者無如前鎮李時華刑製一事臣竊以為非僅不決之難蓋亦可憂之至也朝廷設立鎮將紀綱名分相維原自不輕臣子砥礪官常清濁貪廉表率尤為不細今李時華以路將而刑製也曰總兵官張天禮需索致然此事非同小可旁人直無見聞如果有之則何難立暴總兵之罪為一無之又何難直發路將之奸而今隱忍延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十一

五

漏不聞正堂堂有何建白是豈前鎮地方僅有一路將一總兵互相牽制而我皇上則無耳目腹心之寄哉噫臣之言至此竊有低回而不敢盡者矣方今邊烽未動驚伏即見鴟張我兵防線爭持首鼠仍同燕雀位莫大於專閫而不免為路將欺欺事異殆於要錢而不肯為朝廷明白總辦紀綱他盡節制焉然無事如此因循有警其何足恃臣愚職掌所繫情面難徇應祈聖明立飭督撫等官即日從公具奏果總兵官有罪應與天下共棄亦何所私倘路時懷奸難容一夫干紀置之不問是非不容而立憲伐休因異同文到五日不回臣請執隨而隨其後毋謂今日不

言也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四日奉諭旨

度陳孝廉封疆殘傷已極疏

該臣看得流賊初起一切剽掠事宜責之陝西督撫自辦久而無功因有建調客兵趨盡投絕之舉行之數年兵豈全無辜斬賊乃獨見滋蔓良縣賊過州縣民間焚劫無遺兵從後來有司供頓不及於是罷勞飢渴之眾不得不有求留索饋之情紀律因以難嚴標範之誡雖起前連或與賊交鋒力疲不勝或中賊鉤餌潛往投之將吏繩之遽急役之不情物之無實則又從而鼓譟叛逃為賊助賊甚矣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十一

六

客兵之功不敵過調援之得不償失而在東北西北邊兵為尤甚以其有無如貪餌之鋒與親故勾連之賊黨耳此蓋人人知之而苦無法處此未有明知覆轍仍舊踵行不思變易之理且今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因有客兵可調人思題調之假使春秋戰國小則方六七十里如五六十之邦大則或五百里千有餘里之地為之臣子豈因無可調兵不言戰守言及於此臣恐方今急務決當舍建調而言近募後求人而先自強與况我實有兵而不能用以自強乃令遠從流賊近為土賊其強幾不可當而又別需調兵征剿得失利害豈不較然明白乎賊無據傳風頃以延兵

雖用川兵廉頗眼前無以可用為憂舉人陳繼泰奏言
結卿實與賊交鋒據報新獲授功足為奉旨下都見臣與
之接獲良久所言多中機宜遲而再投一揭極言捷練土
著之捷且慨然以募練三千就在陝西剿賊為已任臣嘉
壯之思惟為昭致千里馬之最漢祖懸趙子弟之心若不
仰請聖斷破格用人易轉風動四方共平賊亂因茲不揣
愚妄擬將舉人陳繼泰量授都察院司務銜就充陝西巡
撫標下督軍行令募練上者自為一營聽巡撫酌給廉糧
調度臣到本官授以此銜巡撫都察院堂屬相待體統既
優事權歸一不授兵部銜者免於各營將領別有爭禮牽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二

三

掣之虞也授官之後臣部量給驛力遵行如累募練有方
征剿得用該撫仍請朝廷大加陞賞其或空言無實聽憑
覈實奏聞此舉非為一人將以招致豪傑勸勵鄉國使為
我用不為賊用兼有遠調客兵小民更遭流毒之慘先朝
累殺楊博每身責成府州縣教習鄉兵有云家自為戰可
以消其從賊之心人自為守可以為我敵賊之國又云賊
者動以鄉兵怯懦難恃不知近日地方之費多係土
人何真勇於私闘怯於公戰是在處置之得宜耳臣職
至愚願以前事為法伏祈聖鑒裁奪勅下吏部臣部遵奉
施行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四日奉命旨

恭謝天恩疏

謹臣頃因東島潰失席蓐具奏為微臣受事雖淺負恩
職已深請賜斥綬以昭國憲事奉聖旨卿定欽違累譯重
精詳為眾潰失總歸防禦疎虞非闕兵食缺誤著益殫力
料理不必引咎該部知道欽此除即日報名延謝外臣伏
讀天言一字一汗永決背一字一泣下君祿念臣視肉撮
囊本乏平生之抱憂疎而墨終章草上之憂仰蒙厚哀之
察已非其分凜承斧鉞之賜更及於寬豈惟內有影食獨
重自思之懼抑恩傳聞遠近將來為位之機方今邊服未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二

八

寧無泰重增海警需需已匱猶起未解兵爭雖料理遽不
敢辭而缺誤憂終難塞天恩寬臣於此日豈能再寬於後
來臣計自恩於後來不如乞恩於此日茲從臣前請謹斥
無待需時或補臣同官添註仍須備設使臣早晚收集恩
之益設遇缺急多接手之人斯則聖明自為封爵之至計
也至臣別有下情屬草已久遠近未敢上聞茲謹另本具
奏伏祈聖鑒鑒情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四日奉

微臣趨走瀛月疏

竊臣嗣品自前月二十五日入城至今辦事衙門趨走都

市忽忽已及一月於心有戚戚焉不遑寧處者將臣前奏
青衣角帶出入丹陛已蒙聖慈矜允而未及於辦事私居
用何服色以故初宿朝房之夜服烏紗帽墨紵員領墨角
帶白布襪鞋時有來顧臣者多垢問臣此何考據臣對實
無可考第聞往例文臣聞計辭朝服色類然復有諸臣復
乃一時橫望今終日在官還當著靴為是臣以為然遂改
用青布靴每日違署陞堂出署見客則皆以之若暑中違
居大房私居不遇客至冠履衣裳皆白以盡微臣子情臣
在私居時少大房時多司屬時時見臣白衣相對非敢飾
說然此心實皇里然未忍即以為安也一日連士楊惠芳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十一

九

以其祖稟教構博耳請見貽臣細查其中有初聞奪情特
召即日衣麻趨命及兵部遣官捧轎至易服郊迎望闕謝
仍近服疏應終喪尋以大同告急中止等語而在官服色
亦未有言因思萬曆初文忠張居正或有違事求其文集
讀之果有疏構客令在官守制應支俸薪准令盡數辭免
一應祭祀吉禮俱不敢與入侍講讀及在閣辦事俱容青
衣角帶出歸私第仍以線服居喪凡章奏應具者仍容
加守制二字庶執事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云云
始語微臣前奏始有一二偶同第於私居線服未敢上聞
在官俸薪未宜辭免耳竊臣受事月日無多慶遠荒謬無

所短長居然已見得新即無前例尸素自當控辭至於私
寓服線雖可盡臣寸念然部擇殷繁每日寅入酉出猶且
不辨適而在寓能幾何時得擬斟酌其間如入署在前堂
公座出署或會談朝房則冠帶墨線布靴以成禮若退食
大房出居私寓毋論獨居見客則線冠履皆白以展情
其肩與傘扇係衙門等威似難別易此雖臣一身之事若
不先具奏聞恐長安道上說為不祥異物而臣衙門職掌
動關邊防情形須與臣密諮謀博採見聞不容閉生一室
登塞耳目非臣有暇周旋無端微逐也至於俸薪一節雖
屬朝廷頒爵之常以臣祿不違養事不先食均有難於冒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十一

十

叨尤不敢為矯偽懇祈聖慈特容辭免少中孤臣孽子之
心臣不勝迫切惶悚待命之至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四日奏

覆遵撫道旨確議疏

為照天下凡事皆言之易而行之難至於兵事則言之亦
不易矣撫臣方一蒞在邊中首尾六年其規違事豈不深
其用違人豈不熟其慷慨而古法復義州之事籌算俱有
次第刻期二旬可克夫豈無見而易言然以臣特觀獨撫
臣感慨言之耳彼中鎮遠未見有往復商畧之半詞總監
會題亦未見有再加參看之一語臣恐心竊疑之據撫臣

云與諸臣反覆詳商未有不躍然者臣等不須通稿第祈
皇上立勅撫臣以諸臣詳商之文案踴躍之担當一一從
實奏聞仰請聖裁定奪如果監鎮道臣入人灼見其可兩
旬竣事一一確係無虞必不至如臣等前奏種種不敢必
之虞斯則奉以從事之不顧又何樂乎沮止之也

李鴻章十年四月二十五日題

覆監科東事決裂已甚疏

該臣嗣昌度看得皮島之清國縣搬運家眷之搖惑人心
亦因平日島中持多閑漢無事爭趨免利如蟻附膻有普
設處逃身如魚在釜彼不聞官兵之戰與不戰但計算敵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十一

十一

人之數與不數以數萬亦手空拳之虞為一宵刺頭剪髮
之謀蓋必至之情形亦熟為之行徑也臣等心知如此要
已憂之然不敢言撤島兵以犯忌之深惟欲先歛戢難民
以密移之漸不虞事未及行禍已先作也科臣凌義渠傷
首鼠之多端策識防之急著謂石城長山之可駐乃目前
招集之要區二島去北岸頗近南岸甚遠洪範恐初泊於
茲再泊易地兵聞見在島持有沈志祥王世泰潘尚學李
達春高連功五員臣查島上差來塘報之官亦有許天貴
在一面行牌與志祥世泰令多方招集所部官兵增設陳
洪範調度安插皇城長山二島為津登扼守門戶其餘難

民俱令西渡寧錦地方應該鎮隨宜安插去後今科臣
謂招撫難民二島果否堪駐無虞此則石城長山官兵且
不可久難民更難暫存必須西詣寧錦就糧為便但恐倉
卒之際奔到津登地方該撫必須計口授餐俾其筋足背
糧遠赴寧錦此是第一件處法不可一概謝絕致令饑餓
而去轉生嗟怨者也陳洪範所統官兵遠則駐皇城島近
則駐長山島以為扼防之地其皇城以北至船直至旅順
橫至石城不時游哨以備戰來窺伺預先報知皇城以南
致島壘礮珠門廟島每處各安撥船亦如遼闊嚴攝之例
運糧一島飛報一島以便水兵接濟應援陸路先期戒備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十一

十一

此是第二件處法中間不可間關隔撥不許攬越以致前
船差去後船不接處至候事也官兵近駐長山遠駐皇城
津門糧運亦易接濟賊船不能飛越諸島致生截奪之虞
設或意外嚴防既令運船撥船同發程程獲進尤使此是
第三件處法然此官兵遠駐度以春秋二仲為期倘至風
高海硬舟楫難行似當撤回守凍一面預辦釘灰早行修
繕一遇春晴凍解就便出洋不可度延玩擱者也官兵既
有信地難民則有依歸自可免生他慮如我兵民俱顧西
渡一時震擾難稽則莫若覺華島中安插為便此島百里
之大寧遠咫尺之間春糧運用不難水陸又增犄角此是

第四件處法使其官仍為官兵仍作兵無事時勤訓練有警仍還出洋不可一毫移易以消磨其壯氣者也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奉聖旨通島上官兵民提督等項處法依議著陳洪範等力調定加惠信守津等處各該撫監通通著協通為期無訛防範各中機宜以保萬全而無分投馳帖

直糾提剿大帥疏

竊照山西總兵官王忠奉命統領該鎮健兵前往河南剿賊渡河之日迎戰挫鋒頗稱奇捷不知何故繞到陝州使擒抱病堅臥杜門總理徽之而不應明旨責之而不聞以致宜陽等處一戰再戰潰敗不支白沙洲一蹶再蹶收拾不得竟從孟津奪船逃回四百而其餘亦相率解體去矣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一

三

雖云寧武之兵素慣譁連不止一將為然然往將山西餉創原簿給之多不以將連戍食難藉武備之口實今使兵之餉四倍常伍之多援剿之師另有行糧之給使王忠身先士卒立於將鼓矢石之間誰敢遠避退却即不然而力疾勞師與同風雨鐵疫之苦倘堪蒙附調和乃初則以一中軍督之連離帳下繼則赴一營將任其孤注行間而已乃高枕於四五百里之遠若不司彼二三千人之命者是真謂之棄師何所辭於養亂臣知之矣忠以行伍一丁官至總兵都督既忘意之盈滿而不肯向前亦身家之愛惜而惟思謝事朝廷恩寵若何而敢甘心仰負哉若曰患病

則臣叨宣大總督之日王忠管節制左營之兵應再耳力尚強機畧可用非果奄奄老病之疾豈臣去僅踰年而忠既中道有免七臣前聞報之日即欲具疏拿問猶意勉率餘兵護歸原信前之庶免他虞後人不難瓜代而今兵已歸矣忠乃僅卧陝州者將自實其支離適乃彌彰其狙詐此羣情之所觀望國法之所難容新不可姑息從事者謹因會推新帥特請明旨行河南撫按拏解來京究問委卸之因明正通統之罪斯從今以後肅知國法森嚴軍紀肅不敢有劾王忠之所為者於治兵益寇大有裨益矣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六日奉旨旨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一

四

覆宣督撫監報邊情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天下事有本疑而難決者雖發言盈庭祇成集舍有本斷而不疑者即三占從二可謂食肉如西哈市為一節在宣鎮初報即有許而不拒之心報至再三已有不機可疑之理臣部亦無異說矣旋因監臣鄭良輔有隨後地方不妨慎重之請臣等遠擬督撫監報會商重一再奏定奪乃咨檄前行而練食虛象昇總監魏國傑先後奏至在督臣謂遠擬不決使據尾隨邊者及作門庭之寇非計之得在監臣謂講市果真不妨納其款機固亦純其他備倘任其飄忽再往投敵是以武之利資敵此亦明

白透微之極應許而不應拒矣至於殺羊宰駝以過日子若沒明示定案回巢其情近真事機難錯應行宣鎮許其市馬但嚴兵戒備如臨大敵不許時刻疎虞仍禁內地奸人欺凌詐害及通同透漏別項情形敢有犯者該督監審明景示法不少貸其教目一節仍候督撫監鎮密行奏聞再為敬議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九日奉俞旨

恭承召問疏

竊臣嗣昌受事一日即具裁實邊備預整防援請旨責成立等回奏之疏通限文到之日具奏前來今踰期一月尚

楊文弼先三集卷之二

二

有一二未齊或難遽臣十分詳慎未肯草率塞責臣不敢不展期等待惟是前月二十七日蒙恩召問仰知聖懷切注邊防臣仍舉前疏中語意謂今日沿邊兵餉勢難再添惟有裁其實用之一著若使件件皆實固自然堪戰堪守伏蒙聖諭臣衙門該差官稽查臣對先朝累殺楊博等事輒違司官沿邊查問今因司屬之員無可差遣別差小官前去該處需索騷擾反為邊害伏蒙聖諭司官亦難盡憑臣對如今在外有督撫鎮道等官在內有特遣總監分監若還不能仰體聖懷者實用心賊守有我皇上之國法在此臣一時惶恐戰慄之言退而思惟邊臣辛苦危難日

夕憂勞出懷有難盡說臣愚祇對皇上宜該先陳有功諸加不次陞賞鼓舞其心後陳有過諸加不時顯罰振作其氣今言罰而不言賞殊失之偏仍宜補贖奏聞請祈天祐中飭沿邊文武大小諸臣惟願日有有功來領皇上陞賞不願一時有過致干皇上顯罰此又臣所親親傳示諸臣毋或自貽伊戚者也

崇禎十年四月初一日奉聖旨朝廷於念封疆日歷不次陞賞以待有功其或罪狀顯著不得已乃罰其後即補贖說得是使著中飭沿邊諸臣務實用心戰守各盡厥功祇應懲賞不得慈恩欺蒙自取辜咎

謹因會推之始疏

楊文弼先三集卷之二

三

為賊劉鎮三協原止設一總兵近因邊左有事關門添設一員掛平遠將軍印而前鎮關防明崇禎守中西二路字樣乃奉勅行事猶有鎮守永平之稱臣任地撫時曾具請正名實以便責成之奏吏部覆奉欽准將各鎮推官俱去永平字樣臣部則未之覆也今西協又增總兵鎮守石古曹橋四路矣制勅關防固當從新請給而中協總兵止鎮馬松喜太四路亦須一體更換此應明白奏聞非一移文翰林院便致專決增換者也臣愚更有遠慮國初先設總兵頗多關元勳材能迥出儔伍一切調度戰守朝廷倚賴甚深以故事權特重咸今獨行不須有人參贊更不須有人節制也其後邊事日非特村邊古一總兵主其事幾

急事時為難於是有巡撫之設以督理軍務為名與總兵如左右手相資並用未見低昂又其後違事愈總才器愈卑同舟則肘掣紛爭接踵而分朕外於是又有總督之設以節制聯其指臂化其異同使平居咸令素行斯臨警調度無忤朕欲濟制疆之事非故抑鎮守之尊遠者臣不具論世宗皇帝煌煌明旨赫赫典謨具在也臣前叨總督宣大勅書有各該鎮巡以下官員悉聽節制之文及查宣大總兵勅書却無聽總督軍門節制字樣執之臣撫山永勅書內而聽總督節制亦復不同臣甚疑之夫有節制之者則必有總節制者勅書兩載俱明斯乃祇遵各得否則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十一

一欲行其節制一以原無聽受為辭或陽令陰違或悍然不顧於各總兵自擇其便得矣如封疆之事何哉今前門三協各設總兵其所管四路猶之乎一協之事舍之三總兵管十二路猶之乎一鎮之事一家之事一人之事若各分畛域無同舟共濟之心妄自尊大無軍門節制之令則多一官反多一累而前門以內東還不我不擇之憂臣職掌所在不敢不明白奏請乞我皇上命前門內地總督設於世宗皇帝之時一切節制之權調度之令賞罰之典稽考世宗皇帝時舊章俾內外臣子奉以從事則封疆綏靖端緒之矣

崇禎十年閏四月初四日奉聖旨前鎮中西二協總兵制如國防諸險改正供依議總督節制事宜約書局武甚明不必又行申請

訛言易煽惑

自遼寇交江聲喚屢驚衆以好亂之人訛言煽動自近及遠益覺皇皇今春畿南偶有土寇搶掠村莊遂喧傳敵騎再至男婦奔入都城勢不可遏雖通行曉諭終不相信應因皮島潰失道路之口更復紛紜臣以為調度軍機不應洩漏者自當加謹秘密若邊腹塘報仍不妨抄傳與衆兵知使遠近無事於撫摩而奸徒具容其鼓煽未必非安定人心之一策也至微臣受事以來凡關職掌以內不敢不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十一

明白入告仰請聖裁具非臣職掌或自有司存未敢分毫侵越乃亦有等奸徒妄捏款件以為出臣條陳長安之中以耳語耳於亂真尋究根株則又不知所自當此無事之日不妨度外置之為一適當有事捏造無影之言煽惑人心淆亂機務所關詎細故此應預請皇上初厥衛五城緝捕衙門先期禁止敢有無端捏造飛語之人即便嚴拿正法立懸一二以警其餘宋臣張詠所謂止訛責斷取

崇禎十年閏四月初六日奉聖旨前鎮中西二協總兵制如國防諸險改正供依議總督節制事宜約書局武甚明不必又行申請

仰稽祖制釐正官階疏

竊惟武功之不振至今日極矣臣在閫門常感慨於中具
有敬陳用將末議之奏奉旨該部看議具奏部司格而不
行臣愚未敢再贊今辦事衙門考求典故有與舊曆月
以來始知梗概前所謂武階大授以四品為常乃連年冒
濫成風實非祖宗典制也我祖宗創制立法不知幾幾泰
酌幾度裁成載在諸司職掌大明會典之中至萬曆三十
八年尚書李化龍採輯為書名曰邦政條例連主御覽刊
布通行何曾有獲陞之階以四品為常之事是年臣嗣昌
已成進士又數年竊謀寒慙亦未聞四方用兵有舉更祖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十一

十九

制之事也迨至四十八年臣待罪戶曹專理新餉始見各
處調撥有加銜守備都司沒假加遊擊參將又沒假加副
總兵冒濫極矣在外加銜既多內部僅爭實授加者既不
能事實授祇見為因而不知祖宗典制從此一加一授之
中斷絕殆盡乃封疆將帥之任銜藉藉濫因而積輕難
積輕因而積弛亦幾不復可振矣臣思祖宗二百年之制
連事起而壞之何等可惜連事二十年之壞皇上取而振
之夫亦何難但人情沿襲既久不以冒濫為可傷反以不
濫為有新斯之於承平之日使其俯首而就繩削易斯之
於多事之秋授其昂首而恢志意難則或者以為釐革之

不若姑因之而臣又熟籌其不然也譬之射然懸的者約
中的乃奇爭的乃力而習的不可勝數矣斯乃所以廣我
射也臣請陳祖制於前而稽酌奉行之宜於後候聖明采
擇行之然此所謂資格也尋常功次不超資格之中即宜
照此遷敘若乃連降大舉擒斬十級以上流賊擄掠甚驅
一鼓盡蕩非常首功又當破格陞賞與夫臨陣先登死於
鋒鏑異等發軔亦應迥出前例臣茲備開敘式進祈聖裁
定奪可否進行 計開 一祖制軍民舍餘家丁人等獲
功一級陞小旗小旗陞總旗總旗陞試百戶所鎮撫 前
件查係會典開載成化十四年定例今照軍之後雖以民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十一

十六

舍餘之後雖以家丁是一切行伍白身之人有功俱從小
功陞起起陞二級者得總旗三級者得試百戶所鎮撫六
品武職不為薄矣嘉靖三十四年本部尚書楊博題宣府
壯夫廩餼捐貲率眾力抗強胡保全天候一堡即授蔚州
衛所冠帶總旗家丁董一奎斬獲渠首功委異常授以百
戶職銜填註附近衛所顯係違例前例起擢奇功如此若
尋常新首一級小旗二級總旗定難踰越奈何近年行伍
白丁冒濫敘功一級守備二級都司三級游擊僭越無等
一至於此今擬似宜還照前例行伍軍會家丁聽用材官
外別加銜守備等項原無名器者新功一級小旗二級鎮

旗以次遞陞其實係領兵百總管兵一百名以上者以照總旗遞陞實係領兵把總管兵三五百名者以照該百戶所鎮撫遞陞俱以血新功次為準但係祖籍軍旗准陞實授行伍白身准陞署衙於附近衙所帶俸以示區別署為新例伏候聖裁 一祖制該百戶所鎮撫獲功一級俱陞實授百戶實授百戶陞副千戶衙鎮撫副千戶衙鎮撫俱陞正千戶 前件查係會典成化十四年定例其景泰中又有署職半級不加俸之官如署實授百戶署副千戶之類失之太繁今照半級功次止當擬實不必署陞其貳百戶所鎮撫等處有有功級如係世職照例遞陞實授行伍署衙者照例遞陞署衙又行伍中有見管千總領兵一千名以上者以照實授百戶遞陞見管中軍領一營俸室之事比照副千戶遞陞俱以血新功次為準俸世職准陞實授行伍准陞署衙於附近衙所帶俸同前新例伏候聖裁 一祖制正千戶獲功一級陞指揮僉事指揮僉事陞指揮同知指揮同知陞指揮使 前件查係會典成化十四年定例邦政條例又載南北軍民旗舍人等獲功只許累陞至指揮僉事而止千百戶累陞至指揮使而止指揮僉事累陞至都指揮使而止餘功扣算加實不得陞授今照陞授歸於獲功獲功歸於故職陞授有限級數豈可有無限

乎此例似難膠柱仍應通准遞陞但係世職止許本身實授身使子孫承襲仍依祖職原官果能建有奇功應加延世之賞自當另議其行伍出身往往有名將大將之材更難預為限量又有領兵官員統兵十數百計自為一營者如係署衙都守以照正千戶遞陞欽依守備以照指揮僉事遞陞實授都司以照指揮同知遞陞俱以血新功次為準亦分世職流官實授署衙帶俸新例伏候聖裁 一祖制指揮使獲功一級陞都指揮僉事都指揮僉事陞都指揮同知都指揮同知陞都指揮使 前件查係會典成化十四年定例邦政條例又開各處將官有缺若都指揮堪任主將數陞五府堂上官署職若指揮堪任偏將數陞都司堂上官署職以便行事後有戰功該陞仍從祖職加陞其有遞例俱不在實授之例可見衙門體統行事與本身職級原自不同通年蓋劉守備都司游擊參將副總兵皆誤以為本月之官而不知其非也試觀諸司職掌所載武官資格自正一品至從六品何曾有副參游擊之名乎今照領兵官員累陞馬步一營主將見官游擊將軍比照指揮使遞陞見官參將比照都指揮僉事遞陞見官副總兵比照都指揮同知遞陞其衙門體統行事亦即照此更正如缺依守備則以署指揮僉事營事都司非生省者則以

署指揮同知營事游擊則以署指揮使營事參將則以署
都指揮僉事營事副總兵則以署都指揮同知營事如已
實授府衛者方許稱以某府衛管某營事未註府者不得
妄稱其見行守備混稱都指揮體統游擊參將副總兵統
稱署都指揮僉事者一體釐正各衛見官指揮使者照本
等選陞身後子孫仍襲祖職者為新例伏候聖裁 一祖
制都指揮使復功一級陞都督僉事都督僉事陞都督同
知都督同知陞右都督右都督陞左都督 前件查係會
典成化十四年定例邦政條例又載都督等官必是都指
揮指累軍功勲業顯著才望超卓者方許擬陞其餘尋常

楊文嗣先生集卷之十一

重

都指揮使非奉特恩不得擬陞都督僉事若復軍功止擬
給賞蓋武途至此榮貴已極須留餘不盡以待積累軍
功為朝廷竭力報効非故新之也邇年外創冒濫雖參政
加都督之銜而自小旗至督僉祖制原是一十三級乃行
伍白丁濫躐無等一守備二都司三游擊四參將五副總
兵僅六級而遂之銜所世職亦復轉相做效都司不知返
本清源止爭加銜署級以為裁抑之方抑末矣臣今通查
明白其以前濫授者業不可追在見今候題及以使續敘
者必須遵守此乃武官資格祖宗相傳二百餘年未之改
易者也今雖多事之秋以待尋常功次實不為薄如有非

常奇捷另行破格陞敘備開於後伏候聖裁 一祖制副
鎮與大衆連鋒血戰陣擒斬真級一顆者起陞二級不
顧陞者實銀一百兩所獲馬牛貨物盡給本人各違不得
援以為例 前件查係會典隆慶元年定例又一欽開萬
曆十二年題准以後斬獲連鋒巡按御史詳數真正開名
頭目方准照例陞賞如原非頭目官軍賂買通事妄
報者查究問罪首級止照常陞賞其例前襲過有不係首
功者子孫襲替日查革今照違鋒大舉進違官軍奮勇血
戰如斬真正壯級一顆應依前例起陞二級不顧陞者實
銀一百兩查係有名頭目仍與子孫襲陞世職者於祖

楊文嗣先生集卷之十一

三

職上加襲二級係行伍者子孫襲總小旗連陞二級俱以
血斬功次為準其非連鋒真正大舉進違與真正血戰陣
斬者不用此例伏候聖裁 一祖制內地反賊一人擒六
名顧陞一級至十八名顧陞三級十九名以上至不及數
者俱給賞 前件查係會典成化十四年定例又一欽開
正德七年題准一人為首一人為從就陣擒斬有名副賊
一名顧為首者陞實授一級世襲不顧陞者實銀三十兩
為從者給賞就陣擒斬以次副賊一名顧為首者陞署一
級世襲不顧陞者實銀十兩為從者量賞就陣擒斬從賊
三名顧為首者陞實授一級世襲不顧陞者實銀十五兩

為從者賞給牌獲者不在此例就陣擒斬從賊一名額為首者賞銀五十兩二名額為首者賞銀十兩為從者量賞牌獲者不在此例今無職有零星大夥不同擒斬功次優劣亦異如賊以數千百計或以萬計我兵剿殺不多仍復流移他處所得功次止照前款一人擒斬六名額陞一級十八名額陞三級有餘不足俱扣算每名額給賞銀五十兩既有真正賊首在內每名額止陞實授一級不擬世襲其或數千滿萬之數一鼓蕩平不復流移他處為是方照後款優議擒斬真正全營第一大頭目者陞實授二級世襲第二第三頭目各陞實授一級世襲其餘小頭目每三名額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一

三

陞實授一級世襲從賊不係頭目每六名額陞一級同前不擬世襲不願陞者每名額給賞銀五十兩俱以血新功次為准牌獲者不在此例老幼婦女止許牌獲交付州縣取收管姓名執結每五十名口准陞實授一級至一百五十名口陞三級不傳一鼓蕩平全夥解散及交州縣無姓名者俱不用此牌獲之例伏候聖裁 一祖制紀總領官軍五百人部下擒斬逆峰五名額陞一級每五名額加一級領軍一千人者十名額陞一級每十名額加一級 前件查係會典咸化十四年定例又一款開嘉靖十五年題准千總領官軍五百人部下斬獲逆峰十名額陞一級每十

名額加一級領軍一千人者二十名額陞一級每二十名額加一級別種冠職推額而行已陞之外功次更多並不及數者止給賞不陞今照部新功次亦宜分 賊之多寡為陞賞之等差如尋常逆峰零星外除血斬每一名額陞一級外其部功當照嘉靖年例領軍五百人者以十名額遞加一級領軍一千人者以二十名額遞加一級仍照本等資格加陞如係逆峰大舉進口真正奮勇血戰除血功照前超陞二級外其部功當照咸化年例領軍五百人老以五名額遞加一級領軍一千人者以十名額遞加一級仍許暫指近例守備一級都司二級如游擊三級加參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一

三

將四級加副總兵其餘以此類推用昭破格陞賞有能擒斬逆峰號王子者仍加世襲部指揮使賞銀三千兩擒斬領兵大頭目者世襲指揮使賞銀一千兩擒斬小頭目者世襲千戶賞銀五百兩擒斬有總紅總之類世襲百戶賞銀三百兩一遵崇禎九年七月內欽頒榜諭施行其內地反賊血功除前款開列外部下尋常有功領軍五百人者以五十名額遞加一級領軍一千人者以一百名額遞加一級仍照本等資格加陞如累大勝之賊一鼓蕩平從優論功陞賞照前領軍五百一千人數及擒斬名額之數許據舊例遞陞守備都司游擊參將副總兵等官內查果

第一第二等頭目在內者除本身陞級外仍各加世襲一級其餘不係頭目亦照名額之數陞本身守備都司等官加實銀三十兩款內開載不盡者臨時奏核定奪伏候聖裁 一祖制官軍陣前當先殺獲新將軍旗幟斬首等項立有奇功後又陣亡者子孫襲陞三級仍立祠加祭歷子若止是銜鋒陣亡生前不曾立有奇功襲陞二級如不傳銜鋒止照陣亡例襲陞一級 前件查德會典咸化十四年定例又諸司職掌一款開凡武官沒於王事並休生前職事加贈二等死於鋒鏑者照依生前職事襲三等今照贈陞二例見在遵行但不明品級將指揮千百戶題贈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一

三

游擊將軍以為三等殊廣錯謬應按諸司職掌欽定資格從其優者襲之如所領撫贈副千戶武毅將軍為二等正千戶武節將軍為三等百戶贈正千戶武節將軍為二等指揮僉事信武將軍為三等副千戶贈指揮僉事信武將軍為二等指揮同知廣威將軍為三等以上遞推至於都督同知左右都督特進光祿榮祿大夫皆然若游擊參將原無等級名似美而非制矣至於襲陞三級者至指揮同知襲陞二級者至指揮使皆格於世職流官之例礙難遵行查會典以指揮千百戶衛所鎮撫凡九等為世官都督同知僉事都指揮使同知僉事各三等正副留守二等為

流官萬曆四年題在指揮使陣亡者除給卹典襲祖職外仍取次男或次孫一人與做冠帶總旗查係生前有功死難獨慘者與做世百戶俱世襲所以通世職之窮國恩優渥無所不至也今此例猶行而其餘陣亡各官襲陞擬小旗為姑似無分別合應裁定生前歷官原有祖職者襲陞級級於祖職上遞加至指揮使照前另發次男次孫已有成例其起行伍原無祖職者自正四品指揮僉事以下一級俱從小旗陞起自從三品指揮同知以上一級俱從總旗陞起使行伍出身者生前既獲冒恩歸於祖制資格之中身後得家殊恩比於世官襲卹之例於以昭示九邊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一

三

激勵忠義神補非渺小兵仗候聖職
崇禎十年閏四月初十日奉聖旨據奏祖家親戚功績
陞請欽此欽此欽此欽此欽此欽此欽此欽此欽此欽此
此等所獲恩等恩等恩等恩等恩等恩等恩等恩等恩等
俱依議行仍永著為令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一終

曹孫 繕校梓

楊文豹先生集卷之十二

明 武陵楊嗣昌文豹著

山梓

農秀

孤兒山松同輯

孫 農岐 同跋

山樵

農介

疏

復黔按楚撫兵科黔楚苗賊蠢動疏

崇禎十年閏四月初十日該貴州巡按御史馮晉卿題為
西目復叛等事奉聖旨水西善後處旨嚴申如何復至近

楊文豹先生集卷之十二

一

遵據奏糾衆聚拒勢甚狂獷著該督便宜徵調適集大兵
會同蜀撫協圍剿除相機賊靖毋得玩延貽患其逆目復
叛緣繇至大方擊賊情形還著該按查明速奏該部知道
欽此同日又該湖廣巡撫余應桂題為賊情事奉聖旨據
奏湖南土匪等賊劫掠地方朕親討捕弁旗披狂緣甚著
該撫嚴督永衡二道統率將備厲兵設奇作速擒剿毋令
竄逸復肆徒報零級輒以遁去越境為詞並著粵黔督撫
諸臣協力堵截務絕任還零陵等處失事情形該按確查
奏奪傷亡官兵仍即查明該部知道欽此又該兵科
詳給事中凌義渠題為黔楚警報並至等事奉聖旨奏內

事情俱有旨了據稱湖南各縣縣吏治日偷備禦全廢該

撫按何無查飭違著嚴行督責不堪的即指參重治不得

徇縱貽誤該部知道除即日飛檄通行馳飭外該臣看詳

奏內仍有未盡職宜合陳一得之愚請旨先行處置謹各

關立款件仰候聖裁其間職關吏戶二部非臣越俎妄干

事在然眉須求應手急者有不得不然者也謹題請旨

計開 一水西獻土各目中聞明白道義誠心忠順固多

一二驚驚性情未能全改亦自不少在我見形察影處置

得宜斯能久安長治今查御史馮晉卿奏內各目攻圍前

傷數命似猶影響之詞則將方國安何以兵不血刃只云

楊文豹先生集卷之十二

二

開門接戰當將安良輔等大小二十餘目並苗兵千人斬
訖此其中始有出其不意誘而殺之之狀恐老烏等犯塞
谷里阻隔大方不無借之詞矣事已至此還當明白實說
以便朝廷處分不可稍有含糊反誤機事蓋在各目先已
效順此時雖有反側心力自是不齊今日第一急著切須
分別順逆明諭朝廷德意順者一切勿動逆者自取誅夷
如能以順攻逆滅亡之後寸土尺地朝廷不利其有就便
給與勦順之人永為世業仍加破格陞賞倘逆者老烏
滅亡之後移兵伐之該使老烏後能悔過如其子安祥昌
仍前效順朝廷不難赦過嘉與維新見在都門有加銜制

總劉先祚查傳故順人員前任御史胡平運稱其最有才
識真心可任堪以遠寄文機馳往宣諭朝廷咸悉倘諭之
不改假兵剿殺乃彼自取其誰怨尤伏候聖裁 一各目
阻兵谷里大方道路難通查御史秦內總兵范邦雄該道
鄭朝棟等會兵陸續仍屬水外地方未見從入之路其調
四川羅京周雲南何天衢之兵相距遠里遠近果否剋期
進發俱未可知大率遵義地方直抵大方之背川兵疾入
可以成功但該巡撫王雄章總兵侯良柱尚在川北保寧
相距川南甚遠今當飛檄侯良柱先赴川南或分遣能將
數道長驅或親督標兵相機策應一聽總督朱慶元調度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有功從優論敘有罪從重處分毋得玩違取罪其地撫王
維章再相川北漢中賊情緊急方行移駐但川屬土司嚴
為禁遏不許同逆助兵是乃該撫高貴雲南巡撫王世德
鎮守沐天波修我父子同舉赴最害當早為申飭伏候聖
裁 一貴州用兵其勢不能無餉湖廣之湖北湖南四川
之川東從來協濟舊額微解萬不容通應行兩省通府速
催接濟倘額外別有所需則湖廣原派餉餉不容不就近
留用乞行戶部預行剖分若待該省餉時便已提不及事
其湖北地方緊接銅仁鎮遠先年有專特設偏沅巡撫彈
壓應援今巡撫遠難設所有守巡兵備三道緊關應是

攸資新推未任之聞見在幾於全缺乞勅吏部酌議特准
就近催留如推陞遲遠貴公補清真定品類年通補地方
應以新御史任奉州知府王觀化敏練達才就近補兵
道尤為熟路較車此在黔苗蠢動湖北勢切震鄰兼之調
兵運糧湖北首先接濟新推生手不若仍舊熟嫻之使也
設或事體重大偏撫終不可無姑使相機另議伏候聖裁
一湖南賊情出沒零陵東安地方殺傷與史周志權捕
役饒奎者乃衡州府屬臨武藍山二縣慣賊從來肆虐湖
湘及江廣所在起城登屋焚劫無虛該撫設有捕處通判
一員專以駐劄賊巢左近稽查保申禁伏游閑時捕有名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寓竄以為常職近日果否得人所不敢知但其徒黨甚多
養成歲久青衿率皆羽翼衙役無不通同白晝新見雄行
官兵不能擒剿此未可以尋常盜賊視之者在該撫按貴
成遠府端本澄源稱求化導之術良有司於奸獪伏別有
鉤致之方斯或消弭萬一科臣奏最要奏內吏治日偷積
習難破著魁元閣所在多然湖南尤甚俗傳官其土者有
幕禮之稱此之不可不痛革也伏候聖裁 一湖廣附近
兩廣江西山樞巢穴所在時出郴州宜章又自一種地處
湖廣西南極處母論撫按素不經行兼恐通府亦所罕至
雖有哨防營堡官軍大故虛無一旦警報蒼黃遂至頻年

失事此在廣西南續巡撫國富竭力擒獲然若運動大兵未免又生一患宜行四省撫按各責該管司道親自巡查要見山嶺出沒果在何方有無保隘官軍是否足資防禦大抵山嶺苦無勾引必難遠出橫行先窮內地奸徒務絕根株耳目次嚴官軍哨守無容隱占逃亡賊匪無隙可乘我亦有備無患倘果先日承平制度疎闊兵力單少難備驅除則如湖廣施巡屯租稍留用本地募兵補伍先事銷萌又今日之急務也此事須和撫按專責本道早夜圖之務底成績特行奏報以憑考驗查該道如果勝任從優陞敘不勝任者據實糾參毋容姑息延擱伏候聖裁

廣文廟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竊臣竊昌頃蒙召問有直存留幾糧堪借一年充剿賊兵餉之用臣愚忝對再三未能仰契聖意隨蒙發下真定等府州縣查勘等書勅臣同戶部尚書程國祥等細心查閱臣退思惟臣於萬曆四十八年七月內官戶曹該本部具題專理新餉臣隨考求內外見額幾糧堪以括借充用具條一十餘款呈堂請旨酌損益行之其間一議存留

恭承召問疏

竊臣竊昌頃蒙召問有直存留幾糧堪借一年充剿賊兵餉之用臣愚忝對再三未能仰契聖意隨蒙發下真定等府州縣查勘等書勅臣同戶部尚書程國祥等細心查閱臣退思惟臣於萬曆四十八年七月內官戶曹該本部具題專理新餉臣隨考求內外見額幾糧堪以括借充用具條一十餘款呈堂請旨酌損益行之其間一議存留

稅糧一議里甲公費一議均徭銀力一議水馬驛遞一議民兵工食一議督撫軍餉蓋皆存留之屬也臣昨就對宗祿一項即在稅糧之中防江防海防倭防礦等項即在軍餉之中抽扣撥括捐助等項則稅糧里甲均徭民兵中俱有之蓋自有遼事來整整二十年戶部節題款項抽而又抽括而又括捐而又捐業已不勝重疊而驛遞一項臣部又行節裁臣恐今日存留再難議借或者即有些須亦無濟於大事為此故也但臣自離戶曹經今一十六載某項見行搜扣某項業已罷停不能盡知欲將發下亦歷條難細加磨對臣衙門軍務浩繁瞬息難誤實是不能詳考且

廣文廟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有直層編名色互異頭緒紛然又非畧舉一處便可該其餘者臣謹將臣原議備錄於後道呈御覽恭祈聖明敕下戶部覆查某項應否可行某項見行免贅據實開列仰請聖裁則存留畧無遺情而臣愚於本年軍務亦免妨誤矣

日地...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二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二

量折數者也。丁字庫餉料銀額三十萬二千六百八十七斤零肉費噴價與於用率同其生漆每斤一錢一分八釐分銅油每斤四分二釐黃熟銅每斤一錢一分八釐牛皮每張一錢五釐錫每斤九分平牛油每斤八分燕窩每斤一錢二分生蠟每斤五分通計可若干錢立重不計生漆名貢而後可折數也。其麻鐵等件解鮮者聽工部行一廣惠庫收河兩路等七鈔銀本色鈔折色銅錢燕山右衛軍前等四處樹漆鈔銀庫收正陽等九門武銑城府庫收各處蕪泥金銀鈔財庫收玉璫等官鹽鑄入稅未結單各處蕪泥金銀鈔入川椒葉起商館巡緝赴內頭入京並教車指兵司人改來如襄實妙司鑄入編單香油等項俱似可徵但以其與戶部相購應盡錄出以聽酌議者也乙字庫收毛擔各條淨雜單收唱碗銀錢并宜收鈔銀連漆甲等物俱屬工部應否查照改折宜議而都運諸如皮張一項除虎豹等皮所造梓潼外其餘皮鹿尾魚鱗等皆要便知新江高郵及每條均類一二錢湖廣省鹿皮正種解銀九千七百八十餘兩者直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十三

年通計解銀四萬五百三十六兩零可也總辦一項會
典與內字庫國庫浙江市五錢二萬兩共銀二萬兩中
白銀三千兩凡金銀五分共銀二萬兩海關銀五萬一千五百
百兩兩中白銀三萬五千兩展銀二萬兩海關銀五萬一千五百
廣折色中白銀三萬三千兩展銀二萬兩海關銀五萬一千五百
銀五錢每年計銀三萬三千兩展銀二萬兩海關銀五萬一千五百
不同前題足支二十年即減折江例行往省既折五年
通計解銀一萬五千九百九十四兩零可也花城一項
會典與石折庫銀湖廣五萬斤海米五千石計銀
廣兩府足支五十年計銀五萬兩通計銀五萬兩
萬五百兩可也以上各項總計初年全折共銀一十萬
一十一百六十兩零次年全折共銀一十萬兩
典四年又去銀二萬五千兩以外又去銀一萬五千兩
盡去共計得銀一萬五千兩以外又去銀一萬五千兩
取而庫之應辦巧腐者萬數年以後或違事當平不
取足此數而在初年六年以內不可不足此數者也
南京供用庫光祿寺等衙門搜求不足此數者多可
足十數年少者可足四五十年與其委積處村以恣出納
者銘聖之效孰若權宜通變以變辦輸者滋決之苦

年歲又...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十二

今歲又...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十二

之以前...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十二

之以前...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十二

之新...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十一

十兩...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十二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二
取蓋有然江不直不知本者之今隆通屯議
書新亦而政不何年也此額本四已
據官一前發明官存此積六明
不本不例院司應管之屋萬准
敢多與增之不稅之今不四千
未始則五直如到未之通者
族其合多無安府站與所也
軍况州惟施而先同給有也
來易州有括之復期耕銀
管通難有之搜法儲借不
則院管完司括未儲借不
管不洗二府彼最者即放
方得盡守屏且於其就官
管拔衛為貯此走見軍各
則生情之腹項此走見軍各
遂惡弊之軍福孔衛陶未
脫是地軍福孔衛陶未
管記之也又福從所為矣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二
而地少九縣六李蒙發支各官功典其田
非其或百十龍十印數萬四該文臣嘉明
洲國九餘兩一萬考依侵令多道清遠
者不百而一詳安依侵令多道清遠
可開不和萬考依侵令多道清遠
模開不和萬考依侵令多道清遠
擬開不和萬考依侵令多道清遠
相開不和萬考依侵令多道清遠
望開不和萬考依侵令多道清遠
無開不和萬考依侵令多道清遠
始開不和萬考依侵令多道清遠
熟開不和萬考依侵令多道清遠
地開不和萬考依侵令多道清遠
好開不和萬考依侵令多道清遠
移開不和萬考依侵令多道清遠
長開不和萬考依侵令多道清遠
地開不和萬考依侵令多道清遠
動開不和萬考依侵令多道清遠
值開不和萬考依侵令多道清遠

楊文蔚先生集卷之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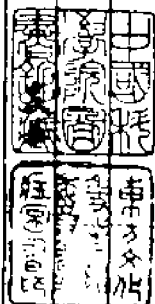
14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十二

美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十三

明 武陵楊嗣昌大弼著



山梓

孤兒山松同輯

山樵

農者

農者

農正

疏

特請破格優卹疏

職方清吏司案呈查得延綏總兵俞冲霄陣亡據撫臣
本官在陣察賊始末俱未詳晰而奉明旨通著從優卹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十三

馳奏經今日久尚未奏報相應咨催速結等因案呈到部
該臣查日放行間竊念冲霄死事已經一年奉旨確查因
何未報以臣率屬之性觸事感懷不勝勃然憤激以為國
家方用武臣廓清中外其第一等應請聖恩特加優異者
無如臨敵衝鋒舍生取義之人而況開闢建牙一大帥烈
烈轟轟而死乃竟悠忽置之使其竟銷野火血冷黃沙而
曾不得露朝廷一命之及夫何以勸天下也臣愚鬱鬱無
聊再令該司詳簡遺蹟乃知巡撫高斗先已曾奏到第於
明旨原查損失士馬若干及總領印信像誰交送不曾到
斷所以必須再查而臣於是豁然以為查者自查卹者自

卹原不必相等特也案查崇禎九年七月十八日該延綏
巡撫高斗先題為查明兩將戰沒事內稱查得俞總鎮於
崇禎九年五月十三日追賊至安定土壘子地方與賊首
滿天星等戰死賊約有萬餘賊眾我寡以致失利本鎮槍
身疊戰股後尋脫於懷泥川加家寨獲之同鄉民地方人
等驗得本鎮腹中一鎗腔中三刀口中一刀頭頸二斷副
將李成先一同戰死獲屍於土壘子青草坡下石崖內同
鄉民人等查驗得本將頭身兩斷其頭則去左耳下腮身
上腹中箭鎗三處刀傷二處右腿零落等因奉聖旨該部
覆議具奏欽此臣愚伏讀數過不禁酸鼻傷心以為烈矣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十三

二

我俞冲霄李成先之二臣也尋又嘆曰忠矣哉勇矣哉之
二臣也細詳冲霄腹中一鎗腔中三刀口中一刀足以死
矣賊不取報胡為頭頸又二斷也成先腹中箭鎗三處刀
傷二處足以死矣胡為頭身亦兩斷右腿且零落也苟非
殺賊過多為賊痛恨從而斷之則必戰酣日黃軍敗賊死
之際不肯身於賊手猶且一刀兩斷自揮而自絕之嗚呼
其忠其勇其烈豈不足以貫天地而泣鬼神哉使非尋獲
其屍已歸鎮城則道路之口且有謂其不死者謂其被擒
者謂其一死一存者又何怪乎倖逃罪責之夫初報再報
識其不量眾寡不知彼已輕建褒師死不足惜哉嗚呼是

不曹立有奇功子孫襲陞二級如係行伍出身遵服題准
新例指揮同知以上一級從總旗廢起二級該試百戶官
係世職於祖職上加陞二級世襲享成先原以署都指揮
僉事營協守延綏中路副總兵事今死於鋒鏑恩襲三等
遵服題准新例副總兵該者都指揮同知襲三等應贈榮
祿大夫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生前不曾立有奇功子孫
襲陞二級如係行伍指揮同知以上一級從總旗廢起二
級該試百戶官係世職者於祖職上加陞二級世襲如蒙
聖慈俯允再破常格於死所立廟為身後易名以示一時
未有之殊恩以勸尤遵作忠之大報臣等通頒海內宣布

所言邊靖不足為中國大患而其動也恆必乘肉之虛且言今時弭寇為防邊之要著安民為防寇之要著理財為安民之要著旨哉所謂學有本源藏泰時務哉皇上求百以來不多得之言也其治邊三策弭寇三策軍實抄發臣部即擇酌議請裁無事非一端行有次第臣姑舉其切於治邊者曰制禦之謀守為上策曰嚴邊之失備多力寡曰輸功當重金勝輕零斬曰十犯大犯一以提兵出塞為主曰督撫將帥必專一鎮年之母今為傳舍曰閱視無益邊事曰今士卒之於偏裨偏裨之於大帥武吏之於文吏邊臣之於廷臣人各自為心而何以責其効力也蓋臣竊為

實感慨咨嗟與部科諸臣言閱視宜嚴而未敢遽陳若人
各為心則則事可憂之類直陳於皇上之前而不意蒙
吉一書生能發其覆也至得盛之策一曰練鄉社二曰
收桑健三曰地宜羽皆鑿鑿可行今日教時第一急著臣
嗣昌應職指陳其端恭承召問敬舉大要以對連日欽具
條奏請旨畫一施行苦下手尚難脫著不易而又不敢
吉言之也連如有成畫於胷中立可舉而措之也臣聞唐
虞之世所以用人者無他不過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
服以庸如是而已今蒙吉敷奏之言了了如是所未見者
明試之功竊念臣部司庸之員故奉明命臣同吏部悉心

楊文淵先生集卷之十三

五

路撫務得真材實儲幹濟今為日既久雖咨議數人而居
遠未果見在四司主事僅僅魏公韓吳鼎任中鳳三員奔
走無暇實缺八員尚未知何日補完也以若蒙吉之材在
今日塔柱似為難得在異日幹濟實有可儲臣愚欲乞聖
裁勅下吏部再加考試如果所言不謬量除臣部主事一
官俾臣條奏之間少資贊畫之用裨益不淺在蒙吉曾藉
考注又該地方保舉本等原自有官非以空言嘗試原藉
湖廣長沙道屬湖南臣籍武陵道屬湖北從無藏面之素
忽遇惜才之時臣奉旨酌議其派目請試而用之不敏殊
竟有隱不以上聞也

崇禎十年閏四月十四日奉聖旨貴家古庸州保舉陳
奏條陳鑒鑒可行著吏部再加考滿後該部知道欽此

酌議選左世官疏

武選清吏司案呈原任平川等堡備禦都司署都指揮僉
事張承爵呈為懇恩俯准安俸事等情案呈到部該臣覆
看得選左論與世官流落往時寄俸東省近日寄者日多
支者難繼以致各官竟乏一梯之入相攜等累難再三區
之棲臣前在關門亦嘗憐其艱苦為之咨請安俸而不得
以為慷慨乃今吞竊中樞咨呈臺至臣躊躇久之我國
家雖土者固海失於須恢復此指揮千百戶某其祖父皆曾

楊文淵先生集卷之十三

六

有功於國家不幸而遭此變故非其罪應革棄俸免且
河東河西軍民人等陷沒何止百萬獨此世官子弟終深
依於我國家是可聽其失所而不為之軫念乎第安俸內
地既苦守支之難將異日者襲替他鄉不免假冒之弊則
如連在八城見有都司衛所比照山水事例各官應得俸
給俱於餉司關支既可於此貧難更易稽查冒濫此明白
正大之事何宜行而久不行也若曰俸給由自也糧入城
無此撥解則臣知戶部本折歲歲水陸得輸有降桑家口
一項必不容缺久矣豈可以額外設法收養降人而獨不
養我之世官乎此事雖若可緩雖舉人心甚大謀我聖慈

必不忍斯也

崇禎十年閏四月十四日奉命

緊要軍機疏

竊臣自奉召命即以外邊內寇為憂今寇事倏變雖有規模而兵餉急未得濟總理使不能到臣憂未敢釋然若邊烽舉動萌芽只在五六月間馳聘只在七八月間時日瞬眼易過諸務措手難期臣昨竊實邊備打算通盤如在邊外各鎮自為嚴守難保其不聞而入倘在內地各鎮通力馳援或者猶可驅而出之但臣約算邊兵二萬關兵三萬通化二萬四千密雲二萬宣大山西全調可三萬如宣府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三

上

不動只可二萬有奇大約兵至十一二萬不為少矣又皆在近鎮千百里內不為甚遠各有正餉止給行旅不為甚費比之往歲有警連調新直川湖等處奔走無及虛費錢糧似覺稍長款而各鎮之兵果否堪用行鹽二項果否能備火藥器具果否足支俱不敢必也最可憂者前運督撫明見不和其餘諸臣隱然不和臨期調度以誰為主將領兵丁於難應命臣技憂日夜莫敢告人以啟警營既病深懼負恩不能了皇上事俄頃之間即敢效張鳳翼之一死而不能也然則如之何而可臣敢據其緊要特請聖裁伏惟聖慈留意永擇仍懇察臣均為枝臂止此還須多選才

幹能臣另備緩急臣部左右添註之缺不宜遽裁臣為此具奏伏候鈔旨 計開 一各鎮戰兵已開大數在臣部

止可責成督撫鎮守其時得按功罪賞罰行之其該地方各有總監分監事體件件相關臣部不能賞罰不便責成若要裁兵著責堪戰有警星速應援必須監臣用心鼓舞磨勵務使文武協和人人樂於趨赴乃可伏乞特頒聖諭行今遵依回奏之日臣部亦得預聞為使 一平時練兵督撫監鎮俱要同心協力於有警赴援乃總兵專責行間號令必總督專行若稍二三誤事不小臣之愚見前門三協之兵以前督張福隆為專主宣大山西之兵以宣督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三

上

盧象昇為專主惟遼東之兵用龍監高起潛為專主其通昌督治及約遼宣大巡撫各守本等信地糧監分監亦於彼處協防倘賊勢十分重大該撫監於今次擬調戰兵之外仍另挑選未盡之兵整棚應用之器以備不虞再臨朝廷調援未知當否伏乞聖裁定奪仍行各鎮知會明白 一戰兵約十二萬每人日支行糧一升五合鹽菜五分以一月為率該用行糧米五萬四千石鹽菜銀十萬八千兩十二萬兵約計五萬馬每馬日支草一束料豆四升以一月為率該草一百五十萬束該豆六萬石二月三月准此遞加其地則北至昌平南至通州天津一帶西至涿州保

定之聞東乃前密關門等處皆須早為轉運儲備軍備而不用可也伏乞聖裁批行戶部遵依回奏仍各臣部知會明白 一大藥丸彈軍中必資各鎮請討庫皆責成自辦臣豈不知工部置之難於回應但在各鎮數守以此責之猶可若或有事陵京左右官兵自遠而來不能多帶抑或相持日久與賊鏖戰無時必要就近關支豈可毫無預備即如勇衛京營近日抽隊操演亦應量有省存似當酌議另貯彼時無分京外總以火攻敵賊為期則每日應練十分中不妨存七八分以侍臨警實用是亦權宜之一策也伏乞聖裁批行工部酌議進行仍各臣部知會明白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三

九

崇禎十年閏四月十四日奉聖旨內閣臣等奏為聖鑒事竊臣等查得各鎮總兵文武官員受任列疆功第一等通判周心書夜間馳驅使文武協和紳士周命戰兵實堪嘉獎聞警星馳應援如得少有助加自千運典兵各將遵從事宜明白而真誠無欺以誠實應一體責成不令誤避至督鎮各撫尤宜竭力司必實圖剿奪有偏抗玩愒酌定重治不寬其起復專主調度則智慮廣遠或別議要用茲各鎮總兵應否止於協防通商兩端擬定建奏餘俱依議施行等因奉旨該部知道欽此臣等查得各鎮總兵戶工二部一面上繁難理一面明白臣等不勝延遲謹此附片在案謹用

虞工部查覈城工疏

該臣虞看得有國家者之寧其民也當承平之日雖穴居野處祇應聽其自如值多警之時非高城深池不能保其無患臣昨歲在田野間恭聞聖諭通行省直州縣一體修

築城垣高厚安若干丈尺臣不勝手顫以為我皇上之嘉惠小民如此也既聞言者以為州縣有司奉行不善勞民傷財隨奉明旨禁止不勝惜之夫修築城垣必求高堅可恃是即非常之原官錢有限必煩民財是實難免若怨之口然孔子不曰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乎孟子亦曰誓斯池也築斯城也勿死而民弗去是則可為也以一時之勢迫論數錢動眾誠不若安靜之為宜以萬世之利害論其身破家若保障之為得言者苟計一時之便不惟萬世之安將我皇上頒行聖諭倭報停止其為失已不小追使海內不堪戒守盡付因循其為患豈不深臣每歎力請皇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三

一

上仍舊舉行而以諸務倥傯不能更端修築亟得辦紳趙養爵修築閘平衛城一事奉旨著臣部看議具奏不覺為之起費臣請因閘平以例省直因養爵以勸餘人也夫閘平一城修繕屢蒙頒回五六年之久費銀至五千二百六十餘金之多在養爵首倡捐輸固無說矣最爾一衛官紳士民亦捐二千四百餘金夫豈全不傷財累民之時養爵自出工力固無說矣其餘募化亦需等夫梵廟外城地址大盡全不勞民幸也閘平未設有司止是衛所各官能聽紳紳倡義相安無說耳設使有司為此窮弁索多金之助數年餘未了之工與議必具希得道府旋來物色為

官豎稱王世祿謝大儒之外已無面貌雖姓名抑不知王謝二氏是否其首獨在果因面貌而辨姓名抑別有證據而府縣官不知及也此事在御史為朝廷耳目之官風聞入告虛實不妨兩存在此按有分土分民之責各為地方客主難於倒置惟臣部職掌不同仰奉皇上之法三尺無私倘提將吏之衡九邊注目如果職含有罪將來威令不行倘或懸坐無辜難免與情不服夫不服臣等猶之可耳本以臣等依違姑待兩可之說致誤廟堂處置不服九邊之情從此何以用兵何以用將且何以用監兵督將之人也臣愚所見如此竊謂我熟集之殺賊畢竟是一奇功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十三

五

歸德府之校良畢竟是一疑案古帝王決疑之法功惟重而罪惟輕即師中制勝之機當在小而罰在大以此二者權之而王繼謨不放居之功與其不放辭之罪孰重上明察秋毫不能臣之罪矣但總奉旨降降未足示懲謹擬實降一階仰候優容使過此非臣等私言也據陳陳道張鵬神按查使葉有聲前按臣金光展今按臣楊繩武之言備知看詳斟酌當如是也

崇禎十年閏四月十五日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王繼謨著實降二級

覆兵科汝宛盜寇應平疏

該臣嗣昌看得盜賊與邊將不同而中原之盜賊又與邊

方之盜賊不同其原起於吏治之汚風化之失而已古人所謂選用良吏以時平定安集之乃千古治盜之標本該科按義渠所奏汝宛盜寇志平應害氣散而真氣未還條議四款深得本標兼舉之義然以臣所聞汝宛之間不惟真氣未還害氣滿未散也臣愚近日思惟近緣鄉團招集亮傑正苦無下手著得此四款曠若登雲謹開列款件逐一條書以便責成伏候聖鑒定奪勅下臣部轉行各該撫按道府有司悉心修舉務臻平定安集實效無以虛文回報要責謹題請旨 計開 一在課恒業以固根本 前件臣聞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今之賊黨乃有生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十三

五

員失身在內士既如此民又何尤臣所謂風化之失其來久矣為民父母當以舉行鄉約化民成俗為先不分州縣大小城市鄉村必舉真正年高有德為一方所敬信者為之約正副督木鐸等員每月朔望或無事之時有司隨到一處大集鄉紳士民講解高皇帝聖諭六條又大明律例各隨地方親切事件通俗曉說教民父兄率先子弟士農工商各居一業農者乃成無游手好閑無故僻邪修講解之時必須整齊嚴肅訓誨至誠務使觀者動色聞者動心實實有裨化導如或游閑放僻不事教者案中公舉量加朴責小懲大誡是則小人之福也至於有刑罰訟革置治

之風比屋安居破營寨之圖尤為尋俗猶前根本其成立
有據臺遠雖流寇建有村樓舊通粵鼓者不在禁例伏候
聖裁 一在慎舉動以順衆心 前件臣聞君子安其身
而後動危以動則民不與也今之地方輕舉妄動無事激
成有事小事激成大事為害無涯為民父母當以避行阡
陌問民疾苦為先如當無事之時簡省騷擾勤課農桑因
而編歷深山窮谷訪問民情父老子弟欣欣相告亦是有
司樂事其或違鄉爭訟片言慰遣免其罰罰入城頑民負
固牢關建柯亦可回心嚮道至乃委右志行各併誣指窮
民噴聚為奸衙役需索不遂誣捏山惡拒捕作亂此皆教
成有事之緣教條躬足阡陌者必無此患若夫殘破地方
仍有身處脂膏衙工漁獵之輩每恃小民恐難撫按並行
泰擎斯則去其害焉之道也伏候聖裁 一在決諒罰以
絕根芽 前件臣聞縣縣不絕將用并柯又聞名其為賊
敢乃可服今之流賊既已蔓延土賊尋復充斥其原起於
隱匿不報養賊成蛇誠如科臣所言往不可諫來固可追
也為民父母當以實行保甲彈盜安民為先行之之法不
要妄官下鄉查點不要窮民上城打卸不要伺候經過上
司送往迎來種種煩擾不便只要十家牌內盡數開寫各
家男子作何生業不許遺漏一名仍要十牌互牌擇選身

家士民與同保長甲長不時查覈遇有本家男子出外嚴
查去向所作何事果於何日回還設有外來男子借宿展
查來歷所作何事的於何日回去倘有形跡可疑就使備
單出首官司立刻究處如此則奸徒無地可容小賊無自
而起矣設或失於覺察羽翼已成公然噴聚官兵必須督
兵捕剿尤要查確倡首至名明白揭榜曉示官司只擒首
惡不問餘人如係趙甲為首錢乙擒斬送官遵照朝廷新
頒條例就加陞賞其餘諸人有能合謀擒獻首惡者為首
一人陞官餘人通給重賞如此主名既得首惡必擒其膽
自寒餘人不問運與陞賞其心自散却督官兵擒剿為刀
亦自易矣政有隱匿不報姑息養癰除州縣有司重處外
其道府有監臨守土之責推官傳一方耳目之司一體並
論不得寬宥伏候聖裁 一在籠材傑以激愚頑 前件
臣聞鄉得其道則徂詐皆作使又聞民猶水也善治水者
因其勢而利導之如科臣言楊四郭三海等必有道人之
才為羣盜煽服若先期收用足資一臂臣意正猶是也為
民父母當以圖練鄉勇知人善任為先不拘士農工商盡
其才氣出眾謀勇兼人上等者申道撫按考驗不虛即以
將才薦舉備臣部錄備之用其次就於本鄉團練推為最
勇之長統領鄉兵或千或百或數或十務隨其材鼓勵用

之如果有功就開姓名籍貫出身本色具題隨賞如此收
拾人心振作士氣不惟見在無難處之想抑令邪人生反
正之思平賊期不遠矣此等事專責有司未必人人能辦
該撫按道府查其境內果有清正鄉紳素為民所敬服者
就當虛懷訪問以牢籠鼓舞之事託之彼一鄉之中既深
識流品又素顧身家未有不盡心力而為之者耳目既廣
蒐羅必多是乃濟有司之所不及若平素豪橫傲惡紳而
者萬萬不可以此屬之反滋多事也伏候聖裁

乾隆十年閏四月十六日奉聖旨上諭前經平定縣縣
生從遠度廣四縣除該省紳紳不得輕視此語外該
縣縣民紳士道府等官均宜遵行以清道源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十三

劉堂二事關切軍機疏

臣於本月十二日接前連總督張福壽回奏前鎮事有可
憂之稱茲奉上傳查閱此事臣擬候旨下卸覆議請裁今
卧病靜養未奉明旨不勝傍徨竊見總兵張天禮素有喜
誇路缺之言兼有刑拷書役之事所謂舍四款之其跡似
各者也雖無婪索之賊實難視顧展布其地相應解任作
缺另推本官姑令提原帶家丁六百餘各赴總理標下稅
賦自效果能大奏擒斬功績先與前洗惡聲後仍另加款
用其平時華心苟無瑕何畏上官搜索製令已則難容再
玷冠裳所當查照原奏案件盡法究懲毋容一失謹會

混養奸盜令朝廷紀綱倒持廢壞者也此臣譯擬大畧先
請聖裁可否仍候旨下關切劉門軍機莫此為甚又有一
事乃宣府總兵楊國柱前請內丁營將用選人張世勳係
故前也劉將張洪謀之子洪謀身陷大凌向雖傳聞已死
臣恐未確所以不欲用之前疏未奏明白止云臣識其人
未便大用應行國柱另選具題題則必詳家世履歷未可
但以連官二字一舉濫用蓋為此也今國柱另題何鳴滋
乃何可綱之子可綱大凌盡節人人洞知今茲楊國柱議
用其子是乃家世搜歷忠義迥然不同臣恐前在關門曾
收標下聽用若不預請聖裁為政疎誠具覆臣言至此又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十三

十六

不得不詳陳者可綱先任袁崇煥中軍臣時而在河南不
知就裏深細比至關門則督師者孫承宗而可綱為中軍
駐居寧遠臣於寧遠獨見撫臣丘禾嘉因略可綱一面其
間頗撫重見久已奉差可綱身在其間委督凌城之役臣
以書問何如可綱答云事必無成有死而已臣初不以為
然後乃聞其果死軍乃礮割勢日魁損罵不絕口傷我傷
我可綱在時連東文武頗有異同之口既而死後家無主
雖知與不如無不讚歎悲仰長子康生名某有文學而賦
一足其貌不揚次子鳴隆偉然丈夫青年大有氣概以家
貧故依署總兵黃惟正附居永平惟正故後無依臣乃收

之樓下即給庫糧餉口此前後實情臣不敢無亮有隱也
竊念管仲不死於子糾事齊桓為名佐豫讓不死於中行
報智伯恥則聲可炳前事崇煥誠有不盡之譽後死受城
實有難泯之節丈夫蓋棺論定志士殺身成仁如此義烈
之臣海上尤難得而在遼東頓廢之久尤為難得中之
難得也臣敢因事附奏亦懼臣愚血心如蒙聖慈俯允將
前三事密批內閣兵科示臣另本具奏臣不敢宣露此章
也

崇禎十年閏四月十六日奉聖旨張大體已有旨了姑
今就朕自改李時華著張處何鳴陛推議用俱著今奉
奉行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三

度衡御史均糧原非聖主之心疏

該臣看得流賊蔓延腹心荼毒為日已久為患已深有能
一兵不募一餉不增而於一日之間蕩平淨盡此普天幸
主之至願即微臣之至願也至不得已而募兵增餉且未
敢決定蕩平之期此普天幸主之不願亦微臣之不願也
御史衡璽瓊仰體聖仁俯憂民瘼以均糧為不得已即姑
允亦難久行此誠與臣異口同心臣之愚意稍待理臣至
軍條上方畧臣愚亦有一番擬議上請聖裁惟在今日預
立限期如五年歲款六月平賊之政事則斷斷乎不可何
也用兵之事與尋常政勘詞訟迥異錢糧原主款限者不

同顧其賊之情勢人之材力何如耳賊勢寡弱則易衆強
則難衆強而聚之一處猶易衆強而散之各處斯難乃人
之材力則固有得當難中見易用之不當易中見難
者亦有破竹之初先難後易強弩之末先易後難者我祖
宗立國垂三百年用兵非復一事亦曾有先立限期以預
靖人之手足不虞滅種以早絕兵之咽喉者乎竊恐無是
理也昔趙充國漢之名將討叛羌一隅小醜猶以兵難險
屢顧至金城圖上方畧為言其後宣帝貴問將軍不念中
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其子其各俱懼禍之所及充國
不為之動從容對以明主可為忠言卒定羌人之亂此文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三

侯小國之主能任樂平中山之伐三年死之而歸示以榜

書庶幾我皇上御宇十年外邊內寇用兵之初無遠聖鑒
果剿賊之後不須增兵而臣議兵不須增餉而臣增餉即
在關口之日使當置臣死地何待異日為也臣前辦事衙
門有光祿寺監事邵經濟投謁於臣其言慷慨淋漓謂臣
議兵議餉不免通批臣令司務來國華跪詞謝之以為局
外之人未能深諳局中之事也今御史蔡內所重見在之
兵餉畢力辦賊剿盡一版再剿一版自是實著臣愚深切
服膺但舉其顯微者如果見在有兵陝撫孫傳庭何以請
調延路軍夏甘肅各撫親自統兵合國又調山西虎大威

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崇禎十年閏四月十六日奉聖旨外內紅餉兵討餉
原爲不得已推辭皆甚明而外連李道所說中肯
意內外一體會成已有旨了

慶宣督再陳卜哈情形疏

該臣嗣昌慶看胡馬爲中國之利馬衆則兵強茶布爲
番人之資得生而失死以所有易所無招之來勿使去此
雖似兩利之道而畢竟中國之利爲多何者茶布中國之
出產轉販可源源不窮而馬則中國之出產有限轉販不
來也臣愚前在宣大有見於此所以數請明旨行之不疑
今督臣盧象昇預西哈所望於中國者茶布銀錢之外了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三

七

無他志賣馬一匹得銀數十兩半易茶布以歸於我中國
實有利無害夫如是使之來而賣費而歸歸而茶布有盡
又來又賣又歸循環不已是則真有利而無害而我所以
收哈之利繫哈之心亦不過於買馬之銀幾轉換之茶布
而已此外固不必有額外之費以耗於我亦不可有他端
之說則啓其心何者一啓其心則彼將無厭以我爲有求
於彼而我之換手通官彼之榜什等罵氣歡噴要挾日引
日長反以茶布爲尋常易得之物而不見值錢亦以賣馬
爲零星挾索之資而不肯大至彼時慶之無盡絕之不能
則局又將變而邊患多事矣然則臣前議擬監臣鄭良輔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三

七

等領兵通河剿殺如果見在有餉陝督洪承疇何以前報
新舊官兵餉銀中斷差人接踵討發苦無以應應恐驕恣
不測未敢赴西督劉督駐與平鳳翔之間近報新題餉銀
止可支至四月又將中斷如果見兵見餉劉盡一服再剿
一服便是實著陝西巡撫謝東讓何以奏報五帥羣聚一
隅漢南疾呼半載仍無一旅赴援仰屋明旨切責該督調
度何在以此觀之御史秦人也其於秦之兵餉賊情猶有
未應何況其在鳳皖楚豫者果能盡瘁之乎而臣亦何敢
盡述所在情形以疑感人觀聽爲也至於裁實邊備臣部
不責內臣正以專責督撫鎮將使無諉卸以臣之愚雖無
方畧可以指授備臣之職願將功罪次第申明臣受事五
十餘日諸旨預責防援諸臣奏報方來臣曉擬度將去中
間應行事理臣愚不旋依違然而諉卸之端亦猶未見臣
敢預以不肖之心侍諸督撫大吏乎若夫內臣監守乃我
皇上時徽時遣之權在臣衙門從未見有相沿督責之例
即舉臣之一身而論前在關門皇上初建內臣出京後
在宣大皇上旋撤內臣回京矣是豈從來職掌一定成規
而臣憚於責成自甘委靡乎故幸御史發明此論臣與通
臣總之不得藉口內臣自壞職掌旁分罪責也矣云皇上
特起微臣倚爲裁敵之用臣愚惶悚欲死容具另本請裁

竊奏之疏有云連年敵人鴟張盡收東西諸部為其羽翼胡沙萬里之遠無一控弦之長與之抗衡此乃中國之患表餌其施當時委世之臣拊膺增歎者哈果貪漢財物而來則當繫其一絛未忘中國之心抑且空其羣馬見在不資敵用未必非禦邊之一策也與今督臣用哈制敵之說又何別乎此其中蓋有辨微臣之說以買馬一節收哈之利繫哈之心即以分其合敵之勢絕其資敵之用耳督臣之說亦以買馬一節收哈之利而且稍餌之以利繫哈之心而且密結之以心不惟使之不合敵而且抗敵不惟使之不資敵而且制敵此其作用更大機局更深但哈之家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

寡強弱臣固有所不知我之皮幣金幣似亦有所未及不敢遽臣所明漫言一可是在督臣再加審擇再請聖裁如此機宜關係不小固非督臣一言遂可決行亦非微臣一言遂可決止者也至於買馬一節察果誠一無他哈來買哈卜來買卜如其六羣聯至東市東開而市西開在我應之速則彼之往還更速而不致以刁勁懷猜在彼聽其分則我之貿易亦分而不致以爭持長價且使其來而即賣賣而即歸即近卜且不得生奸而邊境更無難伺隙計其便於此者若卜孽雖微萬無疆往投敵之理窮人行徑聽其國緣哈馬之間少資生活亦屬無妨督臣所以策之至

奏盡矣

李鴻章十年四月十八日奉聖旨有旨不准哈卜來售即買及東西分關防邊應等事宜總辦哈喇阿機餉行生通商長計全在自強運籌若諸臣同心協力實買國庫帑項等費因緣際會不得待哈示弱而後

酌採水西善後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水西善後一節臣前具奏處置機宜僅能得其大槩而不知其細微也今據郎中王陞條列劉光祚所言一一詳審精盡臣不煩增損一字矣但查劉光祚駐京已久悉此時情形稍有不同又在總督朱雙元斟酌諸款隨機應變星速舉行則西南之事或者不難底定矣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

統祈聖裁定奪施行 計開 一首惡不可不誅者安撫壁安世白沙周世儒左輔等是也准令各領苗立功報効如能擒斬一苗者即以一目土地酬之如有被脅小苗人等亦令立功自贖許以自新如此賊黨自歸賊勢自弱矣 前件看得水西頭目惟化沙卧遠稱雄初時互相讎視中國之利乃安良輔安撫壁忽然合謀稱兵復逞苗情已測真不可以恒理論但隨壁之歸順也原因情勢既審其子小烏旋勸之不無勉強白沙周世儒等挑之或安心焉逆若安世實主分官世守之議似非好亂之人一概以首惡責之有玉石不分之憾本部疏中首重分別順逆即老

烏誕若肯悔心仍前歸順則有原題之資格在且不獨老
烏也即安良輔之子安正尚在界能翻然悔悟亦當待以
不死善為安置勿使失所而況其餘順苗有能立功自勦
者決不吝分土之資格相應如議伏候聖裁 一陸廣以
西有則窩以著二宅吉之地像大方出省咽喉要隘不容
不先清理以開獲道以便往來此處一清谷里二城方為
永安矣 前件看得則窩宅吉東聯水面縣南抵六歸河
西至西縣驛北至渭河以著宅吉東至羅河南抵產羊北
抵馬邑河其西正則與窩相聯實像大方咽喉今報苗兵
此阻大方不知二宅吉有無窮據應旨總兵范邦雄到將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十三

三

方國安等作急清理以通往來者也伏候聖裁 一雄所
一宅吉宜令遵義通將督兵清楚此處一清安甌壁之腹
心自清手足自斷大方亦無肘腋之虞矣 前件看得雄
所宅吉特渭河內一小地名耳安詐遠以為播地而歸之
蜀黃德魏國熊朝富王聘士阿右銀等以為水西地而欲
歸之應相持不決今安甌壁蠢動而諸奸又復唆之雄所
其所必爭也蜀中見在管轄自應遵義通清理以扼大
方要害伏候聖裁 一酌都桑倫二宅吉乃甌壁巢穴不
容不聲反者也此處須懸賞格以收公地人心化頭目甌
革阿阻等以作內應 前件看得酌都桑倫二宅吉雖為

甌壁巢穴而其苗目安實聯保元安甌革及安朝祚安朝
佐等未必盡是從逆之人至應賞格購之若能轉甌壁出
獻者照總督原題職級當更從優仍以其地分與世守則
穴中必有內應者矣伏候聖裁 一木勝化角二宅吉居
大方城垣左右各目既謀苗民必數必有未謀之輩亦須
寬宥撫安 前件看得木勝化角二宅吉切近大方苗目
甚多安良輔既死眾苗魚驚鳥散人懷叵測不可不及時
安戢應擇其中素懷忠順獻印有功者如安世知安時祿
承天安榮輩諭以禍福俾令傳諭諸目各安其舊毋得生
心此先清肘腋之患也伏候聖裁 一大掌一宅吉有順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十三

三

目安良知等素與安良輔等不睦定不棄逆可以
責成諸暫行安撫相機布置仍乞賞以世職劉文並派斷
賊役權收我用 前件看得大掌宅吉苗目有安良相獻
印獻因積有功安良知路舉著仲城有功安正景以忠義
著賞以世職貴成安撫康苗亦是一巢但苗性多變未知
近日情形若何應給與空制總總督查明順逆先行剿殺
另與題請可也伏候聖裁 一鎮雄知府甌壁玉請加簽
事職銜喚其差官糾全仁面諭不許助逆鎮雄一安賊不
足慮 前件看得甌壁玉係安國子之孫初時亦垂涎繼
立以衆心不附旋履其謀其獲送安良輔獻印實得其力

總督原請加銜今應頒一加級劉付總總督酌授底為妥
當伏候聖裁 一大目歸集比法得素等居處險遠進取
為難乞願原請世職劉文偏行去撫局面方成 前件看
得歸集苗目為孫承恩比性為孫承寵此屬於安架老吉
者也原題請授土指揮得素苗目為沙國忠此屬於架動
宅吉者也原題請授正長官相應各准給劉總總督酌授
伏候聖裁 一加銜參將楊啓鑒游擊李時芳等都司楊
啓祥等守備杜應林等共三十五名員前卑職條陳已具
列花名此輩皆負耿耿忠貞應願給實授劉付 前件看
得初順漢把忠義可推者原題劉光祚為首擬應指揮使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三

三

次即楊啓鑒原擬應指揮使事如陳國是李時芳陳國基
楊啓祥周廷鑑李奇芳等皆有功於獻印招徠者原擬各
廢土百戶應各如其所議即給劉示勸其餘如楊啓運劉
顯祚楊啓鳳胡廷陳萬運陳國本黃朝鳳周士順吳運瑞
吳運弘楊准黃德李先春陳國榮黃恩楊德順龍貞吳楚
漢孫應奇杜應林曹一龍高中五高明盛高明昭丁志明
趙廷宜高仲文羅士夏萬鎮祥等二十九名各効心力原
擬紀錄者本都即與紀錄俟別敘另敘可也伏候聖裁
一請嚴旨申諭大方鎮官事從創始宜寬不宜刻 前件
看得督方初定苗性未馴其間雖頒示漢法仍須株連屬

易不驚不怖而然後可相安無事若屬庸懦以文網有賴
而走耳况或有不才官弁需索科派其間即漢人猶且不
堪況苗蠻之新附者乎所謂宜寬不宜刻乃取苗彈變之
上策也伏候聖裁 一請空劉給卑職蕭赴部院轉同道
鎮軍前填給有功將士 前件看得軍前鼓舞有一紙勝
於軍錢者告身是也天末遠遠請給不易合無以空劉一
百張蕭送總督衙門聽其隨時填給查果有功仍用該督
國防給蓋姓各填給無國防者即以詐偽律論伏候聖裁
一請頒明文一道今年歲暮發傳諭宜慰公地人民化
角內莊產軍志革革勇投果因兵等處聽令安插不許助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三

三

通即前有所微此小過應行赦免此輩即為我用但官不得
權立空鎮有所營求在卑職與各民手器相習取信無疑
可以收拾統領者也 前件看得選荒其里未沾聖化易
動難靜自其性態而又有漢奸撥之則鹿駭聚實便為難
端應頒以聖諭曉然示以勿私其土勿吝世官而又教小
過寬撫役昭示大信使深著密繫之中洞見日月自帖息
而不動矣伏候聖裁 一加銜都司胡現劉顯祚守備尚
三德三役先日撫諭多勞近日同職往京日久乞恩實劉
實德都劉客回隸門效用 前件看得胡廷劉顯祚已擬
紀錄而三德則原疏所未載者也擬涉遠來勤勞可念另

與劉付總其軍前效用似亦可從伏候聖裁 一部最中
化苗須先學政請定舉貢之額 前件看得用夏變奏無
如作興學校都督已將至慰司署改奉先師本主其中擬
集土客子弟聚一堂而教誨之已將奏日須把龜通文理
者六十人予以衣冠教之習禮居然有儒雅之風若補康
舉貢之類係明科考試方可酌定名數重煥賢書也伏候
聖裁 一各日衆多除安民補安世安龍壁等之外其中
附逆者固多懷順者不少須俯照部院原題分守世官職
給劉付各移部院使宜甄別轉給 前件看得各目附而
復叛今日又是一番情形首重分別順逆本部已詳切言
之奉有明旨矣原題分守世官朝廷豈有新舊兩歧給總
督空制一百張應聽其酌量先授流銜以示激勵其應授
世職時隆時授總以今日之情形為定查侯其查數明確
另議題投伏候聖裁

光緒十年閏四月十九日奉旨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四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農秀

孤兒山松同輯

農俊 同族

山樸

農秀

疏

酌議世職武科疏

臣竊聞祖宗朝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錢考求其故兵即衛所之軍糧即衛所之屯也各舉一二如洪武十五年延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四

二

安侯唐勝宗奏陝西訓練官軍二十二衛一十六萬六千八百七十四人得號勇騎士一萬九千七百九十八人習馬二萬二千五百匹十七年魏國公徐達奏北平訓練官軍一十七衛騎士一十萬五千四百七十一人十九年長興侯耿炳文奏陝西訓練都司衛所三十四馬步官軍一十二萬七千二百三十八人其後累朝有事出征山東調若千島湖廣而若千萬各省無不皆然用之若取諸寄命之衛所軍士非逃亡則老弱屯田非隱占則荒蕪而第一軍之壯健一廩之充盈不可得何則世職之不成材不堪用以致然也又聞開國之初原無武科正德三年始議創

之法每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預行南北二京五十

三省轉行軍民大小衙門曉諭各色人等如有究極魁畧

精進武藝身家無礙堪應武舉者或隱於山林或育於學

較或寓於戎卒或系於仕籍各赴所在官司投進籍貫脚

色查審明白屬軍衛者禮送該管都司屬有司者禮送本

布政司俱送巡撫都御史並巡按御史考試如果謀畧弓

馬可取就令各該衙門禮送兵部再加考試用之是則武

舉之中原有山林之士精通武藝即該技勇兼長總歸科

目一選亦免龐雜之弊今則武科之外別沿御覽之名三

年而外又如每年春試使游閒奔競之輩羣集京師而俾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四

二

獲一時試之術違戰守之官則堪者什三而不堪者什七甚或畏難而告病被斥而託辭何則武科之不盡材不善用以致然也臣愚以為世職原自有材若於適逢之無法故童叟咸宜就矜而目不識丁歲月日事荒淫而身不操甲請聖裁者令自今違腹世職俱要考中武舉一科方食全俸二科方許管事三科板而用之能中武進士者先加本身職一級敘用其不能中舉者俱止半俸差操不許管事如此而世職將爭奮矣武科吏自有材若於適收之不廣故進士不廣則不能收武舉之材武舉不廣則不能收各色之材而武舉之外雖出他途三年之外別加春試皆

此故也臣請聖裁著令自今武進士每科以三百名為額武舉每科多者百名其次八十名又次六十名又次四十名為額以各該直省地方之廣狹人材之多寡為差其銜違督撫於附進所在同時酌另開科毋令違違之人難赴腹地而還不得與選舉之列自此之外再不許開別收別考之端如此而武科又事奮矣用之之法何如臣以為邊地腹地各有世職武科即皆各有銜所其銜所中掌印管屯二事關係軍之遠近故老弱清勾汰補屯之荒蕪隱占開墾清查頭緒正自多端鈐理殊不易辦一向皆以本銜本所之官因循管理嗣是同職彼此朦朧孤兒傷類以致地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四

七

軍之產述顯之權雖在勢紳豪右之家無不可接藉而問而惟是銜官所官之戶下則從無有一人發覺究底查明者此粗制所雖盡廢積弊所以難清而今欲起膏肓則必有道以處之請聖裁著令武進士得除著職於附近衛分掌印管屯世職武進士及二科指得三科千戶皆得調用於本省衛分掌印管屯三科武舉亦除著職於附近衛分管千戶所印屯二科千戶三科百戶亦得調用於鄰近別衛管千戶印屯惟二科百戶以下許於本衛調所管事如此而以隔別之官清隔別之軍與屯軍屯之實漸可嚴衛所之疲漸可起祖宗之舊制亦隸此而者可復矣然後以

其任內之事業立為三年之課程於軍屯清數有效者為稱職無效者為平常其有他端過犯為不稱職以定其陞黜之等為果有大效破格超陞其次亦量陞職級平常者罷之不稱職者處之如此行之數科數年當另自一番景象即邊疆未遽收敢死之烈而銜所實先為正本之圖是或因時補救之一道也夫世職調銜管事舊例往往有之武科管銜所事則未之聞且見然武科與文科同文科授官必始於州縣民社武科何獨不然銜所者亦武官之民社也豈仕宜始於此不再計而決矣但事關更始應否舉行伏候聖明裁酌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四

四

大馬衙主恩深疏

竊臣頃奉陳緊要軍機內將前門三協專責督臣張福祿調度忽奉明旨前督近屢稱病或別議委用臣不勝悚然隨詣家臣田唯嘉會商除聽家臣具奏外臣愚竊思總督駐節密雲在平時為重地在此日為危疆臣親見張鳳翼傳宗龍丁魁楚咸不免罪咎魁楚猶在行役聞其危險可知也今督臣張福祿臣雖不識其面觀其條奏規模似乎踴躍擔當一時無出其右者第以任事熟諳發為憂時激

論每情切而稱病家聖裁別議委用一時朝野賢材宜不
如林然或未應邊疆難推外見在衛必未便登程危難
重括不容久曠以臣仰戴主恩高厚竊不自揣蒿胎願充
總督之任既有緊急臣得少效環草之報於願畢矣伏見
世宗皇帝召先臣楊博起復為本部尚書未及受事而以
宣大有警遂代江東為總督諒真定出創馬關臣雖遠愧
前賢家恩起復無異若不效死危難犬馬寸心至死猶有
遺恨伏惟聖慈遠覽先朝成例俯情報主私衷即賜俞允
臣衙門尚書之職在內有侍郎王崇浩在外有督撫洪承
疇盧象昇方一葉等才望允孚惟在聖明一點用聞耳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

聖相十年閏四月二十二日奉旨覽奏具奏忠勇卿制
勝中樞正切倚毗何必身當一面著安心彈力料理謹
部知道

覆孔羽時事帖危疏

疏臣嗣昌看得兵乃專門之學時值多事之秋苟子邑之
不獲而于野之偶得其人即萬言之無當而一言之可幾
於通夫固當尋禮而試用之第無素其不多遠何也即如
孔羽之奏初讀之詞氣縱橫似乎真有雄墨堪以試之於
用者既而反覆詳味如所云自捐白銀愛華羽林血戰秦
晉二年斬首三千餘級使果有此則亦天地間地奇男子
矣羽何以歸晦至今不自有其功耶又云將領相軋含沙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

六

為免致伊進無以報國退無以為家使果有此則亦天地
間大不平事矣羽何以含忍至今不一指其名耶乃既云
無以為家咄咄書空矣又云數千金之家資空飽饒饒之
腸矣輟故大言變產先捐銀一萬兩卿作軍前一勺之助
此誰欺欺天乎臣反覆讀此而知孔羽蓋非但狂妄粗莽
人也其立言之意一則曰欲專其任而責其成再則曰特
賜聖諭一通與伊獨當一面臣竊窺羽乃流賊之奸人而
來上書閣下嘗試國家者耳何以明之臣前甲戌仲冬初
至陽和即有大同新募健丁叛入山西之事臣詢總兵曹
文詔王模各吐音情言有孔應麟者到處帶領家丁投充
入伍其人家在陝西曹逃入武鄉又在山西曾守平定州
城該鎮誤收應募回致此變其黨叛入山西二百餘人陰
擒斬外餘為張全昌所收全昌敗後依然投入賊夥而孔
應麟臣經審問軍法重杖未幾而死其事曾有成案奏聞
御前今之孔羽自言寄居關中必是應麟一派而云將領
相軋吞併健兒情形又復似之其說言變產捐銀欲請勅
書賜當一面雖知聖明必不聽許顧其意欲何為臣愚以
為宜暫行收禁審問原籍家資責令供吐然後行文撫按
勘限查回果其身家有著語言不欺然後姑從釋放倘或
家產毫無影響情形別有疑端即行盡法根究明正刑事

以嚴紆細之謀而寒流賊之膽在此一舉臣自受事以來
每清晨入署輒有踵門獻議之人中間甚是艱難苦於公
冗無暇未能一一而物色之若勘破一人嚴究正法則其
餘奸黨不驅而自遁矣此事所關非細伏祈聖斷施行
崇禎十年閏四月二十七日奉命書

覆總河賢能將領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自臣受事以來各邊需用將領隨該督
撫保任臣不悞情去留間有自部推者或偶如其賢能材
而用之銜地如登營之用陳三捷亦以其賢臣所知也德
河侍郎周鼎果為地方擇人保留亦其恒職但以濟登相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四

七

較衝緩自是不同思為登濟得人難易亦應有辨况題留
者雖屬總河而保留者把哨親丁官役及生員也近日於
弁保留軍丁鼓譟相習成風雖為德為怨少殊而其要較
把持欲擅朝廷用將之柄則一乃紀綱倒持之漸殊不可
長且此一官者既為於弁之所留而人心見德將從此以
後亦惟矜弁之是聽而其散或違矣河臣又焉得而用之
哉臣等以為登營既有成命海警急須練防陳三捷不必
議留可也

崇禎十年閏四月二十九日奉命書

覆關監查確詳兵情錄疏

該臣覆看得冷口兵譁一事該撫監初次報到奉旨丁應
科有無別情即酌議奏聞臣杜廷璉隨有另弁譁虐之
參督臣張福臻再參即以剝削議處而今監臣高起潛准
撫臣馮任會稿止以酌調具題臣愚細加詳審按之督關
糾參似有不盡之罪就查監撫所奏仍多不盡之情何也
據詳兵哭訴之詞稱丁副將初九日任事即星夜蓋衙門
夜則運土搬石日則分集採薪時無寧刻此即無武鎮邦
編後之事應科已不免於私後之條然永平道何以有為
公非為私之說該撫何以又有受事三日即有班軍頭之
語似乎皆有未盡不若總監前報據派有役工該將令兵
搬運因而隨帶木植修葺公衙督責不無太過者乃是實
情在應科固非全出於私然不免因公及私其過猶小在
詳兵分明不肯赴公因而以私戒公其罪甚大至於把總
武鎮邦據詳兵之言要一兩一月方准免差誠有秋似編
錢之情亦屬偏聽生奸所致乃該將受事纔十七日把總
督工能幾何時果有入手之賦與否亦難不問而懸坐也
此事在地方一時處置解散軍士調將官而責把總最首
惡而貸其餘自是權宜善著若在臣部仰藉朝廷紀綱環
飭邊疆法守苟不參詳底裏審酌平衡徒以一兵之擇便
斥一將將來邊疆何以出令朝廷何以使人不可不為深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四

八

長思也況茲冷口要衝不比尋常緩地南北相參兵士中
多鹽菜大糧臣昔填換之年方更經剿未久適值鎮守許
成名將去新推協將王承清未來於時白石營將張洪烈
河徐營將蔡裕等生端挑激謀阻王承清而自管其兵以
保留許鎮為名駁圖謀逞臣心知其詐撤下張洪烈蔡裕
此兵若譚先將二官重罪承清卒來受事各兵二載帖然
今日之事殆復類此此該道所謂有人挑激定非無因但
在朝廷之上處置得宜破其觀覲奸心自無敢萌鼓煽耳
臣於前永諸將脂指其材建合衝違協將不宜久曠擬將
永鎮王良臣與丁應科互相更調在良臣以見官副總兵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四

九

管建冷中協營事移緩就衡以展其才在應科以原官副
總兵降一級管永鎮中協營事移衡就緩以老其氣其調
之以撫蓋二臣所見俱不可長兵之驕其降之以督關二
臣之所聞亦不可文將之過是仰遵酌議違奏之旨不
敢不脩盡臣愚者也應否如臣所擬並把總兵丁已經
打義斬應否免其再究通候聖裁定奪

崇禎十年閏四月二十九日奉聖旨丁應科降一級與
王良臣更調營事餘免再究

會題郵賞可據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楚耀功楚耀雄兄弟皆遼東鐵嶺衛人
故署總兵黃惟正之部將也惟正平生樹立功名所恃部

下有敵戰四人口黃得功為友功皆行伍而耀功耀雄皆
世官惟正署招練鎮用得功友功耀功為營將而耀雄無
缺以功陞游擊戰在巨山永興標聽用其後部推大同
鋒兵營游擊紅河之役違鋒殺耀雄馬徒步殺出重圍耀
雄以此落官而大同人咸稱其勇更撫留之標下聽用家
口嗷嗷如也臣適叨總督至陽和每見則憐之或予之數
金少示解衣推食之意敵入逆思越陽方山西告急臣提
兵過大同至西安坐耀雄將數騎追及請行臣壯而許之
臣入茹越至代州耀雄請前探臣顧中軍王承清遣銳士
五十人與俱耀雄夜馳度我口超總兵尤弘勳發兵弘勳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四

十

不應留耀雄耀雄亦不應策馬衝敵隊過平原距崞縣南
五里遇敵數百騎圍之大戰被創死未死前遺一家人落
草歸報臣曰我以死報軍門矣臣聞而慟哭使一人收其
骨嗚呼與其妻子自大同郡城徙之陽和買宅而居之給
二子國輔國威以標下廩糧月共十金以餬其口今國輔
聞臣至匍匐來告襲而臣鎮登榮塘報楚耀功通隨全日
親戰死東島嗟乎何其兄弟皆為國捐軀若是疾可哀
也臣初不知耀雄世職黃通了然以為必行都司衛所保
勦為是隨據國輔再告批還司覆查而祖功父職歷歷堪
憑取方司題案而死事新褒煌煌奉旨則耀雄長子國輔

慈准襲祖職指揮同知仍在遼底帥司支俸次子國威應襲冠帶總旗世襲先與抗案紀錄全種侯長或免併給補使此二子者一則相傳之世襲一則題准之新官臣非有加於本分之外第念繼雄原銜職備已沿轉從青州亦無根蒂今遺寡婦弱子流寓窮遠焉能遠覓文書虛共保勘使非題臣題請誠恐終身流落無復告襲之時而臣昔叨邊督繼雄能以死報臣今忝中樞乃不能以生報繼雄之子母為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之謂何而抑何以勸天下之為知己死者也然繼雄雖為臣死而畢命沙場實乃國之忠臣臣雖欲報繼雄不通銓除世職優卹陣亡俱係國之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十四

七

常典特以慎賞恤苦為之稽首跪言因而鼓舞天下之士此又職掌宜然伏乞聖明垂察

崇禎十年五月朔一日奉俞旨

選將首開邦政疏

案照本年四月十一日該臣嗣昌題為選將首開邦政必須內外雙清謹陳愚見仰候聖裁嚴飭永遠以釐積弊以振國威事奉聖旨這所奏清外據疏題履清內依序推用餘列詳明深於邦政有裨即著確查違礙存部送科務期徹底清釐以洗風弊如有鑽謀屬托挾私營侍的卿即據法指參從重究治司屬齊役一體嚴飭不得玩視欽此欽

遵在案臣以為外而督撫撫鎮上為朝廷封疆下為身家性命必甘一一遠選真堪戰守之人而後入告聖明勅下臣部擬用臣部所轄同舟共濟之心免於戴胥及溺之患亦既多矣孰知邊月以來在外具題固有資歷行伍堪資戰守之人亦多衙門效勞奔走唯諾之輩效顰列名應用亦或部劄加銜然未實歷管兵祇是冒功濫升其者中軍旗鼓人人選擇善地捷足先登臣部以虛心待人來則為之覆准誠恐積漸之久巧者競前按者選聽將吏之心將不能平而此輩倚靠牆壁題准一官刺下賴上無人敢問軍士之心更不能平則為封疆患害滋大而臣部一秉虛心卻乃無辭於溺職之咎此臣欲清外而外不得清其弊一也至於在內候補之官臣據方司造完清冊而詢某人果否可用郎中王陞對言各官雖有奉旨年月而其人未壯與見在存沒俱不可知每遇推官將冊頭查至冊尾如是數番未見一人灼然可用就以臣在東西塞上累有知見求之冊上姓名合者甚稀內如世職新薦一項司冊所錄乃撫按科道所開掌印屯捕等官其在兩京後裏者原無當於邊疆之用即於衙邊衛所堪用世官強半選入營伍中千把總之內而此掌印屯捕者是乃平常僅可之人雖有新薦十次亦未必堪戰守之用者也又如推用將材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十四

七

一項司冊所錄乃武進士及每年春試拔勇之屬而各邊督撫按閱每年終甄別營伍中千把總及新舉將材二項不與其中在邊臣甄別舉薦固未必盡是真材而猶有一半見係守邊治軍之人於邊防猶多措練軍務猶習聞知若京中考試五方襍收新進年少居其大半而邊防營務有不惟未見抑且未聞者故乃錄此而不錄彼徒循歷來之舊規未問當今之實用此是冊造有名用之標效不啻相反而其造冊無名者終日跪門進呈無論數十百輩臣取而閱之似各言之有據批與查覆半多了不相蒙欲一切拒之而又恐其中未必無真實堪用之人第以貧窮沉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四

三

按者躊躇四顧幾無處法此臣欲清內而內不得清其弊二也臣晝夜思維未盡事宜在責督撫鎮道不待過缺方題先要平時考覈在內責臣部司官講究相沿往例擇其善者從之其不善者改之總之處公二字臣願持以待天下之材而邊臣之所以應臣者既望其虛尤願其實司屬之所以佐臣者既欲其公又欲其明假使虛而不實無裨戰守之資公而不明無當緩急之用雖終日覆瓿終日推補而以視邊疆之上茫無一可恃之人臣部又將何恃而不恐也竊見去秋邊警臺臣建議儲材而奉明旨著京外各官博訪真知依限彙報今報考雖多以為即皆可用

無論臣部不敢信即報者亦不自信也臣謂與其泛而索之於素不相習之人何如專而責之以職分當為之事彼督撫鎮道朝朝問將月月薦材豈不較京官為切近而臣部堂司一旦有急四顧無人寧得倩外官為講求此臣不得不皇皇請命者也所有應行事款開列於後懇祈聖鑒定奪施行 計開 一數年人生三十曰壯四十曰強所謂奮力方剛經營四方強壯之年是也未及謂之弱雖有朝氣不無童心已過謂之衰即有者謀必無壯事故選將必覆實年若干歲為首註之凡五等曰未壯曰正壯曰正強曰已過曰已老 一辨貌人心不同有如其面田光言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四

四

血勇面赤脉勇面黃骨勇面白又如白起頭小而銳眸子黑白分明班超燕頤虎頭飛而食肉又稱智將不如福將皆以貌取人之謂也故選將數年之後辨貌次之註之凡六等曰端方重厚曰魁偉奇特曰精悍果毅曰古拙推魯曰儒雅清俊曰庸懦不堪 三種材材者難得亦難知也孔子有言有所譽必有所試秦誓曰惟載載善諷言我皇多有之口材最偽不試而譽則口材售矣授之以事而程其材註之凡五等曰深沉有 臨機有變為智將曰驍勇絕倫武戰摧鋒為勇將曰寬仁有恩長於取士為嚴將曰火攻步伍止伐嚴明為能將曰四事兼長優於調度為上

將上將以下又註之凡三等或智勇兼為戰將或處能兼為守將或取一節不能兼為因人戰守之將則又註之凡二等曰能將千人上下能將五百人上下如此二註各皆以其事實之四課應武進出身與文職不同資格誠可不拘資歷不可不課也今在京獻策在外聽用各官非不該兵說創舌如電尤然不曾上為殺賊安得嗜口謀兵不習入營督兵又從何處殺賊以此如從前冒濫外創部創敘功加銜只問其何年月日曾管某營某鎮兵有若干而虛實不啻了然也今首謀其出身之歷註之凡四等曰世職查係某銜某所指揮千百戶總小旗果否已襲未襲須

楊文蔚先生集卷之五

五

有號紙說案為據無者不准曰武科查係某年某按院者中武舉某年某部堂考中會舉武進士須有武錄題名為據無者不准曰行伍查係軍民全餘家丁人等俱入此中明開自某年月日某處從戎為始以便稽查曰奏帶此項即各衙門聽用效勞及家人子弟項名冒功之流也查果係某年月日內外某衙門某官某姓名奏准隨帶出征者明開係何項人員某行章奏為據原未奏明以家人子弟主文幕賓所充者不准次課其營事之歷註之凡四等曰副委查係某年月日某衙門委營某事曾加某銜須有創付為據無者不准曰部推查係某年

月日推陞某地某官曾否到任營事因何去官須有奉旨月日為據曰保薦查見任官於新任內有何官保薦開任官於開任內有何官保薦行任事官未經推用者查五年以裏有何官保薦須各開薦語為據無者及連年者見任開任俱無開前任者不准曰奏革查見任官以前歷官有無奏革開任官見今開任因何奏革如果事涉誣誤止於革任革職未經開擬者姑先苛求其曾經開擬或係失誤軍機守備不設監守自盜恐嚇取財大貪大詐使俸滿額放復鑽營者見任官仍行奏革開任官不許容留違者本部訪知並據職留用之官一體奏處以上四事臣請聖

楊文蔚先生集卷之五

五

明裁鑒如果可行臣將此奏進行刊布仍另頒簡明冊式責成各衙門嚴實填報開列於後一總督官將督屬總兵以下知縣以上元任及開任官限文到十日內填報二次陽道開見不次者不必填守把以下非親臨確見者不必填以後年終甄別將領及特舉將材俱照此冊填報一巡撫官將撫屬大小欽依見任各官填報一次非欽依而見管營伍合式進用者非見任而在該撫監鎮標下聽用者限文到十五日內一體嚴實填報以後年終甄別將領及特舉將材俱照此冊填報一總兵官將鎮屬大小欽依見任各官及非欽依而見管營伍合式進用非見任

而在該鎮標下聽用者限文到十五日覈實填報一次以後每上下半年填報一次歲以為常 一兵備官將該道所轄地方見任欽依各官非欽依而見管營伍年室之重經保薦者非見任而督撫監鎮各標聽用之在該道同城習知者限文到十日內覈實填報一次以後每上下半年填報一次歲以為常 一臣部司官將在京營衛將領世職武科資薦及格候推之官在外裁缺回部及終日跪門告討入冊查冊候補之官出示曉諭定數日期赴司堂投遞履歷該司掌印郎中及協贊冊庫員外郎中同考驗填註冊款每五日一次呈堂臣等復加考驗果有合式堪用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四

七

者月終具本題知以憑通缺相兼推用其道方遊視原無資應資格及雖係實應廢闕者弱不堪與曹犯大貪大詐不可再用者亦審明籍貫具本題知斥逐回籍永不許在臣部門資擾庶乎清內清外之法畧有特補其京官外官保舉之行有者聽其自來無亦不必相強可矣 以上督撫鎮道及臣部堂司考覈將材俱係本等職掌責成歲月填報不止一次合當加意舉行其總監分監內臣巡撫選闕御史當於年終甄別及復命奉行之日各止填報一次各須有冊投部庶便稽考伏候聖裁施行

乾隆十年五月初一日奉諭旨

慶登監塘報接渡難兵疏

為照臣嗣昌初入國門尚不及聞屬國外降的耗又為知島帥內渡情形然於遵旨確議水兵疏內具稱皮島逼近朝鮮飽風一帆可到從前島帥居此非是真為國家運取之計實乃就近為市私竊販賣之圖此島之中不生草木朝夕黎殄撫採皆須隔海求之向來半將商賈貨物互換鮮糧半倚中國成棧強要供給以故島人雖東存站不難等情監於聖主之前預發島人之隱不敢稍有回護也豈知此疏四月初九日方得上聞而沈世魁等業於四月初八日已經潰失近據登萊巡撫陳應祥楊文岳奏邊將不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四

六

宜漏網一事內具兵商稟稱東江買頭委官都司李國棟乃倚沈鎮之勢專買違禁貨物遊歷通番挾買參詔欺陵麗人買外國之貨物積資數萬自開營報款謀內從即將咬沈鎮背卻官丁今各水手運送金銀上船先走之心預亦安排等因是則臣言從前島帥販賣禁物心腸殘凌麗人情景殆若符合敢謂臣言倖中祇明臣心不欺析我皇上少垂聖鑒海上之事少採臣言收拾清殘安插流徙兵分皇費二島民歸寧錦八城斯乃近裏切己工夫即是防叛禦邊實著何也古稱大國難測懼有伏焉我若收兵近島自後遠望不見其形一則畏蹈不測之海二則懼我不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四

元

測之兵以兩不測成一難犯臣知降叛雖好有望洋向若而欺耳乃陳洪範不悟昨非改圖今是而又占應石歲長山孤島之間今日疾呼關寧明日遠想閩浙此其意欲何為乎欲圖敵敵不可來欲援朝鮮已絕望將此寥寥一旅居彼岸七八十里之間連延日久形事畢見北風不用半帆而沈世魁之覆轍踵至矣嗚呼島衆歎非朝廷赤子誰不思享太平而自乞文龍劉興治陳繼威黃龍及孔耿尚三叛以來遭多少殺戮多少潰降而乃今猶不之悟又應應於孤島之間乎噫為洪範者非智不及此計不出此也特以受我皇上知遇殊常一番恩遣未能少圖報稱不敢言歸耳臣謹明白一言島帥有素蓄之兵一萬二千五百不能用以援鮮洪範提為合之衆始終未滿七千安能進而援島假如七千具足進而援島亦不過與金日觀等周墮渺茫耳何益於朝廷何損於敵國而必合登津關寧四鎮之生命之物力一擲之不足再欲擲之乎況明知四鎮雖再擲亦無益也而後建閩浙調兵之議臣姑毋論閩浙之不可調也即使調之遠海大洋以何時發以何時至果應洪範旦夕間之疾呼與抑呼之不至而安心坐待名為待閩浙之兵而實以其形勢畢見者待敵人之一葉風也臣言至此亮為洪範必悚然懼移然思豁然大悟而達為

進步扼守皇城覺華之計矣臣不撫胃昧祈我皇上乾斷責成登策監換熟籌利害畫一奏聞勿今日因臣等言皇城覺華當守則亦曰當守明日因洪範言閩寧關浙兵當調則又曰當調天下事一俟豈堪再誤沈世魁之誤從來久矣非監撫臣之責惟陳洪範則萬萬不堪再誤即洪範自誤而監撫臣亦萬萬不宜聽之者也其浙兵不堪連調已於另奉奉有明旨閩兵更速臣愚不敢再贊伏惟聖裁決斷施行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四

元

崇禎十年五月初一日奉聖旨嚴奉關浙水兵不宜連調依議島民移離八城雖奉有明旨還者陳洪範詳察民情如急撫則或執還兵或隨宜妥協務令得所樂用但勿使上登來仍同謀監換將成實機宜地奏至嚴陳其使該鎮正宜實圖堵剿勉集後效豈一遵守近島便成難紀爾部還從長熟籌以便責成餘已另有旨了

覆山永巡撫海島情形疏

賊方清吏司葉呈該山永巡撫馮任題為塘報海島情形事奉旨據奏海島情形敵叛狡謀臣測漂島沿海一帶俱著在在防務保萬全其五積島餉增募水兵事宜該部看議速覆欽此欽遵案呈到部據臣嗣昌覆看得詳降島濱沿海信防諸處誠為可虞增兵造船欲待形勢小定再為更始此不得不然之理也及准戶部咨回島兵之餉費亦無多而今津門重地業已抽撥三千提督陳洪範招收潰殘官兵業有五千餘衆陸續來尚不止然則島餉能餘

幾何而關門一帶遠可輕言增募乎且以臣細思之前此
因有皮島洪範尚欲進屯義州今日之事不惟義州不必
言即皮島亦難脫矣其將其兵必須撤回皇城費華二島
以東顧登萊西顧寧錦當此南北兩汛之衝如慮津關尚
在中央二島遠不相及則將兵分一股中駐月坨即可為
之外藏而關門調去兵船撤回亦足自守津門舊兵之外
增置三千又可聯絡聲援是今日之急務惟在收拾潰孽
安插得所從近衷切已處做工夫自是海防費著不必紛
紛各處增兵也奉聖旨島餉無多關門不必增募其分兵
中駐月坨及津門水師聯營聲援著該撫並鎮相繼調度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四

五

嚴加飭備務保無虞關門兵船應否遞撤進著酌議速奏
餘已有旨了欽此欽遵送司案呈到部該臣嗣昌覆看得
海上之事臣愚知畿輔邊海每擬兵歸皇覺二島民歸寧錦
八城似為穩著如恐關津外戶不密則又議陳洪乾再分
一股中駐月坨便於東西聯絡而關津之兵各漸撤回自
守堂奧似不待言頃奉明旨款謀甚狡該鎮正宜實固堵
剿勉策後功豈一退守近島便成難犯爾部運從長熟思
以便責成欽此聖策淵微非臣愚所能及顧惟堵之一義
堵於近不若堵於遠剿之一義剿於水實不若剿於陸且
汪洋海面南北往來止有三月末至九月前半歲可通若

九月來至三月前半歲風高海凍竟不可通矣久駐官兵
糧餉如何接濟得有警急聲息如何哨傳傳報且難援應
如何得到援應不得孤注如何自存黃龍之於旅順沈世
魁之於皮島皇容再見日後而不豫為之所手是以臣之
愚計欲以月坨為中汛而西汛生於覺華東汛主於皇城
此三處鼎足而居合島眾分汛而守常以一技遊哨自覺
華而應蓋套哨旅順以會於皇城又以一技遊哨自皇城
而望旅順哨長山以進歸本汛如是循環轉哨可為扼堵
先資即遇海凍風高一旅懸糧為易耳如以北岸運道必
須量駐官兵常川守望則長山石城未免孤懸似不若旅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五

六

順稍近接濟猶或無虞進忠誠將領一員立前鋒勁兵五
百與東坐三板邊船不時往來西則南汛北汛等口東則
廣鹿石城之間亦似浮家泛宅可以哨敵而不豎為敵所
東斯亦盡測之見後可今登萊撫監鎮臣再加商酌可則
如議行之不可則須各出所見早早奏請聖裁勅下臣部
遵奉可也其關門兵船原非此時遣撤但近秋深風水不
便則須早為撤回彼時海上局勢亦應小定再為通盤布
算不難耳

臣等謹將十月五月初四日奉聖旨海島兵馬處置機宜已
有旨了遵奉內呈覽月地分汛扼守哨探往來及旅順
山海關等處事宜通商輪船一併商酌辦理是奉
臣等謹此奏

度遼撫祇遵明旨會商情形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遼東版土淪陷多年封疆之臣志圖恢復原屬正理臣之愚慮恐一柱之未易而萬全之更難所以有種種可虞之說乃撫臣方一蒞堅撫事有次第計工二旬可完不得不裁會同之事議為舉事之明徵此非臣之遠計也親見崇禎四年大凌之役始而諸臣建議稍有參差繼而各歸雲興並無阻止終而大敗極壞則成思誰即竟使遼廷之論幾無執咎之人仰屋廟堂處分獨重軍前一逼此前事之失也夫以各撫鎮道多官文移往復如許及至舉事不當猶思議而却之況止空言面商踴躍揮嘆遠為鑒鑒可據之成棄乎誠知實心任事忠憤相激無如撫臣弟恐同舟遇風欲保萬全無患之難也今撫臣言降已回巢時方涉夏業非鎮基乘勢之時應照部科之議暫行停止臣何必再申其說良以封疆事大行之困難止之非易今日旁觀異時當局之人恐不深明此理以為臣實愚駕不能任事坐張遼左遼取之圖即臣犬馬殊死將不足以塞責耳用是不按狂勢始終盡言仰祈聖明鑒察勅下臣部兵科立一明白之奏俾臣等於凡大事勉盡愚心不敢以畏首畏尾而依違兩可貽誤封疆斯固誠臣報恩之本懷抑亦邊臣舉事之明鑒也

附陳未盡軍機疏

竊臣前覆隨州城陷一事今覆塘報獲使一事於楊世恩許名臣龍在田等俱請從寬奏中未敢明顯其情理合附陳以祈聖鑒緣楊世恩所統中係鄧紀舊兵敗戰而多不法世恩駕取稍宜前該撫余應桂一日驟汰五百致有木山之譁世恩嚴領前去方奏應山德安二使此將未可輕易又龍在田等統領兵本係土司素無紀律經過貴州湖廣資乏接濟行糧以致沿途不無刁搶食物等弊若與以錢糧得賒飽飯自可鈴束用之無田先有部將李源係其親弟冒他姓名頗稱果勇領兵駐紮麻城不章物故今止許名臣龍爭先二人分領七八千眾稱為不足若去名臣更無可易之將此臣前遼襄陽身親見之又有土舍晉索年止八歲亦領數百之兵臣問如此年紀為何還來索不能對目把從旁代對以違背名聲陷害要立功報効求襲官職其意如此夫土司各官與中土將領不同故兵出門而家中原無坐糧有功之日名色陞賞而外仍各歸巢無推總兵副將留任地方之事倘以其異也而與之迫脅

用命致死不為區處錢糧離集轉戰輸年不蒙絲毫獎賞而今日繩之以法明日責之以罪是本以報効而來卻乃枉道推挫有不合怨激變者幾希此甚非體兵之情用兵之法也夫不體其情而專其用致有決裂外則地方之禍內乃臣部之憂臣之愚意欲使饑疲勞苦之兵廟堂嘗示以恩飽食驕恣之兵廟堂時示以法所謂處置得宜則人心服者乃今日環中肆應之微權而非臣敢市恩竊權也以此屬臣職掌或明白具奏或密切指陳仰候聖裁定奪耳如蒙聖鑒臣言不至甚謬乞將塘報獲捷本內御批龍在田少加恩賞以維繫其心而鼓勵其氣臣此奏乃機密不容宣洩者然所言公公言之仍祈批發兵科存案以明臣不敢有私干也

崇禎十年五月初七日奉聖旨奏內事情已有旨了

微臣叨預會推疏

竊臣衙門職掌與銜邊督撫相關添注左右侍郎備緩急需人之用我皇上留心簡在勅廷臣保舉邊材至中樞一旦缺員以臣草土庸庸深蒙特召則臣部侍郎之設不止於添註以備邊亦仍宜預儲以待部者所以臣愚受事於推補侍郎一節言之至再至三一奉明旨攝政奉旨已久著速推堪任的來用再奉明旨侍郎添註不必行三奉明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四

五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四

五

旨添註侍郎准推用欽此蓋已蒙聖鑒多事之秋一手一足萬萬不能濟用非廣設而夙儲之不可也乃每一會推冢臣田唯嘉輒虛懷下問臣於本部侍郎初舉吳壯次舉莊爾進天津巡撫初舉李若星副總督初舉方一藻冢臣皆列其名率皆未蒙點用則臣之所舉未會似難再預會推而臣之職掌相關未免仍書舉主臣於此有躊躇四顧莫知適從者竊觀諸臣保舉邊材非不如林以臣謀而不多未勉臨期閣筆乃臣亦有其事之久真知其材而諸臣偶未之及如原任副總督傅宗龍重府建撫陳新甲之二臣者久於軍旅之中真堪擇國之寄臣入國門之日即欲首舉為言而以宗龍廢閣新甲苦塊適遇未敢祇命預推督撫庫費推舉則又似不敢不言即新甲起家有待而宗龍報主宜先我皇上與念其才可惜其用未輝或亦不終棄之林藪也著天諸臣所舉臣雖未能盡如然如曹應衝邊之張伯鯨李棲鳳曾知軍旅之李邦華劉澤深曹任職方之李應貞方孔炤輕車熟路自當不同無拍部寺衙門補以相應員缺難而致之輩下一旦有急邊擇而捷免於臨渴呼漿似為長便而臣如識有限何敢侈口妄言願以推舉臨期每至窘迫無措不得不預行籲請少新聖鑒也抑臣更有請焉前列諸臣即蒙允登啟事未知受任

何時見在臣部止有侍郎王業浩一員署事日久凡百周知與臣早晚商確實資其濟今以虧違總督首推侍候欽點在案浩誼不敢辭而臣則子身在署無可商求矣萬一有急如去秋之役臣當效張鳳翼竭力戎行居中調度孰有如業浩之熟嫻者其若俯從臣請躬督前還仍留業浩在部與臣相應至期不煩再遣督師是一舉而兩得也臣狗馬下情無敢一毫虛飾惟乞天恩憐准臣得少效涓埃雖死瞑目萬一不然則有前推督撫懇乞聖裁於內點用一員臣與業浩俱留至有警之期一居中而一出外更便計也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

五

崇禎十年五月初七日奉聖旨奉內所學傳宗祀年既
備禮部吏部神機司用奉聖旨奉內所學傳宗祀年既
作述再推舉員通前通列來者制制路中編前已有
了不必再推

覆鳳鎮敵陳效死守萊蕪

該臣嗣呂看得楊和善當叛運圖衆之日與撫臣徐從治等合力固守卒致全城無恙厥功良不可泯已陞登萊總兵官本部題敘復加都督同知所以酬之者亦不薄矣事隔五年乃復快快有補廢之請據其所謂被仇獨抑者以前尚書臣張鳳翼為總督時曾參其父楊慶基不受節制故也夫慶基為三屯主帥既定恢復之約乃舍遵趨承竟以總督為孤注此時隱忍不言成何軍紀及慶基自人成

功總督仍與查啟如陞如廢則當時已不沒其父之功而况日後乃抑其子之功是國情理之當然否也臣等知查啟功舊創世廢之典從不溫及或當陣而擒斬渠魁或殲危而恢復疆土或臨難而捐軀報國殺身成仁諸如此類乃得選此曠典未聞斤斤墨守者輒效妄觀也若守萊一寨未聞血戰徐從治謝建之錫歷為死難非為城守也若使兩人而在亦不過加級而止耳試問此外尚有見在何人以守萊錫歷者乎御善既到大帥又加崇爵而猶謂調伏獨抑豈中樞為修怨之地而加級乃排抑之方乎去歲降薄近郊克效死守者亦多矣若樂以世廢嗣之將何以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

五

待血戰之功也御善身為大帥儘可以功名顯延世之賞朝廷未嘗不慈以時之而特不可為格外之請耳抑臣尤有敢焉書稱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無有作福作威夫生殺予奪我皇上威福之柄也而一切武臣擬議上請則屬臣衙門奉行我皇上臨御以來提衛文武凡百有司惟恐奉行之不逮敢有絲毫怠忽楊抑其間而能逃於聖鑒適於罪戾者誰也前尚書臣張鳳翼歷官中外雅著公忠於凡舉措之間尤有秉容之量徒以事權旁掣威令不行憂憤歸中盡瘁而死天恩或猶有時與給方切翹瞻而總兵楊御善乃以挾私怨阻橫口詆誣至謂武臣無臣細在粘臣

掌權抑何不倫夫武臣者朝廷之武臣兵部者朝廷之兵
部任兵部者苟非其人挾私行事朝廷自當黜之罪之武
臣而不錄兵部議擬請自上裁將於何處衙門邪徑而捷
定也臣頃仰稽祖制詳考武官資格請旨頒行自小旗以
上應階而升原不宜新惟都督之階不容輕躋而都督同
知即得腰玉可謂貴極人臣矣乃猶然躁妄求益不止比
比而走設使諸臣一日而建非常之功朝廷又將何以賞
之哉竊謂官至都食以上毋論臣部不敢輕擬加銜即我
皇上亦望少留餘地以待有功仍應請旨通飭遠近臣為
遵守非有大功不得妄覲臣無所私抑且不獨為部言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四

光

如御善之此者聞臣之言亦可少息其兢心可矣

崇禎十年五月初九日本監旨奉內事權旁擊及邪股
使足等語以復還宜詳審御善策功已輕重故何得又
行滿行止都督堂階置否核議以後非有大功不得妄
覲著通行中務共為遵守

楊文伯先生集卷之十五

明 武陵楊昌文弱著



山梓

孫兒山松同輯

農者 同載

山樵

農正

疏

緊要軍機疏

職方清吏司案呈該本部題為緊急軍機事奉聖旨奏內
四款皆屬緊要機宜亟應預計會成各鎮總分內臣受任

楊文伯先生集卷之十五

二

封疆功罪一體通著用心晝夜圖維務使文武協和將士
用命戰兵實堪設賊聞警星馳應援毋得少有誤卸自予
憲典仍各將遵依事宜明白回奏該部以後亦應一體責
成不必徒避至督鎮各撫尤宜協力同心實圖剿禦有偏
執玩愒的定重治不宥其赴援專主調度則督近應稱病
或別議委用並各鎮總分應否止於協防通著商確擬定
速奏餘俱依議行鹽科草轉運儲侍及大藥鉛彈省存貯
備事宜著戶工二部一面上緊料理一面明白回奏不許
延泄添註侍郎准推用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除責成
內臣各鎮錢糧大藥若戶工二部料理添註侍郎聽吏部

會推外其專責調度一款奉旨商確定擬相應議奏案呈
到部該臣覆有得軍中之要務以專主調度為先有一鎮
之調度換鎮事也合數鎮而調度之總督事也總諸督撫
鎮而調度之臣部事也然督撫鎮之調度在臨敵決機處
多而臣部之調度在居中制勝須早所以臣因各鎮兵馬
派有分數即以行間調度預請聖裁今奉聖旨商確擬定
欽商之各鎮懷所見必不能齊欽定之一已恐仍前有乖
聖算則請以往事為證如崇禎七年宣大有警關寧兵馬
應援於時以寧錦監視高起潛督兵而關永益監視張國元
拜疏請行已至通州覆蒙聖諭回關協臣防守此則各鎮

楊文伯先生集卷之十五

二

總分應不止於協防乃聖諭已行之事臣非敢臆言之也
至臣今所議各鎮防援兵馬數多即總兵監臣亦遠近不
等既奉明旨著臣部一體責成又著商確擬定臣敢有一
毫謙避不明白卷請聖裁謹開前議一欽仍備擬總分責
任登答於後伏惟聖慈垂鑒俯從採擇施行 計開 一
平時練兵督撫監鎮俱要同心協力至於有警赴援乃總
兵專責行間就令必總督專行若稍雜二三便誤軍事不
小臣之愚見則門三協之兵以副督張福蔭為專主宣大
山西之兵以宣督盧象昇為專主惟遼東之去用總監高
起潛為專主其遵旨督治及前邊宣大巡撫各守本等汛

地總監分監亦於彼處協防倘賊勢十分重大該撫監於
今次撤調戰兵之外仍另挑選未盡之兵暨棚廩用之蓄
以備不虞再聽朝廷調度未知有當機宜否伏乞聖裁定
奪批示該臣遵依仍行各鎮知會明白等因仰奉聖旨其
赴後專主調度前督近履稱病或別議委用並各鎮應分
應否止於協防通著商確擬定速奏欽此 前件該臣看
得前門三協兵馬赴援有三總兵統領以前違總督專主
調度事權歸一節則可行近張福臻已准回部另推一員
交代仍是本等專責若總分各監在中西二協者則不能
調度關門之兵在關門者又不能調度中西二協之兵而
關門總監高起潛已擬監督遼兵專主調度責任業已不
輕再加關兵既管實有難到是此三協之兵非前督專主
萬萬不可行也但臣前奏止大畧言總監分監於後協防
之意未聞達近地方各有分信之詳今奉旨內外一體責
成則各總監分監本等職責俱宜一一臚列於後仰請聖
鑒詳裁行止之間似亦有灼然不可易者如臣擬議未妥
即祈別賜裁定以便臣部轉行申飭早為遵守施行 一
呂宣德總監魏國徽職專天壽守備所管昌平兵馬專主
守皇陵母論在內在外有警無專兵馬不敢調動應監難
以增移分監王夢弼鄭良輔則在宣鎮地方協同撫鎮到

將保陵皇陵後背一在遼東一在遼西各分信地如遇有
警更難時刻暫離即總兵楊國柱聽調入後二監亦與地
換協路等官同守陵後不須移動惟總監魏國徽視果賊
入內地即將昌平鎮兵馬與同各鎮調到之兵扼守陵前謹
備捍禦各鎮官兵到此暫聽該監節制無容二三者也
一中西總監都希詔駐防密雲邊外見有警當屬奔陰陽
向背其情臣測如或有警總督總兵俱已率兵入援該監
督同路援防守信地豈容暫離咫尺數聞警報近據回春
西協戰兵堪備調遣僅有一萬七千六百餘名仍議留二
千有奇於彼防守則僅一萬五千總督總兵分用尚且不
足總監勢在難分一意駐防可也其分監杜敷駐防中協
總兵入援之後暫移三屯衛信與巡撫協防為宜但該協
之兵議調二萬四千其中應分步伍護守皇陵俟定擬營
伍將官之後如有警急就令該監分統前來隨署宣德監
分撥一面扼守以步兵火器為先而不在于馳擊者也
一山大總監陳賁駐防大同遠外亦有卜哈等寨往來市
馬之役如果大敵內窺總兵率兵入衛則小醜乘機竊發
處處可虞該監宜與巡撫協防信地為是且大同兵馬止
有萬餘總兵王積善統稍或氣勢若總監同行又須分兵
相衛力轉薄矣其分監牛文炳駐防山西兵力尤為單薄

總兵一人統領猶懼不堪該監更難分領若在山大地方
自為戰守總分責任難辭大舉入援而總兵聽一總督節
制此從來舊典與容二三者也 一真保總監梁弘泰分
監武俊問恩印與各連總分監不同如賊犯宣大則真保
俱係切鄰賊臣前疏選撫駐劄馬總兵駐紮荆華固會駐
龍固衛輔營駐齊堂該總監居中查飭督運糧草兩分監
各分信地督兵嚴防如賊在內地則照臣前疏所謂另算
疆局務要西北阻山東南截海中間聯絡不斷遇賊深入
之衝者此非真保兵力所能全辦當以天津宣天等處濟
之而其聯絡地面如涿霸等州房良新定等縣某當聯絡

某堪駐兵則該撫鎮遠須奏明以便臣部知會此係諸賊
南入之衝真保兵馬自戰其地總分監宜在行間責無所
辭如賊不南馳調總兵及軍衛兩營別有追逐則聽分監
止於本信不必同行以分兵力與各連鎮無容異同者也

一津通總監盧維寧分監孫茂霖臣前疏未議及以津
門重地海警紛傳巡撫方將代謝不惟該鎮兵不議調而
且急發關門車兵四千伍之防守今巡撫新任料理伊始
海警未息征調難言惟是本等信地津與通如何聯絡鄰
近信地津通與真保如何聯絡設遇內地有警通州除自
守外已議兵四千六百應援津門除自守外當議兵若干

應援若水陸並犯如何分防前款真保境內西北阻山東
南截海津通相屬一氣彼此兵馬如何分佈方得聯絡
不斷關門調到車兵步伍大攻拒守自是得力馳擊非其
所長置之何處重地如何設管糧草便之得所樂為効用
此係總監盧維寧應該料理與同津門撫鎮商同奏報如
津通兵馬自守信地總分監各項督率責不得辭倘應援
之兵調離津通一步即非該監責任與各連鎮止於協防
者不容異同前據總其劉澤清於鎮兵萬五千之外添討
內丁臣部已為取止昨據分監孫茂霖又行奏討此時果
有銀糧可以應分監前日何為取止不以應總兵似當但

照分信責成多兵其難再數者也以上各總分監如本等
信地自為戰守功罪應有專屬聽監與聽督同分監與巡
撫同如兵馬調離信地而總分監身又不在行間者有功
則嘉其平日訓練之功一體論敘有罪則非其臨事調度
之罪宜免苛求倘兵前出門而難於任將係所舉而不堪
戰則平日鼓舞磨勵之効安在亦有不得辭其責者臣請
聖明預加申飭以便遵照請裁抑考之先朝嘉靖四十
一年正月初九日尚書楊博奏稱各邊總督鎮巡等官各照
原職職守分任責成督撫官督率兵備等官專任兵糧之
責總兵官督率各邊等官專任戰鬪之責今彼遇有軍功

巡撫御史備查總兵以下果係親臨戰陣方論首功督撫
文臣不曾經陣者俱止議賞四十二年五月初一日又該
楊博奏稱今後各邊遇有新獲之切則以親臨戰陣為主
首敘總兵之功督撫止於加賞如偏裨有功總兵不在戰
陣亦止議賞本兵與巡按御史通不許論功失事有罪亦
以將領為首其部下之人但有功級俱當從重論敘不宜
輕遭微賤以失士心等因俱奉世宗皇帝欽依在卷臣竊
觀年來功罪賞罰微有不同如崇禎七年降犯宣大一案
總督巡撫並視總兵俱擬遣戍而無異同乃至逆按亦擬
革職崇禎九年降入畿輔一案則總兵得以戍去總督猶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五

上

在困圍刑賞國家大典咸福主上重難若非聖裁重一臣
子何所遵循往事不敢深言祇恐邊陲蠢動只在瞬息之
間而臣濼奉功罪一體之旨將何所據以責成也用是不
避煩瑣取罪重請聖明批斷俯示畫一行與內外文武諸
臣使知當任者勿故避不當任者勿故挽庶幾臨陣之際
就令分明進止將一少有裨於制敵之用以洩神人之憤
而伸中國之威亦即轉瞬間事非遠而有待者也臣憂虞
迫切不禁多言伏惟聖慈垂宥施行

崇禎十年五月初九日奉聖旨楊文弱奏為臣等處守城宜俱
內地總兵分守外衛總兵分守外衛總兵分守外衛總兵分守
內地總兵分守外衛總兵分守外衛總兵分守外衛總兵分守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五
八

覆鳳監欽求滿平疏

該臣嗣昌覆有得剿賊一事臣前條奏再三開審勢用人
計兵處餉收功五款而不及監軍者何在收功一款賞罰
尤與之中業已有其事特未舉其官耳何謂其事賞功罰
罪是軍中之第一事何謂其官經歷糾察須朝廷之第一
官向者總督洪承疇曾請特遣科臣監軍余論不宜而止
近者巡撫孫傳庭請勅巡按御史謝東謙監軍臣部尚未
議覆今監臣王裕民又以為言似乎監軍之必不容已而
持不可另設也原有各省直之巡按御史在臣請畧舉先
朝成例彷彿開列七款仰候我皇上聖裁如以為可乞勅
臣部遵奉舉行倘有未宜亦乞鑒慈俯加指示若除巡按
御史外另設監軍大臣則有不便者七一身不能遍歷省
直而監總督總理及各巡撫之軍一不便也一總督一總
理之軍且未必聚之一處而況合督理各按之軍欲聚之
一處而監之二不便也既不能聚之一處則軍分而監軍
亦與之俱分將數十監軍猶不足三不便也假令多設監
軍而地隔諸方人持一說將議論不勝混淆早日愈無憑
據四不便也合制之兵以十二萬計苦不足剿兵之餉以

二百八十萬八千計苦不敷而又多設監軍者不知又得若干之兵之餉以養之兵從何來餉從何出五不便也且不用兵之地萬難堪此六不便也設官愈多則事稍愈分玩令不一將領之機智不用之殺賊而巧於規避迎督撫之精神不暇以圖功而先事周章顧慮無益有害更甚焉七不便也乃若巡撫御史係地方原有之官查覈功罪係本官見行之職臣愚擬請勅書責成七款悉遵先朝事例非敢率意忘言伏惟聖慈定奪或可成否臣祇遵聖斷而行不敢謬執已見也謹題請旨 計開 一查嘉靖四

楊文淵先生集卷之十五

九

十年間尚書楊博題准開廣賊人江西境內欲早驅除本部一面馬上差人齎文交與兩廣福建江西南贛督撫侍郎部御史調集勁兵併力夾攻一面轉行福建江西廣東巡按御史李廷龍段顧吉等各請勅一道隨軍紀功不許轉奏別官等因在奉今照南直盧鳳淮揚應天安慶府屬及湖廣河南陝西三省各該總督總理巡撫用兵剿賊巡按御史合無凡該督撫將領有功有罪一一明確奏聞聽憑聖旨監軍凡該督撫將領有功有罪一一明確奏聞聽憑朝廷區處不得瞻徇欺飾其各省直應解餉糧因循玩誤以致官軍臨敵缺乏者協同督餉侍郎嚴行催解奏處並

入勅書責成其賊流奔省直來去不常御史處各乘時巡歷星速往回少俟人齊兵齊餉齊大舉合圍攻剿各就移駐軍前附近所在監督記功一切進止機宜仍聽督撫為政御史止記功罪明白毋令得以旁挽藉口伏候聖裁 一查嘉靖四十年間尚書楊博題准江西賊勢燎原朱見平寧之奏乞要馬上差人齎文交與胡宗憲張臬劉素胡松陸德各照本部題准事理督率兵將矢心協力剴期蕩平仍照違方事例每半月將已獲未獲流賊若干平寧地方幾處各另從實具奏通候事事覆請定奪如敢仍前玩愒從重究治等因在奉今照流賊蔓延七省十有餘年人

楊文淵先生集卷之十五

十

人屬望蕩平監軍御史既奉勅書行事合無比照前創各將所監之軍每一月奏報一次要見此一月內賊督見在何處總理見在何處或該巡撫總兵大小將領統兵若干各在何處有無獲功失事生擒斬殺若干損傷士馬若干逐一從實奏報其有非常奇捷及失事重大情形不時馳報不在此例倘或一月之內無功無罪便委確重事錄或因賊苦功高休養士馬銳氣或因錢糧缺乏不能接濟馳驅或者推奸避事無故養寇偷安即指實據奏以憑朝廷覆覈罪生所錄各該御史毋自愆期不報至于各責伏候聖裁 一查嘉靖四十二年間尚書楊博題准勸報功次

功若詐冒則當直數其惡明正其罪功若真正則當勤不
遲刻實不賄時若使延久不報本部何從覈擬有反壯勇
之心大傷國家之體合咨都察院通行各處巡按御史今
後調動大兵各要隨軍紀功其餘相去迤邐地方隔遠者
亦要嚴行各道文書到日大功限兩月以裡勘報小功限
一月以裡勘報否則御史從都察院考覈動情司道府縣
聽該御史指名查察等因在卷今照省直法賊之功通計
不止百十餘案未報勘報文武將吏有功陞敘者少有累
降罰者多未見壯心有灰合無比照前例大舉合剿即史
就近紀功如有戰勝情形先具大畧與同塘報齊發以憑

楊文蔚先生集卷之十五

二

廟堂先行賞賚鼓舞人心隨後就將血級功次勘明不待
部文徑行具奏其或案後小功出巡距遠行該道府勘明
報部通不許踰兩月之期違者指參考覈伏候聖裁 一
查嘉靖三十二年間尚書楊博題准吳淞倭寇先經三戰
三捷應知賊膽已寒若使度勢審機不輕舉動自當生收
全功顧乃止知欲速之戒全無臨事之懼致後用兵全敗
幾棄前勞今依御史周如斗所議將侍郎楊宜都御史曹
邦輔嚴加戒飭令其益奮忠勇廣收羣策量敵而進毋輕
試賊鋒相機而動毋輕望賊計務期一鼓剿賊以成萬全
之功原任遊擊曹克新既稱勇將姑免究治仍留軍門委

用以贖前罪等因在奉今照賊氛既久傳因長智非止一
平在我用兵必有萬全成算所謂智信仁勇嚴將必以智
為首吾寧聞智不聞力聞必以智為先且軍中史察果皆
撫大吏才識智短輕率寡謀不堪倚辦大事須當密切奏
聞仰候聖裁定奪倘或深沉有度持重當機切不可以欲
速之心易其臨事之懼就今小有勝負亦是兵家之常勿
因一勝遂果於長驅一負遽恐其再舉此軍中第一機要
也伏候聖裁 一查隆慶六年間兵科給事中劉伯燮題
稱論將功過當虛心計議以功過罪三者分為等創等因
尚書楊博覆准人材難得將材尤為難得西北之將難得

楊文蔚先生集卷之十五

二

東南之將尤為難得以後遇有勦官容自得虛心詳議酌
量功罪過三等如果應留即便請旨策勵不或依違以過
納垢之嫌如里應應即便請旨究治不敢寬縱以違長恩
一非一面通行總督撫按官舉劾將領亦要查照功罪過
三等從公會擬不得此可彼否致各部難以決定等因在
奉今照行間則賊將領之功固少狀暴露之久未免亦有
微功將領之罪固多試退失之外未免是其餘逐應軍御
史今後軍前果泰當以功勞罪過酌分四等權衡第一以
衝鋒陷陣為功而勞則次之以逐縮失機為罪而過亦次
之果如功多且大為臨陣必不可少之人罪重且頻為國

法必不可容之輩御史情材肅紀應有同心朕或恃功而驕志不法則功轉為罪畏罪而奮勇當先則累轉為功是又倣志存乎其人賞罰臨期頗易不可以預設拘礙者也伏候聖裁 一查嘉靖四十年間尚書楊博題准事不同心則功用弗泰況軍旅之事尤其大者總兵巡撫受總督節制勅諭甚明先年撫臣一抗軍門即蒙拿問紀綱不容毫髮僭差合如李文進所議通行九邊以後敢有互有齟齬者聽各該總督官指名奏奉等因在奉今照大舉剿賊十面合圍在督理隨賊所向而各巡撫分任剿防固難越境狀其大機大用實以分防之局為漸變之圖使賊隨其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

所在聚於中央而督理兩頭夾剿斯時泰而巡撫不容少有齟齬政賊倣或奔逸之形其責較之督理雖有半全實難輕卸倘或守陞郡之故智縱出境外即責無虞而付之不管毋論督理不能或功即該巡撫地方亦必旋改潰裂之患監軍御史分之雖各有地方之責合之則期以成滅賊之功合無比照前例查有巡撫總兵於督理二臣執違節制阻撓軍機者即使會同奏劾請旨輕則降罰重則重則拿問處分庶幾便令之私勉奉國心之効其果賊勢漸蹙形成釜魚督理計將一鼓蕩平而馬步兵不足用者各該巡撫所統之兵隨宜聽調不許執事誤事監軍御史尤

要一體相成不狀巡撫有監軍督理反無監軍少存一毫偏袒之見即亦無益而有害矣伏候聖裁 一查嘉靖四十二年間尚書楊博題准各邊斬獲之功以親臨賊陣為主巡按御史有查覈之責不得敘功四十年又該楊博題准巡按江西御史段顧言生長邊陲素嫻器畧通泰疏謀洞悉賊情既受監軍之責事十兵機者重與督撫等官公同計議不分彼此功成之日不拘巡按常例一體敘錄四十年又題御史段顧言計料賊情如指諸掌巡按事務已滿御史陳志按管無容別議合無仍留本官在彼專一紀功一功軍機悉與胡宗憲張臬等計議而行江西喜後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

事宜與胡松討議以次會奏如有推奸避事養寇殃民者總從實糾舉賊平之日遵照欽依與督撫官一體陞賞各等因在奉今照省監御史請勅監軍在尋常案捷之功御史職專查覈不必議敘若果全寇蕩平無復遺孽事事通行查敘與督撫等官一體陞賞是又皇上俯體羣臣所不愚新者也伏候聖裁

嘉靖十年五月初十日奉諭旨

覆查撫邊剿補贖項

該臣胡嘉慶有得年終數別將領事開激勵人心固莫容廢臣查往例酌分三等如崇禎八年分宜鎮信防不同有

幸而無事僅為中等者東西二協未經賊犯諸路走也有賊來不能拒去不能追應為下等者鎮寧馬營赤城青泉洗馬林等處是也各該將備等官以此數別功罪優陞劣處其誰曰不狀乃該巡撫劉永祚錄今十年補敘八年就中協路將備職專職守員數無多却於鎮城各營開闢之地與各衙門中軍旗鼓奔走之官多行敘為此則因循故套曲從人情於激勵有何裨益有其舉之又不如廢也既所擬如陞乃一託病不赴懷仁之董耀永崇禎八年臣始終未離宣大雖永曾出何處之塞要何處之域灼然有大功於宣鎮而獨被一陞級乎似此一番甄別相應駁回該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

上

撫通將各官職守勞績開具的確事件限十日內回奏以憑臣部覆請聖裁其西城遊擊某名武功賊一案擒集散黨既有確憑應請覆其原降一級延慶守備曹國輔貪污不法事跡新聞年任不足查事應勒巡按御史提問追繳標下坐營張源奎係何項出身應照欽依資格題明量加陞授不得仍前濫職都司魏候命下臣部轉行該撫衙門依期回奏遵守

崇禎十年五月十三日奉諭旨

覆恩按官兵聚寡不敵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賊入江北太湖乃無城之縣守備懼其

不足戰何能為有餘天堂則可居之山我方以為拙賊亦將尋殺守備趙應僅一加銜之官領新標兵三百名去太湖縣九十里戰於鵝飛灘力窮被執罵賊而亡居然丈夫之堅巡簡吳陽泰卑卑一末流之職練鄉勇當賊者兩年者奇功挫賊者七次歟於梅家寨報國勒盟征蒙遺累凜然烈士之風蓋自有賊患以來文武大吏中燒此兩人者多矣查得嘉靖三十四年間尚書楊博題稱金山之劫總督撫按開報頭目鍾富輕出陣亡地方官止知畏罪隱匿不知各該官軍報恤之忠係于激勵難以輕混合將鍾富總督官先給棺銀二十兩應得卹典作違礙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

上

奏又查得正德年間袁強驍知縣段多與大勢流賊劇七等對敵被賊殺次嘉靖年間崇明縣知縣唐一谷常熟縣知縣王欽俱與倭賊對敵陣亡雖係文職俱該未部不待再勘當具題請贈官世廕一面立祠以所歲時並祭仍各附入鄉賢名宦祠內以示優異等因仰奉武宗皇帝世宗皇帝聖旨欽依在案今守備趙應僅前奏奉候命下將運簡吳陽泰照生前立有奇功陣亡事例奏本身三等贈建功郎安慶府經歷廕一子與做外衛所鎮撫世襲加銜守備趙應止照衛將陣亡事例奏本身二等比擬正千戶贈懷遠

光緒十年五月十三日奉諭旨

覆楚撫楚冠益狂疏

該臣嗣昌覆看稱承天為祖陵重地年來當流寇之衝臣子分隄是同居守寧言彼此第以兵馬錢糧巡撫實司調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五



度激揚彈治巡按責在運行撫臣余應桂言其今日守陵
為專責前局可暫不可常理因然也然論撫臣之守陵當
林馬屬兵遠禦於陵之外不當掩旗臥鼓近待於陵之內
是西而襄荆北而隨夔東而德黃賊之所在皆撫臣剿賊
之所在而一人之身分應既苦於無衝回顧又恐其太遲
則選擇監軍道府委任而責成功白屬撫臣之事但其人
非真正閭閻遠方曾治軍旅者萬難浮揣而嘗試也此總
就撫臣而論剿賊守陵原非二事必剿賊而後能守陵未
有但以株守為守者至祖陵之重臣部比照鳳陽專設一
總兵防守共須五千人重奉有成命似可恃無虞然而巡

按御史應否如前居守一向未敢擅議今撫臣奏言賊勢甚猖三倍前日必寇平而始退鬼是待河之清此真身在地方又兼應巡按巡撫之事不知應經撤賊始其此奏是蓋可信可行者臣愚竊有說焉撫臣隨應守陞者也不以林守為守而以出剿為守按臣不專守陞者也亦不以林日之後必隨即隨陞有事出巡又時或回省皆以省署為常他處為暫也自今伊始宜以承天為常省署為暫四境到任宜不之省而之承天進行暫回宜不回省而回承天楚地連荆一歲不能遍巡當展其期不期既展一巡不必長往數返其署是其往也諸路常業持斧之威嚴而其返也陵園時借繡衣之彈護至於人齊兵齊餉齊大舉合圍剿賊臣部另疏請勅就近監軍尚候明旨施行蓋用兵所

楊文蔚先生集卷之五

三

獲延鎮邊情塘報疏

該臣嗣昌復看得崇禎八年敵有事於河西為收播罕是子計既得之矣復中套部意欲何為若延綏一帶內外窮荒最定無有垂涎之理此或臣部調兵剿賊該鎮設為此詞以冀陰緩其事耳不然何前此寂寂而一聞調遣請見告警驗然並至哉事關軍機臣頗窺見其隱不容不為道破者也除一面申嚴賊守外理合具本題知

崇禎十年五月十九日本聖旨邊防謀犯臣劉延禧將士自當時刻成嚴母各少知王威會剿兵不容辭不得以告警地卸

秋防屆期疏

該臣等看得今日之勢邊腹並急不獨防邊也今日之邊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五

五

時刻並急不獨防秋也去歲六月與師原不待秋高風勁之候今者傳調限馬已報有水陸分犯之情念覆轍之在前漂驚危之摘情況卜哈之情形臣測套部之犯搶時聞西人哭遼於河東海日要挾於甘鎮總因兵馬之微調四出以致邊陲之狂猖彌張必內地有廓清之期庶邊鎮有專注之力而三秦之蹂躪如昨也豫楚江北之盤踞如昨也腹心內潰而邊鎮愈不得安邊陲東虛而奸民益登登思亂譬如人之一身內證外證兼而有之此正探本兼治之時皇上慨增各鎮之兵責令各自為守不用幫調而猶恐沿習故套不肯著實奉行仍復分遣中復巡查不時中

飭聖主之憂勤如此諸臣之玩愒何心本部先有欲陳安

內一疏請均一年之兵餉分布十面之湖羅深知不一勞

則不能永遠不大費則不能大省所以策寇者幾無邊處

矣迨海上聞警本部復有敵人圖解用鮮一疏備陳按要

六款未及遵行而島事已壞又有驚聞皮島潰失一疏再

陳款急十款所以策島者亦無遺慮矣至於宣大山西蔚

遼昌保通津良泳切近陵京又為邊陲熟諳之地備禦尤

嚴本部有嚴實還備禦要軍機二疏酌防援之實著嚴調

度之專司指其大端言之而各鎮之事情不同賊守之局

面互異與之反復商確務求處處嚴密著著關通於重信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五

三

青實之中不失聯絡呼應之法所以策各鎮者亦無遺慮矣本部既專調度除各款指畫而外不能代區石之斧斤諸臣身任封疆除實事經營而外亦別無制勝之方累聚敵者但念前車不遠勿以掣肘藉口稍弛戎戈待旦之精神討賊者更念道限太寬勿得玩寇貽誤反失居重馭輕之大勢持險又治之聲憤而藉天語之叮嚀惟願諸臣以保身家之念保封疆則百務自當振舉以凜功令之心棄寇敵則諸情無不精詳如應備文具玩換軍機圖處俱存諫不能為諸臣發毫髮也

崇禎十年五月二十二日本聖旨前據兵部等方疏陳奏本疏秋防期將屆矣邊防在內外大武各官務要竭力

國難同心並願禦寒必使先伐政通海無阻平冠必到
恭祝民中原底定安泰康康功神府屬實如我祖治績地
秋誤軍機國難存定與無相會國難通行無阻

覆金盤仰仗天威疏

該臣胡嘉慶者得海上之事臣部條奏十餘大意不甚相
違無非矜恤兵民欲使安插得所聯絡近地欲使接濟無
難而已今五月將盡已亥小暑不遇二旬便涉新秋官軍
當早為分佈定三分控扼之形難民當各自旋歸就八城
衣食之便此乃一勞永逸長享安寧之計若懸樓窮島懸
望轉輸不過津登本折而已查津門前派接濟即奏稱積
貯無多並運船亦為登州留用而豈能為額外之供若發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五

主

青萊三府方欲扣存島餉處處增兵而又豈能儲海上之
用此則天時人事俱有不得不乘晚船之役為轉徙之圖
者查提督陳洪範塘報之末有云候屬國面書知會催發
兵船進復皮島廓清餘賊另行馳報等因臣知麗人此時
不忍遽忘天朝者是其本心不能不為敵用者是其實事
我這一力通書示天朝不忍絕之之意則亦足以感其心
而欲他有聯絡與之圖敵不惟其力不能抑恐其心不敢
敵既以力屈而降之亦必使人羞而守之抑或察其動靜
知有警為建賜麗人雖我兵將陽為與我國敵陰實與敵
圖我我將何以待之乎竊恐一不成而萬有餘畏又必不

先臣謂麗書可通也回書不必可信也餘賊可清也及為
不必可通也蓋臣陳應祥謂洪範自酌進止機宜必有以
仰副明綸是不敢必洪範之進而洪範受命封疆身在海
外又何來自言不進為之熟察情形決機進止臣衙門實
與有責不敢不陳於皇上之前耳臣蒙恩深重一片血心
不敢知而不言伏惟聖慈垂察即賜鑒裁勅下臣部轉行
遵奉施行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五

主

覆趙廣方安內須圖全局疏

該臣胡嘉慶合臣言國賊而先之以審勢者何勢則有時
而屢變客則無時而不因也譬之英然分道布子則為一
勢而敵交鋒時有趨全又為一勢至於趨舍之間殺活縱
奪不可踴窮固不必於原勢之畫合而要不必出其範圍
也若使布子之初滿盤密匿聯絡無遺則又安用美為矣
臣愚昧陳案內一疏謂賊在江北則鳳陽鳳天山東河南
湖廣江西六撫張六面而總督總理俱入江北會剿其說
猶有未暢又於江北三罹寇患疏內發之謂賊在河南則

鳳陽一面堵領雲南竄之路湖廣一面塞斬黃東下之衝而總督總理與河南巡撫會剿於開陳汝蔡之間是將禦之未入安慶之先即應天巡撫本等信地僅與江西巡撫擬一隅面特南之勢事理亦明白矣但臣因此之故未與應天巡撫分餉分兵該撫駐節蘇松頗不能顧安慶日前賊勢又在安桐潛太之間警急頻至以故外議紛紛謂臣此面為賊臣思補湊無術必待人齊兵齊餉齊動手之間趨舍方有定勢心力方有專圖此時此際臣實不能增餉增兵因不敢用違重臣駐安慶之說而主事臣趙光祚與臣朝夕計議指畫要危因而慷慨拜疏以剿撫實著全局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五

五

緊關自請獨當一面誠發臣之所未發補臣之所未備就中如言剿不盡恃吾兵力能令彼自相屠戮以助吾剿言撫不煩煩吾安撫力能令彼自執節首以就吾撫其人之傑而智者皆吾將強而壯者皆吾兵積年之烟戢山谷之蓄聚皆吾餉誠如是然後可稱用兵之機畧然後可望平賊之規模臣近擬請御史監軍疏有云智信仁勇嚴將必以智為首聞智不關力聞亦以智為先凡光杆之言皆智者之事用兵四十年如混沌之叢至今日而始開非獨臣之幸實海內之深幸也但計兵之數云鳳撫二萬楚撫二萬豫撫二萬臣原派三撫數止五萬除護後不動外實止

四萬無此六萬之多三撫信地甚廣派兵四萬不多於中割取九千勢必不能戰守而又疑其信地責成他人殊為不便此三撫兵難動也見今總督洪承疇於川步兵一萬之外奏討馬兵三萬剿賊若總理三萬又割三千益存見少此總理兵難動也惟應天巡撫本等信地割兵一千五百似乎不得不然然計前此募兵一千二百近又議增二千二百較所割之數為浮而該撫之力已盡至操江都御史部下水兵合而計之僅僅二千八百有奇而欲割取一千五百從何得來以此觀之兵之一節苦無著落縱有神智恐難一無所挾而行此臣所為躊躇四顧有難輕議者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五

五

也至秦內云西北之地異常奇荒斗米千錢糞骨易子賊之大勢必盡東下就食南直楚豫邊界稍稱富足賊必賊而滿此以為大空故臣切慮亦是此著所謂應舍有定心力自專本有督理各撫大張網羅合圍夾剿却又全無執遇此賊任其取焉取糧席捲渡江者在臣部雖有分布網維省直諸臣未見呼應實濟秋緣總理未到一切尚覺茫然賊賊潛伏深山我兵決難拔剿誠恐密遣奸細暗渡江洋一呼發難之間能令南北震動為害不小又如龍在田許名臣等所領滇兵條可條否乍南乍北全無收拾為取之人並楊世恩遣下之兵未知見統何將秦翼明龍

之兵曹否就道入川皆須處置得宜為是竊見光祿孤忠
自許慷慨多奇本部職方司郎中王世寶入勞深剴應得
代臣等原欲以光祿代陞今光祿既願討賊欲留之而不
可且係本部若送他處考送之官改授亦其應得合無仰
乞聖恩勅下吏部都察院改授御史職銜帶同金三萬兩
前往河南湖廣安慶等處閱視先查總理之兵原派三萬
見有若干尚缺若干一面先行選募以待總理到任其滇
蜀等兵有不堪者將所帶銀量給資糧運之而籍其堪戰
願留者即運委將領聽其徵收調度出奇果能破賊成功
自當不決陞賞如總理已到適值機會可乘仍聽酌量行

楊文蔚先生集卷之五

五

事侯四省直監軍御史先有報滿者即以本官代之此則
封疆大事軍策當收臣不能以一己之愚偏執阻格考其
各寇情形臣不能知惟據陝西撫按奏報已撫張妙手的名張文耀蝎子塊的名拓養坤似覺小異贊畫李王白曾
具條陳於臣臣不能用因亦未見其人應否攝與俱行仍
聽本官審酌可也

崇禎十年五月二十七日奉聖旨劉賊雖理專責蕭連
惟劉賊調度職方運籌通達宜止一偏頗此特著楊傑
其職不必改授

廣延撫劉賊部告方刻疏

謹臣嗣昌看得延鎮多年凋敝兵馬堪戰無多延撫周汝

兩受事未久整飭方新而所與共事者王威八十老將生
鎮自是有餘調援或難輕議臣等亦不敢以不情之調求
多於該鎮之兵也但念流賊初起於延而今為禍之烈幾
半天下若不以時收拾竊恐半天下之禍蔓延未已所以
敬陳要內一疏以延緩為一隅而責該撫協防而決
撫豫傳庭剿賊當急圖了期一疏與臣計頗合故不疑而
調四鎮之兵今細審賊勢有一大股在江北安桐潛太之
間又一大股在湖廣河南德黃南汝之間皆伏山谷遇夏
即有出沒決不至於大運而大運之期必在秋八九月之
間日今湖廣河南江北之兵通計不滿四萬馬步多寡

楊文蔚先生集卷之五

五

零星不成氣勢或缺偏正思清歸即使新理臣亦刻尚苦
無兵可用臣擬送八九月邊等少定徐抽一二枝勁兵以
應理臣之用尚未知其時勢何如而見在有兵堪以剿賊
者惟總督洪承疇部下總兵四五員馬一萬四千餘匹且
其賊在臨軍漢河之間者兵至則臣山谷兵去則攻城堡
而官兵果與賊遇盡力剿殺則未嘗不奏功故臣愚計以
為調四鎮之將之兵再助總督洪承疇之力責其於六七
月間盡蕩秦賊然後發運邊鎮之應回者若干特選授其
精銳數萬者若干出關而東與總理諸撫合圖河南湖廣
江北之賊務要堵之十面聚之中央盡心盡力成一番大

剿之勢必也渠魁既得瓦解形成玉石俱分豈從周治斯乃上為仕獲除心腹顧憂下為蒼生除瘡痍大惠若如延撫之說一鎮兵不可動結鎮兵盡然將見一省賊不能剿諸省賊亦猶是矣天下事其將責望之誰哉臣擬覆此疏正屬草間伏見陝西巡按謝東謙一本為奏報平鳳漢與賊情事奉聖旨據奏平鳳漢與賊紛馳寧謐何期著該督嚴飭諸將奮銳賊掃蕩清窟穴勿得但謂未捷仍釀劇禍若各將憚於征剿盡地玩延該按即據實奏來從重論治不宥該部知道欽此然則秦賊此時當痛剿當合剿又當急剿不待臣言聖旨已深功著明矣延綏撫鎮合當整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

三

朔士馬偵探邊情果速急賊緩則當專力以待邊若邊緩賊急又當並力以圖賊慢去盡止不調臣部不敢依從但令督臣酌量以延綏兵將堵延綏就近地面使其南顧則剿陝西之賊東顧則傾山西之援而西北顧果有邊警亦可運而自衛是則軍前之妙用而非臣部所能懸擬也

崇禎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具題

臣心日苦疏

竊臣犬馬蒙恩奔走三月亦思勉圖尺寸仰報高深何期材不稱心望不符位徒有麻腸可嘔曾無毫髮堪裨以邊備則中傷使勞而固知實濟以寇氛則滿座雖具而高屬

空文欲征調則環視九塞誰是可動之兵議招練雖勵多方未見湊手之著瑞屢展僅解於西北則項不保於東南鄧析未補其亡羊潛太滋深其伏驚治兵之人在遠猶無受事之期養兵之餉尚懸日有自焚之懼近如皮島潰失合遼長山臣故憂敵愾急來臨旅順黃龍之轍而不知茲賊內起成先年劉王之形承天固已可虞鷹鷂彌增一患傷心頗足補採何方凡皆將賊之惡敗家倖逃之想伏乞大恩早加譴斥以謝封疆別簡賢材以辦樞務臣吞藥視事未敢杜門然日復一日罪戾彌深終無補也故席藁以請

崇禎十年五月二十九日具題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

三

度秦撫馳報流寇情形疏

該臣嗣昌看得陝西剿賊近來習成套數大都強將多兵隱蔽西北闊遠之地一任藩封郡邑攻圍困陷時之不應賊之不聞必思數月之久然後一發見奇稱殺賊若干首級飛報解圍大捷云夫其或殺或解因亦挫賊之濟然其不應不聞實多養賊之患相提而論挫賊不過什之一二養賊實居什之八九其挫賊也廟堂不忍沒其功其養賊也從來不曾議其罪此秦賊之所以不多不少不滅不生而長川自在非獨訪將之罪實總督洪承疇之責也承疇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二

崇禎十年六月初一日奉
 聖旨余冠封贈孫科仍
 照舊例將領是故求功
 地方不堪養廉當受此
 華倫
 不取殊屬違玩洪永晴
 職事疏虞著遣旨飭嚴
 官兵
 此等與協同撫魏振劉
 應授務期依限廓清毋
 致稽延

覆登監兵坦道將激變島衆疏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累此亦何能養贍惟是名雖為兵實則非兵毋論強壯老
弱有一人即食一糧始安處而不思歸矣兵餉之數有限
生齒歸附無窮則又何以給之惟是廣招商賈透販禁物
假途高麗貨換金貂至於隔海則參每兵負米一斗限定
食盡而歸除納官參半斤外聽其自費復利無窮始應墮
而不肯歸矣為之將者雖假朝廷名號實非疎部陞除不
過被中自為署直金貂多者倚為心腹奸黠甚者占作爪
牙寧知紀綱法度為何物於是毛文龍劉興治陳繼盛食
龍等醜亂相尋始膠固而不可歸矣沈世魁者本一賈頭
牙行有女純色毛文龍納之為妾寵冠一時文龍死劉興

治納之與治死陳繼成納之繼成死黃龍又納之至黃龍
死前此婦乃死而應毛劉陳黃四姓皆尊世魁為沈太爺
蘇杭商賈之走江東販賈貨者歲時寓書沈太爺不絕臣
在關門等獲遺裝海船得其書無算第因孔叛初逮黃龍
繼治朝廷方用世魁署總兵臣恐發覺林連籍口生釁因
盡付火焚之止將船人將士望等請旨正罪而此段情節
臣眼見身知非僅得於傳聞者比也竊今觀之應年島帥
不過四五人為將之徒不過數十輩設為牽制之說焉留
避難之民十五六年之間死於敵死於叛者不啻十數為
衆而至於今所存不過僅僅五千有奇蓋應年占應孤
島因而陷害致此本以逃難至海却受海中大難而不知
本以忠義來歸漸至逆成大逆而不覺嗟乎此孰非朝廷
赤子而忍令其逆感至走豈我聖主之心哉今既自知罪
惡已就安撫請求寬政賊國功在撫暨從之以權臣部
當守之以經在兵科設之以奇臣部當導之以正前奉有
多方安撫明旨臣應遵為文告馳使諭之就令登萊撫監
差往來慣熟人員齊去朝廷不必遣將致使驚疑其兵科
所奏止將安撫登萊民心一段徑行換換遺依其餘與臣
等覆奏情形通不必行文破處俾其遵感可也所有告諭
之文臣另擬進呈御覽王世泰申覆原文臣封還內閣備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

五

照統候聖裁定奪施行

舊稿十年六月初二日奉聖旨已前古丁山松河沈
鎮世魁死後其子祥現現為師會執通孫氏順印河延
白帥登廟廟人於朝米白領有一大處分而同舟共越
公舟白帥人於朝米白領有一大處分而同舟共越
聖意將移值僅後一手刀與公之李達春李誠秀父子
而已撤島之事雖成而先聞之洩元氣久盛亦無及矣
况之明事之敗非為後陷之厲我先人見之明於茲
可見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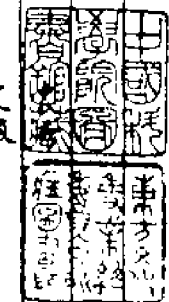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

五

曾孫 鮮 孫 祥

楊文豹先生集卷之十六

明 武陵楊嗣昌文豹著



山梓

孤兒山松同輯

山樵

袁咳

袁介

同校

袁序

疏

遵旨議武科疏

頃讀臣嗣昌具題為酌議世職武科遺材互用以老練其材養成其用而因以養軍屯之實起衛所之疲漸復祖宗

楊文豹先生集卷之十六

舊制事奉聖旨遵世職令休管事拔用豈得以考中為差等武科近准贖傳已無三種名色併武科廣額太濫且管衛所原非典制通著確議其奏欽此欽遵兵科抄傳到臣除世職管事拔用不拘考中差等容臣另行具奏外所有武科應否廣額合於今秋舉行相應預請定奪查得武科近准贖傳已無三種名色仰奉明旨誠然然在臣部相沿而有以三種二科推用者即不顯三種二科名色而春試拔勇一途一科亦收二科亦收收則隨入本年推用款項夫以一種而售春試是無二科之名而實則二科也以二科而售春試是無三種之名而實則三種也聖慮廣額太

濫臣查武通士三年一次共額一百二十名春試每年一次每次八十名三年共額二百四十名是其額比武通士多却一倍矣武通士三年之內推用未完如甲戌科至今尚有守候者春試每年用完是其遠比武通士徒加一倍矣武進士錄武舉而朱較為清楚春試所收頗雜有去冬春舉而今春考中者刻應未久將暇為遠化之階武進士合省且大舉稍廣免難春試所收頗隘京衛浙直而外即邊方亦不多得者冒籍倖假入較半將閒之輩以故臣之愚議欲罷春試而盡歸於通士之一途廣一百二十而為三百試如聖慮其太濫併三百六十而為三百則臣之愚議有減無增似濫而實未嘗濫也且每三年一大舉而四海九州之人皆得與則不啻至公一舉之後各歸原籍聽臣部循序推用而無事年年奔走為巧營投取之謀則不啻至清惟公惟清可以服人心而作士氣臣部清此一途與世職之休為合武者相表推用即諸武人進身之始無有不清而邊方行伍戰守者皆堪以拔擢者聽督撫等官虛公選擇臣部據以覆題即從奉鐐刺之徒亦可有其國度之念而臣等安心辦事不致風波震撼凜凜憂虞是臣等奉邦政所當為之職分也但奉旨確議臣等竭愚心未敢必其有當可否如臣等請抑或再加裁併武進士一

楊文豹先生集卷之十六

定每三年一次以二百四十名為額其每年春試志行停
止伏候聖明鑒裁可否如敕勅下臣部遵奉施行

李積十年六月初六日奉聖旨武科原系文職至武職
行任中安多戰費花年內至武職才係止武職而止
俱府官與通詳官滿等或作年積選以杜各難之弊
違者各議具奏

廣兵科叛兵聽候疏

故臣副昌度看得皮島兵將清存五六千人苟懷反側之
心決無先期毫不漏泄之理陳洪範黃孫茂等身在險中
何至暮無耳目之寄一旦崛起束手聽命如孤豚腐鼠可
謂昏愚之極矣殺孫茂而留洪範陽為借以招安陰實挾
之投敵章奏出門投往東使石城既不收島前行計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六

五

之定是投敵一著茫茫隔海任其作此舉動而無素之何
漸憤何極第聞軍報到而登萊寂然虎該撫監從權遣往
招安之人亦不至無回話也至於關門將領來化龍樓應
祥寧遠將領衛之屏蕭九韶等或與叛黨相角或從虎穴
脫歸備歷險阻勞苦可念而島官池鳳高乙至石城車然
自振軍做忠免不與同叛何其肝膽識見迥出諸伍為萬
我竊謂如此一官應特加陞賞與其中軍池鳳鳴康維都
等有功等行該撫查明有無實職池鳳高加陞二級仍賞
銀三十兩池鳳鳴康維都等有功各加陞一級仍各賞銀
十兩百總兵丁查德壯男各賞銀一兩婦女各賞銀一兩

小口各賞銀五錢就於臣部題發安撫銀三萬兩內查有
餘贍先行撥給如解銀未到一面不拘何項那借給之不
可少通項刻其官丁內有能仍來哨船前去東島宣傳欽
實密行招誘忠義之人來歸者朝廷破格陞用即與實缺

將官該撫明白宣諭鼓舞成功可也至兵科之議實中雷
時撫處機宜所料拘禁洪範勉為代革情形不啻如見日
前登萊撫監業已權宜遣官所計布錦家眷等項定亦計
酌進止不至輕發而沈志祥聞係沈世魁姪即為世魁中
軍掌提一切兵權渴望世魁死後即代為鎮所以痛懷黃
孫茂立心死之者以其急徵征督前將軍印故耳即今暫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六

四

留洪範揚帆往來或者再負險違勒令洪範為之請鎮亦
未可知該科身將廢立主帥欲微藩鎮留後之說不
日之內登萊報到當見指實臣請先將島官池鳳高等請

旨將加陞賞昭示朝廷德意施行

李積十年六月初七日奉聖旨島中機宜者該撫監酌
行池鳳高等等處可無准此該部議即分別陞賞以示鼓
勵其丁人等有能宣傳欽實招誘者即與破格陞
用其從中情形仍著該撫不時奏報

度蜀按塘報中面情疏

該臣副昌度看得黔楚初起據按臣為督卿督臣朱覺元
先後奏報圍攻大方情形俱有未盡臣竊料其中有出其
不意誘而殺之之狀因陳處置機宜第一分別順逆明諭

朝廷德意順者一切勿動逆者自取誅真如能以順攻逆
寸土尺地朝廷不利其有就給助順之人永為世業即老
烏使能悔過不難嘉與雖新次則飛檄侯良柱馳赴川南
發兵抵大方之背疾入成功一臨總督朱雙元調度功實
罪罰朝廷不爽絲毫又次川屬土司嚴為禁遏不許同逆
助兵雲南鎮守沐天波修我戈矛早中赴義之舉又次湖
廣四川協濟舊餉連催徵解貴州尤恐額外有需湖廣原
派黔餉必須留用又次湖北調兵運糧就近擇留兵巡兩
道仍設偏沅巡撫等因題奉欽依咨行去後距今已踰兩
月未見彼中奏聞臣採道路傳言似不止前所料在我版

楊文淵先生集卷之十

華大方政微恐聯彼苗蠻張微免也藏福心方圖安有度
度不保之虞楊政鑒致先發制人之計誘而致之出不意
而賊之為除一二小醜計則得兵不知非朝廷大信並地
方撫處之宜也今大方已陷方楊被執見於遠近道之報
如此而老烏特控於蜀猶有文呈三院指日差官換族之
言固其一面報復一面獲兵之計但在裁所以待之要不
出前分別順逆含養維新之請倘或負固阻兵自取夷滅
御史陳瓚模所謂遠不通為楊應龍近不通為安邦彥眼
下亦不通與化伍等同歸於盡之路真為破的要言各與
保命良藥未知能信從否也至督臣朱雙元前調川將羅

京周近據巡撫王維章已報就逮又調雲南何天衢未知
該撫王世德曾否發行討此兩枝兵將數亦無多臣部前
檄侯良柱馳赴川南直搗大方之背斯乃第一要著即使
盡動諸彝去逆效順亦必臨以大兵制其死命而後可議
叛罰服舍之宜如或說詞面護怙惡不悛惟有長驅大剽
之一法前此水西之役滋事多年非關小醜久遠天誅實
我黔蜀口舌多端心力不一所致此方則彼則張撫其實
亦未嘗撫彼方撫此則張則其實亦未嘗剿不通各懷秦
趙故為矛盾以停賊而長奸幾假賊而幸賊豈獨諸臣之
咎中樞實溺賊耳今日之事為難為難前報善手御史之

楊文淵先生集卷之十

言也諸臣職掌或分畛域皇上視之總一家封疆所限或
存異同皇上視之總一家之人而臣等司邦政職責攸關
請以一家人連做一家事務要心心相實息息相通建一
張母甲可已否獎成事機行一令毋陽奉陰違顯于節制
順可換母明批暗激以妙功宮成運可刺母彼推此却以
總實大寇有一於此臣敢備職稟正請斬斷從重處分
誠為封疆重計有不吝謫狗者也

崇禎十年六月初九日奉旨朱雙元奏楊應龍等方違
逆旨不遵命不遵諭不遵旨之賊亡逆者該督
撫王世德曾否發行討此兩枝兵將數亦無多臣部前
檄侯良柱馳赴川南直搗大方之背斯乃第一要著即使
盡動諸彝去逆效順亦必臨以大兵制其死命而後可議
叛罰服舍之宜如或說詞面護怙惡不悛惟有長驅大剽
之一法前此水西之役滋事多年非關小醜久遠天誅實
我黔蜀口舌多端心力不一所致此方則彼則張撫其實
亦未嘗撫彼方撫此則張則其實亦未嘗剿不通各懷秦
趙故為矛盾以停賊而長奸幾假賊而幸賊豈獨諸臣之
咎中樞實溺賊耳今日之事為難為難前報善手御史之

實奉成國富其存決不姑貸

遵旨奏明酌議世職疏

該臣嗣昌於本年閏四月二十一日具題為酌議世職武科通材互用以老練具材養成其用而因以敦軍屯之實起銜所之疲漸復祖宗舊制事奉聖旨遵世職全休管事拔用豈得以考中為差等武科近准廕傳已無三科名色並武科廣額太盛且管銜所原非典制通著確議具奏欽此除武科廣額事宜臣已另具奏外所有銜所世職臣念祖宗朝奏養至今子孫相繼垂三百年之久而未能大收其用祇因遠近無法牛驥有同年之悲聞押查輸徭風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六

上

滋其眠之態而軍伍之虛乏也政處壞隨之若非收拾以法磨礪其材使之漸次精習而為我用從此如江河之趨下將彌不可挽已夫惟限應武科則讀書識字盤馬彎弓之事不得不重而習之以至年齒長成粗練事務或有謀勇輩出於其間而材將不可勝用是故以武科為難訪而入之以全休半休管事差操為格選而選之三年大比不密不疎合格者雖貧寒得以自見逮或者雖豪富不得躐躐誠屬武夫之本業而亦推舉之平衡也伏蒙聖旨令臣確議具奏或者以全休管事為銜所之常考中差等近奇刻之政此實天恩優渥曲示矜全非臣愚所敢再執然臣

切有感於成祖皇帝諭誠之諄諄也伏觀永樂六年三月二十日該本部尚書兼詹事府金忠等同左軍等部督府掌府事定國公徐景昌等於西角門欽奉聖旨天下銜所軍官比先身親戰陣銜冒矢石卧雪眠霜出百死博一生積累功勞致有爵祿子孫世襲這等老頭目每心裏常想者舊日勤勞好生感恩知報好生小心保守爵祿十分遵守法度諸事勤謹一些不肯怠慢了十分愛卹軍士這等的鬼神護祐長享福祿他那有禍患如今他的子孫多有不知他父祖從軍立功艱難又不聽父母教訓每日惟務安樂驕奢互相勾引吹簫彈琵琶唱曲兒賭博財物看勾

楊文弼先生集卷之六

八

闖說干話去那歇樓酒館快妓買笑恣肆藏私欺弄吞舌但裡一隊兵挺的詞曲胡道一句無理的言語便如破一陣傳一城的快活爭誇道是好漢武中間有一言半語干犯法度連身家都受了似這般微賤不才壞家門無理的事使教善去做全不想著久遠享富貴的根基本等為全不肯用心操練其餘的武藝又全然不去習學又不肯讀書學道理看古時名將所為垂名萬世不磨的功績又不帶操煥軍士的好勾當及至北京來告集營比試時弓也不曾射槍也不會擊馬也不會騎只拚著錢物買束監比官取中一做了官便百般苦害軍士這有征調推務假

祖事故使錢買免便有調到軍前的官般是避過縮只是
藏躲在人後得走時便先走了似這等多有與故的不獨
是棄了他本身將朝廷大事多誤了又廢他祖宗辛苦積
下的功勞自家得逃得性命不死時朝廷必然依法度殺
他不說自家無志氣不才不孝將祖父功勞廢了却恐誘
朝廷無思不念他祖父的功勞有等廢皮不才本不會自
家上功見他人立了功多端詭詐出來賴做自己的功似
這等好生無理鬼神不容惡兵部便行文書並出榜去與
內外衛所知通今後軍官子弟務要如法操練弓馬慣熟
不許怠惰廢弛日後如有赴京比武試不中的發充軍三年

楊文淵先生集卷之十六

九

著他知道祖父已先從軍立功難雖三年遇再著他來比
武若再不中時發他煙瘴地面充軍役別選戶下有才
能有志氣有本事有見識的兒男輩替又不悞了朝廷大
事又不廢了他祖父的功勞這他祖父爵祿也常常的保
守得安穩又見得朝廷恩待功臣的好意恩款此夫永樂
六年去洪武間開創未遠而世職子孫已不知祖父勤勞
辜負朝廷恩澤如此矣至於今日歷世愈遠積習愈他其
樂驕淫亂狂恣肆犯法甘養身家如我聖祖所言不可勝
數而朝廷大事付託不壞者有幾臣以為聖祖貽謀別選
戶下有才能有志氣有本事有見識的兒男輩替又不悞

了朝廷大事又不廢了他祖父的功勞這他祖父的爵祿
也常常保守得安穩又見得朝廷恩待功臣的意思乃今
日鐵衛所青首起衛所廢斥之第一策宜請我皇上第一
舉行而竊恐今日宗法不明昭陵已甚小有權變易開謀
奪之端違難報議惟有武科一途借以收拾則我聖祖所
言本等弓馬全不肯用心操練其餘的武藝又全然不去
習學者限之以武科技勇將不得不去操練習學也我聖
祖所言又不肯讀書學道理有古時名將所為要名萬世
不磨的功績者限之以武科策論將不得不去誦讀觀看
也合格者全係管事超拔在前進武者半係差操沉淪在

楊文淵先生集卷之十六

十

後大難服超拔而甘沉淪者三年一次六年再行九年又
舉不過十年之間而衛所改觀人人讀書知道理請弓馬
精武藝而前之半係差操者未嘗不進於全係管事之列
是以進之之術進之非終期之廢閒也若十年三舉而猶
不能全及焉則誠聖祖所謂自家無志氣不才不孝將祖
父功勞廢了者抑何足惜哉此臣酌議世職之苦思今奉
聖諭令臣確議不敢不備述其辭然者也若欲清軍清屯
非調衛管事不可應否另奏請裁抑或姑備其舊統祈聖
鑒定奪批示施行

嘉靖十年六月十一日奉聖旨世職輩此說以馬步
文理分明或會兵令惟嚴加申明不許違改違者

七事宜通行的議本

欽家勅諭並注違獲疏

竊臣刑昌項從戶工二部之後恭按勅諭一道內中間戰事宜有關臣部職掌者曰屢報敵騎西行必在邊外驚伏伺隙突送沿邊各督撫監鎮道臺奉中飭整備有素俱應赴邊相機駐巡設法遠偵無論銜銓與險都著重役一體嚴防其認就戰守機宜兵馬數目果否確實該部遠選差的當員役作違分投查驗但有該玩虛飾即從實具奏敢有受賄徇隱必立新不饒並京營勇衛挑練已久果否精健可用堂上官也去親驗來說邊腹城邑修備儲練果否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六

五

可待著該撫整頓通再加嚴查全備如法者即與獎勵奏敘違式不全者即行戒飭各完仍即隨添改不許後民飲此臣愚疏請未盡不勝感悚文加念臣數月以來勉將義實違備預整防後一著請旨中鈔再三敢謂狗馬惡心庶幾有裨為一實賴督撫鎮道仰體宸衷各營各等機要而又加以總監分監之協運惟等巡撫巡關之綜察行部宜其整頓精練無少懈弛防禦綢繆無少疎漏而臣前蒙召問各違事體臣部也該差官去查臣對先年尚書楊傳有事實違司官查核見在司官走員無可差違若為小官去恐需索騙錢為害隨家聖諭不但小官騙錢司官也不可

盡憑臣切切在心不敢忘也今念敵騎西行日久沿邊防禦倍嚴所有認定戰守機宜兵馬數目果否確實通項選差員役分投查驗臣思差役前去或止可查數目未必能詣機宜擬畧分四路選差司官四員星速往回報命為是謹擬職方司員外郎趙光行差遣化關軍武道司員外郎魏公韓差陽和宣大武庫司主事原毓宗差密昌通添車駕司主事吳鼎差真保山西欽差勅諭查驗戰守機宜兵馬數目但有該玩虛飾回日從實奏聞如敢受賄徇隱聖諭養銀濫如諸臣勉辭自愛毋或自貽伊戚是臣之所僥倖致鳴者也其京營勇衛兵馬臣已移文知會訂期親驗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六

五

各該督撫監鎮通昨即告別馳傳並未盡事宜容臣審思悟飭外所有差官四員合將職名先奏但各鎮邊隘甚長若必處處親到任通數千百里恐報命稽遲即非作違分查本意臣擬連初前內戰守機宜隨處體驗一二兵馬數目為查預備馳報如遵化之二萬四千關門險在天津四十外之二萬六千軍錦之二萬其最要者他處俱准此例行之惟昌宣二鎮後復守兵必須親到查驗此外實有不能偏及者臣不敢不先奏明白也

崇禎十年六月十二日奉命

奏明職掌疏

竊照臣部職司軍紀失律即宜入刑從來在外督撫按等衙門但有參劾武職奉旨必下臣部議擬除革任革職外有應提問追職者仍行各該衙門動問明白復奏前來臣部移咨刑部查問律例果否相當回日主稿會同刑部具題此見行之通例也其在內經臣部糾參請飭法司動問者似應法司具奏完日移咨臣部備照臣部不必會題臣前在朝班公會刑部尚書鄭三俊言及張全昌王忠二奉命臣主稿臣以前語應對三俊亦以為然乃今又有恭報撤回兵數一事奉旨該部確數議擬具奏兵科抄送臣部臣查此案乃遠戍原任總兵尤世威事也雖非臣部所參

楊文淵先生集卷之六

臣有嫌當避不敢不明白奏聞者先是崇禎七年十月內臣已離關門赴宣大之任校閱調餉營兵五千剿賊以尤世威張外如統之臣心念此兵收拾數年亦非容易必須急用善用乃可成功既聞派防盧氏深山窮谷之中又臣舊任河南所屬知其非計於八年五月初三日臣有探得邊烽確情一奏內稱大同主兵力薄邊兵恐不能分分則又憂糧乏臣思關門餉騎五千剿賊南方已久時值青雨旱涸其人技無所施不若調之北來就防倒馬偵探大同有急是馳出關應援似是穩便一者等因奉旨下部看議問科臣等自裕出疏駁臣內云此言為尤世威耶誤尤

世威耶為邊疆耶誤邊疆耶夫今日剿賊贖罪之世威即當年援宣遠遼之世威也昔曾駐居西城坐視大同之危殆而拒法不前今使之回守倒馬偵探大同之有急而肯踴躍應援直僅隔一歲而勇怯頓成兩截耶且世威征賊幾四月尚未樹尺寸之功而遽調之北回將何所為贖罪之地不幾置世威於兩就耶况賊已入秦勢並堵對在洪承疇方苦兵少高啟乞調於宣大而反撤回鐵騎是使承疇患去其一臂之助而楊嗣昌亦難免於忘成之嫌矣雖邊防之警報頻傳而邊烽之舉犯未確有背國尚無恙也等因臣念自裕既不知兵吏不知臣不復與辯而六月之

楊文淵先生集卷之六

十一日敵入大同十五日復入山西臣勉強持絕不言調兵一字即遣兵調到亦審思萬全而不用之乃世威等果以寇宿深山疫癘成作病兵挑選止三百人當十餘萬強寇驟至敗兵距今二年事猶未結科抄到臣臣思本事之前先策其敗人言且以為救既事之後結正其罪臣心何難自白乎查律聽訟迴避一條官吏於訴訟人內舊有嫌嫌並聽形文迴避臣在關門與世威共事日久嫌之一字所不能免連律迴避理宜然也故敢明白奏聞請所聖鑒初下刑部將尤世威與前張全昌王忠三案俱自問擬具奏完日咨會臣部備照臣得免於猜情之私庶幾備職

肅紀益得少查拘馬之心矣

光緒十年六月十五日奉旨

廢東撫驛遞倒遞疏

該臣嗣昌覆有得驛遞之苦天下皆然山東近日因避流賊而取途者多故其苦為甚而臨滕鄒嶧等處人人知其苦而言之長臣部為之議覆亦不止前一疏矣除節裁一事屬之臣部者已議歸其半仍以運之驛遞而解部一半亦時分撥該省實歸同寺者無多無庸再議外其餘放悠期差使需索會報不公包攬沒沒種種之弊則在地方得一清正有司便可力任其事如有司不能任事則通省設

楊文瀾先生集卷之六

一驛傳遞使當早騎進查為之整飭毋使高坐省會署印批詞忘却本等職掌是在撫按申飭力行非難事也其官養馬一節雖是美意實非良法臣每見州縣之官行之而甚者僅能及其一身保無大病而止迨其身一去署官復官必不能踵行為驛倒斃會報重起地方另制一層皮肉矣若行之而不善則且不能終其身而為倒斃俾遞使僅見者忙牽掛私罰幫貼無所不至為民害乃無窮此斷不可徇一人之見博一時之名而強州縣以不能行不必行者也乃該監疏中有四事循環各處使費一節撫疏未言臣則知之凡撫按驛傳守巡各道衙門責令驛遞倒換備

環各官何曾當日惟吏書需索常例倒換一次有費一二十兩者少或愆期則出一票曰查究遞玩事行府廳官史問一罪名臣分巡河南痛恨此弊改循環為長單用臣巡道印發填報應付一單填盡隨即繳來有差使需索等弊細註其下臣隨覺察到懲而不換簿不究罪歲省各驛使費無窮此吏書所不樂而臣時為司遞欲詳撫按運行亦有所不敢今則願請明旨申飭省直撫按司道等衙門懲倒換循環之弊應報錢糧責就近府廳查數轉報可也其州縣有司嚴禁給發愆期會報不公包攬沒沒等弊而差使有需索者密報撫按據實糾來有司有聞再者該道巡

楊文瀾先生集卷之六

行親為整飭又何驛遞之不治哉

光緒十年六月十六日奉旨
吏部會同該部議奏
光緒十年六月十六日奉旨
吏部會同該部議奏
光緒十年六月十六日奉旨
吏部會同該部議奏

竊臣前議對賊首重獲後有敢陳安內第一要務一疏兵餉連旨熟商一疏初從軍中來發付胸臆之見未敢謂中機宜也奉蒙聖鑒九行已逾三月省直當事諸臣方纔料理本有竭誠賊情衙門驟難抵當於是紛紛疾呼環至疊見臣欲一疏一復通寫全文不惟時刻無暇亦且語言重複事宜較記甚無當於調度也故祈聖慈容將諸臣奏

揭不拘已未奉旨開列於前而臣擬其大意登答臣盡於
後應使聖明覽觀裁斷臣等遵奉施行蓋諸臣大議不遇
有三一護鳳泗祖陵一護永大祖陵一備安柩一路而已
其區處事宜議中猶然未備臣不容不殫竭愚心審圖費
著事關重大跡涉史依臣不敢避也謹題請旨 計開
一鳳泗祖陵未盡事宜該督工太監趙承憲題為鳳池冠
警宸邸等事奉聖旨該部看議速奏欽此又該守監太監
王裕民題為地方情形可虞等事奉聖旨派賊西迫先因
南通舒霍鳳泗二陵信宜萬分周防楊御善抽練狼徐等
兵久奉明旨未大興如何執得不可抽調顯是違玩著議
處仍一面殫力調度急圖扼剿以軍重地楊御善既已練
成標兵通探固守不得少疎年文峻相機守援已有旨了
該部知道欽此又該總兵楊御善題為稽休東西未盡事
理事奉聖旨狼徐抽調應奉明旨何得至今尚事呼籲殊
屬玩愒著該部確議速奏欽此又該鳳撫奉大興題為塘
報緊急賊情事奉聖旨據奏東西兩賊俱突江北陵增重
地信宜萬分嚴楚鎮撫彈力偏割並會同應撫相機策
應其豫楚援皖之兵賊果離皖即著視賊所向至馳協擊
連圍殲掃不得少有玩愒致令狂逞該部速行馳飭欽此
前件該臣看得鳳陽祖陵原有馬大疎東兵二千楊御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十六

上

著募兵二千防守泗洲祖陵原有狼營兵一千浙營兵三
千防守兩楊御善大議抽狼徐兵二千奉旨臣臣未列之
先此臣至而登島告急欲徵大練之兵則儀以年文峻代
守是去一兵即補一兵臣部不敢有疎漏也近因湯大棟
暫留奉旨方許年文峻暫止防柁而且以相機回顧為言
至知文峻從未到鳳大練業已回登牙該地方官有護陵
之責者既留兵而又聽其去矣而又不奏聞是奉文
峻先奉到鳳又南後皖北臣今日聞知猶為心寒膽顫不
知諸臣何以晏然寂然也至臣議五千之兵計馮年之兵
隨留一枝楊御善所募二千共四千矣止步一千抽之狼
徐數可充用而新兵三千之防泗洲者在外合之則有八
千之兵宜亦可題二陵而費非五千之數通取之抽狼徐
也該督撫鎮撫此往復知許日月似於部文不實詳聞然
者是誠何心今劉良佐張士儀楊振宗等剿賊之兵約有
六千如果皆屬狼徐之兵則信乎其不可再抽而此兵見
在行間可以不分別抽矣臣部會同戶部議疏該撫之抽
共銀二十九萬八千九百餘兩急急募兵雖有餘裕矣
大募兵誠難而因人因地分任責成則易如該撫之屬馬
嶺連將也因之以募邊兵買戰馬往兵本枝南將也因之以
募南兵皆大攻取之資餉上繁分圖不過三月便得其齊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十六

下

比之終日遠時客兵有急又遠撤去者孰為有實用乎且
該撫近題欲調張勳募邊兵不若就近責成馬驥之為得
也至楊御蕃前奏告病奉旨行查今督工大監趙承憲直
言其貽誤慎憚之狀祖陵重地是否可托卧理臣不敢知
望行查者疾入告此臣之為鳳泗復寢計急宜選將募兵
不可今日望明日此客望彼客也其應議處官員容另本
具奏伏候聖裁 一承天祖陵本盡事宜該守備大監惠
迪昂題為守陵必賴撫按之威靈等事奉聖旨該部看議
速覆 前件該臣看得承天祖陵比照鳳陽專設總兵鎮
守雖該臣部議覆亦係該撫余應桂之言見於欽圍危懼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十六

必周備審一疏尤悉臣部覆稱湖廣新雅總兵以奉護皇
陵高職不願對賊行間凡關剿賊調度一切兵制應權宜
經該撫一手允為女使此該撫之自任者然也其按臣居
守一節臣部原本議及該撫近奏楚冠盜猖皇陵甚重一
疏該臣度議奉有俞旨撫臣以剿為守急宜解賊境外按
臣以巡為守頻當回顧承天臣部遵行去後該省必尚未
知但該監所言鎮守止能治兵而備處糧餉非撫按二臣
遠近居守不可臣部敢不相從查按臣倫之垣已到承天
為該監挽留切至云云唯唯無異矣今看居守較之前度
不同以新設總兵其權足以取兵而所取之兵亦其將備

歲久防禦夙嫻者臣部會同戶部派有劉鶴以助顧劉之
不敷不煩按臣自指第或時需犒餼按臣科龍辦此耳至
於撫臣專任剿賊似難再守承天如云緩急更代彼來
倭去之賊安知不方見緩驟告急也此則撫臣辦賊境外
剿即為守仍請遵前旨行按臣既專居守出巡殊其有期
該省十五府二州在江北者僅七府耳在江南者八府二
州內武昌府為省會岳州府連洞庭常德辰州二府及靖
州為湖北連地與永順保靖桑植容美土司相連且西接
貴州銅仁鎮遠二界而崇陽華陽居之女沙寶慶衡州永
州四府及郴州為湖南連地與廣西廣東江西南贛相連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十六

而吉岷桂三府居之近日廣西岷岷出沒湖廣湖廣臨監
之賊出沒江西等處而前此入瀏陽湘鄉以至岳州漸成
流賊之勢該守備備官捕後等輩竟敢擾其鋒此湖南
之憂也水西彝目復判大方陷後秦報與聞偏沅一帶寒
動境內土司如彭弘澍則有逆苗作叛大肆焚殺之
無與彭弘澍稱兵舉殺矣施州衛大田所指揮冉玉龍則
有逆苗謀叛乘機起事之奏請兵剿殺散毛東流二司兵
此湖北之憂接連川貴二省動則俱動而武昌岳州江湖
大監切餉殺人猶其小者也今撫臣劉賊按臣守陵巡歷
督有奉使如何而可乎臣思貴州有事暫設偏沅巡撫治

兵調餉近歲有例可循今日之計不得不出於此簡有文武材畧者一人為偏統巡撫請專制湖南湖北府州而州岳二府所屬州縣之在江南者亦聽節制馬使其西可接應貴州備大方之變北可扼守江界防窺渡之虞東南可顧衛永備流剽之患而境內土司如永順保靖等屬控制戡寧無間兵燹尤其最重最要之責任也有此一官以撫衆巡緝劫吏治拊循民生庶可助撫按之所不逮而撫臣得專意剿賊按臣得專意護陵果賊氛迴遠境內晏然按臣一出巡行仍速回顧連奉前旨展限事宜斯可萬全無忘此臣之內承太祖設計暫設偏撫一員以代撫按二臣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十六

七

之事而後二臣之責任可專前此科臣更可親嘗有添設按臣之請臣謂添按臣不若設撫臣為有並俟賊平仍舊議裁舍此則無策也伏候聖裁 一安撫一路未盡事宜應天巡撫張國維揭為賊屬用兵三載殺寇盤據正繁等事奉聖旨該部看該速奏欽此又該戶部等衙門尚書等官程國祥等奏為上游關係甚重役寇盤結愈危等事奉聖旨奏內事宜該部看該速奏欽此 前件該臣看得安撫一路臣前嘗作偶面未與應天巡撫計兵計餉外議論紛紛謂臣此而為敗臣愚前慮員外趙先梓疏畧言之矣但今賊勢正在安慶大山之間而所耽耽思還東則儀揚南

則池太皆其必趨之勢甚則金陵京口莫非可到之方臣所計慮鳳陽諸糧糈湖廣塞斬黃河南賊汝春者兵力未辦餉務未齊人謀未應而賊早已起較此顧則以安慶視之鳳陽湖廣河南三府反若暫虞其隅而應天全受其正此該撫張國維以計兵計餉應與鳳秦豫楚一體並觀為請尚書程國祥等又以暫設巡撫一員節制安慶廬州池州九江黃州五郡募兵一萬人為請審時度勢理有不得不從者但計兵一萬比陝撫孫傳庭一面全派須餉銀二十萬四千兩量懸不敷亦須十八九萬而雖應天撫屬因糧溢地為數頗多然已將松江一府派與總督徵軍池

楊文鼎先生集卷之十六

三

太四府派與總理應天常鎮三府派與據陽州一府派與湖廣而總督總理尚覺不敷三萬有奇鳳陽湖廣尚各不敷四五萬有奇今若割彼與此則彼廢又將何補此在應撫所屬取之自顧地方其理甚正其事正使臣部無以奪之但戶部計餉原有二十七萬不敷之額今應作何湊撥立求圓滿斯則一丁百當耳至安慶屢被賊兵新舊餉共五千連腹無兵可調勢須召募即今諸臣欲召一萬其前之五千在內在外總以戶部處餉多寡為召募盤虛有餉則多多益善無餉則量減若干戶部既職掌相關又維事應切未有不為處分者若盡割督理諸撫之額而歸之

一面臣則未敢任也總之劉賊一事速誤多年侍臣至而議兵議餉其晚久矣乃今而尚有無著之餉待召之兵不更晚之晚乎臣思總理能文操其來自兩廣必取道九江與安慶對面如帶有兵將即宜以安慶為入境之始暫駐旬月講米下手著數使人心有恃無虞督餉傳淑訓亦宜定駐安慶經始催科俾理臣招集兵將斟酌機宜隨手做事庶或救眼前之患防東瀆之虞而南渡自可無虞矣然理臣視賊所向畢竟非久駐安慶之官應撫彈壓蘇松有曾白京邊之重儲江湖海沙之劇寇與奸民疊變種種難言之野心亦斷無遠移安慶之理則一面直撫一面措餉

一面召兵須役已晚之後急雖其晚毋枉未然之事坐待其然此臣之為安柙一路計總理暫役入境以紓目前遲撫暫設召兵以周瑕面而兵之多寡聽戶部處餉之若何固不可善四面而漏一面亦不可因一面而漏四面也伏候聖裁 以上三款集諸臣之議有如許吏端誠煩聖鑒誠貴聖心然議餉未嘗出於前請二百八十萬八千之外也伏惟聖慈留神遠覽俯賜裁決

乾隆十年六月十六日奉聖旨恩四永又祖陵重地安
慶陵宗王辦事關軍務估宜詳審既經該部一員奏
據該宗院卿屬呈稱不符仍前辦理知二臣曾駐蹕度事
據該宗院卿屬呈稱不符仍前辦理知二臣曾駐蹕度事

度登監鄉勇有實練之法疏

該臣覆看得敵人圍鮮疏內臣部嚴備海口一款聞稱官
兵不足責成州縣有司就近圍剿土著鄉兵相率協助驚
聞皮島潰失及皮島已報警臨等疏又特中飭再三該欲
去虛名而臻實效如監視陳應祥之所奏非有二也今臺
奏內至州縣所報多者百二十名少則七八十名殊無當
於緩急之數必如知縣任中麟所議取兵於里甲派餉於
丁糧給與衣甲馬匹學項者實操演庶幾道之但臣昔在
戶曹曹方山東民兵工食則例內分聽征有馬民兵一名
三十六兩有馬快手一名二十七兩聽征步隊民兵一名

二十兩步隊團練民壯一名十二兩守城民壯一名八兩
其制不為不詳徵銀不為不厚矣承平日久幸供衛門差
遣之資業已失其初意遺事告急取充戶部抽扣之額強
半不在地方而民間丁糧則已派徵此項不費獨也登萊
殘破之餘元氣至今未復可否復照里甲攤派丁糧民不
重困乎臣以為實練鄉勇富有二法有官為訓練之勇藝
如大攻技擊之類是也州縣酌分大小定派若干名於丁
糧中量議釐毫資其生活製餅之費稍違縣紳設立頭目
使其常川覲練於城郭之間如遇有警或防守本城可免
客兵之是額或調集海口可補官兵之不敷是則監臣所

奏求實效而去虛名不得不出於此有自為團練之鄉兵
則山村市鎮之民是也州縣有司設城曉諭父老虛公選
獲其豪傑使其每一村鎮自備子弟之兵每一壯男自備
擊刺之器每月初二十六先講鄉約以正人心而厚風俗
次習操演以練膽勇而戰奸謀如遇州縣有警父老率其
子弟豪傑將其徒侶一呼畢集數千百為之人接踵而來
親上死長之誼是乃多助之至何奸不折何敵不摧宜須
朝朝訓練以防其生埋箇箇食糧以增其壯實哉此臣聞
知縣任中麟之議初則確如既而曰每月朔各州縣鄉兵
千總統領各兵齊赴本府聽候該管將官操演不覺撫育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六

聞目奉可未可夫山谷之民使兵無故聚擾每月一連城
郭州縣亦已難矣况越州縣而至府位近數百里就延旬
日計其孰能堪之哉此臣時時歎日畢竟不效深信此法
可行於登萊而况敢通行於天下也此事惟在地方有司
賢而有材者奉行之善民皆鼓舞而不知賢而無材者不
善奉行終日馳驚而不足若不賢不材深里甲則使里甲
愚丁獲則害丁獲階之為屬不可言矣臣實不敢不盡其
愚伏乞聖裁斟酌勅下臣部轉行該撫監按遵奉施行
崇禎十年六月二十三日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
科為縣議著該撫核飭行通所照州縣大小酌量鄉
名數不必執里分甲以滋繁累於丁糧重賦實路製辦
人責稍進款練兵備不地防守不得違制操演其鄉

保甲各該有司務實舉行乃國防衛有賴食報及多沐
累民者不時查察重石
立請決機疏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六

本月二十一日兵科抄出為塘報事該臣部履登島監視
陳應祥等題為立請決機等事奉聖旨這登鎮增廣營兵
等項俱屬飭防要務據近報島衆情形衆心不肯從亂就
中操縱機宜該部另從長的議具奏欽此臣於本日本奉
旨前某將監臣陳應祥為衆機詐可駭一疏議擬上聞就
中操縱機宜未敢自謂有合然而正告目兵無設鎮之理
則肯先無憑藉之權可使小羣立湧陰瞞目兵有食糧之
虞則難人知反正之路源源不召自來彼孤豚腐鼠何能
為哉以投敵則衆不無將再變而實已揭揭反聞諸衆
兵之手以除逆于衆兵之名以衆歸果其人數尚多願居
一島則以前協義武諸營屬軍錦撫鎮提調而一切運糧
提濟哨報往來俱如高麗賓道北循鐵山旅順蓋全覺舉
以達於寧錦又達於津門而總不歸登州一路似較為安
何也連人登人而不相容彼其藉口激變執此為詞水火
陰陽昭著大矣提調改歸關外衆心或亦相安登州水陸
設兵嚴防近島備他盜出入可耳臣靜候旨聞愚聞陳洪
範已入登州來機不宜遲滯乞將臣今此疏及前塘報併
為衆機詐二疏俱行該撫楊文岳衆視陳應祥總兵倪龍

陳洪範等密相面訂可則如議施行否或另具條奏仰請
聖裁惟是區區島眾不過五六千人其間陳忠抱義不肯
從亂者什居六七不及此時而遽覺聞達意邪歸正更待
何時若如洪範之說復還神即聞鎮島中是堂堂天朝可
行以防米後之事而海外有截之商莫漢池弄兵之流亦
其又何用征剿為也臣聞洪範脫身以謝之元為實且行
劉付委牌令沈志祥署鎮事矣督駐皇城志祥不無觀望
今入登州竊恐志祥致其背盟別謀要挾狂逞登州警告
將存日有若不急行臣議解散眾心後將悔之無及是以
補贖再請伏惟聖裁立行古云眾不可蓋臣不能有蓋眾
之謀但行臣議使登萊諸臣一面詳訂處奏一面相機施
行早一日或可早清一日之患也

復登監島機詐疏

臣聞前奏請明旨頒發榜諭連在
封官兵團圍齋赴登萊時猶未知陳洪範之回登城島也
然臣竊計沈志祥為世魁姪子人為世魁中軍掌提兵權
要提鎮印以是甘心黃孫茂先請教之又謂督留洪範楊
既往東萊者再賁哈連勒令洪範為之請鎮亦未可知兵
科牙將詹立主帥欲做藩鎮留後之說不通數日之內登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十六

七

朱報到當見情實今則一一驗矣該撫監照舊條鉤督與
萬曆固是眼前不得不然之著但彼已更替伍明吳疏報
若無正言折之則其傲將日長更無覺路引之則其眾將
復聯既長既聯而後圖之抑又晚矣為今之計宜先正告
目兵朝廷原設島鎮專為聯絡屬藩高麗既降於敵我其
勢難孤立今後斷不設鎮恐有疏虞使官商等性命無益
封疆此朝廷愛爾美意非徒惜一鎮印也然雖不設鎮鎮
原給前協副總兵義武中左右前後五營印信六顆俱在
彼處但經數譯一番賊殺通將朝廷難辦奸良商等眾中
有忠肝義膽不與亂賊同謀者協督首惡那獻登萊朝廷

楊文廟先生集卷之十六

七

明正其罪依然立國一協五營將領分防島上俟後有功
再加陞賞決不爾新若首惡不誅是一人連累眾人臭白
總不分明實罰何辭臣等自己思重自相埋怨可耳
要非朝廷之過也至其挑激眾兵不過當加重餉則又陰
竟之曰爾等島餉每月東五牛銀幾錢定之久矣安得如
增若欲大餉惟有軍餉八城額兵見缺數千募人項補爾
子強壯好漢就彼食糧有一月一兩八錢者甚有二兩六
錢二兩八錢至三兩者爾等各自有脚各自顧命何苦隨
彼奸賊困守窮島終身無一出頭處耶臣思此語使沈志
祥聞之必不樂傳布須用小紙細書數千百道一日散布

營中而所選去之人亦必選有膽勇智謀實其父母妻子
厚給非常之賞仍懸不次之官以使其必達其意於衆人
之心而成吾行間之計則所謂一紙書賢於十萬師者在
該撫監呈送為之若陳洪乾清兵已撫而復驚之疏中設
三計以請選帥印開鎮島外為言乃其首免賊力既回皇
威之本謀臣願姑置勿覆該撫監行臣此疏亦不必經錄
洪範可也

崇禎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奉聖旨為氣憤形有願有違
奏內陳宜著該撫監鎮島外為言乃其首免賊力既回皇

選將首副部政疏

崇禎十年閏四月二十日該臣題為選將首副部政必項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六

七

內外雙清謹陳愚見仰候聖裁嚴飭永遠以履積弊以振
國威事奉聖旨遵教年併紀程材課歷四款深於選將有
裨著通行刊布仍另頒簡明冊式責成各該衙門嚴實填
報以憑酌用有徇情濫舉者前部即行參處欽此該臣等
欽遵督同職方司郎中王陞員外郎趙先哲等著實舉行
每五日一次據投到履歷人員歷對冊籍先通司堂復過
大堂臣夫公夫慎於其年力材品有無功次保薦糾參親
筆革書數字以記其人堪與不堪之大器迫至月終理宜
具本題知錄人數參雜部務使難清出頭緒於今始
有定規分款各開於後其一曰原官應補用凡十四員在

任無過裁缺別推者也其二曰原官應降用凡三員在任
有過題准降調者也其三曰敘功堪拔用凡三十員其四
曰敘功堪備用凡三十六員同一敘功而其績或茂著其
人或勇悍其事或勞苦者拔之其稍居次等則備之也五
曰科目應拔用凡二十六員其六曰科目應降用凡四十
三員其七曰科目應備用凡十員科目者或進士會舉拔
勇也其人雖同而壯健精悍者先拔之平等者備其序年
力小弱則緩之其八曰世職堪推用凡十員其九曰世職
堪選用凡二員其十曰將材堪酌用凡二員世職兼論為
舊例不分京外邊腹通以三為為準臣以為非宜蓋而京
為必多門邊衛則為少腹衛則更少當小加變選邊腹二
屬以上為準京衛四屬以上為準雖職別特齊吏集舍
戎行果曾經戰陣謀勇過人者特拔其二以收異材將材
則武舉是也一二科之屬不勝收收其四為者二人以備
一格然是京為非邊腹為也其十一曰廢閑堪拔起凡六
員其十二曰廢閑堪備降凡二十四員夫廢職廢閑雖起
必以降例也然有其廢不以罪其人實堪用者奈何創新
錮之故首拔其尤而餘以備降降而曰備明不棄材云爾
要之難必盡材也其十二曰各色應罷回凡六十員年踰
四望五曰已過選此則老矣有老不堪者有老且庸不堪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六

七

者有庸而弱者有庸而愚者有非庸非老而參差提問遠
賦終落或新泰未及刻艾未深者當通令範圍如不甘朽
腐則有來年之春試在自呈技勇具何所辭臣前既條奏
奉有欽依今者貴舉行押壓御覽俯揭通衢實明白正大
從前未有之事誠恐無知舟流不安義命有疎門雖優恤
造訛言希圖阻撓邦政者容臣督撫其人請旨重加究治
以革刁風庶清內一節確乎可行又當實收其效矣

光緒十年六月二十七日題奉俞旨

楊文豹先生集卷之十六終

曾孫 曾校梓

楊文豹先生集卷之十六

五

